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一二冊目次

何氏語林三十卷（明）何良俊撰　明嘉靖二十九年何氏清森閣刻本	〇〇一
山海經廣註十八卷讀山海經語一卷雜述一卷圖五卷	
（清）吳任臣撰　清乾隆崇義書院刻本	三七九
穆天子傳六卷（晉）郭璞註　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范氏奇書本	五七三
漢武故事一卷（漢）班固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五九三

何氏語林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明嘉靖二十九年何氏清森閣刻本

何氏語林三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何良俊撰。良俊有四友齋叢說、已著錄。是編因晉裴啓語林之名、其義例門目則全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爲藍本、而雜採宋齊以後事蹟續之。併義慶原書共得二千七百餘條、其簡汰頗爲精審。其採掇舊文、翦裁鎔鑄、具有簡澹雋雅之致、視僞本李垕續世說剽掇南北二史、冗沓擁腫、徒盈卷帙者、乃轉勝之。每條之下又仿劉孝標例自爲之註、亦頗爲博贍。其間摭拾既富、閒有牴牾、如王世懋讀史訂疑所謂以王莽時之陳咸爲漢成帝時之陳咸者、固所不免。然於諸書舛互實多訂正。如第二十二卷紀元載妻王韞秀事、援引考證、亦未嘗不極確核。雖未能抗駕臨川、並驅千古。要其語有根柢、終非明人小說所可比也。

何氏語林序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劉氏世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擷漢晉以來理言遺事論次為書標表揚搉奕〻玄勝自茲以還稗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為雋永精深奇逸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演繹積有歲年

搜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兩漢迄於胡元上下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蹤勝踐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援十餘萬言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出品目門分雖三十有八而原情執要寔惟語言為宗單詞隻句往〻令人意消思

發淵泓之深喟嘆識亦至理假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以為摭裂吾瑣無所取裁斷駊偏駁獨能藝藻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美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探性命之蘊而辭有不達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假此修辭立誠

蓄德之源也宋之季學者率於性命之說深中厚默端居無為謂足以涵養性真變化氣質而考厥所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泰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美言以護所不足甘於面墻而不自知其墮於廢焉膏肓嗚呼玩物喪志之一言遂

為後學之深痼君子蓋
書惜之元朗於此集能不
為所裁哉元朗要縱深
博文詞辨精見諸論撰偉
麗淵宏足自名世此書特
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
亦不可以無傳也辛亥四月
之望文徵明書

何氏語林目錄

第一卷
德行上
第二卷
德行中
第三卷
德行下
第四卷
言語上
第五卷
言語下
第六卷
政事
第七卷
文學上
第八卷
文學中
第九卷
文學下
第十卷

言志上
第十一卷
言志下
第十二卷
方正上
第十三卷
方正下
第十四卷
雅量
第十五卷
識鑒
第十六卷
賞譽上
第十七卷
賞譽下
第十八卷
品藻
第十九卷
箴規
第二十卷

棲逸
第二十一卷
捷悟 博識 豪爽
第二十二卷
夙惠 賢媛 容止
第二十三卷
自新 術解 巧藝
第二十四卷
企羨 寵禮 傷逝
第二十五卷
任誕
第二十六卷
簡傲
第二十七卷
排調
第二十八卷
輕詆
第二十九卷
假譎 黜免 儉嗇
侈汰 忿狷 讒險

第三十卷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共三十八篇總計二千七百八十六事

何氏語林卷之一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德行第一上

夫孔門以四科裁士首列德行之目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也嗚呼夫行胡可以爲僞然事變遞陳雜然泛應士有百行焉能以一槩取哉狂狷殊途均能厲聖剛柔異禀善克則中百慮一致要本於德爾矣

何良俊曰觀郭有道掃除旅舍庾異行跪而授條與阮長之誤着屐自列事豈必皎皎偉絕殊行哉顧人以爲易多忽之耳夫掇煤易簀亦何關於大德而孔門以爲美談察微知著聖人所貴苟有心於著則雖讓千乘之國又何多焉故余所列都不遺於細小

閔仲叔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勑吏常給焉仲叔怪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謝承後漢書曰閔貢字仲叔太原人皇甫謐高士傳曰仲叔同郡周黨貞介之士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漢制每臘詔賜諸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時甄宇爲博士獨不肯諸人又

欲投鉤宇復耻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此號之東觀漢記甄宇北海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

杜林范曄後漢書曰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父鄴成哀間為涼州刺史林少好學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與馬伏波鄉里親厚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建武中拜伏波將軍伏波南方還時杜馬適死伏波令子持一疋馬遺杜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杜受之後數月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伏波受之謂子弟曰人當以此為法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亡去

趙孝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白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范曄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弟禮為御史中丞禮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

[illegible]送供具令相對盡歡

劉文饒嘗乘牛車出行有人失牛就文饒車中認之文饒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文饒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角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illegible]之事也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范曄後漢書曰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

朱文季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文季嘗哀之後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文季子駢為吏文季辭駢而薦友一時稱其義烈

高文通居鄉時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鬭文通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嵇康高士傳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專精誦讀晝夜妻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省其後遂為名儒

梁伯鸞梁鴻別見少孤，常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

第五子陵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趙岐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少以清正為郡功曹，至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稱病免。

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三輔決錄曰：項仲山安陵人。

公沙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云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人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問其故，齎半直追以還買猪人，語以猪實有病，欲賤賣，不圖買者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定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范曄後漢書曰：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舉孝廉，以高第為主事，遷東萊屬國都尉。

陳重在郎署時，有同舍郎歸寧，誤持隣舍郎絝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默而絝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絝還主，其事乃顯。范曄獨行傳曰：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同郡雷義為友。太守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illegible]後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重乃密以錢代還，負者知問，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皆除

雪出，至袁安門，獨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范曄後漢書曰：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祖良習孟氏易，建武初為成武令，安仕至司徒。

袁安為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司馬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筭，輒令視，少賓不直者，終不敢有言。謝承後漢書曰：司馬均字少賓，東莞人。

范巨卿別見為荊州刺史，友人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illegible]後漢書曰：孔嵩字仲山，南陽新野人，為阿里街卒。巨卿為荊州刺史，行部[illegible]野公府之亭[illegible]嵩也，乃稽責讓[illegible]曰孔仲[illegible]之。巨卿行部到新野縣，選仲山為導騎迎巨卿。巨卿見仲山，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巨卿勑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捃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隣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道，史雲後知，即令併送六斛還尹[illegible]，辭誓不肯受。范曄後漢書曰

…時絕糧爲範…[illegible]

范史雲與同郡尹苞同志友善（苞字延期陳留人…[illegible]）二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范史雲所止單陋有時絕糧窮居自若言貌無改時人爲之語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東觀漢記…[illegible]）

何進（[illegible]）嘗辟鄭康成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加迫脅康成勉強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illegible]）

黃叔度絜靜通理齊聖廣淵（[illegible]）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論者咸曰顏子復生漢代（高士傳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家世貧賤父爲牛醫）

世言黃叔度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

徐孺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illegible]）

嘗事江夏黃公（[illegible]）

後黃公亡殁孺子往會葬無資以自致齎磨鏡具自隨所在賃磨鏡取直然後得前

鍾季明祖父至德者名季明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行人任不足天爵有餘（[illegible]）

桓礥在揚州（[illegible]）

居從非屋豫（[illegible]）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籓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illegible]）

游付主人

許子將許劭別見少峻清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徐孟玉爲汝南太守署爲功曹范曄後漢書曰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獻帝遷都以廷尉徵道爲袁術所刼授以上公之位璆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以死術不敢逼術死璆得其盜國璽上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本初袁紹別見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從甚盛將入郡界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鍾元常言顏子旣殁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令君爲然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父緄濟南相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初事袁紹後歸太祖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尚書令

世稱荀令君德行周備其所規模以聖人爲度荀彧別傳曰司馬宣王嘗稱書傳遠事吾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

司馬德操歎德絕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己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己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illegible]司馬徽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時人呼爲水鏡會有人妄認徽猪便推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猪以猪還徽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爲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魏志曰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鬚眉與華歆邴原俱遊學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至遼東度虛館候之

管幼安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鬬鬩幼安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悔責不復鬬訟

邴根矩嘗行遼東魏志曰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與黃巾亂俱至遼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鄉民便從禱祀邴問其故答云謂之神樹邴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

王叔治七歲時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脩社會叔治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鄰里聞之爲之罷社魏志曰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孔融在北海召脩爲主簿後舉孝廉脩以讓邴原融答書曰原之賢吾已知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徒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操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隮於王庭其可辭乎後發郡中有反者脩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自是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以免

華子魚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高唐爲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爲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同郡陶丘洪亦以其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呼歆與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疏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芬果敗洪乃服華嶠譜敘曰

款洽於前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歆終不拒荀崇陳羣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矣
從
會稽還都（魏志曰曹公表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今空留僕是養無用之物非良計也權乃遣歆）賓客義故送者千人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願諸君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咸服其德

沐德信少以清介立名傳播異域（魚豢魏略曰沐並字德信河間人素紹將為吏有志介黃初中為成皐令校事劉肇過縣求索稾穀是時蝗旱未辦肇人從入閤下呼縣吏怒發乃多從吏欲收縣吏並奔走兵以桃閤有不肯為收司不承吏而去欲收縛無所告請白時）

吳使諸葛子瑜（諸葛瑾別見）朱義封（吳志曰朱然字義封丹陽故鄣人仕吳為左大司馬）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云來共食後熟者答言不煩喚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魏略曰並嘗作終制戒其子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有驕奢之心[illegible]）

（清名聞髦天下亢陵敬十餘年）

（恕所之從舍時騎柳王州東郭殺人以狗增穴之內私以約契精以臺炭于執檀燒詐類神仙於是大[illegible]）

呂子義往省一友人嫌其設酒食懷乾糒而往主人咸為供饌子義出懷中乾糒求一杯冷水食之（楊泉物理論曰呂子義當世清賢士也）

潘元茂值年荒時部曲渠帥皆服元茂重名相率贈送道路為儲以供行資元茂隨同旅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則推己之分以周未遍父老皆為之語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少有逸才獻帝時為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用為尚書左丞病卒）

張子臺在魏以簡質聞（與冀□族□字子臺東郡人官至大僕）杜恕著家戒稱之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如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魏志曰杜恕字務伯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角相善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游說當路者以豐名過實而恕被褐懷玉因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

允不可行以合時豈驗宗乾足以德居家門幸從拜散騎數月轉黃門侍郎

董侍中蜀志曰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父和字幼宰掌軍中郎將允秉心公亮丞相亮欲任以宮省之事遷侍中允專為防制甚得匡救之理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華陽國志曰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嘗與尚書令費禕并見典軍胡濟蜀志曰胡濟字偉度義陽人官丞相典軍主簿共期游宴嚴駕已辦郎中董恢詣侍中許脩敬恢年少官微見侍中停出遂巡求去侍中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有鳴吠之益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諸君不知防慮豈所謂

貽厥孫謀乎禕愕然不能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以為知言還未三日辟丞相府屬

諸葛子瑜有容貌思度一時服其弘雅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瑯琊陽都人避亂江東仕吳與魯肅並見賓待嘗使蜀與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陸子璋好學篤義吳志曰陸瑁字子璋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弟官選部尚書與同郡徐原素不相識病臨死遺書托以孤弱瑁為起墳收養其子又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瑁迎養至長乃別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皆單貧有志就子璋游處子璋割少分甘與同豐約

駱公緒小時鄉里饑困游客或多窘乏公緒為之飲食裴少其姊寡居仁愛有行見而哀之數問其故公緒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父俊官至陳相為袁術所害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還去不顧母為泣於後御者曰夫人尚在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

顧孝則留心下士愛好不倦吳志曰顧劭字孝則吳郡吳人父雍為丞相劭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亞焉自州郡庶幾四方人士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嘗識張秉於民庶顧除豫章太守當之郡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顧起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別諸君幸少見待江表傳曰張秉字仲節陽羨人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座盡驚會稽典錄曰卓恕字公行上虞人為人篤性言不宿諾

吳用薛綜為選曹尚書吳志曰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為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吳書曰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乃兼選舉甚為優重薛以讓顧子默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吳志曰顧譚字子默祖雍吳丞相父劭豫章太守譚

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後爲全寄父子所構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陸機顧譚別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衜之徒皆以秀稱其名悉在譚下

晉兵伐吳張巨先督沈瑩諸葛靚諸人逆之牛渚

襄陽記曰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統兵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晉之大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衆心必懼不可復整今渡江決勝其或敗喪同死社稷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不亦辱乎遂渡江戰

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

吳志曰諸葛靚字仲思諸葛誕之子誕據壽春反遣靚求援於吳壽春破遂留吳不返

過迎巨先巨先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天下存亡自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何故自取死辱巨先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狥社稷復何遁耶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數百步見巨先爲晉軍所殺

城陽太守梁柳當之官梁是皇甫士安從姑子

誠紫綜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釋卷舉孝廉不行又辭著作不應卒于家

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食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

玄晏春秋曰七年春余長七尺四寸矣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編荊執斂分陳相處習兵共以爲樂

鬲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廷以營虛譽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爲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驗衆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安頎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父曜宛句令濤少有器量宿士從不慶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莊老與嵇康善[illegible]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

王偉元少立操行不受致遺嘗有一門生爲本縣所役告偉元求屬令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着草屩送所役生到縣生徒隨從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爲恥

王隱晉書曰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祖脩有名魏世裒少立操尚以父儀爲晉文王所害絕世不仕立屋墓側隱居以教授爲務日夕常至墓前跪拜悲號斷絕墓前一柏樹常所攀枝樹爲之枯

裴叔則至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檢素每遊貴勢輒

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之賓預
晉書曰裴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與王戎齊名
裴叔則嘗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林帳儼然軒
檻踈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
使兄住
庾異行嘗與弟子樹籬䇿而授條或云今在隱屏先
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袞不忍
為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潁川人少履大度二兄俱亡次兄又疫癘氣方盛諸父兄弟皆出避袞獨不出諸父強之不可曰袞性不畏病結癸躬扶持不捨晝夜
衛洗馬衛玠為洗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阮思曠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
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阮光祿別傳曰阮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畧齊國內史父顗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
阮宣子居貧清靜年四十餘未有室王處仲王敦[illegible]諸
人斂錢與婚皆一時名士時有慕之者求入錢而不
得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敎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王處仲為鴻臚謂曰鴻臚承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
陶士行每飲酒有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陶氏敘曰侃字士行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經緯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

也劉弘辟為南蠻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荊廣二州刺史贈大司馬謚桓公
殷洪源[illegible]勸更少進士行悽然
曰年少時嘗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
前輩忌日唯不飲酒作伎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
亭主人欲作音樂世將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
彈鳥王廙別傳曰王廙字世將丹陽人父正尚書郎廙奉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書
陸祖言少有清操為吳興時晉書曰陸納字祖言吳郡人父玩[illegible]侍中司[illegible]至姑孰
[illegible]
詣桓公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illegible]父彝有識鑒[illegible]豪爽有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征西大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
祖言因問桓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桓曰
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祖言
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桓閑日白
云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桓欣
然納之時王坦之亦在坐見祖言所進唯酒一斗
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祖言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
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桓公諸人並
歎其率素勑中廚更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為具

餐太傅既至祖言所設唯茶果而已俄而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年續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温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善行書累遷太傅録尚書事

何公何充別見爲揚州日親戚有獒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揚州舊有廩米以賑貧寡乃有千餘萬斛廩存爲治中見何公道帳下空索求糶此米付帳下何公曰窮通義不共孤寡爭粒

郭文舉父母服終遍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步擔入吳興餘杭山窮谷中倚木於樹苫覆而居都無壁障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攜與俱歸颺以文舉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舉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舉初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隱晉書曰郭文字文舉入餘杭山蘇峻未亂之前徙臨安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着縣中養病及峻破餘杭臨安如故人始異之自後不復語但舉手以宣其意病甚寵問先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庾元規姿容俊朗好談老莊風格峻整動由禮則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夏侯玄陳羣已見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雅有德量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嶷然郡人嚴憚之觀後之者數人而已

謝石奴請吳隱之爲衛將軍主簿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累節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鄭緝孝子傳曰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劉子驥盛德素爲當時所推百里外有孤嫗病將死語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子驥親往候之值終爲治棺殯鄧粲晉紀曰劉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將尚質素信義著於羣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退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親自供給贍致一無所受

氾毓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中興書曰氾毓字稚春北海盧人

王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時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竟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晉中興書曰王悅之字少明祖羲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

桓石秀風韻秀徹好言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比之庾純晉書曰石秀幼有令名甚爲簡文帝所重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嘗騎射發則命中常從叔父沖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咏而已晉陽秋曰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藝爲世儒宗

栢南郡領平西將軍以羊敬元爲主簿參預機要羊欲自疎時漏密事南郡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語羊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也羊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年不出沈約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靖默無競美容旨善言笑長於草隸

戴仲若與兄勃並隱遁有高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多名山復共遊之因留止居後勃疾患醫藥不給仲若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

垂行而勃卒仲若便引退宋書曰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戴逵子也

郭原平少稟至性任在會稽居宅下濕遶宅爲溝以通淤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慙愧無復取者宋書曰郭原平字長泰會稽永興人父世道以孝稱原平幼稟至行養親必己力性閑木工傭賃以給供養

甄彬甚有行誼嘗以一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甄甄拒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耶李延壽南史曰甄彬中山人祖法崇江陵令彬有行業鄉黨稱善揚州辟議數曰彬爲郡令辭太祖時同列五人上戒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爲戒

王令明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令明意甚不同嘗謂鑒曰尊何用田爲鑒曰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曰亦復何須得食南史曰王惠字令明琅琊人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妄交游未嘗有雜事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僕射爲求奉朝請謂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宋書曰王敬弘琅琊臨沂人本名裕避高祖諱故稱字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歷官至僕射

孔中丞在都其弟道存爲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都下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令載還吏白自古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中丞不聽吏載米還江夏宋書曰孔覬字思遠會稽山陰人祖琳之晉大常父邈揚州治中覬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舉秀才歷王尊官至御史中丞

江湛爲吏部尚書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鮮

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南史曰江湛字微淵濟陽考城人父夷右僕射湛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爲彭城王主簿司空檀道濟爲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所畜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稱焉

沈道虔居石康山中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謝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朱百年家素貧薄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同縣孔思遠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臥具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之感泣南史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壽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若爲業以樵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酒者隨其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或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爲詩往往有高勝之言與同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

劉凝之隱居荊州時適歲儉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饑死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鄒道元水經註曰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于衡山終焉不返矣南史曰凝之字隱安

釋曇遷經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釋慧皎高僧傳曰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游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王僧虔爲湘州及三吳並携共同遊

江士清性至仁慈衣弊多蝨以綿裹置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齊春秋曰江泌字士深濟陽考城人有孝行同族有一人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泌以別之

何氏語林卷之一

清森閣雕梓

何氏語林卷之二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德行第一中

齊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時虞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蒵斷，以芒接之。因問：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以新屐與之。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屐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南史曰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汎涉書史好臧否人物元徽中為尚書右丞

柳侍中頻立大功，名位已重。時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侍中每為之拜。或勸祖征止之，祖征答曰：司馬公所為後生楷法，吾安能止之哉？時人稱其兩得。南史曰柳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父叔宗位建威將軍世隆少孤挺然自立雖門勢子弟獨脩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一三公人

謝玄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闓麁有文筆，未為時人所知，孔稚圭嘗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歎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不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尚書吏部郎江祏等誣云始安王遙光朓不肯收朓下獄死

王僧虔為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到郡。南史曰僧虔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太子詹事僧虔釋褐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兒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為廢寢食。諸人或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人。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南史僧虔戒子書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吸嘗斯唱[illegible]苟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

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言謂汝見其一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自勤數倍許劣及吾耳吾藉先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越超清級者于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議況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屬身已切義復吾邪鬼唯實深於茂栢宰知子少殺譽事困汝有成故畏叙問虞

張思曼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不食。門生見思曼餓，為之辦飧。南史曰張緒字思曼吳人也父演宋太子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父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

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諸評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輒歎其清次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思光在何處思光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父暢會稽太守祖禕有操行融弱冠有名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立身清肅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南齊書曰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高祖玩晉太尉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海陵太守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遊同郡張緒見其童幼便嘉異之張思曼亦曰此江東裴樂也

謝長史云後南史曰謝曜小字阿多弘微之兄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歷弘微哀戚過禮蔬食積時雖除服猶不噉魚肉宋書曰謝弘微名密曾祖萬晉西中郎將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童幼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南史曰弘微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沙門慧琳嘗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飯見其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食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因而廢食歔欷不自勝

宋末江左無復鰒魚一枚直錢數千人有餉褚彥回褚淵別見三十枚者時彥回雖貴而貧過甚門人請賣之可得十萬錢彥回曰我謂此是食物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即與親游噉之少日都盡蕭子顯齊書曰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主彥回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彥回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仕宋爲司空後爲齊朝佐命官至侍中司徒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任歸南齊書曰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之孫也父駰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太學博士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南史曰王蘊字彥深景文兄子也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比蕭子顯齊書曰裴昭明永明三年使虜世祖曰以與有將命之才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內史

沈約撰宋書[illegible]曰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少爲蔡興宗所知引爲安西記室梁與稍遷侍中丹陽尹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好學有才清整持風揖自遇甚淳嘗著妙德先生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多疾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寞嚴之沈冥不是過也脩道遂忘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

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獨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然孫幼蔡苟率情白世但求改名為梁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為梁字景倩後齊王功德既重大命有歸梁以身受顧托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由是遇害約又多載孝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由是多所省除

顔見遠仕齊為御史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執政以疾去官尋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絶梁帝深恨之語諸人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

顔見遠乃至於此姚思廉梁書曰顔見遠琅琊臨沂人六代祖含晉侍中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以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即位以為治書侍御史兼中丞

阮長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履出閤長之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狀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侮闇室南史曰阮長之字景茂宇嘉業陳留尉氏人祖裕昔光祿大夫父音驃騎參軍長之少有孝性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大式日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發法時論多之

徐孝嗣拜儀同齊書曰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郯人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也為太祖所殺孝嗣幼挺立風儀端簡官尚書令蕭廢少主陽樂酒率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懸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

劉祭酒吳均齊春秋曰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然更請讀因聽受曰可及此丹弟璡方軌正直祭酒嘗夜呼璡共語璡不時答方下床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問其久璡曰向來帶未竟蕭子顯齊書曰劉璡字子璥方正直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後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尋署中兵記室參軍

王茂遠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仕進覽自吏部尚書出為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由處俗情薄也茂遠為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南史曰王峻字茂遠琅邪弘之曾孫州父秀之侍中峻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為桂陽內史天監初至中書侍郎

昭明太子至性仁孝所生丁貴嬪亡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絶姚思廉梁書曰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孝謹天至精於義學後寢疾薨年三十一高祖遣顧常侍喻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如此太子乃強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昭明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之莫不下泣南史曰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清介有志操仕至散騎常侍舍人

昭明與諸賢泛舟玄圃池有咸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任彥升好交結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升擢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官至寧朔將軍新安太守

范元琰少便栖遁家甚貧篤灌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還母問其故具以實對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退走者正畏其愧耻耳今啓其名願勿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梁書曰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喪以毁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以園蔬爲業

人有涉溝盜范元琰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明山賓至性篤實家甚貧困嘗貨所乘車中牛既售受錢山賓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阮孝緒別見梁書曰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父僧紹隱居不仕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

明山賓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以賑貧民後刺史檢州曹失去簿書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備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劉璠梁典曰梁昭明太子聞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繫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

庾子輿少有至性父域卒官巴西子輿奉喪歸至巴東淫預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減退安流南下及度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南史曰庾子輿字孝婣南陽新野人父域有孝行母好鶴及歿致發營求一日雙鶴來下子輿初而疑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

傅茂遠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袁司徒袁粲已見每經其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南史曰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歷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普通五年爲散騎常侍

顧常侍清介持操爲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蔡廓別見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顧協已見南史曰協少有志操內弟張率推重之嘗薦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便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敕喚出於是以協爲太常博士

張士簡嗜酒疏脫於家務尤所忘懷在新安時遣家

僅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南史曰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征北將軍父瓌右光祿大夫率性寬雅十二能屬文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

高伯恭魏收魏書曰高允字伯恭勃海蓨人漢太傅裒之後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泰吏部尚書父韜魏道武丞相參軍允少孤夙成有奇度年十餘歲祖父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仕至秘書監與廣平游雅魏書曰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與高允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性剛戇好自矜誇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素輕允允性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己賤人皆此類太原張偉儒林傳曰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學通諸經儒謹汎納雖有蒙闇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弟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雅非法不言太武時與高允等俱辟授博士遷中書侍郎同業相友雅嘗論伯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聞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魏書曰浩□與閔湛等同領著作湛等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恭宗召允翌日宮使東宮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既入見恭宗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史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恭宗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能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為詔自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以犯觸罪不至死帝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滅族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北史曰宗愛不知所由來以罪為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後遷品立吳王余位在輔錄二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逮羆長子羆誡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爇其體以死卒無所言北史

曰虔世字□還紹聽達有計數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為時所重虔世官至侍中

楊津拜司空日當時府主皆自引僚佐有人就津求為幕屬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北史曰楊津字羅漢弘農華陰人兄播華州刺史椿累官太保津至司空於家世純厚並敦義讓兄弟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illegible]

崔暹別見平居侍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出理官政暮歸嘗食視寢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談玄理夜久還寢一生不問家產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夫人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言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北史曰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襁褓時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授秘書監大業中進位上大將軍

崔彥玄清虛寡欲以簡正見稱李百藥齊書曰崔字彥玄清河人以孝伯府中勍少清虛寡欲好學初有家風鄴末累遷中書侍郎和士開擅朝曲求物北史曰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幼聰慧為國學子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以傾巧便僻有寵於

彥沖武仕至尚書左僕射者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彥玄二子並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凡何為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潘有損家代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

陸雲駒遭母憂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昧時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尪病如此性至慈愛搏死之日不可令大兄知哭泣之聲亦不宜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雲駒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北齊書曰陸卬字雲駒洛陽人昆弟六人並魏藍田公主元氏所生故邢邵嘗謂人曰藍田生美玉豈虛也

韋孝寬在延州令狐德棻後周書曰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詣闕請為前驅拜統軍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歷大司空出為延州總管兄敬遠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鞍勒與敬遠敬遠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古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乃乘舊馬以歸後周書曰韋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貴夐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竟不能屈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博陵豪族有崔諶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赴吊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隋書曰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父敬族太學博士德林幼聰敏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日便度十五誦五經古今文日數千言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隋文帝時爲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房彥謙雖有祿仕務存儉素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唯在清白耳所著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深致時太原王劭北海高孝基蓨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歸之隋書曰彥謙清河東武城人天性穎悟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齊廣寧王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終司隸刺史

薛元敬是薛收兄子武德中爲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劉昫唐書曰薛元敬隋選部侍郎邁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武德中爲秘書郎太宗召爲天策府參軍記室時收與房杜房玄齡杜如晦二人別見處腹心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中款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唐書曰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十二解屬文房玄齡薦之太宗即日召見授天策府記室參軍　中說曰收也曠而

温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葬訖歲餘果卒劉昫唐書曰温大雅字彥弘太原祁人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辯知名仕隋東宮學士高祖起義兵引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翰武德中遷黃門侍郎與弟彥博對居近密當世榮之

李百藥名德之子文行兼絕四海名流莫不宗仰晚年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譚賓以盡平生之志宋祁唐書曰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七歲能屬文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官至散騎常侍

霍王元軌唐書曰元軌唐高祖第十四子也始封吳王少多才藝太宗嘗問羣臣朕子弟中孰

賢魏徵曰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問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漢之閒平也改封霍王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太宗嘗賜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田志寧言臣家自周魏以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分其田以與二人唐書曰于志寧雍州高陵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大業末爲冠氏長時山東盜起棄官歸鄉里高祖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甚加禮遇太宗召補記室至尚書僕射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少師事河間劉炫炫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人也大業末爲謁者武德中補殿中侍御史太宗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必因

婢介若行成者雖自舉之官至尚書左僕射高季輔德州蓨人父衡隋爲作令季輔少好學涉獵書史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多所彈糾永徽中授光祿大夫行侍中

河間王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唐書曰河間王孝恭高祖從父兄子也大子晦累官營州都督以善政聞璽書勞問

李義琰宅無正寢唐書曰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玄道族孫也身長八尺擢學名歲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弟義璡爲市堂材唐書曰李義琰[illegible]宗[illegible]義琰曰以吾爲國相甚愧豈可尚營美宇以速禍從義璡言凡任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其後木竟腐棄之見封氏聞見記

義琰宅至褊追錄居相位官至給事中室之內高宗聞而嘆歎詔將作造堂以安之固讓爲

戴至德爲尚書右僕射[illegible]無子以至德爲後[illegible]至德爲後襲封中子

累遷西臺侍郎文子數年閻祖繼知國政人以爲榮射氏人恭謹好學博涉文史武德初爲[illegible]壞將上表論事仁軌尉氏人[illegible]之遂亦[illegible]軍累遷尚書僕射

時劉仁軌爲左仁軌汴州尉氏人唐書曰劉

人有所訴仁軌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理終不顯私恩當時人多不知獨稱仁軌爲解事僕射常更日聽訟有一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服其長者劉向新序[illegible]樂城與戴至德[illegible]

郭元振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其姓氏唐書曰郭元振魏州貴鄉人[illegible]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畧人間細事買宅既數日忽對賓朋指庭中青桐樹一雙曰此亡酬直賓朋言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非他物比召宅主付之錢四千宋祁唐書曰王義方[illegible]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去

王義方爲魏徵別見所知機[illegible]妻以夫人之姪王辭

不取俄而徵虁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令感知已故也

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后幸其宅見卧青絁帳賜御用繡羅帳易之嶠卧不安席明日奏小時相者謂不當華欲仍用舊帳

劉昫唐書曰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爲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擧進士累轉監察御史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

故事宴集賢院官重者先飲時張說爲學士語諸人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帝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擧爵長安中與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

劉昫唐書曰張說字道濟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後徙洛陽弱冠對策擢太子校書預修三教珠英開元中召說及禮官學士賜宴集賢殿授說集賢院學士

蘇昌容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府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皆取巨萬昌容單衣襆被自將

劉昫唐書曰蘇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隋僕射威曾孫也祖夔隋鴻臚父亶貞觀中台州刺史瓌弱冠擧進士授豫王府錄事參軍長史王德眞司馬劉禕之皆器重之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尚書右僕射

陸象先在蒲州日小吏有罪但誡遣之大吏爭白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必須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象先嘗曰天下本自無事但庸人擾之爲煩爾第澄其源何憂不簡

劉昫唐書曰陸象先本名景初蘇州吳縣人天官侍郎元方之子少有器量應制擧拜揚州參軍歷中書侍郎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爲時賢所服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矣太平公主用事宰相蕭至忠岑羲及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兗國公時窮討至忠枝黨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之者

陸象先在官務以寬仁爲政司馬韋抱眞嘗言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廢象先曰爲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已以傷仁恕之道

元延祖年過四十不仕親姻強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嘗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

宋祁唐書曰延祖元結之父二歲而孤祖仁基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安祿山反延祖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生

元紫芝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未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巳乳含之涉旬湩流遂得長大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劉昫唐書曰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性純朴無緣飾動師古道父爲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遊京師不忍鄉親有行自負板輿母詣長安母亡廬於墓所食不鹽酪藉無茵席刺血書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祿仕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召補龍武參軍終魯山令

元紫芝爲魯山令有清德門下相與誄爲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剌史韋詵休沐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訪之群吏曰此參軍裴寛宅寛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聞而歎異 劉昫唐書曰裴寛絳州聞喜人裴漼從祖弟父無晦袁州刺史寛通略以文詞進騎射彈棊投壺特妙景雲中爲潤州參軍刺史韋詵爲按察使引爲判官清幹善於剖斷詵重其才以女妻之後歷按華舉累官禮部尚書

楊綰至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 劉昫唐書曰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温玉則天朝國子祭酒父侃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惠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尚玄理家貧養母以孝聞德太子正字代元載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

楊綰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寛家族富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毁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御百數省損才留十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適至音樂散五之四其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山濤謝安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内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段秀實初爲營田官涇原大將焦令諶強占民田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歲旱令諶索入農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令諶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己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諶曰段公廉仁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汝何能爲人令諶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劉昫唐書曰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祖達左衛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馬秀實性至孝沉厚有斷朱泚據逆時秀實爲司農卿朱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泚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吾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秀實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羣至遂遇害焉

崔刑部樞夫人是李西平女 宋祁唐書曰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晟幼孤奉母以孝聞身長六尺積功至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鎮西平王 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夫人耳語夫人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何事夫人言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

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愧歎大唐詔令憲宗時詔曰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可充皇太子侍讀因話錄曰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女皆不許時世粧

劉敦儒事親至孝親心緒不理每鞭人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常斂衣受杖曾不變容唐書曰敦儒開元史官散騎常侍子玄之孫居喪毀瘠聞洛中謂之劉孝子官至兵曹參軍

李道樞母盧夫人剛嚴性喜鞭人時道樞名聞已光又在班列往往賓客至門值公方受杖劉昫唐書曰李道樞趙郡人官侍御史嘗乘醉謁中丞竇丞明明劾之左授司議郎

李師古跋扈唐書曰師古淄青節度使李納之子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繩并氈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繿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劉昫唐書曰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登宏辭科杜鴻漸深器重之為郭子儀朔方從事貞元二年為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封邠國公

李汧公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語汧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取之汧公許之托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汧公共啟墓出金付之劉昫唐書曰李勉字玄卿鄭王元懿曾孫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德宗朝以司徒平章事一日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為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在相位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無私積其在天官禮賢下士以李巡張參為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爵辭色悽惻論者美之

李汧公為嶺南節鎮歸行到石門停舟悉投家人犀象投江中而去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篤因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有異色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與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密以夜光含之後親屬來理資物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墓中尚書故事曰李約為兵部員外郎汧公勉之子也因話錄曰約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機蕭蕭沖遠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王客郎張諗同官每暈床清言達旦不寐

陽城年長不肯娶語群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所不忍群弟義之亦不娶遂兄弟同處終身宋祁卓行傳曰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後為諫議大夫以沮裴延齡相出為道州刺史

陽城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

任迪簡在李景略幕中宋祁唐書曰任迪簡京兆萬年人天德李景略表佐其軍後景略卒軍中請爲天德軍使景略嘗宴客行酒者誤進醯景畧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爲釂徐以他辭請易之歸病略血終不以聞軍中服其長者宋祁唐書曰李景畧幽州良鄉人父承悦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畧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大曆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署巡官至天德軍西授降城都防禦使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其妹是劉晏夫人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宴室見其門簾甚弊乃潛度廣狹以麤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李實尹京時劉昫唐書曰李實道王元慶玄孫以蔭入仕貞元十九年爲京兆尹恃寵強愎

不顧文法人皆側目貶通州長史甚知韋貫之嘗舉物示所知曰此其姓名也與吾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以語貫之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數歲中不往官亦不遷劉昫唐書曰韋貫之本名純八代祖夐號逍遥公父肇吏部侍郎有重名貫之授秘書郎以尚書右丞平章事官布衣至貴位居室無改易歷重位二十年苞苴齎玉不敢到門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曾爲詞以悅人身殁之後家無羨財

何氏語林卷之二

何氏語林卷之三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德行第一下

裴晉公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至此侥倖甚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悉與注定未曾退量劉昫唐書曰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元和中以門下侍郎充彰義軍節度使淮蔡平封晉國公

王丞相播主文柄劉昫唐書曰王起字舉之王播之弟長慶中錢徽掌貢士爲朝臣請託人以爲濫詔起與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徽貶官起乃嚴爲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尤精抑於請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孜殆忘寢食書無不覽經目靡遺欲以白敏中爲狀元唐書曰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鍠揚州錄事參軍父季康溧陽令敏中少孤爲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病其人與賀拔惎爲友惎有文而落拓丞相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惎絕復約敏中爲具敏中許之既而惎果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呼左右召惎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而寢前人來見之大怒而去具言於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矣

李尚書在潭州劉昫唐書曰李翺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參軍翺幼勤儒學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貞元中授校書郎累官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席上有舞柘

於者顔色憂悴問之是故韋左司愛姬之女唐詩紀事曰韋應物周逍遥公夐之後待價生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其詩言天寶時扈從遊幸事好爲三衛建中二年由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追赴除改左司郎中正元初歷蘇州罷守寓蘇州永定精舍李公逵命更其舞衣延入與韓夫人相見夫人韓吏部愈之姪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聞之贈李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宋祁唐書曰舒元輿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即警悟去客江夏節度使郗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李訓用事引爲御史中丞月中以本官平章事

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鉅萬多爲主藏豎海鷗龍安

所竊別貯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耳不復致詰劉昫唐書曰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賦詩初學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碑板不得公權手筆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官至太子太師

楊憑有客徐晦素厚善唐書曰楊憑字虚受弘農人官湖南江西觀察使工文辭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相友愛皆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爲友稱楊穆許李之友性簡傲不能接下人多怨之及歷二鎭尤事奢侈爲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憑後得罪姻友憚畏無敢至者獨晦送至藍田唐書曰徐晦進士擢第登制科爲楊憑所薦及憑得罪交親無敢祖送獨晦送至藍田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爲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獎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故相權德輿言君送楊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異時爲姦佞譖斥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歎其長厚唐書曰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父皐天寶中祿山使之獻俘京師皐察祿山有異志因佯死以免由是名聞天下卒諡貞孝德輿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爲文數百篇名聲日大後以禮部尚書平章事德輿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直亮寬恕動作爲言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爲時獨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詠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紀爲請者什八九時爲宗臣焉

錢徽在翰林日憲宗嘗獨召徽有所咨議徽從容言曰他學士皆高選宜與聞機密以廣參決帝稱其長者唐書曰錢徽字蔚章吳郡人父起天寶十年進士能五言詩徽貞元初進士擢第從事戎幕元和初入朝三遷祠部員外郎召充翰林學士

錢蔚章初貶江州李宗閔楊汝士令蔚章以段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蔚章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即令子弟焚去唐書曰長慶元年錢徽爲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鎭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盡以獻文昌求進士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榜出筆之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及還朝大改前志由逕以徼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

士與徵有舊是歲宗閔子壻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文昌李紳大怒赴鎭辭日內殿面奏徵所放進士鄭朗等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訪於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貶徵爲江州刺史

裴公美志操堅正童亂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別墅公美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爲贄者兄弟烹之召公美共食公美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肯食劉昫唐書曰裴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人祖脩父肅生三子儔休俅皆登進士第休累官御史大夫同平章事性寬惠不尚皦察而吏民畏服善爲文長於書翰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贊唄

以爲法樂與尚書紇干臮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多以語嘲之休不以爲忤唐語林曰裴相兄弟三人俱有盛名世謂休不如儔儔不如休

柳仲郢先爲牛奇章辟客後李衞公李德裕別見知其無私奏爲京尹仲郢謝曰自言不期太尉恩奬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衞公不以爲嫌仲郢常感衞公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特取衞公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即與從質正員官牛僧孺李德裕令狐綯並別見劉昫唐書曰柳仲郢字諭蒙公綽之子官天平軍節度使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鎭廄無名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鈔手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珈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十四司箴韓愈柳宗元深賞之

司空表聖甚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宋祁唐書曰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累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以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居中條山王官谷逸隱不出王重榮父子重之數致餽遺不肯受嘗爲重榮作碑贈絹素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劉昫唐書曰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河中騎將重榮累功至河中節度使天子走鳳翔與李克用謀定王室重榮之功居多

王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夢寐或見先靈唐書曰王凝字致平十五兩經擢第著京師大閭銘爲文士所稱至性堅正仕至宣歙觀察使

趙光逢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咸仰以爲名教主孔平仲續世說曰後唐趙光逢幼嗜墳典動循規矩弟光胤爲平章事嘗詣問於私第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端默如此

朱梁革命唐舊臣李濤朱葆光顏蕘數人挈家南渡寓于潭州每正旦與至日必序立於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唯李濤北歸葆光遂家衡山宋史曰李濤字信臣京兆萬年人唐敬宗子郇王十一世孫父元將作監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懼禍挈濤避地湖南

依馬殷署衡陽令文苑傳曰朱棻光其先京兆人唐亡挈家南渡寓潭州

李後主葬北邙故吏張佖後官河南每清明親拜其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佖常分俸贍給司馬文正公涑水記聞曰張泊爲舉人時張佖在江南已通泊每求見稱從表姪拜佖及第猶姪稱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以庶僚遇之佖怨泊入骨國亡俱仕中國泊作箋敘諸譏云亢而無悔佖奏駁之泊廣引經傳自解乃得免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許令爲姻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堂前熟視窊處惻然淚下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道我戲劇歲久而穴處未改鍾離君驚問其父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爲婢鍾離君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蚕篚先求壻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營辦許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南唐後主薨太宗詔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名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爲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爲碑但推言歷數已盡天命有歸有曰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媪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歎賞毎對宰臣稱鉉忠義馬令南唐書曰徐鉉字鼎臣魏泰東軒筆錄曰鉉嘗作吳王挽詞三首其一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其二曰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太宗得而覽之尤加歎異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爲州刺史開性豪傲不加禮王聖全澠水燕談錄曰河南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爲世宗師後進經其題目翕然名重於世又開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罪文寶素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爲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尚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頃文寶至首不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覲省立於庭下鼎臣徐徐下座文寶拜竟陞自西階通溫凊復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閑慢廢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文寶敦尚風義世皆稱之王稱東都事畧曰鄭文寶字仲賢仕南唐爲校書郎以文知名李煜歸朝擧進士卒官兵部員外郎

張齊賢爲江南轉運日嘗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

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自言其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相公何獨遺某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吾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奴震駭泣拜而去吳處厚青箱雜記曰張齊賢洛陽人少家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史某甲爲辦棺殮公深德之遂長況事之雖貴不替後趙普密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具列其事謂陛下若擢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當過於此太宗大悅未幾擢爲相

李丞相有一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將十歲有美姿自鬻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己子育之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求夫嫁之時夫人親爲結縭務在明絜夫人如所教及笄擇一壻具奩歸之女範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感公刻骨丞相病夫婦刲股作羹及薨服衰三年王稱東都事畧曰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父炳侍御史沆好學沉厚寡言器度宏遠咸平初拜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謚文靖

李文靖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祕監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其譽文靖甚力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祕監不復用王稱東都事畧曰胡旦字周父渤海人擧進士第一後喪明以吉監致生雋辯敏少有大志退老漢上雖喪閑猶令人讀經史恩凡讀之未嘗少輟所著有漢春秋將帥要略唐乘等書

王文正以清德事眞皇上特敬重一日御宴陳設鮮華文正顧視意色不悅上覺其如此至中休命左右以舊陳設易之孔平仲談苑曰王旦字子明爲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眞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斯人也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頌聲洋溢旦之力也

王魏公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過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魏公忽自外入見酒流淌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爲善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是處

女朱文公五朝名臣言行錄曰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官至工部尚書謚忠定蔣侍郎家宋史曰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官至尚書禮部侍郎清脩純飭遇事毅然不屈曾而樂施好學工文延譽就進至老不倦尤嗜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有楊文公與王魏公王旦已見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為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為虛文安得復有隱情皆可為後法王揚東都事略曰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歎異以爲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學士謚曰文

韓許公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顰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聖世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人事仁宗官至參政封許國公

孫明復年四十猶不娶東都事畧曰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中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爲多魯多學者自石介以下皆以弟子事之李迪知其賢欲以兄子妻之明復初尚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明復乃聽東都事畧曰李迪字復古濮州鄄城人少從柳開學爲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後舉進士第一直史館真宗朝爲相石介別見

韓魏公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韓忠獻家傳曰公諱琦字稚圭相州人天聖五年仁宗臨軒試進士公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畢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後加英宗神宗兩朝贈魏國忠獻王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

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眾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後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東坡為呂言之呂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范文正在睢陽文正公年譜曰公諱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謚文正遣其子堯夫於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還次丹陽見石曼卿別見問寄此久近曼卿言已兩月三喪在淺土欲葬之北歸無可與謀堯夫以所載舟與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

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丧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五朝名臣言行録曰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以恩補官相哲宗

歐陽公下士後代罕比東都事畧曰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帝常目之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後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作河北轉運使過滑州訪劉羲叟於陋巷中羲叟時爲布衣人未有知者曾鞏劉羲叟別傳曰羲叟字仲更澤州人通經史百家之學國朝典故財賦刑名兵械鍾律皆所究知舉進士不第歐陽公薦授大理評事

歐陽公爲翰林學士日常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畧如所言便爲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安道安道曰吾何足爲重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至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所薦爲嫌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挽天下高此兩人五朝名臣言行録曰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仁中茂材異等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參政事謚文定

趙叔平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曰韓范在中書以趙爲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韓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趙乃上言脩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汙衊臣與脩蹤跡素踈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趙澹然如平日吳處厚青箱雜記曰趙槩字叔平爲人寛厚長者留滯州縣十餘年晚始大用參一大政

張文定公張方平已見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其之食雖衩衣無害也東都事畧曰王曰子素謹敦篤吏敢擊斷時稱其才諸子中鞏知名鞏字定國從蘇軾學能爲文除秘書省正字坐軾累貶廢卒

石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固窮苦學世罕其比孔平仲談苑曰石介字守道兗州人文章學術天下宗師學者稱爲徂徠先生王侍郎虞聞其勤約嘗以盤餐遺之守道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復繼朝享膏粱暮厭藜藿人之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王大嗟重之東都事畧曰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官員外郎之子翰林學士洙之猶子也

羅可以疎放自適嘗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遇見因躡足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摸殺其雞者可携空

就之其人懸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里閈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語人人由是相誡無犯聖宋掇遺曰羅可沙陽之隱士先生度寬宏鄉閭所見謂禮義道學之人不俟言而化自適

龐相判太原曰司馬溫公爲見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後爲西羌所敗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溫公畧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蓋默不一語溫公用是得免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龐籍字醇之單州人中進士第相仁宗

趙清獻既謝政歸唯居高齋不復與家人相接子弟晨昏一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日輪一僧伴食玉泉師三五日一過之晚乃畧取鮓脯於家老兵掃除事已即去晚一淨人執事其傍暮以風罏置大鐵湯缾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則淨人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缾水頮面趨佛室暮年尚能口禮百拜誦經至辰時宋史曰趙抃字閱道衢州人官至參知政事卒謚清獻章有外避暑錄曰趙清獻在衢州之東南舊宅營後藉城闕爲基五間下瞰高齋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據一州之勝謂之高齋後治第衢州臨大溪見勞不遠數步亦有山齋皆然而起聊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于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范純仁已見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七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盐豉棊子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宋朱弁曲洧舊聞曰晁端字美叔晁之道之父官秘書監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書室中公畧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東都事畧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仕至宰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卒贈溫國公謚文正

陝人薛公度言小時見司馬溫公自洛中來夏縣上冢鄉人皆集父老或請曰願聞資政講書以爲鄉里之訓公欣然爲講孝經庶人章馬永卿懶真子錄曰司馬君實先生嘗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既畢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君實默然少許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

王荆公判金陵納節求宮觀得會靈觀使築第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

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行所居四無居人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應元豐末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五朝名臣言行錄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人位至丞相左僕射封荊公追贈舒王）

王舒王夫人（夫人姓吳氏封越國夫人）好潔成疾舒王至性任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歸私第有官藤床吳假用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日跣而登床偃卧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

於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爲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同僚或爲辯之（神宗實錄呂正獻公傳曰呂公著字晦叔本河東人從祖蒙正爲相因家開封父夷簡相仁宗公著幼不好弄嗜學忘寢食夷簡尤器之曰他日必至公輔元祐中拜司空平章軍卒贈申國公謚正獻）

呂申公當文靖秉政時自書鋪中投應舉家狀敝衣羸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甚異既去問書鋪知是呂廷評乃始驚歎（曾鞏呂文靖傳曰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天聖六年拜相封許公以疾請進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上剪須賜以療其疾夷簡薦富弼等數人可大用以大尉致仕卒贈中書令謚文靖）

范正平（正平字子夷忠宣公之次子）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爲范丞相子（朱弁曲洧舊聞曰外氏乃城東王文正家覺林寺是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

蘇子瞻云予小時書室前有竹柏雜花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婢妾不得捕取數年間鳥有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此不忮之誠信於異類

蘇長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時邵民瞻從公遊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公買一宅爲緡

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公徙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公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言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公以五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還舊居不索其值公遂還毘陵不復買地（東都事畧曰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中進士乙科英宗朝直史館熙寧中責黃州團練哲宗召爲翰林學士紹聖

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落職惠州安置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揩趨謁以二婢被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宋史曰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徙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元祐中拜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兄大忠字晉伯大忠大防與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

范忠宣既薨朝廷賜碑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君益知穎昌爲表其居曰忠直坊正平語君益荷公厚意但

上命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若施之康莊以爲往來之觀非朝廷意也君益言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正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止異時不獨吾家爲人嗤誚公亦寧逃於指議故敢以力請時李端叔官於許語君益曰頃胡文恭知蘇州時蔣希魯蔣堂字希魯已致政歸文恭嘗學於蔣乃表其第爲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時嘗繕已畢文恭因其嘗獲芝草遂更爲靈芝坊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德益所畏而其識如此非吾所及也君益聞端叔言遂撤范氏之坊端叔別見東都事畧曰李之儀字端叔姑孰人嘗屬文工於尺牘蘇軾帥定武辟置幕下及范純仁卒之儀爲遺表傳誦於世

劉道原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尚無寒具司馬文正公遺以衣襪及舊貂褥道原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還不受宋史曰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潁上令以剛直稱歐陽修作廬山高美之恕少穎悟書過目成誦重意義急然諾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辭

陳后山爲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內子與趙挺之之內是姊妹乃爲趙假一裘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

即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東都事畧曰陳師道字無己徐州彭城人少刻苦問學元祐中蘇軾傅堯俞孫覺薦於朝爲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師道家素貧自罷歸彭城或累日不炊妻子慍見不恤也

移剌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爲相不與後元宜罷守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贈行識者稱之金史曰移剌子敬字同文本名屋骨朵魯遼五院人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移剌固修遼史辟爲掾天德三年入爲翰林修撰

沈璋以禮部侍郎知太原尹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

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曰降（金史曰沈璋字達之永興人爲衙郡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貨寳璋載書數千卷元選太行賊陷潞州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賊黨嘗脅從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郡有召璋詰責且欲殺璋璋從容對曰招之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爲賊所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朝廷聞而嘉之知潞州百姓爲之立祠改同知太原尹）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于仲權辭涉謗訕條覽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亡過士論多之（金史曰毛碩字仲權甘陵人宋末或寄馮子涉碩中選辟兵馬都監望軍至碩以本部降仕至官南京路都轉運使）

唐玉潛當宋亡後時江南僧統楊璉真伽怙恩橫肆勢焰爍人嘗帥徒役於蕭山發趙氏諸陵殘斷支體棄骨草莽間玉潛聞之亟貨家具弁行貸適得百金具酒醪市牛豕邀里中少年數十輩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請其故玉潛慘然具以實告少年許諾乃謀取四郊暴骨易之斵文木爲匱各署其表分委而散遣之各絶地以葳俄而楊璉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鎭南然不知諸陵之骨故在也後有傳其事者玉潛之義風一時震動吳越（羅有開唐義士傳曰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脩髓以養其母）

張昉家居時有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他適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貲用悉焚昉力完所寄絲付張氏（元史曰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治書侍御史昉性縝密遇事敢言確然有守以任子補吏部令史金亡歸里嚴實行臺東平辟爲掾累官兵部尚書）

胡汲仲剛介有守趙文敏嘗爲羅司徒奉鈔百匹求爲其父作墓文汲仲曰我豈爲宦官豎諛墓中人耶拒而不納是日正絶糧其子以情告坐上客咸勸受之汲仲辭愈堅（元史曰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父居仁[illegible]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會宋亡[illegible]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illegible]否見內處拜集賢修撰[illegible]不[illegible]敎授[illegible]）

大德中熒惑入南斗許白雲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果大侵白雲形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白雲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豈能獨飽（元史曰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後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謙數歲而孤稍長肆力於學受業金履祥之門廷若[illegible]居東陽學者翕然從之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不遠百舍來受業焉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謚文懿）

暢師文任太平路總管公田收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乎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覘北雜志曰暢師文字純父雒陽人好奇尚怪）

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者如家焉南北士大夫有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閽人不爲通是日

苟不出即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錢伯全嘗納一女鬟風姿秀雅其室勸伯全私之伯全正色答曰我所以置此者直欲付巾櫛耳汝乃欲敗吾德耶即具貲嫁之果是處子（陶南村輟耕錄曰錢塘宁伯全松江人中至順壬申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氣）

周仁榮嘗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造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死篋中有遺金數錠莫有知者楊之弟訴仁榮求分之仁榮曰賢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我自任之終不敢利其一毫乃對衆封籍白平陽呼其子來悉付之（元史曰周仁榮字本心台州人少受性理之學工爲文章用薦署美化書院山長官至集賢待制）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讀書奉祿不給妻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曰若賓客見訪則使其子致謝曰家君浴衣不可出（輟耕錄曰[illegible]字仲謙鄭縣人至元間由嘉興路吏員補浙江按察司書吏後仕至憲官）

顧潤之（輟耕錄曰顧徵玉字潤之檇李人）嘗從俞觀光先生學（輟耕錄曰俞長孺字觀光越之會稽人爲寧國路儒學教授）先生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于杭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之感動弗忍受金我行且老必托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趣舟

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檇李潤之奉其屍歛於家衰絰就位上人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葬于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歛之則將尸諸草莽乎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爲也聞者歎服

王眉叟嘗領浙之開元宮時浙省都事劉時中致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爲葬眉叟親往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與己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闕人以爲難（[illegible]南山人維錫同邑人王眉叟壽字居叟少爲道士後住持開元宮）

曹公克明在湖廣行省日（元史曰曹鑑字克明宛平人早通經大義爲湖廣行省兵外郎累官禮部尚書）麻陽王簿顏淵白致書問訊因寄辰砂一函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有一憲官來訪語及製藥言苦無好辰砂公曰有一故人嘗以此見惠尋當奉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歎曰淵白以我爲何如人耶時淵白已歿呼其子歸之

呂徽之安貧樂道常逃其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訪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鬨閣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其故先生因舉滕王蛺蝶事衆詫足之先生援筆立就既敏且

工問其姓字終不肯言衆敬爲詩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得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與之穀怒曰我豈可以貨取耶不受刺船去遣人遥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四壁僉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 輟耕錄曰呂徽之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貲元鎮屏棄紛華清修好義其師輩呂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慤當世稱之 周南老雲林先生墓誌銘曰雲林倪瓚字元鎮其先漢御史寬之裔五世祖益挈家走江至元鎮時無錫梁鴻之居既愛其地勝絡浮遂定居焉歟後晚歲屢疏嘗爲於處士生而俊爽發長益學問脩性雅潔彼衍落塵有餘暇未嘗輒以爲生徐紛華事

倪處士嘗鬻產得錢千百緡會張伯雨至其家念伯雨老不再至推與不留一緡 張伯雨別見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數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贈倪雲林遺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要爲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鐵崖先生傳曰鐵崖先生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爲紹興山陰人母李氏夢金鈎自天墜于懷而娠生先生少穎悟好學登泰定進士

沈仲說年四十未有子其妻爲置一妾姿色美麗仲說詢其父祖名姓女泣對曰妾范復初之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於此仲說惻然淚下因語其妻曰此女之父吳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爲妾當如己子視之即召其母令擇婿仲說具奩遣送郡人稱之 姑蘇志曰沈右字仲說郡人

何氏語林卷之三

嘉靖庚戌華亭柘湖
何氏繙經堂雕梓

何氏語林卷之四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言語第二上

余讀韓詩外傳得趙倉唐對魏文侯事歎曰夫言何可以已哉排難解結釋疑辯誣喻誠通志協群情定國是使當時無倉唐之言太子不得立魏國幾殆嗚呼夫言何可以已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正以見言之不可已也

何良俊曰余撰語林頗倣劉義慶世說然世說之詮事也以玄虛標準其選言也以簡遠為宗非此弗錄余懼後世典籍漸亡舊聞放失苟或泥此所遺實多故披覽群籍隨事疏記不得盡如世說其或辭多浮長則稍為刪潤云耳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卿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班固漢書曰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祖父以貲徙平陵崇少為郡文學史太司徒傅喜薦崇擢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劉寬常令講經寬每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耳帝重其言劉寬已見

朱公叔年二十許為郡督郵迎太守張璠漢記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父暉尚書令穆五歲好學謝承後漢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太守見公叔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勢或有令德公叔答云郡中瞻望明公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語次因及風俗人物太守大奇之曰身非仲尼督郵無愧顏子袁山松後漢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自至其家寫之穆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天不崇大則

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丙吉張子儒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時俗或異風化不敦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厄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

能山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
追之是以韮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稍而純篤稀斯蓋
谷風有棄予之嘆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
躬師孔聖之崇則燕楚嚴之美行齊李老之所論超
馬援之所尚鄙二守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
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然後
知薄者之不足
厚者之有餘也

何良俊曰觀朱公叔之論崇厚似欲合光混俗志存悶悶者及其著絕交論與劉伯宗絕交書又何察察忿狷若此耶蔡中郎以爲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及考公叔之平生刺姦疾邪又若不肯以身而受物之汶汶者則崇厚之作豈亦其矯性之談歟蔡又云孤有羔羊之

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余則以爲孤不可以立訓乃錄其崇厚著之篇

鄭康成鄭玄已見在袁冀州坐袁山松後漢書曰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孫子出後伯父成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爲奔走之友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東觀漢記曰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父奉司隸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因起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應有慙色

符偉明在太學范曄後漢書曰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少有鑒識先是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才智炫曜上京融察其非眞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而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
遐敬義今塞遺實特宜察焉會然之二人由是名論
聲衰後以汙寡罪廢不後漢書曰融一見郭林
宗便與之交又介於李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
宵之鳳凰羽儀未佇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
遂振名天下
融之致也
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偉明輒不聽他客前聽其言論偉明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常捧手歎美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祖脩太尉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荀淑陳寔爲師友

張彥眞去官歸鄉道逢友人共班草言曰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相抱而泣有一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

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窮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司馬彪續漢書曰張升字彥眞陳留尉氏人祖放富平侯

范孟博以黨事繫獄詔遣中常侍王甫以次辯詰孟博越次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問卿更相拔舉迭爲脣齒有不合者動見排斥其意云何孟博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

容范華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汝南細陽人少厲清節舉孝廉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望後以黨事誅

曹公魏志曰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後子丕代漢稱大祖武皇帝以楊太尉范華後漢書曰楊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曾祖震太尉祖秉太尉父賜司空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中平中代黃琬爲司空與袁公路婚將誣以同逆英雄記曰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後僭號于壽春孔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曹公云此國家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纓緌搢紳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侍中父宙泰山都尉融家傳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

曹公曹操已見既殺楊德祖張隱文士傳曰楊修字德祖父彪漢太尉修辟丞相府主簿少有才策爲曹操所忌以罪見殺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班固漢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爲弄兒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爲之改容

許汜襄陽耆舊傳曰許汜是楊處同里人少師廣爲魏武從事中郎昔在劉表坐論陳元龍者其人也與劉玄德續漢書曰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並在劉荊州坐英雄記曰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領荊州牧身長八尺姿貌溫偉與張儉等號爲八顧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謝承後漢書曰陳登字元龍下邳人學通古今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領廣陵太守玄德問許君言豪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哉荊州大笑玄德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劉公幹辯斂無對文士傳曰劉楨字公幹東平人父梁字曼山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野王令楨善文章尤工五言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典略曰文帝爲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減死輸作魏武至尚方觀作見劉匡坐磨石公問石何如劉因喻已自理跪而答曰石出荊山懸巖之顛外有五色之文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公笑釋之典畧曰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以爲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

取之勿嫌其不及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

徐景山爲尚書郎魏志曰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太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數歲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時科禁酒景山私飲至醉校尉趙達問以曹事景山答言中聖人達白曹公公大怒由是得罪魏畧曰時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後文帝幸武昌見景山問曰頗復中聖人否景山答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

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盧欽論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魚豢魏畧曰何晏字平叔太祖納晏母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天子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謂之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曲合於曹爽參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爲尚書主選舉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管輅別傳公明爲剖析玄旨九

事皆明尚書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玄茂亦在坐鄧言君見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魏畧曰鄧颺字玄茂南陽人少得士名於李勝等爲浮華友事發被斥後爲侍中尚書許臧艾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婦鄧玄茂

孫討逆既定豫章還饗將士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曹操表爲討逆將軍謂虞仲翔虞翻別見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族孫獻時太傅與蔡邕楊賜堂谿典同校定石經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言我東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

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張子綱吳志曰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遊學京都後避地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吳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李令伯嘗聘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吳主問何願爲兄令伯答曰爲

允供養之曰長吳王及群臣稱善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祖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奉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

王渾平吳之日登建業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晉書曰王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以平吳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唯一人王大有慙色晉書曰周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入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寵戚梁齊萬年反以建威將軍西征臨陣搏戰擒个顧命遂死於戰

劉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用為選部郎魏志曰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為太祖謀臣少子陶字季治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王晉別傳曰淮南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鄧玄茂鄧颺已見之徒稱為伊呂季治意陵青雲嘗語傅休奕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夫智者圖國天下群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休奕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謂季治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會見卿窮後曹爽敗季治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燮漢漢陽太守玄少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

向茂伯經事鍾士季鍾會別見晉書曰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護軍將軍鍾誅後茂伯收殮举葬晉文王召茂伯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世語曰王經字彥偉清河人漢晉春秋曰高貴鄉公見威權日去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與卿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凡宿衛空弱兵甲寡弱陛下無及欲除疾而更深之耶宜見重乎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耶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文王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今鍾會作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茂伯對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以為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

鍾士季鍾會別見母嘗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魏氏春秋曰鍾繇嬖庶子會之母黜其夫人文帝命爵復焉鍾志忿慘投致禁帝乃止

劉尚書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荅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劉言為當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好學讀書博通古今清身絜己行無玷缺初鍾會鄧艾伐蜀或問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荅竟如其言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缺著崇讓論以矯之

裴叔道以辯論爲業善叙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綽長水校尉遐少有理辯辟司空掾散騎郎

郭洗馬入洛聽伎人歌言佳鄧粲晉紀曰郭訥字敬言官至太子洗馬石季倫問其曲王隱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石苞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郭云不知季倫笑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郭答曰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晉陽秋曰初訥仕吳爲長陽令入晉久不進序陸機薦之曰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不易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

衛叔寶少有名理善談老易自抱羸疾簡於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晉書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瓘大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

王尼見司馬太傅越曰公負尼物太傅言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太傅大笑與尼絹五十疋王尼別見

卞望之在事公私肅然性不弘裕故爲諸名士所少卞壼別傳曰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父粹太常卿壼少以貴正見稱歷尚書令蘇峻作逆率衆距戰父子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成和中貴游子弟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卞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阮遙集嘗謂之曰卿恒

無閒泰常如含瓦石卞答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阮孚別傳曰阮仲容所幸姑家婢生子仲容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云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王敦犯順王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尚主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以罪伏誅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爲間己舉兵討之詔公卿於石頭見敦敦問戴若思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何如戴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虞預晉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爲王敦所害

建康遭蘇峻之難王隱晉書曰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遠近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項詔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蔣山王師敗績宮室焚蕩溫太真議遷都豫章虞預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爲劉琨左司馬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慷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累遷驃騎大將軍三吳之豪請都會稽時異論紛紜王丞相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遷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

弱冠於蠻越求之望實俱非良計今特宜鎭之以靜群情自安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瑯琊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末冑以風槩經懷

溫太眞常問郭文舉郭文已見曰饑則思食壯則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舉答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抱朴子曰郭文舉入陸渾山學道獨能無情意不生也

翟道淵隱于潯陽庾公庾亮已見臨江州時欽其風素嘗束帶躡屐造之庾禮甚恭道淵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庾稱其能言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値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亮表薦湯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澁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沖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元皇爲鎭東引爲從事中郎

瑯琊王鎭廣陵晉書曰瑯琊孝王名裒字道成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瑯琊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爲瑯琊王妙選僚佐以阮遙集爲長史帝語之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阮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委以戎旅臣僶俛從事不敢有言正以今王在鎭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跡氣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

王長史好儀形常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馨兒耶當時稱以爲達王長史別傳曰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爲大族祖父佑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風流雅正外絶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以后父贈光祿大夫

王長史王濛已見語劉眞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耶

長史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孟萬年好飲喜酣暢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孟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桓宣武征還劉尹眞長已見出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

在汝

釋道安俊辯有高才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自北來荊州與習鑿齒相見晉中興書曰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桓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道安因自道曰彌天釋道安習答曰四海習鑿齒當時以為名對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弟乃甚癡都欲嘲弄之玄度為作賓主相對劉真長笑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眾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

謝太傅嘗愛袁彥伯機對敏速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安南司馬記室後彥伯出為東陽郡時賢祖道冶亭太傅起執彥伯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之因語云聊以贈行彥伯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一時稱其率當

謝太傅一生語未嘗誤每與客共語退後叙說向言皆有次第後忽一誤自知當必死其年果薨

謝公謝安已見嘗有所答於桓石秀石秀默然不答謝公

甚怪之他日以語其從弟嗣嗣問之石秀曰此事非公所諳吾又何言桓石秀已見

桓南郡桓玄別見問謝夫人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韞謝太傅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有文才所著詩賦誄訟等傳世太傅謝安在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夫人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桓宣武征殷仲堪道出廬山因詣遠公語次及征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何以見願遠曰願檀越安隱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釋慧皎高僧傳曰慧遠本姓賈鴈門樓煩人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及長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後至潯陽見廬峯清靜始住龍泉精舍

殷仲文嘗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為桓玄咨議參軍特于盛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甚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玄篡位以佐命親貴輿馬器服窮極奢侈伎妾數十絲竹不絕晉玄敗先投義軍遷姑中以罪伏誅

王韶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若此何不耕王徐答曰我常自耕耳沈約宋書曰王韶之字休泰琅琊臨沂人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為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

戴仲若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黃鸝

聲此俗耳釗砭詩腸鼓吹亂鷗已見

宋武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長民後有異謀猶豫不能發因屏人語劉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有一毫不盡豈容若此長民意乃小安劉穆之別見劉毅諸葛長民與宋武帝同時起義並以事見誅

宋武帝大會戲馬臺令諸人賦詩王曇首詩先成李延壽南史曰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琊王大司馬屬帝以問其兄太保曰卿弟何如卿太保答曰臣弟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武帝大笑宋書曰王弘字休元琅琊臨沂人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爲會稽王驃騎參軍

宋武帝既正位語群臣曰朕始望不至此衆人咸撰辭欲稱功德王太保率爾對曰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衆以爲知言

高祖辟宗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少文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宋書曰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爲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

衡陽王義季語宗少文曰方欲屈先生以重祿宗答曰祿如腐草盛衰幾何

元嘉中京尹蕭摹之請建佛寺帝與何尚之羊玄保數人議之尚之言渡江以來王庾諸公並稟志歸依則大教難得頓絕時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與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義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則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喜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始立

顧湘州顧覬之別見嘗在宋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彥先袁陽源謂湘州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湘州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陽源有慚色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氣數歲伯父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及長善屬文彭城王起爲祭酒遷左衛率及兇劭纂逆淑諫見害

何尚之在選曰有一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大笑語尚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又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爲名言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鋣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卒年三十六謚憲子南史曰莊幼令美風儀宋文帝見而異之曰藍田生王

豈虛也哉謝以與曾豫州送別後曾作逆世祖嘗因宴集
問劒所在謝曰昔與曾爽別竊為陛下杜鄴之賜世
祖大悅當時以為知言宋書曰曾與小名女生扶風郿人祖宗之父軌與少有武
藝世祖以為左軍將軍都督豫州軍事與南郡王義宣作逆薛安都臨陣刺爽傳首京都
元凶篡立宋書曰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與始興王濬同謀貴逆世祖入討劭伏誅以
顏延之為光祿大夫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晉光祿大夫含之曾孫好
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湛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秘書監先是延之
子峻為世祖參軍及義師入討峻參定密謀無造書
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峻
之筆也問何以知之延之曰峻筆體臣不容不識又

問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峻尚不顧有老父何緣復
有陛下劭意遂釋姓氏英賢錄曰顏峻字士遜延之長子也少有令譽為宋孝武撫軍
主簿甚被知遇盡心補益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及文帝崩咨至孝武舉兵入討轉為諮議參
軍錄事
宋明帝嘗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
臣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褚侍中彥
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
但得神駕遊豫群情便為載懽南史曰褚炫字彥緒彥回從父弟也父法
顯鄱陽太守炫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孝臺建為侍中以家貧出補東陽太守
謝孺子特善聲律南史曰孺子陳郡陽夏人祖景仁左僕射父恂鄱陽太守孺子少與
放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音律家貧求為西陽太守與王車騎張宴桐臺孺子
吹笙王自起舞既而歎曰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南史曰王彧字景文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祖穆司徒謐之長兄父僧朗尚書景文美風姿好言理少與
謝莊齊名為從叔珠所知
張征北為吳興南史曰張永字景雲吳郡吳人會稽太守張裕子也涉獵書史能為文章
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歎供奉者了不及也
請沈驎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
張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
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
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

死爾南史曰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祖英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驎士幼俊七歲
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
喪盡禮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
張景胤小名查南史曰張敷字景胤母亡年數歲便有感慕之色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
玄言兼屬文論父邵使與高士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容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
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為中軍參軍父茂宗小名梨南史曰張
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晉瑯琊內史後仕宋終吳興太守宋文帝嘗戲之曰查
何如梨景胤答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
時未有應者張思光張融見上在下坐抗聲言曰以無道

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歎以爲佳
柳侍中(柳世隆已見)盛事墳典張思曼語之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柳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良俊按裴昭明傳亦載此事未應二人同時並有斯語

江夏王(鋒)在南徐州與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祏(王文和未詳江祏別見)並相交款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言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情王仲寶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者也(南史曰江夏王鋒字宣穎齊高帝第十二子也性方整五歲好學書十歲便能屬文出爲南徐州刺史常忽忽不樂作修栢賦以見志)

張寶積爲湘州行事時蕭穎胄在江陵寶積來腰輿詣之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既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以爲善(南史曰寶積張稷第六弟也永元中爲湘州行事蕭穎胄用爲相府諮議)

釋僧鍾南遊京邑住中興寺(梁釋慧皎高僧傳曰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屢遭嘗出壽春燕郡公請講自論導公往聽之謂人曰後生可畏眞不虛矣)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辭才勅令酬對徃復移時言無失措日影小晩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飡道固曰何爲聲聞耶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爲名對

褚彥宣少秉高節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代聞彥回拜司徒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褚淵已見南史曰褚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仕至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以一目眇不拜)

世祖在東宮日嘗於玄圃宴集沈率數勸褚司徒酒

(南史曰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侍中文季以寬雅正直見知沈攸之反齊高帝用爲太子右衛率)司徒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沈率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譏司徒事二姓)

褚司徒甚重殷長史(南史曰殷叡陳郡人王奐壻也奐敗伏誅)嘗語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殷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固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

周彥倫清貧寡欲終日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南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僕射顗七世孫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柳歸鄉相顒少爲族祖朗所

知解褐爲陵國侍郎轉著作遷起居注

衛將軍王儉嘗問彥倫曰卿山中何所食彥倫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南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祖曇首父僧綽儉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仕至中書監

文惠太子南齊書曰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世祖長子也嘗問周彥倫菜食何味最佳彥倫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周彥倫少從外氏臧車騎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能文惠太子使彥倫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彥倫換之彥倫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宗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斥山木南史隱逸傳曰宗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南陽涅人炳之孫世家居江陵性靜退不樂人間

齊世祖幸豫章王東田宴南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諸王咸在獨不召武陵王南史曰武陵昭王曅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剛穎俊出工弈棊豫章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武陵至使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帝神色甚怪豫章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遂釋然

永明末京邑人士咸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南齊書曰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劉士章爲後進領袖機悟

多能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上里人劉勔子也初爲齊高帝行參軍仕累轉大司馬從事中郎時張思光周彥倫張融周顒並已見並有言工張音旨緩韻周辭致綺捷士章言吐又頻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

何義方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梁書良吏傳曰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每戲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梁高祖遣王領軍昊聘何子季領軍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身理不何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三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聘識今又蒙旌賁甚願一詣闕但比腰腳大惡此心不遂耳

阮居士嘗與吳郡范元琰同徵不起梁書曰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父彥之宋從事中郎孝緒少懷栖遁屏居人外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陳郡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居士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梁書曰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分爲三品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跡存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爲有爲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迷實失宗喪丘曰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齊本方見嫌泥

丘足故不足共得一之主闕彼明智囂之之後獨悽
鑒識然聖已極照反創其蹟賢未居宗更言其本民
由蹟滋拯世非聖不能本典明理在賢可照若
能體滋本頭語彼仰揚則孔非之意其過半矣

阮居士嘗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廊室若使麋麈可騎何以異夫騏驥

王文南史曰王份字季文琅琊人祖僧朗宋尚書右僕射父粹黃門侍郎份仕官侍中丹陽尹兄子肅在北屢引魏人來侵擾場南史曰王奐字道明景文兄子也為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擅自殺之臺徵不就裴叔業於壽春起兵攻奐奐斬之奐長子融融弟琛琛弟而琛孚肅秉並奔魏世祖嘗因侍坐從容問季文曰近有北信不季文斂容答曰肅既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

王侍中王份嘗因侍宴高祖問群臣朕為有為無侍中答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蕭引書法遒逸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南史曰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曾祖思話祖惠休父介並有名引方正有器度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為西昌侯主簿侯景之亂奔嶺表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

徐孝穆陵別見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孝穆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北史曰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少機警不拘細行從父在邊好習騎射後折節讀書精力不輟以文華顯除大學博士至中書監孝穆從容答曰前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北史曰王昕字元景臨淄人父雲魏雍州刺史昕少聰敏涉獵史書有人志仁秘書丞文負盛於時之出見陪故武帝以昕好學有禮常甚褒廣韶義殷勤孚有其人之官眾驗佳揚州刺史

何氏語林卷之四

何氏語林卷之五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言語第二下

蘇珍之小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珍之答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 北史曰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父備魏衛尉瓊隨父在邊東荊州刺史曹芝之署爲長流參軍辟文襄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勞勉

魏愷辭青州長史魏帝放還家禁不復用沉廢積年後遇楊愔於路徵自披陳楊曰發詔授官皆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與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數日用爲霍州刺史 北史曰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親是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處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沉廢積年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閒放之致與瑯琊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知而不顧嵇生性情鍾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王以爲然 魏書曰盧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閒雅致歷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言撰中表實錄二十卷

劉獻之博觀衆籍人有從之學者輒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以四科要惟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多聞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由是學者高其行義不敢造門 北史曰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少孤貧雅好詩傳博覽家籍晝夜孳孳至京辭病而還孝文幸中山徵典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因以疾辭

魏佛助 魏收已見 小字盛稱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 北齊書曰盧詢祖字子行襲爵後辭譎俶儻不羈年十六中山爲人作碑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邢子才後復爲文又兼工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由是魏收求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大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由是再被笞辱落泊不調楊遵彥薦於官署司空行參軍兼散騎侍郎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 謂當和士開言士開當權文士皆輻湊其門也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邢大賞其敏贍 李百藥齊書曰邢劭字子才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言

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負爲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後欲諳既倦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官至國子祭酒

盧詢祖初拜大夏男有宿德朝士戲之曰大夏初成盧即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北齊書曰盧詢祖范陽涿人祖父偉封大夏男父恭道早卒詢祖襲爵有術學文辭華美爲後生之俊舉秀才官司徒記室

北使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偶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答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李諧別見郡國志曰潤州長命洲梁武帝放生處

瑯琊王肅在南時好茗飲蓴羹過北又好羊肉酪漿嘗云羊陸產之宗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

邾莒小國唯茗飲不中與酪漿作奴北人呼茗飲爲酪奴

賈思伯至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言北史曰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思伯累遷中書侍郎爲孝文所知

杜之松在河中唐詩紀事曰杜之松貞觀中爲河中刺史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唐書曰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少與李播呂才爲莫逆之交大業中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躬耕東皋時人號東皋子或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諷詠臨

終遺命薄葬豫自爲墓誌

王世充平後唐書曰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頗涉經史尤好兵法開皇中拜儀同後僭位國號鄭建元開明蘇世長以漢南歸國高祖責其後服世長頓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唐書曰蘇世長雍州武功人祖彤後魏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周武帝召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論語問何所言曰孝經云爲國者不敢侮鰥寡論語云爲政以德武帝善其對令于虎門館讀書王世充僭號署行臺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鎮襄陽洛陽平世長首勸弘烈歸降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爲非便高宗語侍臣曰五載一巡此蓋典禮朕欲幸涼州中外咸謂非宜何也衆未有對詳刑大夫來公敏曰陛

下巡幸涼州式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義臣下竊有所疑伏以高麗雖平扶餘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供待車駕備擬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

潘師正居嵩山逍遥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唐書曰潘師正趙州贊皇人少以孝聞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知遠盡得其術居嵩山積二十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帝賜體元先生

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謙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謂

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唐書曰田游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太白山遇林泉會意留連不能去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帝後營奉天宮幸巖先居宮側特令勿毀仍題曰處士田游巖宅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唐書曰徐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除蒲州司法參軍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斥罰之由是終於代不戮一人

魏元忠既復官因侍宴天后問曰卿累負謗鑠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作羹爾劉昫唐書曰魏元忠宋州宋城人本名真宰以避則天母號改焉志氣倜儻不以舉薦為意累年不調後上封事高宗歎異之累官侍中為宗楚客所誣貶務州卒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帝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臣鴻敢不忠信奉見唐書曰盧鴻一字浩然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善籀篆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備禮再徵不至後一歲召至東都辭還山賜隱居之服并草堂一所恩禮甚厚

蘇昌容拜僕射蘇瓌已見當時拜官例許進食名為燒尾昌容獨無所進將作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宋祁唐書曰宗晉卿楚客弟其先南陽人兄弟並坐姦贓流嶺外昌容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封氏聞見記曰凡新羊入羣為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故初拜官朋僚合宴謂之燒尾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子奢以此為對

賀知章拜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劉昫唐書曰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族孫少以文詞知名陸象先在中書引為太常博士開元中張說為麗正殿修書使奏請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同撰六典累年不說後轉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時源乾曜與張說同在政府張說已見唐書曰源乾曜相州臨漳人隋刑部侍郎師之孫父直心高宗時司刑太常伯坐事配流嶺南乾曜開元中官至黃門侍郎乾曜問張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使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張曰侍郎自皇朝以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兼美無以居之然終是具員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實為最

玄宗嘗問吳筠道法筠答曰道法之精無如老子五千文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札耳劉昫唐書曰吳筠魯中儒士少通經義屬文性高潔不求流俗入嵩山依潘師正為道士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東遊天台在剡與文士為詩酒之會所著歌篇傳於京師玄宗聞之遣使徵之既至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胷次吞雲夢筆頭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劉昫唐書曰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

驚因家始興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十三以書干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玄宗在東宮舉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累官中書令

李揆致仕居東都杜司徒能淮海入洛見之言及舉事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唐書曰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秦府學士玄道玄孫秘書監成務之子少好學善屬文乾元初兼禮部侍郎揆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設疑防索深昧求賢之意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床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遷中書侍郎之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當獻替肅宗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illegible]第一之說

李約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時平生不近粉黛多蓄古器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一猿名山公初至金陵於府主李錡坐屢贊招隱寺之勝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約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莓遮古松用綵物裹腹瀑泉指泉音樂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廳也 李約已見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如公止提綾紋刺三百爲名利奴顏勝已而搜杞囊集三百刺 劉昫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洛陽奕遇害杞以門蔭補率府兵曹徵爲御史中丞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屛姬侍杞至子儀悉屛去獨隱几待之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糾彈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爲門下侍郎

憲宗嘗問趙相曰人言卿在荆州毬場草生何也趙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往來上爲之啓齒 劉昫唐書曰趙宗儒字秉文父驊秘書少監宗儒授校書郎貞元中遷給事中與崔損同拜平章事罷爲右庶子端居守道德宗嘉之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閉門六年故有此拜

柳誠懸已見 公權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人問之答曰聞樂令人驕怠

白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戶但運爺子母丹不知何日成耳 劉昫唐書曰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也[illegible]尚書建之仍孫祖鍠父季庚世敦儒業居易聰慧絕人貞元十四年[illegible]科授秘書郎元和中集賢校理文辭富豔尤精詩筆所著歌詩[illegible]箴時之病補政之闕士君子多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納諫思理渴聞讜言召入翰林爲學士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宋祁唐書隱逸傳曰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時謂今接輿也 唐詩紀事曰張志和字子同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

經肅宗時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真子兄鶴齡恐其遁世爲築室越州東郭與陸羽往還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文宗喜經術唐書曰文宗諱昂穆宗第二子寶曆二年敬宗遇害乙巳即位于宣政殿唐詩紀事曰帝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每試進士多自出題所司進所試披覽吟詠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古今令宮女作恭易飲饌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命取水玉腰帶辟暑犀如意賜訓曰如意與卿爲談柄[illegible]高潔無聲樂藏白居易[illegible]賦[illegible]之[illegible]宰相李石因言施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嘗見之穿鑿之學徒爲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泉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劉昫唐書曰李石字中玉隴西人擧進士有方略尤精史術文宗以李德裕李宗閔朋黨相傾宿素大臣疑不任用意在擢進孤立石自戶部侍郎平章事　李肇國史補曰大曆已後專學者有施士匄春秋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粃滓菁華乃出唐書曰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七歲能爲文與牛僧孺李宗閔權德輿皆貢舉門生情義相得進退取捨多[illegible]開成二年以戶部侍郎平章事

高貞公郢在中書九年家無制草或問前輩皆有制集公何獨焚之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唐書曰高郢字公楚[illegible]渤海蓨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illegible][illegible]嘗以僧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illegible]官中書侍郎

明宗不豫馮道已見入問疾道言寢膳之間尤宜調攝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周祖請馮道詣徐州册湘陰公爲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謬語令爲謬語人

江南李昪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栖霞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illegible]

宋太祖從周世宗南征有人讒於世宗言太祖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伺之果有能從今引入行在開視唯書數千卷世宗召太祖諭之曰卿爲朕將帥辟疆宇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爲太祖謝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觀覽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善其對

太祖召見道士蘇澄隱[illegible]學多識道術[illegible]祖北征時召見之隱年九十形氣不衰帝欲留居建隆觀隱曰帝都紛華非野人所宜處上訪以養生之術隱曰養生之術不過清心鍊氣耳帝王之道則異於此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軒轅帝堯享國延年率由此道帝甚嘉之

宋祖草昧思求異人詔田徵君誥公車會父喪不赴皇朝類苑曰田徵君名告字象賢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於希夷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祖詔誥公車弁父喪不至淳化中韓丕言於天子召赴闕詔書入門而卒田東遊過濮止王元之舍元之勉進其道後得水樹於濟南明水將終焉司馬溫公涑水紀聞曰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少善屬文舉進士知長洲縣太宗召直史館總周歲遂知制誥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罷翰林學士後落職知黃州致書徐常侍徐鉉已見質其去就徐答曰負鼎叩角顧廬巢巖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田遂決高蹈之計

真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魏泰東軒筆錄曰陳摶字圖南有經世之才生唐末厭五代之亂入武當山學神仙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二年後隱於華山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寇萊公遺事曰公諱準字平仲華州人太宗幸魏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寔以貴顯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輒退縮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丁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真宗欣然嘉納東都事畧曰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比之韓柳其名大振真宗朝拜相以擅移皇堂貶崖州司戶東軒筆錄曰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姦邪及猶迎用卿啓真宗以神仙之事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

范文正已見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水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怳若自失王沂公筆錄曰公諱曾字孝先青城人自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戲之曰狀元試二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仁宗朝為相封沂國公

范文正嘗問琴理於崔遵度崔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書是也王君玉國老談苑曰遵度為太子諭德方正清素尤精於琴著琴箋

宋景文言為文是靜中一業東都事畧曰宋祁字子京與兄庠同試禮部奏名第一章獻曰弟可先兄乎乃以郊為第一而祁為第十修唐書成拜翰林學士承旨諡景文歐陽公歸田錄曰宋郊與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當時稱為二宋

宋景文言莊周云送君者皆自涯而返君自茲遠矣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道學名臣言行錄曰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三十來遊于洛葬親伊川遂為河南人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薦授將作監簿熙寧初中丞呂誨復薦補潁州團練推官稱疾不之官卒贈秘書省著作諡康節

歐陽公嘗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邵氏聞見錄曰公不喜肩輿山行亦乘馬路險則杖策以行

程正叔呂氏童蒙訓曰小程先生名頤字正叔舉進士不中不復試元祐初正獻公與司馬溫公同薦遂召用侍講禁中旋又罷去貶涪州元符還洛卒于家學者謂之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又謂伊川先生語其兄明道曰道學名臣言行錄曰程顥字伯淳河南人生而神氣秀異異於常兒踰冠舉進士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卒官宗正寺丞學者稱爲明道先生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王荊公謂呂晦叔呂公著已見曰漢元晚節劉向數上疏切諫疑太犯分晦叔曰有貴戚之卿邵氏聞見錄曰呂晦叔王介甫同爲館職當時閣中皆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治亂衆人之論必止於介甫介甫之論又爲晦叔止也一日論劉向當漢末言天下事反覆不休或以爲知忠義或以爲不達時變議未決介甫來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強聒人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衆乃服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荊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王荊公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小憇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盡弃之而去荊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闕富貴如群兒作

息乃可耳葉夢得石林詩話曰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法所至脩然而工於詩王荊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來公尤愛重之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荊公時爲館職頗右之既而功不成仲昌以贓敗劉侍讀戲荊公曰要當如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荊公荅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鄙宗夷甫也但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劉原父行狀曰公諱敞字原父袁州臨江人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誌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畧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內侍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入繼大統

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甚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荊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

子112 062

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子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買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産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慚今荊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保國稱善陶朱新錄元祐黨人碑有宋保國名姓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捫虱新話曰公嘗自言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肺腑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盡而已而世或記疏以爲怨咎蓋實録也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

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

蘇長公自黃移汝道出金陵見介甫甚歡長公曰某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長公辯前日事長公曰某所言天下事介甫色定長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乎介甫舉兩指示長公曰二事皆惠卿啓之某在外安敢言長公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上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豈得以常禮自處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言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畏惠卿恐長公泄之也介甫又語長公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乃可長公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

楊次公留心釋教嘗因上殿神考頗問佛法楊並不詳答直云佛法實亦有助吾教既歸人言聖主難遇

次公平日所學如此今乃唯唯何也楊曰朝廷端欵明辯吾懼度作導師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少有名于時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爲子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以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爲然東都事畧曰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爲集賢校勘王安石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爲檢詳安石去位薦爲參知政事

劉道原名恕已見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嘗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何得齎以自隨

蔣之奇旣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爲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即佛印）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穎叔在後蔣大喜（朱彧可談曰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冲卿爲上相擁癭生頸間一日立朝上瞻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眞項安節也 東都事畧曰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少游歐陽公之門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所至以治辦稱官至觀文殿學士）

馮當世晚年好佛（東都事畧曰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初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薦至廷對俱第一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京知制誥日韓琦爲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弼弼使往見之京曰公爲宰相而京不妄謁諸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官參知政事諡文簡）知幷州曰以書寄王平甫曰幷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按

東坡與劉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魏泰東軒筆錄曰劉攽字貢父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亦屢以犯人）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青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一日舉似劉貢父貢父曰前數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李公擇云余嘗雪中過范堯夫（已見）于西府先有五客在坐寻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溫酒來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東都事畧曰李常字公擇南康軍建昌人幼力學舉進士調宣州觀察推官方重自持人畏憚之）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劉恕已見）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爲之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徐度却掃編曰劉羲仲字壯輿劉道原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羲仲世其家學）

劉壯輿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元祐中北虜使劉霄入賀蘇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公馬小蹶劉即前訊曰馬驚無苦否公應曰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蘇長公云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

行橫交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蘇長公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

文潞公帥長安五朝名臣言行錄曰文彦博字寬夫汾州人位至丞相封潞國忠烈公趙康公錄曰寶元中河東闕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郇公言縉紳間說文彦博磊落有稱呂許公曰恨不識也可召來面論之明日召至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自殿中侍御史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見石才叔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愛玩不已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咸稱公臨本爲真才叔不出一語以辯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王明清玉照新志曰石蒼舒字才叔雍人也與山谷遊從尤妙筆札家畜圖書甚富

黃太史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胷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山谷年譜曰公諱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治平丙午進鄉擧詩題出野無遺賢慮笑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月傅巖深鎖煙擊節稱賞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遂擢首選歷官著作佐郎兼史館

晏景初請一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麪湯餅乎景初曰有麪則拙婦亦辦矣僧慙而退宋史曰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於程頤

岳武穆嘗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不武穆答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竟鎮南渡上將傳曰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性剛直天資敏悟強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設祭具酒肉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

虞雍公既却逆亮於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時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坐相與勞問畢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警報沓至亮懲前衂將敗圖瓜洲坐上皆恐葉四顧久之酌卮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便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相望勉爲國家卒此勳業雍公受之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

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為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雍公竟如鎮江亮不克渡而弒自此簡上知馴致兇柄

金國與西夏議和翰林待制馮延登為使時李獻甫以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至以歲幣為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易君臣之名為兄弟之國兄輸弟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疋典故具在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為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王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弊邑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金史曰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也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為人有幹局心所至則絕人遠甚時人稱其精神滿腹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咸陽簿累官鎮南節度使

中統初許魯齋應召赴都日元史曰許衡字平仲懷之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稍長嗜學如饑渴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伊洛程氏之書益大有得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召至京師道謁劉[illegible]脩先生靜脩言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後至元中徵靜脩至以為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及召為翰林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答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元史曰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及得程朱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性不苟合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

元憲宗時以忙哥撒兒為斷事官之長其位在三公之上猶漢之大將軍也既拜命出帳殿外歛橐坐熊席其僚列坐左右者四十人忙哥撒兒問曰主上以我長此官諸公其為我言當以何道守官衆皆默然有夏人和斡居下坐進曰夫札魯忽赤之道猶宰之刲羊也解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忙哥撒兒聞之即起入帳內衆不知所為皆咎和斡失言既入乃為帝言之帝召和斡命之步曰是可用之才也和斡由是知名元史曰忙哥撒兒察哈札剌兒氏祖搠阿父那海少事烈祖忙哥撒兒事憲宗恭謹過其父憲宗在藩邸深知之

胡汲仲先生言終今之世無善治之日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黃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伏

吳定翁嘗言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

爲名言元史曰吳定翁字仲谷臨川人其先宋初自金陵來徙定翁幼穎悟如成人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爲詩辭薦相望而終不起程鉅夫貽之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例相望足下耿耿如王人而不可得見乎

李术魯翀在翰林日嘗進講罷上顧問曰三教何者爲優魯翀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爾則儒爲賤耶魯翀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其可一日闕哉上大說元史曰字术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與與雅學者仰爲表儀論者謂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

至正中徵處士脫因伯顏杜本張瑾爲翰林待制或議以爲擢用太峻左丞相帖木兒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而朝廷有求於隱士當時以爲名言

何氏語林卷之五

何氏語林卷之六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政事第三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因子產遺訓故言承敝易變之道大率如此余觀孔子雅言及古稱循吏炳煥竹素者何嘗用猛哉太史公曰奉法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斯言是矣善哉劉貢長之言曰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此語可著令甲苟用此道雖聖人之篤恭玄默何以加諸

卓茂爲密令有人詣茂言亭長受其米肉茂問此人亭長爲從汝求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

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酈道元水經注曰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溫仁寬雅恭而有禮人有認其馬者茂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遂挽車而去後馬主得馬謝而還之任黃門郎遷密令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百姓為之立祠享祀不輟矣東觀漢記曰茂恬蕩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己在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

孔君魚為姑臧長清儉過下有譏之者答曰奮身處脂膏不能自潤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守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前長居官數月即致貲產奮在姑臧四歲財物不增唯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

鄭尚書在淮陰范曄後漢書曰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從淮陰太守四遷為尚書令

消息繇賦政不煩苛郡中大旱自出行春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謝承後漢書曰弘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

龐仲達為漢陽太守司馬彪續漢書曰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官至太尉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仲達到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仲達在職抑強助弱果以惠政得民

任延為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更始中以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

延叔堅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祀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延篤別見

陳昭公守廣漢入為大司農范曄後漢書曰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祖咸哀平間尚書寵性周密每事務於寬厚由廣漢太守入為大司農後為司空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號為任職相帝問在郡何以為理昭公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少好俠尚氣晚更改節敦儒習尚書讀律令略

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為洛陽令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

袁司徒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言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守牧錮人於聖世尹不忍為也聞者皆感激自厲袁安已見

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范滂已見謝承後漢書曰宗資字叔都南陽安眾人家代為漢名臣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謝承後漢書曰成瑨少修仁義以清名見稱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多豪強中官爪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中常侍親外覽張子禁恃勢不畏法網功曹岑晊勸使捕子禁付究獄

皆殺之朴亦竄增下獄死范曄後漢書曰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皆與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意二郡為之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宗叔都宗資已見在汝南請范孟博為功曹范在職嚴整疾惡人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天下稱之

范孟博外甥西平李頌是公族子孫行義為鄉里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屬汝南太守宗資資用為吏時孟博在功曹心非其人寢而不召資怒亦笞佐朱零零仰謝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謝承後漢書曰宗資責問書佐朱零零以告滂滂曰答教言曰寧鼠滂之弟子豈不樂其升進緣絕汙穢小人不宜玷塵清朝不敢以自私人是以不召

陳仲舉為樂安太守司馬彪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舉孝廉除郎中丁母憂去官周景辟從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後李固表薦徵拜議郎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續漢志曰樂安本名千乘和帝更名樂安郡人周孟玉清潔之士張璠漢紀曰璆字孟玉臨淮人有美名前後太守禮命皆不至獨仲舉能致焉仲舉大加寵異字而不名特置一榻去則懸之袁山松後漢書曰璆為樂城令逍遙無事縣中大治去官徵聘不至陳蕃為太守璆來置榻去懸之

陳仲舉在樂安郡縣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止居其中行服積二十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仲舉就與相見言次問及妻子宣有五子皆服中所生仲舉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瀆故也況乃寢宿冢藏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汚鬼神乎遂致其罪

孔文舉孔融已見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爰金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二斛後之復言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

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秦子曰夫盈而不哭者以為蘊於養毋此哭而見殺者以為表而不實也

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臨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廄中十許日告歸臨辭質賜絹一匹為道路糧威跪問曰大人清廉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荊州刺史以忠清顯

胡質在荊州其子威省覲告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

因與爲伴每事相助經營又進少飯咸疑容加誘問
知是都督謝而遣之後以白簡賚杖都督一百除其
吏名

裴潛爲兖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壁（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荆州劉表待之賓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王夷甫（王衍已見）爲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自理

陶公（陶侃已見）明識過人臨荆州時勑武昌道上種柳人
有竊之植于其家陶見而識之問何以盜官柳種子
時以爲神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
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
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王丞相（王導已見）薨後庾季堅代相綱密刑峻（晉書曰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爲庾氏之寶）殷洪喬（殷氏譜曰殷羨字洪喬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光祿勳）
出行過收捕者於途慨
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班固漢書曰丙吉爲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鬭者死傷横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殷光祿（殷羨）嘗從容謂庾季堅曰卿輩自是綱目不
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王導已見）故能行無理事
謝太傅每歎詠此唱

東海王越臨兖州以江應元爲別駕委以州事（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少時太傅參軍事中郎實子當以貴顯重雅敬君愛每云當今何以爲治徒方民望者江生也）其人與應元言曰昔王子師（王允已見）爲豫州未下車辟
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荀爽孔融已見）二貴州人士有堪
應此者不應元舉郗鑒爲賢良阮修爲直言程收爲
方正時稱其得人（郗鑒別見阮修已見王隱晉書曰程收字敬濟北人）

劉尹在郡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好訟官長諸
郡往往爲相擧正劉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
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
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
遂寢不問（劉尹別傳曰惔字真長沛國蕭人漢氏之後有雅識鑒單門惟恭晏安如歷侍中丹陽尹爲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孫安國（孫盛已見）爲長沙太守頗營資貨桓溫遣部從事
至郡察知之重其高名不時即劾盛與溫牋辭旨放
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
鷹鸇搏鷙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牋復遣從

卓按之贓賄狼籍檻車收戚到州捨而不罪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爲秘書監篤尚好學自少及長手常不釋卷既爲史官乃著二國晉陽秋

何良後曰小人黷貨固惟其常苟求廉潔自將正當責之賢者桓元子當察舉之寄實宜觴厲頹流使屬城聽采以彰軌物今孫戚贓賄狼籍乃獨以名高不劾及以放蕩致隙始復按之罪狀既明又捨而不問將使小人因之有辭而中才猶或自沮求之舉措俱爲失據於是爲失政刑矣

吳隱之已見爲廣州刺史此地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遂多黷貨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廉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逾厲清操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常食不過菜及乾魚

顧覬之除山陰令山陰劇邑民戶三萬前令晝夜不得休寐猶不舉覬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庭閑寂宋世稱山陰務簡而理者郡莫及宋書曰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高祖謙晉陸機妹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掾覬之初爲郡主簿謝晦爲荊州以爲衛軍參軍與其雅素相知待

孔覬已見在郡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雜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志崇儉素宋世並稱清約

孔思遠代庾徽之爲御史中丞庾性豪侈服玩甚華思遠衣冠器用莫不齊率時議墨令史並三吳富人初有轝之之貴後見思遠蓬首緩帶風貌清嚴便重迹屏氣莫敢欺犯李延壽南史曰庾徽之字景猷潁川[illegible]

孔思遠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爲後軍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理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劉損爲吳郡太守至閶門便入泰伯廟時廟室頹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風烈尚可髣髴衛守一何摧頹即發教整葺也李延壽南史曰劉損字子騫彭城人[illegible]以殺貴顯[illegible]不敢[illegible]其異[illegible]每還京口不敢以鞍[illegible]入鎮之門損贈太常

張景山歷三府諮議事無情得多無異同或問景山至上既幼執事多門君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景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何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南史曰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張裕子也州辟從事累遷南中郎參軍[illegible]

沈瓚之在丹徒性至踈直自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曰至逐鎖繫尚方南史曰沈瓚之吳興武康人為丹徒令以清廉抵罪在獄之數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瓚之自言願一見天子上召問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得罪言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為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後上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常歲儉良節忽牓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齊春秋曰何敬叔為長城令在縣清廉不受饋

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來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南史曰劉玄明臨淮人官至司農卿後傅翽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孔平仲續世說曰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令並臨著奇績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傅翽居官有名為吳令時徙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

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傅答曰惟勤而能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不擬滯廉深服其言南史曰傅翽北地靈州人祖僧祐山陰令父琰為建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謂之傅聖翽位至驃騎諮議

顧憲之為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為顧建康言其清醇也南史曰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祖覬之湘州刺史憲之官尚書吏部郎中宋時覬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

傅常侍已見為臨海郡臨海先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常侍曰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教令勿封

安成王初臨江州南史曰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梁文帝第七子仕齊太子舍人梁朝建封安成郡王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尤好人物世以二安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疏賤帝益賢之前刺史取陶徵士曾孫為里司安成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嗣即日辟為西曹

王綸之為豫章下車曰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南史曰王綸之字元章王敬弘之曾孫為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袁粲聞而歎曰貴游居此位者不以文記為高自綸之始歷侍中出為豫章

太守

孔光祿除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光祿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光祿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南史曰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曾祖琇之江夏內史祖琛太子舍人父幼孫無錫令奐仕齊爲建康令梁武受禪除晉陵太守大建中爲吏部尚書甚有鑒裁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諸人莫不悅服

郎世業泛涉典籍清愼無所營嘗語人曰仕官之所木杭亦不須作況過於此唯頗令人寫書樊子蓋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世業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三國典略曰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獄內穭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門庭虛寂無復訴訟時謂之神門及代去有老人丁金剛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過人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北史曰宋世良字元友西河介休人魏孝莊時拜清河太守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

蘇瓊爲清河太守清愼無私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道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

上事遂焚其券蘇瓊已見

高僕射高熲別見每以盤盛粉置於卧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記錄入朝行之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遽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言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羇旅訴者乎昉遂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貟半千調武陟尉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頼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惠出一尉尚何罪耶半千遂得釋薛元超別見殷子良未詳以幾璋磬雜志曰白水居民據得讖石是負半千裏六十八代祖出入龍本姓劉彭城人以其貌正似伍員遂賜姓員以文苑傳曰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少與何彥先同師王義方義方奇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生足下當之制服喪畢而去上元初授武陟尉清[illegible]文館學士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劉昫唐書曰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少耿介有大節博學工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

(之色見天甚重之玄宗頗眷 官至尚書右丞相封廣平郡公)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封氏聞見記曰嚴安之爲赤縣尉有力行猛政)

裴耀卿勤於政事夜閱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夕白吏初有聲至滿盈則急鳴裴呼爲知更雀(劉餗 唐書曰耀卿戶部尚書守真子也少聰敏解屬文弱冠舉童子上書[illegible]補相王府典籤睿宗在藩甚重之[illegible]覽文學甚精[illegible]詳更直以備顧問府中稱爲學直後遷京兆尹黃門侍郎充轉運使)

李林甫姦邪陰賊妬嫉賢能至於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體當時雖正直之士多被擯害而尋常仕進者各獲其分至開成間人猶呼爲李右座而不名(劉餗 唐書曰林甫高祖從父弟叔良之孫天寶中以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性陰密城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台衡動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秉鈞二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爲寃)

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參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因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崇義促使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爾命吏人連紙進筆遂爲省閱一日都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唐書曰[illegible])

裴滋爲洋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爲政([illegible])[illegible]徵爲金吾大將軍以揚於陵代

之百姓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裴公政人皆羅拜([illegible])

盧坦在江淮時旱儉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不來耳不如任之既而商賈以米坌至又多貸兵食出諸市中米價頓平(唐書曰盧坦字保衡)

李德裕在浙西(河南洛陽人初爲義成軍判官累遷中丞出爲宣歙觀察使)曰南方信機巫父母癘疾人子厭棄

不肯收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無可棄之義數年惡俗大變（劉昫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元和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元和初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十一年得殿中侍御史穆宗召入翰林轉中書舍人後李逢吉欲引牛僧孺爲相懼德裕於與李紳上之出爲浙西觀察使）

李德裕初作相兩街使請准例每早朝令兵衛送德裕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當無事之時何勞武備衛送宜停

白傅（白樂天已見）爲郡日恩信及民百姓皆愛而思之嘗植檜數本於郡圃後人目爲白公檜以比甘棠

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已見）言臣往年從事西蜀中元日嘗詣佛寺見故劍南節度使韋皐圖形百姓至者先拜而後謁佛至欲有泣者臣訪於故老皆曰令公恩深於蜀方百姓稅重令公輸年全放自令公後無此惠澤百姓窮困追思益切（劉昫唐書曰韋皐字城武京兆人貞元元年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功加檢校司徒中書令封南康郡王）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逐史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劉昫唐書曰令狐楚字殼士家世儒素楚善屬文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皆辟在事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諠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官尚書僕射封彭陽郡公謚曰文）

文宗（已見）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先欲賜者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待詔賜且待別日

趙中令爲相日於廳事屏風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機宜文字者悉置於中滿即焚之通衢（東都事畧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沉厚有大略宋太祖受禪以佐命功累官中書令）

李文靖（李沆已見）爲相當太平之際凡有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報罷曰用此報國（湘山野錄曰李公嘗被同年馮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爲無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以此報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illegible]一一行之所傷實多陸象先曰[illegible]人[illegible]苟[illegible]之進豈[illegible]比日方銳不[illegible]故也）

宋世京畿及各郡皆有激賞庫遇府帑竭發郡家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輒被擒獲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媼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卻來局取養之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道無拋棄者信乎仁澤之周也

五代以來軍卒陵將帥胥吏[illegible]長官餘風至宋猶未

盡除張乖崖張詠已見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錢若水字澹成河南人雍熙士官至同知樞密院事時有富民女奴逃亡父母訟於州州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皆覆實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錄事詣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

錢欲出其死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若水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因密送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從簾中推女奴示之父母指之而泣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則某滅族矣知州言此推官之賜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又欲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知州歎服司馬溫公涑水記聞曰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賠奉贖銅耳既而果為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如此數次

謝諫議知襄州曰張密學逸為鄧城令有善政鄧去襄城度漢水才十餘里謝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於野外同酌吟嘯終日而去宋史謝泌字宗源歙州人少好學有志操舉貢中知宣州一見奇之累官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墨客揮犀曰謝諫議名知人專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薦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焚香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能吏乃對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與大郡皆有能名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約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魏公王旦已見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從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

張師德謁向文簡向敏中別見曰師德兩詣王相公王旦已見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王曰可惜張師德向問何謂王曰累於上前説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師德是狀元張去華子師德又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奔競而得使無階者何如向方以師德意啓之公曰某處

安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因稱師德適
有關望公弗遺公曰第綏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
激薄俗也

蔣侍郎（蔣堂已見）為江淮轉運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
投書即還有一縣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呵逐亦
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別見）在
坐頗駭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必
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令如此乃為一簡答之方去
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延與後
卒為名臣或云是天章閣待制杜杞（涑水記聞曰杜杞字偉長為河

南轉運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誘出之因為設宴飲以漫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因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氣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
達道皆所素重其為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
未叙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
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深文不因
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滕達道別見東都事畧曰孫沔字元規會稽人為人明敏果敢有材知衡山縣上書言事以切直謫監衢州酒稅移通州楚州所至皆有聲召為右正言拜樞密副使契丹使請觀太廟樂宰相言非祠享不可習以理折之乃謂使臣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觀之自是不敢復請卒官觀文殿學士諡威敏）

皇祐中吳大饑時范文正領浙西吳人喜競渡好
為佛寺文正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居民空
巷出遊大興工役諸寺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
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
耗民力文正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
之財以惠貧者服力之人仰食公私無慮數萬荒政
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人
以為文正之惠

富韓公在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公常自以為功語

人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邵氏聞見錄曰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遊場屋穆伯長見而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後果登大科位至丞相封韓國公諡文忠）

歐陽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小時為三班奉職勾當滁
州一鎮公守滁日有書生為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
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
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
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
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為延譽卒成聞人（宋史曰王向字子直福建候官人王回弟也為文長於序事嘗作公默先生傳）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包之政勵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呂氏家塾記曰包拯字希仁嘗為京尹令行禁止天下皆呼為包待制又曰包家故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見獄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貪污者曰你一箇司馬家蓋當時亦稱司馬君實為司馬家

謝希深幼子景平監光化軍稅有一兵官為本廳軍員所持憂憤不樂景平一日問之兵官語其事景平曰君第自解去吾必能報之兵官既去景平呼軍員責之曰老兵何敢把持兵官使罷任去軍員無賴大

言曰景平但可飲酒擊鞠耳此事何能預景平以犯階級送獄獄成決配之希深一時有大名其諸子皆賢景平最幼尚有家風龔明之中吳紀聞曰謝絳字希深太子賓客濤之子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寶元初知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子景初景温皆為名儒

孫夢得為中丞東都事畧曰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為樓而置其上蜀人謂之書樓孫氏抃中甲科官翰林學士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唐介方見東都事畧曰吳中復字仲庶興國軍人孫抃薦為御史彈宰相梁適罷判虔州後知永興軍關右大旱中貴奏請賑卹執政遣使案驗誣以不實坐奪一官為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或人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耻爲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俱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司馬文正公作相日親書牓稿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眾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

訪請不語及

高宗視師金陵時張魏公為守張浚已見楊和王領殿前司有卒夜出與兵馬都監喧競卒訴之公判曰都監夜巡職也禁兵酉點後不許出營法也牒宿衛司照條行和王不得已命斬之

張魏公守金陵日嘗葺學有一士人投牒取視則爭博也公立判云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大窘引去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以白檜檜即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亟諭

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鐵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藏所蓄爭取金粟物價大昂泉溢於市

曲端爲涇原都統日張魏公嘗按視其軍端執撾以軍禮見營中閴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端於庭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既而欲盡閱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公大加獎異周公謹曲洧聞本末曰曲端字正甫鎮戎軍人書屬文長於兵略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宣撫司都統制婁室寇邠州端屢戰皆捷據潦喝凍高望之懼而號令嚴人曰爲嘩哭郎君既而浚欲大舉未用其意先使張彬覘之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宣撫司兵已合財已足婁室以孤軍深入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己今敵可勝止婁室孤軍然將士輕脫丁搶前日我不過止合五路兵耳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兼敵之入寇因揭於我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當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彼不得耕必將取糧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間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殄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彪以其言復命浚不悅其秋兀木窺江在安黃出師會諸將議所從端力以爲不然須十年乃可端飢與浚異趣時王庶爲參謀與端有宿怨書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盡早圖之浚猜前疑復虜庭言大怒罷其兵柄謫海州團練萬安軍安置是年虜大舉軍至富平將將戰立前軍都統制出端旗以懼之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以紿我也麾軍驟至軍遂大潰後心憚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欲復左武大夫興小居任浚自興州移司閬州復用端吳玠惡之譖端後起乃言曰御爲爾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譖之浚入其說且以張中孚李彥琪趙彬降虜疑諭知其渭役端恭州置獄端赴諸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秉戰馬跌桑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冠初至獄有一官日威服後之如事上官禮端甚許之一日其人忽所云將軍功臣朝廷所知決無他遠若欲早出第手書一底狀獄司即以申主便可憑聽出矣端欣然書之有氣獄官處卷懷而去是晚即進械坐之鐵籠獄火遣之辨極驚恐渴甚求欽與之洒九竅氣血而死年問日一至今西北故老尚能言其寬而四朝觸吏錫本等之論乃曰曲端之死時論或以爲寬賀覽其狼雙自用輕復矣上縱使得志經亦難衡兄動違贊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雖吏臣爲翻公池然矢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爲過或又比之引明斬馮寢尤無謂也直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陳良翰在瑞安瑞安俗號強梗吏治尚嚴陳獨撫之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陳何術陳答曰良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宋史曰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孤事母至孝性資莊重爲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知温州瑞安縣累官太子詹事

馬人望爲度支判官會檢括戸口人望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産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遼史曰馬人望字儼叔高祖胤卿爲石晉青州刺史人望頴悟幼孤長以才學稱咸雍中第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卒謚文獻

張特立爲宣德州司候州多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

倶往謁之有五將軍者率家奴刼民羣羊特立命大索閭里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宇寧有盜羊者耶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治之豪貴斂跡民賴以全（元史曰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為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倅世宗時歸隱田里世祖特賜號中庸先生）

胡汲仲（巳見）嘗為台州寧海主簿時浙東大侵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䘏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萬屬汲仲去行旁縣汲仲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汲仲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大怒汲仲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不敢問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群嫗相聚於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嫗訟之汲仲命以牟麥寘群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使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汲仲命縛之還所竊衣

至元中鈔法不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兵部郎中趙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仍命凡左右司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元史曰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為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湖州故為湖州人父與訔生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中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於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世祖大悅）

王克敬為江浙行省參政有松江一大姓歲漕米萬石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家寧乏此耶具奏免之（元史曰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穎嘗戴道旁丞相完澤見而異之大寧朔上習尚少文而克敬孜孜為儒者事既仕為江浙行省屬累遷吏部尚書乘傳至淮安陞馮居吳中養疾元統初起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王克敬嘗為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汚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為令

益菌為濟寧路單州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未有以應時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菌至戸部以請戸部難之菌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食此者尤多豈可坐視而不救因泣下時宰大

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元史曰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聰敏好學彊記誦弱冠遊學四方藝業大進延祐中授濟寧路單州判官

嘉靖庚戌冬柘湖何氏清森閣雕梓

何氏語林卷之六

何氏語林卷之七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文學第四上

仲尼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以文學顯者二人可不謂難哉子夏序詩與六經並垂宇宙何可掩也獨子游無所考見說者以為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嗚呼夫文與義皆天地之髓也苟非得其精華者曷足以與此後世言有枝葉若與古少異矣然覽其旨義綴文理幹辭條蔚然並茂非有義根曷從生哉枝葉雖繁又烏可少也余故摭其最者著之篇使來者得以觀焉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揚子雲以為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西京雜記曰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也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作春秋繁露 太史公儒林傳曰董仲舒廣川人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

梁敬叔閉戶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 范曄後漢書曰梁竦字敬叔安定烏氏人父統太中大夫兄松尚光武女舞陰公主以誹謗下獄死竦與弟恭俱徙九真

朱公叔耽學專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
衣冠顛墜阬岸其父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朱穆
已見
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蔡中郎蔡邕別見到江東得之歎
爲高文恒秘翫以爲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
檢求其帳中果得論衡一部袁山松後漢書曰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袁冀州袁紹已見大會賓客使人要鄭康成鄭玄已見鄭最後
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
溫偉袁氏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儒者未以通儒
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鄭依方辯對咸出問表得
所未聞莫不嗟服范曄後漢書曰黨事起玄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董卓被誅蔡中郎適在司徒王允坐聞之而歎有動
於色允即收中郎治罪中郎請黥首刖足繼成漢史

張璠漢記曰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六世祖勳與鮑宣卓茂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謚貞定公邕性篤孝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范曄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與士孫瑞結謀同誅董卓
太尉馬日磾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
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
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
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
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
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

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中郎遂死獄
中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
魏文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
侃無倦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魏志曰荀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父彧尚書令任緝濟有相曾祖淑朗陵侯何劭荀粲別傳曰粲管甞不能與常人文技所友皆何晏俊荀粲汾起者歲上餘人皆同時知名之士之時儁晉人荀氏家年曰多五子惲字長倩尚中郎將陽尉侯卞淑倩御史中丞俁常武宇畏大將軍從事中郎召知名詵弟顗字景倩顗弟粲肯陽琅司苟苟懂學合開甞鄭鍾會易會互體見稱於世
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子貢稱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晏論語集解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俁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奉倩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屈

何平叔何晏已見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少子年五歲繇遣見蔣濟濟甚異之及壯有才數技藝精練名理王輔嗣王弼已見意頗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爲得

曹爽嘗集諸名德使何尚書談理時少長莫不負會魏春秋曰曹爽字昭伯魏宗室大司馬眞之子受明帝顧命輔政恣肆以不得於司馬宣王被誅中領軍聞之歎曰妙哉何平叔之論道盡其理矣魏志曰曹羲爽之弟爽用爲中領軍後爽頗縱酒作樂羲以爲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甚不悅羲以諫諭不納涕泣而起

王輔嗣與何尚書何晏已見論道其賦會文辭不如晏然

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魏志曰王弼字輔嗣父業黎族子官至尚書郎何劭王弼別傳曰弼幼而察惠好老氏通辯能言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尋爲傅嘏所知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之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其注老子爲指畧致有理統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中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晉景王聞之嗟歎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

王輔嗣與鍾士季鍾會已見善鍾之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王之思致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群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儁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爲神童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麤醜無威儀而嗜酒管輅別傳曰輅父爲瑯邪即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與瑯琊大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公明一實之儁請與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辯之士公明曰府君名士加有雅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問子春今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爲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單稱嘆不已

管公明將赴洛辭裴使君（荀綽冀州記曰裴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魏尚書令潛之少弟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裴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畧於物理不精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殆破秋毫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公明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也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味玄虛覽道無窮如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已久何足復言

黃初中有甲乙疑論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閎字仲茂諶之子爲太子文學掾）鍾元常（魏志曰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王景興（王朗別見）袁曜卿（魏志曰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父滂漢司徒渙避地江淮爲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爲布所拘留 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衆人皆重載渙取書數百卷而已）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王國士更爲唇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

虞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註（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郡爲王朗功曹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志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孔答曰聞延陵之理樂覩虞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虞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零陵太守光治孟氏易曾祖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跡闕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二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轍改定以裁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轍斯誠天子所宜爲陰陽致麟翼之道謹正書副上 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解之率少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復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嘆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術因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推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諸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少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

潘元茂作魏公冊命辭義溫雅人謂與典誥同風元茂亡後王仲宣擅名當時時人見此冊疑是仲宣所爲論者紛紜及晉王爲太傅臘日大會賓客元茂子滿時亦在焉太傅語之曰尊君作魏公冊高妙信不可及吾曾聞仲宣亦以爲不如朝廷之士始信是元茂作（潘勗已見）

邯鄲子淑初詣臨菑侯（魏畧曰邯鄲淳一名竺字子淑博學有文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宿聞

淳名固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臨菑大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正熱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劒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謂子淑曰邯鄲生何如耶乃更著衣幘整容儀與子淑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莫敢與抗及暮子淑歸對其所知歎臨菑之才謂之天人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十歲巳善作文太祖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將諸

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初封平原侯後徙臨菑植既以才見異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幾爲太子者數矣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左右並爲之說遂定爲嗣

魏武嘗辟阮元瑜張隲文士傳曰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魏丞相掾知名于時不至連見偪促遂逃入山中魏武使人焚山得之阮至召見魏武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阮不時與語使就伎人列阮既解音聲又善鼓琴遂撫絃按節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知巳死女爲悅巳翫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魏武大悅魚豢典畧曰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太祖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曹操公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孔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魏畧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檄文即琳之辭也後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責也

蔡中郎蔡邕巳見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顧元歎從學琴書顧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中郎歎異之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顧遂名雍又是中郎所歎因用元歎爲字吳志曰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連牧州郡皆有治迹歷奉常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家

人不知後代孫邵爲丞相

陸公紀容貌壯偉博學多識星歷筭數無不該覽虞仲翔舊齒名德龐士元龐統巳見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交善吳志曰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父康漢廬江太守績仕吳爲鬱林太守績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不廢著述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豫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翫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年三十二

皇甫士安皇甫謐巳見耽翫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爲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有脩短分定懸天乎虞預晉書曰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

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張茂先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晉陽秋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博覽洽聞無不貫綜晉武帝嘗問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茂先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時人比之子產孔子家語曰夫子曰子產於民為惠於學為博物吾以兄事之也

陸士衡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近夕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

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無以酬抗士衡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少年亦不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士衡怪悵還睇昨路都無民居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輔嗣也士衡由此妙達玄理或云是士龍酈道元水經註曰今尸鄉澤對魚首夾郭多墳壠焉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

衛叔寶甚有名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談遇有勝日親知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

王太尉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能通每云不知比沒當復有能通之者不王隱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乂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王處仲王敦字處仲謂太尉曰阮宣子阮脩字宣子已見可與言太尉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宣子談言寡理暢王大歎服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恒籠著窗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致宋因此玄功大進晉陽秋曰宋處宗字處宗沛國人官兗州刺史

劉殷有子七人五人各授一經餘一子授太史公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王隱晉書曰劉殷字長盛新興人

阮思曠阮裕已見不甚博學而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為言之謝叙說既畢阮以傅嘏為得於是撰數百許語精義入微聞者皆嘆味之

阮千里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詣理精辯言不足而旨有餘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阮咸子瞻夷任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仕至太子舍人

謝萬嘗作八賢論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為四隱四顯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晉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以示孫興公孫以為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時以興公義為得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

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

時人有稱庾太尉理者庾亮已見殷光祿曰此公好舉宗本槌人殷浩別傳曰父羨字洪喬光祿勳

殷中軍於佛經有所不了晉書曰殷浩字洪源陳郡長平人父羨豫章太守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善玄言爲風流談論者所宗遣人迎林公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本姓關氏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隱於餘杭山沈思道行令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五十三終于洛陽林慮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爲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大以爲然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爲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梁慧皎高僧傳曰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論化行[illegible]東方秦苻堅[illegible]遣驍騎將軍呂光伐龜茲[illegible]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illegible]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棊從在瓦棺寺前宅中王隱晉書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爲長史孝武說之徵爲黃門侍郎于時袁羊袁喬字小與人共在窗下圍棊仲堪在裏聞袁易義袁應對如流聞棊不輟意色傲然殊有餘地仲堪撰辭致難每有往復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叔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illegible]西伯

殷仲堪談理正可與韓康伯對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illegible]

相敬道在南郡嘗作四皓論以示仲堪[illegible]仲堪致難往復甚有[illegible]

[illegible]

陸平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司空（張華已見）嘗謂之曰人之爲文毎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晉陽秋曰陸機字士衡吳郡吳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儁才陸機別傳曰機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平原內史）

葛稚川曰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樗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名無所言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冲齊國人博覽史記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遘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

句即疏之徵爲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士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左賦出士衡絕歎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焉（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揚烏之儔十八刺史周浚命爲主簿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爲成都王所害）

張司空（張華已見）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成公子安少有俊才辭賦美麗張司空毎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臧榮緒晉書曰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少有俊才而口吃張華一見甚善之時人以其貧賤不重其文仕爲中書郎）

楊公回少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晉書曰楊方字公回虞預以其文示賀循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遷司徒參軍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累居著述導從之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吳越春秋并雜文筆行于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于家）諸葛道明見而奇之（諸葛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爲名賢避亂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嘗使爲文薦郡功曹時參軍虞預見而稱美（晉書曰虞預字叔寧會稽餘姚人徵士喜之弟十二而孤好學有文章爲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爲西召爲丞相行參軍所著有晉書會稽典錄）遂以示賀循循報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其文甚有奇分若果出胷臆

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群耶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爲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爲安東王循爲吳國內史）

袁彥伯（袁宏已見）才藻豔逸文章絕美爲桓大司馬（桓溫已見）記室參軍桓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袁爲東征賦徧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常侍（桓彝桓溫之父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時伏滔亦在桓公府（晉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宿與袁善苦諫之袁笑而不答公知之

甚忿又不欲令人顯問後遊青山歸命袁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公問袁聞卿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袁答云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啟不敢顯之耳公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袁應聲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公泫然而止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輙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歎曰癩何預盛德事耶

王茂世少有才藻(沈約宋書曰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兄也祖恬中軍將軍父混太常)晉孝武崩詔茂世從叔東亭爲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茂世曰猶少叙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茂世茂世便攬筆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東亭嘗其清拔(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爲主簿從討袁真封交阯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令)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常言讀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晉書曰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厲志修學不以險難易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仕劉曜爲中書侍郎)

王准之是彪之曾孫祖父臨之納之並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諳江左舊事代有纂述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南史曰准之字元曾瑯琊人初爲桓玄大將軍行參軍宋臺建除御史中丞卒官侍中)

何侍中爲丹陽尹時立宅南郭外更置玄學招集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會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王蒨玉(王球別見)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宋書曰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曾祖準高尚不仕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宋太祖所知官至侍中尚書令)

鴈門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明中徵詣京師開館居之高祖臨幸朝彥畢集時顏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高祖命顏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顏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宋書曰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其先過江居豫章續之年十二從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武帝北伐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月餘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辟太尉掾不就)

釋道生是法汰弟子幼便明悟十五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之(釋慧皎高僧傳曰道生鉅鹿人幼穎悟若神值竺法汰遂改俗歸依僞思奇拔窮義關解于弘顏延之並欽挹風猷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著論於世)

張思光（張融已見）玄義精明初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何承天與宗炳書曰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爲衆僧所排足下試尋二家誰爲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

顧景怡義學明解（南史曰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好黃老通陰陽爲術數多驗隱居不仕於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景怡共論四本（南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魏志曰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景怡曰蘭碩危而密（傅嘏）宣國安而疎（李豐）士季似而非（鍾會）公深謬而是（王廣）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

未識辰緯而意斷南北群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互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並立論難與景怡往復世以爲廣之才理尤爲精詣（南史曰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唐人善清言弘明集曰朱廣之疑夷夏論以書諮顧道士曰廣之叩頭見於謝常侍往復夷夏論辭章同歸之義可爲簡見通微清練之說也至於聽尚號晃之餘屛破翦落之素申以擊蹤之恭序以孤蹤之肅桂東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翳鐘美平怨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埋筌寄之徒方壅然則三乘之悟資理茲上片度之津於今長試披經覩理悵快良宗謝生貺沒仙道褒明像教以羽化之術爲浮虛之說殘形之唱爲履真之文徒知已指之爲指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儻風激法化曉味道風）

（常以空空無宗趣一迹路綱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苛哀可繫而瓔珞難乘者哉旬賓米多務研數沉精綴卷巾櫝奄迴載切習前閒李落頻熙蘊志空年際瞻序階每獨悽賓遙夜翻起巾旦之寐而清心遠信纏呂強篤若夫言不沿理到經況無主轉隨之賓因斯而起是以聲率任管書達遠心願重爲啓誨叡導厥疑應之明昭）

顧歡篤道教袁粲崇佛說張融著門律言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論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究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爾以示周彥倫彥倫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將二塗

之外更有異本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乘未知高鑒緣何識本攻難數及張理如小屈

周彥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周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思光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周彥倫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泛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智林道人見之遺彥倫

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歎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界是無一貧道捉塵尾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旨得來入耳始是真賞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 釋慧皎高僧傳曰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為亮公弟子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作二宗論既與林意相符乃致書於顒謂使宜廣宣暢因出論焉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登坐震吼談吐若流後辭還高昌

何氏語林卷之八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文學第四 中

宋文帝嘗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 釋慧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姓崔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廬山諮稟惠遠風神秀雅思入玄微 答云有生公弟子道猷 高僧傳曰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勝鬘經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同因注勝鬘以翌宣遺訓 即勅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 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 因語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王令明 王惠已見 夷簡恬曠不妄交遊門無雜事陳郡謝宣遠才辯有風氣 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書謝瞻傳曰謝瞻幼而聰悟五歲能屬文通玄理 其群從宣明 謝晦已見 阿多 謝曜小字已見 亦自儁上嘗同造令明談義諸謝言論峰起文史間發令明時相酬對言清理達宣遠等慚負而退

齊竟陵王 蕭子良已見 精信釋教而范子真盛稱無佛 南史曰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博通經術尤精三禮官

至鄱陽內史竟陵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范答曰凡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溷糞之側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

何子季與周彥倫同時二人精信佛法南史曰何胤字子季廬江灊人祖尚之中書令父鑠宋宜都太守胤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惟瓛與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永元中徵太子詹事梁徵領軍司馬並不就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妻何肉南史曰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䱉脯糖蟹曾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䱉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竟陵王見岏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除若云三世理亟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鑾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胤末年遂絕血味

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昭明太子亦崇信三寶

涅槃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講論不輟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有深致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士庶皆以爲至德所感昭明集有令旨解二諦義曰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適其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智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一名俗諦真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真而生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是平等更無先法能爲雜間俗者即是僞義此法得生浮僞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爲義生成流動無有任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即文證褒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真諦世等以一義說第一義說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僞更無有義分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爲義真諦審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真是中道以不生爲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爲體又與南門寺慧超稻玄寺僧宗等問答二百餘條文多不錄

何散騎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東海郯人與宗人遜及思澄倶著文名卒於國山令早有才思工於清言周昇逸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南史曰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周顒子也長而博學尤精義理官至侍中太子詹事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南史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其志節累辭徵命隱于句容之句曲山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

居書札以隱居代名卒謚貞白先生

陶隱居圓通慎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

徐常侍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常侍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徐摛子也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十二通老莊義及長博涉史籍美文辭官至中書監領太子詹事

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皆是勝流時周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褌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視俄而乘間進難一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是弘正大相賞狎南史曰周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爲伯父捨所養十歲通老子周易官至國子祭酒弟弘直字思方幼聰敏仕梁爲湘東王記室參軍

周弘正甚爲伯父捨所重每與談理輒異之曰觀汝精神穎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

張參軍少有思理南史曰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官始安王記室參軍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參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參軍正色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正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

馬要理義學精解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引爲學士時邵陵自講大品令要理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邵陵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要理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聽者無不稱善梁書曰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隱于茅山不應辟命每王公餽餉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托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暗中物有白鷰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櫚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撰道覺論行于世

隋高祖嘗令沈重與辛彥之論義北史曰沈重吳興人隋時稱爲碩學重不能抗避席謝曰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隋書曰辛彥之隴西狄道人祖世敘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入隋拜禮部尚書與牛弘撰新禮

陶徵士少有高趣昭明太子陶徵士別傳曰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眞自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世號靖節先生宅邊有五柳樹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談者以爲皆其胷懷本趣也陶集五柳先生傳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

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謝康樂以疾東歸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襲封康樂侯得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辟大司馬參軍後爲臨川太守爲有司所糾徙封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有司奏依法收罸詔於廣州棄市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頴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爲康樂四友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幼而聰敏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賞之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爲司徒彭城王法曹年二十七卒南史曰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羊璿之字曜璠臨川內史爲司徒竟陵王誕所幸愛誕敗坐誅何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皆不及也臨川王招集文士長瑜自其國侍郎至西平記室參軍

宋元嘉中南平王獻赤鸚鵡普詔群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賦畢賞示謝希逸謝莊已見時希逸賦亦竟袁見而嘆曰江左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康樂賞愛之嘗曰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所及也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沈約宋書曰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子頊敗爲亂兵所殺

宋孝武殷貴妃亡丘長史獻挽詩三首有曰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祕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卒官車騎長史

鮑明遠文辭贍逸當世推美初入臨川王義慶衛軍府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名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明遠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辯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臨川奇之賜帛二十匹

張思光作海賦成文辭詭激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曰公此賦實超玄虛王儉七志曰木華字玄虛廣川人文章但麗爲楊駿府主簿傳亮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爲海賦文章儁麗足繼前良但恨不道塩耳思光即求筆益之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謝超宗坐康樂事徙嶺南南史曰謝超宗謝鳳子靈運之孫也元嘉末

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沈約宋書曰少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好學有文辭宋孝武用為寵子新安王子鸞常侍時王毋殷淑妃卒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

齊世祖問王僕射王儉已見當今誰能為五言詩王答曰謝朏得父膏腴南史曰朏字敬沖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仕至中書監司徒衛將軍江淹有意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

江文通以文章顯著後罷宣城郡歸泊船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疋錦在卿處今

可見還江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裁割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當遂遺君江自爾文思頓減

江文通嘗宿於冶亭夢見一文人自稱郭璞呼文通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江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

何參軍與族弟水部何遜別見散騎何子朗已見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南史曰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郯人父敬叔齊長城令思澄少勤學工文為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仕至湘東王錄事參軍

王仲寶極重任彥升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嘗語人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

何散騎嘗為敗冢賦以擬莊周馬捶其文甚工

范彥龍梁書曰范雲字彥龍南鄉武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機警有識善屬文仕齊為竟陵王文學至梁為散騎侍郎大重何仲言梁書曰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遜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官至尚書水部郎與結忘年交好一文一咏范輒嗟頌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慆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謝玄暉長於五言詩沈休文見之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休文陳郡謝玄暉瑯琊王元長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為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謂之永明體沈約謝朓周顒已見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瑯琊人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駕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獄賜死

柳文暢嘗和高祖登景陽樓詩曰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遊當世傳稱咸以為佳

柳吳興嘗為詩曰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元長嘆以為佳因書齋壁

昭明太子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儁上流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與學士商確古今繼以文章著述時東宮有書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天監中張士簡（張率已見）奏待詔賦帝手勑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王詹事工爲詩沈休文甚知之（南史曰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僧虔之孫幼警悟七歲能屬文十六爲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歷秘書監太子詹事）謂其伯父次道（王志已見）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昔謝玄暉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

錫數首方知此言爲實（南史曰錫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沈尚書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要王詹事示其草王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蜷尚書曰僕嘗恐人呼作霓（五鷄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縣埳而帶坻王皆擊節贊賞尚書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絶所以相邀正此數句耳

沈尚書於郊居造齋閣成王詹事爲著草木十詠書之于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目尚書語人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

王文海在會稽日會稽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絶（南史曰王籍字文海琅邪人祖遠光祿勳父僧祐黃門郎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天監中爲湘東王諮議參軍）

陳郡袁嘏自重其文常語人曰我詩應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

蕭子顯著鴻序賦成（南齊書曰蕭子顯字景陽豫章文獻王嶷子也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文仕梁爲吳興太守贈中書令）以示沈休文休文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蕭子顯自序曰余爲邵陵王友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鸎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且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天監六年預九日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成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爲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

傅茂遠（傅昭已見）蒞官清靜朝無請謁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

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學府

劉孝標少未開悟晚更厲精嘗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為書淫劉孝標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秣陵縣朞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永明四年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天監中詔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鬱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

徐衛率文體綺麗春坊盡學之號為宮體變動一時高祖召見欲加責讓既至應對明敏高祖意釋因共商畧經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典衛率參較詳雅辭辯縱橫高祖深相嘆異更被殊寵三國典畧曰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散騎常侍超之子文好新變不拘舊體梁武帝謂周捨曰我欲舉一人文學俱長兼有德行者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而堪此選帝曰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貌也乃以為侍讀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謂之宮體

杜輔玄義學精深兼綜佛老魏時嘗引見於九龍殿帝問經中佛性法性為一為異輔玄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問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問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輔玄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為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為寬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魏收魏書曰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幼聰敏及長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表上之又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名曰新注義幷行于世官至膠州刺史

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杜輔玄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秘書監魏收並侍法筵勑輔玄升師子座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便是誰比魏書曰杜輔玄嘗與邢子才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為人死還生恐是為蛇畫足杜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無物之末生何獨致怪邢曰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理合各遂其性杜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邢云死之言澌精神盡也杜曰此所言澌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卜蔚曰每草不死月令又云澌草死動而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物尚得還作合靈之物何妨再活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種識孫不見謂以為無神之在形亦非自嘴羅朱之明不能擱離苛齊觀聆賢愚可察鍾生聽

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邪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杜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精焉適延陵有察儀之識知其不隨於形沖凡發習禮之僕夫其斯與形別若許之以所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為無形六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見光窮人死則神滅杜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輩疑家盛成由此起蓋精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焉燭有未見可以聚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盡德之容乃遠奇於權之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圖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魏云俱滅邪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札自懸同莊周之鼓金和參塞之審欲之曰共陰而息肖有為別之悲窮養以遊亦與中逸之懷見曰怒體同氣化為異物類情之張無害於望其後別與邪書天大建言明理宜出與證而盡凡皆擇獨為君子若不前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遊其能待遠韻鍾高嘗見未喻前後往復每云邪理是而止

人有問三教優劣於李士謙北史曰李士謙字子約小字容郎趙郡平棘人李諸之子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歿捨宅為伽藍詣學請業勞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家富於財以振施為務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己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子皆知何陰德之有開皇八年終趙州士女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令李參軍死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人莫能難隋書曰士謙善談玄理有一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即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為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為黃熊杜宇為鶗鴂褒君為龍牛哀為獸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黿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

邢子才邢邵已見率情簡素博覽墳籍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為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禀質疑去惑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政子才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為文士之冠時人謂之溫邢

彭城王彥和博綜經史雅好文筆風儀容貌端嚴若神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遊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為要略魏書曰彭城武宣王勰字彥和獻文皇帝子也少岐嶷姿性不群長而好學雅

善屬文長直禁中參決大政軍國之事無不預爲封彭城王除中書令

蕭仁祖蕭慤已見嘗於秋夜賦詩曰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邢子才甚愛之語人曰蕭仁祖之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顏黃門亦云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箕畢殊好理固宜然

魏孝靜人日登雲龍門花候侍宴魏書曰崔㥄字長儒清河東武城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歷覽群書雅有詞藻自中興起於孝武時今皆悛所為生至宴加時劍文又勅其子贍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北史曰[illegible]贍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

鈔言不夏發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天錫未官銀青光祿大夫帝問邢邵曰此詩何
如其父邢曰俊拔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
燕羅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讌并爲崔瞻父子
盧詢祖嘗作趙郡王妃挽歌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內
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艷桃花水
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床空當時嘆以爲
佳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
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
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隋書曰道衡字玄卿

河東汾陰人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及長才名益著隴西辛衡與語嘆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官至司隸大夫
裴子野撰宋畧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評論可與過
秦王命分路揚鑣劉璠梁典曰子野曾祖松之元嘉中受詔續修宋史未成而卒子野欲繼成先業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宋畧二十卷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嘆其述作曰吾弗逮也
煬帝時洛陽獻合蔕迎輦花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
花女時虞永興草征南指揮德音於側寶兒注視之
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
憨態今注目於卿卿可便嘲之虞爲絕句曰學畫鴉

黃牟未成垂肩髾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
花枝傍輦行帝稱美劉昫唐書曰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父荔陳太子中庶子叔父寄無子以世南繼後性沉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學於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以門智永善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太宗朝官秘書監爵永興縣子
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後
房婦女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私素寵姬旦日
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儁令素意惜
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叙若稱吾意當貸汝死
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

萬李德林楊素李百藥並已見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僧道宣傳燈錄曰慧淨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士徽遠庶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舉器宇沖邈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覽入千餘言揔折辭義罕有其比國子祭酒孔穎達心
存道黨嘲慧淨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屢騂斯難慧
淨答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
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
謂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
我平矣頤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
淨無諍也時太子在坐謂祭酒曰君既讓說真爲道

黨慧淨即啓曰淨聞君子不黨何祭酒亦黨乎太子大笑合坐稱善劉昫唐書曰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筭厯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門請質疑滯多出意表焯改容敬之大業初舉明經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拜國子祭酒

王無功王績已見以周易老莊置床頭他書罕讀也

魏證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劉昫唐書曰魏證字玄成鉅鹿曲城人父長賢北齊屯留令證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屬意縱横之說大業末事李密後歸朝為隱太子洗馬太宗踐祚拜諫議大夫累官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論古今勝者乃得升張曲江張九齡已見論辯風生首登此座

李北海小時見特進李嶠李嶠已見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書豈時日能習耶北海固請乃假直秘書省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劉昫唐書曰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受文選於曹憲後賀蘭敏之薦為崇賢館學士敏之敗善配流嶺外赦還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為業所注文選行于時邕少知名長安初李嶠張廷珪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官召拜左拾遺天寶初爲北海太守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窻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凡親友祈借者先投束修羊宋祁唐書曰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累官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入為戶部侍郎復拜右丞

劉秩詳摭百家倣周書六官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宋祁唐書曰劉秩字祚卿史官劉知幾子也累官給事中所著政典止戈記凡數十篇

杜君卿以為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劉昫唐書曰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鴻臚卿佑以蔭入仕補濟南郡參軍累官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使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宋祁唐書曰劉迅字捷卿劉知幾第五子也歷京兆功曹參軍事上元中避地安康卒

杜君卿杜佑已見資性嗜學雖名位通顯猶夜分讀書

陸龜蒙每得異書熟誦乃錄傳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唐詩紀事曰陸龜蒙字魯望吳郡人父賓虞浙東從事龜蒙少高放從張摶遊張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不喜交流俗常乘小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卒于家

裴公美裴休已見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

何氏語林卷之八

何氏語林卷之九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文學第四下

杜正倫在中書曰（劉昫唐書曰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仕隋爲羽騎尉武德中歷遷齊州總管府錄事參軍貞觀四年遷中書侍郎顯慶中爲相）與舍人董思恭夜直共論文章思恭歸語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唐書曰董思恭蘇州吳人所著篇詠甚爲時人所重初爲右史知考功舉事坐預泄問目配流嶺表）

高宗時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驚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以爲神仙（唐詩紀事曰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工詩其詞綺錯婉媚一時效之曰上官體高宗時爲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

王勮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劉昫唐書曰王勃與兄勔勮才藻相類勮弱冠進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遷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同日受冊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備勮召五吏在前執管口授一時都畢其辭粲然衆皆悅服

王勃道出鍾陵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壻作序以誇客因出筆紙徧請賓客皆莫敢當至勃沆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劉昫文苑傳曰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司戶書佐棄官歸以講學爲業父福畤勃六歲解屬文搆思無滯詞情英邁父爲雍州司戶左遷交阯令勃往交阯省父道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

駱賓王在徐敬業府爲敬業檄武后罪狀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劉昫唐書曰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少善屬文尤妙於五言詩落魄無行好與博徒游高宗末爲長安主簿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失志棄官去文明中與徐敬業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

宋之問自謫所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在長廊行吟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句未屬有老僧點長明燈問曰少年夜久不寐何耶之問曰適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請吟上聯即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遂續終篇或言老僧是駱賓王（唐詩紀事曰之問字延清汾州人與沈佺期劉允濟媚附易之及敗貶瀧州參軍逃歸景龍中諂事太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諂結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賕貶越州長史賦詩傳京師睿宗立以獪險盈惡流欽州賜死）

自建安以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當時語

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唐詩紀事曰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中考功郎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修文直學士侍宴爲弄辭悅帝賜牙緋尋爲大子詹事

崔融作武后哀册文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二三百年來無此文劉昫唐書曰崔融字成安齊州人擢八科高第官司禮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招集文學之士融與李嶠蘇味道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易之伏誅融左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

天后時刑吏橫酷滛及善人劉知幾悼士無良而甘於僞患作思謹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劉昫唐書曰劉子玄本名知幾少與兄知柔以詞學知名長安中累遷左史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徐堅深重其書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坐右

郭元振嘗因奏對天后與語大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劒篇后覽嘉歎唐詩紀事曰元振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大學生天資雄邁早雲中位宰相

蘇廷碩爲中書舍人制詞敏速李特進李嶠已見見而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吾所不及唐詩紀事曰蘇頲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吏侍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爲中書舍人時瓌同三品父子同在禁苑當世榮之

玄宗平內難日書詔塡委蘇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

王方慶賞徐堅文詞典實嘗稱之曰此掌綸誥之選也劉昫唐書曰徐堅字元固西臺舍人齊聃子也少好學徧覽經史楊再思王方慶爲東都留守引堅爲判官方慶善三禮之學每有疑滯常就取質問堅又徵舊說訓釋詳明方慶甚善之

孫逖除庚子日唐詩紀事曰逖河南人年十五見崔日用試土火爐賦援筆立就甫冠二選甲科終刑部侍郎苑咸草制詞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當時以爲知言顏魯公集曰唐人推咸爲文誥之最王右丞贈苑咸詩序曰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曲盡其妙

孟浩然嘗遊秘省值秋月新霽諸英華集相與賦詩次當浩然浩然即援筆書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以之閣筆不復爲綴王士源浩然集序曰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遊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

玄宗與太眞妃賞花命李龜年持金花牋賜李白令進清平樂詞白援筆立就語詞妙麗天下稱之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

權載之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甍歿以銘志爲請者十七八一時稱爲宗匠權德輿已見

韋蘇州（已見。韋應物）至性高潔，常鮮食寡欲，所在焚香掃地而坐。為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其風韻。惟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得厠賓列，與之酬唱。

郭曖尚昇平公主（唐書曰：郭曖，子儀第六子，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曰：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眾以為工。或言是夙搆，端曰：願賦一韻。錢起云：請以起姓為韻。端復賦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一時稱其妙絕。曖出名馬金帛為贈。（[illegible]）

秦公緒（[illegible]）與劉長卿善，時以詩酬唱。（[illegible]）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秦處士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illegible]）

裴晉公（已見。裴度）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条。公臨薨，却進，使舊僚作表，皆不當公意，因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令公索句。時元白首唱（白樂天已見。劉昫唐書曰：元稹字微之，河南人。[illegible]），次至楊汝士，汝士援筆書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遂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元微之曰：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楊於陵（已見）入覲，（[illegible]）其子嗣復（已見）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宴於所居。時第僕射與故人坐正寢，嗣復領諸生於兩序。元白俱在席，賦詩。時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是日大醉，歸語其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元微之與劉夢得、韋楚客同會於白樂天舍，論南朝興廢，各賦金陵懷古詩。劉滿引一盃，飲已即成（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劉昫唐書曰：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illegible]）

世以儒學稱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爲監察御史以附麗王叔文連加貶逐終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唐詩紀事曰韋楚老長慶進士終于拾遺

白樂天初至京以所業謁顧著作顧覩姓名熟視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也因爲之延譽聲名遂振唐詩紀事曰顧況字逋翁姑蘇人性詼諧與柳渾李泌爲方外友德宗時渾輔政以秘書郎召及泌相遷著作郎坐詩語調謔貶饒州司戶居茅山以壽終

白傳藏書于東都聖善寺號白氏集李丞相公垂有詩曰寄玉蓮花藏緘珠貝葉扃院開容客讀講倦許僧聽部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水添瀉寶集莫雜小乘經其爲當時推重如此劉昫唐書曰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玄中書令父晤爲晉陵令因家無錫紳形狀短小而精悍能爲歌詩李錡愛其才辟爲從事錡而覆免錡誅拜右拾遺穆宗時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

白樂天長恨及上陽宮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元間宮禁事最爲深切然微之有行宮一絕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當時稱其語少意娩有無窮之味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

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唐詩紀事曰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　北夢瑣言曰球詩思遊歷不出二百里

武宗賜陣傷邊將詔封敖草詞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言此語如朕意中出即賜以宮錦劉昫唐書曰封敖字碩夫渤海人大和中爲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尚奇澁武宗重之　大唐新語曰李德裕定策破回鶻誅劉稹封衛國公其制語有處擢議於風決定奇謀於掌握建積名紀臺闕書鎮道隊嘉語闢懷靜思宜皆我同言不他或制出裁綷慶之徒裕口味此數句擬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如卿此邑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

尚書東莞公夜宴坐列數花段成式作連珠以代劇語其一曰竊以銅街麗人恨壓泥之將隔石室素女怨仙俗之易分因知三鳥孤鸞從來要匹金雞玉鵠不願成群其二曰名比大喬怨佳期之未卜居連小市恨的信之難移因知夜逼更長斜漢回而脈脈寒侵夢淺行雲去以遲遲一時稱其美麗劉昫唐書曰段成式字柯古父文昌劍南節度使成式以蔭入官爲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仁宗陵名昭陵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陪東都事畧曰宋敏求字次道趙州平棘人父綬參知政事諡宣獻經史百

家莫不通貫家藏書二萬卷皺末官龍圖閣學士修國史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時以為榮陳
叔易常歎此事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
出真宗常有簽貼凡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
雖服上之精鑒心頗自愧竊惴萬機少暇不應如此
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
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
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僧文瑩玉壺清話曰
陳彭年字永年生撫州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爲江左名筆所重入朝除正言特制龍圖閣與晁迥戚綸修貢舉事嚴設條名籍錄取字林韻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遂爲著格春撰編太宗

[illegible]集累官參知政事
張端公名重當世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張端公伯玉仁廟朝人時號張百盃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盃一掃詩百篇也有士人頗強記自負飲酒斟樊求
一朝士書牘爲容持謁端公端公啟緘喜曰君果多
聞又能敵吾飲量吾老久無對不意君之肯辱命酒
共酌三十許盃士人雄辯風生端公畧不爲動俄醉
以辭端公笑曰果可人然量止此乎老夫當爲君獨
引矣遂自數十舉以手指其室中四櫃書曰吾衰病
不如昔所能記憶者獨此君試自探一卷來吾爲子
誦之士人即櫃中偶探得儀禮以白端公端公語士

人君宜自舉其首士人如其言端公瑱然背誦士人
始駭服再拜以爲端公真奇人
曾子固曾鞏別見初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守歐陽
公與荊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設廳
作大排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既而召子
固於書室謂曰人以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
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
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即令子固代書遂
口占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蓋
子固年少恃才私以不識字詆伯玉至是始歎服以

爲不能加吳曾能改齋漫錄曰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也
張文定公張方平已見奉佛甚謹杜祁公獨不信佛法每
對客嘲笑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
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
不即往既至公怒曰楞嚴何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
首軸呈之公覽竟索餘軸不覺遽盡十卷乃絕歎以
爲奇書因與朱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曰譬
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
有得大加崇信
富文忠公深達性理嘗與[illegible]書託訪荷澤諸禪

師處厚以偈戲公云是身如幻泡盡非真實相況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淨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人皆服公精詣

熙寧前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韓公問法於顒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本本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翻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惟司馬溫公范蜀公以為不然既久之公亦自偶入其說而溫公尤信蜀公遂以為譏溫公曰吾豈謂天下無禪但吾儒所聞有不必棄我

而從其書耳此亦幾所謂貴與而文不與者後因蜀公不納乃以書戲之曰賊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溫公悟理已到至處乃能知其不異僧曉瑩羅湖野錄曰富鄭公鎮亳州華嚴顒公館於州右答以心生既有證入別後答顯書曰示諭此事必有夙因非今生能辦如悟遭遇和肯卯無始以來言失事一曰記得此後定須拔出生列海不是尋常思和尚得尚百千何益於事不過得人道華嚴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齊得甚事所云陶汰甚多勇念古尊宿在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日日聞蓋闡法方得透頂透底猶兩次棠和尚頗共得所箇月請盃更作聰明過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攄發何由見箇涯岸未知何日聽拜但日夕依依也續傳燈錄曰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十九出家濟使李復圭令閒州去瑞光法席日盛神宗詔[illegible]國寺召爲慧林第一祖召對延和殿帝目送之曰真慧福僧也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閤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求本末原父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爲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原父就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之何

王介甫喜談經術辨論閒諸公莫與爭鋒惟劉原父兄弟來介甫爲之小屈朱弁曲洧舊聞曰東坡祭原父文載其事有大言滔天

詭論蔑世之譏蓋指介甫也祭文宣和以來始傳于世

王舒王性酷嗜書雖寢食間手不釋卷或宴居默坐研究經旨知常州日對客未嘗笑一日大會賓佐倡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有客乘間啟公公曰疇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慶曆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爲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溫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倀倀然益

人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顔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蘇子瞻云范景仁（范鎮已見）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可也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未嘗不極飲談禪少間則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蘗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以曉蜀公公終不領（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維字持國忠獻公億之子以蔭補官仕至門下侍郎邵氏聞見錄曰神宗潛邸英宗命韓維公擇官僚用王陶韓維等皆名儒厚德之士一日侍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

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劉道原（劉恕已見）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閤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

劉道原在洛陽與司馬溫公同遊萬安山道旁有碑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終始不遺溫公歸驗之舊史信然（司馬溫公十國紀年序曰光嘗患歷代史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況天子一日萬機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訖于顯德凡關國家興衰繫衆庶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其餘浮長之辭一切削去上尋詔光編次仍謂光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所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蒙成而已）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羅湖野錄曰太史黃公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從晦堂和尚游）

曾文清每日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宋史曰曾幾字

吉甫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
有聲贊舅氏孔文仲武仲學益大進作詩尤工
楊文公巳見楊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
啓謝執政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
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
謝希深巳見謝絳嘗作上楊秘監楊億啓事有曰曳鈴其
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謂蒼生何大年題
於所携扇曰此文中虎也中吳紀聞曰歐陽公嘗云
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
漢希深於制誥尤得其
體常揚元白不足多也
蘇舜欽既放廢寓居吳中宋史曰蘇舜欽字子美參
知政事易簡之孫也慨有
大志范仲淹薦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
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

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
欽與劉巽以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諷
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動搖衍舜欽坐自盜
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者十餘人買水
石作滄浪亭益讀書自適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
放往往驚人舜欽既寓于吳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
師而去都下隔絕親交舜欽報書曰
家問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
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昨在
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
蹙居不開固亦極矣不能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
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讐一夜共起誦議彼廢之後晌
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來者往往約觴言話欲以得
播故閉户不敢相見如讐兵寇淪陷如此安可久居
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
實亦少避機穽也況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
矣弔相圍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不與人接
乎不可也與之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
八人皆如持國則可不遊持國者必加讒惡之言宣布

丁厂伶僕不能自明貝彳门之非木云有豈韻輿此
事亦後勞若應接亻收火召斧走凍上居浮小不
詐了人事觀男餓僕日柵抵取厨於飲城似人梢背
識笑哀閑亦河氣區安學不謂之想苦成則身迎兒
弟相遠而伏曠松足居室利寛無應段奔走之芳月
日清曠不設機閑以待人山安閑而體詩放有而
城高春百起静院所窓之丁羅引圖史琴情以自榆
梳有與蜩泛心舟出靈蘭二門以嘯覽古於汀山之
間者茶野陵足以鎖愛粤蟹看蟹足以臺口又多宮
借鷺君子佛廟勝絶家有林閉珍花壽石亩兩高臺
角鳥留連不覺日昔皆孔子作春秋而吳吳又口吾
試居九奥覲今之風各學春好辱知卉穿直好學皆
欲然過從不以罪人相邊雜孔子交生必欲居此也
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應岡有樂矣何為高仕學樓
役人以自奉養宜後為學今乾僧且有如付官南北
安可與況哦常相乎邪下穿之势以情如詩窩意於
使我尸轉蔣血幻誘射恚何其忽邪詩曰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篤右衽捄救後章曰良亂爭
乎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明尚義安宜
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

故又於未安字之際文以義理緣別裁
人所不能子欲不報應淺若於國此
胡武平嘗奉勑撰溫成皇后哀冊當時受旨以溫成
嘗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
乃用西漢馬何羅觸瑟憑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
在昔禁闈誰何弛衛觸瑟方擊當熊已屬覽者無不
歎服東都事略曰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為人清
儉謹默內和外不華居不笑與人言必思而
後封苑官臨事不輕發發亦不可
回試館閣校勘歷端明殿學士謚文恭
劉原父巳見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
公主九人命原父草制方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
悉就文辭典麗各得其體歐陽文忠聞而歎曰昔王

勃一日草五王策未足多也

王荊公在蔣山時以近製示蘇子瞻中有騷語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子瞻曰自屈宋沒後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荊公曰非子瞻見諛某自負亦如此

王荊公在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客曰東坡宿於臨皐亭醉夢而起作成都聖像藏記千有餘言點定才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船中公遣人取至時月出東南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眉鬚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隱客請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曰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耳東坡聞之撫手大笑亦以公爲知言

蘇子瞻自黃徙汝過金陵荊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子瞻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笑曰禮豈爲我輩設哉乃相招遊蔣山在方丈飲茶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承君田畫別見與一二客從後觀之田曰荊公尋常好以此困人門下士往往辭以不能如蘇公豈得以此懾伏

爲子瞻奉祠西太乙見荊公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蘇子瞻渡江至儀真和荊公遊蔣山詩寄示荊公公亟取讀至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歎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二句

荊公爲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示歐陽永叔而隱其名永叔未及觀後因曝書讀之稱善初疑荊公作既而曰介甫安能爲必子固也

曾南豐表中語有曰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陳履常甚愛之嘗曰此語信爲奇偉東都事畧曰曾鞏字子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二能文及冠游太學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爲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

蘇東坡荔枝詩有云海中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當時絕歎以爲工

蘇子由嘗云子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蘇子由云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耳

徐師川是山谷外生晚年欲自立名客有稱其源自山谷者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

其問諸水濵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周煇清波雜志

曰東湖徐師川名俯視山谷爲外家紹興初由諫垣遷翰苑贊機命

耶律良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遼史曰耶律良字習撚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重熙中爲燕趙王近侍以家貧詔乘廄馬遷修起居注會獵秋山進秋游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由是寵遇稍隆遷知制誥

蕭蒲离不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

恬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遼史曰蕭蒲离不字撻懶遷魯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喪鞠於祖父兀古匿性孝弟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累徵皆以疾辭

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元史曰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拓跋魏之裔頴悟絕出讀書過目輙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士選陞江西左丞辟爲省掾累官翰林學士河南行省左丞嘗問吳幼清五經奧義退而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元史曰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居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言其地當出異人澄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過勤節其膏火澄候母寢燃火復誦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程鉅夫奉詔求賢起澄至京師母老辭歸董士選薦澄有道擢翰林應奉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袁伯長學士博聞洽識江左絕倫嘗語張伯雨曰宋東都典故能以歲記之度江後事能月記之

張伯雨輟耕錄曰道士張伯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眞人入京初謁虞先生虞集已見先生不與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伯雨畧相酬對或不能詳復問伯雨能作幾家符篆伯雨對不能先生曰集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歎伏輒下拜曰眞吾師也自是交欵甚密與先生書必稱弟子

陳治中輟耕錄曰陳孚字剛中臨海縣人以薦入翰林使交趾有功授治中典郡終老焉嘗

與呂徽之相遇于道治中時猶布衣策蹇驢行見徽之風神高遠問曰君得非呂徽之乎曰然徽之亦問君非陳剛中乎遂握手若平生歡因共蹠驢事徽之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已竭徽之曰我尚記得某出某書某出某書復三十餘事治中深歎以爲不能及

何氏語林卷之九

何氏語林卷之十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言志第五上

夫志之於人大矣孟子曰志至焉仲尼燕居則使其群弟子言志故曰隱居以求其志又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夫意亦志也假使李斯遂行其志安得身陷大戮逮夫詣市而始有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之悔不亦晚乎嘗怪主父偃言曰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昔人以果如其言痛之嗚呼斯殆其志之所安又何傷焉余歷觀古人性樂魚鳥則以伊呂爲管庫口悅芻豢則以巢許爲卒養靜躁懸殊亦各從其好也然衆言淆亂當取衷於聖人求之孔門則由之勇賜之辯其或心存民社志在禮樂非不可以興建事功垂竹素而夫子獨曰回也多財願爲之宰又吾與之歎獨於曾點何耶觀此則志之高下得失槩可見矣

馮敬通才高志大不戚戚於貧賤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范曄後漢書曰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祖野王元帝時大鴻臚衍幼有奇才更始將軍廉丹辟爲掾光武時新陽侯陰就敬重衍與之交結帝懲西京外戚賓客皆以法繩之衍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復與親故通

桓君山嘗從班嗣借莊子班報曰吾子闕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繮鎖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藝何以大道爲自眩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後終于家嵇康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群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渙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已來爲人臣不陷於不

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
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
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
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廟袁山松後漢書曰延篤
字叔堅南陽犨人少從
唐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傳無紙
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借本諷
之報書辭歸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
矣典聞數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
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
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梁伯鸞居常閉戶吟詠書記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
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
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學畢牧豕上林苑
中誤遺火延及他舍鴻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
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
鄰家耆老共責讓王人而稱鴻長者始敬異焉悉還

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
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
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
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床下請曰
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
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
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
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
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
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
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
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
五噫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
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
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有頃去適吳作詩曰逝舊邦
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
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
先佞兮唌唌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遙
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覯兮我悅遂舍車兮即
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

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
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
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至吳依皐伯通居
廡下爲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
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
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嬴
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爲
求葬地於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
相近葬畢妻
子歸扶風
梁敬叔坐兄累遠竄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
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沉
之
梁敬叔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登山遠望輒歎息言
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足以

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馬季長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大
將軍鄧騭聞季長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
後客遊涼州會羌亂米貴關西道殣相望季長既饑
困乃歎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
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
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矣遂應騭召范曄
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將
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
趙邠卿年三十許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
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

臣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疾竟瘳摯虞三輔決錄注曰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少明經有才藝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壻之故屈志於融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撇其門也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造之其賤融如此

趙邠卿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圖己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仲長公理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因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凉風釣游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敢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謂之狂生統嘗作詩以見志其詞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柁翱翔太清縱意容台

張彥真裴升已見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子伯哭世謝承後漢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爲郡督郵常乘牛車鄉里號曰輅車督郵

趙溫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范曄後漢書曰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先是趙典爲衛尉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爲三公

陳仲舉獨居一室荒穢不掃人問之答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

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邴根矩童亂之中巍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遠遊從師躡步負笈苦身持力（邴原巳見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酒不向口臨別師友以原不飲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至陳留則師韓子助（袁山松後漢書曰韓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潁川則宗陳仲弓（陳寔巳見）汝南則交范孟博（范滂巳見）涿郡則親盧子幹（范曄後漢書曰盧植字子幹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管公明（管輅巳見）常自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波為激石之流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

諸葛孔明在荊州遊學每晨夜恒抱膝長嘯（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父珪字君貢太山郡丞亮早孤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　魚豢魏略曰亮在荊州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亮獨觀其大略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

秦子勑少有才學屢辭辟命（蜀志曰秦宓字子勑廣漢綿竹人不仕劉焉建興中武侯領益州牧以為別駕遷大司農宓見帝系之文五帝同出一族辯其不然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周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子勑答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僕得蹋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為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虛空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益部耆舊傳曰王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聞著於州里劉璋辟為治中從事時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稱之曰使商生於華夏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孝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閑居常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仕吳官太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氏廢弊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先王有慚色）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虞仲翔放棄南方（虞翻巳見吳志曰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眾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

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彼由是得免懼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阮嗣宗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父瑀魏丞相掾魏氏春秋曰籍曠達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滅性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爲不能測也

阮步兵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魏氏春秋曰籍登蘇門山因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晉書曰籍又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

東平呂安世語曰呂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爲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厚善與康俱被誅服嵇中散高致嵇康別傳曰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父昭字子遠康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遂成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莫得而名焉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干寶晉紀曰呂安友嵇康相志與命駕千里從之或遇其出康兄喜仕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顧也獨宿車中康兄設酒求康兒共賦則過

向子期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少有不羈之志於康嵇秀應本州計入洛晉書曰秀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嘗注莊子內外一篇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莫不超然心悟欲注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性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意遠而疏呂心曠而放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嘗與嵇康偶鍛於洛邑同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

或勸皇甫士安皇甫謐已見修名廣交士安答曰自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勢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見志謐玄守論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

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光吾之弱疾乎且貧
者士之常幾渚道之實虛常得貴沒齒不憂執與富
貴攝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
乎矣音擊之後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
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
障笑非益死擾生他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
體足也如則天下之念以追獨生之禍運四海之心
以廣非益之病豈道懃之至乎夫難無損則至壁矣
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經不薄荷能
體璧厚之貴居不青之真三乎損盛之外蔽乎形寡
之表則我道全矣諸又作釋勤曰客曰益關天以
縣象致明地以含通以泰故貞錄文序律呂分形春
華發夢夏紫其實秋風遂胃冬水乃結人道以之應
機乃發故士或同升於東朝或先覺於有華或通夢
以威王或釋釣於渭有或即前以下齊或解禍以相
泰或昌誘以安鄭或來既以長東或班制以求友或
借衛於黃神故龍電飛景報超次遺倫職高譽以書
遠航守信之情音由此機之進從貴千艾搆何故函
此而不俳今子以英六之才宏精於六藝之府散意
於來妙之門者有尔矣覽遺聖與之至儒知巳之會

時唐遠真可以沖道哉吾生靡髮雲漢鴻漸之秋此
籍光逐藏含章未昭無離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
無乃乎於道之趣乎且吾開韜標昏延則天位正五
蒙班敏則人理定令下命步至上招延主之累下致
驟衆之疑達者寺但何必獨其尊實可從何必守貞
方令同命在辭識不侍多振薄皇全咸林天官子獨
栖選儔門啟形相表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坎
桂命難保若其羲和促集大人西顯臨川根啼將復
何階夫貴陰瞻璧聖所約出顯倒不崇明邪議世于
其臺先於之洪節勇聖朝之虛以中靈廣於忠路洛
天池以濯麟棋尚周步玉岑登業闢情此辰錮然景
耀華杳英塵轅唐寡之至化亮齊之人寶此錯之哉
鄙殿周之臣舒功景錘聚叙與倫不亦虎哉而忽余
白之輝懽於有案之班聽辭容張之光梨化禁得之
終年無乃勤乎三人笑而遁之曰吁若觀可罪古外
觀之彈暉未觀幽人之勞緣行見務人之不容未箭
聖皇之兼變也循方圓於郊外未知大形之撫外也
既日天不而清地靜而掌含下漓類旁講游生寄身
聖世試蓮之室若大恭以男弋人以陰以泰伎含九
流氣虎素衆品何化誕郝然曲故進猶亨大得處者

安丘陵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
然分定兩克嚴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北無慈是
謂至通若乃梟周之未貴許賤誠年必權力以利要
孫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人而積勢成廉頗存而
趙重樂穀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鄉致孫曠刑而齊寧
蠱種親而越霸屈子味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
定名損義故誠一虛一盈故焉以彈範威王女有反
賜之疏項奮拔山之力捌陳鼎足之勢東郭妨於田
榮顏置單於見遍妍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
也首道化之本與岩乃學示之鈞化也黎德平二皇
齊風乎處夏欲晶溫而和暢不故察察而明切也欲
混混若玄流不欲湯湯而名發也欲索素而條解不
欲契契而纏結也欲甚並亦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
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蔣辭而
任德不欲瓚瓚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動成好遊
諸無所追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舉一一張合禮
之方一淳一洗兼得其真故有勞謀之愛下有不
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窮之是以支伯以
幽夜距唐李老寄驕於酒鄰癡氏安隨人戒名原思
綠道於至肴恭賜以三樂底尼父黔婁完論於齊象

干木偃息以有黯弗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適
著酒皓清鏡於洛滂鄭真契勞以致響幼安發言乎
今人皆符難奪之舒執不興之莧遺拔俗之三全彼
人之志故有屬定之曰者人借諸於衆人寺不勢之
窮老不假遂於最竄故能要外觀之華通內遺之貞
麦與顯之明務入昧昧之填罹究轉卑常之形表排
蜀虛寂以寄身括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鳥毛
重若泥色播之不得與之意除直君役之師表余迫
庚而不能及皆也于義吾失宿而聚衆吾斤堅下岐
論丙不折中也夫才不君用衆學斥也寂支彌年鄭
所秉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于伯牛有疾孔子斯
數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就畿以譎陽寂讎告箎
而尸超文華衛命於塵王醫和見何於泰晉君公發
魂於僕皇非作有精於獨識仲守東妙於從方徒恨
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勛乎以丁水絕綿於天錄
虎我窮之辛苦冀微誠之漳天罪而寡處

年太傅

廣讚晉書曰年祐宇奴宗山南城人也爲
二十石至褚九世青曾上袁漢南陽太守父
道上賞太守褚葵邕外孫少衣太原郭與見之
曰此今之修了也與于光悰碑沈勖就之祐

日委實事人復何容易爽致流謂祜曰常識物前語祜曰此非始應所及好山水每風景
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
事中郎鄒湛曰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自有宇宙
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
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
應登此
王夷甫有儁才美姿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顧彥先機神朗悟在廷尉時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
季鷹曰唯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文士傳曰顧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句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

朗俊機警風穎標徽歷廷尉正
張季鷹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齊王冏辟為東曹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見齊王冏執權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輔政皆恣之恣用羣小不復朝覲為長沙王所誅謂同郡顧彥
先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
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
後顧挺季鷹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
水耳
陸平原在洛陸機已見夏月忽思齊東頭竹篠中飲語劉

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郭景純不持儀檢形質頹索縱情慢時有醉飽之
失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大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于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著作郎于寶嘗戒
之曰晉中興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此非適性之道景純曰吾所受有分用之恒恐
不盡卿乃憂酒色為害耶璞別傳曰王敦鎮兵都督咨以大事璞擬一占成敗不爲回逆敦忌而害之
弘農王粹以貴門尚主館宇弘麗圖莊周於室廣集
朝士使嵇君道為之贊晉書曰嵇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

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為掾嵇援筆
為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
延朝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
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
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
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
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
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
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
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岩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

屈産於皇衢畫兹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
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託非其所没有餘辱悼
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嵇君道言陸平原作子書未成余一門生昔在平原
軍中常在左右見平原臨亡歎曰窮通時也遭遇命
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
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
桓譚新論未畢而終班固爲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
贊成陸公子書
漢時侍中習郁嘗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池池

邊有高隄偏種長楸修竹芙蓉綠岸菱芡覆水是游
宴名處山季倫臨荆州時每到此池未嘗不大醉而
還曰此是我高陽池 晉書曰山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謨齊名遷尚書出爲平南將軍
王藍田初因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賂遺爲州司所
檢有一千三百條王丞相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
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藍田答云足自當止時人
未喻也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始
爲當時所歎 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晏安永日由是爲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

習鑿齒 已見 與譙國桓秘並以才氣相推及鑿齒罷
滎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
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所能具也每定
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
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
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
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
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
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
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

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
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
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
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是皆
情志所寄當時賞其風期俊邁 晉書曰桓秘字穆子少有才氣不倫於俗初拜秘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爲宣城内史
王右軍少有美名在朝諸人愛其才器頻召爲吏部
尚書侍中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殷中
軍 殷浩已見 素重右軍勸使應命與右軍書曰悠悠者以
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 一云吾 等亦謂爲然至如足

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何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右軍報書言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侯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王右軍既懷靜退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矣晉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

戴安道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甚為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目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虔美才

謝太傅於東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常費百金頗以此謗譏謝殊不以屑意

謝太傅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先居會稽與支道林王逸少許玄度諸人常共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未嘗有處世意後以辭命被禁遂棲遲東土徙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

謝太傅與支道林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遲君一來以晤言銷之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覩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

貴廉潔之行鶉䚀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

宋武帝嘗問臨川王（名映武帝弟）居家何事最樂臨川曰攻使劉瓛講禮顧則講易朱廣之談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歎以此爲樂上大嗟賞

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宋武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不敢一豪負公

謝尚書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臧榮緒晉書曰謝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少有美譽善屬文爲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與劉萬壽（劉敬宣小字）相遇便盡禮著歡（沈約宋書曰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父牢之鎮北將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官冀州刺史）或問尚書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尚書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謝康樂爲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從事鄭望生收謝謝執錄望生興兵叛逸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後詔於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陵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稱龔勝李業即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

王弘之性好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答曰釣亦不得得復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琅琊人宣訓衛尉鎮之弟少孤貧爲外祖何準所養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甚貴重之後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眞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可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闇廬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

陶徵士不解音樂而蓄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

王公嘏在吏部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其志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尉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illegible]（[illegible]史曰王錫字公嘏太保弘之子曾祖洽晉中領軍祖珣晉司徒錫位至江夏內史高自位遇江夏王當朝錫箕踞[illegible]略無推敬）

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元幹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宗慤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南陽涅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拒衆皆被散叔少文素著高節子弟以文義為業慤任氣好勇不為鄉曲所知）

劉靈預自少抗節須得祿使隱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即歸家靜處（劉蕭子顯齊書曰劉虯字靈預南陽涅陽人徙居江陵仕建平王驃騎記室罷官歸家斷穀餌木及胡麻）

張思光自名其集曰玉海褚司徒（褚淵已見）問其義張答曰玉以比德海崇上善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張思光家貧願祿與從叔征北（張永已見）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橡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語王吏部（王僧虔已見）曰阮籍愛東平風土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思光非治民才竟不用

張思光臨歿遺令建白旐（[illegible]）不設祭奠令人捉麈尾登屋招魂曰吾平生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耶

王微與弟僧綽曰閭門皆蒙時私吾高臥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也（王智深宋紀曰王微字景玄太保弘之弟子好學無不通解善屬文能書十六舉秀才除右軍諮議微素無宦情徵不就）

齊衡陽王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稚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搆山泉殆窮真趣衡陽往遊之稚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稚珪大美之（南史曰蕭鈞字宣禮齊高帝第十一子出繼衡陽王性好學善屬文與瑯琊王智深以文章交會濟陽江淹亦遊焉）

孔德璋（孔稚珪已見）風韻清踈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瑯琊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机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

王文憲（王儉已見）初拜儀同王元長贈詩頗及規諷文憲甚悼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

王中書(王融已見)自恃人地三十内望爲公輔夜直中書省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曰謝譓相莊令常光禄大夫父朏尚書令譓仕至右光禄大夫)

王子玄少有志意年讀泛涉傳未嘗不爲之歎挹(南史曰王寂字子玄琅邪人僧虔之子性迅動好文章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静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秘書郎卒年二十一)

丘祭酒(丘靈鞠已見)初領驍騎將軍丘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

王尚書(王[illegible]已見)性率任在選部時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飲至旬日而精神益朗

有人勸沈雲禎仕(沈驎士已見)沈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絶世

何氏語林卷之十

何氏語林卷之十一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并註

言志第五

王彦深不爲群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南史曰王瑩字彦深王景文兄子也以暗人才凡劣故藉不爲羣從所禮)

何子晳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戸自矜博通群書善於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子晳雖不入城府而率到好狎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箕踞公卿皆敬下之時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號爲通隱(南史曰何點字子晳廬江人祖尚之父鑠點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遂絶婚宦宋徵太子洗馬梁徵中書侍郎並不就)

何子晳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耶因悲慟不能禁

何子晳與陳郡謝瀹(南史曰謝瀹字義潔陳郡人莊子也仕至太子詹事)吳國張融會稽孔稚圭爲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圭爲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子晳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

何子晳小時欲絶婚宦既老又娶魯國孔嗣之女築

別室處之不與相見時人莫諭其意（南史曰魯國孔覬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同爲中書舍人非其所好去官隱居鍾山）

謝司徒（謝朏已見）出爲吳興弟侍中（謝瀹已見）送至征虜渚司徒指侍中口曰此中唯宜飲酒侍中於建武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畧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

檀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郄超爲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優（南史曰檀超字悅祖金鄉高平人祖嶷之南郡太守父道彪正員郎超少好學放誕任氣爲司徒右長史與江淹對掌史職爲左僕射王儉所不同徙交州於路見殺）

王思叔（王寂已見）舊墅在鍾山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語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

人或謂卞田居鄉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卞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南史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上虞令彬險拔有才與物多忤官車騎記室參軍）

蕭南郡初爲秘書郎（宋書曰蕭惠開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著作並名家年少蕭意趣與人都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劉光祿（南史曰劉成子郡人仕至光祿大夫）戒之曰汝恩戚家子正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少傷多異以取天下疾患耶蕭曰人間宦相緝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晝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耳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任齋前有嚮所種花草甚美惠開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胷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王養（王筠小字筠已見）除尚書殿中郎王氏自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使不就養笑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欣然就職

陶隱居特愛松風每聞其響便欣然爲樂

梁元帝居藩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蕭雍州每語人曰下官歷覩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淸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南史曰蕭恭字敬範梁文帝孫南平王元襄子也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沈處默淸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南史曰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父坦之齊太子右衞率顗永明中徵著作郎不起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荇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庾彥寶性托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梁書曰庾詵字彥寶新野人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下詔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

蕭光祿南史曰蕭子範豫章文獻王嶷之子幼有孝性為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以逼就不拜子範貧無居宅寄寓於招提寺僧房與弟子顯已見子雲南史曰子雲字景喬子顯弟也好學有文素性沉靜不樂仕進風神閑贍任性不羣夏月接賓恒自裸袒又善草隸為世楷法官至侍中國子祭酒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也

蕭叔佐為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敘意辭理清典南史曰蕭允字叔佐蕭介第二子也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醞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陷臺城百僚奔散允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為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

裴鴻臚裴子野已見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張都尉遊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之交張纘已見

蕭彥瑜言少壯有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南史曰蕭琛字彥瑜惠開從子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巴東相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有舊仕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馬要理馬樞已見嘗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無聞之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

高道穆學涉經史非名流儁士不與交結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跡江海自求其志魏收魏書曰高恭之字道

穆自云遼東人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焉上歷官華翊侍郎

胡倫許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辭又工鄙俗之句西入涼州不遇將北遊魏乃為詩示所知程伯達曰群犬吠新客佞閽排疎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盼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一時皆傳之魏書曰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世為西夏著姓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鮮有能屈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隱匿名行懼人見知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去祖思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誇言若是遂歸

李琰之每休暇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

厥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北史邢邵傳曰邵與黄門侍郎李琰之對掌朝儀

常景雅有文思兼好篇詠淹滯門下積年不遷北史曰常景字永昌河内溫人魏太常林之後祖爽時號儒林先生景敏好經史遇新異之書殆求訪質買以必得為期衣食取濟而已自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顯位乃託意贊之按景贊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烟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贊王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其贊嚴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蓍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贊揚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邃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

李永和杜門却埽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曰李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鬱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及卒博士孔璠等奏諡為貞靜處士

平繼叔研綜經籍多所通究安貧樂道不營資產衣食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繼叔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嵩而哭不為營事婚宦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親知每以為言繼叔曰此亦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置經籍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時有珍味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啖之家人無得嘗焉北史曰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仕慕容為通宦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貫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中書博士

盧詢祖已見嘗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鬱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畧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荊棘

楊遵彥聞高王欲送置魏帝所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北史曰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楊津子也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仕至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邢子才邢邵已見有書甚多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李百藥齊書曰子才妻弟李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盧叔彪少便機悟豪舉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為人北史曰叔彪盧觀之弟范陽涿人

韋敬遠（已見韋夐）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亦接對歡然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北史曰韋敬遠作終戒曰昔士安以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以物弔祭並不得受吾終時恐爲恍惚故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于太行山百梯寺（僧道宣傳燈錄曰釋曇延俗姓王氏蒲州桑泉人世家豪族年十六聽妙法師講涅槃深悟其旨遂捨俗服進具後器度日新機鑒俊發）

蕭大圜是簡文子幼便聰敏神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甽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游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恥之（北史曰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第二子幼聰悟四歲能誦三都賦侯景發簡文大圜嘗遺獲免元帝降魏大圜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封晉陵縣公）

蕭理孫在魏境上疆土既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

歎咤者久之梁書曰蕭詧字理孫明子梁封岳陽郡王

李元操少善屬文晚年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都盡悲夫每於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隋書曰李孝貞字元操趙郡平棘人魏李順之玄孫好學善屬文美於詞令隋文帝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令李德林恭典文翰

王無功王績已見以醉失職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以穢行聞越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王無功集無心子傳曰東皐子始仕以醉罷鄉人或誚之東皐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之式有穢行者不仕儀而無心子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慍色退而將遊于茫蕩之野適過動之邑而愚甚士上耆譬而歎者三曰噴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氏之說乎昔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毳龍體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腰昂尾駝頸駱騋蹊騮善賜弃而散諸野終年肥遺是以鳳凰不憎山樓鼓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皐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醸王無功求爲大樂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無功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其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無功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遂棄官去

顔師古多藏古人圖書是性所篤愛劉昫唐書曰顔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居琅琊世仕江左之推歸周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師古博覽羣書尤精詁訓拜秘書少監時論稱其納賄出爲郴州刺史師古既負其才頗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闔門守靜杜絕賓客放志園亭葛巾野服搜求古跡及古器翫好不已

杜如晦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阮逸中説注曰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典章文物皆杜所定

李襲譽性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蚕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之後汝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多之大唐新語曰李襲譽爲揚州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襲譽引陂塘水又築句城塘以灌田八百餘頃百姓思之

東方虬自言二百年後乞你與西門豹作對唐詩紀事曰虬武后時左史陳子昂集寄東方左史修竹篇序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常觀齊梁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昨見明公孤桐篇骨氣端翔音韻頓挫光英明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

王義方已見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沈吟者久之他日忽言曰非但爲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坷以至於終劉昫唐書曰李義府饒陽人善屬文對策擢第以劉洎馬周之薦除監察御史高宗將立武氏爲皇后義府密申協贊擢中書侍郎既處權要有忤意者輒加傾陷柔而害物時人謂之李貓義方傳義方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虧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敭王休策蹇驅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屆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戶

蘇頲已見掌文誥嘗八月十五夜禁中直宿與諸學士翫月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令撤去

李太白云予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者十許年

李白晚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遂葬山麓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劉昫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天寶中上書召見待詔翰林楊國忠忌之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潁迎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卧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李德裕已見不樂應舉其父丞相李吉甫已見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行隊以品子敘官

世言白樂天所緼不得施乃放意文酒

醉吟先生白居易已見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

韋表微爲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劉昫儒林傳曰韋表微元和中拜監察御史少孤苦自立著九經師授譜春秋總例諸書

唐衢應進士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歎傷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者莫不悽然嘗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李肇國史補曰唐衢周鄭客也有文學老而無成惟善哭

天隨生陸龜蒙已見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至夏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責童兒採掇不已有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曰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

言語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笠澤叢書杞菊賦曰惟杞惟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苕烟披雨沐我衣敗綈我飯脫粟羞慚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鄭少師於里第植小松七本號七松處士嘗曰異代可對五柳先生宋祁唐書曰鄭熏字子溥以太子少師致仕再知禮部舉所引皆爽俊士類稱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蒔松于庭號七松居士

裴休已見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

皮日休傲誕自號閒氣布衣唐詩紀事曰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中太常博士遺亂歸吳黃巢寇江浙劫以從軍以爲僞學士令之作讖日休曰欲讖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疑譏之也遂及禍

司空表聖司空圖已見自目爲耐辱居士

司空表聖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劉昫文苑傳曰圖晚年爲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爲休休亭記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爲陝軍所焚天復癸亥復葺於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聵三宜休又少而惰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僧曰吾嘗爲汝師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爲利欲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所嫉宜之耐辱自警庶保終始與醉吟靖節等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爲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曰咄諾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靈性惡賴是長教閑處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棊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辱莫其詭激矯激多此類

李文正罷相爲僕射奉朝請居昭慶坊去禁門遼遠五鼓即起置白傳集數冊於茶錄中至安遠門仗舍燃燭觀之俟啓鑰則赴朝陳后山談叢曰李昉字明遠深州人周朝知開封府時人望已歸太祖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不朝貶延州別駕在延州爲生業以老後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食經上因問食品稱珍何物爲最易簡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爲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盎不暇呼童披衣掬雪以盥手亟引數缶連沃濁肺咀虀數莖燦若金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腊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東都事略曰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少好學風度凝粹弱冠舉進士歷官翰林學士性嗜酒太宗嘗以詩戒之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及其死太宗曰易簡果以酒敗可惜也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王聖塗澠水燕談曰种放字明逸舉進士不第隱於南山豹林谷學行高古從學者尤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景德中召至闕眞宗欲大用放

固辭乃放還山

張忠定（張詠已見）自號乖崖以為乖則違衆崖不利物

陳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當時稱其有韻（孔平仲談苑曰陳堯佐字希元修真宗實録特除知制誥舊制須召試唯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兄堯叟弟堯咨皆舉進士第一兄弟貴盛當世少比）

晏元獻公（晏殊已見）雖早富貴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宴飲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蘇丞相（頌）嘗在公幕見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粲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畢且去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為常前輩風流未有其比

歐陽公言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自為傳刻石

石曼卿於廨後自作一庵常醉卧其間名曰捫虱

楊褒家雖甚貧特好書畫奇玩充實中索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妙絕歐陽公贈之詩云三脚木牀坐調曲蘖紀實也（龐水翔談録曰楊褒華陽人家甚貧好古博物）

孫龍圖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傍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盃使退卒亦自喜不以為難（宋史曰孫覺字莘老高郵人從胡瑗學歷官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

胡旦（已見）作大硯可數尺鑱其旁曰宋胡旦作漢春秋硯遺命埋冢中

劉貢父所居在宋門城下城脊有地可方八尺餘去地一丈以上每登以眺遠其子戲曰此開闊臺（劉攽已見）

（東都事畧曰維與兄縝同學自刻厲博學書言行高遠名亞縝焉）

韓持國（已見）（韓維）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卧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絶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司馬文正公嘗與人書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使遂其生耳

王荆公不耐靜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寺而睡往往至日昃

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此
蔡天啓薛肇明見之（東都事畧曰蔡肇字天啓丹陽人師事王安石長於歌詩）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而
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
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
曰姑妄言之於時聞者無不絕倒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集謂之南遷
二友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
都撥心麪作槐葉溫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

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鱠既飽以廬山康
王谷水烹曾坑鬭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
壁前後賦亦一大快
東坡言嶺南氣候不常吾謂菊花開時乃重陽凉天
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十月初菊始開與客
作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日詩登遊盡醉而返
范堯夫（范純仁已見）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身以至婢
妾皆治於家往往鎘削過爲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
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
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

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
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不顧戀京師於吾亦
一助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意如此
田承君云頃爲金陵酒官有王荆公處一老兵時來
沽酒必問公之動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書院讀書
時時以手撫牀而歎人莫測其意（聞見錄曰田晝字承君陽翟人宣簡公之姪也人物雄偉議論慷慨爲首帥之冠）
王仲弓浮沉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
明之爲人（硯北雜志曰王寔字仲弓許昌人文恪公陶之子弱冠從司馬溫公學公不以膏粱畜之教以名節仲弓超然不以仕宦進取爲意韓持國歸以女范蜀公以耆老退居忘年接之）

蘇黃門（蘇轍已見）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
鄉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
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輒徜徉亭中鄉人既不
得見謀之閽人閽人使伺於亭旁後旬日果出鄉人
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
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
張文潛云范丞相（范堯夫已見）司馬太師（司馬文正公已見）俱
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
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
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粟湯一杯而退後至

留司御史臺見范入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杯滿釂三杯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各異

盧秉侍郎嘗爲江南小郡司戶參軍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瘦馬病參軍旋糴官糧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過而見之尤極稱賞俄薦于朝數年間遂超顯仕（范成大吳郡志曰盧秉本德清人父革舉神童累官太子賓客退居于吳遂爲吳人秉元豐中爲發運使每歲止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涇原懇乞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象自贊其上曰松風颼颼瘦

藤在手唯此白叟獨全于酒（荃翁貴耳集曰蘇庠字養直父伯固從東坡游東坡我夢扁舟遊震澤之詞爲伯固作也養直屬工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坡呼爲吾家養直）

葉少蘊云余家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抄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湩醴不減玉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因是往事況有此釀忽記歐公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慨然有當於心（宋史曰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仕至江東安撫制置使提舉洞霄宮卒于湖州）

林時隱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語子孫曰吾與汝曹獲長産矣（宋史曰林霆字時隱與鄭樵爲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陶南村輟耕錄曰趙孟堅字子固自號彝齋宋宗室也寓居嘉興之廣陳酷嗜古法書名畫）

耶律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故不獲柄用或以爲言答曰吾非不知顧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爲晚年沈湎尤甚（遼史曰耶律和尚字特抹系出季父房善滑稽重熙初補祗候郎君時帝篤於親親凡二父之後皆序以兄行第於和尚尤狎愛然每侍宴輒歌詼諧未嘗有一言之遜由是上益重之歷積慶永興宮使累遷至同知南院宣徽使事）

何氏語林卷二十　三

完顏仲實貧簡重博學有俊才家藏法書名畫不減中秘宣宗南遷衣冠顛沛奔走仲實盡載書畫一帙不遺從居汴中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金史曰完顏璹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博學多才喜爲詩工真草書日以講誦吟咏爲事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

謝皋父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辭曰

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兮其味焉食歌竟竹石俱碎失聲大哭人莫能測鄭牧謝皐父傳曰謝翺字皐父延平人登事與有志當世遭亂憤激成疾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蕭然歲秋粟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負資遊江海訪前代敗亡者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

趙子昂有琴名松雪但時出橫牀未嘗撫弄硯北雜志曰張伯雨少學琴嘗一琴名風林嘗從趙子昂論琴子昂以爲琴之五音各自改絃法其法不傳世所謂琴者皆不審五音之正徒取悅耳殆不若秦箏之按宮徵也故伯雨終身不復鼓琴

胡石塘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屢不繼襖不煖謳吟猶足鍾球鳴因指以語蔡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詞淚中已見

鮮于伯機嘗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齋前呼爲支離叟朝夕撫翫以爲適硯北雜志曰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少爲郡吏後以材選爲御史臺掾志氣豪放出載筆牘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欲拿去日晏歸焚香弄翰取鼎彝陳諸几席搜抉斷文廢款客至引坐對酒詠吟諷或命觴徑醉中歲益自刻苦讀書因號困學子官太常典簿

貫酸齋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元史曰小雲石海涯父楚國忠惠公名貫只哥小雲石海涯遂以貫爲氏自號酸齋生而神采秀異年十三膂力絕人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爲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忽喟然歎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矣元史曰公初襲父官爲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御軍極嚴猛暇則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爲形勢所拘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語已則解所綰金虎符佩之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一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巙巙子山嘗語人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得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元史曰巙巙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傳巙巙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風神凝遠制行峻潔其遇事英發掀

髯論辯法家拂士不能過之始授集賢待制累官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知經筵事

曹知白嘗遊京師王侯鉅公多折節與交章辟屢上知白悉謝去曰吾聞冀北多奇士庶幾見之豈擬擬求官者耶即日南歸隱居讀易終日不出戶庭或放筆圖畫掀髯長笑人莫窺其際松江志曰曹知白字又玄號雲西其先閩之霍童山人後徙居邑宋宣和中京修始遷華亭知白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敏至元中詔書遣中書左丞鑿吳松江以策從行功居多大德戊戌高田使鄉公行水復獻賓頭戍堤之法民享德之大府薦教諭崑山意不樂也辭去

吾子行沉困市隱不能以自見豐碑巨碣寫其幽曠託焉以自逃者也胡長孺吾子行文塚銘曰吾衍字子行太末人曠放高不仕之節求

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所著有尚書要畧歸書
楊鐵崖雖病困危坐不披文則弄翰或理音樂素
不喜奕晝謂棊損閒心晝爲人役見即屏去
楊鐵崖每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
邁非常人所能測也
倪雲林平生無他好翫唯嗜畜古法書名畫持以售
者酬之百金無所靳商勝之韻每發揮於縑素蒼勁
妍潤尤得清致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虛釋累
黃冠野服浮游湖山之間以遂其志
顧仲瑛晚年閱佛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
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
時豪俠處五陵衣馬洛陽街一時賞其曠達殷奎顧府君墓
志曰君諱德輝字仲瑛姓顧氏崑山人蓋四姓之舊
也幼穎敏善記誦輕財喜事以意氣自豪年二十更
折節讀書崇禮文儒師友其賢者後淮兵入吳聞君
濟用之乃棄絕塵事營別業於嘉興之合溪[illegible][illegible]五
湖三泖間自稱金粟道人歲
戊申從其子還臨濠而卒

何氏語林卷之十一

何氏語林卷之十二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方正第六上

詩小康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
明毛公傳曰詭隨者詭人之善而隨人之惡鄭氏箋
曰王爲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
以此勑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
白之刑罪者夫康成之曰以此曰又用此是益深得
詩人之旨矣至孔穎達正義乃曰惡有大小詭隨小
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非唯不知詩人之旨抑
且弁鄭氏之意而失之矣蓋詭隨寇虐其惡相因豈
有異也夫苟國是若定雖寇虐之人亦何能爲害唯
善惡不分則寇虐者始恣肆而無所畏忌一人詭隨
猶可幾也一國詭隨而衆論搖矣乃至於天下詭隨
爲善者將安望哉故詩人於每章必著詭隨寇虐蓋
三致意焉其意以爲此詭隨者迺無善之人苟一縱
之則根盤芽茁其勢必至於僭慠罔極以衆犯政纔
縱而不可解必無縱而謹之則無善者始不敢肆又
用是以止寇虐庶幾不至於作慝敗正而小康或可
冀也此詩人之意而孔氏以爲詭隨小惡夫乃欲芟

束冠履而更甦治之耶嘗讀屈原卜居篇曰寧廉潔正直以自清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蓋傷之爲夫、蓋之不勝求諂昵矣原豈不知渾涵纖趨之足以免禍寧自死死而不肯爲余觀世亦有方正如原者然皆取禍不旋踵嗚呼傷哉此所載其疾惡似已甚稍失中然能使詭隨欲跡至不得自容亦良快矣余故以著之篇云

陳尚書見王莽誅何武鮑宣喟然歎曰易稱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二子參豐在位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歛猶用漢家祖臘或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前漢書曰西安大夫陳咸字子威[illegible]

蘇和公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和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後漢書蘇章傳曰章八世祖建右將軍建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強豪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後漢書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哀平間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鄧禹西征關中表丹爲右扶風[illegible]不稱[illegible]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

更始中陳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王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前漢書游俠傳陳遵字孟公杜陵人[illegible]長八尺餘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illegible]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建武年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

馬伏波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伏波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後漢書曰梁松字伯孫安定烏氏人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後坐縣飛書誹謗下獄死

光武嘗問宋弘求通博之士後漢書曰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帝召拜議郎每燕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不悅伺譚出內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讓之曰吾欲薦女令輔國家以道德奈何數進鄭聲以亂雅頌譚

叩首辭謝良久遣去後大會群臣令譚鼓琴譚見弘遂失常度帝怪問弘免冠謝曰臣薦譚望能以中正導主而令朝廷躭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不復令譚給事范曄後漢書曰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吳大儀初爲郡吏范曄後漢書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初爲郡吏東平王聞而辟之上疏薦良除議郎遷司徒長史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大儀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譙龍

轉大儀爲功曹大儀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東觀漢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殄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病家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也

肅宗嘗問第五倫曰聞卿爲吏不過從兄飯有之乎倫答曰臣少遭饑亂米石萬錢實不妄過人飯司馬彪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修行清白

袁安已見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督郵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

周稺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其妻哀稺都老病闚問所苦稺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東觀漢記曰周澤字稺都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范史云范曄已見與王子炳親善范曄後漢書曰王奐字子炳　謝承書曰王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貫究業常賃灌園恥交勢利爲考城令遷漢陽太守拜議郎卒子炳爲考城令屢遣書請范范不時往及子炳除漢陽太守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路側設壇待之范見子炳

車徒駱驛遂不自聞與弟共辯論於路子炳識其音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子炳言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隔范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勢之譏便起告違拂衣而逝

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獨重李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

不合隱欲絶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杜預女南記曰李充字大遜陳留人兄弟二人貧無儋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充請呼鄰里宗家相對前跪白其母便頭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盧植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桓文林（桓礹已見）姑是楊司空（楊賜）夫人文林父卒姑赴哀止於傳舍整飾而入文林心非之及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司空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悉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

蔡中郎自朔方歸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智中常侍王甫弟也）酒酣起舞屬中郎中郎不爲報智素驕貴慚於賓客詬曰徒敢輕我中郎遂拂衣去智銜告中郎怨於因放謗訕朝廷中郎慮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

袁忠嘗乘船戴笠過詣王景興見景與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忠非其奢麗即稱疾發而退

魏文帝受禪（曹丕字子桓魏武長子也魏氏春秋曰初夏侯惇勸曹公宜早順人望曹公曰若天命有歸吾其爲周文王矣後果子丕始代漢）欲用楊公（楊彪已見）爲太尉先遣人示旨楊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能贊維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朝會引見著布單衣鹿皮冠持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司馬彪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作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

魏文帝（曹丕已見）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獨慕賓客如雲

邴根矩（邴原已見）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沐德信少有志介嘗過其姊姊爲殺雞炊黍德信不留

蘇則（魏志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少以學行聞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魏書曰則剛腸疾惡慕汲黯之爲人）與臨菑侯（曹植已見）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慟哭文帝知臨菑如此初不聞則後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人心不同當我應天受禪時天下人有哭者帝意在臨菑則謂見問須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目之則悟而止（傅子曰傅巽字公悌瓌瑋博達有知人鑒識）

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臥文師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魏志曰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舉孝廉初袁紹以爲參軍入魏爲太祖謀臣拜司空軍祭酒）

吕子義世稱清賢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數之內子義燃燭危坐通曉目不轉睛膝不移處呂子義已見

司馬公既進爵為王晉書曰司馬昭字子上司馬宣王次子景王母弟也咸熙元年進爵為王太尉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事後母至孝以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後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官至太尉為侍中大將軍諸葛誕所殺以其子為太尉將衛將軍隨侍郎舉司馬昭為晉王荀顗字景倩潁川人荀彧之子官至司空並詣之荀曰相王尊重何侯既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復疑太尉曰相國位勢誠為貴重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備位三公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荀遂下拜太尉獨長揖王謂太尉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晉諸公贊曰何曾字潁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八十餘薨謚元公其子嵩何侯乎下日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考乎古稱曾閔今曰何侯其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也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後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與董厥並平尚書事蜀亡死於綿竹廖元儉以蜀志曰廖化字元儉襄陽人為丞相參軍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曰宗預字德豔南陽安眾人為丞相亮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相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

孫仲謀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以權為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大醉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子布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張還謂曰共為樂耳公何為作異張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權默然有慚色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眾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

顧元歎不飲酒寡言笑舉動時當每飲酒歡燕左右恐有酒失為元歎所覺終不敢肆情孫權常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顧雍已見江表傳曰孫權嘗與群臣宴醉起舞不止雍召譚寶之曰君為臣下以恭敬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

將勤沒於國寧有汗馬之勞但階門戶遂見寵何有舞不知上歸為酒後亦由情罔怠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向壁卧譚立遇一時乃遣去

陸公紀（陸績已見）小時在孫討逆（孫策已見）坐時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公紀在末坐大聲言曰昔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唯尚武童蒙竊所未安

姚彪與張溫俱至武昌遇吳與沈珩守風糧盡從彪貸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答方與溫談論良久呼左右倒百斛鹽著江中謂溫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建武初裴叔則（裴楷已見）與山巨源（山濤已見）和長輿（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逌魏太常嶠少以雅量稱為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官尚書）並以盛德處位晉武嘗問曰朕應天革命海內更始外間風聲云何裴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

郄道徽在合肥被徵（郄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後也少有體正號思經籍以儒雅著名）道經姑熟與王大將軍相見（王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瑯琊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王謂道徽曰樂彥輔（樂廣已見）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應不勝淵武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蘇峻所害）道徽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那得為比王曰愍懷廢從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道徽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王素懷無君之心聞道徽言大忿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道徽舉止自若初無懼心後王謂錢鳳曰郄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

王敦下石頭害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正體嶷然儕輩不敢褻）王世儒與周侯素善往哭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問其所以世儒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那得爾世儒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故而加以極刑因數敦抗旌犯上言辭慷慨與淚俱下（晉書曰王彬字世儒王廙之弟少稱雅正）

周僕射（周顗已見）亡後王敦使人致弔周仲智曰（鄧粲晉紀曰周

嵩字仲智周顗弟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凌物云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
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
後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
初過江時熒惑守南斗經旬王丞相語陶回曰南斗
是楊州分野為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耳陶氏
家傳曰回字[illegible]丹陽人導從事中郎為人正直不撓導亦以此重焉每言曰陶中郎有輔佐之才真國器也
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佐聖主宜親忠貞遠邪
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丞相有愧色何法盛晉
中興書曰丹陽尹桓景諂以佞事司徒王導導甚昵之
王丞相王導已見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馮氏譜曰
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軍將軍以問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祖欽
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仕至光祿勳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蟒蛇膽不能得
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膽也童子化為青鳥飛去顏曰王公雖重
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
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
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郭景純郭璞已見嘗遇顏弘都欲為之筮顏曰年在天位
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
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蔡子尼體貌尊嚴莫有褻嫚高平劉整俊才白衣車
服吝麤語人曰紗縠吾之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而
經日不自安晉諸公贊曰蔡克字子尼陳留雍丘人蔡克別傳曰克祖睦蔡邕孫也克少
好學有雅尚禮貌尊嚴
王褒已見與管彥為友約男女為婚彥後葬父於洛
陽褒遂別嫁其女因吾彥弟馥曰昔嫁姊妹皆遠吉
凶斷絕今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之人豈吾結好之
意馥曰嫂是齊人兄當還齊褒曰豈有葬父洛陽而
隨妻還齊如此去就復何婚之有
庾異行庾袞已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諸兄友之皆拜
其母異行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何以不拜吾親異行
曰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袞敢
輕之乎遂不拜
王懷祖王述已見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痴王丞相
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以在東米價
懷祖張目不答丞相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
桓公桓溫已見議移洛陽鍾簴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
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
陵不應先事鍾簴桓公不能奪
簡文臨朝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仁聞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
桓溫廢海西公立帝在位二年而崩詔桓公居攝王中郎持詔命入於

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中郎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自專事遂不行王中郎別傳曰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承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王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輔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桓公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桓時荀令遠言於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朝議乃止晉書曰荀邃字令遠荀崧之子起家秘書郎遷尚書左丞少有儀望風操甚爲簡文帝所重

會稽王道子專政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歷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爲桓玄所害委任群小陸祖言陸納已見望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朝士稱其忠亮

周勰爲謝太傅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老莊脫落名教時韓康伯領中正不過勰品爲之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以康伯爲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清和有思致幼爲舅殷浩所知晉書曰王坦之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大謙之爲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宜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能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化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大方之家矣誠由未能一慨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驕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故宅心於卑素悟騶稱之爵理故情存乎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見君子之充尚理有未盖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遺之緣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棄卑以自牧實繫謙交皆所以有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老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然謙近背之矣去人有爭心身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淡心於內也

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王氏譜曰國寶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弟緒有寵於王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爲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昵恭抗表討之會稽王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

王孝伯每正言規諫周祗隆安記曰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中書令出爲五州都督青兗二州刺史道子不從及赴山陵還孝伯歎曰榱棟維新便復有黍離之歎

戴安道戴逵已見少有高名武陵王司馬晞爲太宰封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道不能爲王侯伶人

司馬太傅會稽王道子已見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謝尚書因醉爲委巷之歌王孝伯正色曰居端右之尊集藩

王之第而大肆浩聲欲令臣下何所取則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

淮陵內史虞珧子婦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著黃衣狀如天師司馬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賢為之降節王孝伯獨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

王佛大臨荊州甚得民和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王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相善齊聲見稱任荊州刺史桓南郡桓玄已見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王每裁抑之南郡嘗詣王通人未出南郡乘轝徑入王對

南郡鞭門幹南郡怒去王亦不留

袁彥升袁喬已見與褚季野友善及康獻臨朝康獻皇后季野女也彥升與季野書曰皇太后踐登正阼臨馭皇朝將軍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況策名人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亦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從此辭論者以彥升為得禮袁書又曰與將軍鑣世譽先後臭味同歸欸平昔之交與禮數亦降箕踞之欣隨世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

桓玄作逆晉安帝出宮時徐野民陪列悲動左右及玄篡立野民又獨哀感涕泗交流晉書曰徐廣字野民東莞姑臧人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謝玄為兗州辟從事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謝尚書謂之曰徐公將無小過也野民收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歔欷沈約宋書曰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史晦為高祖中兵參軍後爲宋高祖中領軍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謝晦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時宣遠在家驚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竪籬隔絕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王弘之已見同行參軍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屈從敬祖深貴其言晉中興書曰桓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

蔡子度自豫章徵為吏部尚書沈約宋書曰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曾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至尚書令時傅季友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散騎常侍徐羨之共管朝政宋書曰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羨之歷官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望與謝晦傅亮同誅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

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羨之小字署紙尾也遂不拜

沙門慧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參決帝每引見常升獨榻顏延之因醉白上曰昔同子驂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帝為變色

王僧玉王球已見是司徒王謐子公子簡貴素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時殷尚書宋書曰殷景仁陳郡長平人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騎常侍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官至尚書僕射劉領軍並執權重傾動內外王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宋書曰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耽父柳並晉左光祿大夫湛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歷官尚書僕射領軍將軍

中書舍人王弘為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弘如言往王舉扇撝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太祖曰我便無如此何

張景胤張敷已見為正員中書郎時舍人秋當周赳並管要務以張同省名家皆欲詣之周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秋言我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景胤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許二客就席張呼左右曰移我遠客周等失色而退

張景胤為江夏王撫軍記室江夏就文帝求一義學沙門會景胤赴假還江陵入辭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云道中可得言晤張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宋書曰江夏王義恭武帝子也少好學文辭麗武帝特所鍾愛封江夏王謚文獻

蔡興宗在荊州被徵還都時右軍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造席良久王去竟不呼坐南史曰蔡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歷官吏部尚書中書監

宋孝武好狎侮群臣自太宰義恭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過擊群臣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顏師伯謂議曹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

王僧祐雅為從兄仲寶王儉已見所知仲寶在中書日常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仲寶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以仲寶之愛名德僧祐之不附貴要並兩稱之南史曰王僧祐字胤宗琅邪人父遠光祿勳僧祐雅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自天子至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門郎

向玄季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南史曰向柳字玄季河內山陽人父靖太子左衛率柳任至南康郡步兵宣事秋去與袁太尉司空顏揚州徐湛

之顏峻並已見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南史曰范璩字伯玉平北將軍汪之曾孫仕至淮南太守

褚彥回褚淵已見美儀貌善容止俛仰進退咸有風則宋山陰公主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於世祖曰

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已見謝瀹已見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宋德既衰齊高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時王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已見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南史曰王延之字希季祖敬弘宋侍中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靜默不交人事仕宋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啓宋明帝即日材官爲起三間齋

屢歷吏部尚書左僕射

宋世吏部郎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慧曉已見在選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

齊高帝於華林宴使群臣各效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時王仲寶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王僕射王儉已見嘗屬王琨用東海郡吏琨謂信人曰語

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南史曰琨王華從父弟也祖薈會稽內史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琨少謹篤爲從伯謐所愛先是琨伯父廞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唯華得免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同生爲之延譽歷位宣城太守孝建中爲吏部郎

褚彥宣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褚炤已見彥回子賁南史曰淵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有棲退之志仕侍中往問訊彥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詔以軺車給之彥宣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

免

下士蔚弱冠時爲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彭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 下彬已見

張思曼 張緒已見 恬情利祿朝野皆貴其風常語人曰吾一生不解作諾

劉璡 已見 嘗爲武陵王 曅 征虜參軍武陵與僚佐飲自割鵞炙璡曰應刀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

中領軍劉勔 宋書曰劉勔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祖懷義父穎之並郡守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受孝武帝顧命守尚書僕射中領軍 晚節有棲退志表求東陽郡 南史曰勔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 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王吏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譽勔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快快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

明帝廢鬱林虞侍中稱疾不陪位 齊書曰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祖嘯父晉左民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悰少涉獵有至性秀之於都亡悰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歷官侍中 帝使尚書令王晏諭旨以虞舊人引參佐命 南史

曰王晏字休默一字士彥祖弘之有高行父普曜祕書監晏官侍中左僕射永明中任仁親重以事伏誅 虞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維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

任彥升 任昉已見 在齊紆意於梅蟲兒 南史曰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爲制局監甚見愛幸東昏敗伏法 用爲中書郎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彥升大慙 南史曰王亮字奉叔王瑩從父弟也父攸宋太宰中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齊竟陵王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與焉仕中書監加散騎常侍

沈休文撰史王希聃一日問休文曰從叔太常何故無傳休文戲語云賢從有何可載希聃答曰從叔唯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爲美休文有慙色

徐勉爲吏部尚書 梁書曰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人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爲祭酒稱勉有宰輔之量歷官侍中謚簡肅 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勉嘗爲書戒子崧曰吾家世清廉嘗居貧素至産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

運致邪今貧建聚斂若此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自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倘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得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

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孰田地甚為舄鹵彌復可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以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下吏階聊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辯內外大小宜今得所男吾所知又復遺占之諸女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此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資產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閑隙負杖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朱彥和方貴用事賓客輻輳南史曰朱异字彥和錢唐人祖昭之以學解稱父巽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節歡見而異之欲以女妻焉异編覽經史兼通雜藝官至中領軍引江子一為助南史曰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仕梁南津校尉彥和是子一姑夫子一知彥和不為物議所歸未嘗造門

王東陽性簡貴有風格時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塡咽時有魏郡申英者寒門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穰穰皆以利往能不至者唯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穉也南史曰王承字安期初為秘書郎累遷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有後為東陽太守

阮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居士度其必至顛覆王笳管造門居士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

邵陵王綸嘗於婁湖立園廣宴朝士酒後好聚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吐壺皆莫敢言謝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冠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反甚有慙色

蕭引已見為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皆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

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陳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咸從唯蔡凝與袁憲不行後主問其故凝答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皆失色南史曰蔡凝字子居蔡興宗曾孫蔡撙之孫也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大建中選尚信義公主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

李敬文爲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權勢從敬文乞麋角鴿羽敬文答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疎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北史曰李繪字敬文趙郡平棘人儀貌端偉神情朗儁舅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齊文襄用爲散騎常侍

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韋敬遠至宅訪以政事敬遠仰視其堂徐語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甚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

柳謂爲侍御史楊素嘗戲之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禁風謂斂板正色答曰謂信無可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謂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北史曰柳謂河東解縣人柳昂之子歷官秘書侍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謂清素守常爲時所美

何氏語林卷之十二

何氏語林卷之十三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方正第六下

李綱嘗乞骸骨高祖謾罵曰卿昔爲何潘仁長史今顧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好殘殺每諫輒止爲其長史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何敢久爲尚書唐書曰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大業末屏居于鄠賊帥何潘仁以爲長史義師至京城綱謁見高祖授丞相司錄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每吐論發言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蘇世長巳見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宗顧謂群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宗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臣爲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

劉仁軌巳見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仁軌別籍毋於縣祇奉臣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之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凉

楊德幹爲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鷄不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鷄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你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宋祁唐書曰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貞觀初第明經累官黃門侍郎兼大理卿執法平恕時人比之戴胄

則天時南海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后以賜張昌宗狄梁公時入奏事后命梁公與昌宗雙陸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賭昌宗毛裘以臣紫絁袍爲對則天笑曰此裘價逾千金卿袍安能敵此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心赧神沮累局連北梁

公對御就褫其袍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劉昫唐書曰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爲言后省悟召還中宗帝反正追贈司空

武后臨朝辟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劉昫唐書曰蘇良嗣世長之子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守文檢括莫敢有犯遷爲高宗所稱則天朝工部尚書

武候將軍田仁會宋祁唐史傳曰田仁會雍州長安人永徽中爲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郡人歌之誣奏侍御史張仁禕朝野僉載曰張仁禕上元中爲吏部員外郎高宗臨問仁禕惶懼失次韋仁約歷階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明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大唐新語曰韋仁約在憲司見王公卿相未嘗拜人或勸之答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後爲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令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韋安石爲納言曰劉昫唐書曰韋安石京兆萬年人司空孝寬曾孫歷德鄭二州刺史持重少言笑爲政清嚴所在人吏畏之久視中遷文昌右丞尋知納言二張引蜀商宋霸子博塞后前劉昫唐書曰張易之白晳美姿容善音律先是易之弟昌宗入侍中禁既

而薦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即召見甚悅兄弟俱侍宮中傅粉施朱衣錦繡服承辟陽之寵安石言商等賤類不當廁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攷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爲不及退語人曰韋公真宰相劉昫唐書曰陸元方蘇州吳縣人伯父柬之以工書知名元方又載初遷鳳閣侍郎則天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由是忤旨

狄梁公爲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狄奉使先修供頓幷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必致雷風之異欲別開路梁公謂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淸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敢

害而欲避之玄沖遂止果無他變

宋廣平（宋璟已見）嘗侍宴朝堂時二張皆爲列卿（朝野僉載曰周張易之爲控鶴監昌宗爲秘書監）廣平階六品在下坐易之素憚廣平剛正妄悅其意虛位揖廣平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坐廣平曰才劣品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善果謂廣平曰中丞奈何呼五郎爲卿（大唐新語曰當時朝列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廣平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以親故當爲張五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大唐新語曰鄭善果性至孝篤慎父誠周大將軍討尉遲迥遇害母崔氏甚賢明訓以正道敎導果歷官清廉所在咸有政績）

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令證之說惶惑迫懼宋璟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閤救子與子同死子須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大唐新語曰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爲所搆云元忠屬意太子爲少年耐久罪則天大怒下獄易之引張說爲證說明其枉元忠得免死流嶺南）

宋廣平自廣州召還玄宗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廣平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於帝帝益嗟重

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二人已見）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唐書曰王毛仲本高麗人性識明悟玄宗爲臨淄王時常伏侍左右開元中[illegible]玄宗大怒[illegible]）

安樂公主恃寵嘗奏請昆明池爲湯沐中宗不許（劉[illegible]唐書曰安樂公主中宗女也[illegible]公主爲之開府置官屬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爵勢傾朝廷）安樂大役人夫擁其側爲定昆池池成中宗率庶人往宴令公卿已下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爾（唐詩紀事曰李日知鄭州人景龍初爲相）

吕太乙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大唐新語曰太乙初爲御史裡行自負才華不即眞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節秀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

吳兢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引張說誣證魏元忠事云說已許昌宗賴宋璟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不喜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語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兢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稱為今之董狐唐書曰吳兢汴州浚儀人勵志勤學博通經史魏元忠朱敬則咸稱薦其有史才令直史館脩國史修天后實錄

秘書監姜皎得罪唐詩紀事曰姜皎長安中為尚書奉御玄宗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度遂委之焉及即位授殿中少監出入臥內開元中為秘書監坐泄禁中語流欽州道死張嘉貞附會權幸請加詔杖伐而皎死劉昫唐書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弱冠應五經舉累官并州長史有告其在軍奢僭按驗無狀上將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天子聽政瞽史箴諫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坐此輩是塞言者之路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謗議之道帝以嘉貞為忠數月遷中書令後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帝問法當如何嘉貞復援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廷辱以卒伍待況律有八議勳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伷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慚色劉昫唐書曰裴伷先絳州聞喜人宰相裴炎從子也官至工部尚書

李邕為左拾遺時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曹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稱李邕宋璟張昌宗並已見

孔著作至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以張燕公為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垍是燕公子見著作所撰謂弟埱曰多是漢天下族姓何與伊事而妄為升降埱素與著作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舉朝共推每有商榷咸就諮訪著作書初成以呈韋公韋以為可行及聞垍言著作懼禍將追改之以情告韋韋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奮筆將為千載楷則奈何以一言而自動搖有死而已何可改也遂不復改劉昫唐書曰韋述司農弘機曾孫篤志文學有家書二千卷童時記覽皆遍父景駿為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洺州刺史元行沖景駿姊子為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沖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illegible]如遇師資以[illegible]行沖引之[illegible]

吾外家之寳也舉進士入關時年甚少儀形眇小考
功員外郎問曰章學士童年有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
書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丞如詞策何待
明試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居史館二十年勅
成國史一百
一十三卷

蕭茂挺為集賢校理李林甫欲一見之穎士方有父喪不時詣林甫甞至一故人舍邀穎士穎士逐往哭門内以待林甫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李華作穎士文集序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十九進士擢第淮南連帥表為揚州功曹君以文章制度為已任時人咸以此許之及卒門人盖為文元先生唐詩紀事曰穎士以授獎後進為任如李陽冰皇甫冉陸渭自貲曰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交也李華與蕭齊名世號蕭李

常袞當國劉昫唐書曰常袞京兆人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掌綸誥時稱常楊甘清直孤素不妄交遊代宗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在中書劉昫唐書曰崔祐甫字貽孫父沔黃門侍郎祐甫性剛直無所容遇事不回遷中書舍人每論事未嘗降屈舍人岑參初掌綸誥屢稱疾不宿直諸人不敢言崔獨以舍人職在樞密不宜讓事於人岑舍人稱疾既久多有離局袞曰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袞默然無以奪唐詩紀事曰岑參南陽人文本之後至德中任宣義郎攝監察御史拾遺裴晃杜甫薦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備獻替官之

李揆已見秉政苗侍中薦元載可大用劉昫唐書曰苗晉卿掌吏部人以陽素稱晉卿擢元中知吏試選事性謹秉選人有誘訟卒好官者歸數千言載體色甚厲旨卿必含容之畧無慍色累居侍中揆語侍中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獐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耶竟不肯納載入相除揆秘書監江淮養病十餘年唐書曰元載聞揆從山人唐詩紀事曰盧嶽蘇到京應陳時務評稍七盧宗擢拜中書以貪墨伏法

顏魯公在汝州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於魯公公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唯諸侯朝覲之儀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李肇國史補曰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曰顏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時宗從之公受使皆失色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就先太師者真卿叱曰汝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罵賊不絕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

張延賞在中書劉昫唐書曰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博涉經史達於政事蕭嵩嘗見而奇之以女妻焉貞元中拜中書侍郎恃權矜己嫉柳渾守正使人謂之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卒為所擠續襄陽耆舊傳曰柳渾字夷曠襄陽人天寶初補單父尉累拜監察御史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右補闕裴諝為陝府録事參軍時李泌公泌已見充觀察始至官屬謁見令別召裴録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有燕使甫隨判官同赴及燕三召不至公怒召諝讓之曰

其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率
思接從容故超越禮分面約赴讌遂累召不來何相
忽之甚也澥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
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忽之中丞府中自有
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浙公曰老夫過矣澥退浙
公命駕訪之置在賓席趙璘因話錄門澥累官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
憲宗寢疾杜黃裳時爲太常卿欲率百官請立太子
監國以語其壻韋執誼執誼曰丈人方得一官寧可
復開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
以一官見買即拂衣而出

朱泚召段秀實已見討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
平皆在秀實戎服與休並坐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起
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
萬段吾豈從汝反耶遂擊泚中額流血匍匐

李惇在淄青幕屢有規正節度使王衡不能用一日
王對諸客別有所問惇曰某前後頗獻愚直大夫不
用今復問何爲王作色曰李十五好爲誑訐惇曰忠
言大夫謂之誑訐久任何益請從此辭再拜趨出命
駕而去

柳元公甚知張尚書正甫劉昫唐書曰柳公綽字起夫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
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儉復利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爲文不尚浮靡官檢校左僕
射河南節度觀察使元公之子仲郢別見嘗遇張於途去蓋下
馬而拜張止之不獲他日張言於元公曰壽郎仲郢小字
相逢其譙太過元公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
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
綽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而謝過劉昫唐書曰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官至檢校兵部尚書仁所[illegible]凡官尚書居外任所至稱理

憲宗在東宮時王紹避太子諱請改名時以爲諂李
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止雖紹
何誅劉昫唐書曰李藩字叔翰趙郡人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元和中爲中書侍郎藩爲相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裴垍在中書有故人自遠來訪裴給郵優厚其人乘
間求京府判司裴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
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紀綱他日有瞎眼宰相
憐公者不妨却得劉昫唐書曰裴垍字弘中河東聞喜人元和中爲中書侍郎年少驟居相位器局峻整雖大寮前輩不敢干以私議者謂垍作相才與時會知無不爲于時朝無倖人百度寢理垂周遘疾公論惜之

鄭珣瑜在中書堂會食俄王叔文至吏白宰相方會
食百官例不得見叔文恚叱吏吏入白韋執誼遽起
延入閣內珣瑜歎曰吾可以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

歸臥家七日不出自是罷相宋祁唐書曰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天寶中退耕陸渾山以養母崔祐甫爲相擢左拾遺除河南尹清靜惠下人不敢干以私後爲門下侍郎

李逢吉當國劉昫唐書曰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學士李玄道曾孫元和中爲門下侍郎憲宗討淮蔡以兵委裴度逢吉沮之後又擠于方之鎮代度平章事時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度再用及爲逢吉所惡沮庶爲之側目忌裴晉公裴度已見復相使京兆尹劉棲楚十餘人悉力根却之雖晉公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晉公置酒延客棲楚曲意自解附耳而語崔咸疾棲楚舉酒讓晉公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項安世家說曰今坊市公人謂之所由晉公笑受而飲棲楚不自安趨出坐上壯之宋祁唐書曰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鄭餘慶李夷簡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爲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

李公垂李紳已見爲李錡掌書記錡逗撓不朝一日召公垂使作疏公垂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耶公垂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公垂獄中錡誅或欲以聞公垂謝曰本激於義非希名也乃止

韋澳是韋貫之子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一日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

處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宣宗朝戶部缺判使韋澳奏對延英宣宗言戶部缺判使澳但對以府事上言戶部缺判使者三又問卿意何如澳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嘿然不樂甥柳玭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衷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佳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後出鎮河陽

周祖入京師百官迎謁周祖見馮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語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

宋太祖時竇儀在翰林忽一日宣入禁中行至屏障間覘見太祖猶衩衣潛身却退中書謂曰官家坐多時請速出見竇曰聖上衩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宜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着後方召見五朝名臣言行錄曰竇儀字可象薊州人登晉朝進士今坡遺事曰王著隮良宮太祖謂范質曰深嚴之地當選□□之上以□之□□前就學士推竇儀清介重厚然已分尚書姊於後召上曰禁中州人不可當命從忠所職即日再入翰林

陶穀爲學士日嘗召對太祖襲服御便殿穀望見將進而復却者數四太祖笑曰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竟穀遽趨出

宋太宗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李文正（李昉已見）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

真宗欲以後宮劉氏爲貴妃遣使持手札以問李沆（已見）沆對使者引燭焚手札因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五百金遺修求載名于記修投金庭下促治裝去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東都事畧曰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真宗朝參知政事出知亳州天聖二年拜工部尚書平章事在位慎名器無所私清約如寒士卒贈中書令謚文節）

王魏公（王旦已見）當國時玉清宮初成丁崖相（丁謂）令大具酒食列幕次以飲食游者後游者多詬丁訴玉清飲食官視不謹多薄惡不可食丁至中書云於魏公公不答丁三四言終無所云丁色變問相公何以不答公曰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饅頭夾子處

王魏公至性儉素東封日二府議增飾車服以盛法從諸公令人於公第日調之一無所爲王冀公（欽若）乃作繡韉送公曰前議恐忘已令爲之公使具直置之而不乘冀公怪問其故公曰常所跨者君上所賜非不華也豈可更事奢僭以褻典制

王文正作相罕接賓客獨楊大年（楊億已見）來則對榻談文正卒時舉家事一付大年後丁晉公求文正家婚大年令絕之

楊大年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真宗注云朽壤糞壤令大年重改因易爲隣境明旦引唐故事不稱職求罷上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性氣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大年必徑出他處亦然文穆去國日朝士皆有詩大年獨不作文穆辭日奏其廟傳宣令大年作詩大年竟不奉詔（宋史曰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進士甲科累官門下侍郎平章事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性傾巧敢爲矯誕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論）

真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憂不富貴大年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楊文公在翰林丁謂初參政事群公致賀楊語同列曰毆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逃歸陽翟別墅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意欲扳公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公正色厲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王沂公在閤下日楊文公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於沂公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

富鄭公爲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加干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爲不宜

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馮拯在中書日宋水記聞曰馮拯河南人其父爲趙韓王守第舍拯小時韓王見而奇之曰此子貴不小使讀書其父使就學數年舉進士太宗時請立太子[illegible]官至侍中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謝馮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道輔慙伏而退後道輔嘗語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易有[illegible]公議曰孔道輔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如李者耶聞者多笑之爲御史中丞以事被貶知鄆州然非其罪[illegible]甚至州踰一夕卒於驛

富韓公之薨神宗對輔臣悼惜且曰富弼平生強項今誌其墓者亦必一強項人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強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爲之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維字持國忠憲公之子篤志好學神宗在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等皆名儒厚德之士時持國知汝州其弟玉汝在樞密院具聞此語亟遣使報持國曰雖其家以是相囑慎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是富氏果以誌屬持國持國與玉汝書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已許之不可食言因以獲罪所甘心也卒爲之初持國

年幾四十猶未仕會富公鎮并門以帥幕辟之遂起東都事略曰韓縝字玉汝忠憲公子也官至中書侍郎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清議非之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東都事略曰徐禧用兵西夏李稷主饋餉永樂城陷與城俱没稷贈工部侍郎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怍而退

熙寧初蔡寺丞名天申丞相確之子也察訪京西挾其父勢妄作威福震動一路河南尹李師中轉運使李南公事之甚恭時司馬溫公判留司御史臺因朝謁應天院天申獨立一班既報班齊溫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歸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即日行蔡寺丞位儀注以官爲高下朝謁應天院留臺職也

司馬文正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所不敢爲

范蜀公范鎮已見有子弟赴官乞書諸見朝貴蜀公不許曰仕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

范景仁與趙閱道私好不協熙寧中王介甫執政以景仁時爲異同數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閱道對曰鎮忠臣上問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語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涑水記聞曰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

王荊公與唐質肅唐介已見同爲參政議論未嘗少合荊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力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唐曰道爲宰相使朝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荊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得非純臣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荊公爲之變色

王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會一日會於南昌少頃潘延之亦至延之談禪王問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其書唯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可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曰前言第戲之耳羅點錄曰清逸居士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縣尉郡許職拜江州守潘生見之歎不爲禮遂懷棄歸不之官問道於黃龍南禪師獲其印可曾曰彼清世之逸民歟自號焉

孫少述與王荊公最厚荊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及荊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亟往造之相見惟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荊公置酒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散荊公曰退即解舟無

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奉謝矣悵悵各有惜別之
色人然後知兩公未易測也老學庵筆記曰孫少述字正之與荊公最厚公別少述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余規其相與如此及公當國數年不相聞人謂二公之交遂絕

王荊公初參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荊公曰為
宰相何暇作詞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其
事業亦不止此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
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
遠佞人呂大慚涑水記聞曰王安國常非其兄所為官西京國子教授任滿至京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為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新法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丘壠豈得不預我事也

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
父平生作劊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引疾詔告東坡
一揮而就不日傳寫都下紙為之貴曲洧舊聞曰紹聖初惠卿亞復知江陵到任謝上表云顧惟妄論何理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或曰擬此一聯其用心憸復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謫詞東坡當筆也

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
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曾子宣布
草麻消庭宣有赤舄几几南山巖巖之語時士大夫
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硜硜鞅鞅乎未幾錢自吏部
尚書責知池州

章子厚在政府一日李邦直欲復唐巾舉子厚曰未
消爭競只煩公令制帶來累君蘇子由語張文潛曰
廟堂之上謔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范淳夫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祖禹字淳夫成都人事神宗哲宗為太史著唐鑑嘗語李
方叔云宋史文苑傳曰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廌六歲而孤能自奮立以學問稱嘗以文謁蘇軾於黃州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砂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李文正李昉已見
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

當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椅子錢大王入覲見之曰
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
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時趙鼎張浚作
相宋史曰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紹興中總中外之政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

趙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
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
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宋史曰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紹興中至宰相秦檜畏其過出知泉州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汝翁論其

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興化軍論者猶不已責清遠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

史彌遠拜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文節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語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舜禹揖遜事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文節落職而罷宋史曰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中博學宏詞科累遷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賞學士上欲試思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制詞精敏在廷聳歎

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時洪皓曰昔

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強以當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宋史曰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假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粘罕迫仕劉豫皓不從流遞冷山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悟室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

元兵大入賈似道當國以去要君時度宗初即位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江萬里時為參政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宋史曰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少神雋有文學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硯間召試館職遷右正言為侍御史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度宗朝官至參知政事

至元中程文海為宗臣二十三人以謝枋得為首時行省奉詔起之執手相勞勉枋得謝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宋史曰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寶祐中對策極詆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中乙科官至擢工部侍郎宋亡見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急召不為禮與之言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至京問謝太后欑所及瀛國所

在再拜慟哭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於地不食而死

胡沙虎弒衛紹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言衛王失道天命絕之虎實無罪且有推戴之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朝遂以為諱後史官聞賈益謙經事衛王宜知其事時益謙居鄭州乃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慷慨言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海陵被弒大定間禁近能暴海陵醜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多所附會衛王為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吾惟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

何惜餘年金史曰胥鼎謙字彥亨汾州人大定中歷仕州郡以能稱累官尚書右丞

廉希憲嘗有疾帝累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北土糖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與求活也元史曰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

元世祖一日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希憲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上稱善

賈居貞爲左司郎中劉秉忠奏除參知政事居貞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執不肯拜元史曰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用相知其賢俾監築上都城授左司郎中從帝北征每陳說資治通鑑雖軍中未嘗廢書一日帝問門第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太爲教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

初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字术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悚然

趙承旨趙孟頫已見初至京會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承旨抗言其非或以承旨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承旨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爲非豈欲阻格至元鈔耶承旨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輕重則人不得其死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元史旨議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

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

王虎臣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世祖命虎臣往按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趙承旨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爲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遂昌山人雜錄曰吳守趙全繼除杭吳民泣送不忍捨時浙省以宋室大臣鎮之待吾臣如司屬全不勝折辱竟卒於杭時人擬以趙廣漢

世祖嘗與趙承旨共論葉李留夢炎優劣承旨退語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

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跡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太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徹里至帝前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桑哥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元史曰或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頫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云）

吕思誠爲浙西廉訪僉事時南臺御史大夫達識帖木邇與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也不聽（元史曰吕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母馮氏夢丈夫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寤而生思誠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𣂏學治經試國子伴讀累官國子祭酒中書左丞）

吾子行（吾衍已見）遇人巧宦善富如蟲蛆臭腐將噬棄巳避去惟恐不速

張士誠據有吳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所不可致者唯楊廉夫一人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時元王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喜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敢強也

張士誠弟士信聞倪元鎮善畫使人持絹侑以重幣欲求其筆元鎮怒曰倪元鎮不能爲王門畫師即裂去其絹

何氏語林卷之十三

何氏語林卷之十四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雅量第七

昔鄙夫爭一簞食聞堯讓天下而非之仲尼厄於陳蔡匡坐鼓琴子路慍見而弗是也夫苟能人我皆冥則無物不遺知有生皆幻則何險不夷此亦難與拘見褊心者道也

有客薦士於王仲回丹已見仲回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仲回坐以免客慙懼自絕仲回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待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公沙穆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聖賢羣輔錄曰公沙穆北海名士也

張然明進屯長城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然明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安定屬國都尉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

文舉在青州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六年劉備表爲青州刺史爲袁譚袁紹子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

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晉紀曰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猜忌多權數魏武聞其有狼顧相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聖賢羣輔錄曰河內司馬懿仲達潁川陳羣長文譙朱鑠彥才濟陰吳質季重爲魏文帝四友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曹公聞周公瑾年少俊才謂可以說動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江表傳曰幹有容儀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布衣葛巾自託私行以詣公瑾公瑾出迎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也幹曰與卿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公瑾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後三日公瑾引幹徧觀營壘倉庫及軍資器仗復還張燕示以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君更生酈叟復在吾猶拊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

何笑終無所言幹稱公瑾雅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許司徒喪子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交阯依太守士燮劉璋遣使招靖入蜀璋以爲廣漢太守先主爲漢中王拜太傅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董休昭董允已見與費文偉欲共會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軍請車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劉璋時爲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爲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交歡和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昭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是吾意了矣

諸葛武侯亡後以蔣公琰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公琰拔自庶品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衆望漸服蜀志曰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至廣都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將加罪戮丞相亮請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語不時應答蜀志曰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與巴西程祁巴郡楊汰蜀郡張表並知名丞相亮深識之辟爲主簿亮卒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嘗著漢季輔臣頌或構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蜀志曰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耶

魏軍次于興平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游學益州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丞相請爲參軍代蔣琬爲尚書令費禕別傳曰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爲尚書令欲斅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曰人才力相縣若此吾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光祿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圍棊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文偉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文偉至賊軍遂退蜀志曰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父豔爲漢司空敏少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倉雅訓詁[illegible]署典學校尉及立太子爲家令[illegible]東宮舊臣特加優待[illegible]

范孝敬在武昌自造冢名長宅時與賓客作鼓吹入中宴飲吳志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後爲侍中出補武

呂左部督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勳德仍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叱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之隕涕

夏侯太初巳見夏侯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無異舉動自若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嵇中散嵇康巳見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山巨源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魏陽元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為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甯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入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十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箸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為鍾毓後將軍長史魏書曰鍾毓字稚叔穎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毓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毓每與參佐射陽元嘗為畫籌後遇朋人不足以陽元備數毓初不知其善射陽元容範既極閑雅焦發無不中舉坐莫敵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材有如此射矣

魏陽元子既先殞朝野咸謂陽元悲必過慟陽元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哭王隱晉書曰魏舒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

阮千里善彈琴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任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人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問貴賤長幼至輒與彈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安仁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晉陽秋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

夏仲御母病危篤當詣洛市藥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或至海邊拘螊蜆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統悖然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大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於泥若汙陰之間自當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出者大慙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從父敬寧祀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統諸從兄弟欲往觀共紿之曰從父疾病得瘳欲因其祭祀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入門忽見丹珠輕步猶儛靈談鬼笑統驚愕而走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螮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吾常恨不得頓叉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也遂隱床上被髮而臥不復言衆踧踖即退遣丹朱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巳下方軌連軫共至南浮橋邊禊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粲爛仲御時在船中曝所市藥雖

見此輩穩坐不揺賈公閭望見奇之顧相與語（晉諸公贊曰賈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豫州刺史充起家爲尚書郎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公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與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爲晉律）遣問船中安坐者爲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答曰會稽北海間民夏仲御

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以儒素顯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爲業避亂江東王敦引爲長史）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取官稿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便遭黜辱深爲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時人服其遠暢（晉書曰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

劉越石爲胡騎所圍數重（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才父蕃九卿大夫琨少稱儁朗累遷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出爲并州刺史爲段匹磾所害）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劉謙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有重名永嘉中爲閻鼎所害）

桓宣武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太傅王中郎前欲於坐害之王入失措倒執手板流汗霑衣謝神姿舉動不異常日舉目徧歷左右衛士從容語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夷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桓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色頓盡命左右促具行觴笑語移日（桓温謝安王坦之並已見）

郗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著故絹衣食熱白粥宴然無異郗曰非公幾不堪此（嘉賓郗超小字　晉中興書曰郗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卓犖不羈有勝世之度累遷司徒左長史）

孟嘉爲桓宣武征西參軍九日宣武宴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宣武使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宣武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異（孫盛已見　陶靖節征西長史孟府君傳曰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君少失父奉母與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沖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王獻之別傳曰獻之字子敬琅瑯自[illegible]太守父羲之右將軍獻之歷吳興中部官歸姚公主爲中書令）

羊敬元（羊欣已見）在隆安中見晉室漸亂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羊作書輒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士羊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

王江州王弘已見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轝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亦無忤也

徐羨之起自布衣有以局度超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愛喜見色頗工奕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嘗與謝晦傅亮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曾祖豐大司農父遵爲晉陵要烏江乘令巳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

交遊之務初爲桓偉輔國主簿歷官尚書右僕射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勑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勑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歛子納奩畢徐言奉勑見賜以死方以勑示客因舉賜鴆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王彧已見

沈昭畧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於華林省時昭畧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孝嗣語昭畧曰見卿使人思夏侯太初昭畧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裕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崔光朧問明府今日之事當何辭答之耶孝嗣不能對

張黃門出爲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張融已見南齊書曰帝寵姬殷淑妃薨建齋䞋者多至一萬融䞋正百錢帝怒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

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謝瀹已見謝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終不問外事

豫章王北宅後堂宴集沈率沈文季已見與褚太宰褚淵已見並善琵琶酒酣太宰取樂器作明君曲沈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技兒豫章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太宰顏色無異

褚太宰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驚擾太宰神色怡然索轝來徐去

哀太子甚有器度爲侯景所憚一日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床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晩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梁書曰哀太子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太宗即位立爲皇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嶷爲賊所害時年二十八

韋敬遠子在隨州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沒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敬遠神色自若徐

語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齊晉陽陷没王叔明與同志避周兵（北史曰王晞字叔明小字沙彌北海劇人雅性和雅恬淡好學不倦美容儀無宦情與二湖武帝以爲侍同大將軍）王溫酒服實曾不一廢姬未肯即去同侶尤之王曰莫我尤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

李密據洛口署李玄道爲記室密敗爲王世充所執懼不能寐玄道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寢食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世充用爲著作佐郎（唐書曰李玄道隴西人貞觀中爲常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之）

行長慕卷之四　二　台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劉昫唐書曰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驕徒有勇力任俠聞於關中高祖妻之以女覲平陽公主也義旗建累功封霍國公）

劉禕之坐賜死既沐浴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促迫之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即成辭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唐詩紀事曰劉禕之字希美常州人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有名號劉孟高郭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書高宗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武后時賜死）

李昭德爲内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李頻待不即至乃發怒曰田舍漢師德聞之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大唐新語曰婁師德字宗仁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之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亦不敢言但自拭之以此自勉庶不爲兄憂師德曰此適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后之年竟保寵祿率是道也）

婁師德樸忠沉厚薦狄仁傑（已見）入相師德擧之及爲同列仁傑頗輕師德頻擠之外師德知而不恤則天覺之嘗問仁傑曰婁師德知人否仁傑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安可謂不知人仁傑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容

類林卷四　三　古

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閲簿師德曰容我擇之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汙爾

則天朝早澇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群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唯他宰相（劉昫唐書曰再思鄭州原武人舉聖秘國御侍郎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恭慎畏）

愚嘗有物或曰公名高行重何處居折如此術
思曰世路艱難爲者受禍何不如此所以全身
劉元忠巳見微時家止一婢廚中方爨出外汲水還
見老猿爲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猿愍我乏使
能爲我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陸兗公陸象先巳見爲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
參軍怒責其事鞭背見血入白兗公曰卑吏犯某請
去官公從容謂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
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
崔斌貞新春時李鄴侯李泌巳見以處士放逐中夜同宴
屢聞鵰音幸流涕鄴侯曰此聲人以爲惡苟以好音

何氏語林卷二十四　三

聽之則無足悲請飲酒不聞鵰音者浮以大白坐客
皆企其聲終夕不厭崔嗣寧中司李斌京兆萬年人又安仁學士初守相斌容止嚴舊有大臣體與兄□同名大賓未嘗文詞李泌與韓滉延巳陵大才
杜兼亟奏李藩搖動軍中德宗密勑杜佑殺之杜素
重藩每日不忍發因引藩共談內典遂及因報之說
佑有之不藩曰信然杜曰審如此君應遇事無恐因
出詔示藩藩覽之無動色杜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
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怒不解追藩赴闕及召見望
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除校書郎李藩杜佑巳見劉昫唐書曰杜兼京兆人字處弘論五代孫性浮險豪氣拧戸唐書□兼史臣忍內嚴酷卓犖貪冒官楚以論事惜

兼誣奏二人軍中忽有中使至兼□陸是比守以杖殺之賁征士擢第楚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無罪受戮天下冤之又誣奏李藩將殺之故兼所至人側目焉
陽城巳見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
無不聞達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積飲人莫窺其
涯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
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
先醉卧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裴晉公裴度巳見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
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僚倚飲宴

何氏語林卷二十四　四

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宴散有
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
惡一不得言胡三省曰靖安坊名時人以稱之李宗閔居
處士丁重有人倫一日見于琮語路巖曰其比不熟
識于侍郎今日見之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
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溢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
廊廟則某無復更至門下矣其後旬浹于果登台鉉劉昫唐書曰于琮給事中敖之子第進士大尚馬駙馬以罪貶逐之後尚賓德公主尋爲嶺暑蒼州黄巢犯京師起琮爲相義不受命爲賊所害路巖字魯瞻陽翟人方領支辟久之方歆數年間至中書舍人

司空表聖（司空圖已見）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

鄭仁誨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劒將傳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仁誨端坐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劒於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仁誨果至樞極（五代史記曰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周太祖爲樞密召仁誨用之累官內客省使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

馮道（已見）與趙上交王度迎劉贇爲漢嗣既而周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惶怖不

知所爲惟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續世說曰道微時嘗獻詩云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

江南孫晟使周世宗待之甚厚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王蠟書誘邊將李重進皆誘毀反間之詞帝大怒責晟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復問唐虛實又默然不對送軍巡院更使曹翰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有勅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馬令南唐書曰孫晟一名鳳密州人好學有文辭尤工於詩以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後易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用爲著作郎天成中奔吳烈祖得晟甚喜以爲

左僕射後周世宗征淮元宗懼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入周）

江南李氏太弟景遂嘗與宮僚宴集賛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但斂容謝過（鄭文寶南唐近事曰張易爲太弟賓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嘗侍宴昭慶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號酌易乎擲玩勸平有不德之色易張目排座抗聲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量推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奪去杯於殿楹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

呂文穆不記人過初叅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朝罷同列猶不能平悔

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能忘固不如毋知也不問之何損時人服其量（東都事略曰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舉進士第一累官參知政事再罷以家王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寬厚有重望以直道自持趙普開國元老蒙正竟出門在相位普甚推許之封許國公謚文穆）

何良俊曰夫以韓魏公之偉度猶不能忘李師中然則知人之過而能不記者唯太上忘情耳下此而曰我忘之者其欺人亦已甚矣故於此不但見文穆寬中又有以知其無隱情也

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

宰相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怍也

李文靖（李沆已見）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頹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

向敏中拜右揆（東都事畧曰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沉毅開爽有大體爲人士所知祥符中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禧元年進右僕射）宣麻日李昌武在翰林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已來未嘗除僕射今日有此殊

命敏中應甚喜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向歸昌武往候見門闌悄無人昌武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言自上即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有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代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燕會亦寂無一人明日昌武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宋史曰李宗諤字昌武文正公昉之子第進士授校書郎以昉居二府兩制之職宗諤不敢作官改其地風節）

（讀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苻氏以孝聞）

王太尉（旦已見上）局量寬厚人不見其喜怒飲食有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

王文正公子弟嘗愬於公曰庖肉爲饔人所私食肉不飽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

王文正公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

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

王文正家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是此人

丁晉公（丁謂已見）謫朱崖後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鬚髮略無斑白人服其量

丁晉公在光州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給京東房錢一萬貫爲其子（珙）數月呼博而盡臨

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之際神識不亂奄然而逝能榮辱兩忘大變不怛當時稱為異人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爾上以為得輔臣之體韓[illegible]志曰王沂公知當論薦望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一日呂夷簡否公曰不識也文正曰此人異日與令人對秉鈞軸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耳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illegible]公之相云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寇準已見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忠愍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呂許公呂夷簡已見執政范文正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後呂再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逐除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西上以許公為長者文正面謝曰鄉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為念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因依外家就學安陸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語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劍鞘上裹銀一兩鎔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劍鞘年節當喫劍耳宴笑自若

呂文靖夷簡四子公弼公著公綽公孺皆穎異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衣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鬢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軍中為之感服

韓魏公知北都有人獻玉盞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

裹無纖瑕可指真絶寶也開燕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致玉盞其上將酌酒遍勸坐客俄爲吏將誤觸臺倒玉盞竟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徐語曰物破亦自有時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帷魏公起坐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蓋夏國方張元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今受其帶是墮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歎曰非某所及

龐相（龐籍已見）爲郡掾日會郡守性褊好責人小禮常令掾屬羅拜庭下卒坐受之衆皆忿恥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倒當庭參偶是日大雨守乃命張傘布茅於庭使人設拜公拜起唯謹當時以爲遠到之量

趙閱道（趙抃已見）爲成都轉運出行部内唯携一琴一鶴坐則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逆旅人不知是趙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唐質肅嘗言文潞公（文彥博已見）交結宮禁自御史責英州別駕潞公亦罷相後潞公復相即上言唐介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潭州尋至大用（東都事略曰唐介字子方爲人[illegible]御史裏行論張堯佐不當除宣徽使言彥博[illegible]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甚貶英州別駕）

元厚之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故云（公名絳）吏悚而退終不加罪（東都事略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illegible]出知鄆州召爲翰林學士[illegible]）

呂晦叔（呂公著已見）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宋史曰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爲屬提舉市易務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外呂氏號爲家賊）

范忠宣（范純仁已見）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飡餺飥不知身之在遠（[illegible]）

范忠宣謫永州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

罵章惇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為一笑舟行過橘洲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令正平持蓋自衛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船破豈亦章惇所為耶

范丞相在永州閉門獨處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家僮掃榻具枕揖客解帶對卧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起亦熟睡睡覺常及暮乃去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

獨存亦何足樂

蘇公逮獄時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裕陵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蘇起居狀適蘇公晝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

蘇子瞻為鳳翔判官章子厚任商令同試永興軍進士時劉原父為師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遊南山諸寺抵仙遊潭下臨絕壁萬仞橫一木為橋子厚推蘇過潭書壁蘇不敢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步躡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壁上曰章惇蘇軾來遊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亦無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適為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迺居一城樓極為湫隘伏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床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於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預置一棺坐卧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郡寮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

中去擲拂合掌而逝蔡肇吉舍人米公墓誌曰元章少與禪人參詰遊詰以為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語有倫

王鼎宰縣日嘗憩於庭俄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亦隨止遼史曰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寗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適上巳與同志祓禊水濱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即與定交調易州觀察判官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

揚鐵崖在松江嘗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去所畜物黎明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輟

語客曰老鐵在是𡰪𡰪長物又奚恤衆服其量

倪元鎮旣却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榜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大怒即欲手刃之諸人力為營救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

何氏語林卷之十四

何氏語林卷之十五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識鑒第八

夫人情深阻而莫測事勢倚伏而難定況乎人方幼而即省其終事未形而能知其著可不謂尤難哉書曰知人則哲維帝其難之易曰知幾其神乎不虛耳然子貢億則屢中夫子頗少之嗚何平叔曰子貢不窮理而幸中亦所以不虛心也蓋聖人者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豈有識擬一涉識擬或幸中鮮不失矣況億以為知者哉易稱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釋氏所謂常寂常照皆此道也後世去古聖賢甚遠然觀其品校人物推測事幾多奇中若大賢以下有不能者何耶蓋東漢以後尚老釋宋世好談理性嗚呼清虛澄汰之功又焉可誣也

吳祐牧猪長垣澤中誦經而行范曄後漢書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後舉孝廉北海公沙穆遊太學貧乏變服為僱與祐賃舂遂為交於杵臼之間

延熹中京師遊士范滂諸人非毀朝政公卿以下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

申屠蟠歎曰范曄後漢書曰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讓之曰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貞不爲燕婉以[illegible]禮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郡召主簿不行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能及蟠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當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謝承後漢書曰蟠居蓬萊之室依[illegible]樹以爲屋又書云[illegible]不顧時世

鍾季明已見德行爲郡功曹時陳太丘陳寔已見爲西門亭長鍾深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人爲意不知何獨識我

鍾季明兄子覲是李元禮李膺已見姑子與元禮年齊有令名覲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元禮祖太尉漢官儀曰李修字伯游安帝時爲太尉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復以元禮妹妻之元禮嘗謂覲曰孟軻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耶覲嘗以元禮之言白鍾君鍾君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爲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爲是後元禮雖荷功名卒殞身世禍范曄後漢書曰元禮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煇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聶季寶未詳

許子將山峙淵停行應規表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謝子微世稱其裁鑒見子將十許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illegible]明達理有人倫嘗曰吾[illegible]聆其聲[illegible]觀其顏賞其心[illegible]其步則知其道

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陳寔已見又陳仲舉陳蕃已見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

[illegible]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衛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讎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illegible]賢行[illegible]甞[illegible]盛字子許陳留襄邑人[illegible]爲[illegible]之行不[illegible]之名[illegible][illegible]笑[illegible]爲[illegible][illegible]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illegible]命[illegible]字[illegible]書入[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生久矣[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入[illegible]陽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

曹操微時人無知者嘗往候橋太尉太尉見而異焉（范曄後漢書曰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爲縣功曹舉孝廉補洛陽左部尉光和元年拜太尉性剛急無好大體然謙儉下士及卒家無居產喪無所殯當時稱之）語曹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曹常感其知己後經太尉墓輒悽愴致祠自爲祭文（按曹公祭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哉緬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盛孝章爲臺郎路逢一童子是孔文舉（孔融已見）孔時年十餘歲孝章察其容貌非常怪而問之孔舉手答曰是魯國孔融孝章以爲異乃披衿與之言知其奇才

便結爲兄弟升堂拜親（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會稽人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孫策定吳會朱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與曹公書由是徵爲都尉詔命未至果爲權所害）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王氏世譜曰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荀彧已見）戲志才（魏志曰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郭嘉（魏志曰郭嘉字奉孝潁川人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有負俗之累杜畿簡傲少文（魏志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傳子曰畿自荊州還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司馬德操（司馬徽已見）有人倫在荊州時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復談議時有以人物問德操者初不辯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德操曰如卿所言亦復佳（司馬徽別傳曰有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人多妄

語此直小書生耳便以爲奇其智而能愚當此類

管幼安管寧已見見公孫度時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杜伯侯杜畿已見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儁以才智著名魏畧曰李豐字安國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令閉門斷客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

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時豐爲黃門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耶轉騎都尉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蜀記曰晉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劉寶長史桓隰諸官屬共論諸葛亮於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爲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因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伯侯爲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伯侯既退伯侯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時人皆以伯侯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伯侯知人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襄陽記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見司馬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李衡小時聞羊道別見有人物往干之道曰多士之世尚書劇曹郎也襄陽耆舊傳曰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爲丹陽太守孫休在丹陽衡數以法繩之後休得立衡自詣獄表列前失休下令曰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忠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加威遠將軍

荀奉倩荀粲已見與傅蘭碩魏志曰傅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弱冠知名司空陳群辟爲掾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夏侯太初夏侯玄別見親善荀常語蘭碩與太初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蘭碩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二人莫能難

裴使君裴徽已見問管公明管輅已見何尚書何晏已見一代名士其實何如管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

濯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如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絕流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吾數與何平叔共說老莊易義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歸之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夏侯太初在正始中風格高朗弘辯博暢魏志曰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戴牙門無非俊傑牧州典郡立法垂教皆為後式曹爽誅後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

事不畜筆研魏略作不畜筆研及司馬宣王亡許領軍謂之曰魏略曰許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官領軍將軍卿無復憂矣太初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司馬師字子元晉景王司馬昭字子上晉文王後果及難魏氏春秋曰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書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費禕設甲乙論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豈忠臣為君深謀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夏侯仲權入蜀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為曹爽所厚爽誅自疑亡入蜀姜伯約姜維別見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鍾會已見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

劉恭嗣年十歲時嘗於講堂上戲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魏志曰劉廙字恭嗣南陽安眾人兄望之有名於世劉表辟為從事數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遇害廙遂歸太祖太

祖辟為丞相掾歷官侍中

辛憲英是佐治女世語曰憲英適泰山羊耽魏志曰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佐治頸曰辛君知我喜不佐治以告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可以久魏其不昌乎夏侯湛憲英傳曰憲英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斬關出城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誅爽耳敞曰然則事

既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大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死為人任親昵之職也從眾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

聶友小時為縣吏虞仲翔虞翻已見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仲翔與語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問之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功曹答曰此人縣間小吏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即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元遜友之江表傳曰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時論謂顧子默已見子直吳志顧承字子直譚弟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與遜書曰貴甥子直令聞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其間無所復容元遜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吳錄曰聶友字文悌豫章人有脣吻諸葛恪一軍還友知其將敗與滕胤書曰當人強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孫峻忌友以為鬱林太守發病死

阮嗣宗已見阮籍先與王渾為友世語曰王渾字長原琅邪臨沂人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時濬沖年十五晉諸公贊曰王戎字濬沖太保祥宗族晉文王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以為相國掾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隨渾在郎

舍濬沖少阮二十歲阮與之交阮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濬沖良久然後出嘗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鍾士季鍾會已見伐蜀過王濬沖別問計將安出王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士季敗眾以為知言

嵇叔夜從孫登遊嵇康已見晉書曰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郡北山上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飲食得無辭讓叔夜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叔夜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言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於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多才寡識難乎免於今之世叔夜不能用遂及於難魏氏春秋曰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

夏侯太初夏侯玄已見為征西時樂彥輔父方嘗參其軍事彥輔時年八歲太初見彥輔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終為名士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清夷沖曠加有理識累遷河南尹用心虛淡時退其身官至尚書令

尚書閔鴻見陸士龍陸雲已見小時即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武伯南三子小時皆秀異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郡竹邑人父周字伯南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韶茂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頗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同郡劉公榮名知人晉陽秋曰劉昶字公榮沛國人爲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嘗造伯南伯南曰卿有人倫欲使三兒見卿卿爲目其高下公榮乃自詣陔兄弟與共言論觀其舉動出語伯南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後陔仕至僕射

王渾從子浚是司空沉賤孽子小時不爲親黨所知

渾嘗語諸弟曰卿等莫輕彭祖王浚小字此兒平世不減方州牧伯亂世可爲都督三公浚懷愍之世果爲幽州都督位至鼎輔如渾所說晉諸公贊曰王浚字彭祖爲幽州刺史洛陽破安承制建行臺以宗廟焚毀敍實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者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晉書曰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紒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敦煌五龍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傅玄張華與靖一面厚與之相結出爲西域戊己校尉長史張軌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武帝擢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夏少明在東未有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粮寄載入洛從之未至裴少許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少明問裴逸民家遠近答曰君何以問少明曰聞其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乃用爲西門候少明於此遂知名

胡毋彥國過河南尹門下將飲酒使門卒王子博取火子博曰卒也唯不乏吾事安能爲人役彥國呼與語歎曰吾不及也因言於河南尹以爲功曹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晉書曰彥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

光逸祖爲博昌亭長迎新令至都晉書曰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爲博

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時胡毋彥國與荀道玄共詣令家晉書曰荀邃字道玄祖昂尚書令父藩司空邃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大夫光祿望見孟祖因謂道玄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是佳器令怪客久不入詢之吏白與光逸共語

桓茂倫有鑒識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桓榮十世孫父顥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晉中興書曰桓彝家貧而性高簡不以單素爲恥首年作宰便有知人之鑒爲宣城內守百姓安之嘗去職無事在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上岸遊遙見一空宇有似廨署桓訪之

云是輿縣廨令姓徐名寧桓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
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
友而別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郯人通朗有德素初為輿縣令遇桓彝大相賞得桓至都謂庾公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即敘之遷吏部郎
劉真長劉惔已見標奇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
告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
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
比之荀粲范汪別傳曰范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畧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諷讀亦遍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劉穆之既為宋武帝委任心懷鬱惕嘗語所親曰貧
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丹陽布衣不
可得也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好書傳博覽多通為濟陽江斅所知以宋室佐命贈侍中封南昌縣侯
劉裕布衣時人未之識唯王謐獨奇貴之嘗語裕曰
卿當為一代英雄
謝尚書謝混已見見弘微已見小時即奇之曰此兒深衷
夙敏方成佳器
謝晦權遇太盛兄宣遠每裁止之及還彭城言於武
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

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王晏已見曰兄荷武
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
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
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謂思
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思遠小字勸我自裁若用其
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
日晏及禍南史曰王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宗徵元並隱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遇後至司徒左長史
琅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已見相識每託人

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縈衣裾俄而
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建武中褚彥回嘗與從弟彥宣同載道遇齊太祖彥
回指太祖車語彥宣曰此非常人將來不可測
劉祭酒劉瓛已見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世祖為
祭酒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祭酒曰
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
見害也未及徙居祭酒遇病卒
傅茂遠傅昭已見年十一時隨外祖於朱雀桁賣曆日外
祖是袁雍州客雍州嘗一日來茂遠許茂遠讀書自

若神色不改雍州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是佳器（南史曰袁顗字國章陳郡陽夏人袁淑兄子也父洵吳郡太守顗官至雍州刺史）

王僧辯東討梁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撫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進也俄而弘正至王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辯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因曰所謂進人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周弘正已見）

柳文暢（柳惲已見）唯與王暕陸杲厚善每歎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

徐陵（已見）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凰集左肩上已而誕陵時寶誌公在都世稱其有道家人携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北齊王晞爲幷州司馬昭帝欲以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王勿自疏王曰我少年以來閲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爾（王晞已見）

蕭大圜（已見）至北時周兵攻齊拔晉州或問大圜師遂克不蕭曰高歡昔以晉[illegible]基偽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識機悟清慎絶倫然後爽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牛弘（已見）深識其真推心委任後孝基在吏選舉最爲清允時論彌服牛公識度之遠（北史曰高構字孝基北海人性滑稽多智辯給有人好讀書工吏事仁壽初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房梁公（劉昫唐書曰房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人幼聰敏博覽經史工書善屬文[illegible]）杜蔡公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爲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託後皆如其言

王績（已見）知天下將亂藩部法嚴一日歎曰網羅高懸去將安所出所受俸錢積于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

劉文靜一見唐太宗退語裴寂曰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劉昫唐書曰李勣曹州離狐人初事李密密爲王世充所破擁衆歸朝頻立戰功官幷州大都督府長史封英國公）

王師旦知舉日進士張昌齡王瑾並文辭俊爽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太宗怪無昌齡等名以問師旦師旦曰此輩誠有辭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恐後生倣効有變風雅帝深然之 唐詩紀事王師旦太宗時爲考功郎中張昌齡冀州人與兄昌宗[illegible]文爲[illegible]賀頌[illegible]敘進上事舍人[illegible]上見而歎曰[illegible]

李義琛爲御史曰文成公主貢金還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對御史至日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擿義琛往數日果獲賊 [illegible]曰李義琛中書作覈義琛從祖弟也

爲[illegible]史[illegible]字[illegible]令劉氏遂食義琛[illegible]之[illegible]爲岐州刺史無疾史

王勃在沛王府時諸王方共鬬雞勃戲爲沛王檄英王雞高宗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搆之漸即日斥勃

狄梁公 已見 狄仁傑 初授并州判佐時閻立本黜陟河南梁公爲人誣告立本一見即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遂并州法曹 劉昫唐書曰閻立本雍州萬年人父毗在隋以工藝知名立本與兄立德早傳家業總章中爲右相與姜恪對掌樞密

天后遣徐彦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狄梁公語廬陵事梁公敷請輒至涕下滂沱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梁公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 唐詩紀事曰徐彦伯兗州人爲齊州司兵參軍時司戸韋暠善判司士李亘工書彦伯屬辭號河東三絶武后撰三教珠英採天下文辭之士彦伯與李嶠居右

崔湜在中書曰張嘉貞 已見 爲舍人湜頗輕之常呼爲張底後與商量數事皆出湜意外湜驚美久之顧語同官曰知否張底乃我輩人此終是其坐處後嘉貞至中書令 [illegible]

張曲江 張九齡 已見 見朝士趨附楊國忠語人曰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溝壑中不遠矣後祿山之亂果皆滅族

李華文辭綿麗而乏宏傑之氣蕭穎士 已見 健爽自肆時謂華不及穎士華自疑過之嘗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榷既成自加汙漫雜置梵書中他日與穎士讀之穎士稱工華問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而服 唐詩紀事曰李華字遐叔除右補闕祿山亂[illegible]爲[illegible]所[illegible]二[illegible]後[illegible]杭州司功參軍[illegible]加司封員外郎[illegible]以[illegible]言[illegible]之華曰[illegible]有[illegible]志者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乎移病[illegible]問[illegible]李峴表爲從事以風痺廢居[illegible]

禮部侍郎楊俊掌貢舉問蕭茂挺（蕭穎士已見）求人海內以爲德選

潘孟陽母劉夫人是劉晏妹孟陽爲戸部侍郎（劉昫唐書曰潘孟陽禮部侍郎炎之子登博學宏詞科德宗末王伾以其父侍數稱孟陽之才擢權知戸部侍郎）夫人憂之曰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視之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何末坐綠衫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劉昫唐書曰杜黄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貞元末爲太常卿 [illegible]）

潘孟陽任德宗朝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有一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劉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爲人臣使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疋縑其危可知遽勸潘避位

段文昌自渚宮客遊成都韋南康與奏釋褐爲賓從後劉闢逐佐外邑高崇文收蜀召復舊職指其椅曰此猶不足與君坐（劉昫唐書曰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少有氣義韋皐在蜀表授校書郎長慶中 [illegible] 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政爲治嚴靜有斷蠻夷畏服）

韓晉公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能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不與比坐交言晉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幃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劉昫唐書曰韓滉字太沖太子少師休之子幼有美名其所結交皆當時之雋彦上公直者不與親密性持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官檢校左僕射封晉國公）

陸忠州知舉（劉昫唐書曰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少特立不群頗勤儒學德宗朝知名召爲翰林學士貞元七年以兵部侍郎知貢舉八年代竇參爲中書侍郎後貶忠州別駕）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illegible]）州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内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

李觀（唐詩紀事曰李觀字元賓 [illegible] 以文驚 [illegible] 校書）韓愈（[illegible] 劉昫唐書曰韓愈字退之 [illegible]）李絳（宋祁唐書曰李絳字深之元和中 [illegible] 翰林學士 [illegible]）崔群（宋祁唐書曰崔群字敦詩貝州 [illegible]）共游梁補闕之門（唐詩紀事曰梁肅字敬之世居陸渾 [illegible]）四賢造補闕靡不偕行一日延接補闕盛稱四人文學復奬以交遊之道補闕素與人倫觀等既去復止崔李曰公等文行相契

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位極人臣李各自愛後果如其言

楊炎自道州還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曰吾嶺外一逐吏超登上台此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禍必有非常之福安可兼是及再貶果還所服(劉昫唐書曰楊炎字公南鳳翔人與常袞並掌綸誥時號常楊舉下士人士歸之以與元載厚善貶道州司馬)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壻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自句容尉秩滿寓居楊州而生嗣復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於陵更踐中外以右僕射致仕終年七十八嗣復作相

裴晉公(裴度已見)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二老人倚柱歎曰蔡州何時得平俄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爲將僕遽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爾

路巖佐崔鉉於淮南爲支[illegible]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胡三省通鑑注曰謂作[illegible]也)既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illegible]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皆如鉉言(路巖已見劉昫唐書曰崔鉉字台碩義成節度使元畧子也累官戶部侍郎會昌末以本官平章事爲同列李德裕所擯罷相)

清太中樞密直學士呂琦問國家運祚于趙延義延義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刑政則術士不敢言柰際會諸公罕有福德者下官竊有恤緯之憯

韓熙載在南唐多畜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事江南二主時謂之神仙中人冠彩物舞儀書春城秋艷人皆讚觀歎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入分及書筆皆冠絕簡个不在舉朝太常拜一人舞蓄多嘉紙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廖武相之爲宋齊近深忌終不進用)

孫晟(已見)爲南唐尚書郎國主賜以一宅在鳳臺山西閭壠之閒徙居之日群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甲巷陋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爲相第耶舉坐莫喻其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閒果正台席

王昭素謂李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沉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皇朝類苑曰王昭素酸棗人博學通九經尤長於易作易論二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年已八十猶不衰太祖問何不求仕致相見之晚對曰草野陋儒無補)

聖化賜坐盡易事嘉之以爲國子博士俞用處還善攝養年九十餘卒

李文靖李沆已見在相位時王文正王旦已見爲參政西北二方猶梗羽書日聞或至旰食王公歎曰安得坐見太平吾輩稍得優游乎文靖曰國家少有憂勤足爲警戒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後北鄙和好西鄙欵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慶寖尋巨典無所不講爲王公衰病疲於贊導始服文靖之深識

真宗朝李沆上旦同時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固滅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疏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

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夷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習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其明識也

王魏公旦在政府一日王沂公曾李觀察繼薛尚書映造謁公辭病辭有不平之色公婿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以此啓公公曰韓郎未之思爾王薛皆李公之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答以何辭執政之大忌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是李文靖夫人有所請託

王魏公與楊文公品量人物楊曰丁謂果何如公曰才則才矣語道未可他日在上位使有德助之庶保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丁果被流竄

章得象爲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爲二人博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章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兩亦無吝色丁嘉其

有度援引以至淸顯嘗云章公他日必爲公台東都事畧曰章得象字希言世家泉州後徙居浦城寶元中拜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謂曰先大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獨淸忠無所附麗故大用也

唐待制先與丁晉公爲友後居水櫃街宅正相對丁將有珠崖之命唐還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縱何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文靖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宋史曰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錢鏐時七歲能誦五經召闕試中後坐[illegible]遊學者慕之官爵不能[illegible]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為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范文正為參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為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人皆服其言

慶曆中一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東軒筆錄

[illegible]

[illegible]

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已見前方為舉子薛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日范君廊廟人也蜀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為帥客薛還朝以蜀公行或問薛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與俱來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薛奎字宿藝絳州人嘗尹開封以嚴為治及參政則以惠愛稱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詠而不苛官至參知政事卒謚簡肅

御史臺有闕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優劣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此語喧於縉紳凡為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闕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者數四大凡役使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煩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其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儒林公議曰范諷[illegible]飲而歌呼或不遠禮法之士深疾之

呂獻可待對於崇政殿時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趨赴資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

喜人佞巳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必天下受其禍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後安石變法人始服獻可先見邵氏聞見錄曰呂誨字獻可工部公之孫初爲侍御史言歐陽修首建濮議尊濮安懿王出知鄆州神宗擢天章閣待制又論王安石出知鄧州

盛文肅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投鄭州推官過謁文肅驟稱其才明日置酒召之人謂有章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別日爲一詩謝之公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巳衰老無用此詩有章殊不意詣通判刁繹言其故刁往見文肅問之公曰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其志巳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文元爲參政與有章有舊薦爲館職會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于京師東都事略曰盛度字公量餘杭人累官資政殿學士參知政事性好學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真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集度肥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忌如此

張樂全方平守陳富鄭公在亳社以不行新法謫知汝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富歎曰人果難知某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自是彥國未識此人方平昔年知舉辟爲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往還

李待制在仁宗朝嘗爲州縣官因邸吏報包希仁名拯已見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此人

元祐間東坡在禁林張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爲公呵佛罵祖蓋欲坡薦爲臺諫也溫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溫公遂止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嘗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粘著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張芸叟云呂申公名知人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金飾一銀一棕櫚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

子業近世棕櫚則公輒必矣家人當排列於屏間以候之

廉文正王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整以初附爲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文正弟蓟公（希貢）爲通謁文正讀書不顧蓟公出整復亢入言之文正因令撤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立不與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整出愧赧殆無人色頃之有士人在羈旅寒餓狼狽冠衣襤縷袖詩求見文正兄弟皆耶揄之蓟公復入爲言文正亟令設坐戒內人備酒饌至外門肅入對坐張與執禮甚恭且録其居止士人但言困苦乞歸明日言於世祖皆遂其請文正兄弟怪問劉元帥主上之所倚任反薄待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我等不能無疑文正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顰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是背國叛臣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重義若寒士數亡皆誦法孔子在宋不與戡坐况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將掃地矣聞者無不歎服（陶九成輟耕録曰恒陽廉文正王希憲字善父畏吾氏也父孝魯公布魯海牙官廉訪使因氏焉希憲國初拜平章事）

倪元鎮當至正初天下尚無事元鎮曰嘶其家田産不事家人作業唯逍遙吟諷兼寓意於圖畫人竊笑其爲癡後兵興諸富家田産剽剥都盡衆始服其有見

何氏語林卷之十五

何氏語林卷之十六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賞譽第九上

孔子嘗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則孔子但不毀人耳亦何嘗不譽人哉然必試耳余觀東漢喜標榜晉世好加獎飾然一時雖門閥子弟皆賢可施於行列昔人以爲名者踐世厲鈍之具豈不信哉善乎龐士元之言曰欲與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夫古多善俗或者用此道也後世欲以深文苛議繳振頹風然一遭譏疑而賢者率多自棄嗚呼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加之慮哉

賈景伯與班固並校秘書景伯嘗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防與之語防曰賈逵毋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范曄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賈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偉節最優時人爲之語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少遊京師與郭林宗爲諸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爲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即入關獻方畧天子爲之大赦

或問汝南范孟博范滂已見郭林宗何如人范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臣不得友吾不知其他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家貧早孤母欲給事縣庭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就屈伯彥學三年博通墳籍遊洛陽始見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世目陳仲舉陳蕃已見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周璆已見瀏瀏如松下風世說作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一云世目潁川李府君李膺已見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朱穆已見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潁川爲之目曰荀氏八龍慈明荀爽已見無雙范曄後漢書曰荀淑字季和爲郎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卒年六十七李膺自表師之及卒生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遂改曰高陽里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州牧劉表以爲賓客典畧曰趙戩字叔茂長陵人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疏密辟公府入爲尚書選部郎董卓欲

以所私從光臺閣散指不聽卓怒欲殺之邕引衛正色卓雖凶戾屈而謝之故將王允被害粲衆官收斂三輔亂粲客荊州劉表以爲賓客曹公平荊州接粲手曰何相見之晚遂辟爲掾爾時禰正張隱文士傳曰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來游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詆訾朝士謂無復人反南見蔡歎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

阮元瑜少有雋才應機捷麗就蔡伯喈學蔡歎曰童子奇才朗朗無雙

平原陶丘洪青州先賢傳曰陶丘洪字子休平原人清達博辯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舉劉正禮爲茂才劉氏譜後漢書曰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父寵會稽太守繇爲揚州牧時袁術據淮南繇移居曲阿中國喪亂士友南奔攜接收養與同憂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繇繇奔豫章是公山弟范曄後漢書曰岱字公山董卓入洛陽岱爲侍中出爲兗州刺史岱愛物爲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黃巾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何所復難

陳長文陳群引見與孔文舉共論汝潁人士陳曰荀文若荀彧已見公達魏春秋曰荀攸字公達爲尚書令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稱之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鍾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休若荀氏家傳曰荀衍字休若彧第三兄也友若荀諶字友若彧第四兄袁紹在冀州以諶爲謀士仲豫荀氏家傳曰荀悅字仲豫彧從父兄也父儉早卒祖淑朗陵侯相張璠漢紀曰悅清虛沉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爲秘書監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賞今並無對

脂元升以哭孔文舉尸魏太祖收欲治罪以其事直見原元升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魏略曰脂習字元升京兆人公府辟舉高第天子西遷及詣許昌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爲司空威德日盛融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及融被誅許中百官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習往撫屍哭之曰文舉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

魏文帝初授漢禪群臣皆揚魏德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王仲宣爲泥下潛蛟

龐德公目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

諸葛武侯甚知蔣琬用爲長史常曰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鍾士季鍾會已見入蜀甚知姜伯約謂長史杜元凱曰杜氏新書曰杜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壻王隱晉書曰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著左氏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作盟會圖春秋長歷成一家學尊處甚重之曰左丘明

（本無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倒本為傳設而所發者何自左傳）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諸葛誕夏侯玄並已見）不能過也（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傅子曰維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蜀志曰亮辟維為倉[illegible]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郤正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張子綱（張紘已見）與孔北海書言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雕磨益光不足以損

管公明言與裴使君（裴徽已見）何鄧二尚書（何晏鄧颺並已見）屬劉太常（劉寔已見）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以還殆白日欲寢矣（晉書曰劉寔弟名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負薪自給讀誦不輟以儒行稱）

或問焦先於皇甫士安士安曰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足以回其顧妙乎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群言之所髣髴常心之所能測（[illegible]皇甫謐高士傳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

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為廬冬夏袒露垢汚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至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

陸士衡與弟士龍俱有雋才張司空（張華已見）見而悅之常曰伐吳之利在獲二雋

山公目嵇叔夜巖巖如孤松之獨立

嵇君道（嵇含已見）云吾在洛嘗與二陸談（陸機陸雲並已見）覺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掃枯葉

世目鄧士載為伏鶵陸士龍為隱鵠

衛伯玉明識清允俾爾碩（[illegible]已見）極貴重之比之鑑武子（晉書曰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父覬魏尚書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鄧艾鍾會伐蜀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

張茂先甚重成公簡（[illegible]隱晉書曰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由是默識過人）嘗曰公簡清靜比揚子雲（揚雄自敘曰雄為人簡易佚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無為不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默識擬張安世（班固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以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illegible]事後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為尚書令）

顧彥先少有珪璋符采朗[illegible]仕吳為黃門郎當時後進盡相推許稱為大[illegible]

衛玠實是樂彥輔壻（衛玠樂廣）並有海內之名裴叔道嘗
稱之曰婦翁冰清女壻璧潤（裴遐已見）
周中丞（周顗）目裴逸民曰裴公若武庫五兵縱橫（晉諸公贊曰裴頠字逸民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當夷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談欲說理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
山季倫薦蔡克於王太尉曰蔡子尼今之正人太尉
以書示衆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太尉
聞克在選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山簡王衍蔡克並已見）
王平子風韻邁達甚爲從兄濬沖夷甫所知四海士
人一爲平子品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老識仕至荊州刺史）

何氏語林　卷十六　七

王大將軍甚重王太尉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
玉在瓦石間
王武子爲本州大中正（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雋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訪問闕求孫子荊品狀（張隱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仕至馮翊太守）王曰此
人非鄉評之所能名乃自爲之目曰天才英博亮拔
不群
王東海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
而不飾文辭一時服其約而能通王太尉雅貴重之
比之南陽樂廣（王承王夷甫並已見）
世目杜弘治清標令上（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陽丞成帝納乂女爲后）
世說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
詠也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熙
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二說與此並小異
世目阮遙集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
人
諸葛道明（諸葛恢已見）初過江名稱亞於王丞相庾太尉

何氏語林　卷十六　八　華

（王導庾亮）丞相甚知之嘗謂曰明府終爲黑頭公
王丞相拜司空時諸葛道明在坐丞相指所著冠語
道明曰君當復著此
蔡司徒甚重劉王喬（劉疇已見）常歎曰劉王喬若過江司
徒公之美選也（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高坐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甚爲王丞相所知周
僕射（周顗已見）領選撫其背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到中土止於大市中王丞相一見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周顗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

身自卅歲生高齋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明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神彩秀徹正體凝然儕輩不敢褻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潁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將恢舊風清我邦族矣

桓茂倫見謝太傅小時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 桓彝謝安王承已見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于石頭會世將至爾日迅風飛颿世將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丞相謂太尉曰世將爲復識事太尉曰正足舒其逸耳 王廙見

□曰廙字世將琅琊臨沂人丞相導從父王廙倨傲不合已者而拒之故爲物所疾加平南將軍

李充言潘安仁之文如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庾公目王右軍清貴有鑒裁 按世說云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與此語復小異

世人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 世說作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無上謝安一說

支道林清談著名一時風流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正始然獨重郗嘉賓稱爲一時之俊

支道林談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太傅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駿逸

王長史 王濛已見 問孫興公 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 郭子玄定何如 文士傳曰郭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 孫曰詞致清雅奕奕有餘吐章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殷中軍識度清遠當時比之管葛屏居墓所幾將十年王濛謝尚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因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庾翼貽浩書曰當今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足下少標令名十數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后

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狗小好名既身因胡虜棄言非所此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未定弊風未革也浩固辭不起簡文帝始踐萬幾於將軍諸哀薦浩徵爲揚州刺史告上疏陳讓務致其才不文答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緝願蹈東海復可得耶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國家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算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群情也

劉尹亡後孫興公爲之誄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當時以爲名言

孫興公目劉眞長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謝鎮西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幼而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淚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與羅君章為方外之友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寵虎境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滎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遷散騎常侍門施行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庭中忽蘭菊挺生此亦至行之徵也常稱之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荊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自江左之秀豈唯荊楚而已

孫興公云庾太尉雅好所托常在塵埃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世目王荀子曰流奕清舉荀子王脩小字文字志曰王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

桓南郡既誅司馬元顯見謝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那得不敗遂令謝景仁年三十方作著作郎

阮萬齡與袁豹江夷相係為孟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南史曰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光祿大夫萬齡少知名為孟昶建威長史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謂叔源風韻為高目望蔡肅如寒風振松謝叔源襲爵望蔡侯曰康樂[illegible]如循當龍曰

謝方明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高祖常稱之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或云是劉穆之語沈約宋書曰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尚書僕射景仁從父弟父沖中書侍郎方明為高祖中兵主簿事思忠益知無不為遷侍中丹陽尹

王令明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沈約宋書曰荀伯子潁川潁陰人祖羨驃騎將軍父猗秘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戲謔遨遊閭里故失清塗解褐駙馬都尉仕至東陽太守

謝法曹惠連已見幼有才悟性至輕脫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去

謝宣遠謝瞻已見諸人才晦謝靈運[illegible]弘微每以約言服之尚書謝混已見特所敬貴號曰微子常謂諸人曰汝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眾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固當

共推微子

謝尚書目弘微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

宋世為之語曰王光祿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南史曰王遠字景舒太保弘弟光祿大夫儒之子也仕至光祿勲

王僧祐少便聰悟叔父景玄撫其背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僧祐已見

宋文帝見王征南王僧虔已見所書素扇歎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

顔特進顔延年已見為徐湛之諸人所忌出為始安太守謝領軍晦已見謂顔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殷黃門殷景仁已見亦語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

王瓚之歷官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南史曰瓚之王敬弘子也官吏部尚書謚貞子江湛已見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宋書曰何偃字仲弘廬江灊人司空尚之中子舉秀才除中軍參軍歷官吏部尚書

王智少簡貴有高名南史曰王智琅邪人祖穆臨海太守司徒謐之兄宋武帝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南史曰帝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穆之白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

吳郡陸法真歷官有清節為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太山羊希南史曰羊希字泰聞太山南城人羊玄保之從子少有才氣為尚書左丞與安上江陵諮孫詵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治身清雅至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甚當日夕相與申意南史曰孫詵字休群太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官御史中丞

張景山張岱山已見與兄太子中舍演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辯俱知名時人謂之張氏五龍

釋慧穎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張暢聞而歎曰吐辭流便足騰遠理高僧傳曰慧穎會稽人少出家誦經十餘萬言止定林寺

張永嘗請斌公開講釋曇斌已見永問斌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言有沙彌道慧志法安永即要請令道慧覆

涅槃梁慧皎高僧傳曰釋道慧姓王餘杭人十一出家為僧遠弟子善講成實張緒嘗歎慧乘機運辯言必諧理法安述佛性高僧傳曰釋法安姓畢東平人七歲出家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二人神色自若敘致無遺永問年幾慧曰十九安言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詠詩時號才童今日二道士可稱蔑少

王仲寶張思曼甚知孔廣仲寶嘗言廣來使人廢領思曼數巾車詣之每歎曰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王儉張緒已見南史曰孔廣字彥深會稽人美容止善時論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既罷出上目

之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劉緯宋拾遺曰帝嘗召四人宴飲從夕至旦帝甚歡既出帝目送之歎羨不已）

張思曼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語人曰此兒今之樂廣

劉悛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常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袁史部（袁彖已見）語人曰近見張思曼殊有正始遺風

劉祭酒（劉瓛已見）至吳語人曰吾門張思光與陸慧曉並宅中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命駕酌而飲之曰飲此則鄙吝之萌盡矣

釋慧亮過江止何園寺（梁慧皎高僧傳曰慧亮姓董[illegible]）顏延之張緒希德留連班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illegible]）斌亮振金聲於後消言妙緒將絕復興（[illegible]）

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見而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張思光年弱冠道士陸靜修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張思光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獨重衡陽王語從兄思曼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

王仲寶（王儉已見）少便不凡袁司徒（袁粲已見）見之歎曰宰相之門栝柏豫章雖小已是棟梁器

劉祭酒（劉瓛已見）少有至性母孔氏甚嚴明語親戚曰阿稱（瓛字）便是今世曾子

王儉諸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陸瑑家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

齊高帝輔政百僚脫屣到席蔡長史躡屐不改（齊史曰蔡約字[illegible]）帝謂江祐曰蔡郎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illegible]）

王聽六歲時從師讀書有伎經門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儉曰大宗不衰賴之此子（[illegible]）

袁尹（袁粲已見）在郡嘗於後堂夜往劉祭酒在座劉是其長六世孫袁指庭中柳樹謂劉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

裀每想高風今復見卿可謂清德不衰

褚司徒(褚炫已見)嘗集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别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坐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雖不可得已

袁尹見江叔文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南史曰江敩字叔文……[illegible])

庾杲之韶令潤善於音吐([illegible])世祖令對虜使([illegible])乘侍中上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爲蟬冕所照更生風采

陸明霞是張思光外甥好學通博兼善言笑風韻舉動頗類於思光時人爲之語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南史曰陸慧曉字明霞吳郡吳人……[illegible] 名父廞金紫光祿大夫)

謝希霍(謝超宗已見)一日詣東府門自通爾時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

褚侍中(褚炫已見)小便清簡爲舅王景文所知司徒(淵)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

徐孝嗣(已見)出爲吳興王僕射(儉)贈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亦不茹時人以比蔡子尼行狀

褚中郎澹雅有容貌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列爲衆所瞻(南史曰褚向字景政祖淵司空父蓁太子詹事向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殁號若成人……[illegible])爲廬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弘治推華([illegible])子嵩嘶影([illegible])酒歸月下風塵景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illegible])

世目何散騎曰人中爽爽何子朗

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

周彥倫目法隆道人曰隆公蕭散森疎若霜下之松竹(周顒……[illegible]學無師友卓然……[illegible])

劉孝標(已見)目劉訏超然越俗如半天朱霞([illegible])劉歊矯出塵如雲中白鶴([illegible])皆儉歲之粱稷寒

年之繼續
梁武帝欲爲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
貞素簡勝唯有蔡撙 南史曰蔡撙字景節興宗子也少方雅退默兄弟並知名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齊前蔭白莧紫茄以爲常膳詔褒其清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云得戴安道之法柳
吳興 柳惲已見 特盡其妙齊竟陵引爲法曹參軍雅被賞
狎王嘗置酒有謝太傅鳴琴在側以授吳興吳興彈
爲雅弄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
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 劉璠梁典曰梁武帝嘗語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劉長史幼聰敏善屬文 南史曰劉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起家著作郎左遷臨賀王長史 王中書 融 深賞
異之常歎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孝綽小字
陸佐公少爲外祖張岱所異岱語諸子曰此兒汝家
陽元 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晉玩子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
梁武革命之事沈休文頗相匡贊後帝以語范尚書
曰平日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今日才智縱横可
稱明識尚書荅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
梁昭明在東宮雅好文學嘗與王記室 筠 劉長史 孝綽 陸庶子 倕 到舍人 洽四人並已見 殷常侍遊宴玄圃太子
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語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
崖肩 梁書曰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仕至散騎常侍
王詹事 筠 幼便警悟及長清靜好學沈尚書 約 每見
其所著輒嗟咨吟味以爲不逮嘗語詹事曰昔蔡中
郎一見王仲宣稱爲王公孫曰吾家書籍悉當相與
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
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張士簡 率已見 與同郡陸佐公幼相友狎同載詣左衛
將軍沈休文適值任彥升在坐沈謂任曰此二子後

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
簡文素重蕭景陽 蕭子顯已見 在東宮時引爲促宴景陽
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
蕭尚書
到長史 洽 齊末覩世方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樂安
任昉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
子日下無雙
到茂㳂與弟茂沼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
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
兩到復似凌寒竹

彥寶庾說巳見子曼倩梁書曰曼倩字世華早有令譽元帝在荊州爲中録事後轉諮議參軍早有令譽爲世祖荊州主簿每出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梁書曰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父虬齊國子博士謚文範先生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荊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鳳虞蟄三輔決錄注曰田鳳字秀宗爲郎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桓譚別傳曰諸子多著奇字文帝行幸見諸子無稱上搏手曰衰者子鈍傳是日拜三子爲黃門郎清屬相附賞德標奇未過此子

梁元帝嘗云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人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名士也

王威明爲黃門侍郎時湘東王吳元帝巳見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威明爲酒令威明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蕭琛傳昭在坐並謂知言南史曰王[illegible]字威明王儉之孫[illegible]子也十二略通五經及長博涉有口實仕至太子中庶子

衛尉趙知禮見袁德章少時歎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南史曰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器局武帝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illegible]

寫神色自若嶺嶠有餘焉正下鼎數雛終不能居恩告客曰鄰豈落袁吳君生焉已甚見代常士矣

江揔持幼便聰慧神采英拔南史曰江揔字總持濟陽考城人五歲之會孫祖蒨光祿大夫父紆南服王上給事七歲而孤聰敏有至性梁時爲太子中舍人仕陳至尚書令入隋爲上開府甚爲瑯邪王元禮王筠巳見范陽張纘南史曰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弘策子也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性好學兄緬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去手歷官吏部郎南陽劉之遴所重之遴嘗酬揔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署鄰栖息忌聞曉騶唱每畏晨光赩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急其遊旋休沐忘退食曷用銷鄙吝枉趾覩顏色上下數千載揚搉吐胸臆其爲通人欲挹如此

陳後主在東宮時張譏爲東宮學士有玉柄麈尾至佳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

陳後主嘗幸鍾山召從臣於松林下共談敕張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取松枝手以屬譏曰此可代麈尾顧謂群臣此即張譏後事

陳永陽王臨吳郡聞陸慶名請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慶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舍穿壁觀之後謂榮曰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南史曰陸慶吳郡吳人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

[illegible]

何晏少機警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時蘭陵蕭慎亦有儁才任靑楊巷晏任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晏靑楊蕭慎[illegible]

[illegible]

何氏語林卷之十六

何氏語林卷之十七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并註

賞譽第九下

杜子光童孺時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不貫綜一時稱爲無雙杜孔子[illegible]

崔司徒[illegible]每與盧玄談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illegible]

高伯恭[illegible]少有奇度淸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人[illegible]

魏中山王[illegible]博識之士見盧幼章歎之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詁騷飲美酒自爲佳士[illegible]

范陽祖元珍[illegible]與陳郡袁景翔齊名秀出[illegible]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

濟陰王元嘏見溫子昇文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淩顏轢謝含任吐沈（子昇字鵬舉太原人[illegible]）

魏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黃門郎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北史曰[illegible]）

楊遵彥小時夙成從父兄黃門侍郎（[illegible]）特相器重嘗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年當求之千里外耳

楊遵彥與選時以六十人為一甲楊令其自敘乾此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其名遵彥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國典略曰東[illegible]）（[illegible]）

楊遵彥作文德論（[illegible]）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

楊遵彥欲引崔瞻（[illegible]）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者因問盧曰我比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之親通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辭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

北齊廢帝為太子時嘗執詩禮孝經問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許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

魏帝嘗季秋大射普令群臣賦詩魏佛助（魏收小字）詩末云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

盧子均小字龍子風神沉雅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illegible]）

王沙彌（[illegible]）東海與邢子良並處子良愛其清瑞與其在洛兩兄（[illegible]）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騰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咏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憂其不進也

吏部郎中陸卬嘗稱李德林曰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見後生制作（[illegible]）涓澮之流耳（[illegible]）

王劭稱德林曰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

李德林為文辭覈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

柳思敬少有遠量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見柳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北史曰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宋大尉元景從孫博覽墳籍兼善辭令隋給事黃門侍郎

辛懷遠與二兄[illegible]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illegible]辛[illegible]字懷遠隴西狄道人父[illegible]尚書郎

鎮南長史悅嘗謂南海王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挺多奇玉林皆寶

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韉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漢書讀越國公楊素已見遇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如此密識是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答云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

虞世基拜內史舍人時柳顧言博學罕所推許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

薛收與弟德音元敬齊名號河東三鳳時目收為長雛德音為鸑鷟元敬年最少為鵷雛

太宗登極曰語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

唐太宗嘗稱虞永興虞世南已見有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

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肉譜或謂虞秘監曰李倉曹以譜談人物乃得此名然非雅目公既言成準的宜有以改之秘監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稱為五經笥宜改為人物志[illegible]李守素趙州人太宗署為倉曹參軍甚工[illegible]

[illegible]

劉子翼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言李百藥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多不恨大業雜記曰劉子翼字小[illegible]之父在隋至著作郎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

賀德仁與兄德基俱以辭[illegible]見稱時人為之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唐書曰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以辭學見稱仕陳曾吳興王友

太宗嘗宴群臣于積翠池酣樂賦詩魏徵賦西漢其

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太宗征遼東拜楊弘禮爲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上望見其袍仗精整人人盡力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劉昫唐書曰楊弘禮隋尚書令素弟岳之子高祖受禪襲爵清河郡公太宗征遼以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

太宗嘗曰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劉昫唐書曰褚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史尤工隷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

谷那律淹識群書褚遂良目爲九經庫 唐書曰谷那律魏州人淹該群書官至弘文館學士

張文瓘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語人曰雉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

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爲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之河間東平至於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寵遇益厚 劉昫唐書曰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武德八年封吳王改封霍王

薛元超爲高宗所知時在中書特承恩遇嘗召入與諸王同預私讌重其文學政理之才嘗語之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 唐詩紀事曰元超薛收之子高宗時爲給事中轉中書舍人薦任希古郭正一崔融等皆以才名上元初同中書門下三品政出武后因陽喑乞骸骨

李義府已見 初進以李大亮劉洎之薦太宗召令詠烏李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當以全枝借子何止一枝

韋思謙調官有微累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吾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可以小疵而棄大德擢受監察御史

皇甫公義引韋思謙爲沛王府倉曹曰公豈是池中物屈公爲數旬之客以望此府耳

鳳閣侍郎杜景佺文章智識並高遠時號爲鶴鳴雞樹

盧昇之爲鄧王府典籤王甚知之嘗語諸人曰此即寡人相如 唐詩紀事曰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官足攣一手又廢乃居具茨山下自以爲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

張鷟文章俊敏凡應八舉皆登甲科騫味道嘗稱之曰此生天下無雙 續世說曰張鷟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綵成文降於庭中其祖謂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庭因名鷟員半千嘗見其文曰張子之文

如青錢萬簡萬中未聞退時時人目爲青錢學士

崔尚書（已見，咨浚）甚重其弟潤甫，嘗語人曰：浚子我家龍（唐詩紀事曰：崔浚字潤甫，白師子浚之弟也，工五言，官殿中侍御史，坐沒故，下命鄂州，作幽征賦以見意）

員半千本名餘慶，嘗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器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者生，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

孔季詡在秘書，陳子昂每爲之目曰：神韻清遠，可比衛玠

魏知古亡後，宋廣平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唐詩紀事曰：魏知古深州人，[illegible]水令呂太一同[illegible]參軍事[illegible]伊闕[illegible]後皆爲聞人）

李元紘爲相，務峻抑檢攀進者，憚之。宋廣平嘗曰：李侍郎引宋璟之美，黜劉晃之命，貴爲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諸（唐書曰：李元紘京兆人[illegible]）

李乂嘗典選，請謁不行，時人爲之語曰：李下無蹊徑（唐詩紀事曰：李乂字尚真，趙州人，十二工屬文[illegible]）

張燕公（張說已見）嘗曰：沈三兄（沈佺期已見）詩直須還他第一

楊再思每日：徐堅爲鳳閣舍人樣

韋氏孝友文學有承慶、嗣立（劉昫唐書曰：韋承慶字[illegible]），遠音樂有萬石（[illegible]），迭禮儀則叔夏（[illegible]），史才博識有述（[illegible]）

[illegible]時趙冬曦兄弟亦有美名（[illegible]）。張燕公嘗語人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

韋述是元行冲姑子，性好學，嘗入行冲書齋，忘寢與食。行冲引與之談，貫綜經史，事如指掌，試以綴文，操牘便成。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

張燕公嘗稱許景先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唐詩紀事曰：許景先常州人，景先獻賦，李迥秀見之[illegible]）

玄宗嘗早朝，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於衆，謂左右

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汝陽王璡是寧王長子丰儀秀整玄宗甚愛之嘗曰花奴姿質明瑩必神仙謫墮也寧王隨短之上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帝王之相須有英特之風深沉之候花奴但端笑過人當得公卿間令譽耳劉昫唐書曰寧王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追贈讓皇帝長子璡封汝陽王與賀知章褚庭誨爲詩酒之交

房太尉每見元魯山即終日歎息嘗謂李遐叔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頓盡劉昫唐書曰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平章事融之子少好學風儀沉整以門蔭補弘文生性好隱遁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讀書凡十餘歲肅天寶末官至憲部侍郎玄宗幸蜀奔赴行在拜文部尚書同平章事奉使靈武冊立肅宗抗疏自請將兵戰敗于陳濤斜

韋陟以父安石憤激致斃與弟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強謁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此矣韋安石韋斌並已見　劉昫唐書曰韋陟字殷卿自幼風標整峻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被李林甫楊國忠所擠中原兵起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因遘疾卒于虢州

賀知章已見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已見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賀知章見李太白稱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陸象先與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皆有名當世僧一行少時與象先兄弟相善嘗語人曰陸氏兄弟皆有士行古之荀陳何以加之

吉頊爲吏部侍郎用陸景初陸象先先名景初已見爲洛陽尉其父元方時亦在吏部固辭不敢當頊曰爲官擇人至公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寧不以吏部之子妨推薦也竟奏授之

元結舉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歎曰一第慁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是年果擢上第唐詩紀事曰元結字次山蘇源明薦於肅宗時思明攻河陽帝召結詣京師結上時議三篇攝監察御史發爲參軍屯泌陽全十五城帝嘉之代宗時侍親歸養上拜道州刺史民樂其教始號猗玗子後稱浪士又曰漫郎吏曰聱叟

閻士和嘗評推歷世文章獨推蕭穎士以爲聞蕭氏之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皇甫冉是玄晏先生之後張曲江深愛之嘗曰皇甫生清穎秀拔有江徐之風唐詩紀事曰皇甫冉字茂政常州人大歷年遷右補闕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曰皇甫補闕自擢桂禮陛遂爲高格往以世道艱虞避地江外每文章一到朝廷作者變色

李遐叔著含元殿賦成以示蕭茂挺茂挺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姚合極玄集曰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載進士終尚書郎太清宮使 郎士元字君胄天寶十五載進士與錢起齊名歷拾遺終郢州刺史

劉捷卿已見劉迅在都嘗寢疾房太尉聞而憂之通夕不寐顧語賓從曰捷卿有不諱可謂無復有神理。

劉忠州每與劉捷卿談輒語曰聞劉公清言皇王之理盡矣唐詩紀事曰劉晏字士安八歲獻頌泰山行在帝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傍午號神童

良俊按宋祁唐書劉知幾第五子劉迅傳中有此二事又摭言李華三賢論其論劉慎虛亦載此事不應二人同時事都不異然三賢論又謂慎虛名儒大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乃述詩書禮易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今考劉昫宋祁唐書及李肇國史補作五說者正劉迅也且劉迅父知幾史才無對官至宗文館學士叔知柔以文章政事致位尚書右丞兄貺餗彙秩弟迥本傳中皆有述撰則所謂名儒大官之家與兄弟以學著者非迅而何且二唐書都不載劉慎虛事豈摭言稱慎虛門閥風望如此而正史顧遺之耶則慎虛之爲迅無疑迅本字捷卿或慎虛其別字也但正史不著迅有別字與其能詩而詩家序論亦不詳其所出乃知記事者固多疎漏也

陳郡殷寅名知人見劉捷卿歎曰今之黃叔度也

李揆已見在中書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是朝廷羽儀

文宗嘗問魏謩卿家書詔頗有存不唐書曰魏謩字申之五代祖徵貞觀朝名相謩擢秀然自負氣名嘗上論切直宣宗每曰謩綽有祖風竟以謇諤太剛爲令狐綯所忌謩對比多失墜惟故笏在詔令上送時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之甘棠劉昫唐書曰鄭覃故相珣瑜之子長於經學稽古守正文宗尤重之官至守司空

元稹已見爲翰林承旨朝退行至廊下時初日映九英枏隙光射稹有氣勃然百寮望之歎曰豈腸胃之章映日可見乎

顧逋翁顧況已見恃才凌物於文章少所推可見白居易之文即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

有人言牛僧孺可爲御史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爲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當取與鷹隼事異

牛奇章鎭江夏辟柳仲郢爲從事仲郢有元公之風動修禮法奇章歎曰苟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

柳璨爲左拾遺公卿託爲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奥

目爲柳儀子新唐書曰柳璨河東人祖公器僕射公綽之孫從弟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燃木葉以照書

趙光逢方直溫潤當時目爲玉界尺孔平仲續世說曰後唐趙光逢幼嗜典墳動守規檢弟光胤爲平章事嘗謁於私第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靜默知止

劉子儀愛徐堅初學記嘗曰非但初學正可爲終身記耳

李穆有清識然獨重徐寶臣徐鉉已見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唯有徐公宋史列傳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沉謹溫厚好學周世宗時爲右拾遺太祖登極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朝拜中書舍人丁母哀毀過人未終喪而卒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不幸乃國之不幸也

李穆從王昭素學易昭素語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吾意表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曰王昭素先生酸棗人博學通五經尤長於易作易論二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賜坐命月遣還

陳彭年已見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爲一條冰

王冀公王欽若已見自江寧歸再秉機軸魯宗道時爲參政凡聚議多冀公不堪冀公語曰堂武相公在政府日參政豈敢如此魯笑曰王文正先朝重德過他人可企苟公執政平允宗道亦何敢異同五朝名臣言行錄丁魯宗

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字貫夫亳州人官至參知政事當時目

宋景文宋祁已見云左太冲詩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宋莒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詞以爲江左高文丞相以爲知言

歐陽公平日少許人惟服韓稚圭嘗因事歎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

文彥博守成都見文與可奇之嘗曰與可襟韻灑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二蘇初赴制舉到都是時同召試者甚衆一日韓魏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耶此語既傳由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

程伯淳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王荊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韓黃門四人並已見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爲嘉祐四友

王介甫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邵氏聞見錄曰王介甫嘗稱晦叔曰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

意汴者於臆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用不得久容左右以下於心而勢近於道又曰師文之義實有望於瓛叔故介甫作相薦瓛叔爲中丞後議新法不合始謂瓛叔有驩兜共工之姦矣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爲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子棐論文因及東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閒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

東坡初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有客在傍遽詆訾之公不荅讀至再三又撫之而起且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客大慚

崇寧大觀閒朝廷禁止蘇公文章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盛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謂之不韻

叅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閒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唯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爲黄金自有妙處叅寥曰老坡牙頰閒別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爲然

蘇欒城云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彷彿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莫及也

蘇欒城云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折還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蘇子由云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神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日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已久矣道旁多不知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

黄太史黄庭堅年十七八時自稱清風客俞清老見而目之曰奇逸通脫真驥子墮地也石林避暑録曰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黄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高郵軍

黄魯直見謝無逸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彭耒墨客揮犀曰謝逸字無逸臨川人有高才工爲詩上也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終世英氣抑不擧入行不就

蘇子瞻自海外歸與米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淩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今真見之及得寶月觀賦誦之以爲恨二十年相

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徐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宋史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臨洸尉歷漣水軍使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芾爲文奇險不剿襲前人特妙於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精於鑒裁求取必得乃已寶晉齋之名▢▢玩精於鑒裁一經品題價增數倍所與遊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之▢▢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中時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稗官紀聞曰胡伸字彥時新安人終符寶郎宋史曰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官至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皆傳之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宋史曰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虞允文當國欲用爲右正言中貴人陰沮之出爲通判荊南府

趙汝愚嘗稱劉光祖論諫激烈似蘇子瞻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知言宋史曰劉光祖字德脩簡州陽安人爲右正言上章言事讀之有泣下者勸戶部尚書學養太府則況擬結近習閣進用曰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樂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尚公正▢▢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待佞▢計良由老成零落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博求人物▢▢取所長▢賢愚所以救名一二十人參錯立朝或勢自▢▢▢終歲無▢奏劾▢▢▢▢▢今日之患在於▢▢人才諫作有性▢▢▢▢▢▢臣▢高▢▢一▢以排擊爲能哉

御史胡紘希韓侂胄意誣趙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言朝士中有推汝愚宗派出楚王元佐爲正統所在者指游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寃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遂不書仲鴻名宋史曰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趙汝愚一見即歎曰汝愚在樞密▢招仲鴻▢問▢多聞訪以蜀中利病對▢試觀出處略曰事▢▢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若易公爲不聞▢▢公▢▢▢▢▢▢▢廷之事乎汝愚嘆▢止倖利路▢▢▢擬而卒▢允祖表其墓道曰慶元黨人游公之墓

趙汝愚罷相游仲鴻力求外除朱仲晦聞其出歎曰信蜀士之多奇也

謝枋得豪爽性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及天下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徐霖嘗稱之曰謝君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枋得▢▢見▢宋史曰至元二十五年▢建行省參政▢▢將旨如江南求人材留夢炎以▢▢▢得鶴▢▢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瓌▢▢▢▢不▢▢奏辛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不取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皆聖師▢▢▢不惜▢絕謝天下毀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以▢▢▢必不死殷命必不與夫▢▢之▢女真之待▢宋▢▢我宋今年遺使祈

請明年還使問安玉倫一市井無賴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聽

董師中小時敏悟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 金史曰董師中字紹祖洺州人少聰敏好學強記擢皇統進士官尚書左丞諡文定

黃文獻平居和易煦如陽春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勢人之門一時稱其高風勁節如冰壺玉尺纖塵弗污 元史曰黃溍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生溍俊異迨長以文名于四方與同郡柳貫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儒林四傑官侍講學士諡文獻

元仁宗嘗目趙子昂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釋老求之當代罕見其儔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横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昂嘗語人曰姚子敬天資高爽相見令人怒不見令人思

鮮于伯機 鮮于樞已見 目趙子昂神情簡遠是神仙中人

何氏語林卷之十七

何氏語林卷之十八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品藻第十

昔子貢方人夫子曰我則不暇蓋少之也及觀夫子之論管仲晏子銅鞮伯華程本子蘧伯玉子産孟公綽甯武子諸人其差次品列不遺豪髮此所謂方人者非耶而何獨少子貢也蓋夫子嘗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則夫子何嘗不貴知人哉然所貴知人者爲其能自考也不然知之雖明奚益哉漢晉以來善人倫其品目率一二語皆微中足以槩人終身此其人豈必盡能自考有所益然足使後之欲論其世者犂然若親見其人則斯語又烏可少哉

肅宗雅好崔駰文章 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祖篆父毅並有文章駰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論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 嘗語竇憲曰卿知崔駰否憲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扶風人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爲蘭臺令史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 帝曰卿好班固而忽崔駰此何異葉公之好龍 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焉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雕文畫之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者

漢桓帝嘗問陳仲舉[陳蕃已見]徐穉[已見]袁閎[已見謝承後漢書曰閎少脩志節矯俗高厲]韋著[范曄後漢書曰著字休明扶風平陵人六世祖賢漢丞相父豹魏郡都尉著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謝承後漢書曰著三輔冠族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藝術]三人孰爲先後仲舉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皇甫謐高士傳曰荀靖字叔慈潁陰人父淑朗陵侯靖少有俊才動止以禮[illegible]謙者]慈明[漢紀曰荀爽字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遂成大儒]孰賢許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陳太丘[後漢書曰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除太丘長少[illegible]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子紀[先賢行狀曰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illegible]]紀子羣[魏志曰羣字長文[illegible]]並有高名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

郭林宗目汝南謝子微[謝甄已見]陳留邊文禮[典畧曰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少博辯能屬文何進欲辟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與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時賓客滿座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修刺候焉[illegible]後融以不拘細行爲時所嫉[illegible]曹操爲鄉人所譖操告郡就殺之]二子英才有餘並不入道

孔北海[孔融已見]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爲後進冠蓋孔持論經理不如洪讓逸才宏博過之

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海嘗薦於曹公[曹操已見]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范曄後漢書曰蔡中郎[illegible]]

華子魚[華歆已見]與北海邴根矩[邴原已見]管幼安[管寧已見]游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華爲龍頭邴爲龍腹管爲龍尾[裴松之云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爲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優劣也]

何良俊曰華子魚輸心異代大肆戈鋋邴根矩避難殊方自露環頓較之幼安韜精戢羽終始令德

者豈可同年而校其優劣哉篤而論之當以管爲
龍頭邴爲龍腹華爲龍尾
王景興在會稽魏志曰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以通經拜郎中師太尉楊賜賜亡棄官行服闋謙察朗茂才爲謙治中從謙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俱拜官朗爲會稽太守孫策渡江舉兵迎策連戰敗績朗詣策曹公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思賢遊善樂采賢俊
問功曹虞仲翔虞翻已見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
異域各生珍寶且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
遠于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耶
虞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
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山有金玉鳥獸

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
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景興笑曰
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仲翔曰不敢及遠請
略舉其近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
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
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
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揚子雲
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
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故
取養有君子之謀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

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
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
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
秘下據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拔濟一
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
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
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劉殷候主簿
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
句章王修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
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

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
公天資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
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
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景興曰是既然矣穎川有巢
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
足矣仲翔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
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
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耶且太伯外來之
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
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

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氣凌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景興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

陳元龍（陳登已見）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illegible]登功曹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歷官侍中司徒）

高貴鄉公即位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司馬景王私問鍾會曰上何如主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果如卿言社稷之福

張惠恕少脩節操容貌奇偉（[illegible]）吳主聞之後以問群臣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吳志曰劉基字[illegible]）

（[illegible]）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illegible]）太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illegible]）

（[illegible]）及聞惠恕罪黜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illegible]所眾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數俊之先見）

有人以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子揚曰（已見）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子將之拔夫亦宜爾將子通曰（[illegible]楚國平阿人官鎮軍將軍著萬機論[illegible]世語曰蔣濟[illegible]）

官而已爽誅咸齊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服誠曰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牙齒樹頰頰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許靖王朗與書曰武皇帝於陵營行葬事上其論足下於其言不樹樹已

崔琰從弟林嘗與陳群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群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避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張輔吳中張輔已見官在孫權坐嘗論劉子初褊阨不當拒張飛大其漢書曰劉巴字子初爲尚書令巴清高不交接人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劉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稱曰若令子初隨世沉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高士

荀奉倩謂其父文若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從兄公達不治外形而慎密自居以公達為優晉陽秋曰諸兄大怒之而不能奪也

吳宜太子妙選官屬東宮號為多士吳志曰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赤烏初二年立為太子好賢下士使侍中胡綜吳志曰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有文才作賓客曰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已見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已見凝辯宏達

言能釋結則謝景吳錄曰謝景字叔發南陽人豫章太守在郡有治吏民稱之以為前有鄒其次即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吳錄曰慎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南陽年道私駁綜曰年道已見字彥則為中庶子二十日肆延尉監陳曼文矜高傲自衛與心敬行作者及孫峻揚挹絕不與同人威逐之所以後殊之元遜才而疎子默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然道竟以此言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時以道爲知言

李令伯李密已見入洛見張茂先張言次問孔明言教何碎令伯曰昔舜禹皐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巳敵言教是以碎耳張公大善令伯對

晉武與胡威語次因及其父胡質已見清德遂問威曰卿自謂孰與父清威曰威乃何敢望臣父帝又問卿父以何為勝耶威答曰臣父清常恐人知臣清常恐人不知

王武子甚重荀松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

王太尉王衍已見甚重其弟平子王澄已見與庾仲初王敦已見庾子嵩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謂

至理如此今見之王與人意暗同牛象州長史 嘗爲天下士目曰阿平第
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爲大郡名有人士
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
子尼江應元蔡充江虨已見 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
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
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
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
時人曰王汝南[illegible]人莫之知[illegible]以爲癡
[illegible] 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王聞之曰欲

處我於季孟之間山濤魏舒已見
衛洗馬衛玠[illegible] 識通達天韻標令論者以爲出王眉
子平子武子之右世人爲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
家一兒王澄王濟已見 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illegible]東海王越辟爲掾後除陳留太守
大行[illegible]爲人所害
州里目陳留阮放爲宏伯晉書曰阮放字思度[illegible]
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
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
孚爲誕伯[illegible] 高平劉綏爲委伯晉諸公贊曰劉綏字萬安高平[illegible]

人祖奧太祝令父[illegible] 泰山羊曼爲濌伯晉中興書曰曼字延祖[illegible]
凡八人號兗州八伯以擬八儁
解叔連在豫州[illegible] 嘗問從事陳頵
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illegible]
陳曰英傑大賢多出山澤河北土地平均蓬蒿裁
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叔連曰張彥真[illegible]以爲汝
穎巧辯不及青徐儒雅陳曰張彥真與元禮[illegible]不
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

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與爲比叔
連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
裴景思是裴叔則子晉書曰裴憲字景思少而穎悟[illegible]
[illegible] 簡約與庾子躬[illegible] 甚知
之嘗曰裴憲觀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
於深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
諸葛恢[illegible] 衛問[illegible] 有英[illegible]
[illegible]
俱字道明名在江左號[illegible]之
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氏清[illegible]

荀道玄(荀邃已見)道明兄弟俱有名明帝嘗從容問王世將(王廙已見)曰二荀兄弟孰賢世將荅以闓才明過邃帝以語庾太尉太尉曰邃亦粹之地亦闓所不及

庾赤玉(赤玉庾統小字[illegible]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懌子也[illegible]位至尋陽太守)曾問殷洪喬(殷羡已見)王丞相治何似誰亦所長殷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中朝人共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周光祿(顗已見)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莫能屈

或問江左諸人優劣於顧光祿顗曰周伯仁(周顗已見)之正鄧伯道之清([illegible]字伯道平陽襄陵人[illegible])卞望之(卞壼已見)之節餘則吾不知

支道林目會稽王曰有遠體而無遠神(續晉陽秋曰[illegible]文帝[illegible]字道萬中宗少子[illegible]會稽王仁[illegible]有智度[illegible]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

桓茂倫性通朗有人倫鑒識時人方之許郭雅爲周侯所重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是可笑人

劉尹謝鎮西共論中朝士人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中間可容數人

[illegible]在桓公大司馬府桓公曰長[illegible]楷各[illegible]合而論之正得平耳([illegible])

王季琰([illegible]珉字季琰瑯邪人丞相導孫中[illegible]子也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illegible]中書令)有俊才與兄元琳(王珣已見)並有美稱季琰又出元琳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法護王珣小字)僧彌難爲兄(僧彌王珉小字)

羊玄保爲司徒長史([illegible])府公王弘甚知之謂左長史庾登之([illegible])吏部尚書王准之(已見)曰卿二賢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

有蔡湛之者甚重謝弘微湛之猶及見謝安兄弟嘗語人曰弘微貌類中郎([illegible])性似文靖([illegible])

謝尚書([illegible])嘗云阿遠剛躁負氣([illegible])阿客博而無檢(阿客[illegible]小字)阿多悖才而持操不篤([illegible])宣明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illegible]已見)

[illegible]叔源嘗因酬宴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乃沉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誡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皆有誡厲之言惟弘微獨盡褒美

世曰謝宣明涉徵文義朗贍多通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宣明閑猶以爲恨

或人問沈休文王惠何如休文曰令明簡問王球何如曰倩玉淡又次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王倩玉 王球 居身簡貴不雜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從兄曇首常語云倩玉亦是玉巵但無當耳

齊太祖素奇愛張思光爲太尉時與思光欵接見思光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王僕射 [illegible]儉 語人曰張緒過江所未有北士中可求之耳不知黃叔度陳仲弓能過之不

到長史在天監中甚見知賞 梁書曰到洽字茂沿彭城武原人宋驃騎將軍

彥之曾孫[illegible]度[illegible]夏王從事中郎父坦[illegible]中書郎洽少有才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illegible]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illegible]東齊文武除晉安國常侍後爲雲麾[illegible]

洽溉與從弟沆一時俱有美名 [illegible] 時二兄 [illegible]

高祖嘗問丘待詔 丘遲 到洽何如沆溉丘對曰清正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

梁元帝嘗自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

元文若少有文學時與其大 [illegible] 之子 與從兄安豐 延明 中山 熙 並是宗室以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高下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太多卑白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貢才

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采

梁使至托與館伴李繹語次因問安平諸崔繹曰子玉以還雕龍絕矣崔暹聞之而怒後繹詣門謝暹遂不顧而出

崔㥄端凝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神明太遒

房玄齡在隋嘗校讎秘書省時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其不見聳壑昂霄耳

太宗嘗因群臣侍宴語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以下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劉昫唐書曰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祖僧辯梁太尉雅澹少嗜欲志量沈深叔頍當世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惟在此兒貞觀中與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知國政）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劉昫唐書曰李靖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材略其舅韓擒虎號為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唯斯人矣　王通中說曰靖也[illegible]）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劉昫唐書曰溫大雅弟名彥博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父友薛道衡李綱見彥博兄弟咸歎異曰皆卿相才也）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劉昫唐書曰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貞正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曉文簿貞觀中官尚書僕射房玄齡魏徵美胄才用俱與親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房玄齡魏徵並已見）至於激濁揚清嫉

合璧事類卷二八　二六

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諸人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溫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愍楚弟遊秦同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世以為小時學業顏氏為優後來官位溫氏為盛

太宗嘗語人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其嫵媚耳

褚河南（褚遂良已見）一日問虞秘監（虞世南已見）其書何如永師虞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又問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若爾某何得更留意於此虞曰若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李綱（已見）為隋事隱太子嘗至溫湯綱以小疾不從有獻生魚者太子召饔者鱠之時李檢趙元楷在坐各自矜能為鱠太子謂之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衆論弼諧固屬李綱矣

馬周雅善敷奏動無不中（唐詩紀事曰馬周字賓王博州人少嗜學天資曠邁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責周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資入關留客汴浚儀而西至長安客常何家太宗召之與語為令）岑文本謂人曰吾觀馬

合璧事類卷二八　二七

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榷古今舉要删蕪會文切理奇鋒高論往往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鍾賈正應此耳然慈爲有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無何而卒如文本言 唐詩紀事曰文本字景仁鄧州人中書侍郎顔師古以讒罷太宗曰朕自舉一人下按文本傳無其事

來恒與其弟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爲榮初濟父護兒在隋爲將而恒濟俱以學行見稱虞世南子昶既無才術累居工作之司濟初升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冠蓋不繫世業廢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匹庶來護兒兒作相虞世南兒作匠 唐詩紀事曰來濟揚州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將軍齊公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正觀中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以濟爲之永徽中爲相

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嘗曰王勃文章宏放奔逸有絕塵之迹固非常流所及唯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滅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世稱王楊盧駱楊之嘗聞之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世言楊盈川之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數對號算博士

蘇味道蘇頲 唐詩紀事曰味道趙州人與里人李嶠同掌綸誥稱蘇李武后時爲相世號模稜手

王方慶 亦見 與鈍同時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二子孰賢元一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 朝野僉載曰或人又問其故元一答曰得霜鷹俊健被凍蠅頑怯人伏其能體物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視乃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辭氣已竭宋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舉沈乃不敢復爭 唐詩紀事曰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母鄭方娠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彌月母戲曰秤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來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君臣賡和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賞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闕下

中宗嘗召宰相蘇瑰李嶠之子進見時皆童丱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者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之子亦奏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帝曰蘇瑰有子李嶠無兒

蘇廷碩 蘇頲已見 與宋廣平同在政府廣平剛正多所裁斷蘇皆順從其美廣平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然獻可替

否磬盡臣節則頭質過之

東明觀道士周彥暉欲爲其師立碑謂蘇呂密曰成其志者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類六郎書八分書七郎致石璞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當

張燕公徐元固說已見同在集賢十餘年好尚頗同情邦相得諸學士淪落者衆燕公手疏諸人名與元固同視之元固謂燕公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燕公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illegible]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駭矣唐詩紀事曰富嘉謨武功人長安中與吳少微者亦同爲晉陽尉有魏郡谷倚爲太原主簿和共京三傑時天下文章尚徐庾浮豔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閻朝隱之文如麗色靚妝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唐詩紀事曰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欒城人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秘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元固因問今之後進文辭孰賢燕公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劉昫唐書曰韓休京兆人早有詞學蕭嵩引爲門下侍郎方直不務進趨甚允當時之望許景先已見之文如豐肌膩理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已見之文如輕縑素練雖濟時用而窘

於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爛然可珍而有玷缺唐詩紀事曰王翰字子羽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張嘉貞爲并州長史厚禮之[illegible]爲駕部郎坐事貶道州司馬若能成其所闕濟其所長亦各一時之秀也

齊澣善知今事[illegible]高仲舒善知古事[illegible]姚崇每諮此兩人嘗曰欲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一說今事問崔琳

姚梁公與崔監同在中書梁公在假旬日政事委積崔□□皆不得自言於玄宗玄宗曰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及梁公出頃刻間決遣盡畢時齊平陽見之梁公自以爲能頗有得色因問平陽曰余之爲相可是誰比乎陽未及對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管晏管晏作法雖不及後猶及其身相公作相所立法令施未竟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則竟何如曰相公可謂救世之相也梁公投筆曰救世之相豈易得乎[illegible]

張說爲左丞相知京官考其子均任中書舍人說時注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午義不勝私至如

潤色王言章施帝載道參聽典例紀常功恭聞前烈尤難其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上下人服其公劉肅唐書曰張均丞相說之子能文章自以才名為當執政所抑遂常鬱鬱後祿山陷京師授偽中書令後免死流合浦

盧藏用嘗謂李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唐詩紀事曰盧藏用[illegible]嘗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illegible]行部

裴子餘補鄠尉同舍李朝隱程行諶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陳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大唐傳載曰[illegible]李子餘[illegible]行[illegible]上張說歎曰二[illegible]可與[illegible]矣

魚朝恩判國學日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在列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臣劉昫唐書曰魚朝恩天寶末以宦者入內侍省性黠惠言且善書計至德中為觀軍容使性數自伐乃引輕薄文士講授經籍自謂有文武才幹上寵遇之加判國子監事時王縉大怒唐詩紀事曰王縉字夏卿河中人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相肅宗元載已見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

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世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宋祁唐書曰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文宗朝舉直言極諫對策考官馮宿賈餗龐嚴見之嘆服以為過古鼂董而中官權盛皆不敢取

張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皆位中書號三相張氏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是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託門戶唐詩紀事曰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詠不輟年老頭髮盡白人言為詩所致

穆秘監劉昫唐書曰穆寧[illegible]人[illegible]重交游以氣節自[illegible]言不稱書[illegible]四子贊質員賞皆有令譽性又和粹世以滋味目之劉昫唐書曰穆贊字相臣官至御史中丞與弟質員賞[illegible]家行人材為搢紳所仰[illegible]指使質字[illegible]如權貴[illegible]孝謹[illegible]直[illegible]至今傳之自[illegible]至給事中[illegible]文[illegible]上大天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首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

員為醍醐言粹而少用賞為乳腐言最凡固

貞元中楊氏[illegible]里人[illegible]楊家[illegible]公從兄[illegible]族所居[illegible]穆氏兄弟皆有美名人物氣韻略相似人不能上下或言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各殊以此為優劣

李觀作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為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李觀韓愈已見唐詩紀事曰陸希聲博學善屬文相昭宗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太師

罷李茂貞犯京師輿疾避難卒

在選諸人擬以李珏爲殿中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耶除禮部員外郎

乾符中蔣凝應宏辭舉爲賦止及四韻遂白而出試官遍請所試觀之歎息稱善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時人語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摭言曰蔣凝江東人工於八韻然形不稱名隨計途次襄陽謁徐商相公疑其假手因試觀山樓古一首延賦成尤得意時溫飛卿呂岱丁十加敬譽

後唐命相安重誨欲用崔協任圜欲用李琪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蜣蜣之轉也

後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唯於懦兵之中裒菲上將吕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爲良將

柳開已見 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多至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行廚集卷八 二四

張尚書張詠嘗曰吾榜中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李沆深沉有德素鎮服天下無如王子明王旦面折庭爭有風采無如寇萊公寇準四人並已見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

張乖崖嘗稱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於澶淵一擲詠不敢爲

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識者謂英公之文譬若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不如文公宋本記聞夏竦字子喬父攻殁氏臣歸朝爲景符竦幼學於姚鉉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又益之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屬文爲時所稱

世言宋宣獻公未嘗素談在河南聚廳錄因公曰汝與其人素有何冤因不能對坐上官吏以俗語問之因始能答宋元憲公近之和氣拂拂然襲人景文公則英采秀發三人者久視之無一點塵俗眞神仙中人也宋郊宋祁已見 宋史曰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幼聰穎有奇骨爲外祖楊徽之所器徽之藏書悉與綬綬亦知書與自訓教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楊億稱其文曰沖融淳麗吾不及也累官參知政事諡宣憲

世言歐陽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絕

行廚集卷八 二五

大抵不足則誇也
司馬溫公言昔與王介甫同爲郡牧判官包孝肅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某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以此知其不屈
曾子固與王荊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宋景文諸公在館中嘗評唐人之詩言李長吉才力奔放不驚衆絕俗不肯下筆因舉其鴈門太守詩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介甫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王平甫已見閱韓退之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詩序言退之善與處士作牙
蘇子瞻云老杜自秦川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遣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

其處無不相合唯此可用爲比
蘇叔黨過嘗讀南史東坡臥聽之因語叔黨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皆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蘇子由嘗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如歐陽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子幸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東都事畧曰蘇頌字子容紳之子舉進士爲南京留守推官杜衍居睢陽一見厚器之天性仁厚宇量恢廓喜慍不形於色居必正衣冠坐平生嗜學凡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官右僕射中書侍郎
晁秘監晁美叔已見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輒以家世文學何至作此等伎倆殊非我素所期也吾嘗謂集古人句譬如蓬蓽之士適有佳客既無自己庖廚而器皿肴蔌悉假貸於人收拾飯飣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非如貴公供帳不移水陸之珍咄嗟而辦
陳瑩中題元祐黨籍碑云嗚呼漢世得人於斯爲盛

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奇鋒高論往往閒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鍾賈正應此耳然爲有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無何而卒如文本言唐詩紀事曰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中書侍郎顔師古以譴罷太宗曰朕自舉一人乃拔文本侍郎專典機要

來恒與其弟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爲榮初濟父護兒在隋爲將而恒濟俱以學行見稱虞世南子昶既無才術累居工作之司濟初升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匠庶來護兒兒作相虞世南兒作匠唐詩紀事曰來濟揚州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將軍濟

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正觀中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以濟爲之永徽中爲相

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嘗曰王勃文章宏放奔逸有絕塵之迹固非常流所及唯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世稱王楊盧駱謂之四傑炯聞之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世言楊盈川之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數對號算博士

蘇味道高爽唐詩紀事曰味道趙州人與里人李嶠同掌綸誥稱蘇李武后時爲相世號模稜手王方慶別見魯鈍同時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

宋世嘗目莊周爲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

元仁宗極重趙孟頫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之李太白宋之蘇子瞻

何氏清森閣雕梓

何氏語林卷之十八

何氏語林卷之十九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并註

箴規第十一

臧孫有言曰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嗚呼自古天子有四海諸侯饗國卿大夫持祿守官士庶人保其家何可一日不聞讜言乎

嚴子陵（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終不能屈）與侯司徒書曰（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內密人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光武徵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悉收錄條奏帝施用之）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腴順旨腰領絕侯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皇甫謐高士傳曰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有癡疾今為三公寧小差不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高義方嘗遺馬季長季長辭不見義方罷刺為書曰伏聞高問為日已久冀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季長大愧遣人追請徑去不肯還（華嶠書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尚其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范孟博（已見）遷光祿勳主事時陳仲舉（陳蕃已見）為光祿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郭泰已見）聞而讓仲舉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仲舉乃謝孟博

禰正平（禰衡已見）忤曹公公責為鼓吏禰裸身更衣顏色不怍孔北海（孔融已見）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曹公一日屏人以訪於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曰與卿言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不即對耳公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太子遂定（魏略曰文帝嘗使人問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帝從之深自砥礪）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

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

樊建入晉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孔明之治蜀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艾晉百官表曰樊建字長元蜀志曰建延熙中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恪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王丞相與庾太尉頗懷疑貳時孫安國爲庾公征西主簿孫密諫庾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耶此必邪佞之徒欲間疏內外耳公宜稍詳之太尉初意頗釋

祖士言深好奕棊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九世孝廉納事諸母二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遷徙丁南昌嶠爲光祿大夫王處叔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棊晉書曰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寒素父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傳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家貧無資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祖云聊用忘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祖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遂發書薦處叔脩史帝以問鍾雅事遂不行鍾雅別傳曰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侍中

謝太傅愛好音律期功之慘不廢伎樂頗以成俗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稚二好參志高處襟情超暢尤好聲律自加之以禮在家亦至弟萬之喪不廢絲竹者將士苟文饒以依宮諸處錦麗車設雖言動之儀不失禮土之宇吉凶事長王文度苦相規切王坦之已見謝貽文度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得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文度

荅言與君雅吉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識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反覆數四謝竟不從

謝萬爲豫州都督王右軍貽書戒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與士之最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不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

車武子爲侍中日與王東亭諸人期共游集武子請急出過詣王子敬子敬時住在建陽門內道北武子求去子敬問卿何以忽忽武子荅云與東亭諸人期[illegible]行子敬曰卿何以乃作此不急行武子不敢去書急還臺

王國寶是謝太傅壻專利無檢行太傅每抑制之後國寶爲孝武帝親暱遂危構太傅帝一日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子野桓伊小字[illegible]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音律[illegible]江左第一爲王濛劉恢所知累遷豫州刺史帝命桓吹笛桓神色無忤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勑御妓吹笛桓又云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謝奕在豫州亡後晉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illegible]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歷豫州刺史簡文使王彪之舉可代者[illegible]彪之字叔虎[illegible]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何如[illegible]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人才亦可豫量但當令不

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深納其言
王司徒謐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荅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謝康樂父奐不慧爲秘書郎早亡康樂好臧否人物叔尚書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命瞻與靈運共車既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世祖登祚以顏延之爲光祿大夫時延之兒峻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峻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便頹然自得常語峻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峻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孔中丞孔覬已見二弟在官孔徽孔道存道存官至南海太守頗營賄嘗請假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見之僞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柈帝笑曰汙貂武陵荅曰陛下何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武陵王曅已見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時起語靈鞠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卿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王仲寶既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叔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仲寶即日毀之

王仲寶子儉已見小時叔父僧虔撫之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宋明帝頗好言理以周彥倫有辭義引爲宿直時帝所爲慘毒周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解[illegible]
徐孝嗣已見從武帝幸方山帝曰朕經始此山之南

復爲離宮故應有邁靈丘靈丘玄武湖新林苑也孝
嗣荅曰繞黃山欵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
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
王長史（王長史已見）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常從容語諸子曰
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建元中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
檢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
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麄豪縱上心非之（南史曰輔國將軍蕭季敞）
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王思遠已見南史曰思遠爲從叔行言必據經立身方雅）

陳顯達除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一遷官常有
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
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
達語之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
於前燒除之
湘東王（繹）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中記室參
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
即下賁斂手曰殿下都無下意繹甚銜之（南史曰蕭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爲湘東王法曹參軍）

及寶應潛有逆謀虞寄微知其意寶應嘗令左右讀
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
言寶應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
爲智豈如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北齊高祖嘗宴群臣酒酣各令歌樂武尉斛斯豐樂
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
取次上曰豐樂不諂是好人
北齊孝昭樂聞過後代罕及嘗問舍人裴澤在外
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
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
曰誠如卿言

唐太宗幸九成宮還有宮人憩湋川縣官舍俄而
李靖王珪（二人已見）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太宗怒曰
威福豈由靖等何爲輕我宮人即令按驗湋川官屬
魏徵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陛下賤隸論其委
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見官吏訪問朝廷法式民間
疾苦自應與官吏相見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
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
言是遂捨不問
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虞永興（虞世南已見）賡和虞曰聖作

誠工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帝曰朕試卿爾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救褚遂良即永興靈坐焚之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群豕突出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唐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因命罷獵唐儉唐書曰唐儉字茂約晉陽人北齊尚書邕之孫父鑒與高祖善高祖在太原儉說太宗以天下可圖太宗白高祖召入密謀時事授秦王府參軍貞觀中天策府長史

貞觀中百官表請封禪獨魏徵切諫太宗謂徵曰朕欲卿極言其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熟倉廩尚虛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常患療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東洎於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烟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實與人之議太宗乃罷封禪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

裴匪躬在司農寺按諸苑鬻果蔬儲利佐公以罷斂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已見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事遂不行

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在政府其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illegible]時[illegible]方慶雍州咸陽人[illegible]石泉公褒之曾孫官至太子左庶子博學好讀書尤精三禮

高宗嘗問魏元忠外以朕方前代何主元忠答曰周成康漢文景帝聞然有遺恨否曰有之王義方一世

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後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於道宋曰非所望於蕭傅（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之孫相中宗後附太平公主謀逆伏誅明皇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

玄宗登封泰山張燕公多引兩省生徒及所親知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時張九齡當草詔謂燕公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望爲先勞舊爲次若顛倒衣裳則譏議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絕與清流高品不沐殊

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燕公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後果爲宇文融所劾

中宗嘗宴侍臣酒酣後令各爲廻波詞衆皆爲佞悅之語時李景伯獨寓規諷其詞曰廻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飲既過三爵諠譁切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

明皇以李林甫爲相一日曲宴近臣於苑中帝指示張九齡李林甫曰檻中盆池新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中之魚猶陛下用人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耳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玄宗嘗於復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上怒令杖殺之寧王曰從復道窺衛士之過恐人不能自安上曰大哥於我可謂急難

杜暹家牀帳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清俸買來手

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皆不孝（職官分紀曰杜暹開元十四年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

肅宗爲太子時明皇使割羊脇肅宗以餅拭刀徐噉之明皇喜曰福當如是愛惜

唐肅宗既遷上皇於西內嘗端午日山人李唐入見上抱幼女語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上泫然泣下

李皐爲山南節度鎮襄陽（[illegible]）襄陽有張柬之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皐嘗欲買之馬彝

欽祚言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柰何令其子孫自擯阜謝曰主吏失詞以為君羞非君安得聞此言（[illegible]）

裴諝為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儉諝入計召至便殿問榷酤之利歲出內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諝曰臣有所思帝問何思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故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illegible]）

陸敬輿（[illegible]）嘗語德宗曰欲紓多難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陸相（贄）知舉放崔群（已見）後群知舉陸氏子簡禮被黜群夏季夫人謂群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謂知舉放三十人也夫人曰若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陸氏子無一得事者如以君為良田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對

韓滉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弟奉之猶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柳渾為相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委政待之無奏事語至日午他相充位而已滉於省中榜吏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正色曰先公猶䕃為相不滿歲而罷今相公復榜吏於省中省閣非刑人之地相公柰何復蹈前非況在朝而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滉憮然愧悔為之霽威

鄭絪為門下侍郎朝廷以盧從史與王承宗有連詔從史歸潞從史辭潞多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召翰林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帝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絪任宰相稱名節不當如犬彘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帝良久曰吉甫幾誤我（[illegible]）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讁柳得柳州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言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

授連州
周墀節度鄭滑罷嚮唐書曰周墀字德升汝南人擢進士為古文有史才文宗重之補集賢殿學士出為鄭滑節度使入朝選刑部侍郎以本官平章事表章澳在幕府會墀入
相私語澳曰卿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然澳
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
舉其職則公欲祇廟堂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
先居此得無愧乎唐詩紀事曰韋澳字子斐官至秘書監分司東都嘗戲吟曰莫將盧監周殷鑑誡客身是保身此語罵吟堂權倖甚怒之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
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

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
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
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上問建去京師近遠對曰八千
里上曰朕左右多建人郡極不惡卿若廉潔奉公綏
緝凋瘵無異長在我前或撓枉法度遠人亡聊即三
尺昔前使是萬里延陵悸慄上撫而遣之
崔彥昭與王凝為外兄弟凝先顯而彥昭未仕彥昭
嘗侶見凝凝慢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為憾後彥
昭入相凝為兵部侍郎彥昭毋敕婢多製屨襪曰王
氏妹必與子皆逐吾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
為怨王凝已見劉昫唐書曰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擢進士第承奉左右未嘗言成敗慶賀公卿拜席時人賞之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
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月明
五代史記曰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也以軍功累遷至鳳翔隴右節度使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
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
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
凡為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

江南李氏嘗於宮中起樓甚高眾皆歎美蕭儼獨曰恨
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以姦贓下獄太宗怒其
貪黷遣中使詣旨於執政祖吉特俾於郊赦不宥明
日宰相趙普已見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
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於神明吉本何人亦
安足以隳陛下赦令上善其對而止
王魏公王旦見家人服飾似過則瞑目曰吾門素風
一至於此亟令減損
蘇子美以鬻客得罪言事者欲因子美以動一二大

臣彈擊甚急官者操文符捕人所逮皆一時名士都下爲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於色

崔公孺是韓魏公夫人之弟魏公執政日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涑水記聞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 [illegible] 人魏公甚嚴憚之）

連庶爲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宮在山間州守議取其甓爲城庶曰古矢舜衣傳之百世藏於王府非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尚有典刑也甓因是得存（玉壺清話　庶字君錫 [illegible]）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 [illegible]）

嘉祐中除張堯佐節度（[illegible]）陳秀公作中丞上殿爭之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既進見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耶節度使本麤官何用其爭時唐質肅（[illegible]）作御史裏行在衆人後越次進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總曾做來恐不是麤官上默然而罷（[illegible]）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曰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莫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坐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臥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晴日必同行至僧舍韓公見佛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乎

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致仕在洛司馬溫公領宮

祠范蜀公自許來同過郡爲會潞公出四玉杯勸酒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温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陳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亭唳鶴一雙怪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庭爲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塡異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陳死未幾皆散落民間吳處厚青箱雜記曰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

范蜀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其謝表云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邵氏聞見録曰王荆公草制詞極於醜詆公笑誦其辭曰材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以有誹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後元祐起公公辭曰六十二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得禮卒不起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力則不能主善公欣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魏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諭人如此

呂獻可呂誨已見病亟日自草章乞致仕其辭曰臣無宿疾偶値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秪憚跛蹩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疾喻政天下聞而壯之

范蜀公與司馬温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温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温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宴集蜀公未嘗不與同飲盡歡少間必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黄州蜀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糵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黄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亦以曉公公終不領

蘇東坡以作詩下獄自黄州再起遍歷侍從然其詩竒爲不知者咀味以爲有譏訕遂出守錢塘來別文

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瀞公笑曰若還與世便有箋云時吳處厚取蔡安州詩作注以上安州遂遇禍故瀞公有箋云之戲

晏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爲之序父客韓宮師玉汝曰願郎君捐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黃山谷小山集序叔原臨淄公之暮子也[illegible]）

晁伯宇少作閔吾廬賦呈蘇長公公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長公答曰此賦甚奇麗信是晁家多異材耶凡人至足之餘自溢爲奇怪乃可今晁傷奇太早可作發直微意論之勿傷其邁往之氣曾直以語晁晁自是文章大進（昭德先生晁端彥[illegible]）

二王（王寧王寔）是韓持國壻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爲欵嘗謂身已癃老且以樂聲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爲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我訣願留一言爲教老人

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滋誤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其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于甫啓介甫曰兄在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亡之禍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姦今乃以楮泉微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李伯時善畫馬（舒城人李公麟字伯時以文學有名於時[illegible]）法秀師誡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又作馬忍爲之耶伯時悲曰作馬無乃倒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伯時遂畫此像妙絕天下一時公卿

服師之善誘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人婬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捫虱新話曰黃魯直初好作艷歌小詞道人法秀謂其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墮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作

張芸叟云頃游京師嘗聽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亦在共聞此語東都事略曰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王安石行新法舜民上書謂[illegible]所以病民[illegible]所以病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新法[illegible]元祐初司馬光舉舜民才氣秀異剛直敢言召試秘閣校理舜民[illegible]論事自號浮休居士

劉賁政爲太常少卿時靖康用兵軍需困乏劉檢視禮器庫見有故冬服甚多將建請以爲戰士衲衣有老吏諫曰祭器弊則埋之祭服弊則焚之禮也柰何以爲戰士衣劉嘿然

蔡元長既刻黨籍碑在朝無敢言者其後冉相葉左丞從容謂之曰夢得聞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舉籍上書之人刻之于石以昭示來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也蔡大感悟其後黨禁稍解胡尚書直孺聞之歎曰此人宜在君側

宗澤任館陶尉凡獲逃卒即殺之邑境爲之無盜時呂大資惠卿帥大名聞其事因召與語仍薦之且戒云此雖盜賊之一策恨子未聞佛書人命難得安可殺況國有常刑[illegible]婺州[illegible]館陶尉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歎賞此言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汝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illegible]貴耳集曰趙介菴名彥端字德莊宗室之

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劉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稱爲盛事時楊彥瞻守衢揭雙元坊以誇之二公各以書爲謝且固辭焉彥瞻答書頗致規諷二公得書悚然其後徐以道學名劉以功業顯世以爲彥瞻有以發之 劉八齊東野語曰彥瞻答書云曹聞前輩門戶鄉吉有第家常而師鎮者逐者科[illegible]其後徐霖官至[illegible]劉夢炎[illegible]言因默然[illegible]

金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乙夜召見楊伯雄因及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末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 金史楊伯雄曰 [illegible]

字希[illegible]真定藁城人[illegible]祖彥稠後唐定州兵馬使[illegible]

虞伯生與元明善俱以文章著二人相得甚歡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送至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伯生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郎舍中爲席酌酒同飲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班飲而別 明元

元史曰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illegible]

至在江西以蜀掾元明善爲客友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伋於家館以教其子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遷南行臺招伋子集與俱得范梈等數人皆以文學顯於時世稱求賢薦士必以董氏爲首

許白雲（許謙已見）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感發子耶白雲聞之惕然自勵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奥（元史曰金履祥字吉甫婺之蘭谿人幼敏睿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學者稱仁山先生）

世祖時天變異常上遣阿剌渾撒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莫敢語及時政先是丞相桑哥遣忻都王濟理筭天下錢糧害民特甚人不聊生自殺者相屬趙承旨（趙孟頫已見）與阿剌渾撒里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承旨言上從之詔草已具桑哥大怒謂非上意承旨語桑哥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

順帝嘗於暇日欲觀古名畫巎巎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巎巎已見）

何氏語林卷之十九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棲逸第十二

余好觀莊生言見其輕詆舜至比之贅疣又言堯往見四子窅然喪其天下太過或者以爲寓言也然太史公稱由光義至高箕山有許由冢似誠有之世言隱士率多避世不然夫古有鑿坏箄巖之徒漢興猶傳東園綺季東都有嚴光周黨斯其人豈必盡翳世哉蓋鍾鼎丘園亦各其性生也惟有道之君優獻與節隱士乃著若汙濁之世雖神龍威鳳猶隱鱗藏羽則隱士常數倍於平世由不自見史傳所載什一耳余所取不必盡巖藪之士蓋達情任運寘心出處者庶幾孔子之所謂時古稱陸沉金馬門即藏史漆園皆遁世也其視後世以終南爲捷徑既專一谿閒車馬而營猜者相去何如哉昔謝萬作八賢論孫興公以爲體公識遠則出處同歸世以與公理爲得不誣也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嵇康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雖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物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三輔決錄曰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爲詩賦所居蓬蒿沒人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止舊廬自作小菴於側徘如舊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汝南人先賢行狀曰敬隱處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方坐於陂側以荷葉爲席蓬鋪專以爲業與同郡郅敬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謝承後漢書曰敬明居不修人倫謂運郡府以爲功曹欲不肯露事獨肯來有清才以爲才藝欲去東致甘露此汁得辭病隱處終身學殿安中常欲與延年辟不行

王君公遭亂不去儈牛自隱儈謂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時人爲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也

王仲子爲大司徒司直以病免歸後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范曄後漢書曰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良妻曳柴從

出中謁以吉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鉺書扨乃下拜歎息而還

范史雲學通三經常自賃灌園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桓帝以安車聘之康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途逃遁以壽終

袁夏甫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復爲戶自牖納飲食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夏甫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妻子莫得而見及母沒不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范曄後漢書曰袁閎字夏甫高祖安司徒曾祖京侍中祖彭議郎父賀彭城相閎居處仄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劉荊州劉表已見數請龐德公德公不爲屈乃就候之劉曰夫保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待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

下非所保也

管幼安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孫公和孫登已見清靜無爲好讀易彈琴頹然自放覩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魏末居北山中以石窟爲宇編草自覆阮步兵見孫被髮端坐巖下逍見鼓琴自下趨進莫得與言阮因長嘯與琴音諧和公和嘯和之妙響動林谷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偏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眞隱棲表志所在往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

王右軍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時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諸人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王同好

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陶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絕穀家累千金僮客百數處靜終日端拱絕不婚宦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栽

足容身有時還家設小牀獨坐不與人共（晉中興書曰陶淡字處靜）

劉子驥虛退寡欲志在棲遁（劉之驥已見）桓車騎請為長史（桓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劉固辭車騎因到其家劉於樹條桑使者致命劉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車騎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稱美至暮乃退

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韻隱居巖谷（晉書曰郭瑀字元瑜敦煌人隱于臨松薤谷）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嘏安定烏氏人張寔後也祖軌[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晉亂據守河[illegible]天錫承位自立為涼州牧）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天錫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皋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illegible]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授綏）

索偉祖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晉書曰索襲字偉祖敦煌人）太守陰澹嘗造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眾人之所收收眾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玄於眾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忘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

外鄙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茂以過也遂謚為玄居先生

戴仲若（戴顒已見）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宗少文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王長史（王敬弘已見）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

周道祖閑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時人謂之尋陽三隱（宋書曰周續之字道祖雁門人過[illegible]）

王敬弘(已見)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

周續之以身不可遺餘累可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淳之還及不告以姓(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高尚愛好墳籍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

江湛舉王景玄為吏部郎(江湛王微並已見)王與湛書曰君乎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閾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苫草沒堦

王僧達禮政褚元璩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丘珍孫與王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閶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鬟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王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嶺積數十年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夕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蕭子顯齊書曰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少有隱操孝建中徵揚州從事不就齊太祖即位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褚元璩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婦入前門褚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

王仲都(上清六甲之日上仲都西漢人也少修道術孝文以精爽之日令仲都單衣載四馬於上林昆明環冰而馳御者厚衣狐裘猶寒而仲都色曾不變顏氣溢如盛暑中以暴火亦不汗後不知所之)

顏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

劉虬預(劉虬已見)詔徵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劉答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情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進不研幾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遂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蠡之義

庾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臨州獨重幼

箚餉麥百斛幼簡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齊書曰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徙居江陵永明中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

顧長孺有隱操（齊書曰顧黯字長孺吳郡人有隱操）與顧景怡（顧歡已見）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宗敬微（宗彧已見）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

豫章王辟宗敬微爲參軍宗曰測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今鬢已衰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南史曰測居江陵欲游名山寫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孫伯翳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范將軍（王亮范雲已見）交好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孫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止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役役若此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楊松介談藪曰孫康字伯翳太原人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亮范雲爲莫逆之交宋齊語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交游不雜）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臧榮緒（南齊書曰臧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撰晉書榮緒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與關康之俱隱京口（南齊書曰關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獨處一室時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時號京口二隱

明僧紹累徵不就嘗聞釋僧遠風德僧紹往候於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南史曰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明經有儒術舉秀才鎮北府辟功曹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僧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何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南史曰戴顒高卧牖下以山人眼加其身故云）

何子有清退少欲居吳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召至都除永嘉太守子有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齊乞於野外拜受詔命見許忽一夜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

何子晳棲遁不出豫章王（蕭嶷已見）命駕造之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蕭子良已見）欲就見之子晳時在法輪寺竟陵往請子晳遂角巾登席竟陵欣悅無已即遺子晳

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何子季（何胤已見）以會稽山多靈異特往遊覽遂家若耶雲門寺初子季二兄求點並棲遁至是子季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稱何氏三高

劉彥度（劉訏已見）少懷隱操兄為聘妻剋日成婚彥度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彥度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時人造之未嘗見也彥度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彥度族兄士光（劉歊已見）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都下謂之三隱

劉彥度毎遊山澤留連忘反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山谷之間意氣彌遠或遇之者謂為神人

陶隱居（陶弘景已見）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歴名山尋訪仙藥毎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

梁昭明性愛山水於玄圃大營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處其中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卞士蔚（卞彬已見）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易以大瓠為火籠器物多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為傅蠶室

阮孝緒幼有至性與羣兒游戲便以穿池築山為樂及冠父誡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余躬孝緒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雖家人亦罕窺其面人遂呼為阮居士（南史曰阮居士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

阮居士所居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

劉慧斐張孝秀隱居東林寺慧斐於山北搆一園名離垢時人因稱為離垢先生論者謂自遠法師後將二百年方有張劉之盛（南史曰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慧斐博學能文起家安成王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與張孝秀遇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

侯景之亂邵陵王援臺留書二萬卷付馬要理（馬樞已見）馬肆志尋覽殆將周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

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居茅山有終焉之志梁書曰邵陵攜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

盧度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已即去南史曰盧度字孝章始興人有道術

會稽山有一人姓蔡隱居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人呼爲謫仙

馮靈通雅好山水兼有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棲游之趣恆以此聞世世祖給其功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周視嵩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寺林泉既奇營製又差曲盡山居之妙北史曰馮亮字靈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舅入北遂隱居嵩高世宗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

王沙彌王晞母終後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

王叔朗閒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山臨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王晞

韋敬遠韋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時有慕其閒素者載酒從之敬遠爲之盡歡接對忘倦

周明帝敬禮韋敬遠嘗貽以詩敬遠願不時朝謁帝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周明帝貽敬遠詩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遠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illegible]

朱桃椎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閒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每織芒屩置之於路人見者皆曰朱居士屩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

視而去士廉每加優異蜀人以為美談宋祁唐書曰桃椎益州成都人高士廉在益州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中自匿云

孔拯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元魯山元德秀已見南遊陸渾見佳山水乃定居歷歲歉庖廚不充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肴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蹇

士賦為高人所稱

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里就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田游巖已見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

田游巖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田東鄰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每冬時取溪冰琢其精瑩者煮茗以供賓客

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同隱徂徠山每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王摩詰貯蕙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劉昫舊唐書曰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且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邢和璞嘗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都是名士

南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於庭下謂之報時猿

學士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鄭純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自號伊川田父

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張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陸羽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即慟哭而歸人謂今時接輿

李兵部李約已見雅度玄機蕭蕭沖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皆高絕一時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談晨起裹頭對客蹙融便過一月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

山公營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連日不倦外賓

白傅分司東洛日以詩酒自娛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姪同登眺望嵩洛既而霰雪微下因說鎮金陵時江南多山水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念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篷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稱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小僮烹煮泝流過於檻前闇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問之言是白公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劉昫唐書曰盧簡辭字子策范陽人父綸工詩有聲於大曆間簡辭文雅之餘尤精法律累官檢校戶部尚書

白樂天在東都居履道里宅有池水可泛舟樂天每命賓客繞舫以百十油囊懸炙沉水中隨舫而行一物盡則左右隨取之藏盤筵於水底白氏長慶集池上篇序曰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閒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臺池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管磬弦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坐臥大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遊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白樂天方齋劉禹錫止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虀蘆服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盧簡求仕還東都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賞詠竟日忘歸劉昫唐書曰盧簡求簡辭之弟辭縱橫長於吏事位至太原尹北都留守

王涯別墅有佳木流泉劉昫唐書曰王涯字廣津太原人貞元中為相

王龜簡淡瀟灑以琴書自適意在人外倦接朋遊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半隱亭劉昫唐書曰王龜字大年父起翰林學士拜吏部尚書龜罷官越州刺史

王龜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

司空圖在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當如是

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

荆南朱昻博學有清德晚年乞歸文苑傳曰朱昻字舉之其先京北人父葆光挈家南度寓鼎州昻與宗朝翰林學士拜章乞骸骨言後所得奉錫體書以歸詔爲樂閑居自稱退叟弟協以純詩補仕至主客郎中昻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昻朗好釋氏書曉歲自爲墓志門人謚曰正裕先生眞宗寵詔留俟秋涼時吳叔贈行詩曰洛賦夜渟初濶華渚宮秋晚國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昻弟協亦退居里中兄弟皆年八十人號渚宮二䟽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歸田錄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眞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畫善爲詩如草泥行郭宋山木叫約輒頗爲士夫所稱

錢文僖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修皆一時名士每同游宴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處不到有郭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得官職然延卿未嘗出茸幽亭藝花足跡不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數公疎爽閎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恢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蔌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亦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眞隱者彼視富貴爲何物耶因稱歎累曰東都事畧曰錢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父俶使風遠山詩有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俶異之咸平中獻所爲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書侔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以平章事判許州在說文眉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同在館中花時各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皆不足道約旬休日相率同遊

三人如其言逵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逵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特甚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闌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又顧指閤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莘老時在諒闇中辭之衆遂起去莘老常語人云平生看花只此一處莘老孫覺孫別見　宋史曰錢藻字醇老明逸從子幼孤刻厲為學累官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

司馬温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令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至紫極觀尋會善寺過轘轅遂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邠陽堂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黄龕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為詠歌歸敘之以為遊録士大夫爭傳之

范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荼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為余釂一大白或語笑諠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為美談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大石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藉以草葛巾草屨吟諷而歸以足遺老而忘憂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東溪贊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撫琴而弗彈坐客莫不自失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鄧椿畫繼曰江參字貫道江南人長於山水形貌清癯嗜香茶以為生隆茂宗乃畫為撫琴圖夏文彥圖繪寶鑑曰僧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伯時高宗極重其畫

松江一漁父每棹小舟往來長橋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過吳因就與語且曰先生澡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父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拔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無與吾事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聰明強健閒退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猶有望於斯世也公已決於高蹈遂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啜菽飲水嘯傲長松脩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鬼迹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跡錄名之曰山水漫遊紀祝北鑑志刁張稽字子宥莆陽人寓居戶口

耶律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呸反蕭呸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用官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遼史曰耶律官奴字子[illegible]林牙韓魯之孫沉厚多學詳於本朝世事嗜酒好俠初徵爲宿直將軍重熙九年以疾去官

趙景道隱居燕南教授爲業金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金史曰趙質字景道[illegible]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南教授爲業

裴去文與鄧牧心[illegible]俱隱大滌山或數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遊則不避豺虎白晝危坐雖客至亦不起去文於大德中忽馳書別親友云將他往且詣鄧言別即端坐而逝後十餘日鄧知去文仙去歎曰業君出處與我同奈何給我言別吾亦當長往耳乃爲去文述墓志又於燈下取其葉讀畢而終

趙子固[illegible]脩雅博識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遇其會意輒傾囊易之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於山水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東西薄遊必挾所有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

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爲子固書畫船也

尤平章嘗微服江浙探諜南士後除行省平章表蔡褚雪巘高節遂昌山人雜錄曰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諱伯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雪巘時寓跡黃冠住天慶觀尤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語觀主王管轄曰我欲一見褚高士觀主言其人孤僻士宰相何故欲見之尤意愈堅時雪巘方閉戶讀書觀主扣門雪巘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以實告雪巘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何忽有此時平章已拜於地意雪巘延坐其室雪巘即鎖戶偕行

廊廡間尤執禮愈恭至前堂雪巘語尤曰三年前有一閩州王高士嘗留此某棄其人也長揖竟出尤顧瞻良久而去

天台諸士人物色得呂處士呂徽之已見嘗共詣之値處士在溪上捕魚諸人告以特來候見之意處士隔溪語曰諸公先到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酒與魚至因共飲盡歡而散明日復躡其蹤則處士已徙家矣

倪雲林所居有清閟閣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皆手自校定經史諸子以及釋老之言盡日成誦古鼎甆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每雨止風收杖履自隨逍遥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也

顧仲瑛已見家富於貲輕財好客購古法書名畫彝鼎秘玩別築墅於茜涇西題曰玉山佳處日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若張伯雨于彦成琦元璞輩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餼館聲伎並鼎甲一時才情妙麗與諸人略相酬對風流文雅著稱東南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并註

捷悟第十三

漢世稱見事敏速者曰一日千里蓋言捷也夫有觸即悟其孔子所云耳順非耶然孔子必俟知命之後而後世小生率能及此余竊怪之嘗觀釋氏菩薩乘六度五者皆以慧爲導師然定復生慧其與吾儒明則可以至於誠誠則自無不明一道也故初地之慧謂之世諦既定之慧謂之真諦真諦則與理爲一即耳順是也然初地之慧本於賦畀既定之慧假於脩習賦畀必由天降脩習可以力強此其難易之辯也柰何後世初地之慧與古不異而既定之慧尠焉無聞豈人之易其所難顧難其所易耶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嗚呼惜哉

楊德祖楊修已見爲曹操主簿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俄操迴師時人伏其幾決

魏太祖征袁本初有治餘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並謂不堪用正合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謂可作竹甲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德祖德祖意應同

桓溫陰懷犯順追蜀人知星者問以國家運祚修短星人云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由是大忤溫意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與之星人乃馳詣習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以買棺耳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習鑿齒之言對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讀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宋文帝時到彥之南史曰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假節冠軍率舟步至彭城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爲之一空一日上與群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沈約宋書曰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祖履之父惔並爲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

都尉景遷尚書庫部郎

劉士章（劉繪已見）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荅曰未審孔丘何陋而居闕里

蕭彥瑜（蕭琛已見）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瑜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説也彥瑜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大悅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梁書曰梁顯字嗣芳沛國相人父瓛晉安內史顯幼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博涉多通仕至平西諮議參軍）

祖元珍（祖瑩）為彭城王（勰）參軍時尚書令王肅置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彭城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彭城有慙色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元珍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彭城大悅退謂元珍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東魏孝文帝嘗宴群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巵酒屬群臣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辯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瓨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袖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目菩薩何為低眉沙彌荅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稱善

隋煬帝與唐神堯俱是獨孤外家由是神堯與煬帝

每相狎侮神堯面皺帝於衆中目為阿婆面神堯忿恚不樂洎歸以告竇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顯毁云阿婆面據是兒孫不免饑凍矣后欣躍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賀神堯不喻后曰公封於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大悅

太行山有薛居士學總玄儒多所該覽開釋曇延少年知道夙悟絶倫嘗一造之言謔相高未之揖謝薛乃戲題四字方圓動靜命曇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居士驚異絶歎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搘床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令狐相（令狐綯已見）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雙勾兩日全諸賓莫顧之駐足良久莫能辯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令狐公稱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甘泉井得鼎耳有篆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造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在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改元爲建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繆與同大驚亟遣取魏志展讀果驗宗族奇之（五代史記曰張策字少逵河西燉煌人父同爲唐容管經略使策少通悟好學開平中拜中書侍郎以疾罷卒于洛陽）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寶規馬殷第四子希範襲爵楚王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皐拓跋常等十八人皆故殷府學士也）

有客嘗訪甘能寺僧屬主者忽遽不暇留連甚日復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客怒取筆題門而去詞曰僉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不能詳有一沙彌解之曰僉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有寺字敬文不在苟字碎石入沙卒字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由或云沙彌是[illegible]皐常朝文皓供奉

陳恭公（執中已見）當國日曾魯公由起居注除待制恭公弟婦王冀公孫女曾出也歲旦拜恭公公迎謂曰六新婦曾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輒荅曰三舅甚荷相公收録但太夫人不樂耳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姻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於[illegible]攻女子之警敏如此（東都事略曰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嘉祐六年拜平章事公亮精於法令多知朝廷典有臺閣[illegible]上付陽修參知政事琦於法令與[illegible]人材閣修百官本法律理而朝廷台斗名翁公蓋宣情）

王定國素爲馮當世所知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

力薦於神祖荊公曰此孺子耳當世忿曰王鞏庚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先天節同日也荊公愕然不覺退立

趙魏公夫人管道昇善書畫（陶九成書史會要管夫人諱道昇字仲姬吳興人趙魏公室封魏國夫人有才略聰明過人爲詞章作墨竹筆意清絕亦能書）吾竹房（名衍已見）嘗題其所畫竹石竹房有一私印是好嬉子三字即以此印倒用於跋尾人皆以爲竹房之誤魏公見之曰此非誤也這瞎子道婦人會作此倒好嬉子

博識第十四

孔子語子貢曰女以余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余一以貫之則孔子果不貴博識耶及觀萍浮楚澤隼集陳庭異鳥舞郊羵羊出井苟非博識誰爲辨之夫孔門見道莫過顔子顔子之有得於孔子者莫過於喟然之歎今觀其所稱高堅前後與夫卓爾末由皆形容道體之妙若夫孔子之善誘與顔子之善學者唯博約二語而已蓋二者互相爲用不可廢也不然則其告子貢者語一足矣其所貫者復何物耶後世舍博而言約此則入於釋氏頓悟之說道之不明也夫何尤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漢武故事曰張寬字叔文蜀郡人太常卿侍中）

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令屬車載酒（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東方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去共謂歲星也）

賓攸舉孝廉爲郎時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鼮鼠也帝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詔賜帛百匹

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後漢書補注曰復齊武王伯升孫北海王興之子）復不能對薦賈逵（已見）博物多識帝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乃集此胡降之徵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同校秘書應對左右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良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即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鼈猶多用桑薪諸葛恪已見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衆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傒囊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棊下有一杯白水與墮者飲之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棊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

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也以醋漬之當有五色光見試之果爾後問其主云於茅積下得白魚所作也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言聲聞數里

晉武帝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束皙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大悅

晉世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衆莫能辨張司空以問束廣微束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束皙見晉書已見皙字廣微陽平人賈謐請爲著作

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賈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南史曰賈希鏡平陽襄陵人祖弼之父匪之家傳譜學齊高帝敕希鏡爲譜局參軍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

七百餘卷該覽標患皆如貫珠

陸常侍陸澄已見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僕射常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王儉已見齊春秋曰儉以四部書目盡凡閣自劉歆七畧以來更區別乃著七志上之時人以比相如封禪書澄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巳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倂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南史曰何憲字子思廬江灊人博涉該通群籍畢覽天閣秘寶人間散逸無遺漏焉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机案雜物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幷奪物將去

竟陵王蕭子良已見嘗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陸常侍澄陸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王摛少以博學知名王僕射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王儉嘗秋日會賓文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探索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色篦白團扇憲坐篦執扇意氣甚得摛後至僕射以所隸示摛摛語之曰卿能奪之不摛操筆便成事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僕射命左右抽憲簟摛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僕射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南史曰王摛東海郯人晉少傅雅之後以博學見知爲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

永明時天中忽有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上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南史曰崔慰祖字悅祖清河東武城人解褐奉朝請聚書萬卷鄰里年少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手自取與未嘗爲辭

劉士深嘗在任昉坐有人餉昉𣏌酒昉次及問劉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摖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南史曰劉杳字士深平原人父懷慰齊北中郎司馬杳博綜群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

斛律士亮微博涉群書兼解音律初縣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中得之皆莫之識士亮見之

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士亮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
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

上官儀詩語中用影娥池唐詩紀事曰儀字游韶陝州人工詩其詞綺錯婉媚時人效之曰上官體高宗時爲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學士時無解
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任張柬之等十餘人示之柬
之對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
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
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其博識劉昫唐書曰德棻宜州華原人博涉文史早知名大業末爲藥城長太祖入關引直丞相府武德貞觀中官至國子祭酒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涉獵經史尤好三禮令狐德棻甚重之既崇爲宰相及誅張易之兄弟柬之首謀其功中宗即位以功擢拜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

盧若虛多才博物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
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䶂鼠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
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

唐太宗立晉王爲太子時有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
何祥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爲雉雌鳴陳
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
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
下本封秦胡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
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
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眞誥言安妃有斵
粟金跳脫是臂飾

韓定辭爲鎭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
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邃林芳草綿綿思
盡日相携陟麗譙別後巏嵍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
喬韓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
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座賓頗疑銀
筆之僻他日或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或從
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

時好學著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
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
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
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
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
律歌之又問癡龍何出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
誤墮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
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後其人得出
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
定辭復問巏嵍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隨郡之故事

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梁太祖幸河北至内黄顧問李珽曰何謂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太祖曰外黄下黄何在珽曰秦有都尉理外黄其故墉在今雍丘下黄爲高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五代史記曰李珽河西燉煌人唐末爲監察御史後趙匡凝鎮襄陽辟掌書記梁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眞書記也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後爲亂兵所殺

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徐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足也朝士皆歎其博識

江南徐鍇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共論猶事鉉疏得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湘山野錄曰江南徐知諤爲潤州節度使温之少子也美姿貌喜畜奇玩僧錄賛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挑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

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六一居士詩話曰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横人莫能屈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無及在長安日有得古鐵刃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劉貢父小說曰劉原父以大夏龍雀銘甚奇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人有獲玉印遺原甫其文曰周惡夫印原甫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宋末襄樊之師日急當事諸人坐視而不救金履祥進牽制擣虚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自解因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別隝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能用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其所經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人始服其精確金履祥已見

豪爽第十五

夫豪爽者略於檢節故其小德或多出入然與齷齪孅嗇縛窄家人細務狹小者殊矣

漢章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正位在中日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帝壯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蕭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丹陽人仕王郎中幼喪父事母母死負土成墳種松柏奇樹烏集其上白兔遊其下

沔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劉表盛遊於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illegible]

王右軍[illegible]羲之為會稽內史謝公謝安已見就乞牋紙右軍檢校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桓南郡桓玄已見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劉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嘗與州里士人往東堂共射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仕為州從事桓弘以為中兵參軍屬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謀討玄後宋太祖以其貳於己討誅之時庾仲豫為司徒長史暫至京要府中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庾相聞曰身久顑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能以此堂見讓庾素豪徑前不荅毅語諸人並避之唯毅留射如故庾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庾甚不歡俄頃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不庾又不荅後為毅所毀人[illegible]

王太常[illegible]性豪爽為吳郡太守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太常求須不稱意乃遣乇僕率門義掬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illegible]

齊高祖於華林宴命諸臣各効伎王敬則脫朝服袒裸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敬則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荅

羊高昌初赴衡州於兩艖艕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

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屛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南史曰羊侃字祖忻太山人父祉仕魏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好文史父使侃南歸大通中封高昌侯

孫德璉南史曰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絶出鎭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南史曰孫瑒雖武臣宗於出君設謌詠業玄儒之士冬夏資奉而處身率易不以名位驕物甚爲當世所稱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處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坐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

將軍裴旻李肇國史補曰裴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嘗請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爲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宋景玄唐朝名畫錄曰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劉昫唐書曰翰即李華宗人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陽翟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逸則綴文唐詩紀事曰皇甫曾字孝常爲殿中侍御史天寶中兄弟進士名相上下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于頔鎭襄陽劉昫唐書曰于頔字允元河南人貞元中爲襄州刺史非法聚斂恣意虐殺專以陵上威下爲務卒謚厲盧山符載齎書就于乞買山錢百萬于即時與之唐詩紀事曰符載字厚之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曰棲青城山衡擢第濟老死無成唯載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韋皋鎭蜀辟爲支使

裴寬罷郡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偃蹇者輙鞭之乃張徐州也

段文昌已見負才傲俗落拓荊楚間常半酣靸履於江陵大街上往來雨下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

陵節度當買此宅往聞者皆笑後果鎭荊南遂買此宅

劉叉聞韓愈接天下士徒步歸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唐詩紀事曰劉叉節士也旋肆爲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貴人嘗聞韓愈爲作之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之右樊宗師見而獨拜後歸齊魯不知所終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唐詩紀事曰鄭仁表傲誕多所凌籍人畏薄之仕爲起居郎劉鄴少時投文於仁表父肅仁表嗤鄙之鄴爲相仁表貶死

王智興爲徐州節度一日諸從事會飲賦詩智興至
從事即屏去翰墨智興言適聞作詩何獨見某而罷
復以箋陳席上小吏亦置箋於智興前智興引毫立
成曰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
從君詠塞北烟塵我獨知四座驚歎監軍謂張祐曰
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乃獻詩曰十年受命鎮方隅
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章句右軍
書左右言書生謟謝耳智興叱曰有人道我惡汝輩
又首否張生海内名士篇什豈易得天下人聞且以
爲王智興樂善矣劉賓客嘉話曰王智興[illegible]人少驍銳事徐州刺史李洧以[illegible]智興累官[illegible]刺史武寧節度使

崔弘禮嘗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劉酒酣顧語曰崔生
獨不知有此樂弘禮笑曰我固嘗武請爲公歡玄佐
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盡驚曰安得此奇
客

寇萊公有飲量每飲賓席常闔扉輟驂以留之未嘗
點油雖溷軒馬廄必用蠟炬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
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瓦而
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即出銀一篋遺丁曰
家素有惟此飲器願以贐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
後晉公極力推挽胡遂至顯位

滕達道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客時范尹京滕少年頗
不羈往往潛出狹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滕書室
中因明燭觀書以俟其至意將媿之滕夜分大醉而
歸范公陽不視以覘其所爲滕略無慴懼長揖問曰
公所讀何書公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
而入[illegible]

韓魏公喜營造所臨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壯雄深稱
其度量在大名於正寢後稍西爲堂五楹其間洞然
不爲房屋號善養堂蓋平日宴息之地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
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
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
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
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
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

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宋子京（宋祁已見）博學能文章天資醖藉好遊宴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皆知爲尚書修唐書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帟幕然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鑪命歌

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以語客自言其事後每讌集必舉以爲笑

東坡在儋耳嘗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坐以檳榔覺範問母識蘇公否母曰識之然無奈其好吟詩公嘗杖而來指西木榻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展開其紙視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覺範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空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歌者袁綯嘗從東坡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使雜奏於前至熟寢乃得去（宋史曰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三子沈毅有幹略……此事尤爲習山戶仕至戶部侍郎上知延州……讀紀粹議……以元祐賞……人喜識）

發曾公守維揚維揚特多過客日夕盈府寺一日蚤膳召客設涼餅會者八人俄報客繼至公必留偶來

者不已坐客私語蔡公卒迫留客若是他食猶咄嗟爲尚可如涼餅者奈何便辦請共嘗之及食時計留客已四十又冷淘皆至仍精腆時共稱之

張天覺爲渝州南川宰時章子厚經制夔夷狎侮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至夔會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張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東都事略曰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章惇薦其才召對除光祿寺丞紹聖初召還左司諫商英極論元祐政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指呂大防范祖禹爲姦以司馬光文彥博爲負國至以宣仁后比呂武商英在元

祐崇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極其稱美至是追論其罪其詭隨不常如此溥浮圖法自號無盡居士

張紫巖（已見）張浚屯兵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翊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時多景樓落成于湖為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星為潤筆于湖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製詞命諸伎合唱甚歡因以紅羅百匹賞之（書史會要曰張孝祥字安國號于湖歷陽烏江人讀書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紹興中廷對第一官至顯謨閣直學士草書極工大字亦佳楊萬里謂安國書甚真而放）

揚州有一趙氏富而好客家有明月樓一時諸名公題詠多未當其意後趙子昂過揚主人知之迎致樓上盛筵相款所用皆銀器酒半出紙筆求作春題子昂援筆書曰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主人得之甚喜撤酒器為贈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一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二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夙惠第十六

世言早慧者大未必佳自孔文舉小時大中大夫陳韙已有是語殆不然夫黃帝徇齊后稷岐嶷此皆大聖人也豈後果不佳耶蓋人性皆善而根有利鈍若穎脫者最易為善夫既易為善則亦易為惡在所以養之耳後人不論所養而槩貶之早慧吁可怪哉

陳咸小時父萬年嘗令至牀下教之咸睡去頭觸屏風萬年怒責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因不復言（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illegible]）

黃文彊小時家貧都無僕妾躬執勤苦盡心色養博通經典精究道術時人為之語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illegible]）

桓驊年十二（張[illegible]文士傳曰桓驊[illegible]讀覽好學）在伯父太尉坐（范曄後漢書曰桓焉字叔元[illegible]人父郁祖榮皆以經學顯名焉位至太尉）此吾弟子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為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驊應聲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惷弱殊才

偉年俱髫二子俱見遺言

黃子琰少即辯慧延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況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俱有高名）

司徒盛允有疾黃太尉（瓊）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司徒府允發書視畢微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徒因拂衣辭去

孔北海（孔融字文舉）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其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答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堦劉玄德從西堦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沈子正小時有異年十一歲華子魚行風俗見而奇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子正逡巡卻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子魚慙謝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見幼童若此者（張勃吳錄曰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道之要當時之務權斂容敬焉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爲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以終不爲己用害之時年二十九已）

張紘（吳書曰張紘字元綱[illegible]之子[illegible]吳錄[illegible]少富博學[illegible]秀[illegible]對[illegible]中補學德令[illegible]長[illegible]擢太子輔義都尉）

張儼（吳錄曰張儼字子[illegible]吳人[illegible]知名以[illegible]多識拜大鴻臚[illegible]遣使[illegible]晉[illegible]今[illegible]以君[illegible]出境之才[illegible]出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而秉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

朱異（吳志曰朱異字季文吳人朱桓子也以父任爲郎拜騎都尉代桓領兵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膽定見之復過所聞）俱童少知名嘗同時詣驃騎將軍朱據（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拜五官郎中時選曹尚書暨艷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艷不聽卒敗權追思呂蒙張溫以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拜建義校尉）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驥騄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

有獲韓盧宋鵲晉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與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皆隨目便賦成而後坐據大笑悅

何平叔小時魏武帝納其母平叔少養於魏宮至七八歲慧心天悟形貌絕美武帝欲以為子每扶持遊觀令與諸子長幼相次平叔微覺此意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答曰異姓不相貫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有子扳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晉書曰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廢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祇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

張光祿（張永已見）嘗攜內外孫遊武丘山顧正禮時年數歲光祿撫之曰兒欲何戲正禮答曰兒正欲枕石漱流

王泰（王泰小字）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梁書曰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溫和雖家人不見喜慍之色與王筠齊名沈約嘗曰王有褒姪謝有覽與湛即第八字也）

王僧孺五歲便機警嘗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一枚與僧孺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梁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祖准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入梁為吏部郎）

徐孝穆早慧（徐陵已見）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其早就謂之顏回

蕭建平（梁書曰蕭大球字仁英簡文帝子封建平王）明惠夙成高祖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請身代時建平年七歲聞之驚謂所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明悟如此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答曰尊患既未痊眠亦不安（南史曰袁君正字世忠陳郡陽夏人祖覬雍州刺史父昂尚書令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早得聲譽為豫章內史）

謝元正幼便聰慧八歲為春日閑居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

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藺以孝義稱貞少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參軍

陸從典八歲時讀沈休文集見回文硯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南史曰陸從典字由儀吳郡吳人祖雲公父瓊皆有文才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群書位太子先馬陳亡入隋爲著作佐郎

虞荔年九歲往候太常陸倕倕已見陳書曰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祖權梁廷尉卿父檢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官太子中庶子領著作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弟寄亦機敏南史曰寄字次安少聰敏又好學善屬文性沖靜有棲遁志弱冠對策高第起家宣城王國左常侍陳寶應據閩得寄甚喜承室中除以書侍郎寶應及其才行八道匡不遺數歲時有人造其父遇寄於門嘲寄云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孔文舉之流也

魏宗室元子和魏收魏書曰元顯字子和文宣王叡之子九歲時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曰文宣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文宣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何晏八歲時遊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晏應聲曰先生姓顧是賃雇之雇爲薪故之故

李德林幼便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造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琅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注云鄅國在琅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弱冠善談老莊兼綜釋典及百家之說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

蘇瓌初未知頲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客次頲擁篲庭廡間遺落一文字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云指如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久瓌出與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孽瓌備言其事客驚訝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瓌稍親之有人獻兎懸於廊廡瓌召頲令詠之即應聲曰兎子死闌彈將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覽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帝平內難制誥駱驛皆出於頲時稱小許公

蘇頲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瓌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挺之妾）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言小郎君戲運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劉昫唐書曰嚴挺之華陰人體貌昂藏雅有吏幹姚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恩足下宜一造門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詣深爲林甫所銜子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劍南西川節度使）

蘇晉數歲能屬文嘗作八卦論王紹宗見而歎曰此後來王粲也

楊綰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坐中一物以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歎異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俶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爾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俶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李衛公（李德裕已見）幼時父吉甫每誇其敏捷武相元衡召見問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吉甫吉甫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高定貞公郢之子小字董二年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對（高郢已見　劉昫唐書曰高定小字董二聰明絕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尤精王氏易著易外傳二十）

楊大年（楊億已見）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

何者是獐何者為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何大驚即易之（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湘山自幼容止端莊穎悟有遠識年大中授集賢學士）

賢媛第十七

夫無非無儀女婦所貴然觀王儒仲樂羊子之妻與孟德耀辛憲英諸人其深識高行世所稱賢者尚不敢輕擬又豈可以一切少之哉若蔡文姬屈身虜庭君子恥之縱文才卓出又何稱焉

王儒仲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儒仲與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儒仲車服鮮麗僕從都雅儒仲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儒仲目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問其故儒仲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情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儒仲屈起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後漢書曰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王莽時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犯之先劫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金樓子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受嗟來之食（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而來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袁隗妻馬倫是季長女（馬融已見）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南郡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耶對曰孔

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黙然不能屈

蔡文姬自匈奴歸後適董都尉董祀法當刑（董祀爲屯田都尉）文姬自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曹公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爲改容曹公曰誠爲相矜然文狀已去柰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疋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特原祀（范曄後漢書曰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南康主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向李所因欲斫之李在窻梳頭未竟李姿貌端麗見主來徐徐結髮歛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續晉陽秋曰桓溫尚帝女南康長公主）

謝鎭西（謝尚已見）妾阿妃有國色甚善吹笛謝死阿妃誓不嫁郄生時爲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爲妾阿妃終身不與郄言（晉書曰郄曇字重熙鑒第二子司徒王導辟秘書郎）

王江州（王凝之已見）爲孫恩所害謝夫人（名道韞已見）娶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束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淵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胸（晉書曰劉柳字叔惠南陽人劉喬之孫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

宋太宗后王是僧朗女（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人元嘉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即位立爲皇后）帝嘗於宮內大集贏婦人觀之以爲歡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贏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爲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

能剛正如此

宋百年妻孔氏亦有高行百年卒於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未詳）吳郡張嵊（南史張嵊字四山吳郡人張稷子也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湘東王長史）東海徐悱（梁書曰徐悱字敬業東海郯人徐勉子也幼聰敏能屬文仕至晉安內史）並有文才徐妻尤爲清拔

鄭善果母崔氏賢明曉政道每善果理務崔氏常於閤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善果由此厲

已爲清吏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審諸御史皆有慙色

肅宗宴于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使隸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嚬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冤耶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趙璘因話錄曰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降柳潭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樁）

元相（元載）已見得罪後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頗聞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堅不從命（范攄雲溪友議曰韞秀王縉拆公之女右丞維之姪初王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所有奩幌資裝盡爲紛墨之費元至京屢陳時務參掌上書肅宗擢拜中書）

按通鑑及劉昫唐書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縉卑體附之故縉終以載得罪不應翁婿同時俱在政府又不應婦翁卑體於女婿則載妻爲忠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爲韞秀縉女也夫范攄蘇鶚皆唐時人其所載唐事尚相牴牾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劉異將赴鎮安平公主入辭以異姬從安平左右皆宮人上盡記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爲誰安平曰劉郎聲音上大喜安平不妒顧左右曰別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

令狐峘爲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故事刺史始見

觀察皆戎服庭趨峘以前輩恥爲此禮入告其妻韋氏韋氏亦以抹首庭謁爲非謂峘曰卿自視何如人頭白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黜死我亦無恨峘乃以客禮見映映深以爲憾以事奏貶峘爲衢州別駕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隤陷得錢盈船奴婢喜奔告鄭鄭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流拜爲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衆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諠言軍中欲立點檢爲天子太祖憤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國長公主）方在廚引麪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

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徒四壁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曰豈敢以此汙先君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于公宇之東廡既行以元物榜於門壁付之守吏無毫髮損二女潔廉如此又文筆議論皆士人所不逮後清獻以子姓妻之

容止第十八

珠藏淵而川輝玉韞石而山潤苟符采炳發雖重波積壤何能掩蔽顏子曰苟有溫良在中斯眉睫與之矣嗚呼容止之於人豈直黼黻藻繪而已耶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吳地記曰陸閎字子春吳郡吳人陸暢之子）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謝承後漢書曰）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猶著縑巾（陸閎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管幼安在家恒著皁帽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嘗上廁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顰眉見者皆以為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走之公便欲使下官遁走邪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魏武帝佻易無威重性好音樂倡優在側窮日達夜被服輕綃常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著帢帽見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詠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間肴膳皆沾汙巾幘

譙允南體貌素朴而潛識內敏然無造次論辯諸葛武侯領益州牧辟為勸學從事初到脩謁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武侯曰孤欲不能忍何況左右聽令勿推（蜀志曰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人幼孤與母兄同居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不以留意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然潛識內敏丞相亮領益州牧命為勸學從事亮卒於敵庭周聞問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至得達[illegible]舊傳曰[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圖書[illegible]李[illegible]曰[illegible]州譙侯好古述傳寶懷[illegible]雅明美述結是書我后欽賢無古不望樂求爾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華聿茲鑒模）

何平叔慧心天悟容貌絶美每出遊行觀者盈路咸謂是神仙之類

嵇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魏陽元（魏舒字陽元）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為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陸平原兄弟初入洛見張茂先張問平原雲何以不來平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詣茂先茂先為人多姿制又好以帛纏須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

陸士龍好笑嘗著縗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

王安豐形狀短小目甚清炤能視日不眩

衛洗馬（衛玠字叔寶）總角時乘羊車入洛陽市見者咸曰誰家璧人

衛叔寶風神秀異其舅王武子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庾公道王尼非雅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晉中興書曰尼字孝孫洛陽人避亂江夏王澄荊州見之款待供）

給之

庾太尉（庾亮已見）兄弟初渡江行路人有避雨者悉聚廳事上征西車騎（庾翼庾冰並已見）自辟遣之不肯去太尉新沐頭散髮高詠從閤內出向人奔迸走去莫有留者

諸人要阮光祿（阮裕）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路中得一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一見桓便潸然而泣桓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褫衣解帶昏然而臥不怡者數日

安公講僧常數百習彥威曾餉十梨值安開講安便於座中手自剖分梨盡人徧都無煩偏（釋道安習鑿齒並已見）

裴瓚風神高邁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混風鑒為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謝景仁至性整潔居宇淨麗在坐輒唾左右人衣事畢聽一日澣濯故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有人詣謝益壽言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

宋明帝姿貌豐潔與珪璧等質

王令明（王惠）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王徐起去姿制不異常日

王思遠已見立身簡潔客有詣之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聽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命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南史曰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言其兩反也

褚太宰（褚淵已見）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時人以方何平叔

王景文（王彧已見）風姿為一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

風流可悅乃餔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槩惆悵曰恨眼中不見如此人（續世說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張景胤（張敷已見）音儀詳緩與人別輙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

張思曼（張緒已見）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張思光（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

從長史（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髀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

梁武平建鄴朝士造之獨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謝景滌時年二十爲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南史曰謝覽字景滌陳郡陽夏人父瀹太子詹事覽選尚齊錢唐公主仕梁爲吳興太守）

張都尉（張纘已見）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采爽發

何敬容公庭就列容止出人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整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耶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天監中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歷官侍中）

劉顯將之尋陽朝賢設祖勝流畢集顯懸帛十疋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者既而周弘正著絳絲布袴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陶隱居（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徐孝穆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李密目瞳子正方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云是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小兒瞻視異常無令入衛

李特進（李嶠）體貌短小鼻口都無厓時議不以重祿待之

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帝

後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張九齡乎
玄宗召李白見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路侍中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政於孔目
吏邊咸日以技樂自隨宴於江淮都人士女懷擲果
之美又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自剪紗巾之脚以
異於衆閭巷有眩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
中耶

朱泚之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作爲奴求出城佶最癡
瓶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
疑劉賓客書曰裴佶字弘正裴擢卿之孫能屬文弱冠舉進士德宗朝補右拾遺佶清勁且敏所交皆當時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及餘慶行朋友之服緦紵美之

鄭畋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采如玉
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
之珍也唐書曰崔遠博陵安平人祖郾兵部侍郎父澹吏部侍郎遠仕至右僕射從昭宗東遷爲朱全忠害貶白州長史復害於白馬驛
趙匡凝氣貌甚偉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
衣巾上微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五代史曰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爲政有威惠
蘇東坡云梅二聖俞長身秀眉大耳紅額飲酒過百
醆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

蘇端明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轉動劉元
城對賓客或安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欹仄至於終
日
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
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者三有問之者曰
人能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
者必貴人也以其言試人皆驗東都事畧曰劉安世字器之魏人少年事司馬光既仕請於光曰願聞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始哲宗立光舉安世充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官左諫議大夫後除名竄梅州
黃太史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
停轉

黃太史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
無倦色景仁言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不甚
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
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
呂居仁云米元章盥手用銀方斛瀉水於手已而兩
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
趙文敏公趙孟頫已見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
光映殿廷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倪雲林性好潔每盥頮易水數次冠服著時數十次

振拂齋閣前樹石常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浼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二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三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自新第十九

堯舜尚不能無過今之庸衆人迺曰我無過是果堯舜之弗若歟故人之遂其過乃至沒其身而不悔惜哉是以聖人重改過其稱顔子之好學曰不貳過又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嗚呼後之人有過而能自知又不難於自新亦庶幾孔子之徒矣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告元覽呼元誚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一范曄後漢書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亭長朞年稱大化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悟終成善士

王藍田述性至猶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

奕去始復坐

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之自後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荅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到茂謙貧籍家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文遊庖廚豐腆多致賓客愛姬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以怨望

下獄滅死輸作尚方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南史曰到撝字茂謙彭城武原人彥之之孫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啟敕物以撝功臣之後擢爲太子洗馬仕齊至五兵尚書

張延符張彤別見少不拘檢肆意畋遊父思曼自閩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思曼乃放鷹紲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先聞二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若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番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鬱爲名士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群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薳薳一作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三國典略曰蕭恪字敬則南平元襄王偉之子嘗爲雍州刺史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棊廢日至通夜不止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請亦懇許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北史曰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邯之後少敏悟閑習經史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illegible]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内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閩平楚幾致治平

術解第二十

夫術小數也然觀其變幻詭異有不可以理推者嗚呼亦神矣況君子學道苟至於精義入神則其妙又曷可勝窮耶

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後遊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之學）

蔡中郎（蔡邕已見）在陳留鄉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巳酣客有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素為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蜋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范曄後漢書曰吳人燒桐以爨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姬曰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吳札觀風知興

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

管公明（管輅已見）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曰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譏嗤公明公明曰樹中已有少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械來歎其手快曰君一絃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姓名不對當時疑其是伯喈後中散亡時亦被桎梏

吳未亡時恒有紫氣見牛斗間張司空聞雷孔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

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以一進於張劍至光曜煒曄煥若電發後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自隨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忽見二龍相隨飛去

魏帝殿前大鐘不扣自鳴人皆震駭衆以問張茂先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都上事如茂先言

葛稚川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忽與廣州刺史鄧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鄧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

中兀然若睡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仙去

郭景純郭璞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郭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族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坐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交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王大將軍王敦已見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世云敦識鼓節則應識鼓又善於敦也晉陽秋曰王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衛將軍用爲副貳伏誅

于法開醫術明解嘗旅行暮投主人其家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須臾兒下羊膋裹兒出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佛圖澄初詣石勒勒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梁釋慧皎高僧傳曰佛圖澄西域人

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無能屈者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永嘉四年至東土欲立寺洛陽不果時石勒屯兵葛陂杖策到軍門勒大皆服

佛圖澄妙通玄術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常以絮塞之夜欲讀書則拔去絮孔中出光一室洞明

鳩摩羅什已見嘗講經于草堂寺姚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忽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

姚興謂鳩摩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房別立解舍諸僧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語之曰若能見效食此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無異常食諸僧愧服乃止

庾道愍精于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令人多慾以手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令人多忿怍休祐以褚彥回詐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性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釋 [illegible]

[illegible]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瀹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病愈 南史[illegible]澄字[illegible]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尤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道度是秋夫子

徐之才善醫藥可稱神解嘗有一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此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病者言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枚大如榆莢 張大素齊書曰徐之才[illegible]

齊梁間有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嘗患背癰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稍稍長大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

嘗有人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紛錯文采異常徐之才見之曰此人瘤也問所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削視有文理遂用之其明悟如此

隋文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庾季才旦日奏云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之義且漢營此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

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頻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濟陽蔡仲熊禮樂博聞嘗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矣人皆伏其言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琅邪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決樂纂曰趙師字師利天水人以琴[illegible]見重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有錯謬十五弄皆有月歸推述胡笳五弄詩第子達者數人公當代謂楚辛子貞觀十年

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

袁客師袁天綱子名客師嘗渡江叩舟而言曰舟中人鼻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足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矣江中風果大起幾覆而免跛男子是婁師德

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李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劉餗唐書曰李嗣眞滄州人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算之術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爲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章懷太子嘗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李嗣眞謂道人劉槩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葉法善居玄眞觀嘗有朝士十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忽有一美措傲睨直入稱麴秀才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抗聲談論良久暫起法善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恐是魑魅俟其復至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墮於階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愫遽視乃醲醞也衆笑飲之其味甚佳咸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劉餗唐書曰葉法善括蒼人三代爲道士皆有攝養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顯慶中徵詣京師先天中封越國公

僧一行長於術數所善王生其子殺人繫獄求救於一行一行曰吾以數推之近當有赦遣其徒授以布囊戒令其處廢園伺之有物當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攜來至晡時果有七豕入園盡獲之即寘於大甕中密覆封以太一泥朱書梵字誌之太史奏北斗忽不見帝以問一行曰莫若大赦帝從之其夕太史奏北斗復見如故（劉昫唐書曰一行姓張氏魏州昌樂人鄧國公謹之孫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太玄經數日復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一行曰已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示崇崇大驚因與談其奧賾甚嗟伏之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由是大知名）

客以按樂圖示王右丞右丞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涼州獻新曲玄宗御便坐召諸王觀讓皇帝曰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之亂乃思寧王音（讓皇已見）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李翺守廬江有重囚當刑引録之此人哀鳴曰某有才藝願於貴人前試之問之乃長嘯也因命釋械俄而清聲上徹雲漢公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與孫阮同躅乎即赦其罪

李贊皇（李德裕已見）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楊子江中泠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時一僧有術數極精禹錫邀之至省方欲問忽報韋生在外禹錫令僧坐簾下出接韋韋獻卷禹錫略省之意色殊倦韋去僧吁嗟良久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悵如何禹錫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然須待適來韋生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也後三十年在中書禹錫轉屯田郎中

裴文元公（度）少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其後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暮年之後愈覺清澈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聲揺空三曰秋蟬曳緒

張僕射（齊賢）漕江南日以書薦王冀公（王欽若已見）於錢

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蹈踏門下厲聲詬閽人術者遥聞之謂錢曰此不知何人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延入使某一見希白得之冀公單微袴人神貌踈瘦舉止山野希白戲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睇視既退稽顙興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東都事略曰錢易字希白吳越國王倧之子十七舉進士言者以其輕俊黜之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入禁林會讒起遂寢不果真宗朝擢知制誥遷翰林學士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下有一猫公未知其精麤以示吳正肅吳育已見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凡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人稱其善求古人之意

蔡君謨善別茶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茶之精品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輙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貼驗之乃服東都事略曰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為著作佐郎時唐介以直言貶春州別駕襄言取大重得改英州襄為政清明以端明殿學士知杭州性嗜茶第其品目以為譜

賈師憲微時賈似道已見嘗出遊湖山小憇棲霞嶺一布袍道者睨視曰官人好自愛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既而醉博平康偶破其面他日復遇

道者頓足驚歎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其後悉驗

女里安湼烈袞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巳馬易之果然遼史曰女里安湼烈袞逸其氏族積慶宮人應曆初為習馬小底以母憂去一日至雅伯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曰勿懼我地祇也葬爾母於斯當速詣闕必貴女里從之累遷馬羣侍中

李國用自北來杭輟耕錄曰國用登州人嘗為宰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眼倣岸陵物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有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國用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列坐不得其一言時趙文敏公在杭人稱為七司戶與謝姻戚

屈來同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望見即起迎語坐究
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異日官至一品
名聞四海後皆如其言
李國用兼能望氣襄陽未破時世祖命即其軍中望
氣行踰兩三舍即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
氣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未幾果下襄
陽
吾子行吾衍已見妙解音律嘗有一人從豫章來以音律
自高聞子行造之子行遍扣所列鍾鐃問之客言其
音所屬語皆符合子行最後取東柱下鎛鍾擊之鎛
形弇其音洦沍客審聽之曰宮乎子行笑曰宮當渾
以圜此聲勃不發非宮也而不比他音當是古蕤鎛
耳客乃服

巧藝第二十一

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藝非君子所先也然孔子曰
游於藝又曰吾不試故藝至以博奕爲賢於無所用
心則亦豈聖人之所廢哉余觀莊生言宋元君將畫
圖一畫史後至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則解
衣槃礴臝君曰是真畫者也後世稱王維之畫爲天
機所到嗚呼夫能遺人而後可以全於天是豈維藝
進於道矣他如輪扁之輪郢人之斤庖丁之解牛
皆所謂遺人以全天者也苟僅能執繩墨守途轍而
不失者是工徒之廝役也曷足以言藝哉
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谷先
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一弄三年
曲成出呈馬季長王子師龍皆歎異之
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張懷瓘書斷曰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陰陽袁昂評其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羊欣能書人姓名曰後子寔字子真官至尚書亦能草書弘農張芝芝弟之年皆能書人姓名曰弘農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爲草聖字文舒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並善草書而魏武亞之桓君山桓譚已見蔡伯喈蔡邕
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三人未詳諸人善圍棋

魏武皆與埒能
魏文帝善彈棋能盡其巧嘗云京師先工有馬合鄉
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魏文帝善擊劍嘗與征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
飲宴鄧自言善有手臂曉五兵能空手入白刃因求與
魏文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芊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
三中其臂

晉世羊曇善唱樂桓子野善挽歌(二人已見)及袁山松作行路難曲時人謂之三絕(晉中興書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亂見害)

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爲烏程令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愛之嘗夏月入縣羊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善(竇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太山人不疑子宋中散大夫與丘道護同子敬之筆法張懷瓘書斷云羊欣師資大令時多衆賞非無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撫若嚴霜之林婉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騰驤飛馳可謂王之蓋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衡陽王(義季)鎮京口戴顒衣野服爲王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聞之嘗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也以戴好音常給正聲伎一部

宗敬微(炳)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

羊玄保善奕棋何尚之亦雅好棋吳郡褚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坐何尚之請曰胤奕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上不許時人痛絕之

江左能棋人瑯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棋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太祖嘗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

自漢時已有佛像而形制未工宋戴顒父子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遂除

宋孝武賜何戢蟬雀扇乃顧景秀所畫同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後齊高帝好畫扇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劉瑱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爲當世第一瑱妹爲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奶示妃妃視仍唾之因罵云故宜

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蕭子顯齊書曰瑱字士溫劉繪弟也善畫婦人爲有鄱陽毛惠遠善畫馬並爲當世第一瑱仕齊至義興太守）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梁宣城王於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陳書曰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祖子喬梁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臨賀王記室以儒術知名野王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制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爲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爲揚州野王及琅琊王褒並爲賓客後仕陳至黃門侍郎）王褒書贊（周書曰王褒字子深琅琊臨沂人曾祖儉祖騫父規並仕南朝褒識量淹通博覽史傳除秘書郎蕭子雲特善草隸褒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入周仕至開府儀同三司）時人稱爲二絶

鄭述祖聰敏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絶妙

吳道玄傳神寫照如欲笑言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書畫品格高奇爲國朝山水第一）

玄宗召李思訓圖大同殿壁兼畫掩障數日因奏對上曰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眞通神之佳手也

王右丞（王維已見）畫思入神其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非學可及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三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四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企羡第二十二

夫自賢者日損見人之賢者日益夫苟見人之賢企而望之常若不及則其進善寧有窮乎故曰好善優於天下不虛耳

趙文楚拜東海相道經滎陽縣令曹暠是文楚故孝廉迎路謁候文楚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文楚文楚辭歸（文楚華嶠後漢書曰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少孤有孝行州郡舉孝廉不就後舉有道拜東海相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

張楷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范曄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蜀郡成都人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車馬塡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

李元禮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耶若松喬之在霄漢

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范曄後漢書曰庾乘字世游潁川鄢陵人徵辟並不起世號徵君）

郭林宗聲望顯重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郭林宗嘗行陳梁間遇雨巾一角墊折二國學士著巾莫不折其一角云作林宗巾

荀慈明（荀爽已見）嘗就謁李元禮（李膺已見）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孔北海（孔融已見）深重鄭康成（鄭玄已見）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殷芸小說曰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于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白及歸融告僚屬曰昔人尊師）

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魏文帝大重虞仲翔仲翔在吳帝令設虛坐
山陽縣東北有嵇叔夜園宅後悉爲墟父老猶稱嵇
公竹林述征記曰山陽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悉爲田墟時有遺竹
裴國寶晉諸公贊曰裴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 世說曰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入裴方八王以裴瓚方王敦是裴叔則子風神高邁見者無
不修敬特爲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戎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萬子有美譽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萬子父安豐戎王
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

知綏綏自知國寶
廣陵戴若思戴淵已見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周侯
射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
謝公少有美譽時多慕愛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
公公問其歸資答云有蒲葵扇五萬公乃取其中者
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謝太傅能爲洛生詠謝本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
其詠而弗能及恒以手捉鼻爲之
謝叔源誅後及宋武帝受禪謝晦言曰陛下應天受
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謝混小字奉璽紱帝亦歎曰吾

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張新安張鏡已見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
呼不絕新安靜默無言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
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
此不復酣叫
虞愿拜後軍將軍褚彥回詣之不值見其牀上積塵
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掃
地拂牀而去南史曰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元嘉中爲相東王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除太常丞散騎常侍
王仲寶作解散幘斜插幘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

語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
何思澄已見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
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
然當之
任中丞任昉已見欲造阮居士阮孝緒已見而不敢嘗至其兄
履之許瞻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
元文若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瑯琊王誦見之未嘗不
心醉忘疲
蕭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宣
武朝高肇擅國肇拜司徒日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

摩綽顧視不見軌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溫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梁使張皐寫溫文筆傳於江外梁武見之歎曰曹植陸機復生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

趙郡李渾嘗燕聚名輩詩酒正歡譁崔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作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李神儁晚年無子見崔瞻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語邢邵曰昨見崔㥄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韋敬遠志在放逸不干世務薛仁友稱慕其恬靜數載酒候之談宴終日薛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稱雖復栖栖惶惶徒為勞耳至如韋處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不及何其樂也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愛其貞素徒與相近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張懷瓘書斷曰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汨羅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善書筆力勁險篆體尤精高麗國王愛其書遺使請焉神堯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是索靖所書（字皆能書人姓名曰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官至征南司馬善草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閻立本善畫（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閻立本太宗朝官宰相畫入神品與兄立德齊名於世）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騰驤而去人以為誕因請點之因為落墨及一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者在至今謂如此畫骨氣奇偉觀機宏遠人求法律傳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崔湜執政時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崔湜甚重陸象先太平公主謀引崔為相崔曰陸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爾者湜敢辭主為言之遂並知政事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時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倪設餞于路因語之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蘇司業弇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元德秀已見杜工部集曰蘇源明天寶中守東平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官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

殷直清逹於名理（摭言曰殷寅字直清陳郡人）自恨言理少對以
未嘗面劉慎虛嘗想見其人

張嘉貞爲相閲堂按見宋璟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
歎息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
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
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奥耳（李冗獨異志曰穎士常使一傭僕名杜亮）

獨孤郁是權相壻厯掌綸誥有美名憲宗常歎曰我
女壻不如德輿女壻

秦系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系結廬其上系亡後南
安人猶思之爲立小亭號其山爲高士峯

段文昌有別業在廣都縣之南龍華山嘗杜門力學
於此俗稱之爲段公讀書臺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同輩城
南遊覽至一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
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
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
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
意味長（劉昫唐書曰杜牧字牧之司徒佑之孫好讀書工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畧爲湖州刺史入拜中書舍人）

文宗常戚戚不樂一日幸三殿東亭見横廊架巨軸
上指謂書工程修己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内臣懸
於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歎曰使吾得其中
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
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萊公南遷時北使至
内宴宰執使者與坐厯視諸相語譯者曰孰是無地
起樓臺相公（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陝右處士魏野與蒲[illegible]瀆俱有高節以吟咏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陰以修竹泉流其間曰樂天洞）

范文正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
待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何自陷朋黨
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
公之賜質厚矣聞者歎服（東都事畧曰王質字子野旦之子也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知荊南府爲人有賢名召爲史館修撰拜天章閣待制）

黄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早衣冠薦香肅揖
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
堅望蘇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

紹聖中用蔡京之請置元祐黨籍刻石禁中時尚書
省國子監亦有石刻國子監有無名子以朱大題其

碑上曰千佛名經

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坡顧語坐客曰莫看殺我否

陳無已（已見）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無已晚得詩法於黃魯直他日二人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既而論詩無已曰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曰晁說之字以道文元公玄孫少慕司馬溫公爲人自號景迂生年未三十蘇子瞻以著述科薦之紹聖中除中書舍人以論不合去國）

唐侍御以論錢尚書去國同朝送之館學爲空孝宗知之歎曰遂爲唐氏百年口實（周公謹癸辛雜識曰唐仲友之父侍御堯[illegible]）

[illegible]

施聖與嘗使金親王至不肯退班一時稱其有守後金使至闕問館伴云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中指聖與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宋史[illegible]）

承暉自富貴居家頗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金史曰承暉字維明好學淹貫經史五經[illegible]）

趙文敏公（已見）起孟頫 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學士承旨求致仕去文敏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

寵禮第二十三

何良俊曰今郡縣不請士宰相不俛首之日久矣昔孔子當春秋間齊魯陳衛之君聘問接軫其道雖不得大行然不可謂不知之也世猶悲其不遇使生於今之世苟非尋章句擢甲科曾不得與士之最下者齒安望其若此哉三代之風邈哉邈矣東漢猶有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之言或者東漢去古未遠夫以春秋之當周猶能使一陛士規時宋室雖季非無多聞懿質之士亦何其所禮者特文華浮競之徒卒之挾勢驕嘶而後之不欲下士者遂爲口實夫天道下濟而光明上不下交世漸否塞徒使有志之士憤慨盈襟嗚呼斯豈特在上者之過哉

趙元叔舉郡上計到都（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illegible]）

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欲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坐積薪而待然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爲詩曰河清不可恃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時司徒袁逢受計范曄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曾祖安祖京父湯歷世三公而逢以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官至司空卒計吏數百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趙獨長揖逢望而異之令左右讓之曰下

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趙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詎怪哉逢斂衽下堂延置上坐顧語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官度遼將軍與大常張奐然明大尉段熲紀明並知名顯達爲凉州三明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卧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徙屣出迎援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與馬融

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和之後世務游宦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三十餘篇名潛夫論

李元禮恒以疾不送迎賓客積二十日乃一通客惟陳仲弓來輒乘輿出門迎之

禰正平年未及冠而孔文擧已踰五十相與爲爾汝交張騭文士傳曰禰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忘年殷勤

邴根矩邴原已見在魏爲東閤祭酒太祖北伐三郡還住昌國宴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中諸君必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頃之而根矩先到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攬履而起迎謂根矩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乃遠自降屈

誠副饑渴之懷

王仲宣初入長安蔡中郎見而奇之時蔡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仲宣在門倒屣迎之仲宣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蔡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祖暢父謙皆有名漢世粲避亂依荊州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典累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劉南郡劉肇貽王潔沖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

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猶少之帝謂諸人曰以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者正當不欲爲異耳

謝幼輿爲王大將軍長史謝鯤已見王平子時在敦坐見幼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

王孝孫初爲護軍府兵七人晉書曰王尼字孝孫城陽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時泰山胡毋彥國與瑯琊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五人並已見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策善交結爲范陽王虓所暱虓爲太傅召之委仗用爲長史共齎羊酒詣門邀孝孫出疏名呈護軍護軍驚曰諸名士何得持羊酒來孝孫昨以給府中養馬諸人入就馬廄下與孝孫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孝孫長假

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明帝嘗引紀思遠於廣室慨然憂天下言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紀識擬辭避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何煩謙挹晉書曰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祖亮吳尚書令瞻少以方直知名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雖以久病去官不聽加散騎常侍王敦作逆帝使謂之曰卿雖病但爲臥護六軍所益多矣

桓宣武取羅君章羅含已見爲別駕以廨寺喧雜非靜默所居乃於城西小洲上更立茅屋竹果蔭宇伐木爲牀織葦爲席布衣蔬食宴若有餘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

王仲祖稱劉真長爲稱藥荀令則爲量水

荀令則爲征北將軍褚公褚裒長史既到褚公謂參佐曰荀生資逸群之氣將有沖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

王東亭當之吳郡就汰公道人宿別晡許府家往尾棺寺設幔屋竟一寺東亭至汰公爲設豆蔻糜汰公自啖一大甌東亭難汰公遂強進半甌須臾東亭行帳設名飲食果炙畢備汰公都無所噉

王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已見王脩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風雨亦不以車也周祗隆安記曰王胡之字叔仁小字阿與父廙司徒左長史風韻標遠爲鎮軍將軍以得風害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甲云桑椹最好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

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時馳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爲美語甲曰此味乃江東所無君何近比黃柑即引甲爲賓客

車武子與吳隱之（已見）皆以寒素博學知名武子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游集之日常設席待之（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郡主簿胤少爲王胡之所知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一歲至治中）

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閒意（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涉獵書傳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官至鎮西將軍）

宋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羊玄保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戲謝混一見以檳榔贈之執王手語曰王郎謝叔源可與周旋否

羊敬元嘗詣謝領軍（混）謝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庾樂在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謝混襲封望蔡侯）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知名

廬陵王（義眞）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瑯琊顏延之沙門慧琳（弘明集何承天曰冶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並周旋異常都督徐羨之嫌其暱狎過甚嘗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眞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

王蒨玉（王球已見）除尚書僕射素有脚疾常還家臥不時入直江夏王（義恭）啓宋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以崇

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

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嘗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云茶茗焉

王僕射（王儉已見）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府爲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爲衛軍長史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已及至門唯求悅與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

年少窺人（南史曰：柳惲長子偕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次子偃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悦齊名，仕至尚書左僕射）

范尚書（范雲字已見）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鄱陽王曰（南史曰：臨川名宏，鄱陽名恢，武帝之弟也）：我與范尚書少便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遂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省。

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沖八世孫，中郎喻之世父。休源從兄鑒亦受經，於吳興劉之遴同為大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後為晉安王長史，加金紫光祿大夫），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世說曰：昭明太子亡後，以休源入安居殿，與群公參定謚議，立晉安王為太子。公卿爾掃掌奏決於休源，休源皆然無滯，時人名為兼天子）。

孔休源來都，寓止少府孔登舍。范侍中（雲）到少府登，謂諸已拂筵整帶，備水陸之品。范停箸命休源，休源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范食休源食，都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竟日，同載還家。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以咨訪，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到溉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梁武賭得之，即迎置華林宴居殿前。移石三日，都下傾城縱觀，時謂之到公石。

盧辯素重寇儁，待以師友之禮，每閑暇輒詣儁燕語彌日，恒云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

後周寇儁，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不覺屢為之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向，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高熲在隋文帝朝，任寄隆重，當時莫比（隋書曰：高熲字昭玄，勃海蓚人。明敏有器局。隋文帝欲引[illegible]習兵事，用為府司錄。及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illegible]。北史曰：獨孤信[illegible]父[illegible]任[illegible]西[illegible]獨孤氏），呼為獨孤而不名。

嘗語之曰：伐陳之役，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可間也。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皆被疏絀。因謂熲曰：獨孤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

張沛在同州時，任正名為錄事，劉幽求為朝邑尉。沛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為劉大、任大，若平常之交。

張嘉貞免歸鄉里，御史張循憲採訪河東，薦嘉貞材堪憲官。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語。嘉貞奏曰：臣以草萊得謁九重，是千載一遇，只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

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違令捲簾

中宗於立春日內出綵花賜近臣時武平一應制詩最美中宗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蘤之先開訝黃鶯之未囀循還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令插頭上平一左右交插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爲奪卿花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杯當時歎美 唐詩紀事曰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武后[illegible]中宗每宴豫常令賦詩[illegible]不能卓然自引去明皇時貶終亦彼讓雖譏而名不衰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時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制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長中外榮之

肅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李泌潁王恃恩固求上不許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耶 李繁家傳曰時諸王請聯句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餐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

蕭茂挺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

楊綰在代宗朝恩遇甚厚綰時有疾每引見延英特許扶入綰亡後帝語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

德宗狩山南道路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陸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開太子以下皆賀

韋綬在翰林 劉昫唐書曰韋綬德宗朝爲翰林學士中和然恩遇[illegible]多所裨益多合多心疾故不樂其職 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 唐詩紀事曰鄭絪字文昌[illegible]文所又皆天下名士憲宗[illegible]拜相四年罷

[illegible]

白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豔因爲楊柳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 摭言曰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牛奇章帥維揚日杜牧在幕中杜夜間微服狎遊公以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杜以拾遺召公以縱

逃爲戒杜始隱諱公取一篋示杜皆街子輩報帖言杜書記平善

柳公綽在山南時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以漢上地高於鄂疑公綽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之

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

和魯公凝貞明三年在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晉公知舉獨愛范魯公質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爲榮五代史記曰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累遷翰林學士知貢舉所取皆時之秀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名次爲重凝舉進士時第五後知舉選范質爲第五質位至宰相封魯公官與凝同當時以爲榮

王元之謫黃州日時蘇易簡知舉適放榜易簡奏曰禹偁翰苑名儒今乞以全榜諸生送於郊外上從其請

錢文僖維演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周煇清波雜志曰思公旣貶漢東王文康公曙代爲留守一日訶幕客多游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兄其下者衆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爲之動因座傳之

范蜀公鎭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獨敬重蘇子瞻子瞻來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干臨川守饒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元仁宗拜趙文敏爲學士承旨眷之甚厚常呼其字而不名

有人言國史所載不宜使趙孟頫知帝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朕優以禮貌置在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呶呶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語侍臣曰中書每言國用不足必持而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

趙承旨或累月不至官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帝特敕御府賜貂鼠裘

傷逝二十四

夫死生去來特旦暮耳而昔人傷之無乃幾於怛化耶杜輔玄有言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蹐轍以遊亦興中途之歎況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往而不返能無傷乎若夫氣機廻環逝川不息固當知之遂上耳

龔勝死（漢書曰龔勝字君賓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楚父老來弔哭甚哀既而歎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范巨卿（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一名氾少常貧義蒂學京師同業有長沙陳平子與式不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士可託死吾歿後以尸埋巨卿戶前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遠還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為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尋求不復見）與張元伯為友（范曄後漢書曰張劭字元伯汝南人與范巨卿交二人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共剋期日後期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

范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范恍然覺寤悲歎泣下范時為郡功曹具告太守請往奔喪便具服投其葬日范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云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人皆為揮涕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

陳蕃竇武為中官所害郭林宗哭之于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

徐孺子（徐稺已見）前後為群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皇甫謐高士傳曰徐稺仁讓著於天下黃瓊辟公府不就黃瓊死稺負笈徒步三千里到瓊墓致辭）

蔡中郎死縉紳諸儒莫不流涕鄭康成（鄭玄已見）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孔北海（孔融已見）與蔡中郎（蔡邕已見）素厚中郎亡後有虎賁士貌類於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魏文帝(曹丕已見)愛楊德祖(楊修已見)才美德祖誅後帝追憶之德祖嘗以寶劒與文帝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劒也

樓玄到廣州密求虞仲翔故宅處徘徊躑躅哀歎悽愴不能自勝

陸士衡士龍與弟耽同時遇害參軍孫惠歎曰不意三陸相攜亂朝一朝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悼痛如此

潘安仁與石季倫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爾潘曰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

衛洗馬亡謝幼輿哭之慟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

荀中郎亡後(荀羨已見晉中興書曰荀令則鎭淮陰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石季龍死胡中人亂羨移鎭下邳撫納降附甚得衆心卒年三十八)穆帝歎曰荀令則王敬和(晉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爲士民所愛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卒年二十六)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

王東亭亡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王文度與竺法師友善(高逸沙門傳曰竺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道徹高素學稱山東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上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法師也以業懸甫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東二百里岬山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九終于山中)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王忽見法師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王亦尋沒

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晉書曰羊曇者泰山人知名士也爲謝公所愛重)太傅亡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范蔚宗謀逆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出詩賦美句曄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爲循覽悽然(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爲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

宗少文(宗炳已見)妻羅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亡後少文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頗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王曇首亡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直是我家衰耳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齋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

風流頓盡

齊豫章王亡梁武哀痛敕王元長（融）爲銘王作銘曰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

劉孝陵爲太子中庶子俄而病卒（南史曰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祖勔贈司空父悛散騎常侍孝陵清雅有學行工屬文仕至太子中庶子）太子與其從兄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辨博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南史曰劉潛字孝儀祖勔父繪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即孝威也）

王威明（王規已見）亡後昭明與湘東王書曰王威明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鋩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梁書曰蕭繹字世誠封湘東王後即大位爲世祖孝元皇帝）

到長史亡昭明與晉安王令曰明北兗到長史遂相係淪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歿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蒞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之俊乂東序之秘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物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第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梁書曰蕭綱字世纘昭明母弟也封晉安王後即大位爲太宗簡文皇帝）

梁簡文爲侯景幽縶題壁自敘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三國典略曰簡文爲侯景所幽作連珠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奏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阮宗）

孫右軍（孫瑒已見）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爲榮

崔浩誅後眭夸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歎曰崔公既

死誰能更容貌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意尚不已後以叛誅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柰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歌奏之莫不灑泣（北史曰咸陽王禧魏獻文皇帝子也）

盧元明與穎川王由友善忽夜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及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

夏侯夬好酒（北史曰夏侯夬字元廷驃騎將軍道遷子也性好酒）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遙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讌倘或有知庶共為樂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酹酒爾日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

裴伯茂嗜酒踈傲以傷性致殞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旁致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酬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敘伯茂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誕傲謂收詩頗得事實（北史曰裴伯茂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學涉群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後為廣平王文學加中軍大將軍）

柳匡道博涉群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穎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痛惜如此（北史曰柳弘字匡道河東解人少聰穎工草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為莫逆交除內史上士）

唐太宗語房梁公（房玄齡已見）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杜如晦亡後帝嘗賜房玄齡黃銀帶語之曰昔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因泫然流涕曰世傳黃銀鬼神所畏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

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之流涕其夕聞警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元魯山亡族弟道州（元結已見）哭之至慟或曰子哭無乃

過哀道州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嶷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爲之悽然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鉤餌橫戈開邊校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東都事畧曰雷有終同州郃陽人殿中御史德驤子也以父任爲萊蕪尉有平賊功授保信軍留後契丹入寇眞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召拜宣徽北院使

江鄰幾云宋史曰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強學博覽爲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爲意爲藍田尉騎驢之官每攜數書至送失道嘗獻所著書召試集賢校理與蘇舜欽遊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胡翼之凶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胡瑗字翼之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以范文正薦官太常博士學者稱爲安定先生

蘇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常詣陳元龍語陳嬉語已見前語篇中因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吾嘗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強人意今

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

東坡初入荊溪有樂死之語繼而抱疾稍革徑山老惟琳來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然死生亦細故爾後二日將屬纊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坡言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語畢而終

彭器資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後不打這鼓投筆而逝宋史曰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舉進士第一神宗用爲監察御史漢陽軍吳處厚傾蔡確安州詩上之傳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誅之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上疏論列落職知徐州仰劾汝礪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使然十年後方嘉問初獄以不阿從致坐奪二官至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

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在佛宮薦悼王荊公薨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其間多用佛語

東坡訃至京師王定國及李豸皆有疏文張耒時知潁州聞坡卒出俸於薦福禪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責房州別駕

元祐黨籍皆一時名賢建宣和中往往多在鬼錄獨劉器之范德孺二公在未幾器之訃至晁以道對賓

客誦南嶽新推天柱峰之句至哽咽不得語客皆投睫以道徐曰耆哲凋喪殆盡緩急將柰何客曰世未嘗之材前輩雖有殄瘁之感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於世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爲應所須而取効速也時坐客無不深味其言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五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任誕第二十五

世所謂任誕其孔門狂者之流與昔孔子傳道不得中行而思其次曰必也狂狷乎豈不以狂者志意高遠易於入道耶自東漢尚清名好爲詭激之行魏晉以來又喜言莊老一時如嵇阮輩以率情任性爲得大道之本其後阮孚謝鯤之徒咸共祖述浸以成風觀其脫落禮教不持名檢固多可非然能皭然塵埃之表舉天下不足迴其顧則豈流俗所能庶幾乎柰何世無孔子莫爲折中以斯人而卒於狂也惜哉

第五伯魚自以久宦不達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已見第五倫）

戴叔鸞少便誕節（後漢書逸民傳曰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曾祖遵平帝時御史王莽僭位稱病歸鄉家富尚俠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喜驢鳴常學之以娛樂焉）居母喪時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叔鸞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以問叔鸞子之居喪禮乎叔鸞曰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

之可也論者不能奪
晉文帝司馬子上已見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阮嘗從容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卽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教令清當十許日便復乘驢去

阮嗣宗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時阮有毋喪嵇喜來弔阮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阮大悅遂見青眼

阮嗣宗任情縱誕不拘檢節時兵家女有才色未嫁

而死阮初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

阮嗣宗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於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

嵇叔夜性巧好鍛宅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夏月居其下鍛

劉伯倫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名士傳曰劉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牾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

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

王安豐王戎已見頹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驥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插腰竹林七賢論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王尼已見

謝幼輿鄰家高氏女有美色謝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謝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

畢茂世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illegible]舍郎釀熟茂世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掌酒者[illegible]執而縛之郎往視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茂世[illegible]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出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爲胡毋輔之所知[illegible]溫嶠請爲平南長史

胡毋彥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彥國坐正衙搖扇視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爲自貽伊戚晉陽秋曰彥國子謙之字子光

胡毋彥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彥國亦不怪一日窺彥國厲聲曰彥國老年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彥國遂呼入與共飲酒

成公子安成公綏已見妙解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

周伯仁正有姊喪常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周僕射周顗與王公及朝士共詣尚書紀瞻宅觀妓紀有愛妾能爲新聲周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

周僕射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周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周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

宋褘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褘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illegible]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卽遣[illegible]之

阮遙集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後拜散騎常侍性旣好飲頻以金貂換酒爲有司所糾帝置不問

王丞相辟謝仁祖謝尚已見爲掾到府通謁丞相以謝有勝會語謝曰人謂君能作鴝鵒舞一坐盡傾寧有此理不謝言佳便著巾幘而舞丞相令坐者撫掌擊節謝俯仰在中旁若無人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溫曰承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諧賈

謝仁祖開率頴秀辯悟絕倫脫略細故不爲流俗之事小時好著刺紋袴

謝鎭西謝尚已見酒後於槃案間爲洛中市肆工鴝鵒舞甚佳

謝鎭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羅友少有美韻不持檢節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營署市肆不以爲羞時在桓公府桓責之曰君太不逮

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桓大笑之晉陽秋曰羅友字宅仁襄陽人好學嗜酒不持節檢在桓溫府以家貧乞祿溫以其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送別友至晚問之答曰昨奉教旨首旦出門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

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以圍棋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王佛大王忱已見性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故今世人猶稱大飲為上頓

王佛大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平子之為人婦翁嘗有慘王乘醉弔之婦翁慟哭王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

袁山松衿情秀遠妙解音樂複善行路難曲辭頗疏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歌之聽者無不流涕

顧長康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嘗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謝每遙贊之長康彌自力忘倦謝將眠語搥腳人令代已長康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

陶淵明嘗九日無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悵望見一白衣人至乃是王弘送酒得便酣飲

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顏光祿延之先為劉柳功曹在尋陽與淵明交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造淵明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

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運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靈運從者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

劉穆之小時家貧誕節不持檢操常往妻江氏家乞食多見侵辱不以為恥一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

之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
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
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王敬弘夫人是桓南郡女兄敬弘性愛山水求爲天
門太守及之郡南郡遣信要其過巳敬弘至巴陵謂
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婿乃遣
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
顏延之好酒踈誕恒與物忤見殷景仁劉湛二人並已見
專當要任意謂不平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
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常語劉
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南史曰延之小時經爲湛父劉柳後將軍主簿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
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
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
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爽狂荅曰其狂
不可及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淩忽嘗以應對忤旨出爲南
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新命定是何府謝荅曰
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爲司驢蕭子顯齊書曰超宗恃才使酒爲齊高帝黃門郎有省旨所上引見問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忤旨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
袁尹袁粲已見在郡時詩酒自適不以物務經心每杖策
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袁率
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
歘洽俄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
袁尹踈放好酒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
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
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爲煩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
還因詣道遙酒罏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
如堵謝處之自若南史曰謝幾卿靈運之曾孫超宗子也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以經義訪之幾卿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天監中至左光祿長史
謝長史廢左丞既免官二人志意相得並肆情誕縱
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相與執鐸挽歌不屑物
議南史曰庾仲容字子仲潁川鄢陵人晉徵之父漪仲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絶人事專精篤學晝夜不輟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太子舍人

謝長史在省署時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叫達曙

張思光與弟寶積俱詣太祖思光於御前放氣寶積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思光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共食思光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餐張寶積已見

蕭侍中蕭琛已見性通脫常自解籠事事畢飲餘便陶然致醉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暄答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南史曰暄兄子秀常憂暄飲酒過多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與秀書曰旦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耽嗜吾見張公時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地下汝欲夭我此志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既寡當世行病哉年產不異於聲乎名未動於相若不日飲醇酒發欲安鹽皮以鈴酒爲非吾以不飲一遇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日三百盃吾不以爲多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汝驚吾墮車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遍匝朝野自言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

齊神武欲用李元忠爲僕射文襄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李百藥齊書曰李元忠趙郡平棘人勸齊神武建義拜侍中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挾彈携壺遨里閈每曰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中書令養求太常卿以其有音樂下多美酒

胡佺許邵安已見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養子蠙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敝韋袴褶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所餘餅肉以付蠙蛉見車馬榮貴者視之蔑如不以經意

王無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知其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婚冠不與也

房玄齡嘗送葬出定鼎門際晚且饑有賣蒸餅者與同行數人共食久之房素不持錢賣者逼取直房曰乞你頭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直時賞其放逸

崔顥有美名李邕欲一見開館待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唐書曰崔顥有俊才而無士行終司勳員外郎

崔顥好蒲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如此數四

賀知章晚節尤加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

韓朝宗爲山南採訪（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朝宗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飲不赴

杜司徒（杜佑已見上）在維揚日嘗語賓幕曰我致政後者一麄布襴衫跨小馬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後致政果如其言諫官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此自吾志正欲爾

陽城與二弟約凡吾所得俸入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以送酒家無留也

元微之廉問浙東有劉采春自淮甸來容色莫比元與款狎遂留浙河七年因醉題東武曰因循歸未得不是憶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爲鱸魚爲好鏡湖春耳謂採春也

杜牧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咸謁之李高會朝客以牧之持憲不敢邀致牧之遣座客通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邀之牧之獨坐南向瞪目注視引滿三巵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牧之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傳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牧之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廻意氣閑逸旁若無人

司空圖（已見）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

南唐後主頗疑北人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逾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屩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illegible]之才[illegible]）

南唐李煜嘗以韓熙載盡忠直言欲用爲相熙載後房妓妾數十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右庶子分司東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亦無如此何

孟蜀兵部尚書李昊常以牡丹花數枝分遺親知即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凋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豔

何承裕嗜酒狂逸歷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爲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訴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宋史本傳曰何承裕有清才好爲歌詩嗜酒狂逸初爲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兗州知其眞率不責以史官著作郎出爲盩厔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尹以其名士容之

馮吉不持檢操雅好琵琶曲盡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道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作色 宋史曰馮吉字惟一□□陽人父道周中書令吉晉天福除秘書省校書郎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嗜學善屬文工草隸議者以掌誥許之然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欲用吉終以浮薄而止

馮惟一爲太常卿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絶

晏丞相 晏殊已見 知南京王琪張亢爲幕客泛舟湖中常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王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横厲聲曰晏稍使柁不正也 涑水記聞曰張密學奎張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其夫好黃白術宋氏伺其夫出取其書并爐竈之具悉焚之夫歸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學日見君燒煉而效之非日何以興君之門大其於是宋氏出奩余帛市書至數千卷親教督二子客至輒於窗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爲之設酒肴或談話詼諧則不設也僑居常州故樞密宿有文行宋氏以爲必貴亢跡強宋氏常識其衣冠不聽出雅胡季才名乃給衣冠使諸之賢而二子者仕至顯官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在高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州隱隱可見公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朶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

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綱疎闊曼卿亦不爲人所忌市中公然鬻學士鹽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竭船中有醋斗餘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墨莊漫錄曰喻步字明仲睢州人持節數郡頗以績著推善散隸尤妙長笛嘗有馬上吹笛詩張芸叟和之

愼伯筠 東美 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

與語酒盡各散去

張子通既貴其弟子遊好吹觱篥著月衣犢鼻納涼門廡值里巷喪車過必徑趨群挽中聲調清壯抑還中節或至郊外通夕而歸喪家以子通故獨至賓位常享醉飽子通雖屢戒勗終不能止

劉跛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毎歲必一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為人談諧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

李舟客都下一年無差遣後受昌州議者以去家遠改受鄂倅劉淵才聞之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欲受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才悵然曰誰為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問其佳淵才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聞者傳以為笑

王韶罷樞密以禮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樂入夜席客張讀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將擁之家妓泣訴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汝曹以娛賓而乃令坐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家妓容色不動談笑如故人皆伏其量

米芾為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復召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

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張思光事已見）

陳季常（龍丘子）嘗自洛之蜀載二女侍以從戎裝駿馬至谿山佳處輒住終日

周公謹嘗與一時好事諸人邀趙子固各携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為真謫仙人（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曰荆浩字浩然沁水人業儒博通經史善屬文值五季多故隱于大行之洪谷自號洪谷子嘗畫山水樹石以自適著山水訣一卷圖繪寶鑑曰董源江南人事南唐為後苑副使善畫山水樹石幽潤峯巒清深天真爛漫意趣高古謂其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兼工龍水無不臻妙）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五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六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簡傲第二十六

昔夫子許仲弓以南面仲弓蓋簡者也故以子桑伯子為問及夫子曰可也簡則又以居敬行簡為可居簡行簡為太簡仲弓其善於用簡者乎嘗觀夫子在陳之歎曰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夫裁之者亦唯持之以敬而已此所載曰簡傲其即太簡者耶惜無夫子以裁之終亦為伯子之流爾矣

世祖與嚴子陵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子陵云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子陵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會稽典錄曰上在長安中與餘姚嚴光俱共受學結好

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卧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井大春稟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 范曄後漢書曰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時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大春不能致信陽侯陰就 光烈皇后弟 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劫大春既至就故設麥飯葱葉之食大春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左右進輦大春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令去輦

趙元叔 趙壹已見 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門既通謁尚卧未起元叔遥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元叔柴車草屏露宿其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曛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乃與袁司空 袁逢已見 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謝承後漢書曰羊陟遷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禁斷豪右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獄進用善士節操著稱表臣行

戴叔鸞才既高達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為比叔鸞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

龐德公居峴山南 襄陽記曰龐德公南郡襄陽人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

操遂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司馬徽已見襄陽記曰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

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會設黍臛衡年少在坐黍臛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眾賓唯摶以弄戲禰衡別傳曰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調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車前馬糟但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使館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先主初入蜀彭永年詣龐士元值龐有客永年與龐素不相識逕上龐榻上卧語龐曰俟客罷當與卿善談須臾客去龐就永年坐永年又先責龐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龐大善之又法孝直宿自知永年遂並致之先主蜀志曰彭羕字永年廣漢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先主拔為治中從事羕囂然自矜武侯密表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左遷江陽太守羕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當與孔明孝直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耶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惟主公有伯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抵掌而談於世之務講伯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擢為國士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頗以被酒侻失老語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有他志耶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羕竟誅死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士元嘗一日詣之時適蠶月德操躬采桑後園自坐樹上不動令士元助其條桑因與談論興廢其言如神遂移日忘食

孫子荊為驃騎參軍時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又侮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阮宣子通率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便舍去

陶士行為鄉中令性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曰禮敬年爵以德為先令鯤拜勢懼傷風俗士行不以為慚

庾太尉庾亮已見領江州辟孟萬年為部從事孟還都太尉引問風俗得失孟對曰還傳當問從吏太尉舉麈

尾掩口而笑顧謂弟征西曰孟嘉故是盛德人即轉爲勸學從事孟嘉已見庾翼別傳曰翼字稚恭穎川鄢陵人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尉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六州進征西將軍荊州刺史

謝仁祖爲豫章主簿在桓大司馬閤下桓聞其善彈筝便呼之既前取筝令彈仁祖理絃撫筝因歌秋風意氣殊遒桓大以此知之

謝仁祖性輕率不治細行兄葬後往墓所省視還時王劉王濛劉惔並已見諸人共遊新亭王欲招仁祖先以問眞長曰計仁祖正當不爲異同耳眞長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信要之仁祖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

便同車

王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之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晉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爲傲達仕至黃門侍郎

王子猷爲桓沖參軍嘗從行值雨因下馬步入沖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桓子野桓伊已見最解音晉孝武祖宴西堂詔桓箏歌桓辭以須笛於是詔其常吹奴顧賜姓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碩意氣激揚吹破三笛末取睹脚笛然後理調成曲

王愷昔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稱歎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技王時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宋高祖爲桓修撫軍中兵參軍嘗請謝景仁諮事謝與語大悅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且爲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謝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遂飽食然後應召

陶淵明在彭澤郡遣督郵行縣吏白應束帶見之陶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

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王僕射王敬弘已見嘗往何氏看女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值尚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謝叔源謝混已見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

瞿弘微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時稱爲烏衣之遊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

劉會稽之郡送者傾都王令明亦造別還過其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令明曰惟覺即時逢人耳王惠王球竝已見

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僞爲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罷絃

顏延之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於延之不相推重延之甚忿嘗於衆中折之曰昔陳

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路瓊之是太后父興之孫與王僧達鄰居嘗一日盛車服謁僧達僧達不與言直語曰身昔門下騶路興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訴於孝武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辱乃其宜爾南史曰孝武路太后者丹陽建康人以色選入宮生孝武帝孝建二年爲太后父興之散騎常侍太尉四年太后弟子瓊之自陳有司奏贈瓊之父道慶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並居顯職

桓超放誕任氣爲州西曹時蕭惠開爲別駕稍相凌辱超乘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語惠開曰我與卿皆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桓超蕭惠開並已見

袁司徒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

劉脩在晉陵高爽嘗經途詣之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代脩爲縣脩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故爽答曰劉脩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南史曰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果免死

釋法願出憇湘宮寺文惠太子嘗往問訊願既不命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茯吹清鐃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伎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高僧傳曰釋法願本姓鍾潁川長社人多居吳興長城後出家爲慧公弟子太始六年放長生舍宅爲寺名曰王勝寺請願居之

張延祚是思曼子張緒已見延祚父緒官至字與門張充字自臺名充談通

光易能甫古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郎中郎給吳郡太守 齊武帝時朝政皆取決於王中書（儉）王一日方宴聚親賓延符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南史曰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不可克以為為晝與儉書曰頃日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以負釣之間銖採之暇時復引鹼自娛直遠前一史縱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徒不一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不以科欲干懷三十六年非有得樓貧自隨介然之志[illegible]崖之情[illegible]岸至如影纓天閣[illegible]宗廟之華發組雲臺之秀甚由氣岸[illegible]獨飾懷相不易許於人孤秀神崖每高[illegible]於在世長群魚鳥畢[illegible]於何難復王丞於訪之[illegible]杖於搜芳之日[illegible]父之[illegible]遊偃息山下居之會如此[illegible]已充同[illegible]若夫[illegible]之靡叢雜長幽松[illegible]陰森[illegible]綠潤朗元卿於是休以茲長往至於[illegible]者濯足滄洲獨浪[illegible]風月悠[illegible]琴酒[illegible]來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illegible]無至西風何嘗不數丈人歲路未遑學[illegible]蒼生攻橫四海可謂絕當時孤松獨秀者[illegible]之[illegible]望冠蓋而長[illegible]一川之[illegible]竹替褐而[illegible]崑西百姓長表一人之[illegible]衣耕而食[illegible]見知已適時人[illegible]遊容與博之[illegible]矣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拔聞見[illegible]述平生[illegible]所可通[illegible]送[illegible]唯文人[illegible]已閱廷[illegible]阻書默莫[illegible]大妻塵[illegible]事儉以人書宗緒經杖之一百）

梁武帝與何子哲（已見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子哲以巾褐引入華林園與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哲以手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劉長史（劉孝綽已見）仗氣負才多所凌忽無於朝集公卿閒無所與語輒呼騶卒訪道途閒事

蕭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

蕭侍中（蕭琛已見）少便朗悟有縱橫才辯初為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所知自負才氣欲往候儉儉方宴樂遊苑琛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

張吏部（張纘已見）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邵陵作牧郢籓規隨在江夏時張纘出之湘鎮邵陵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燕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信次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

劉祭酒（劉獻已見）漸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間答

蕭茂鋐（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昣素洽及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徐孝穆（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

亦隨以玉冒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髁鞾至滕
不陳爵里直上孝穆坐孝穆初不識命吏持下陳徐
步而出舉止自若意色無異遂作書謗孝穆孝穆名
與爲之小減

眭夸少有大度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酒躭書浩然物
表少與崔浩爲友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州郡逼
遣入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唯飲酒談敘平生不及
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一言浩遂以詔書投夸
懷中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崔浩小字）卿自爲司徒何足以
此勞國士耶吾便於此將別夸乘一驢浩內之廄中

置將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出關而去（魏書曰眭夸名旭趙郡高邑人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
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
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
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
見之

裴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時有文詠每出返家
人或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崔瞻性既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
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
自若有一河東人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
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
裴自攜匕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初不喚君食
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
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李元忠遇其方坐樹下擁被
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不
意今日披藜藿也

王無功隱居河渚京兆杜之松清河崔善爲相繼爲

刺史皆請與相見無功曰奈何坐召君平耶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
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唐書曰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幼善屬文）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
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
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
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
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
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

徧贈會者一日之内聲華溢都唐詩紀事曰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負鬴歸然好施子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爲感遇詩三十八篇王適曰是必爲海内文宗

杜審言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將死時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孔平仲續世說曰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爲時輩所疾猝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又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泛江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唐詩紀事曰宗之襲父日用齊國之封好學寛博有風鑒與李白以文相知

嚴武鎭成都奏杜甫爲叅謀甫於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都無拘檢武過之有時不冠

盧簡求已見致仕末年篤信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穿鑿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

劉贊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多鄙之劉昫唐書曰劉贊祖子玄開元時名儒父彙博涉經史惟贊不知書但以強猾立威吏畏之重足一跡仕至宣歙觀察使

李尚書名益時有宗人庶子與尚書同名俱出於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尚書猶欲兼門地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語家人曰大堪笑今日之席兩箇座頭總是李益柳子厚先友記曰李益字君虞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

張祜嘗謁李紳自稱釣巨鼇客李盛怒因詰之曰以何爲竿曰以虹爲竿問以何爲鉤曰以月爲鉤又問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

南唐嚴續位高寡學爲時所鄙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南唐書曰嚴續字興宗父可求以相繼少長貴勢性矜宋齊丘用事續守正不爲黨附累官門下侍郎續自以少貴嘗學書經子爭若愧以儒業子孫學士者十餘人以珍貨幾萬緡仍輟未勝衣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爲潤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敘譜系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慊之封還尚冀改竄熙載不許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闋於泥金雙帶而去南唐近事熙載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文章承五代之弊穆伯長始好古學初得韓柳集善本即自鏤板鬻于相國寺有一士人來買酬價不相當伯長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與或怪之復正色曰誠如此修詮相欺者耶士人知是伯長乃

引夫

郭恕先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効顰（蘇文忠公集引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從事董裔爭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

郭恕先有美名郭從義鎮岐下延置山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

李誠之爲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韓魏公魏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誠之云先人功罪未辯深恐先大馬填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不難若韓魏公於王珪榜第二人登科故也公聞其語矍然改容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誠之終身不能平（東都事畧曰李師中字誠之應天府楚丘人父緯爲涇原路監□鎮戎軍夏人犯鎮戎緯帥兵□□有□方寧乃留不進緯敗坐責降河中□□□之師中累）

言天章閣待制言事政闕失乞召司馬光蘇軾復置左右史和州團練使

錢思公（錢惟演初謚思後改謚文僖）帥洛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俱在幕下思公以賓友遇三子創道服筇杖各三每府園文會丞相則衣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攜筇以從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爲贄列醞於庭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中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當具酒殽迎候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果陳具于閣器皿肴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沉慮目演佯聲諷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演以爲言竟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

宋元憲始名郊文價振天下既入翰林有言郊姓名於朝廷非便郊乃問論元憲令易之遂改名庠一

日具奏劄先書臣厏時李憲臣爲翰長見奏指宋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對已而白宋宋乃書一絶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欲知七晷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

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次而稱職者充之劉原父居外制最久既負望素高一時咸以爲宜充此選劉亦雅以自負然久不升進出典兩郡還朝復居舊職頗怏怏不自得一日傾官偏門諸君問殿前指揮使郝質乎已拜翰林學士矣或以爲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準之固當然耳

張丞相天覺召自荆湖遺劉跛子與客飲市橋聞丞騎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因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一時賞其俊爽

曾子固性矜汰多所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眞天下奇作子固唯唯無辭遜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

徐德占與曾子固同里素不相接子固流落外郡十餘年還朝日德占驟進御史中丞中丞法不許出謁

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敘子固曰君便是徐禧頷之而去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畜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楊傑爲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不然按牘一上悔亦何及米徑前以手於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迺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吾子行丘衍見玩褻一世人或來問者苟非其所願見輒從樓上遥語曰吾出有間矣須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

楊鐵崖晚年卧起小蓬臺不復下在傍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荅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誕

情傲世如此
倪元鎮所居有清閟閣雲林堂其清閟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夷人入貢道經無錫聞元鎮名欲見之以沉香百斤為贄元鎮令人紿云適往惠山飲泉翌日再至又辭以出探梅花夷人以不得一見徘徊其家元鎮密令開雲林堂使登焉堂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彝尊罍夷人方驚顧問其家人曰聞有清閟閣者可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六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七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排調第二十七

詩美衛武公善謔卽孔子於子游亦有牛刀之戲蓋弛張委蛇先哲之盛事也下至衰世之君所為失德累數諫而不從者優伶之徒往往以一言悟主易於轉圜若優孟優旃黃幡綽敬新磨之類是也太史公稱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則排調亦何可少哉然稍過其則亦多為厲堦故世稱君子雅謔以不虐為善此編所載庶幾近之

司馬建公（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嘗舉曹公為北部尉後曹公進爵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魏太祖嘗因宴會嘲王景興（王朗已見）曰不能効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也王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王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五官將（曹丕已見）既納袁熙妻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眞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荅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蘇文師拜侍中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虎子云是褻器）時蘇同郡有吉茂者為冗散見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蘇笑曰我誠不能効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張裕饒鬚（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群）蜀先主在劉璋坐嘗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嘲之

張奉使吳以姓名嘲闞澤澤不時荅（吳志曰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筆札所寫既畢誦讀亦遍究覽群籍由是顯名孫權以為尚書　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揚雄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薛敬文（薛綜已見）下行酒因勸奉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敬文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大笑

孫權嘗燕見蜀使費禕（禕已見）使禕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諸人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恪應聲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費禕別傳曰孫權每別置好酒以飲禕視其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條荅無所遺失）

張君嗣任益州為雍闓縛送孫權（蜀志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武侯遣鄧芝使吳（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鄧禹之後避亂入蜀先主用為廣漢太守後主即位武侯恐孫權異計遣芝奉使芝成好而還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臨發乃

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之還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諸葛武侯出駐漢中以張君嗣領留府長史張嘗北詣武侯諮事送者盈路車凡數百乘張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人皆稱其談啁流速之美

孫權大會將佐命諸葛元遜行酒次至張輔吳（張昭已見）前張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元遜曰卿但令張公辭屈乃當飲耳元遜即難張曰

昔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也張辛無辭遂爲盡爵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群臣曰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爲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荅一坐大笑

諸葛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嘗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時元遜在坐跪請筆益

兩字權聽與筆元遜續其下曰之驢衆坐歡笑權命以驢與元遜

鍾毓兄弟頴悟絕人每有嘲戲未嘗困躓毓嘗語會聞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乃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羝二鍾多鬚故以爲戲

州泰爲司馬宣王所知泰屢在艱中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泰會使尚書鍾元常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魏志曰州泰南陽人好立功名　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爲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爲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

庾純與賈充志趣不同二人並已見一日賈宴朝士而庾後至賈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忽在後庾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庾之先嘗有伍伯賈之先有市魁因以相識

劉道眞嘗與一人共索柈草中食見一嫗將兩兒過並青衣劉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荅曰兩豬共一槽

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眞高平人

劉道眞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梠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梠嫗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鍾雅語祖士言我汝頴之士利如錐卿燕趙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王仲祖好飲茶賓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其如此每欲往候必曰今日有水厄

瑯琊有一諸葛面病鼠瘻劉眞長見之歎曰鼠乃復

窟穴人面耶

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一日謂桓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

刁彝於桓公坐（晉書曰刁彝字大倫渤海饒安人刁協之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應曰卿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刁以卿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復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刁也桓公大悅一坐歎以為佳（崔鴻十六國春秋[illegible]錄曰韓博有[illegible]并之見天錫大[illegible]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於晉又與[illegible]書[illegible]大學）

范武子嘗患目痛（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順陽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就張處度求方（東宮官名曰張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處度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苻堅滅樊鄧素聞鑿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耳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識者以隱士當之時吳國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illegible]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illegible]入[illegible]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illegible]不[illegible]就[illegible]中內史郗[illegible]）

顧愷之見謝萬因論神仙顧問云仙者之乘或乘鹿使君當乘何物耶謝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

謝康樂父瑍生而不慧為秘書郎早亡康樂小時便文藻豔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

何尚之與顏延年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年為猨延年目尚之為猴一日同遊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此人指尚之為似延年喜笑此路人曰彼似猴君乃是真猴

范蔚宗（已見）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謝綜時亦同刑（宋書曰外甥謝綜為曄所知）顧謂蔚宗曰舅殊不同夏侯色（先是曄在獄作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儻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故於以護曄或紿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驚喜綜熙先笑曰詹事疇昔攘射堂上羅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耳設令今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曄謂獄吏曰惜哉薶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

范蔚宗撰和香方其序云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及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況也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融）為司徒長史敕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王延之（已見）阮韜俱是劉湛（已見）外甥並有早譽劉甚愛之常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好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南史曰阮韜字長明陳留人晉光祿大夫裕玄孫南兗州別駕為江夏王[illegible]上朝[illegible]也為執不與）

張思光既免官為詩與何徵士（何求已見）有高尚之言何答曰昔聞東都曰不在簡書前思光久病之及何後婦孔氏女思光始為詩贈何曰惜哉何居士薄葬遺荒淫何亦病之而無以釋也

謝吏部（朓已見）初告王敬則反狀（[illegible]）謝妻是敬則女常懷刀欲報謝謝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謝自致謙挹沈昭略謂之曰卿人地之美無愧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illegible]）

江祏及弟祀（[illegible]）

風以壽陽東昏兄弟同日見殺與劉渢劉晏南史曰劉渢字處和南陽人爲始安王遥光諮議晏及故與渢弟譓俱見殺俱候謝玄暉玄暉戲之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

齊太祖嘗置酒爲樂清河崔思祖侍宴謂沈侍中沈文季已見曰羨膾爲南北所推沈荅曰羨膾乃吳食非卿所知思祖曰炮鱉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沈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之事帝稱美曰蓴羹頗須歸沈南史曰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崔琰七世孫少有志氣好讀書齊高帝在淮陰祖思歸附爲上輔國主簿參謀議齊朝建官爲青冀二州刺史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梁武朝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江休映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南史曰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尚書左丞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革幼有才思六歲便屬文仕至光祿大夫謂江不奉佛乃賜江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因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游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耶江因啓乞受菩薩戒南史曰革在彭城南下爲魏人所執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曰卿荷國厚恩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又令革作丈八寺碑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朴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尚書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那得云廉朱异已見

殷孚沈約宋書曰孚殷淳子有父風大明末爲尚書吏部郎與何勗嘗共食勗是何無忌子孚羨盡勗曰益殷蓴羹孚荅曰何無忌諱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並已見並年少戲狎慈方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

謝莊子瀹劉勔子悛嘗同飲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

何承天爲著作時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奶母何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奶母耶南史曰何承天東海郯人母徐廣姊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除著作佐郎

陸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終不能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到舍人孝書曰研鏡字圖照到溉子五歲已授爲詩敏有詞致仕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子藎小時聰慧南史曰到藎早聰慧仕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覽以示其祖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藎

初梁武帝與任昉相遇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語昉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故也後帝既登大位與昉詔欠因及此語昉仰謝曰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於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

釋寶淵廣爲義疏貴市王征南書織封一篋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譏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麗未來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釋道宣續高僧傳曰釋寶淵本姓陳氏西蜀中人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臥好蒲撲使酒負氣結僧文曉驗返以爲學因預攻覈從智藏採摭先業自標講疑

劉諒爲湘東王所善梁元帝始封湘東王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以爲刺已因語諒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嫉之南史曰諒字求信彭城人祖繪大司馬從事中郎父孝綽秘書監諒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號皮裏晉書

魏伯起昔在京洛輕薄尤甚時爲之語曰魏收驚蛺蝶後文襄遊東山令諸臣宴文襄曰魏收恃才卿輩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伯起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楊從容言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逐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魏佛助與邢子才意趣不協更相詆毀魏每譏邢文邢云江南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魏聞乃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祖僕射祖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魏收邢邵已見上齊書曰珽字孝徵學理敏警詞藻遒逸性踈率不能廉節起家秘書郎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之推博覽書史辭情典麗湘東王右常侍好酒任縱不修邊幅時論少之

祖孝徵所乘老馬自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祖卑狎嘗於衆中嘲祖曰卿既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

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北史曰裴讓之字士禮河東聞喜人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對策高第歷屯田郎中兼散騎常侍聘梁文宣時賜死

王沙彌驍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至召王不時至明日在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王曰昨被召已朱顏得不以魚鳥致怪王綏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染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

徐之才聰辯強識有衆人之敏尤好劇談公私會聚多相嘲戲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

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徐即荅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虗生男則爲虜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遥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徐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入王家庭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周文帝撫然大笑

齊世有席毘嘲鄭文學嘲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翫豈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劉荅云既有寒木又發春花可乎席不能屈席毘未詳三國典畧曰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楚王後也少好弋獵後惓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咸務宴集逖獨不過有文籍所未見者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齊天保初行陽縣令

王肅好魚已見在北時彭城王勰嘗戲之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王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復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餐亦有酪奴北人因號茗飲爲酪奴

孫彥舉以文才著稱然學淺行薄邢卲嘗謂之曰卿更須讀書孫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北史孫搴字彥舉樂安人少厲志勤學之齊神武西征命李義深學士屬作檄文皆辭請以搴代神武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署相府主簿

李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其門有惡疾以呼沱爲墓田故庶言及之崔鴻十三國春秋曰李庶黎陽人魏大司農諧之子以清才聘梁使徐陵謂其徒曰江北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鬚人謂天閹

宗如周而狹長蕭愨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身自來不謗經蕭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後周書蕭大寶字仁當以書干寶財令勤學大寶與今與其子遊處所有貴籍盡以給少遊博覽群

不綜

柳機（北史曰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引爲記室）柳㛃（北史曰㛃字子升河東解人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內史中大夫嘗從周事百寮皆出其下）在周朝俱歷要任至隋文帝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應聲荅曰不若孤楊獨聳

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麥鐵杖（隋書曰麥鐵杖始興人少有勇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氏撰傳伯文道重信義立功仕至開府儀同三司）因朝集考功郎蘇威戲之曰麥是何姓

鐵杖曰麥貫不殊那忽致怪（隋書曰蘇威字無畏京兆人蘇綽之後少有至性隋文帝引高熲屢言其賢與語大悅居月餘歸田里高熲請追之帝曰此不欲豫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兼納言）

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相東王因賜妾徐氏延與信弟揆私通揆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鷰乃繫書于鷰頸信視之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歐陽詢形狀猥陋長孫無忌嘗嘲之曰聳髆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秪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耶

武懿宗形狀短陋嘗統兵禦西戎畏懦而遁張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蹬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著賊騎猪向南趁則天未曉曰懿宗無馬耶元一曰騎猪夾豕也則天大笑（劉餗唐書曰武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張元一武后時左司郎中善嘲謔）

張易之與弟昌宗爲奉宸令引詞人爲供奉時有言昌宗是王子晉後身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從臣賦詩爲絕唱有昔偶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之句後與蘇味道相謔云某詩所以不及相公無銀花合也（味道上元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

（[illegible]）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

王勃與二弟助劼皆以文著後福峙幼子勸又有文名福峙嘗以能嬖思彥思彥曰昔武子有馬癖君復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

婁師德好滑稽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得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何得有此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

許敬宗嘗奏流其子昂於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爲繆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家

君報讐何忽見怒彥伯慙而止
宋齊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濟撫膺曰宋五坦率矣此聲大傳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曰宋五坦率不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而荅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劉餗唐書曰盧邁字子玄范陽人以孝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決於陸贄公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

喬琳好談諧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荅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

楊汝士以尚書出鎮東川白樂天是尚書妹婿時以

太子少傅分洛樂天戲代內子作詩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登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文士小字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碗饒兄用罨畫羅裙任嫂裁嫁得黔婁爲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

白傅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爲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明姝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荅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使送東山去臨老無人與唱歌

白樂天求箏於牛奇章奇章贈詩曰但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樂天云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樂天嘗言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謔予衰老故荅思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奇章又有詩云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

張祜初未識白公白刺蘇州時祜來謁才見白即語曰久欽藉嘗記得君有欵頭詩祜愕然請其故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欵頭何耶張頓首微笑仰而荅曰祜亦嘗記得舍人有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

目連變耶遂與歡宴竟日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戲語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

姚峴善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嘗候見僕射延之中堂未及語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峴初猶俛首頃之白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姚巖傑摭言曰姚巖傑梁國公元崇之孫少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典籍慕班固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與盧肇會於江亭摭言曰盧肇字子發爲歙州牧肇改令欲目前

取象一聯即發令曰逸望源舟不關尺八尺八樂器名頭推擇樂不載唐逸史曰開元末一僧徃終南同寺中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下世謂曰汝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比嘗吹者也汝曰可將此付汝主管歸進於玄宗特敕吹之宛是先所傳者孫夷中仁隱隹曰房今然事吹竹笛名尺八姚遽飲酒一器徒兀欄嘔嘰須臾
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方干姿態山野且兎缺性好凌侮人有龍丘李主簿
偶一見干遂同杯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之曰措大
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
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半
臂著襴不見口唇開跨一坐大笑孫郃玄英先生傳曰先生新安人字雄飛貴明明習律詩高尚未有及者謂錢塘守姚合合撰其詩甚得之譽既嚴同變客唐黃先生一舉不得志遂隱於會稽與鄭仁規李頻喻坦之爲友

唐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蒲博蹴踘鬬雞無不精妙
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
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
不免駮放
湖南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菜之殺五十雞爲膳
居其父武穆王喪發引之夕頓食雞臛數盤吏部侍
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周世宗時陶尚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本盥

匜及旦以書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
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果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
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宋史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有俊才起家爲校書郎在翰爲翰林學士歷禮刑戶部二尚書承旨傳說美大言韜之書陰陽之學皆能詳究博極群書數術亦多所定
陶尚書小字鐵牛李濤嘗戲之曰每至海源即思靈
德
陶穀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
命自蝤蛑至蟛蚏凡取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
蟹不如一蟹宴將罷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下箸忠懿

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爲此羹今依様饌來若穀一語
不荅
楊大年方與客棋石中立自外至戲云止於坐偶窺
甚閑暇石荅云口不能一一請對以臆
楊大年嘗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針則
見公荅曰有餅如月因食則缺
楊文公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自作表云
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
菜公笑易之
丁晉公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常以鐵箸於灰燼間書

書同舍伺公暫起燒火箸使熱公至爲箸所熨曰昨宵通曉不寐爲四鄰絃筦喧呼所聒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也公曰非是時平歲稔小人輩共樂其父母祖先耳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荅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石中立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石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與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 魏泰東軒筆錄曰石參政中立事太宗爲館職至真宗末年猶爲學士

盛度體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 中立 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王宣徽 拱辰 於洛中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天閣時司馬公亦在洛於私第穿地丈餘作壤室邵康節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邵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爲大笑

三山石橋官至吏部尚書

尤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秘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寮寀二公皆善謔延之一日言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聲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

楊誠齋嘗戲呼尤延之爲蝤蛑延之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蝤蛑類爲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翟伯壽俊爽好古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 張豈公貴耳集 翟耆年字伯壽[illegible] 一日往見許彥周彥周髽髻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乾道中衆客赴郡宴稱日伎樂甚盛一年少勇於見色肅就席中一客以服辭乃命撤樂勸酬次年少責此人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真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者耶賓主爲之烘堂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豔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添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後馬生殂添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客陳無損

縶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举館閣之除俸入儉薄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王覿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覿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覿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覿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覿應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聞者莫不大笑

馬默爲臺官嘗彈奏劉貢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劉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宋史曰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從石介學遂生帶以白數旦出其上與歸石語諸生曰馬君他日必爲名臣宜表之山下累官寶文閣待制知徐州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致仕

劉貢父性滑稽喜嘲謔與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喫貢父爲之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王汾嘗嘲劉攽云常朝多喚子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攽應聲云寒食每呼君東都事畧曰王禹偁曾孫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爲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入元祐黨籍云

治平初濮安懿王原殿皆用紅泥雜飾劉貢父謂王汾曰頃聞王塡賜緋得其子有銀章之命耶

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沉思曰然安得所貯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說嘗與劉貢父共食王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薑食多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乃悟其爲戲

劉貢父滑稽辯捷世推無對晚年雖得末疾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一日擁爐於東林僧寮語東坡曰吾之鄉人有一子稍長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誤質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引罪請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其父大喜擇日具酒肴遺之既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恃汝以爲窮年之養今子去我而游學儻或僥倖改門換戶固吾之大幸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蓋譏東坡前遭詔獄王晉

卿周開程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烏臺詩案曰公有與王詵往來詩賦及寄周邠諸詩二十人皆以收蘇軾有譏諷文字不申繳有司各罰）貢父語始絕口東坡即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會有召夫子食者群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何夫子之出當共尋訪親舊因閱市肆衆欣然許之始過闕闠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踰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遠爲闠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群弟子因目之爲避孔子塔蓋譏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盌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喫皛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有菔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援七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甫雖知其爲戲但不解毳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午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荅如故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乃去

王聖塗云（聖塗字闢之）蘇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書畫亦精絕有得其真跡者重於珠玉雖才高一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即與之傾盡城府論辯酬倡間以談諧謔居黃州日有陳處士携紙筆求書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耶對曰絃也不慢其清談善謔類如此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姜字至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詰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曰姜制之（宋史隱逸傳姜潛字至之兗州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神宗時召對除陳留令以不安青苗法移疾去）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東坡即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作無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

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稱首通聰白槌渡口船廻依舊雲山之色秋來而過一新鍾鼓之聲以文爲戲一時咸慕其風

東坡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爲換鵝字近日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涪翁（黃庭堅已見）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劉道原（恕）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羲仲道原子已見）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輩相似

呂嘉問（已見）提舉市易曾子宣（布）劾其違法曾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劉貢父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嘉問字望之司馬公涑水記聞曰曾布爲三司使與呂嘉問爭市易事介甫主嘉問布坐左遷）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海岳記事曰米元章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書白管迷出日以書抵蔡京所其前落且言至百指行至陳留獨學一舟如許大豈盡一艘於行間京城再時彈文正謂其歸而示人又發言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大臣知異望王罷數十百皆用吏能爲政自而以與素者也原傳未先彈言）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爲所涴坐轎爲頂蓋所礙遂徹去蓋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轎握手閧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晁以爲戲

滕甫有弟申狠暴無禮其母獨篤愛用是數凌侮其兄而闕政多委章子厚與甫舊狎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子厚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類者克諧以孝耳（宋名臣四朝事實曰甫器宏達臨大事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己事則小心謹愼唯恐有過）

黃魯直劉莘老同在館中每庖人請食次魯直頗治

珍味劉北人性樸厚常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黃
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一人
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王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
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荅黃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
勑正整如何其聲大似蒸餅之語坐皆笑劉不樂
呂與叔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
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
爭髑髏斧爲數片（眞學名臣言行錄曰呂大臨字與叔大鈞之弟學於橫渠張子卒乃
東見二程元祐中除正字范祖禹薦爲講官未用而卒）張文潛（張耒已見）聞之即語
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時秦學士太
虛方爲賈御史彈不當校館職文潛戲太虛曰千餘
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謔
郭㬌初嘗夜出爲醉人所詬（冷齋夜話曰郭㬌字景初泉州人少負才學而
不羈其貌）太守召景初詰其狀景初笑曰諺所謂張公喫
酒李公醉太守怪其言不屈命取紙筆使作張公喫
酒李公醉賦郭操紙立就其略云事有不可測人當
防未然何張公之飲酒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
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太守見而大
笑乃釋之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闊也王曰
遲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疏闊王曰何故荅云逢此
短歲蓋譏王之侏儒
陳繹好爲敦朴之狀時謂熱熟顏回後熙寧中台州
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事有痛哭太息執
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
真杜園賈誼士下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
合坐大噱
李章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嗇次章適坐其傍既進
饌主人前一魚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
與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
左邊者是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
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云領主人旨
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輟飲而
笑終席乃已（章字□□中□□□□章字□□人□□□□）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
于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遽出遂入次舍方一
身淋漓齊類叔（之章）晤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役蔡
大笑答曰幾同洛浦之遊
許下人相傳章子厚當軸時爲士人嘗對衆云今世
士人如人家婢子才出外一衣裝稍稍變作行首張天

覺在旁云如商英者莫做得一箇角妓否章笑久之遂遷職子厚之孫章大方云不然天覺好詼諧先祖丞相曰豈有禁從作是俳語好鬧天覺應聲云某權某職且二年切告相公提下權字丞相未幾乃落權字

吳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據援精博蔡京爲進呈特免過省以爲學字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容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宋史曰吳敏字元中眞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蔡京愛其文擢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嘗留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金人犯闕敏薦李綱同贊徽宗內禪遷知樞密院事

翟參政汝文與蔡安世靖陳應賢邦光同在門下省安世位汝文之上應賢坐其下每共談論二人交鬭之一日辭屈汝文歎曰咒乎遂厄於陳蔡之間蔡絛鐵圍山叢談曰翟參政公巽字汝文有文名對人辭語華驁若談笑歷歷皆可聽然不及時也政和間爲給事中

宣和間追復蘇軾職名時衛仲達當行詞同列戲語曰達可宜善爲此詞蓋須焚黃耳聞者莫不大笑淇水流慶錄曰衛仲達初名上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登進士第徽宗改今名爲館職日上書諫修

趙悅道抃罷政閑居每見僧至接之甚有禮一日有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正色謝去後再往閽人不爲通士人詢閽者曰參政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閽者曰尋常僧來相見亦只是平平人相公道只是重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襴衫直是不直錢閽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便那般不得此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孫巨源從劉貢父乞墨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後知是莘老誤留以其皆孫姓而同爲館職吏輩莫能別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別劉曰旣是皆髯何不以身之大小爲別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髯孫學士巨源爲小髯孫學士

沈存中括爲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始下馬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云死矣夫盆成括衆悟其爲戲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課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群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曰吾今市青布作小襜

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
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
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笑梁憮然不樂無幾病死

趙魏公（趙孟頫已見）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窗以
瑪瑙寺行者對之（夏文彥圖繪寶鑑曰周密字公謹號草窗歷山人居錢塘）魏公
遂不用此印後見草窗同郡崔進之藥肆縣一牌曰
養生主藥室魏公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
設此牌魏公語人曰我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

劉時中與文子方（[illegible]）同過暢純父（暢師文已見）值其濯足
暢聞二人至輟洗迎笑而出曰佳客至正有佳味於

卧內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於濯足水中持啖
二人子方與時中不食但以其置案上者人持一顆
去曰公洗者其自享之無以二桃汙三士也乃大笑
而出

張仲舉毎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巳化矣蓋吾
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巳（元史曰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少負才儁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其父以爲憂翥翻然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乃閉門讀書學於李存存江東大儒其學宗於陸九淵翥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留杭從仇遠學遠於詩最高翥盡得其音律之奧遂以詩文知名）他日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爲文請易數字仲
舉苦思移時終不能就沙剌班曰先生於文蓋猶未
化耶何思之苦也仲舉因相視大笑（陶九成輟耕錄曰文定王沙剌班字敬臣號山齋畏吾人庚申帝之師也）

嘉興林叔大（鏞）爲江浙行省掾貪鄙吝嗇交名流
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品饌甚豐若高人勝士
不過素湯餅而巳一日延黃子久作畫多士畢集復
以此供客諸人不能堪譏訕交作叔大赧甚揖潘子
素求題其畫子素援筆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畫如說
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
曾搽子久笑語曰好水好山謂達官顯宦阿婆臉不
搽只素面也言未巳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
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即僧家懺悔閉堂大笑
而散叔大數日不見客（[illegible]）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七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八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輕詆二十八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蓋厭絕之也至孟子於管晏猶或輕之則聖賢亦詆訶人耶嗚呼聖賢之心非不欲幷包兼容然是非之公卒何可掩不有所貶後將安懲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蕩寇皆足蓋當世乎禰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劉荊州劉表已見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管幼安少便恬靜常笑邴根矩華子魚有仕宦意及華爲司徒上書讓幼安幼安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劉巴不與張飛語孔明問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共語

庾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庾聞之曰盜跖欲以餘財汙良家耶

石勒治門闕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翥惶遽忘諱誤對云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石虎鄴中記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初附汲桑後歸劉淵據爲大都督襄國後僭王號

周僕射以雅望有海內重名後頗有酒失爲僕射時略無醒日時人謂之三日僕射庾太尉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

阮光祿阮裕已見聞何次道拜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

褚公與孫興公褚裒孫綽並已見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遑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袁眞爲監軍時范玄平爲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還不失爲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苻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為慕容沖所圍朗降謝玄用為散騎侍郎王大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汰法師問朗曰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太即安公弟子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蓋以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也秦書曰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眾譖而殺之

劉邁劉毅之弟為殷仲堪參軍桓南郡嘗過仲堪於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劉時在坐謂南郡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

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嘗語

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南史曰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顗不就辟及昶死後歷位侍中於會稽太守

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巷閒歌謠耳方當誤後生

王僧達已見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起嘗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曰願即解於鷹犬勿復遊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謝宣明南史曰謝絢字宣明謝景重之子嘗於公坐戲調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丘車騎嗜酒弛縱不治形儀好臧否人物嘗在沈淵坐見王文憲詩沈曰王令文章大進丘曰何如我未進丘靈鞠王儉並已見

王瞻好裁貶人物小時與齊豫章王嶷為友嘗候嶷高論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卿兄揩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耶武帝笑語嶷曰多王嶷小名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

談南史曰王寂字研遠玄之子負氣傲俗好裁貶人物齊建元初為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召入東宮付廷尉殺之

江左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烏衣者官位微滅王僧虔初除御史中丞謂人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

張欣泰為直閣校尉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每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者帝曰將家兒何作此舉止南史曰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將軍興世子也世人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子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異之

王元長初為司徒法曹[illegible]祐因過沈昭略元長

與沈先未相識沈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元長殊不意因語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云誰不知沈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元長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開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彥回（時咸推褚彥回風度詳雅敬則以敬兒武臣饒事故以彥回爲戲也）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得作華林閣勲（南史曰敬則在宋與壽寂之殺後廢帝於華林閣）

卞田居（卞彬巳見）爲平越長史嘗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豬性卑而率鵞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賦蝦蟆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以比令僕世又云科斗唯唯群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

劉中郎性頡剛疎輕言肆行一日過褚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南史曰劉祥字顯徵穆之之曾孫少好文學性頡剛疎建元中爲正員郎後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

王奐初拜僕射劉顯徵（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南史曰祥著連珠十五首以寄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王茂遠子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主琮少不惠爲學生所嗤遂離婚茂遠謝始興始興曰此自上意身極不願如此茂遠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婣爲門戶

沈休文常侍梁武帝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沈少帝三事約出語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

徐常侍（徐陵巳見）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而沈之從者以問徐曰吾爲魏公藏拙

庾信至北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何敬容爲尚書令淺於學術不善作草隸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見而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答

江從簡是江光祿子（江革巳見）小時有文情年十七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南史曰江革少子從

簡少有文才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爲當時所賞官至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

蕭韶是梁宗室南史曰蕭韶字德茂梁長沙宣武王之孫太清中爲舍人城陷西奔江陵湘東王用爲郢州刺史初爲幼童庾開府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開府所給遇有客詔爲開府傳酒後爲郢州開府西上江陵途經江夏詔接開府甚薄坐清油幕下引開府入宴坐開府別榻有自矜色開府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詔牀踐蹋肴饌直視詔面語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詔大慙耻

胡倫許劉叟已見嘗於高允坐見中書侍郎李璨璨被服華靡倫許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倫許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李惕然失色

楊遵彥愔典選二十餘年獎拔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人爲之語曰楊公用人如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魏佛助以温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文士會須作賦始成大才今人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後魏書曰劉晝本入儒學秀才入京考策不第方復綴緝詞藻言非其倫作賦一首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詞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遁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滎陽人武德時爲揚州錄事參軍以言論傲物貞觀中坐怨謗流死嶲州

唐太宗行幸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問房玄齡聞緯拜尚書謂何答曰惟稱李緯好髭鬚帝聞遽改授洛州刺史

高宗朝姜恪爲左相閻立本爲右相時姜以邊將立功立本最善圖畫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武后時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門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此人即語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大唐傳載曰武后初稱屬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時有車載斗量之詠

章

楊再思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于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兎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今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趙仁奬往王戎墓側善歌黄麞景龍中負薪詣闕云助國調鼎即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黄麞耶政

授當州一尉宋務光嘲之曰趙仁奬出王戎墓下入朱博堂中舍彼負薪登茲列栢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黄麞忽一夫負兩束薪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合授殿中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晩年乃狥權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盧藏用已見）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觜頭硬一衙受詞訟十日判不竟寘案褥下餘慶得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李林甫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開荅或語及阿狥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常謂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者腦語

王縉作相日好與人撰碑誌有送潤毫者誤叩右丞門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

玄宗欲相蘇頲夜召蕭嵩草制其詞曰國之瓌寶帝曰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當為刊削沈思久之曰國之珍寳嵩出帝曰虐有其表嵩頗大多髭故云（唐詩紀事曰嵩開元初為中書舍人[illegible]以尚少學術不以行[illegible]其表[illegible]）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朱泚僭逆姚令言與源休同知政事群兇宴樂既醉令言與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予右吾比蕭何子為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謂休為火迫酇侯

長慶中一朝士退朝詣其友人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懌而去他日謂友人曰公何故好毳褐之夫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友人應曰毳褐之臭豈勝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恥反

譏余與山野有道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及[illegible]
勝鼓吹以吾視黿禍愈於今之朱紫遠矣
韓愈嘗語李程曰某與崔丞相群同年往還直是聰
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
年不曾共說著文章
韓昌黎初貶之制是席舍人草詞中曰早登科第亦
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病陰毒傷
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
曰出語不是
李泌謂盧杞姦邪德宗稱其小心泌對曰小心乃姦

臣之態
李紓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退與同列入坊
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
負者顧而言曰八[illegible]價措大漫作威風紓樂採異語
使僕者誘之至家設酒饌問八錢之義負者答曰
只是衣短七耳[illegible]以為破的唐詩紀事門李紓字仲舒人[illegible]禮部侍郎[illegible]爲左補闕德宗時終吏部侍郎
關播盛稱李元平用為汝州別駕李希烈作逆使李
克誠禽之又募亡命為內應縛致元平入見希烈遺
下汗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鬚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

何得將元平兒來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
我淺耶劉昫唐書曰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盧杞以其柔緩易制驟稱薦之用爲吏部侍郎播之知人之鑒好大言虛誕者李元平本宗室子敢大言好論兵播奇之累奏以爲可任將相
武儒衡在中書時元稹因緣宦官得知制誥儒衡鄙
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扇曰適從何處來遽
集於此一坐皆失色劉昫唐書曰武儒衡字庭碩元衡從父弟才度俊偉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群邪惡之尤爲宰相令狐楚所忌
薛昭緯嘗任祠部員外摭言曰薛保遜大中朝侵侮諸叔父自起居舍人貶沈馬而李其子昭緯自父[illegible]任知誥員外貶澄州司馬中書舍人[illegible]曰陵絳[illegible]父仇闞其因時李
系任少儀王蕘任小賓正曰立仗班退昭緯吟曰左
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旂蕘遽請下句昭緯應聲曰
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唐書曰王蕘祖起父龜並[illegible]名[illegible]學古屬文昇侍御史從僖宗幸山南卒
鄭光業兄弟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句
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
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韓昭仕蜀龐有文章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
線無一條長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
泉之事馮謐因舉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為盛事又言

余非敢埒此但賜後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徐語曰
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
爾馮大有慙色

韓熙載性好詼浪有投贄大荒惡者熙載使妓炷艾
熏之俟來即歸之出乃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
聞者大笑

郭昱狹中詭僻登顯德中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
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
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
首

宋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
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
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
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媼求爲門客
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於庭下懷德據坐受之或以
懷德武人不知事例密謂之曰舉人無沒階之禮可
少降接懷德應曰我得打乳媼關節秀才只消如此
待之

梅詢與孫何盛度丁謂四人（並已見）俱爲侍從時梅
好潔衣服衰以龍腦其香數步襲人孫性落魄衣服
垢汙盛體充肥居馬上前如俯後如仰丁吳人面如
刻削時人爲之語曰梅香孫臭盛肥丁瘦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
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
箔甚高倚之食肆外佯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
以爲有所獲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
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竦聞之怱令藏掩而已
語播遠近竦大慙阻

劉貢父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過門下

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干答者曰鄭年
七十三劉遽曰慎不可遂其請問其故劉曰且留取
伴八十四底聃潞公年八十四冊起平章事或云潞
公聞之甚不懌宏中穆字也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諢

蘇子瞻云子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
廣利王請端明子披褐黃冠而去亦不知身入水中
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月就入水晶宮其下驪目
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間以珊瑚琥珀
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子曰海上逐客重煩

邀命有項東華真人南溟夫人亦至出鮫綃丈餘命予賦詩予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謹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斥出予退而歎曰某到處被鼈相公厮壞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羮汙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盖指荆公父子也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贈之詩曰翛然一榻枕書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太過公乃改讀書作視書東都事畧曰沈遘字文通錢塘人舉進士第一爲人明敏通達世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王荆公嘗見鄭毅夫夢仙詩云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此乃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東都事畧曰鄭獬字毅夫安陸人爲人俊邁不羣舉上中第累官知制誥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獬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杭州

杜少陵遊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閱

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王荆公與滕甫不善又素輕鄭毅夫因目爲滕屠鄭沽

司馬溫公之亡當明堂大享朝廷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正叔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

司馬文正公薨時程正叔以臆說斂之正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沈作喆寓簡曰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譏駡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爲楊墨將率天下之人流爲矯虔庸僞之習也歟之恨不力斥其過也哉

章子厚章惇與蘇子瞻小時相善一日章坦腹而卧適子瞻自外來章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的家事

蘇子瞻云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漉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得微肉於牙綮間如食蟹螯率三五日一食甚覺有補子由

三年堂庖所食芻豢滅齒而不得嘗豈復知此味乎此雖戲語極可施用用此法則衆狗不恱耳

張文潛耒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

曾鞏知襄州日朝廷遣使按水利令從官各辟三兩選人充勾當公事鞏一日宴諸使者坐客云昨夕九星墜於西南有聲甚厲又有小星隨之鞏曰小星必是天狗下勾當公事也

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爲此輩

章子厚爲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門人林特以詩爲壽子厚出詩示客指其頌德處數以爲工門人頗不平怨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爲之旣又以爲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處是甚模樣滿坐烘然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許是曾公所引心自不安往曾許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讌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日餘酲尚在左右觀者亦駭蓋此事由來遠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荊公憐而嫁之同時有

工部員外郎侯叔獻再娶而悍後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侯氏妻京師爲之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王雱已見東軒筆錄侯叔獻爲汜縣令有吏政何爲宦所稱薦有功實尹李參知其門子之才吾深知之可一見非官制官當同荊薦子也叔獻以公事至府事見錄呂惠卿以叔獻非我志也遂人呈之云

蔡卞妻七夫人是荊公女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牀第然後宣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中外傳以爲笑

蔡攸嘗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

杭僧温日觀善畫蔔蔔性嗜酒唯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霑脣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 夏文彦圖繪寶鑑曰僧子温字仲言號日觀作水墨蒲萄自成一家法人莫能測又號知歸子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八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九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假譎第二十九

夫君子所貴者誠假譎則於誠何有哉蓋雖權以濟事亦君子所不道也

安帝時關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泗流連懿怪問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范曄後漢書曰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爲卜相工遇赦還郡徵拜議郎遷侍中

魏武嘗行軍廩穀不足私召主者問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一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

劉玄德嘗戰敗自投曹公一日曹公從容語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孤本初之徒不足數也玄德方食失匕箸會雷大震玄德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

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致此曹公遂不疑玄德

宋世祖與群臣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鳴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姚崇與張說同爲宰輔各懷疑阻張銜之頗切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釁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没之後當來弔汝其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録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録進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没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全）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删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酒一榼會有客至云麻姑送酒

來與君同傾飲未畢閽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之略無作色

韓晉公（韓滉已見）自江東入覲氣槩傑出是時劉玄佐在大梁倔強難制滉欲致其朝覲結爲兄弟升堂拜親駐車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玄佐敬伏乃使人密聽滉滉夜問孔目吏所費多少詰責頗細玄佐笑而鄙之

曹武穆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憚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驚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皆殺之（東都事略曰曹瑋字寶臣武惠王彬第二子彬寢疾眞宗臨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皆將材問以優劣曰璨不如瑋瑋好讀書通春秋尤善左氏爲將沉毅四十年威震西鄙謚武穆）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且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朱崖之行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東都事略曰何郯字聖從成都人爲御史鯁切無所避爲仁宗

所知何將至潞公亦爲之動有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聖從狎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項帕羅題詩曰蜀國家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隱逸傳曰張俞字少愚益州郫人雋偉有大志屢舉不第遂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雲溪杜光庭故居以處之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貲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貲錢若干樁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秦檜當國日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白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罨未敢啓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使人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己之專

秦檜爲相日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

韓彥古尹京日[illegible]彥古字子師[illegible]爲京尹李仁甫惡其詭譎弗與交韓謁一日瞷其亡往見之韓實未出既見延入書室謂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既見臨始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不獲遂爲強留室有二廚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時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

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仁甫聞其言亟欲得見韓言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仁甫爲盡量每杯行輒請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耳此即公所著長編巳用嘉紙作副本裝治即以奉納使可進御矣仁甫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錄送韓所故仁甫方成韓巳得全帙仁甫雖奮愧不平亦幸蒙其成遂用以進宋史曰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學自任倣司馬光通鑑例斷自建隆迄於靖康爲編年一書凡九百七十八卷名長編

黜免第三十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况三代以下士鮮全德世率以寸朽而棄大材微類而遺美實君子蓋深惜之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積忿其漏言張裕巳見蜀志曰裕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荅教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李令伯李密巳見入晉自負才器常望內轉而羈旅無援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令賦詩令

伯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仕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帝大忿怒廢黜于家

摯瞻爲王敦戶曹參軍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illegible]依王敦爲戶曹參軍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問何爲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言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

殷中軍殷浩巳見被廢夷神委命雖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及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何長瑜爲臨川王義慶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族人何勗以韻語序臨川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五六句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一時人士並爲品目益加劇言若何其文流行臨川以白太祖長瑜徙廣州宋史曰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詞章之美引爲佐史

謝惠連隨父方明在會稽郡愛郡吏杜德靈及居父

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流徙廢寢不設祭伍殷僕射（景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見昨便見世中有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即用爲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

袁陽源（袁淑已見）不附劉湛大相乖忤陽源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以久病免官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

高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王思寂有舊墅在寺側良田八十餘頃是王丞相賜田高祖遣主書宣旨就思寂求市欲以賜寺思寂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高祖怒付市評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南史曰王騫字思寂一字玄成王儉子也性凝簡慕樂廣之爲人不事產業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以此爲愧仕至度支尚書加給事中）

宋考功（宋之問已見）在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意（詩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但以其有口過蓋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孟浩然極爲王右丞所知一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牀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上聞之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朕因放歸南山

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薛令之爲右庶子題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箸易寬何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幸東宮覽之索筆題其榜曰啄木口觜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唐詩紀事曰薛令之閩之長溪人肅宗在東宮令之爲右庶子[illegible]東宮歸肅宗即位以舊恩召令之而令之已先卒）

開元中陸堅在中書以麗正學士供擬過豐謂朝列

曰此亦何益國家致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謂諸人曰說聞帝王功成則有奢僭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玩聲色聖上重儒崇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爲達也玄宗後聞其言陸之恩待稍薄

李適之爲相疎直坦夷時譽甚美（唐詩紀事曰適之常山愍王孫天寶閣代牛仙客爲左相[illegible]）爲李林甫排誣罷免朝野雖知其無罪然竊問甚稀（退無敢[illegible]）適之意憤日飲沉酣且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徐常侍久在中書嘗參李右座（李林甫也已見）右座被廢常侍恐爲罪累逃匿衡山爲東林寺授疏行者詐爲瘖啞數年後值修建佛殿僧中選差行者遐采已二三人忽徐行者跨過堂事怒以杖迦撻其背徐乃盡地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乞試之使題數行諸僧皆悅服因遣書[illegible]將李北海遊嶽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illegible]曰朝列於公已息論矣遂解其佈衲釋以[illegible]因戲徐曰徐侍郎曾吟峴山思駐馬漢水憶[illegible]曰瘖啞之時亦嘗詠之即與同載北歸（唐詩紀事曰徐安貞始名楚璧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中爲中書舍人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

陸宣公謫忠州上塞其門家人由於狗竇中州將不得謁面

張祜深爲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自草薦表以祜詩三百篇隨表進上祜至京屬元稹在內庭帝以問稹稹曰祜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由是失意東歸

令狐綯（[illegible]）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輟軔以至終身（[illegible]）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建隆以後爲相往往不由文翰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仍俾其黨因奏對言穀宜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乃作詩書于玉堂之壁（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須堪笑翰林陶學士[illegible]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

丁崖州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

鍾愛一女一日諭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於人卿等爲擇佳壻須年少美風儀有才學門第高者或言洪州劉生爲郡叅謀風骨秀美大門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王召見大喜尋尚王拜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闥良田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幾王姬殂國王悲悼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叅謀也坐中莫不失色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子然南去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毋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

與弟倚居踰年不調有啓謝朝中親知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兄弟甘受首陽之餓後除汝州希旨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當事諸人益惡之

東坡既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笑語曰畏喫棒耶

儉嗇第三十一

孔子曰與其不孫也寧固蓋深惡奢僭甚之也夫齊相以濯冠見譏魏人以葛屨興刺下此則戔戔小人纖嗇委瑣又安足道哉

沈叔山在吳有美名性至儉吝張惠恕使蜀時詣沈別沈入內良久出語惠恕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絕無麤者惠恕往其能顯非 江表傳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但性儉吝

和長輿性至儉吝家有好李諸弟往園中採食皆計核責錢

王琨儉于財用設客不過兩盌酒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 悰 求扁米粣虞獻粣及雜肴數十轝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 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爲侍中[illegible]州刺史

侈汰第三十二

記曰奢則逼上正孔子所謂不孫也夫僭擬者王誅之所不赦余覩侈汰之徒皆取禍不旋踵蓋有所由

來矣

馬季長居宇器服多存侈飾教養生徒常數千許自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高足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劉威碩在蜀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能爲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爲賓客然不豫政領兵千餘隨諸武矦諷議而已

劉尚書劉寔已見詣石季倫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尚書怯遽反走語季倫向誤入卿內季倫曰是廁耳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符朗過江時與朝士宴會諸人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含出

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名爲謝康樂

虞悰豫悰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王問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悰曰恨無黃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

羊祖忻羊侃已見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

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時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

徐湛之已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塗巷盈滿兩目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勖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河間王琛駿馬千餘疋以銀爲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陳顯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後皆集陳氏家

蕭宏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餘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南史曰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梁文帝第六子也天監元年封臨川王位揚州刺史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

罝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堦梁柱棟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

煬帝作西苑其内爲海海北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剪綵爲芰荷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唐太宗盛飾宮掖大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問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荅固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自不同帝問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然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及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内所爇是膏油但覺烟氣薫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伏其盛

韋陟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閽豎列左右常數十倅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選膏腴地藝穀麥以爲羽擇米每食視廚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明皇雜錄曰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於時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洽）

何良俊曰觀韋陟如此舉動其奢縱無檢幾於不孫縱其人地甚高亦已減十之四五以宋廣平之清德而猶歎舉之不置何耶豈其兄弟杜門時嘗矯矯自立茲豈其風德之良耶廣平語載賞譽中

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須入郇公廚

岐王宮於竹林内懸碎玉片每夜聞相觸之聲即知

有風號占風鐸（新唐書曰惠文太子範睿宗第五子也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與閻朝隱劉庭琦張諤鄭繇篇題倡和又多聚書畫古蹟爲時所稱）

王元寶嘗以金銀疊爲屋壁以紅泥泥之別置禮賢堂以沉香爲軒檻以鍮鉐甃地面以錦文石爲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泥雨不滑人呼爲王氏富窟（開元天寶遺事曰王元寶京師巨豪也明皇嘗問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不窮）

于頔爲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搗芸香爲屑塗壁更以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牖（蘇鶚杜陽雜編曰芸香草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

朽可以塗壁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塵褥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錦襖子及錦鞍韉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皆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鐘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李德裕營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李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遞時號水遞

李德裕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二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於溝中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合玉為檻磁其鎖鑰天下寶玉真珠投置其中汲其水供飲後廣津被刑其骨肉之色並如金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群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妓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齊東野語曰張鎡字功甫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無不交遊於誠齋韓有力當不盡之又號約齋法史筆帶詩象臺石磊

忿狷第三十三

夫以伯夷之隘尚曰君子不由若夫勁狹之徒一遭經忤即怒目攘臂其去伯夷何遠哉然且日望望然去之在伯夷則有然矣故孟子非惡伯夷惡後世之以伯夷為口實者嗚呼君子何可不知所以自養也

許子將許劭已見與從兄文休許靖已見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子將為郡功曹排擯文休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典論曰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共爭論於太守許貢坐至

於手兒相反

時苗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竪之墻下日夕射之魏畧曰時苗字德胄鉅鹿人爲大官令領其郡中正至於敍人才不能寬大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魏國既建杜子緒魏志曰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與子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見能不已非吾徒也遂南適長沙建安初逃還鄉里太祖以爲西鄂長歷官侍中王仲宣和陽士王粲已見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與親舊寄食劉表太祖定荊州辟爲丞相掾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選舉尚儉節洽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令容一概難常之行以撿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並以彊識博聞見知魏武遊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於陽士杜嘗獨見魏武留語直至夜半仲宣性躁競中夜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陽士笑曰天下事豈有盡耶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

王僕射敬弘諸兒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輒剋日恢之爲新安太守敬弘子嘗請假還東定省王剋日見之至日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王呼前既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南史曰敬弘子恢之嘗之拜之

孫秀之延之曾孫綸之兄四世系方嚴剋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

王敬弘諸子未嘗教以學問人問之答曰丹朱未應乏教寧越不聞被捶

王錫年二十四辭吏部郎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溫凊隔簾趨侍

謝弘微至性寬博與人未嘗有牾未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嘗舉員外郎孔逷玩之頗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孔逷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人虞玩之王[illegible]元東歸會稽[illegible]中丞劉休薦知[illegible]髮鬚謂同古人之[illegible]東歸之[illegible]人蕭謹南史曰玩之朝廷無祖餞者

段相文昌性介狹無飄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召

梅侍讀詢晚年躁於祿位嘗朝退過閤門見箱中有錦軸云是胡侍郎則致仕告身同列取視梅遽避而過曰將重而宜甘誘我也何以視爲時人多笑之

梅侍讀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聞如此合鬧

倪元鎮修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鄒氏家鄒塾師陳子章有壻曰金宣伯一日來訪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鄙率大怒掌其頰宣伯媿忿不見主人而去鄒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斥去之矣

讒險第三十四

夫讒險之毒慘於戈兵是以吉甫慈父也伯奇孝子也不能不致疑於掇蜂之間成王明君也周公賢臣也猶必有待於風雷之變故孔子以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既謂之明又謂之遠嗚呼難矣況乎後闈君臣恩非父子聽言者非成王吉甫之能辨致譖者無周公伯奇之可指幾何其不見惑於交構之徒耶巷伯之詩欲畀彼譖人投之有昊亦豈過也

曹公欲加害孔北海使路粹作奏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粹承旨文致融罪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交相贊揚衡謂融仲尼不死融謂衡顏淵復生諸如此類辭語甚多融死之後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

姚崇大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之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退衆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說出相州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謏謂適之曰華[illegible]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疎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為愛己而薄適之

李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

盧杞以關播韋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同平章事大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開口爭事耶播即噤畏不敢與爭

李揆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揆辭以老恐死道路不能達明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達朝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則異時年少於揆者不敢辭揆遂行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穆修有詩名多遊京洛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真宗一見大加賞歎問爲誰詩左右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時丁晉公在側從容荅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上不復問

王冀公旣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於真宗真宗曰然則如何可以洗此耻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爲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未決因幸秘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達墳典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上遂決用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於冀公成於杜鎬（聖谷禪犀上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發取視在上大夫有所著撰以古事無不知第緯學而應答不徵時人爲杜萬卷性和易有素行士君子推之）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一日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穎叔云劉公平昔人推命極好章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曰劉待制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巡

秦丞相（會）晚歲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梃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謦欬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秦公勳業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勳德曠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荷

蓋已嫉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閣子彈章副本已至
其忮刻如此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九

何氏語林卷之三十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幷註

尤悔第三十五

夫言行君子之樞機也使言而見尤行而致悔豈自修之道耶故夫子於多聞多見既闕其疑殆又欲君子之愼其餘也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畧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父沖宿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爲掾)以問五官將(曹丕時爲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太祖平河北以爲伏波將軍子楙[illegible]太祖以女妻之卽清河公主　魏畧曰楙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爲安西將軍都督關中)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爲掾及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兒悞我

邵貞與虞俊鄰居貞先不知俊俊至吳與族溫朱據會清言竟日溫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爲俊談貞聞而歎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辨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今他邦稱我之傑深用爲愧(會稽典錄曰邵貞字處才餘姚人)

陸平原(陸機已見)爲河北督已被讒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孫顯世曰(晉書曰孫拯字顯世吳郡富春人能屬文吳黃門郎入晉爲涿令附機被誣收拯考掠兩踝肉盡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遂同死獄中)今我聞此

不如華亭鶴唳（八王故事曰華亭由拳縣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　吳郡圖經曰華亭縣本嘉興縣地天寶十年置因華亭谷爲名）

孔熙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欵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沈休文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

張玄素出自刑部令史仕至三品太宗問云在隋任何官曰縣尉又問以前何官曰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褚遂良上疏切諫太宗曰朕亦悔此問

唐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召閻立本圖其狀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瞻望坐賓愧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技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爲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炙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illegible]李季卿承相適之子也工文詞代宗時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illegible]時人稱之）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季卿請爲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爲歠兩杯既到江外又有言鴻漸者李公復請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復著毀茶論

哀帝時魏博羅紹威以牙軍之逼召朱全忠全忠殺八千餘家其餘攻討悉平全忠留魏半年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全忠之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除其偪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劉孟節酷愛山水天資絶俗青之南有冶原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烟叢筠古木氣象幽絶富鄭公鎭青爲築室原上孟節常獨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慨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拍

欄杆自詠詩曰讀書恨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杆拍皇朝類苑曰劉槩字孟節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好古學而天資絕俗與世齟齬故久不仕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欲薦之朝先生慰謝二公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尚

黃德潤事阜陵孝宗陵名人或譏其循默淳熙末上將內禪一日朝退留二府賜坐從容諭及倦勤之意諸公交贊公獨無語上顧曰卿以爲何如對曰皇太子聖德誠克負荷顧李氏不足母天下宜留聖慮上愕然色變公徐奏陛下問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既出此語自今不得復覲清光陛下異日思臣之言欲復見臣亦不可得矣退即求去甚力後壽皇在重華宮每撫几歎曰悔不用黃洽之言或至淚下宋史曰黃洽字德潤福建候官人通判福州召爲太常丞請外孝宗方屬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後歷官侍史中丞

洪景盧在翰苑日嘗入直値制詔沓至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一老人負暄花陰問之是京師人累世爲院吏今已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洪喜其言告以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老人復頌曰學士才思敏速眞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人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速亦不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冊洪爲赧然自恨失言宋史曰游□字景晧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輙不忘博極載籍雖拜官眞玄釋老彷行將不以辨淳熙三年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

尤少稷稱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紕漏第三十六

夫南山之竹不揉自直然括而羽之可以射遠況天之降才爾殊不必盡會稽之竹箭也不加隱括欲無紕漏其能免乎是以君子貴學也

陳壽將爲國志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爲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孝廉除佐著作郎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爲立傳時論以此少之梁州是敬禮子文士傳曰丁廙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君子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以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

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
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況明
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
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
萬世也寧敢不盡
言太祖深納之

王濬沖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與時浮沉門調戶
選而已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
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帝稱爲冶城公）丞相既視表答曰
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
數月不敢見王公

顧虎頭（顧愷之小字已見）人笑爲痴桓玄嘗以一葉柳詒

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己顧引葉自蔽玄
就溺焉顧目覩醜穢故云不見以珍重此葉

顧長康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南郡許皆其深
所珍惜者南郡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封如舊以還
之紿云未開顧見封題如初但失去畫直云妙畫通
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范蔚宗（曄）被收家中樂器服玩並極珍麗妓妾亦盛
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中著樵薪（宋書曰范曄與其甥
謝綜同逆甚至市曄問綜曰行期將今未綜曰勢不復
久曄既食又苦勸綜曰此異病爲時何事強飯曄
家人悲至市臨刑問須相見不曄問綜曰家人以來
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
當號泣正足亂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
故瞻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曄妻
先下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
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
至而已曄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
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顏
色不怍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
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
皮以擲曄呼曄爲別駕數十聲曄問曰汝恚我
邪藹曰今日何緣復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

劉義恭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謂義恭曰陸
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意何若義恭答曰下官初
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袁淑嘗詣彭城王（南史曰宋武帝七男王修容生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彭城
問其年淑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勳拜光）

大彭城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彭城曰
身不讀書何爲作才語見向

謝超宗是謝鳳子有文才補新安王常侍作王母殷
淑儀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
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
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
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
謂檢覓鳳毛至瞑待不得乃去

沈休文嘗侍梁武帝燕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
識坐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休文伏坐流涕帝亦悲

感爲之罷酒

何敬容在選曰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荅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祖孝徵（祖珽已見）放縱不羈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又魏神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爲深耻孝徵怡然不屑（北史曰祖孝徵性踈率不能廉慎嘗爲倉曹又山東課險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匹令諸嫗擲樗蒱調新聲招城市年少歌舞爲娛遊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人爲聲色之遊）

北人謂茗飲爲酪奴亦云水厄蕭正德初入北侍中元乂欲爲設茗先問正德卿於水厄多少正德初不知荅云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舉坐大笑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眺詩云芳洲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眺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虞世南兄世基許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士及所害封德彞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銜之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由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蘇味道爲相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稜持兩端可也世號模稜手

侯思止爲左臺御史嘗命作籠餅謂膳者曰與我縮葱作之時人號爲縮葱侍御

李林甫不學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李林甫引蕭炅爲戸部侍郎炅不知書嘗與嚴挺之共語稱蒸嘗伏臘乃呼爲伏獵挺之語九齡曰省中乃有伏獵侍郎乎

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顔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之驗疾輕重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溢于面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安祿山好作詩嘗詠櫻桃云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

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可使周升壓我兒耶
韓泉是韓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曾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泉以為誤悉改為銀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葅庫諸葅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道答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大喜即以道為太傅儒林公議曰馮道當天下大亂戎虜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鄉赴一姻家禮席偶盤中有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惡發也却請衆客放下荔枝魏公為一笑

熙寧中省試王射虎侯賦一試卷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又嘗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一試卷云覩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一時傳以為笑
余靖不事修飾作諫官日因賜對面陳乞不修開寶塔時方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熏殺噴唾在吾面上涑水記聞曰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全[illegible]之為[illegible]者歟謝知州怒以為取己賄罪無[illegible]占涉坐全坐違敕任希古杖臂無士全遂不合仕希為[illegible]吏名靖字安道求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為[illegible]為范文正公免被罪出是知名范公入來大政引為諫官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綳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韻不成遂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綳孩兒矣
李獻臣好為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欠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

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憨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盞鄧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奏留一食耳

王荆公爲小學時嘗訪蔡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取茶之精品親滌器烹點以飲公公忽於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真率

呂申公（呂公著已見前）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不許而心憐之（中吳舊事曰程光祿師孟吳下大經易純質嘗作詩及自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荆公有舊厚之舊荆公頗喜之晚相遇獨之有求時自江州致仕歸還弟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荆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州荆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好娠妾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王荆公作相日當生朝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鴿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天下駭笑時人爲之語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東軒筆錄曰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爲省判尤趨附不已）

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有䵟用園荽洗之當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䵟也呂曰園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荽其如予何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何不亟去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謝無逸閑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舉子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

歐陽修者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叅大政又問能文章不無逸曰文章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在傍聞之匿笑而去

建炎中車駕倉卒南渡駐蹕錢塘有侍臣因召對自陳劄子首曰恭惟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相頤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金主亮南侵命葉義問視師江上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

温日觀 巳見 嘗在朱宣慰家書葡萄遂題一詩於上云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箇擔柴夫並皆金紫貴朱欣然曰朱清果是賣蘆柴出身和尚說得我著酬以賜貲五錠 輟耕錄曰宋季亡賴相聚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長是歲招懷令部其徒屬為防海民義後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上從意嚮之父子致位御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僕從皆佩金虎符為萬戶意氣盈滿同時貴盛殆盡

惑溺第三十七

夫欲之惑人莫至於溺而不能返蓋自中人以上有不能免者其能奮然自拔者幾人哉故孟子以為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為道日損孰能知損之為道君子哉

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夭復何恨哉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公祿仕郡為功曹陳仲舉十五時為父詣勤勤顧而異之明日造蕃仲舉父出迓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可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後王伯宗妻卒伯宗與諸子並持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 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

荀奉倩既娶曹洪女 荀粲巳見魏志曰粲洪字子廉入列從名也 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傅嘏往唁奉倩不明而神傷傅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奉倩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易可遇也痛悼不能已已後歲餘亦亡

石崇有妓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擇使者曰本受命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我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聽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遂及於難

劉道眞 巳見 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有妍少必加誚責丞相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牛皆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丞相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謂丞相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丞相爲信自敘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爾丞相大恚恨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奄須臾噉盡

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襲封南康郡公愛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啖遂舉體流血

山陰主淫恣過度嘗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前部出行主與朝臣常共陪輦

王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作列死亡齎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爲己子改名元序啓太祖補竟陵典簽後事發禁錮

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拭席洗牀

王思微好潔淨左右提衣悉令用白紙裹手指它中有大汙屋棟思微令門生洗之意尤不已更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人稱爲水淫梁書曰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祖劭之宋太中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魏收使梁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魏亦與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爲之受撻人皆稱其才而鄙

其行
崔湜是崔仁師子與弟滌液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門戶及出身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喬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唐詩紀事曰喬知之馮翊人武后時爲補闕）

玄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一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雅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有時不給

鮮于叔明嗜蟠虫權長孺嗜人爪甲

元載納薛瑤英爲姬以能紈衣衣之衣一襲無一兩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訪求此服

袁正辭積錢盈室室常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自止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日政尚苛峻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得數本釘於館中孫至則讀其碑辯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丁謂病廢常令兩女妓掖侍見客於堂中諷以好色致疾既廢亡賴益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娉子送至中門曰謝訪以故賓客之至者加多乃數陪於未病時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東坡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尤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梁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米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巾帽少有塵則濯之復加於頂客去必濯其坐榻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彭淵才游京師十餘年其家饘粥不給父以書促歸跨一驢携一布囊親舊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君官爵雖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囊中所有可早出之淵才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也汝可拭目以觀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稿草一巨編

一士人以鬻書爲業盡括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入京中塗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貨之而鬻書者雅有此癖一見甚喜乃曰毋庸貨也我與汝估其值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俔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聞者無不絕倒

趙子固已見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禊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霅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衣被皆渰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因題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仇隙第三十八

甚哉怨毒之於人遂相讎隙有殺其身而不悔者吁可畏哉故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亦聖賢之深戒也

獻帝嘗宴見孔文舉與郄鴻豫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文舉互相短長范曄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漸廣慮鯁大業郄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眥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

美欲又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獲過惡有罪璧不坐也滿者雖退散欣受之昔譴宜子朝發韓臧夕被其戮責而求賀兒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乎哉忠卅三閭智卅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宰乃使餘論遠闚所以勉懼也朱彭寵賈為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為國憂所至於輕弱岸芳猶昆夫之相猶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京其臣所爭者大向師贖以為不如心競性饒屢綏與人無傷之鋒出乎下之負揄文之不知琛勢者之於巳稱城爲之過也乎非請人心不相犬似不求其欲以取於冬不令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鑊不欲今酒險也至於屠敢巨孤堅而無窮當以無用罪之耳從旨卑嚴致不敢失降郄為家吏雖所推進趙襄之拔符數不報叔之升臣也知聞其憂謝誦發中鉏麑伯之見獨不得全兒特舊交所欲自外於賓吏袁數爲發心修好如初

王平北在任王乂別傳曰王乂字叔元琅琊臨沂人時羅新平二府作亂文帝用之長安徵爲相國司馬遷尚書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簡書將免官夷甫時年十

七夷甫是平北子見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羊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羊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初羊以軍法欲刑王濬沖夷甫又忿羊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爲之語曰二王當朝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謝玄暉頗輕江祏祏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巳後遂搆害玄暉

劉長史劉孝綽巳見與到茂沿到洽巳見友善同遊東宮劉自以才優於到每於宴坐嗤鄙其文到常銜之及劉爲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到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按其事遂劾奏之云携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免孝綽官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欲全之朝士多忌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觀之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元帝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腸臠肉偉顏色自若[illegible]梁西曰王偉洛陽人學求居易嘗在揚州戲詩曰辛卯龍戰鼓薄暮饑存亡楚漢方龍鬭秦縣傳未央至江陵寧徵以詩贈內東發人曰起一能爲詠歎舞歌喜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十五十歲詩以悉不死湘東愛其詞翰欲未笑左右疾之曰偉前作檄文言不稱湘東取辱乃戮之

鄒昂與韋陟友善因話國朝宰相陟曰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巳而驚走出逢吉溫於街中溫問何此倉遑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云韋安石既知失言復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爲對昂有時稱忽一日觸犯三人舉朝嗟歎惟韋陟遂與之絕

顏平原不容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

牛奇章赴舉時每爲同袍見忽嘗投贄於劉補闕禹

錫劉對客展卷飛筆點竄其文一時雖謝鵷鶵終爲鞅鞅後劉轉汝州奇章出鎮漢南枉道至汝駐旌旄信宿酒酣以詩喻劉劉承詩意方悟往年改牛公文卷因作詩謝過牛公吟諷前意稍解移宴竟夕方整前驅范攄雲溪友議曰牛僧孺席上賜劉尚書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鬭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言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和詩曰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喜幸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掃埃塵

楊廉夫與倪元鎮嘗會飲於友人家時席有歌妓廉夫狂誕脫妓人鞋行酒令坐客傳飲元鎮素有潔病見之大怒翻案而起廉夫亦色變飲席遂散後二公竟不復面

何氏語林卷之三十終

何氏語林後序

華亭何元朗擬劉氏世說作語林成翰林待詔文公既爲序之以傳矣又以示師道俾志其末簡予惟世說紀述漢晉以來佳事話言以垂法戒所選集清英至爲精絕故多許諸人修晉史者往往用以成篇不知唐藝文志何故乃列之小說家蓋言此書非實錄者自劉知幾始而不知義慶

去漢晉未遠其所述載要
自有據雖傳聞異詞抑揚
緣飾不無少過至其言壹
代崇尚人士風流百世之
下可以想見不謂之良史
不可也豈直與志怪述妖

稽神纂異誣誕恍惚之談
類哉是故齊梁以來學士
大夫恒喜言之宗工鉅儒
往往爲之註釋綴續叙録删
校尊信益衆而此書亦益
顯於是有擬之而作唐語
林續世說者矣然或止紀
一姓或僅載數朝固未及
貫綜百代統論千祀也其
所采擷亦終不能如劉氏
之精而元朗乃獨上溯西
京下逮朔漠悉取其精深

玄遠之言瓌詭卓絶之跡
聚而陳之而劉氏所遺更
加搜抉翦裁屬比嚴約整
潔不下前書自非博雅通
方之士其孰能與於斯哉
抑義慶宗王牧將幕府多

賢當時如袁淑陸展鮑照何長瑜之徒皆一世名彥爲之佐吏雖曰筆削自己而檢尋贊潤夫豈無人若元朗則藏器海濱閟經應舉而不以帖括佔俾奪所嗜好紬繹會萃不仰同志枝江劉氏難易豈啻什百矧況世說精絕亦由孝標作註詳援確証有不言之妙頗事出二手作述不同而元朗所註乃一昔並撰

細目互發詳畧相成開闔貫通一無扭捂至其所引奧篇秘典靡不具列視之劉氏富贍畧等信該洽也鉅觀而文筆之弘致也而說者頗旨其多取近世雜家頗傷玄雅而又以鞮譯之士廁之中古華夏幾不分索羊也鄴爲疑是不知元朗之志抂於法或則不得不兼取久近而具列焉耶律蒙古近而可徵蓋所

謂商監秦喻也惡得而舍
諸若夫其文則史隨茲汙
隆者又安能盡汰之耶元
朗之叙言語篇固自謂玄
虛簡遠不得盡同劉氏覽
者可自得之矣元朗著述

大方已詳文序予獨論其
與世說所已同異者著之
亦以白作者之苦心云爾
長洲陸師道撰

山海經廣註十八卷讀山海經語一卷雜述一卷圖五卷

（清）吳任臣撰

清乾隆崇義書院刻本

山海經廣註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任臣撰。任臣有十國春秋、已著錄。是書因郭璞山海經註而補之、故曰廣註。於名物訓詁、山川道里、皆有所訂正。雖嗜奇愛博、引據稍繁、如堂庭山之黃金、青邱山之鴛鴦、雖販婦傭奴、皆識其物而旁徵典籍、未免贅疣。卷首冠雜述一篇、亦涉冗蔓。然捃摭宏富多足為考證之資。所列逸文三十四條、自楊慎丹鉛錄以下十八條、皆明代之書所見實無別本。其為稗販誤記、無可致疑。至應劭漢書註以下十四條、則或古本有異、亦頗足以廣見聞也。舊本載圖五卷、分為五類。曰靈祇、曰異域、曰獸族、曰羽禽、曰鱗介。云本宋咸平舒雅舊稿。雅本之張僧繇。其說影響依稀、未之敢據。其圖亦以意為之、無論不真出雅與僧繇、即說果確實、二人亦何由見而圖之。故今惟錄其註、圖則從刪。又前列引用書目五百三十餘種、多採自類書。虛陳名目、亦不瑣錄焉。

仁和吳志伊注

增補繪像山海經廣註

崇義書院藏板

山海經廣注序

仁和柴紹炳撰

山海經初見漢志劉歆校定為一十八篇云是伯益所撰其後尤袤指為先秦之書至晉郭璞為之傳凡二十二篇每卷有讚梁張僧繇又為畫圖宋咸平中校理舒雅重繪為十卷其書雖流傳迄今中多疏略未備同邑吳志伊任臣極泝源流為襍述一卷又於郭注外蒐而討之為廣注十八卷又取舒繪本次第

增訂爲圖象五卷都爲一部書成屬余爲序之余旣受卒讀服其稽闕有功迺歎曰嗟乎斯誠所謂閎覽博物君子哉蓋記稱道貴而隱易賢多識以畜其德故春秋美國僑倚相周公自言

多藝仲尼之荅楛矢墳羊皆非淺見寡聞者可測也如山經語近荒怪司馬遷已不敢言然天地之間何所不有及其至也聖人有不知未嘗謂非道之所存而鄙儒小生欲槩以耳目格之

乎相提而論蓋是禹貢之外篇職方之附庸耳自昔方聞之士信而有徵若畢方貳負長臂兩面箴石之類援引本末皆出於是書閎覽博物所資烏可廢也借謂虞夏先典而有長沙零陵

桂陽諸暨之名疑屬子虛此顏之推斷爲後人羼入者是矣且達識者比類而觀寧得以豫章作本草之說張仲排爾雅爲僞乎故志伊殫精是書使山川方域草木禽魚靡不考鏡同異條

貫表裏綱羅羣籍要諸明倘庶幾好事鼓吹來學津梁正復張舒金駕景純可作亦何多讓焉雖然志伊三十年名士好學深思著書滿家爲吾黨共推何事不辨若余則衰遲善病於道罔

聞記問昏忘舊業日替豈復足備揚推顧自念董子觀道大原而識重常之目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而好覽山海經形諸賦咏是知六籍之外聖賢載記爲學者不遺旣以稽古兼能格物

余雖欵啟無似於是集猶篤好之斲未敢以玩物喪志爲解而願爲閎博君子執鞭前導可也

昔

康熙歲次丁未秋九月

山海經廣注序

經籍志載地理書一百四十四家山海經最爲近古論者以虎齒豹尾九首一日之奇譏其誣誕不經又以長沙零陵丹陽番陽類秦漢地名疑後人所作且苗民西王母帝俊驩頭之屬更復迭見牴牾然代當秦火簡策錯亂故不無傳疑而中間與籍異同者若鳥鼠同穴與禹貢合昇封豕頭與王會解合明組旄牛與爾雅合崑崙弇茲與穆天子傳合湘水二女與離騷合焦僥奇肱與竹書紀年合他如禺彊爲禺京司幽爲思幽延維爲委蛇女丑爲女仞雜

譜莊列管子抱朴諸書遊覽旁通鴻纖畢貫則山海經實博物之權輿異苑之嚆矢也蓋二氣磅礴萬彙區分六合之內何所不有即陰陽變化莫大五行而華陽溫泉蕭邱涼燄交州浮石南海沉木且有易其本來反其性始况于此者乎古人云少所見多所怪世之不異未始非異世之所異亦未必盡異也彼益稷之尸出自上郡畢方之鳥獻于漢廷沃沮見兩面之客海濱獲長臂之衣其事時見于軼書班班可考居恒讀山海經每怪注多缺畧因涉獵源流撮其梗概爲雜述一卷徧羅載籍仍冠以郭注爲廣注十八卷又取舒雅繪本次第先後增其不備爲圖象五卷自惟纖貫未詳識同句山莪穀困達解昧弘農然竊謂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昔丘亞嘶象于宣尼俞兒矚名于敬使元遜辨儀襲之號士淑審仲師之形大都垂諸往冊炳然衆慈高山仰止未窮不異行行止也抑聞之九州之外復有九州斯經所具特亞細亞一隅耳若廼紀慫嶺之西訪耶度之北古西海後之區多南極大浪之畢抵掌而譚瓌機四表則瑰奇弔詭將更有超于耳目尋常之際者余則有志未逮矣

康熙五年柔兆敦牂日在析木朗陽之月仁和吳任臣撰

讀山海經語

禹貢導山以兩條四境爲叙山海經紀山分東西南北中五經南山則自蜀中西南至浙江江南界西山則自華陰嶓冢以至崑崙積石諸山今隴西甘肅玉門外其地也北山則自汾岐太行以至王屋孟門諸山是禹貢冀雍兩州之境也東山則泰岱姑射沿海諸境大要青萊齊魯之地形家所謂中龍是也至海內經南如閩中鬱林西如上郡居延東如浙江廬江不列中土而列海內者良由古帝建都冀北三方不復遠及惟北境幅幀最廣故北經以朝鮮諸國爲斷則亦今之東北徼也若大荒爲海內之外地海外又大荒之外表經文具在茲不概悉

山勢原于西北故禹貢導山以岍岐爲首地脉由于南轉故伯益作經以離山爲先自北條北境南境至南條北境而境繞江河兩戒之說者禹貢之法也自南山而西山而北山而東山而中山合地氣右行之說者山海經之序也大荒獨首東經者此本舊逸在外殘失序有錯耳

經內紀帙年王亥夏啓叔均皆禹以後人長沙零陵綏氏番禺皆秦漢時地名且長右山郡縣之稱非三代前語致知山海經原係伯益所作古本無多後好事者因而粉飾傳會之說衍如此不然如所謂此經非古書則所稱之尸鬲臣之人何以往往取驗自非禹益神人不能擬也

山海經多用古字如豳作邠豚作豕秋作楸梵作雍吟作欽㕱作欽䲹作費離作麟卵作鯉鱔作鱓作緑鼓睡作大蝦蛀作靖句狀柔作樽木佛鬻作耿丸猶有漆書竹簡遺意猶未删有易離山爲鴟山者大非古人重吉日癸巳之旨

山海經有韻語如祝爲書吸爲夜吸爲冬呼爲夏渾渾泡泡其實如桃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正立無景疾呼無響爰有大謂不可以往皆押字爲韻亦古文之一奇也

經有莆沛曼繇蔣夂可咀等物此或古時所與今稱名自殊有如鶡鶡之類槩見陵志之從遠不可得詳也

經中如鳥獸頗獨有名同而實異者易名肥遺蛇亦名肥遺木名亦名鵬朱鵠鵠二首此帶山者鵸鵌鵸與一足與人面者鼓別又鶉鴸此鵸鳥也而剛山之鳥能雞者是賦也而柴山之鶴鵁號析類相求鵾鷄鶺雞之鵜鶘蚗之類矣

由僅讀辨羊腸之坂敢定知宜蘇之坂自古稱爲博洽讀山海經者須識道里有遠近疑今不同名西經勞山非東海勞山人洛弱水非合黎弱水青邱國非南山青邱儋耳民非交州儋耳不周崑崙有海內外之分浮玉一山有江南北之異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明此思過半矣

山海經名物要析注家每多疏畧如赤銅赤銀赤金黃金白金鏐黃赤錫諸名種類自殊原注以赤金爲銅而銀黃無解是不知赤金之爲鏐與銀黃之貴于黃金也又蘼蕪芎藭稾也一名江離而郭氏以芎藭名江離辛怡辛雉也

而郭氏以爲芳藥草蘼蕪也而郭氏以爲香草斜聯未精要何不誤衆甚爾也今附注各條下

經所載帝俊苗民驩頭相柳以及建木扶桑屏蓬氏吳之屬前見疊出或相矛盾此如後人以己意竄入者故彼此不復相謀于原經參碍

經內道里遠近或有以首山起數者或有隨地計程者亦間有錯失不倫者蓋仍緣多同歸一定歷代越久遠簡冊脫錯往往而有約畧言之中如南山經句餘山會稽山今相去僅三百餘里乃經所序列尚隔浮玉山成山無慮千餘里而浮玉山則又句餘之西北與東五百里之說殊不相蒙又海內諸經所載高柳代中東北上也乃與流沙崑崙並見西經大夏月支西北隅也竟與雷澤都州同登東維非推地紀脈輸亦且風同牛馬凡此皆循文測義不容附會者也姑爲闕疑以俟君子

周秦諸子惟屈原最熟此經天問中如十日代出啓棘賓商桑華安居燭龍何照應龍何畫靈蛇吞象延年不死以至鯪魚鬿堆之名皆原本斯經校讐家以山海經爲秦漢人所作即此可辨

海內經語尤多重複不倫此必前卷錯簡或後人見山海經奇其成說自爲一書亦考工記之流也

吳任臣識

山海經廣注目錄

第一　南山經
第二　西山經
第三　北山經
第四　東山經
第五　中山經
第六　海外南經
第七　海外西經
第八　海外北經
第九　海外東經
第十　海內南經
第十一　海內西經
第十二　海內北經
第十三　海內東經
第十四　大荒東經
第十五　大荒南經
第十六　大荒西經
第十七　大荒北經
第十八　海內經

目錄畢

山海經圖總目

讀山海經語
山海經雜述
第一卷
靈祇
第二卷
異域
第三卷
獸族
第四卷
羽禽
第五卷
鱗介

山海經雜述

呂氏春秋曰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木之所搯天之山鳥谷青邱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木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祼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　之國夸父之野禹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

趙氏吳越春秋曰禹行七年案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九疑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其書金簡玉字編以白銀瑑其文禹登衡山夢赤繡衣自稱蒼水使者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于黃帝巖嶽之下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石取書按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從乘四載以行川始于霍山徊集五嶽遂循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名曰山海經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

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

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鶴林經云山海經乃夏后師寳華子所著

史記大宛傳太史公曰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漢張衡傳衡禹本紀言河出崑崙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後漢書西南國論曰漢開四方之境款殊俗之附文豹之所治湘風穴之所闢流沙將日所出入處也着白山黑水志者亦略及焉

王充論衡談天篇曰按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又別通篇曰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董仲舒覩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

張華博物志自序余觀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略說云云又志曰太古書今見

石自顧景純山海經或云禹所作

左思吳都賦曰名載于山經形鏤于夏鼎

杜預釋例曰天有列宿之號地有山川之名尚矣今其遺

文禹貢及山海經載其大略而春秋經傳邑名尤詳

書記洞詮車永答陸士龍書曰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二都

殆不復過也

顏之推家訓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

暨後人所羼非本文也

水經注敘曰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九中記又曰穆天

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縕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

緝綴又廬水注曰山海經創志人禹記錄遠矣

謝朓詩山經亞旋覽水牒勸敷詩

劉孝儀啟曰雕鐫海籍闡載山經

江淹遂古篇曰山經古書亂編篇兮郭釋有兩人不亡兮

庾信終南山義谷銘序曰反聽俗歌披閱山經

隋志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之要害後又得山海

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

蕭綺拾遺記錄曰按禹貢山海正史所紀名山大澤或不列

於圖者於編雜之部或有年無或同年異故使覽者迴惑

而疑焉

弘明集宗炳答何承天書曰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眾

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邱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

是食甘露是飲瞻玗琪之樹耿朱泉人壽數千歲不死

崔賾答豫章王書曰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經

郭璞注而未詳

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天地間所化所產突而旋成形者樸

夥矣故山海經爾雅所不能究

杜佑通典曰禹本紀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恢怪不經宜

夫子刪詩書後尚奇者或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

所加也若古周書與越春秋越絕書諸雜書之流是矣

文苑英華許敬宗賦曰覽山經而遊騁詠周詩而遐想

劉知幾史通曰夏禹敷土實著山經

韓愈毛穎傳曰山經地志字書圖書九流百家天人之書

盧肇海潮賦狀曰古不及渾天而爭旋者凡五家莊子元

中記王仲任論衡山經釋氏四天

[illegible]冊府元龜曰繢伯益之山經備成則之上訓

周邦彥汴都賦曰山經所不記齊圖所不視

羅泌路史曰伯益掌火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禹益以因四方遠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益取其文類而著窮若山海經以備稽考又曰禹周行天下登木企走甚勤蟲魚俾益疏之以爲嶽瀆山海二經

王應麟玉海云方志亦不傳荒經所不載又不惠帝紀注師古引或負之臣地理志引瑯邪臺外國傳引黃帝生黃龍列子注引大荒經文選注引東荒中山海南海外西經海外東經海內西經水經後漢書注王逸注楚辭天問多引之左傳疏服虔用山海經莊子釋文引海外經爾雅釋文引山海經及圖讚

又漢藝文志考證曰莊子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本陸儒所謂

又地理通釋序曰若山海經周書王會爾雅之釋地管氏之地員呂覽之有始鴻烈之墬形亦好古愛奇者所不廢

又小學紺珠曰山海經南西北東中山經爲五篇海內海

外大荒三經南西北東各一篇海內經一篇相傳以爲夏禹所記自經爲篇十二又王氏周山川圖記云風后按圖九州以布山海

又困學紀聞曰山海經禹益所紀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于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

章俊卿山堂考索曰辯契丹之駿而謂山海經爲子之書以譏之則若朱之劉歆

晁公武讀書志曰長沙零陵雁門皆郡縣名又自載禹鯀似後人因其名參益之跋山海經

陶穀王母宮記曰考山經與竹書故兩留于前事

陸深藏書目序曰山經地志其險易敘貢賦寓王政矣

楊慎水經序曰昔在陶唐水失其行神禹平之史官紀其疏導之績於是乎禹貢作焉厥後好事者因禹迹之廣爲及異域所據悉載似詭異陳於是乎山海經作焉

王[illegible]水經敘曰地理書極稱該博乃今所傳僅山海經圖十洲神異數種而已

黃省曾山海經水經合序畧曰古山海經十八卷亦字中

之遐攷也禹迹往牒則遠方圖物夏鼎之鑄象也聶耳貫
題鑿令之儋耳也白民黑齒成王之作會也出交八千修
仲之貢鸚也殘遺秦桂蕭何之題布也猿虞雍長王充之
嗜信也以至孔疏攷之以釋經漢志錄之而歷史齊澄河
之而暫書肅出緊之而羞邪于節廖證于正巖鏖廬藏
言並紗江淹前之顏不能言甫刪之而頓題
王起其讀書名曰淮南子其辭出于呂氏春秋玉杯繁露
慎子鄧析山海圖經爾雅
胡應麟經籍會通曰地志昉自山海經陸澄任昉增盛至

顏師古等五百五十卷極矣
又三墳補逸曰穆天子傳文絕類山海經而事實大不同
自景純取山海經以注穆天子而穆天子傳殘闕不易讀
者晉之三歲先熟山海經胸中讀穆天子而景純之注又
分列其下故或以為同而弗以為異試術其本文覈之則
二書之旨有天壤之懸者矣
又史書佔畢曰山海經稱禹益實周末都邑簿也
又一中冠編曰堯八十六載伯益著山海經
黃一正事物紺珠曰山海經禹治水所見著

朱維陛神異經序曰東方朔著神異經記周廻天下所見
山海經所不載者列之雖有而不備者亦列之遂知神異
經與山海經類
劉昌允類山曰禹登玉質山得簡書周行天下伯益記之
作山海經
焦竑偽書論曰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
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耶此類甚多或秦古書而偽作
或以己意而妄增
梁寅河源記曰古今河源之說異山海經言昆侖之水赤

黃黑青色以方異其名往往不同或古今變易番漢異稱
陳泉劉氏曰淮南子雜以呂氏春秋莊列鄧析慎子山海
經爾雅諸書
朱長春管子注曰不攬天官不知天之變也不攬地員不
知地之變也山經簡而穆志怪于何上古之文也地員整
而奇衍匪于怪中古之文也
郭廷年史通釋曰山經太史公已不敢言尤袤定為秦書
疑信者半
顧起元說略曰山海經古書其間稱首尾多衍夾後世不若

又曰夏英公集古文韻所引書曰汗簡成文石經字畧古
老子山海經古史記古漢書云云
尋斯暇吹錄曰向疑列子稱鵾鷄省人爭其寬南華語者
十之三四及閱淵明始見山海經
劉辰翁題山海經文學大儒多精學以為奇
歸有光詩曰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物多異名
唐雍讀楚辭詩曰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山海經上亦可
考知安知其事之盡妄者
陶淵明有讀山海經詩中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後

陶靖節公詠淵明詩曰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見廬山記
王宗邁曰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
南齊江淹欲為赤縣經以補山海經之缺不成
南史王筠傳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偶雅山海經本草並
再抄
宋史蘇頌傳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又劉敞傳敞學問淵博
山經地志皆究大畧又何涉傳涉上曰六經諸子百家及
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
附宗儀輟耕錄云莊蓼塘山經地志靡所不具

致曰曾畏世人角讀山海經詩三章
後漢孫午十二年時王景山海經注云云所作漢志山海
經十三篇劉欣所校凡三十二篇定為十八篇固已不同
尤袤究為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
唐六典秘書郎掌四部之圖籍史家十一曰地理以紀山
川郡國注云山海經等一百三十九部
吳考源目錄書史有大荒經圖
中興書目山海圖十卷本梁張僧繇畫咸平二年校理舒
雅銓次館閣圖書見僧繇畫蹤尚有存者重繪為十卷丞

載工侍宋歸理僧繇畫圖表乎首僧繇在梁以畫著每卷
中先類所畫名凡二百四十七種崇文目同舒雅修氏志罫十卷舒雅等起
或題曰張僧繇畫妄也玉海作咸平山海經圖
漢志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六家百二十
二卷山海經為之首
書目又有圖十卷首載郭璞序僧錄經文而圖其物如張
僧繇本不著姓名大禹治水元與錄一卷不知作者纂禹
貢治水本末
唐志地理類郭璞注山海經二十三卷又圖贊二卷音二

卷

舊唐書志山海經十八卷圖讚二卷郭璞撰

中興書目山海經十八卷晉郭璞傳凡二十二篇每卷有讚

崇文目晁氏志山海經十八卷 黄伯思跋云崇文總目云山海經[illegible]秀領校秀即歆也見東觀餘論

宋史新編地理類山海經讚二卷五行類郭璞山海經十八卷

馬氏文獻通考山海圖經十卷

山海經廣注 雜述 十二

程俱集宋朝李誡續山海經十卷

焦竑經籍志宋朝舒雅山海經圖十卷

劉會孟評山海經十八卷

楊慎山海經補注一卷

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十八卷

胡文煥山海經圖二卷

山海經古文一卷金石韻府引[illegible]二字

山海經目本文三萬九百十九字注二萬三百五十字總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九字

古序說

西漢劉秀[illegible]上山海經表曰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秘書言校秘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于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邱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

山海經廣注 雜述 七

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為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

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為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謹上

東晉記室參軍郭璞撰 字景純

山海經序曰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像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

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　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昆侖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元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艷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為御奔戎為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

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為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昆侖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于千載以作徵于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絕代懸符於戲群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

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
千雖暫顯于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
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
余有懼焉故為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
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于世奇言不絕于今夏后之迹
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翳薈之
翔巨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
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
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陳氏宋人書目說山海經曰漢侍中奉車都尉臣秀所校
秘書秀即劉歆也晉郭璞注案唐志二十三卷音二卷今
本錫山尤袤延之校定世傳禹益所作其事見吳越春秋
曰禹東巡登南嶽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
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此其為說恢誕不與
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
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謂名言孰曰多愛乎故尤跋明
其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為先秦古書無疑然莫能明其何
人也洪慶善補注楚辭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而晦
翁則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是此
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此可以破千載之惑古今相傳
既久姑以冠地理書之錄

王應麟字伯厚宋人　山海經考證曰隋志相傳以為夏禹所記
二十三卷郭璞注劉歆所定書其南西北東及中山經五
藏經凡五篇其文最多海內海外大荒三經南西北東各
四篇并海內經一篇總十八篇多者十餘簡少者二三簡
其後敘題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
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
人所羼非本文也通典以為恢怪不經疑夫子刪詩書後
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郭
璞序曰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
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絕代懸符論衡謂
董仲舒覩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
能立二事之說今本十八卷劉歆定為十八篇多於志五
篇固已不同尤袤定為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晁氏
曰長沙零陵雁門皆郡縣名又載禹鯀後人參益之詞氏

曰左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以知神姦入山林者不逢不若山海經所述不殺是也經言大川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湯文王之事管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明書審矣劉歆直云伯益所記又分伯益伯翳以為二人皆未之詳考于史公記漢西京著非後世之作也山海經要為有本于古秦漢增益之書太史公謂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乎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公誠

楊慎字用修明人 山海經後序曰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

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既而習之使通譯之而知有是焉因以為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曉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大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言孔甲于黃帝姚姒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為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為禹益所著既迷其原而疑者遂斥為後人偽作誣抑亦執矣漢劉歆七略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序

其說奇矣此書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illegible]舊矣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篇尾

胡應麟字元瑞 說山海經曰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劉歆謂夏后伯翳撰無論其事即其文與典謨禹貢迥不類也余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圃之寓言以成此書而其敘述高簡詞義淳質名號倬詭絕自成家故雖本會萃諸書而諸書之反若諸書之取證乎此者而實弗然也穆天子傳晉始出而此

書漢世獨完緣是前代文人率未能定其先後余首發之
于此俟大雅君子商焉 見筆叢
又曰山海經本書不言禹益撰劉歆校定以爲禹任土作
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蓋億度疑信之言趙氏吳
越春秋因禹登會稽遂援爲金簡玉字之說迨東漢人在
劉歆後其僞無疑讀者但以禹益治水不當至海外而怪
誕之說聖人所不道以破之而不据其本書案經稱夏后
啓及其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文王墓凡商周之事不一
而足晁氏但疑長沙桂陵數郡名及鯀湮息壤等文夫鯀

山海經廣注　雜述　十九

事因禹益所覩商周曷從知之哉
又曰此書蓋周末文人因禹鑄九鼎圖象百物使民入山
林川澤備知神姦之說故所記多魑魅魍魎之類而於禹
爲特詳
又曰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穆天子傳雜錄離騷莊列
傅會以成者然以出于先秦未敢自信載讀楚辭辨證云
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
二書皆緣天問而作則紫陽已先得矣然經所紀山川神
鬼凡離騷九歌遠遊二招中稍涉奇怪者悉爲說以實之

不獨天問也而其文體特類穆天子傳故余斷以爲戰國
好奇之士取穆王傳雜錄莊列離騷周書晉乘以成者自
非熟讀諸書及此經本末不易信也後世必有以余爲知
言者
又曰經載叔均方耕讙兜方捕魚長臂人兩手各操一魚
竪亥右手把算羿執弓矢鑿齒執盾此類皆與紀事之詞
大異近世坊間戲取山海經怪物爲圖意古先有斯圖撰
者因而紀之故其文義應爾及讀王伯厚王會補傳引朱
子曰山海經紀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

山海經廣注　雜述　二十

本依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余意頗
豁然甚矣紫陽之善讀書也即此文義之間古今博雅
所未究而獨能發之況平生精力萃于經傳者可淺窺乎
又曰古人著書即幻設必有所本山海經之稱禹也名山
大川遐方絶域因本治水作貢之文至異禽詭獸鬼蜮之
狀充斥簡編雖戰國浮誇之習乃禹貢則亾一焉而何以
傅合也偶讀左傳王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
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
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不覺灑然擊節

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書也其用意一根于怪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則皆魑魅魍魎之類也考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之談若其所稱圖象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于周末鄒衍莊列輩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穆天子之體縱橫附會勅成此書以傳于圖象百物之說意將以禹益取天下後世而適以誣之也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謂非出大禹而已而未有辨其本于穆滿之文者尤未有察其本于王孫之對者區區名義之未該非大體所關然亦可見古今事理蔓彌精索之卽千載

以上無弗可窮也作者有靈其將為余絕倒于九京也哉任臣曰胡氏之說山海經辨矣然屈為後人本穆天子傳差辭諸書而作非實錄也愚謂具讀山海經語中程良孺字羿修說山海經曰夏禹伯益作山海經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郡縣神農作本草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周公作爾雅而云張仲孝友孔子作春秋而云孔某卒左邱明作世本而有漢高祖燕王臧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李斯作蒼頡篇而有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司馬遷作史記而有班固敘贊劉向作列仙傳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又作列女傳其子歆足成之而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皇后梁嫕人女傳非其舊後人所羼何疑見讀書考定

劉秀山海經敘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伯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與禹貢互相發明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山與水錯成舟車之所罕到人類之所希覩凡一十八篇或云孔子刪後所出或云漢臣劉歆等多所附益如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屬而其為周虞間書則近之蓋禹貢為地平天成歸告成功而作是已成之書也是故以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定州以上中下錯綜定賦其詞確

山海經為隨山刊木創造經行而作是未成之書也故止以南西北東中定方隅而州則未定以海內外大荒定種類以鳥獸草木金玉人物紀珍怪而賦則未定其詞詳禹貢以尊京師為主故首冀州兗最下故次兗雍最高故終雍崑崙最遠故以織皮與三國終之而無他賦山海經首之海之從其所自起天下山起崑崙故山海經首南山禹貢以定賦獻天子崑崙在荒辟外故不列九州止言導河自積石而非以河源自積石也山海經備載環海內外故詳敘其所起要其所止獨其海外與大荒五方與海內辭

多類而事假則經度之始原爲未成大抵君子道其常達
人觀其變論其正則謂之西王母其變則概之山經至若
經言貳負之臣帝梏之疏屬之山桎其足反縛其兩手至漢
宣帝時猶驗此可爲貳心之臣戒有蛟民之國射蛟是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射而食之此可爲邪民戒豐沮玉門
日月所入倚天蘇門日月所生羲和之國浴日天虞浴月
日月君象也而浴之此可爲夾輔日月者勸此師無是事
而理固足信况經備載之乎

陳一中論山海經曰山海經伯益貞經劉氏郭氏經序備
氏路史得之此可與虛心好古者道特筆續于漢儒之貂
義溢于景純之觴耳察其所志皆山川之產財貨之出風
上之俗祭祀之禮動植之情藥石之性災祥之徵疾病之
宜道里之數帝王之葬鬼神之祠神明之冑無詭經國臨
民之良博詢于山者野老廣采于絕域遐方南天北地不
能無聞見之異兼收並錄無怪有彼此之殊故山海經爲
禹貢之文有存無棄乃所謂聖人之存虛也千載之下東
方生劉子政習之其應如神所貝之廣所志之博都非後
人所能執謂山海經非伯益之貞乎　見蛙螢子

山海經逸文

應劭漢地理志泫氏縣注引山海經曰泫水所出

史記正義引山海經云紫淵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

歐陽詢藝文類聚引山海經曰列缺電名

李善文選注引山海經曰閬風之山或上倍之是謂玄圃
或上倍之是謂太帝之居

孫愐唐韻云鵒歇鳥名出山海經又云鶺鳥出山海經

韓鄂歲華紀麗引山海經曰狼山多毒草盛夏鳥過之不
能去

太平御覽引山海經曰猴獲食猛獸

東觀餘論引山海經曰南方山谷中有獸曰貘象鼻犀目
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睹銅鐵弗食他物

王世貞異物彙苑亦引此又曰經一云白貘似熊十頭

朱謀㙔駢注引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
泉流通禹因而治之

吳淑事類賦引山海經曰沃焦在碧海之東有石闊四
萬里居百川之下故又名尾閭

高似孫緯略云山海經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圓圓

古卵字

郭象琛東志熙寧間泗州盱眙令自陳改名雍觀時王荊公當國怪其名云夢中神告如此其人後渡浮橋沒淮水事聞朝廷荊公曰向疑雍觀名因閱山海經乃知爲水官之名故慮其有水厄也厥後縣僚時夢雍觀騶從甚盛往來淮岸云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引山海經曰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

困學紀聞載孝皇問王季海聾字何以从龍从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又續文獻通考亦引此

吳淑事類賦注引山海經曰儒女降露儒人常飲之

李肇國史補引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鎖之名巫支祈

暇耕錄又云山海經水獸好爲雲雨禹鎖于軍山之下名無支祈

楊慎外集曰陸渾山山海經作貴渾案古陸字作奇貴渾貴是奇渾之誤

楊慎均藻引山海經曰鳳丸 鳳卵也 山鶵 即山雞

劉賓客嘉話錄引山海經曰鸞鳳之佐鳴中五音也

格屑祚字彙引山海經云樒木煮其汁味甘可爲酒

馮應京月令廣義引山海經曰道州有暖谷在寒亭之旁

吳添韻語本義引山海經曰鱟形如惠文青黑色十二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尺似蟹雌常負雄漁者取之必得其雙

蕭斯張廣博物志引山海經云崑崙維廣萬里高萬一千里有清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又引經曰九眞郡有風有風門常出風

程良孺讀書考定曰江海之有潮汐刻不移山海經則以爲海鰌出入穴之度郎瑛七修類藁毋拱辰蟬雪呢言亦引此云

程氏又曰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出山海經博物志

郭紹孔正譌曰山海經神荼鬱壘海中二神人郭璞注神荼音伸舒鬱壘一作鬱律又作鬱壘張衡東京賦守以鬱壘是也杜鈛同類作鬱壘沈休文作鬱壘王充作鬱壘貢義同應劭風俗通楊慎古音複字羅泌路史皆云出山海經

戴埴鼠璞亦引山海經曰滄海之中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入也有

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
陳中冠編引山海經云黃帝字律曰咨律
虞淳熙除符演引山海經曰廣成子治屯家二卦黃帝之
師也
夏樹芳詞林海錯曰山海經海神名馬銜一角而龍形
陳敬香譜引山海經曰丁香生東海及崑崙國二三月花
開七月結實郭造卿永平府志亦引山海經曰丁香生東
海及崑崙
白混淵續演雅云屢帶開木枝註云見山海經

正韻註引山海經云楓木入地千年為虎魄
詹隆篇海云具茨山山名見山海經茨音快
篇韻引山海經云猴貉南極之人尾長數寸巢居山林之
任臣案前文今本所無存之以備詳畧

山海經圖第一卷目錄

靈祇
鼓　英招
陸吾　帝江
神䰠　泰逢
驕蟲　䰠圍
計蒙　形天
蓐收　燭陰
相柳　奢比

天吳　雨師妾
貳負之臣　雷神
九鳳　彊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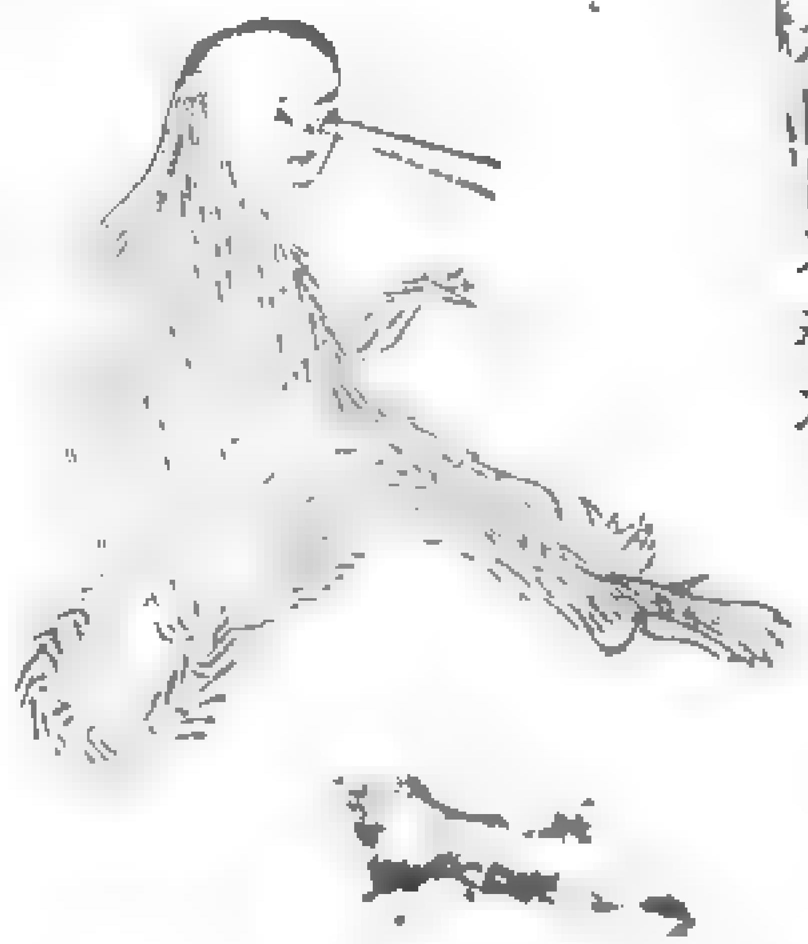
鼓 人面龍身
居鍾山

英招 馬身人面虎文
鳥翼司槐江山

陸吾 虎身九首人面虎
爪司崑崙之丘

帝江 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
四翼渾敦無面目居天山

神䰠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居剛山



泰逢狀如人而虎尾和山之神也好居萯山之陽出入有光

山海經圖 卷一 四

驕蟲狀如人而二首平逢山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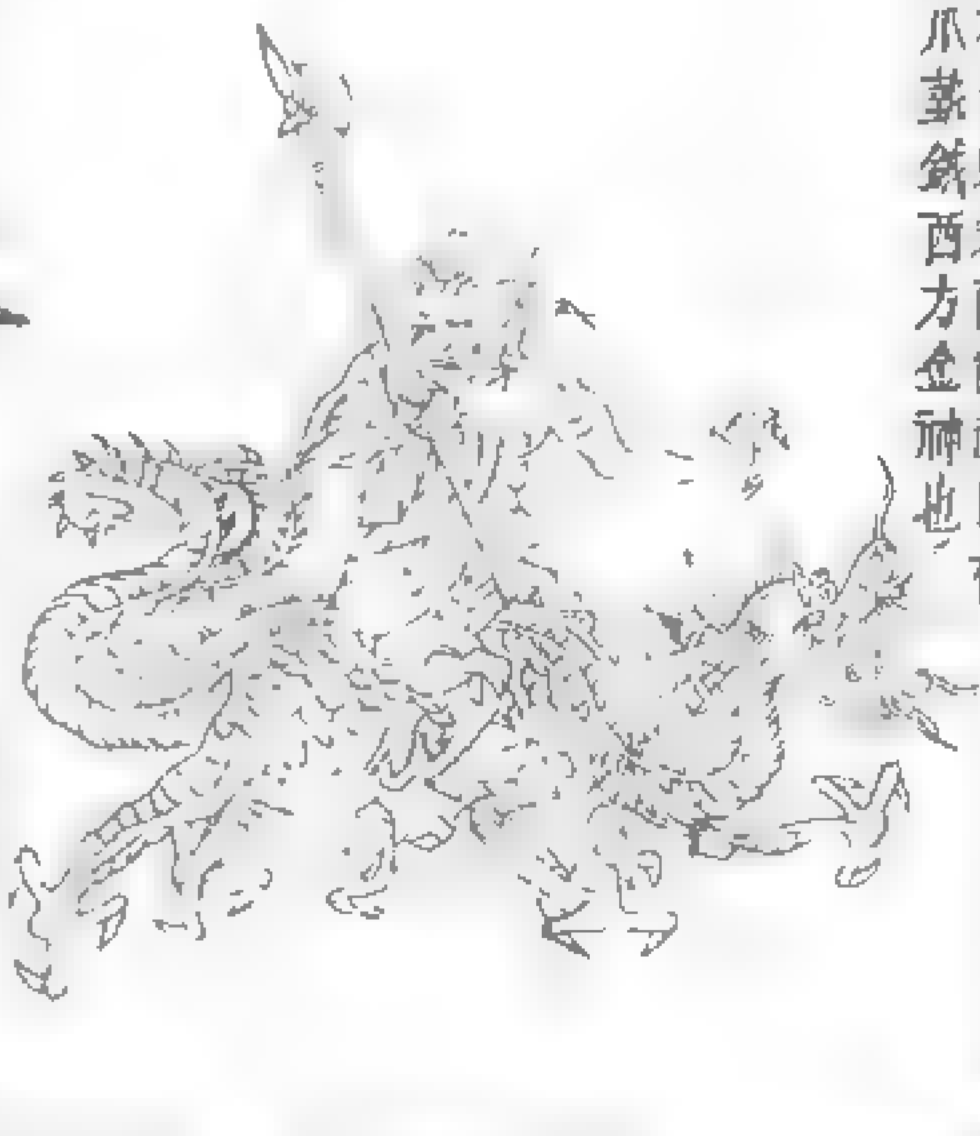
蟲圍人面羊角虎爪山恒遊于睢漳之淵

靈府

計蒙 人身龍首居光山恒遊于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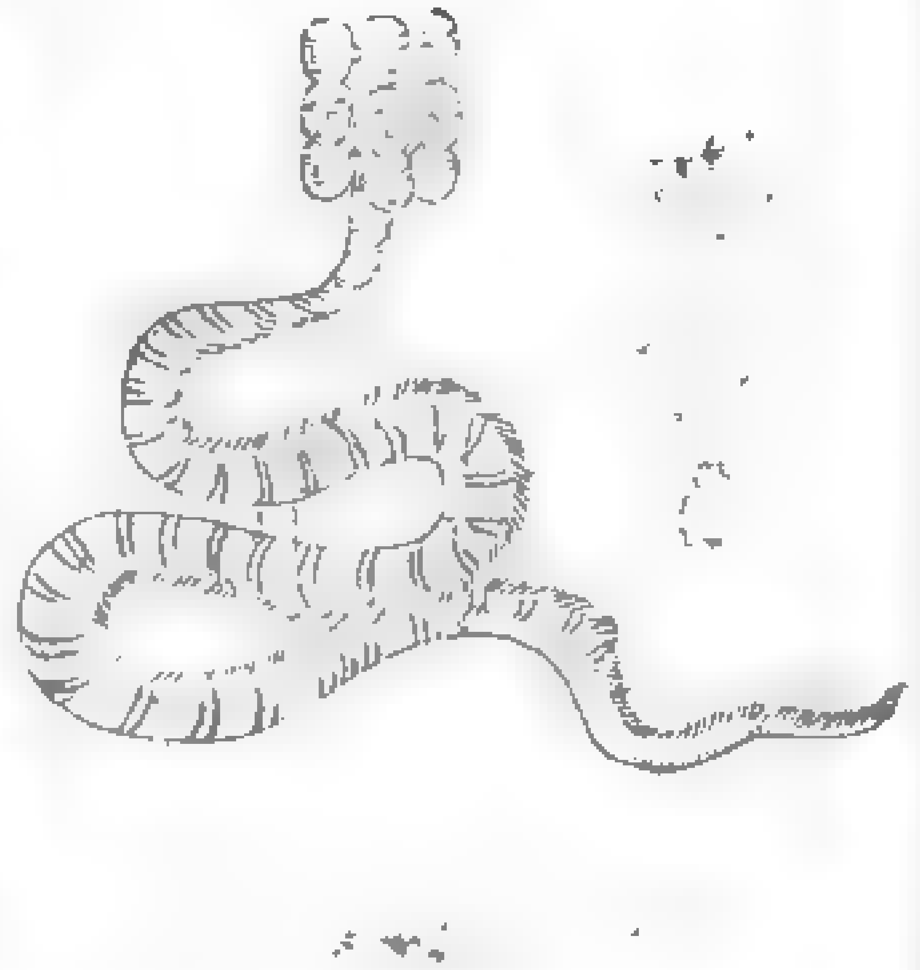
形天 無首操干戚而舞以乳為目以臍為口

蓐收 左耳有青蛇乘兩龍面目有毛虎爪執鉞西方金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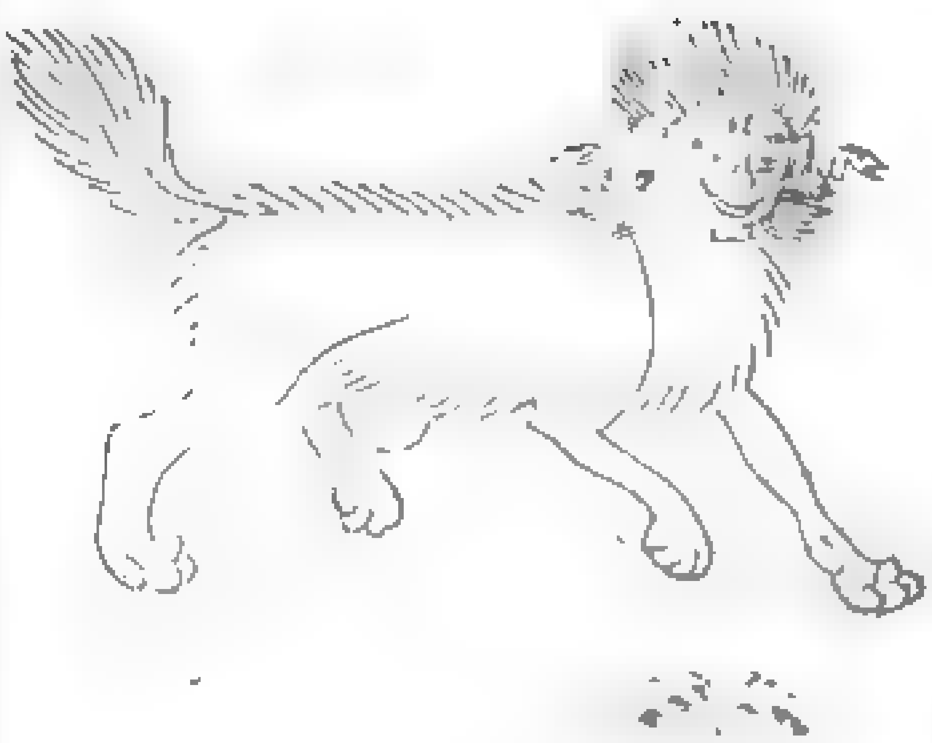


燭陰 人面蛇身赤色身長千里鍾山之神也

相柳 九首人面蛇身



奢比 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



天吳 虎身人面八首八足八尾 朝陽谷之神一云十尾

雨師妾 黑身人面兩手各操一蛇 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

山海經圖　卷九　一

雷神　龍身人頭而鼓其腹在吳西

貳負之臣　反縛兩手與髮桎其右足在疏屬之山

山海經圖　卷

彊良　虎首人身四蹄長肘銜蛇操蛇與九鳳同山

九鳳　九首人面鳥身居北極天櫃之山

山海經圖第二卷目錄

異域

羽民國　讙頭國
厭火國　貫胸國
交脛國　三首國
長臂國　三身國
奇肱國　長股國一云長腳
無臂國　一目國
柔利國　聶耳國
毛民國　梟陽國
氐人國　小人國
一臂民　三面人
釘靈國

羽民國為人長頭身生羽毛在結匈國東南

讙頭國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在畢方東

厭火國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在讙頭東

山海經圖 卷二 異域

貫胸國爲人胸有竅在戴國東

交脛國爲人交脛在穿匈東

山海經圖 卷二 異域

三首國一身三首在鑿齒東

長臂國 其人手垂下地在焦僥東

山海經圖 卷二

三身國 一首而三身在海外西南

奇肱國 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在一臂國北

山海經圖 卷二

長股國 一云長脚脚過三丈在雄常樹之北

山海經圖 卷二 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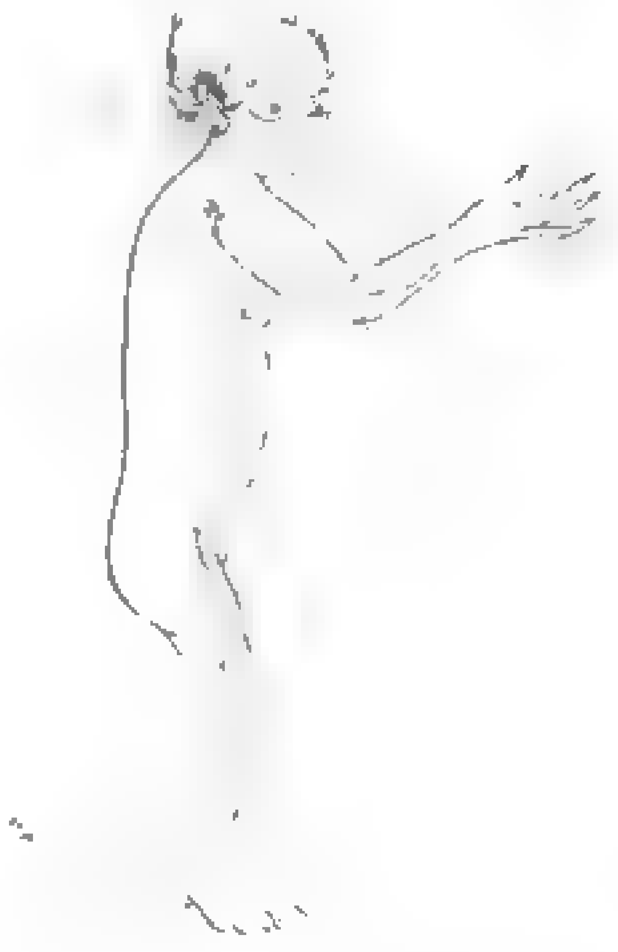
一目國 目中其面而居在鍾山之東

無脊國為人無肥腸在長股東

山海經圖 卷二 異域

聶耳國為人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在無腸國東

柔利國為人一手一足反厀曲足居上在一目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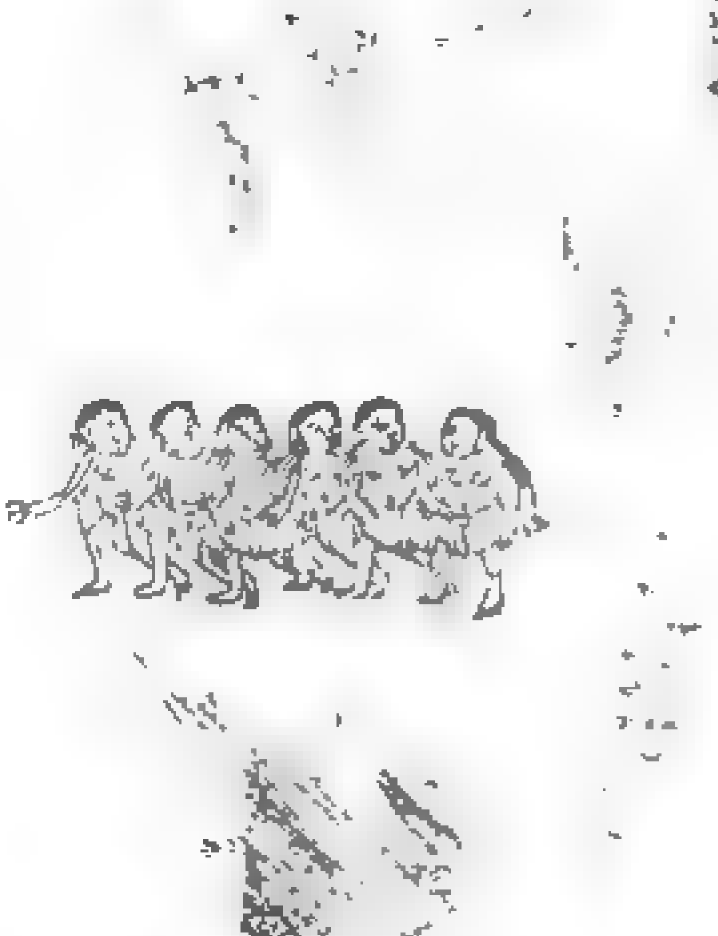


毛民國為人身生毛
在海外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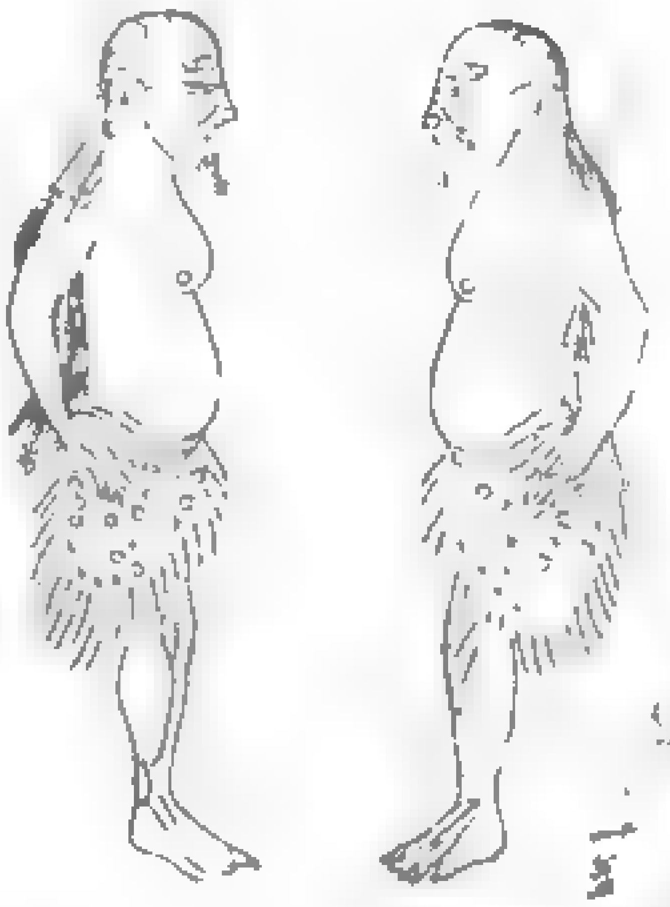
梟陽國人面長脣黑身有毛見人
笑亦笑笑則脣掩其目

氐人國人面魚身無
足在建木西

小人國人長九寸
在大荒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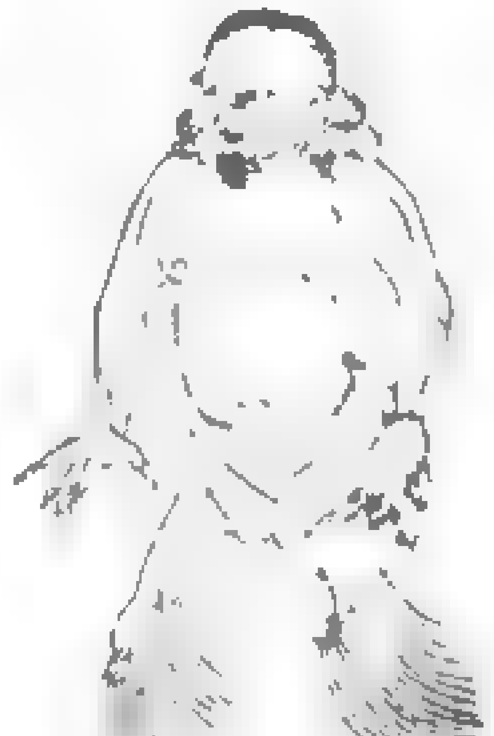


一臂民 一手一足一目一鼻孔在大荒之西



三面人 人頭三邊各有面無左臂居大荒山

釘靈國 其民膝以下有毛馬蹄善走在康居北



山海經圖第三卷目錄

獸族

狌狌　鹿蜀
類　猼訑
九尾狐　長右
猾褢　彘
[illegible]　蠱雕
羬羊　葱聾
豪彘　玃如

麢羊　舉父
土螻　猙
天狗　獓狠
讙　蠻蠻
狡　鳥鼠同穴
䑏疏　諸犍
山獋　諸懷
駮馬　狍鴞
[illegible]　天馬
飛鼠　㹢㹢
䳜　領胡
從從　夸獳
獙獙　具娖
峳峳　朱獳
馬腹　獺
并封　乘黃
鳴蛇　蔆
旄馬　跊踢
雙雙

狌狌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出招搖山

鹿蜀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佩其皮宜子孫出杻陽山

類狀如貍而有髦自爲牝牡出亶爰山

猼訑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出基山

九尾狐 狐身九尾能食人出青邱山

長右 狀如禺而四耳見則大水出長右山

猾褢 狀如人而彘鬣音如斲木見則其縣有謠出堯光山

彘 狀如虎而牛尾音如吠犬是食人出浮玉山

䍺狀如羊而無口出洵山

蠱雕狀如雕而有角是食人出鹿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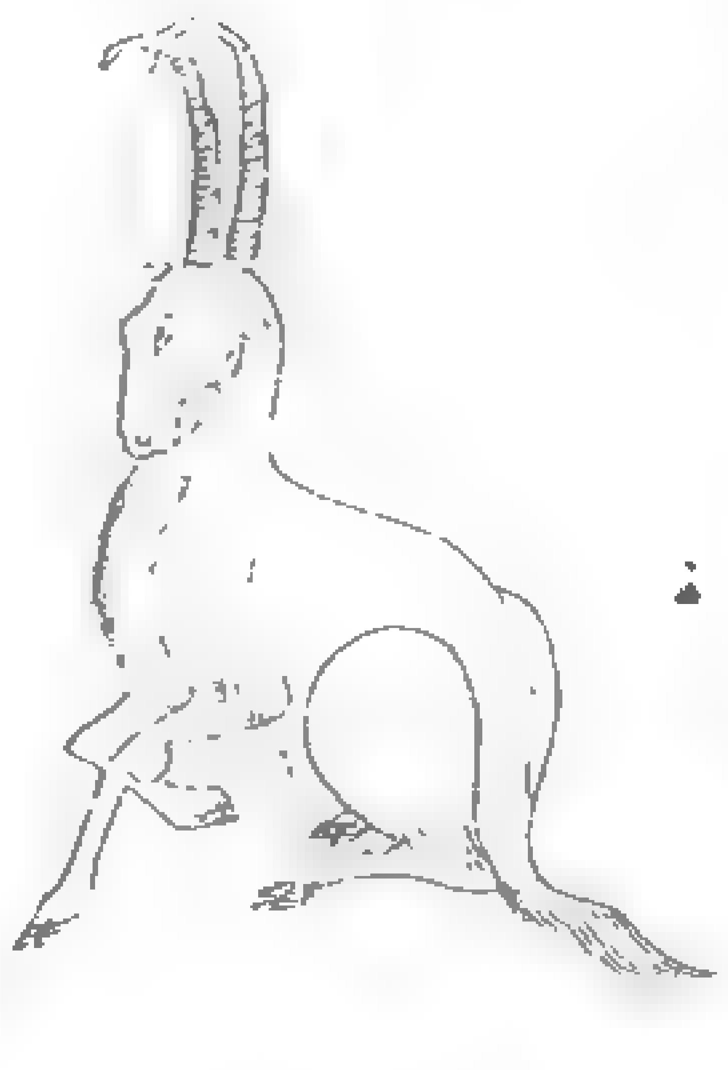
羬羊狀如羊而馬尾出錢來山

葱聾狀如羊而赤鬣出符禺山

豪彘其狀如豚白毛大如笄而黑端出竹山

玃如狀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出皐塗山

麢羊似羊而大細角有圓紋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翠山多此獸



舉父狀如禺文臂善投出崇吾山

土螻狀如羊四角是食人出崑崙之邱

山海經圖 卷二 獸族

猙狀如赤豹五尾一角音如擊石出章莪山

天狗狀如狸而白首出陰山

山海經圖 卷二 十 獸族

獓狠狀如牛白身四角其毫如披蓑是食人出三危山

讙狀如狸一目三尾出翼望山

[illegible][illegible]鼠身鼈首音如吠犬出踊山

駮狀如馬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是食虎豹出中曲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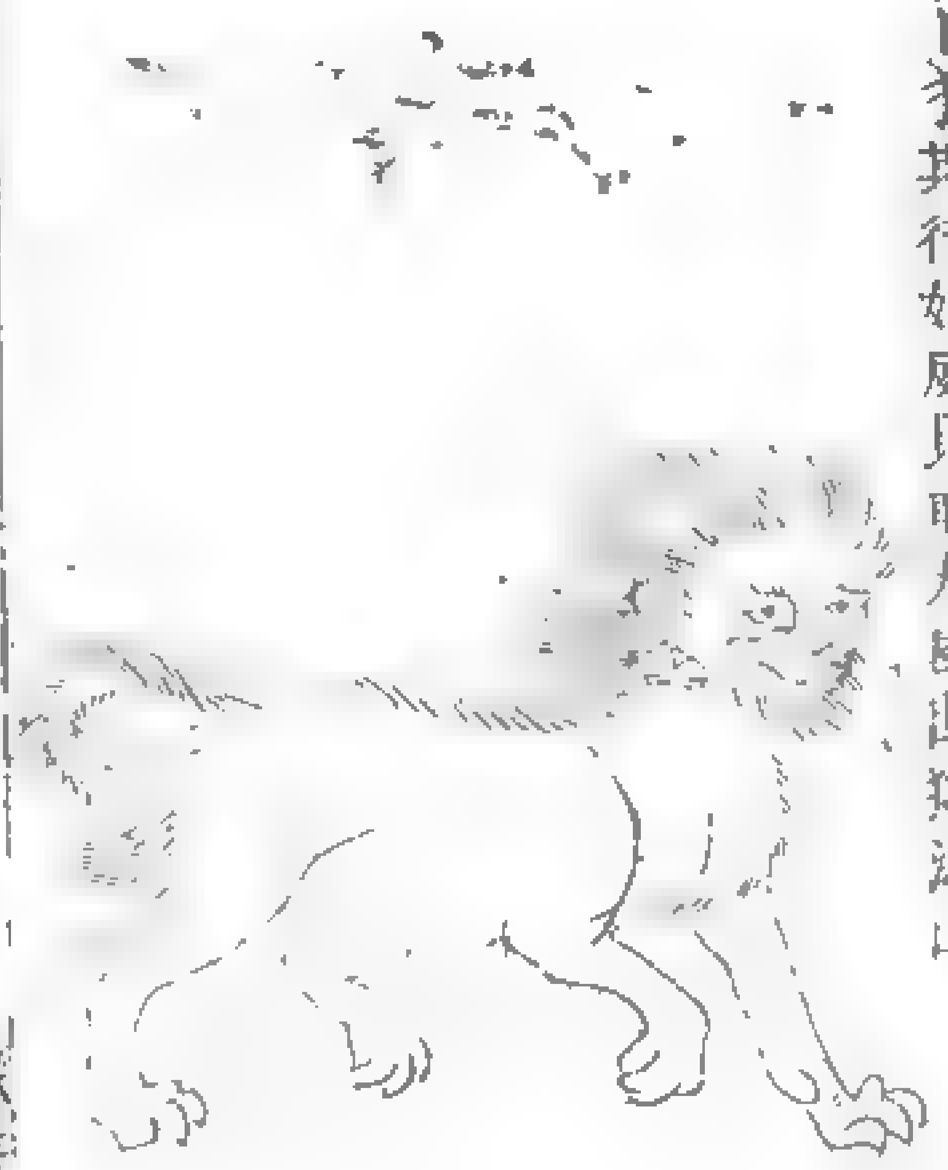
鳥鼠同穴

鳥名鵌鼠名鼵共處一穴在今渭源縣

臛疏 狀如馬一角有錯可以辟火出帶山

諸犍 狀如豹而長尾人身牛耳一目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出單張山

山𤟤 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行如風見則大風出獄法山



諸懷 牛形四角人目彘耳是食人出北嶽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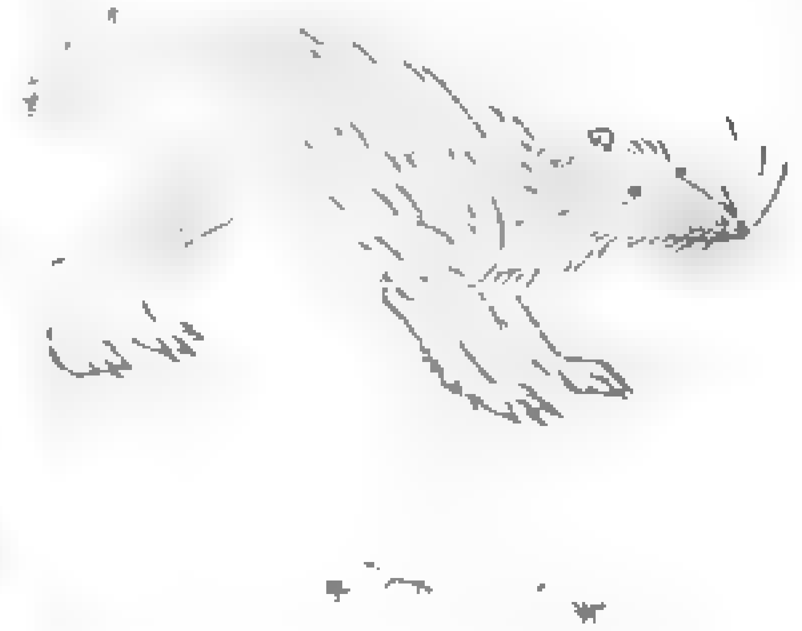
𩣡馬牛尾而白身一角出於水中

狍鴞羊身人面目在腋下虎齒人爪是食人出鈎吾山

驒狀如麢羊四角馬尾而有距出太行山

天馬狀如白犬而黑頭有肉翅能飛出馬成山

飛鼠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出天池山



辣辣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出泰戲山

獂牛形三足出乾山

羆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出倫山

從從狀如犬而六足出栒狀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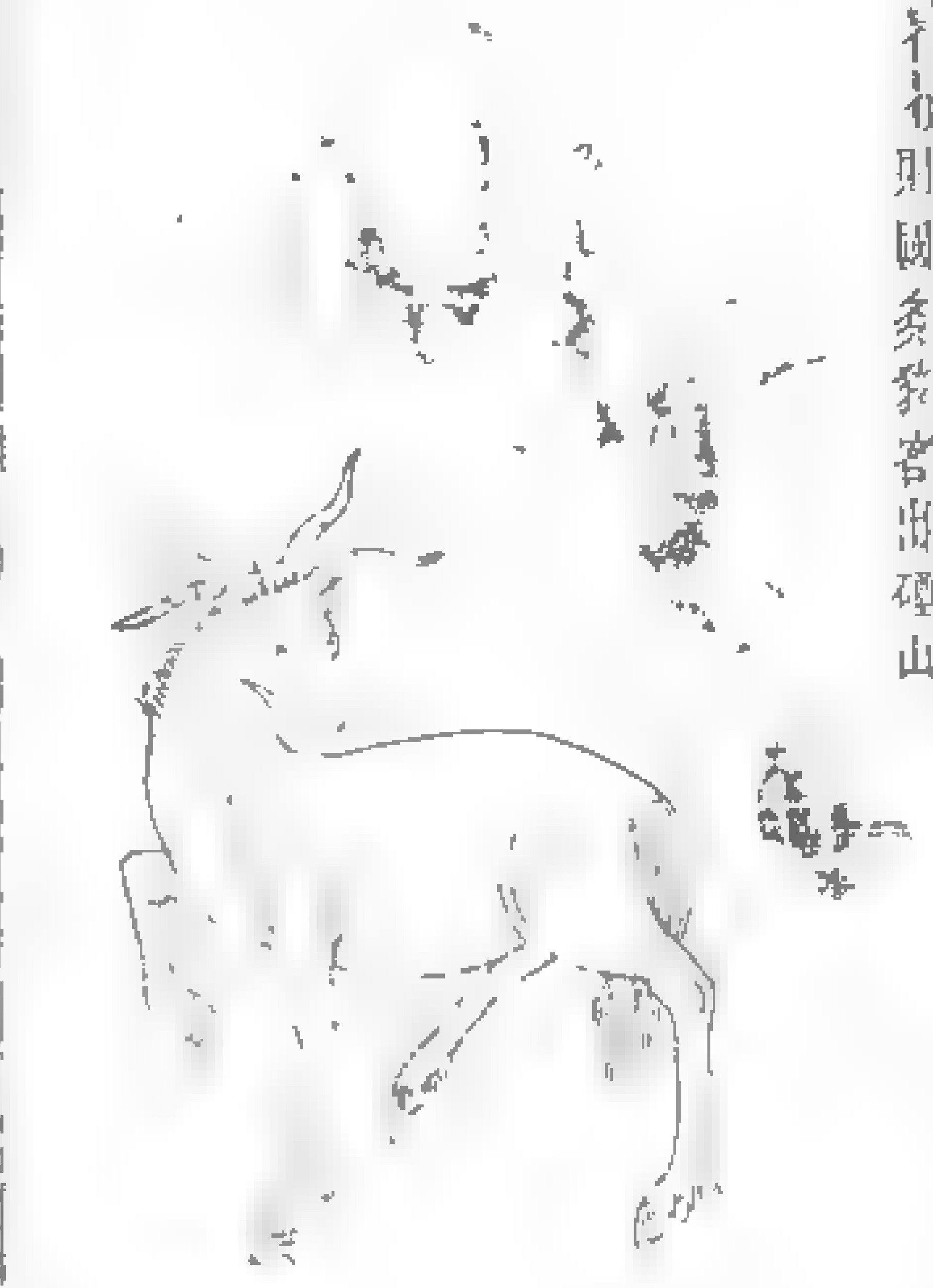
朱獳狀如狐而魚翼見則其國有恐出耿山

獙獙狀如狐而有翼見則天下大旱出姑逢山

蠪蛭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出鳧麗山

山海經圖 卷二十三 獸族

峳峳如馬而羊目四角見則國多狡客出硜山



蜚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蛇尾見則大疫出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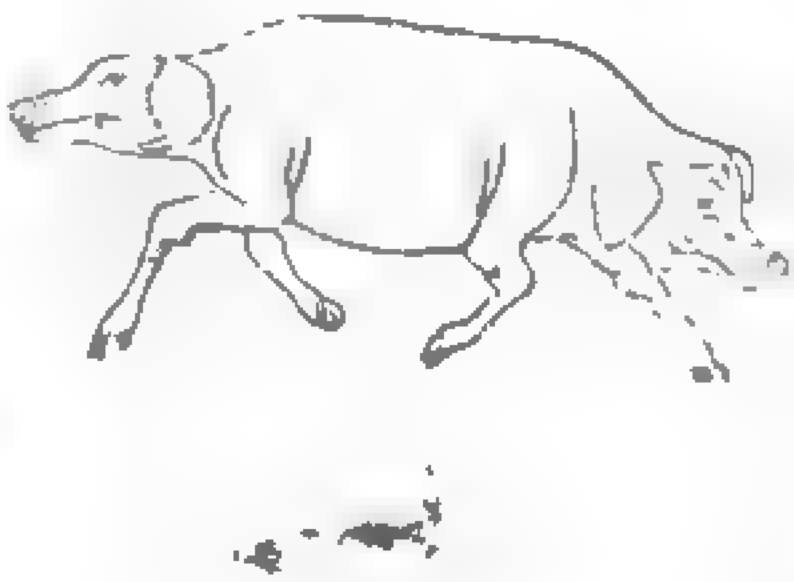
山海經圖 卷二十二 獸族

馬腹人面虎身音如嬰兒是食人出伊水

獺狀如獳犬而有鱗其毛如彘鬣出潛澤之水

山海經圖　卷三　二十三　獸族

并封　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色出巫咸國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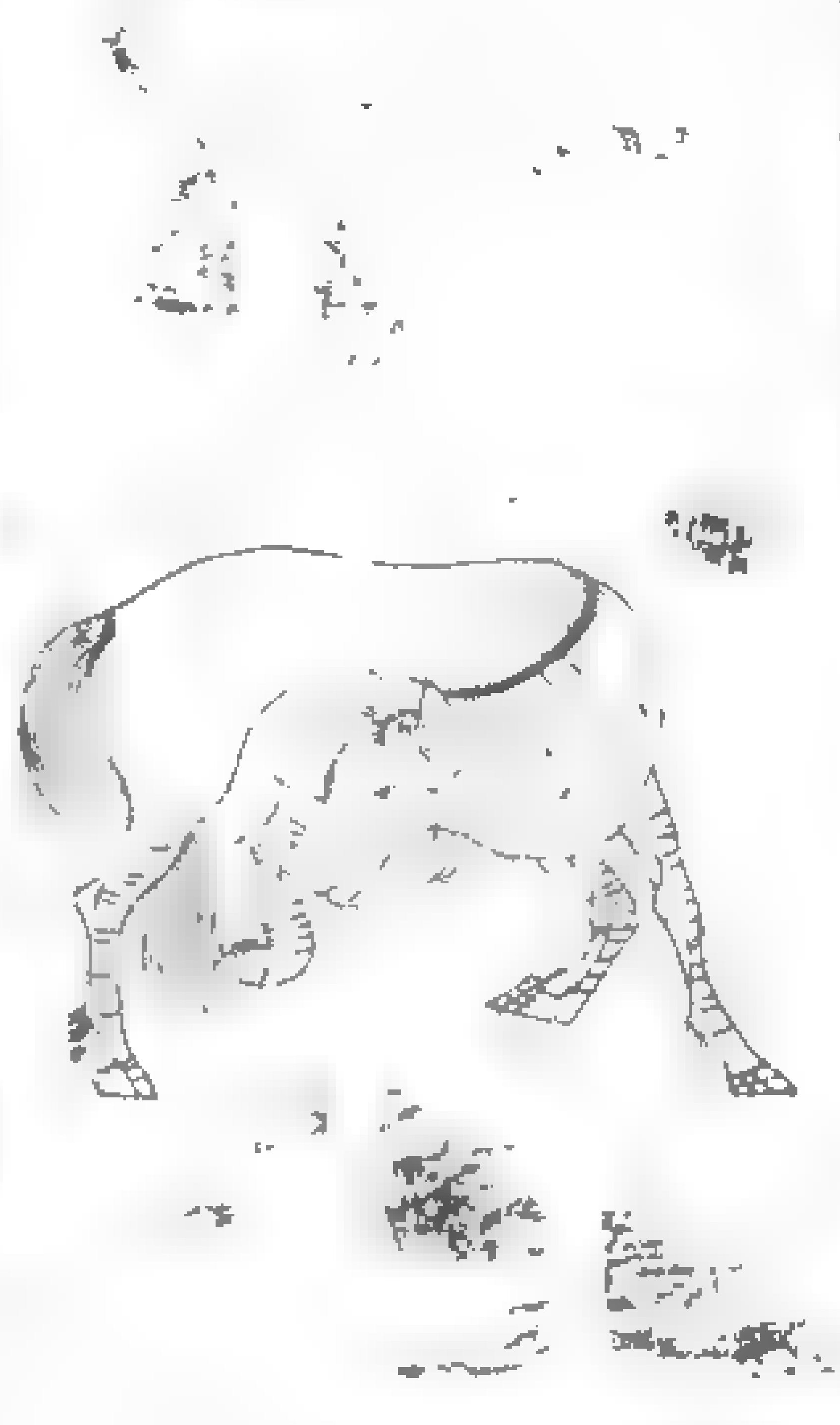
乘黃　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出白民國

山海經圖　卷三　二十四　獸族

騶虞　狀如虎而五彩畢具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出林氏國

夔　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必有風雨出流波山

旄馬狀如馬而足有四節垂毛出南海外



跊踢獸形左右有首出流沙河

雙雙二奇獸合體爲亦出流沙之東

山海經圖第四卷目錄

羽禽

鵸鵂　鴸
瞿如　顒
[illegible]　鸓
鳧徯　灌灌
畢方　鴟 三危山
鵸鵌 翼望山　人面鴞
[illegible]鳥　竦斯
[illegible]鴟　囂鳥
[illegible]　酸與
[illegible]　[illegible]鳥
[illegible]　[illegible]鳥

鵸鵂 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出基山

鴸 狀如鴟而人面人手見則其縣多放士出柜山

瞿如 狀如鵁而白首三足出禱過山

顒 狀如梟人面四目有耳見則天下大旱出令丘山

橐𩇯 狀如梟人面一足冬見夏蟄出羭次山

鸓 狀如鵲赤黑兩首四足出則可以禦火出翠山

鳧徯 狀如雄雞而人面見則有兵出鹿臺山

蠻蠻 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見則大水出崇吾山

畢方 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白喙見則有訛火出章莪山

山海經圖

鴟 一首三身其狀如鸔出三危山

鵸鵌狀如烏三首六尾善笑出翼望山

人面鴞其狀如鵲人面蜼身犬尾見則大旱出崦嵫山

寓鳥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出虢山

山海經圖 卷四 羽禽

竦斯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出灌題山

鷲鵑 狀如烏人面宵飛而晝伏出北囂山

囂鳥 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出梁渠山

𪄀 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出太行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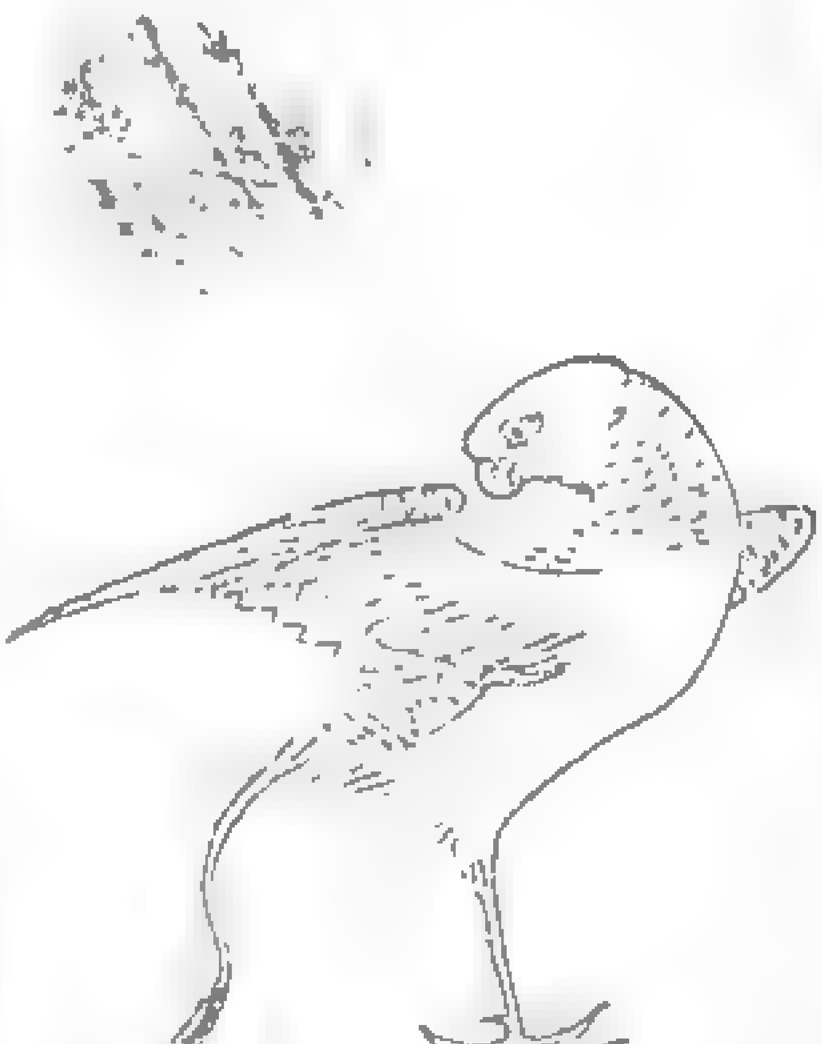
酸與 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見則其邑有恐出景山

䖪鼠狀如雞而鼠毛見則大旱出栒狀山

山海經圖　卷四　十　羽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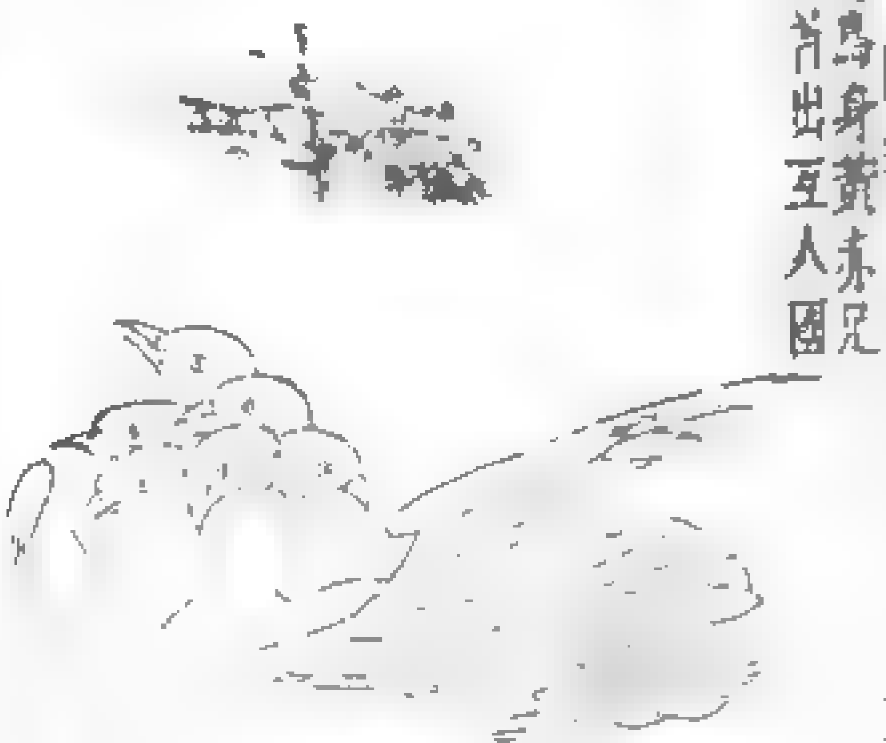
䳋鳥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出首山之机谷

跂踵狀如鴞一足彘尾見則大疫出復州山



山海經圖　卷四　十一　羽禽

鸀鳥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出互人國



鱗介

旋龜　鯥魚
赤鱬　肥螘 太華山
鯈魚　文鰩魚
鮯魚 犹水　冉遺魚
豪魚　鮹魚
何羅魚
鰼鰼魚　長蛇
鱅魚　鮨魚
肥遺 渾夕山　人魚
偹蟰　珠鱉魚
鮯鮯魚　薄魚
鰼魚 涿子桐　鳴蛇
化蛇　飛魚
三足龜　巴蛇
陵魚　虎蛟

目錄畢　卷五

旋龜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出怪水

鯥魚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出柢山

山海經圖　卷之五　鱗介

赤鱬狀如魚人面出英水

肥𧔥蛇形六足四翼見則大旱出大華山

山海經圖　卷之五　鱗介

鮮魚其狀如鱣其音如羊出禹水

文鰩魚狀如鯉魚鳥翼蒼文白首赤喙常從西海飛游東海出觀水

鮃魚
如鯢四足
出樵水

冉遺魚
魚身蛇首六足目
如馬耳出涴水

山海經圖　卷五　鱗介

蠃魚
魚身鳥翼見則
大水出濛水

鮆魮魚
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尾音
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出濫水

儵魚 狀如雞赤毛三尾六足四目食之已憂出彭水

何羅魚 一首十身食之已癰出譙水

鰼鰼魚 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禦火治癉出囂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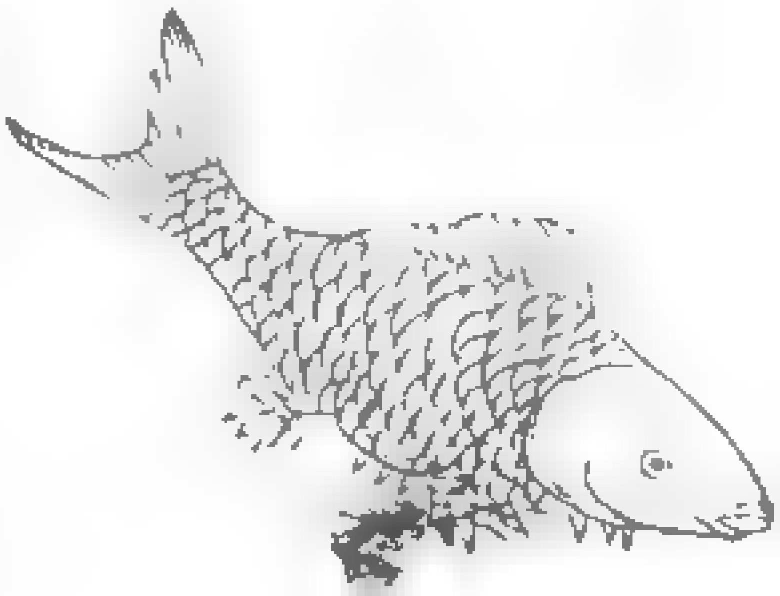
長蛇 長百尋毛如彘豪音如鼓柝出大咸山

鰼魚 狀如鵲而雞尾 出囂澤之水

鮨魚 魚身犬首音如嬰兒 食之已狂 出諸懷水

肥遺 一首兩身見則大旱 出渾夕山

人魚 狀如鯑魚四足音如嬰兒 食之療疾 出決決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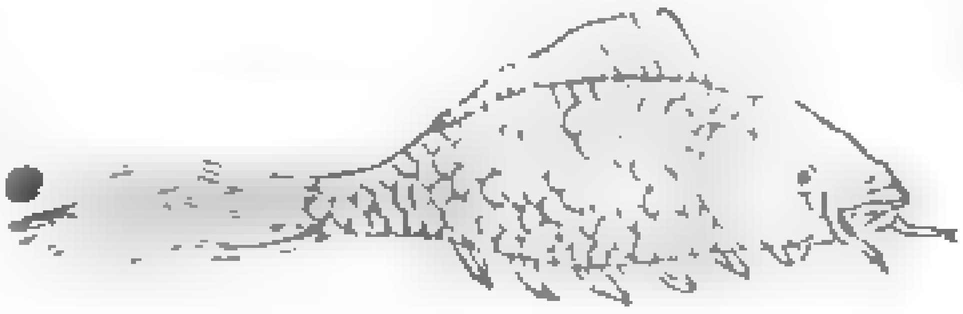


鯈蟰 狀如黃蛇有翼見則大旱出求谷之水

山海經圖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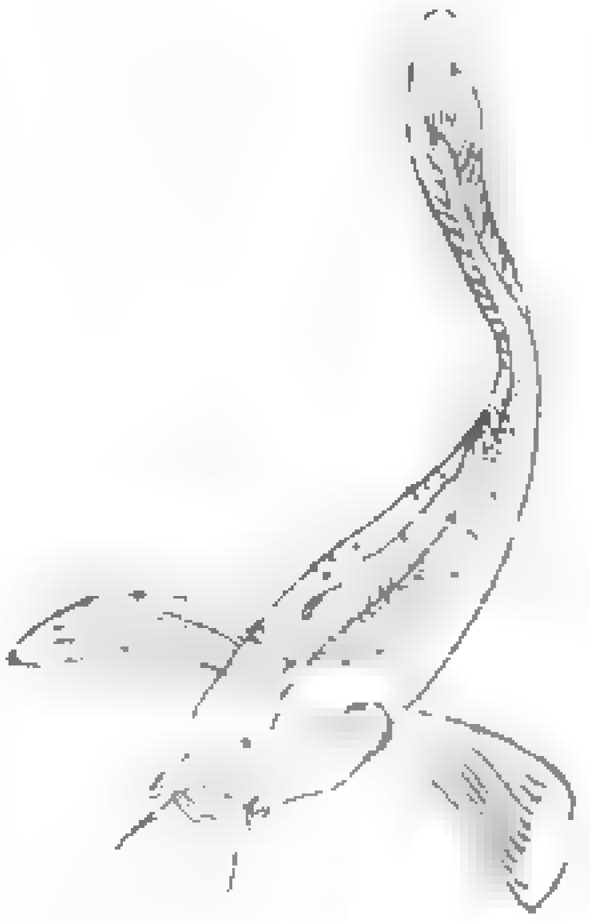
珠蟞魚 其狀如肺六足有目有珠出澧水

鮯鮯魚 狀如鯉六足鳥尾出深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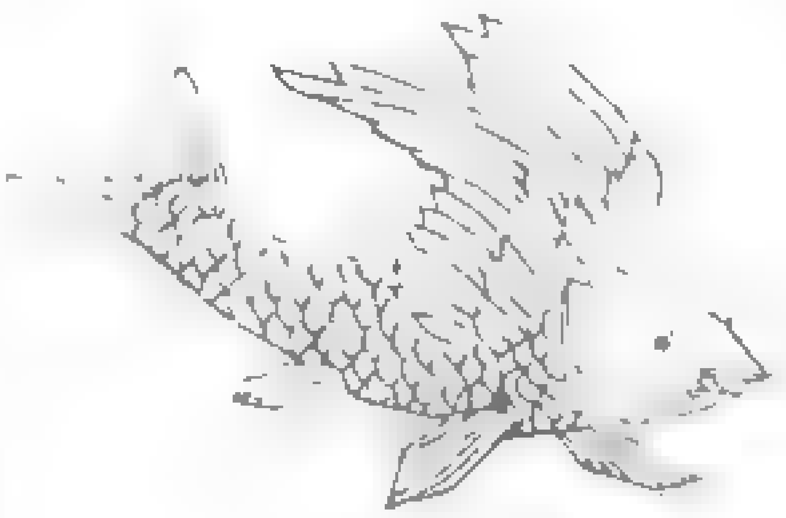


山海經圖

薄魚 狀如鱣一目見則大旱出膏水



䱢魚狀如鯉而鳥翼見則大旱出于桐水



鳴蛇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大旱出鮮山

化蛇人面豺身鳥翼蛇行見則大水出陽水

飛魚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禦兵出正回水

三足龜 出狂水食之可消腫

巴蛇 長千尋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出巴山

陵魚 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

應龍 龍身有翼處南極

右山海經圖五卷凡一百四十四圖爲靈祇者二十爲異域者二十有一爲獸族者五十有一爲羽禽者二十有二爲鱗介者二十奇形怪物靡不悉陳異獸珍禽燦然畢具中間若肥遺與肥遺倶分蛇鳥與獸鼠通別以至杻水之鮹孑桐水之鮹字同音異而狌玉之猿翁山之罷二色之䲹又與世所稱曰䲹曰䲺曰䲺者有殊咸爲分形析象用辨微芒昔人議疏屬之尸知一足之鳥貚驋馬之狀證孟婆之神往往數諸史籍以爲美談即此　而循覽周回亦庶幾遇物能名無庸賓戾矣舊有雅咸平圖十卷計二百四十二種今登其說與以類相次而見聞所及者都爲圖加云

康熙六年夏五吳任臣識

山海經廣注卷之一

仁和吳任臣注

南山經

南山經之首曰䧿山任臣案今本作鵲三才圖會有鵲山之神[illegible]北山也又府南流寧太原廟也有鵲山搜神記仲于陽于鵲山[illegible]濟南鵲山通經李世長與曾建德戰西衛汜木南屢鵲山汝寧說也非**其首曰招搖之山**任臣案丁學[illegible]釋義云[illegible]其首曰招搖之山是一山一二名[illegible]**臨于西海之上**郭曰在蜀伏山山南之西頭濱西海也[illegible]招搖山[illegible]名鵲山[illegible]異記[illegible]也**多桂**郭曰桂葉似枇杷長二尺餘廣數寸味辛白華叢生山峯冬夏常青間無雜木呂氏春秋曰招搖之桂任臣案王會解自深桂注自深南蠻也楚辭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海經圖贊曰桂生南裔拔萃岑[illegible]

[illegible]**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郭曰韭音九爾雅云藿山韭**而青華其名曰祝餘**郭曰或作桂茶任臣案祝餘穌也祝餘草也徐氏醫說云乘石蠱以冬春作食之不飢**食之不饑**[illegible]**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郭曰穀楮也皮作紙璨曰穀亦名構名穀者以其實如穀也**其華四照**郭曰言有光燄也若木華赤其光照地亦此類也見任臣案九懷花[illegible]四照[illegible]獨異色梁元帝[illegible]九懷花含四照[illegible]雜[illegible]李百藥詩[illegible]花叢更[illegible]隋[illegible]見其[illegible]詩[illegible]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illegible]秋實[illegible]王[illegible]四照花[illegible]四[illegible]照[illegible]經[illegible]云即若木[illegible]草木其光四照本此**其名曰迷穀**任臣案[illegible]與[illegible]五色之[illegible]

奇獸理曰迷穀因思杖一苦木者述異記云迷穀出招搖山事物紺珠云迷穀如構一名理王世貞騷曰佩迷穀之堆張分拿造向于叢林是以倫書云穀霜撒迷穀在躬則贊曰爰有嘉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猶有

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郭曰禺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今江南山中多有說者不了此物名禺作牛字圖亦作牛形或作猴皆失之也禺字音遇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郭曰此亦猴類也生見京房易任臣案淮南萬畢術曰狌狌知來狌狌知往王會解州靡以費費郝北生生郭注狌狌也大致寫曰狌狌嗜酒見其物取圖贊曰狌狌似猴走立行伏櫝木挺力少子明目晝廉迅足豈食斯肉麗麂之水出焉郭曰麂音几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郭曰未詳佩之無瘕疾也郭曰瘕蟲病任臣案內經瘕之疹

又東三百里曰堂郭曰堂作常庭之山多棪木郭曰棪別名其子似柰而赤可食音剡任臣案爾雅棪槤其實如柰郭曰今建平山中有棪木任臣案吳都賦果則谷棪山枒多白猿郭曰今猿似獼猴而大臂腳長便捷色有黑有黃鳴其聲哀任臣案圖贊曰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眒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多水玉郭曰水玉今水精也相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任臣案廣雅云水精謂之石英李賀詩錦囊貯秋水王嘉拾遺記多黃金任臣案說文五金黃為之長久埋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違天命淮南子云金之精夜有光或云上有薤下有金又金精為馬又夜光珠有珙金蟲皆黃金之類

又東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郭曰猨翼一作即翼其中多怪獸水多怪魚郭曰凡言怪者皆謂貌狀倨奇不常也尸子曰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于庭多白玉多蝮虫郭曰蝮虫色如綬文鼻上有針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虫古虺字任臣案楚辭蝮蛇蓁蓁是也蝮大而虺小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杻陽之山郭曰音紐其陽多赤金郭曰銅也任臣案經中銅自名赤銅赤金者紫磨金類爾雅謂之鏐黃金之美者其色深赤又夕國五種波斯紫磨金皆赤金也其陰多白金郭曰銀也見爾雅任臣案本草謂之白金亦名鋈有十七種又外國有白銀沙下有銀寶藏諸銀有十七種之名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郭曰如人歌聲其名曰鹿蜀任臣案駁雅曰鹿蜀虎文馬也又五侯鯖

云鹿蜀獸馬身虎文出南山郭注圖贊曰鹿蜀之獸馬質虎文驤首吟鳴矯足騰群佩其皮尾子孫如雲佩之宜子孫郭曰佩謂帶其皮毛任臣案雷州南界有獸狀如馬而有虎文怪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郭曰虺蝮蟲也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郭曰如破木聲佩之不聾可以為底郭曰底躪也為猶治也外傳曰疾不可為一作癘任臣案本草拾遺云旋龜鳥首如鴨頭而尾出南海鴉鵠南界鴉島首兩目在側如鳥兩翼三尺狀木與此類也又南海大龜方首尖喙而身似龜鳴如人旋龜名甲中有文如破木聲曰旋龜此龜類也上海伊

又東三百里柢山郭曰音帶任臣案一作底山多水無草木有魚焉其

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郭曰亦作脅其音如留牛郭曰莊子曰執犂之狗謂此牛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執虎豹其名曰鯥郭曰音六任臣案圖贊云魚號曰鯥處不在水厥狀如牛鳥翼蛇尾隨時隱見倚乎生死又江賦鯪鯥跼蹐于垠隒又曰鵲魚牛亦鯥也陸鳥陵紫志云鯥魚陵居明府亦江漢間此如尾之鯥子徐衍放鼓者云鯥在脇前此冬死而夏生郭曰此亦蟄類也謂之死者言其蟄無所知如死耳食之無腫疾任臣案淮南子云下氣多尰

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郭曰音蟬林江讀若亶爰任臣案武集此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郭曰言崇峭也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郭曰類或作沛髦或作髮又之貫自孕而生曰類任臣案列子曰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自為牝牡食者不妒郭曰莊子亦曰類自為雌雄任臣案陳藏器曰靈貍生南海山谷狀如貍自為牝牡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郛西域記云黑丹出香貍文似土豹段成式言香貍有因外日自能化牡詳考諸說則類為香貍段成式言香狸有注曰今雲南蒙化有此獸土人謂之香髦具兩體二十八宿房宿心宿兩體房心為宿之圖狐者宿二宿皆具兩體故宿見心宿亦各為狐又為之類自牝牡又無雌雄日兩體狐有兩體亦為婦人之類雖為亦為牝牡考此獸名狐者類是狐婦之異也黃頡亦一類未知考身用不假器穷究可明類名云類之為貍良選書考定曰楚辭㝉赤豹兮載文貍是王逸注云神狸而不言其狀考南山經亶爰之山有獸名類其狀如狸其文如豹疑即此物也

又東三百里曰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怪木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郭曰博施二音任臣案元覽作猼𧣾字彙作𤜱施讀書考定作猼訑作羊九尾四耳曰猼訑又事物紺珠㹢似羊九尾四目一作目羊九尾

雅曰猼似羊四耳無尾目腈于背五侯鯖云猼訑羣山獸互有異同皆誤也圖贊曰猼訑似羊眼反在背視之則奇推之無怪若欲不恐厥皮可佩為海又云猼似羊四耳九尾目附于背即此獸佩之不畏郭曰不知恐畏

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鵸䳜郭曰䳜似急性敵乎二音任臣案駢雅曰鵸䳜六足鵸鶺三首元覽云鵸䳜六足而三首或作鶺鴒傳廣雅曰南方有鳥為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自鶺鴒圖贊云鳥首尾其名若鵸䳜六足二翅並鳥又事物紺珠載鴅鴅三首六曰六翼六足與此鳥異類食之無臥郭曰使人少眠

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郭曰亦有青丘國在海外水經云即上林賦云秋田于青丘任臣案淮南子堯繳大風于青丘之澤劉峻許會昌大丘注云青丘唐昭仁寺碑大風為之作梗青丘有宵之獨洛三青丘九成宮頌命數青丘批野見其凶之兆㤥爾詩標跨扶水月表崇青丘許敬宗詩青丘鶴春組丹谷雜詩枕籥光戰詩軒居青丘埋鋒遂時春榮散滄云青丘之山鄭道紫宮于榮庚郎斯見也十洲記曰青丘山上有紫府宮天真仙女多遊于此乃海外青丘山也任臣案尚書大傳青丘曰青鸌今有青白青之鳥大言案曾云昔丹因鸌从丹鸌从青其陽多玉其陰多青雘郭曰雘音瓠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郭曰即九尾狐任臣案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又曰狐九尾王者不傾于色則九尾狐至于白虎通曰王法修明三才得所則九尾狐見日子孫繁息也文選注曰王者得狐九尾明見九尾狐為春秋元命苞云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東夷歸周又吳越春秋曰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漢書元和二年九尾狐見郡國魏志黃初元年九尾狐見譙宋書符瑞志曰晉武帝咸寧元年九尾狐見陳留又見于元康初其後九尾狐見于漢建武中又于元年九尾狐見又見甘露郡國史天平八年九州貢九尾狐以獻又見于河東又云苑戲九尾之當曾閒狐也又言自解青邱狐乃七命云青丘國出九尾狐昔有九尾狐此狐為九尾狐乃其音如嬰兒能

食人食者不蠱郭曰啖其肉令人不逢妖邪之氣或曰蠱蠱毒有鳥焉其狀如鳩任臣案淬鳩一名鶻鳩又名鶻鳩其小者曰荆鳩曰楚鳩鳩之子曰鷄鳩曰役鳩曰糠鳩名類不一其音若呵郭曰如人相呵呼聲名曰灌灌郭曰或作濩濩任臣案騶雅曰灌灌鳩也圖贊曰厥聲如訶厥形如鳩佩之辨惑出自青邱又陶潛詩青邱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為迷者生又以喻君子佩之不惑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澤其中多赤鱬郭曰鱬音儒其狀如魚而人面任臣案圖贊云赤鱬之物魚身人面劉會孟曰今海中有孩兒魚四足長尾聲如嬰兒啼其膏然之不消乃鯢魚也其音如鴛鴦任臣案鴛鴦古今注謂之匹鳥埤雅謂之黃鴨羅願爾雅翼曰或曰鸂鶒鳴曰鴛雌鳴曰鴦又鴛鴦一名紫鴛鴦食之不疥任臣案說文疥搔也又疥與痎通小瘧也左傳齊侯疥遂痁後趙李繪說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東海多沙石郭曰踆古蹲字言臨海上音存汸水出焉郭曰音芳而南流注于淯郭曰音育任臣案水經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九域志金州洵陽縣有淯水晉升平三年桓温與范汪北討列營淯水其中多白玉凡䧿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之禮毛郭曰言擇牲取其毛色也周官曰陽祀用騂牲之毛用一璋玉瘞郭曰半圭為璋瘞埋也糈用稌米音壻稌稌稻也郭曰糈祀神之米名先呂反今江東音所也或作疏非也任臣案詩云豐年多黍多稌內則牛宜稌今之糯稻一璧稻米白菅為席郭曰菅茅屬也音間

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郭曰音矩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郭曰皆山名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白玉尸子曰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多丹粟郭曰細丹沙如粟也任臣案雷公曰白庭砂如麥冬子小者如石榴子皆丹粟也張衡南都賦綠碧紫英青艧丹粟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郭曰一作貍刀任臣案騶雅云狸力見則其縣多土功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郭曰音株任臣案字書鴸人首鳥身見則其國多放士其名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郭曰放逐或作效

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右之山無草木多水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郭曰以山出此獸因以名之任臣案圖贊曰長右四耳厥狀如猴實為水祥見則橫流彘虎其身厥尾如牛元覽云長右之獸也騶雅云猩猩長右狀如狖皆禺屬也其音如吟郭曰如人呻吟聲見則郡縣大水任臣案此為之兆

又東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猾褢郭曰滑懷二音任

臣案裒古按字讀苛詩氣碑毘咸裒德兒也太平御覽作猾褢廣博物志作猾猑皆誤駢雅曰猾褢如八而戚荒碑砌鬣身而不首狂若海獸書以燕代燕猾褢見逢其音如斲木郭曰如人斫木聲見則縣有大繇郭曰謂作役也或曰其縣是亂任臣案賈誼曰猾褢之獸見則與役與亂政而出亂不逆天下有一曰形國黃首曾顛山海經亂國邑有大繇康莊行猾褢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羽山郭曰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即鯀所殛處計其道里不相應似非也任臣案禹貢注羽山在郯城縣東七十里十消書叙并之一名羽池東有羽山郡國志云郯縣有羽山其有堉清牛羊不飲男會五曰淮安龍吟驟有羽山水是井其下多水其上多雨無草木多蝮虫郭曰蝮也任臣案蝮乃虺字之誤蝮即虺字謂也名蝮井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瞿父之山郭曰音劬無草木多金玉

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郭曰今在會稽餘姚縣南句章縣北故此二縣因此爲名云見張氏地理志任臣案遠明書有句餘此山以地名也允倉古句越之餘者并一統志云在慈谿縣西南四十里無草木多金玉

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任臣案楊慎補注曰浮玉即金山也唐明皇改浮玉爲金山湖之詩天將自王浮諸水者以黃金娃此山又到王每至日浮王之山有二在臨安者爲小浮玉在孝豐者爲大浮玉者水出其陰此經云北望具區山在太湖南非金山明矣一統志浮玉山在湖州城南七里下有中泉石如積墩不流以水盈縮故名天目山志曰天目一名浮玉山亦山曲經蕨非是蒼崖象詩人袁棨浮王宛與見閣臣法云大胡乃仙有乎王之具宅也又西海之西方有浮王山見拾遺記北望具區郭曰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也內書謂之震澤任臣案周禮職方氏揚州其藪曰具區爾雅十藪云吳越之間有具區竹書云芙之美者其區之菁陸

屑鉞異地記云今吳縣西南太湖中有包山越絕曰太湖周迴三萬六千頃亦曰五湖揚州記云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東望諸毗郭曰水名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其名曰彘是食人任臣案事物紺珠曰彘出湖州浮玉山如猴日耳虎身牛尾聲如犬吠即斯獸也異物彙苑引經亦作長彘苕水出于其陰任臣案苕水有兩源一源出天目山一源自獨松積台浮玉山水北流注于具區任臣案水經注浮玉之山在句餘東便是行任之東山乃應入海具區今在餘姚鳥道山北何由北具區也言洞庭南口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會稽山宜湖南又有山焉洪水入焉山陰高二千四十里有二溪東流一丈九尺冬暖夏冷名曰一溪廣二丈五尺冬冷夏凉發二溪北出行三里至谷村合成一溪廣五丈餘而溫又經其山海經所謂苕水也此經曰浮山而下注于太湖故言出其陰入于具區經言山水微與今時不合未足據也其中多鮆魚郭曰鮆魚狹薄而長頭大者

名尺餘太湖中今饒魚之一名刀魚音蕃膆反任臣案爾雅鮆鐵刀是也即鱭魚異物志云是鱭鳥所化故服中有鳥骨二枚劉武食譜謂之望魚本草謂之鱭魚鳥賁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焉中多鮆魚劉逵曰長須

又東五百里曰成山任臣案劉會孟曰成山今在文登縣吳郡考云慈谿縣西南十五里有城山讀或即此也古不在此計其道里殊爲登四方而三壇郭曰形如人築壇相累也成亦壇耳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𨷧水出焉郭曰音劬而南流注于𨷧一作洈郭日虖音呼勹或作多一子西虖勹補注曰虖勹即虖沱古今字異耳任臣相近又曰虖沱有南有北此南虖沱也其字古書多音與無定能經作虖勹又作虖多乃南虖沱也其字古書所載例經作滹池秦詛楚文作亞虺字林作溹沱周禮作虖池記作虖池九州記作滹池禮記作惡池滹沱據此則會稽有本

宜夕洗音無候鄭氏以爲夕水者豈卽多字之譌耶又下虖勺山與此同名未審何音其中多黃金郭曰今永昌郡水出金如糠在沙中尸子曰清水出黃金玉英　任臣案異物志縣南進府吉州水中並產麩金華陽國志曰葭萌有金沙洗取融爲金本草拾遺曰麩金出水沙中氈上淘取或鵝鴨腹中得之嶺表錄云五嶺內富州賓州澄州潯江溪河皆產金

又東五百里曰會稽之山四方郭曰今在會稽郡山陰縣南上有禹冢及井　任臣案[illegible]字之會稽記會稽山在縣東南其上石狀似覆釜[illegible]會著[illegible]覆釜之山是也周禮揚州之鎮山曰會稽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水經注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茅山又曰棟山[illegible]也故又名衡山劉會孟云古防山有陽明洞道書第十一洞天[illegible]爲南鎮吳越春秋云禹[illegible]越大會計治國之道更名茅山曰會計亦曰苗山也圖贊曰禹徂會稽爰朝群臣不虔是討乃戮長人玉匱表夏玄石勒秦其上多金玉任臣案王十朋會稽賦注山金玉其下多砆石郭曰砆武夫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赤地白文色蘢葱不分明　任臣案砆石水經注作玞石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湨郭曰音鵙　任臣案勺水水經注作夕水注于湨水經注作注于湖

又東五百里口　山無草木多沙石湨水郭曰一作洞出焉而南流注于列塗

又東五百里曰僕勾郭曰一作夕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草木無鳥獸無水

又東五百里曰咸陰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東四百里曰洵山郭曰一作旬其陽多金其陰多玉有獸焉

其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郭曰稟氣自然　任臣案王氏得義曰自人至物未有[illegible]口[illegible]不可殺[illegible]不成物也其名曰𦍩郭曰音還或音患[illegible]　任臣案[illegible]云𦍩如羊無口黑色[illegible]名似羊[illegible]口不可殺也又作[illegible]圖贊曰有獸無口其名曰𦍩害氣不入口[illegible]至理之盡出乎自然洵水出焉郭曰音詢而南流注于閼之澤郭曰音遏其中多茈蠃郭曰紫色螺也　任臣案[illegible]

又東四百里曰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枏郭曰梓山楸也枏大木葉似桑今作楠[illegible]　任臣案梓有數種[illegible]其下多荊杞郭曰杞枸杞也子赤　任臣案[illegible]有紫荊白荊[illegible]荊牡荊蔓荊之名蘇頌云有青赤二種青者爲荊白者爲楛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爲荊杞一名苦杞其根名地骨皮爾雅云杞枸檵小雅云集于苞杞卽枸杞也或曰無刺者爲杞有刺者爲枸杞滂水出焉郭曰音滂[illegible]而東流注于海

又東五百里曰區吳之山無草木多砂石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

又東五百里曰鹿吳之山上無草木多金石澤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獸焉名曰蠱雕郭曰[illegible]　任臣案[illegible]云蠱雕如雕而戴角[illegible]音如嬰兒其狀如雕而有角[illegible]尾長翅　任臣案[illegible]

形鹿異也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

又東五百里曰漆吳之山無草木多博石郭曰可以為博棊石無玉處于東海望丘山其光載出載入郭曰神光之所潛是惟日次郭曰言是日景之所次舍　任臣案楊氏補注曰經載日月所出入之山凡數十所蓋羲和所職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日近於南亦不見日月不上生圖和神光所照也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用稌郭曰稻穬也

南次三經之首曰天虞之山其下多水不可以上

又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郭曰犀似水牛豬頭庳腳腳似象有三蹄大腹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在鼻上者小而不橢食角也好噉棘口中常灑血沫兕亦似水牛青色一角重三千斤　任臣案臣瓚云犀頭似豬形兼牛食角明併三分身互出故異生罵出氣點又云兕推中島似牛有黑文多象郭曰象獸之最大者長鼻大者牙長一丈性如不畜漸子　任臣案象聽四時在曰兕象身角長十一二脣肉隨割隨合象牙蒲書寶花皆物中之異者今則蠻山中亦有野象猶馬有野馬也又短身象皆鳴點伊帶於大食國乃多白象此戶部云象一名如國黑了象貨與轄體曰親須目有鳥焉其狀如鵁郭曰鵁似鳧而小腳近尾音骹古亦作鵁之骹　任臣案元覽如云三足之鳥有鵲鸋鴉而白首三足郭曰或作手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鳴自號也泿水出焉郭曰音銀

任臣案水經泿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水谷注云此水東別逕番禺即此水也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郭曰蛟似蛇四足龍屬　任臣案景純江賦謂虯也又述異記云蛟似蛇而四足有鱗是也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任臣案本草云蛟骨青而肉紫則蛟之屬也

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

海郭曰渤海海岸曲崎頭也　任臣案丹水今出家嶺山南遙又丹水南有丹崖山赬壁霞舉若紅雲秀天二岫更為殊觀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郭曰漢時鳳鳥數出高五六尺五采莊周說鳳文字與此有異　任臣案樂叶圖云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妖者四又曰鳳皇象一鶚明三年明四年四云西有赤日鵔鸃黃日鵷雛白日鶴紫日鸑鷟青日鶠鳳其形而似者也圖贊曰鳳皇靈鳥實冠羽群八象其體五德其文羽翼來儀應我聖君天老說鳳云濟羽弱水暮宿丹穴又朝陽之遺卵約丹穴之飛鳳安戍玉發火之禽不匡丹山鳳延之詩鳳德昭九州鳳窺丹穴庶信字文

碑曰丹穴龍池黑波又詩云丹穴更巢栖王勃乾元殿頌丹穴摛瑞鳳毛騁丹穴之英魏後那國今臺誌遐注龍種丹穴鳳雛呂吉父表云以生而五色惟丹穴亦已建用邦彥沛都賦鶖鸞離丹穴而來集指此也

又東五百里曰發爽郭曰或作喪之山無草木多水多白猿任臣案猨似猴而長臂列子猶變化爲猨抱朴子猴八百歲變爲[illegible]王於日潤泥云猿剌生毛黑而雄老則變黃轉雄爲雌數百歲黃又三日也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

又東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郭曰或作隧任臣案[illegible]多怪鳥郭曰廣雅曰鶤雞鵬朋爰居鳴雀皆怪鳥之屬也凱風自是出郭曰凱風自南任臣案王叔齋韻記景風一曰風又曰薰風亦曰巨風起自赤天之若門從南方來闡贊曰育遺之谷爰含凱風青陽宅育綏底祝融炙風是扇以散鬱燧

又東四百里至于非山之首其上多金玉無水其下多蝮虫

又東五百里曰陽夾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東五百里曰灌湘之山上多木無草多怪鳥無獸郭曰一作灌湘之山任臣案釋義曰獸依草無草故無獸鳥依木多木故多鳥先夫謂鳥羽如木葉獸毛如草

又東五百里曰雞山任臣案劉會孟云雲南雞山乃八寶所出其瀾滄江即黑水○張掖亦有雞山見下注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雘郭曰雘赤色者或曰雘美丹也見尚書音尺蠖之蠖任臣案大傳云丹丘出丹雘周書若作梓材惟其塗丹雘蓋赤石脂之類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任臣案禹貢匯疏雍州黑水有六入禹貢者則寔夏之黑水地志云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蘇氏

書傳云黑水出澮陽山在雍西北今詳其道里且闕其張掖黑水也劉說爲近之實緯曰西國之水入南海者四曰[illegible]河曰濾江[illegible]黑水其中有鱄魚任臣案呂氏春秋魚之美者洞庭之鱄[illegible]其狀如鮒而彘尾任臣案集韻鱄魚似蛇而豕尾[illegible]別名也其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四百里曰令邱之山無草木多火任臣案郎瑛云火井之屬又火山軍其地[illegible]入則有烈焰不妨耕植皆此類也[illegible]行則[illegible]之次令絕令邱之草木不生其南有谷曰中谷條風自是出郭曰東北風爲條任臣案[illegible]風記曰條風至出輕繫督逋留[illegible]之所生也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任臣案[illegible]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名[illegible]云萬曆二十年顒鳥集豫章城不寧寺[illegible]尺許[illegible]會暴累之是年五月至七月酷暑異常時未[illegible]湧幢小品亦云萬曆壬辰鶹鳥集豫章人面四目有耳其年夏無雨禾盡枯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任臣案圖贊曰顒鳥[illegible]其爲旱徵災延普天[illegible]之[illegible]惟立顒郭音娛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侖者之山郭曰音論說之論一音倫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饑可以釋勞其名曰白䓘郭曰或作睪[illegible]任臣案楊氏補注曰睪古皋字[illegible]云皋蘇[illegible]此也倚子亦有睪蘇之文睪字[illegible]自生也事物紺珠云白若如穀赤理汁如漆味甘[illegible]雅曰白荅[illegible]木也一名[illegible]云白荅之汁如漆[illegible]之汁如血詞林海錯引[illegible]其[illegible]山有木其名曰白荅乃[illegible]之訛也圖贊曰白荅[illegible]其汁如飴食之辟穀味有餘[illegible]逶迤忘勞窮生盡期

可以血玉（郭曰血謂可用染玉作光彩 任臣案[illegible]）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禺槀之山（任臣案王本作禺稾）多怪獸多大蛇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任臣案郭子章曰今清源之陽有禺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輒入夏乃出冬則閉佐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海有鳳皇鵷鶵（[illegible]）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龍身而人面（任臣案[illegible]）其祠皆一白狗祈（郭曰祈請禱也）糈用稌

右南經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萬六千三百八十里

仁和吳任臣注

西山經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其上多松（任臣案[illegible]）其下多洗石（郭曰[illegible]）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郭曰今大月氏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illegible]）其脂可以已腊（郭曰治體皴腊音昔）

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銅有鳥焉其名曰䳋渠（[illegible]）其狀如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𦢊（郭曰謂皮皴起也[illegible]）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郭曰即西嶽華陰山也[illegible]）削成而四方（郭曰今山[illegible]）其高

五千仞其廣十里郭曰仞八尺也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險僻不通詩含神
霧云　任臣案杜彥達華山賦序太華之山削成四面方孔高五千餘仞盖岳之雄也又辛氏三秦記華山在長安
東百里不知幾千里如半天之雲其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華因名華山[illegible]
明星上文華峰有仙掌[illegible]日月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𧔥[illegible]
[illegible]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illegible]
[illegible]蛇[illegible]足同名[illegible]任臣案[illegible]
[illegible]年之旱[illegible]異記[illegible]肥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謂之老君[illegible]肥遺[illegible]見[illegible]

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郭曰即少華山其木多荊杞其獸多㸲
牛郭曰今華陰山中多山牛山羊肉皆千斤牛即此牛也音昨任臣案[illegible]
多磬石郭曰可以為樂石其陽多㻬琈之玉郭曰㻬琈玉名所未詳也音[illegible]
[illegible]鳥多赤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可
以禦火其草有萆荔郭曰萆荔香草也[illegible]
[illegible]
合香狀如烏韭而生于石上亦緣木而生[illegible]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任臣案水經注作符禺之山其陽
多銅[illegible]
其陰多鐵任臣案[illegible]
[illegible]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
聾其草多條其狀如葵而赤華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
不惑符禺之水出焉任臣案水經注作符禺之水而北流注于渭其獸
多蔥聾其狀如羊而赤鬣任臣案[illegible]

[illegible]其鳥多鴖郭曰音[illegible]其狀如翠而赤
喙可以禦火[illegible]

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之山其木多椶枏[illegible]
[illegible]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
黑實食之已疥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銅灌水出焉任臣
案水[illegible]而北流注于禺水其中有流赭郭曰赭赤
石[illegible]
土以塗牛馬無病郭曰今人亦以朱塗牛角云以辟惡[illegible]任臣案圖贊[illegible]

有運龍于以求鐵趙在其
下謂牛之痛作兆于祇
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其上多杻橿郭曰杻似棣而細葉一名土橿音紐橿木中車
材音姜任臣案爾雅注杻檍也璩云杻葉似杏葉而尖白
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開花似楝而細蕊正白蓋
契詩疏曰杻木人宮園種之名曰萬歲
皮謂之作弩與謂之檍材可為弓弩幹其陰多鐵其陽多
赤金禺水出焉禺一作禺注作愚水北流注于招水郭曰音韶其中多
鮮魚音同其狀如鼈其音如羊任臣案事物紺珠曰
鮮魚之鮮蚌魚如鼈
如羊又到鳥其陽多箭䉋郭曰今廣中郡出䉋竹厚裏
雜組作攢箭而長節根深筍冬生地中人
掘取食之䉋音媚任其獸多㸲牛羬羊有鳥焉其狀如
臣案廣雅箭䉋篠也
目存臣案鶉大如雞黑頭細而無尾毛有斑點性雜
鶉異有咢匹隴比而支莊子所謂聖人鶉居也其子曰鴳

者生河之鶉鶉至秋初謂之早秋中秋已後謂之白唐一
物不淮南萬畢術云蝦蟇得瓜化為鶉交州記云南海
變為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癘疾也或曰殺
吳韓子曰癘人憐王任臣案癘一音賴劉會孟曰太
擊曰蛇名肥遺見則大旱英山鳥名肥遺食之已癘矣然
不錯同名可以殺蟲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喬木郭曰枝上竦者音橋其陰多鐵
有草焉其名曰黃雚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
狀如赭郭曰紫赭色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郭曰治胕腫也音符竹水出
焉北流注于渭其陽多竹箭郭曰箭篠也任臣案爾雅會稽之竹箭焉而篠蕩既敷
法云篠竹箭也多蒼玉任臣案于闐采玉之地有綠玉河白玉河烏玉河太平御覽載交州出白玉夫餘出

赤玉提婁出青玉大秦出菜玉西蜀出黑玉並不
言蒼玉然周禮有蒼璧禮天之文意即青玉類也丹水出
焉郭曰今所在有丹水東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魚郭曰如鯑
魚四腳任臣案異物志異魚圖皆云人魚
似人長二尺有髮不可食是同名異類者也有獸焉其狀
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郭曰笄簪屬名曰豪彘郭曰狟豬也夾髀有
麤毫長數尺能以脊上毫射物亦自為牝牡狟或作貆吳
楚呼為鸞豬亦此類也任臣案楊雄長楊賦拉熊羆拖
豪豬一名帶豬通志略謂之山豬唐本草謂之蒿豬亦
或謂之貆豬星禽云壁水貐豪豬也
嚴說曰豪豬毛如攢雄中有激矢廢體兼資自為牝
牡又張師正倦游錄南海有泡魚大如斗身有棘刺能化
為豪豬巽為魚坎為豕豈
頭其理或然也
又西二十里曰浮山任臣案成都平陽澤州高州暁城
寧州廣安梧江皆有浮山是異地

同名多盼木郭曰音美曰盼分之盼枳葉而無傷郭曰枳刺針也能傷人故名云木
蟲居之郭曰在枝之中任臣案其實所蟲居之有草焉名曰
薰草郭曰薰草一名蕙草任臣案左傳一薰一蕕魏略曰大秦山出薰草
名蕙草郎今零陵香也陸機云薰草似麻葉而方
莖赤華而黑實任臣案子天問有蘋九衢枲華安居
臭如蘼蕪郭曰蘼蕪香草任臣案爾雅作蘼其臭如葯
蘼蕪一名江蘺淮南子云蘼蕪蘭芷
也一名蘄茝一名江蘺淮南子佩之可以已癘
曰似蛇床古詩上山采蘼蕪言拾香草也
又西七十里曰羭次之山郭曰音臾任臣案即羭次山漆水出焉郭曰今漆
水出岐山任臣案水經注漆水出扶風杜陽俞山東北
入于渭程大昌雍錄曰雍境漆水凡四出而實三歲雍州

富平縣石川河一也邠州[illegible]縣漆水二也鳳翔府普潤縣漆水三也郭白渠亦名沮漆四也四水之中唯石州河當爲禹貢漆沮而綿詩之謂自土沮漆者在岐不在邠也**北流注于渭其上多棫橿**郭曰棫白桵也音域　任臣案詩大雅芃芃棫樸陸璣曰三蒼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謂之白桵可爲車輻今人謂之白桵或曰白蕤爾雅疏棫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其下多竹箭其陰多赤銅其陽多嬰垣之玉**郭曰垣或作短或作根或作埋傳寫謬錯未可[illegible]

[illegible]任臣案騶雅[illegible]**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其名曰囂**郭曰亦在畏獸畫中似獮猴投擲也[illegible]之草[illegible]赭赤肥遺似鷄其肉巳疫[illegible]任臣案[illegible]

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橐𩇯郭曰音肥　任臣案[illegible]雅曰橐𩇯如鷲鴨見從人面鳥也周有鳥人面一足[illegible]孤立性與時反冬出夏蟄帶其羽毛迅雷不入又稱

山海經廣注　卷二　六

[illegible]庸韻云鶖土精也似鳧一足黃色廣州志獨足鳥一名山鳥大如鵠其色蒼其聲自呼臨海志云獨足鳥文身赤口晝伏夜飛將雨轉鳴即孔子所謂商羊也一足[illegible]一足名獨立見則主勇強南史陳之將亡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觜畫地成文凡[illegible]**冬見夏蟄**任臣案[illegible]冬則出夏則蟄[illegible]耳陽之[illegible]氣令人[illegible]又[illegible]亦衆色類此皆而非**服之不畏雷**郭曰著其毛羽令人不畏天雷也或作災

又西百五十里曰時山無草木逐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水玉

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任臣案劉氏云有山今按長安藍田鄠縣界**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獸多猛豹**郭曰猛豹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能食蛇食銅鐵出蜀中或作虎**鳥多尸鳩**郭曰尸鳩布穀類也或曰鴶鵴也　任臣案衛雅鳩鳴[illegible]鴶鵴或作邱[illegible]

瑯云一名擊穀嚴粲云一名乘鳩仲春鷹所化爲鳩也山陰陸氏曰一名搏黍江東呼爲郭公又爲穫穀

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時之山任臣案上有時山此名大時山猶地志中射的山有大射[illegible]山勞山有大勞山**上多穀柞**郭曰柞櫟又鑿子本亦名柞　任臣案**下多杻橿陰多銀陽多白玉涔水出焉**郭曰音潛　任臣案涔水今山犁山酈道元云涔水即黃水也**北流注于渭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漢水**郭曰今河內修武縣縣北黑山亦出清水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郭曰今在武都氐道縣南嶓音波　任臣案括地象曰嶓冢上爲狼星常璩華陽國志西[illegible]中記云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illegible]有二一在天水一在[illegible]中[illegible]水所出**漢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沔**郭曰[illegible]至江夏安陸縣[illegible]**囂水出焉北流注于陽水**郭曰或作陽**其上多桃枝**任臣案桃

山海經廣注　卷二　七

枝今名桃竹實心多節可以爲杖又可爲席裴氏廣州記有桃竹魏志倭國有桃枝竹圖贊曰嶓冢美竹厥號桃枝[illegible]以安寢杖以扶危**鈎端**郭曰鈎端桃枝屬　任臣案[illegible]

多𤜣兒熊羆郭曰𤜣似熊而黃白色　任臣案李時珍曰羆熊之大而色黃白者羆也小而色黑者熊也[illegible]不色[illegible]亦猪[illegible]形如豕而馬[illegible]

多白翰赤鷩郭曰白翰白鵫也亦名鵫雉又曰白雉

有草焉其葉如蕙郭曰蕙香草也　任臣案蕙草即零陵香也亦謂之薰草[illegible]又申夕[illegible]蘭之[illegible]又以爲蘭又[illegible]爲蘭草蕙草也[illegible]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魏武以爲香燒之[illegible]蕙[illegible]即零陵香後人因不識蘭草蕙草[illegible]爲二[illegible]鄭樵曰蕙一幹一花者爲蘭一幹數花者爲蕙[illegible]今蘭蕙但花香而葉乃無氣質弱易萎[illegible]可刈

佩必非古人所指然則今似茅而花有兩種者非古其本

蘭蕙明甚郭謂蕙非蕙草其亦誤以蕙蘭爲蕙草歟

如桔梗郭曰本根也任臣案桔梗似薺苨一名利如一名符扈一名房圖國策云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黑華而不實名曰蓇蓉任臣案圖括地象云嶓冢山上有異花草名骨容食之無子楊慎山海經注曰今名花骨容讀骨花之類黃氏紺珠亦云花骨容出嶓冢山服之無子又爾雅草花而不實謂之英食之使人無子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上多椶柟下多菅蕙郭曰菅茅類也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谿郭曰或作谷邊郭曰或作遺席其皮者不蠱任臣案熊氏夔越集木狗形如黑狗能登木其皮可爲褥能運動血氣李時珍本草云川西有玄豹大如狗黑色尾亦如狗其皮作裘褥甚暖疑即谿邊類也紺珠云谿邊如狗席其皮辟蠱蠱癇疾或云蛇蠱金蠶蠱之類

有鳥焉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郭曰翁頸下毛音汲甕之甕名曰櫟郭曰音沙櫟之櫟食之已痔任臣案讀書考定曰肥遺已癘櫟已痔事物紺珠亦曰雷鳥已痔數斯已癭圖贊曰有華無實骨容之樹谿邊類狗皮厭不蠱黑文赤翁櫟鳥愈痔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郭曰香草也任臣案與芳杜偕名物雅杜若亦名杜衡志云杜衡亂細辛故一名土細辛又其葉似馬蹄俗名馬蹄香以走馬亦因其性以爲用也杜若亦名杜衡楚辭所謂雜杜衡與芳芷者也其類自別後人多不辨可以走馬郭曰帶之令人便馬或曰馬得之而健走食之已癭郭曰治癭或作癯圖贊曰杜衡走馬因體亦有假足駿在感安事御者

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皋塗之山薔水出焉西流注于諸資之水塗水出焉任臣案今榆次縣有大涂水小涂水南流注于

集獲之水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銀黃金任臣案銀黃楊慎以爲即黃銀也黃漢代所以爲佩唐太宗常賜房元齡一黃銀帶又虞世南昔夫子代附碑太宗賜之王羲之黃銀印一枚北史辛公義爲牟州刺史山產黃銀獲之以獻春秋運斗樞云八君秉金德而生則黃銀見太古集云黃銀出蜀中與金無異但上石則白色丹房鑑源云黃銀能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指南云銀黃不雜汞不受鍛云銀出蜀中金石不雜紫雲黃銀不受于黃金二物一云錫也非是廣信羽錫云黃銀出山中不雜紫石

其上多桂木任臣案范成大桂海志云凡木葉心皆一縱理獨桂有兩道如圭形故字從圭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郭曰今礜石殺鼠音豫蠶食之而肥任臣案本草礜石一名白礜石又名太白石一名澤乳一名固羊石一名鼠鄉以其能毒鼠也圖贊曰礜石殺鼠蠶食而肥物性雖反齊之一歸有草焉其狀如槀茇郭曰

槀茇香草任臣案茇音跋一名鬼卿賓籙謂之蛇虱其葉如葵而赤背名曰無條可以毒鼠任臣案元覽云無條毒鼠有獸焉其狀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郭曰前兩腳似人手而四角名曰玃如郭曰音玃任臣案埤蒼云玃獸如鹿四角馬足人手或云名曰玃如事物紺珠曰玃如白尾鹿身四角玃之爲獸如人手後兩腳有馬足圖贊曰玃如之獸鹿身白尾馬足人手其角有四角名曰玃如又云可以走馬者也任臣案鳥似鴟而小尾有鷂者曰鷂鳥其狀如鴟任臣案鷂或作鷂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足名曰數斯任臣案數斯大首人周人謂之鷂鳥數斯皆人

足烏事物紺珠曰數斯如雉人足 食之已瘕（郭曰或作癎）

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郭曰今始平槐里縣有黃山上故有漢惠帝所起宮非此 任臣案 [illegible] 黃山與此同名 [illegible]）無草木多竹 [illegible] 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玉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𤜣（郭曰音敏 任臣案 [illegible]）

有鳥焉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䳇（郭曰鸚䳇舌似小兒舌脚指前後各兩扶南徼外出五色者亦有純白者大如雁也 任臣案說文鸚䳇能言鳥 [illegible]）

山海經廣注　卷二　十

[illegible]

又西一百里曰翠山其上多椶柟其下多竹箭其陽多黃金玉其陰多旄牛麢麝（郭曰麢似羊而大角細食好在山崖間 [illegible]）其鳥多鸓（郭曰音壘 任臣案 [illegible]）其狀如鵲赤黑而兩首四足（任臣案博物志崇山鳥兩首 [illegible]）可以禦火（任臣案 [illegible]）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郭曰音巍）是錞于西海（郭曰錞猶堤也 [illegible]）無草木多玉淒水出焉（郭曰淒或作浽）西流注于海其中多采石（郭曰采石石有采色者今雌黃空青碧綠之屬 [illegible]）黃金多丹粟

山海經廣注　卷二　十一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華山冢也（郭曰冢者神鬼之所舍也）其祠之禮太牢（郭曰牛羊豕為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燭齋百日以百犧瘞用百瑜湯其酒百樽嬰以百珪百璧（[illegible]）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牷用一羊祠之（[illegible]）燭者百草之未灰白蓆采等純之（郭曰 [illegible]）

也馬[illegible]屑物也

西次二經之首曰鈐山（郭曰音髡鉗之鉗，或作冷，又作塗。任臣案劉氏云[illegible]州[illegible]）其上多銀其下多玉其木多杻橿

西二百里曰泰冒之山（郭曰或作[illegible]）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浴水出焉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藻玉（郭曰[illegible]者或作柔[illegible]）多白蛇

[illegible]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數歷之山（[illegible]）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其木多杻橿其鳥多鸚䳇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其中多白珠（郭曰今蜀郡平澤出青珠，尸子曰水員折者有珠。任臣案左思蜀都賦[illegible]青珠黃環是也）

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銀其下多青碧（郭曰碧亦玉類也，今越嶲會稽縣東山出碧）雄黃（郭曰晉太興三年高平郡界有山崩其中出數千斤雄黃）其木多椶其草多竹涇水出焉（郭曰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笄頭山[illegible]）而東流注于渭（[illegible]）其中多磬石（郭曰可以為樂石[illegible]）青碧

西南三百里曰女牀之山（任臣案[illegible]）其陽多赤銅其陰多石涅（郭曰即礬石也，楚人名為涅石，秦名為羽涅也，本草經亦名曰涅石也。任臣案[illegible]）

采本草黑石脂一名石墨一名石涅南人謂之畫眉石[illegible]又名羽澤二名原自不同且若石涅是名以涅石為石涅是郭注之誤也李氏注本草[illegible]條下仍引經文亦未察其謬耳又石灰亦名石[illegible]同楊慎補注曰石涅可以染黑色論語涅而不緇即此物也又可以書字謂之石墨上古用漆書中古用石墨書今代用煙墨不知石墨為何物矣本草石涅一名玄丹又名[illegible]

其獸多虎豹犀兕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文（郭曰翟似雉而大長尾，或作鴉[illegible]）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郭曰舊說鸞似雞，瑞鳥也，周成王時西戎獻之。任臣案[illegible]）

[illegible]

又西二百里曰龍首之山（[illegible]）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鐵苕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涇水其中多美玉

又西二百里曰鹿臺之山（郭曰今在上郡[illegible]）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銀其獸多㸲牛羬羊白豪（郭曰[illegible]）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徯其名自叫也見

則有兵任臣案劉會孟曰鳥人面者非大美則大惡大美者頻伽大惡者鳧徯黃省曾詩海內揚光兵鳧徯下鹿臺鳴此也

西南二百里曰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任臣案陳賜樂郡曰少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則名所自因殊不一要之一邊陰陽之和者固宜所貢浮磬而已盡取其土少而水多其洋和且潤也其陰多檀任臣案檀有黃白二種葉皆如楮與柎榆其莛相似諸云柚不諒得其楚莫楚尚可得斑馬楮郭曰楮即穀木任臣案日華子曰皮斑者為楮皮白者為穀李時珍云楚人呼乳為穀其木汁如乳故以名之[illegible]言今交陸居云郎今構樹也陸璣詩疏[illegible]曰構[illegible]州人謂之穀東荊揚交廣謂之穀其中多女牀郭曰未詳任臣案王氏[illegible]曰女牀疑草石類鳥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

山海經廣注　卷二　十四

又西四百里曰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任臣案駢雅曰朱厭[illegible]鼠毋前兒皆猿屬也事物紺珠云朱厭如猿白身赤首見則大兵郭曰一作見則有兵起焉一作見則為兵任臣案圖贊曰鳧徯朱厭見則有兵類異感同理不虞行推之自然厥數難明

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堊郭曰堊似土色甚白音惡其陰多碧其獸多㸲牛麢羊

又西四百里曰薰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四百里曰厎陽之山音旨其木多稷柟豫章郭曰稷似松有刺細理音即豫章大木似楸葉冬夏青生七年而後可知也任臣案張衡南都賦其木則檉松楔稷司馬相如賦云楩柟豫章顏注曰豫即枕木章即樟木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枕此則豫即釣樟也逸志名曰釣樟亦樟類非所謂輪無枕是也又名者章亦因此木得名其獸多犀兕虎犳郭曰犳音之藥反任臣案字海云犳皮有豹文字彙云獸名文又音駁狀如狗而文首也㸲牛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衆獸之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其下多檀楮多黃金其獸多犀兕

又西五百里曰皇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郭曰即雌黃也或曰空青曾青之屬任臣案雌黃生山陽故名雄黃雌黃生山陰故名雌黃二義自殊若為空青不當復有青雄黃之名矣蘇頌云階州山中有[illegible]者色而堅者名曰熏黃青雄黃恐即此也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

山海經廣注　卷二　十五

又西三百里曰中皇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蕙棠郭曰[illegible]之屬也蕙或作[illegible]任臣案[illegible]棠[illegible]種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西皇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鐵其獸多麋鹿㸲牛郭曰麋大如小牛鹿屬任臣案[illegible]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萊山其木多檀楮其鳥多羅羅是食人郭曰羅羅之鳥所未詳也任臣案完委餘編曰鳥之食人者萊山羅羅[illegible]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鈐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

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爲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郭曰牛羊豕爲少牢也白菅爲席其十輩郭曰音背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鈐而不糈郭曰鈐所用祭器名所未詳也或作思訓祈不糈祠不以米毛采郭曰言用雜色雞也

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郭曰山名南望䍃之澤郭曰音遥西望帝之搏獸之邱郭曰搏或作簿東望蟡淵郭曰蟡音於然有木焉員葉而白柎郭曰今江東人呼草木子房爲柎音府一曰柎花下鄂音丈夫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任臣案周禮橘逾江而北爲枳又小者似橘[illegible]食之宜子孫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illegible]而善投名曰舉父郭曰或作夸父今平山有之大如狗狀如獼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頭能舉石擲人玃類也[illegible]任臣案[illegible]呂氏春秋[illegible]舉父之不量力[illegible]有鳥焉其狀如鳧任臣案鳧似鴨而小長尾[illegible]尸子曰野鴨爲鳧家鴨爲鶩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郭曰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鶼鶼鳥也任臣案周書王會篇巴人以比翼鳥[illegible]王者德及高遠則比翼鳥至[illegible]西海致比翼之鳥[illegible][illegible]見則天下大水

山海經廣注　卷二　七

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泚水出焉郭曰音紫任臣案水經泚水有二一出泚陽太湖山一出靈山東北非此北流注于泑水郭曰烏交反又音黝水色異也[illegible]多青雄黃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郭曰此山形有缺不周匝處因名云西北不周風自此山出任臣案淮南子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又曰[illegible]不周風之所生也拾遺記員嶠多大鵲高一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名氏春秋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郎此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郭曰河南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出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復潛行南出于積石山而爲中國河也名泑澤郎蒲澤一名蒲昌海廣三四百里其水停冬夏不增減去玉門關三百餘里郎河之重源所謂潛行也渾渾泡泡水濆涌之聲也衮咆二音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郭曰峚音密任臣案他書引此多作密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任臣案劉熙逸雅飴之清者曰飴稠者曰餳餳洋也方言謂之餦餭楚詞云粔籹蜜餌用餦餭食之不飢任臣案陶潛讀山海經詩丹木生何許迺在峚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郭曰后稷神所憑因名云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郭曰玉膏涌出之貌也河圖玉版曰少室山其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亦此類也沸音拂任臣案玉膏郎玉髓或謂之玉液又謂之玉肪十洲記云瀛洲有玉膏名曰玉醴飲數升輒醉抱朴子云生玉之山有玉膏出鮮明如水精以無心草末和

山海經廣注　卷二　三

之須臾或水服之長生圖贊曰丹木煒燁沸沸玉膏黃軒是服遂攀龍豪眇然升遐羣下烏號**黃帝是食是饗**郭曰所以得登龍于鼎湖而龍蛇也任臣案陶淵明詩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黃即此**是生玄玉**郭曰言玉膏中又出黑玉也任臣案于闐國有烏玉河御覽云西蜀出黑玉王逸玉論云黑如純漆又高昌人謂玄玉為石墨今謂之黳玉即此玉也孫興公賦云挹以玄玉之膏**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任臣案事類賦玉膏灌丹木之根金刀剖如何之寶**丹木五歲五色乃清**郭曰言光鮮也任臣案吳淑木賦參朝水之九轉取密山之五色**五味乃馨**郭曰言馨香也**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郭曰謂玉華也離騷曰懷琬琰之華英又曰登崑崙兮食玉英汲冢周書所謂峚華之玉任臣案穆天子傳天子于是得玉策枝斯之英玉策即玉榮注引山海經亦作玉策尸子曰龍泉有玉英梁任昉詠霽詩山經題密榮謂此也**而投之鍾山之陽**郭曰以為玉種任臣案潘氏黃海云峚山玉榮投之鍾山之陽以為種**瑾瑜之玉為良**郭曰言最善也或作食觀與兩首任臣案圖贊曰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紅霓君子是佩象德閑邪**堅粟精密**郭曰粟玉理也詩記曰瑾瑜似粟粟或作栗玉有粟文所謂穀璧也任臣案梁氏禮書子不足于長人故璧琢以穀是穀璧非自然之文以此相證并是**濁澤有而光**郭曰濁謂濁厚**五色發作**郭曰言符采互映色王子年符瑞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割肪黑如醇漆玉之符彩也**以和柔剛**郭曰言玉協九德也**天地鬼神是食是饗**郭曰玉所以祈祭者言能動天地感鬼神**君子服之以禦不祥**郭曰今徼外出金剛石石屬而似金有光彩可以刻玉外國人帶之云辟惡氣亦此類也**自峚山至于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間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任臣案穆天子傳自密山以至鍾山四百六十里[illegible]鍾山之上以玉抵鵲[illegible]云願[illegible]之玄圖也承鍾山之玉英[illegible]以鍾山之玉[illegible]天府與[illegible]州皆有連山非此**其子曰鼓**郭曰此亦神名也[illegible]其類皆[illegible]然故存之[illegible]**其狀如人面而龍身**任臣案事物紺珠作古鍾鼓經[illegible]**是與欽䲹殺葆江于崑崙之陽**郭曰[illegible]任臣案[illegible]**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䍃崖**郭曰[illegible]**欽䲹化為大鶚**

郭曰鶚鵰屬也任臣案禽經云王雎魚鷹也即此所謂之鵰[illegible]淮南子謂之[illegible]**其狀如鵰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郭曰[illegible]任臣案[illegible]**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為鵕鳥**郭曰音俊任臣案[illegible]**其狀如鴟**郭曰[illegible]牛哀化虎黃母化黿徐伯化魚[illegible]**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即其邑大旱**郭曰[illegible]任臣案穆天子傳云鍾山作舂山[illegible]天子北升于此山以望四野曰[illegible]是唯天下之高山也[illegible]**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

多文鰩魚郭曰音遙。任臣案呂氏春秋灌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飛遊于東海。左思賦云文鰩夜飛而觸綸，庾信象戲云文鰩夜觸，翼似燕猶。郭璞江賦文鰩鮫鯔，西腰縱組，云洞庭之鮒，灌水之鰩，瑞錄云玉虬何以驗鰩，何以蟄。曹植七啟膾西海之飛鱗，李善注引以為文鰩也。駢雅云文鰩長尺許，有翼。西史物性志言東南文鰩出南海，名飛魚，羣飛水上，則大風。又神異經言東南海中有溫湖，其中有鰩魚，長八尺，不言能飛，似別為一種。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于東海，以夜飛。任臣案薛道衡詩杉樹朝飛何各殊，文魚夜過經異聞。白氏六帖云鼠為毛羣，天馬潛而主水，魚非羽族，文鰩飛以衒容。李肇賦云夜飛常從于文鰩。其音如鸞雞郭曰鸞雞鳥名，未詳也。或作鷄。任臣案張方作鶉趣處節鶯也。其味酸甘，食之已狂任臣案淮南子曰丘氣多狂。見則天下大穰郭曰豐穰收熟也。韓子曰穰歲之秋。任臣案圖贊曰見則邑穰，騶名曰鰩，經曰[illegible]。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郭曰即螺螄也。任臣案蠃之屬有蝶螺、螺螄。螺，蜾蠃也。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郭曰琅玕，石似珠者。藏，隱也。任臣案說文云琅玕，石之似珠者。玉篇云琅玕，石似珠也。任臣案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孔安國云琅玕，石而似玉。又許氏說文云琅玕似珠，黃帝子。西域天竺國出琅玕。盖似王西域郭崑崙之丘有琅玕樹，亦云琅玕本是一類，生于海而赤者為珊瑚，生于山而碧者為琅玕。今回回青，珠與珊瑚相似，即琅玕所作。或曰左思蜀都賦清珠黃琅，指琅玕子也。又任昉云珊瑚生水中，初白而後微紫，是水中亦有琅玕。淮南有琅玕石生。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郭曰即玄圃也。穆天子傳曰乃為銘迹于玄圃之上，謂刊石紀功德如秦皇漢武之為者也。任臣案王融曲水詩序載懷平圃，乃睠芳林。神英招司之郭曰司，主也。招音韶。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于四海郭曰徇謂周行也。其音如榴郭曰音留，或作溜。任臣案圖贊曰槐江之山，英招是主，巡遊四海，撫翼雲舞，實惟帝囿，有謂。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郭曰皆光氣炎盛相焜燿之貌。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郭曰后稷生而靈智，及其終化形遯此澤而為之神，亦猶傅說騎箕尾也。任臣案后稷有二，一為帝嚳之子。其中多玉，其陰多榣木之有若郭曰榣木，大木也。言其上復生若木，大木之奇靈者為若，見尸子。任臣案說文云榣，樹動也。楊氏曰木不生花也。若木見大荒北經。尸子曰若木之枝，其花若光。[illegible]

北望諸毗郭曰諸毗，山名。任臣案北山經多榣木，非是。槐鬼離侖居之郭曰離侖，其神名。鷹鸇之所宅也郭曰鸇，亦鷂屬也。任臣案列子云鷹化為鸇。東望恒山四成郭曰成亦重也。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郭曰搏猶脅也，言羣鬼各以類聚處山四脅。有窮，其總號耳。搏一作摶。任臣案爾雅山三襲陟，山一成坯。爰有淫水，其清洛洛郭曰水留下之貌也。淫音遙。任臣案曹植九愁賦流淫淫其洛洛，江淹賦揚漉而流之，亦作落。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郭曰勃皇未詳。見則其邑有兵。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郭曰天帝都邑之在下者。

也穆天子傳曰吉日辛酉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
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言增封于崑崙山之上
紐吾案十六國春秋馬岌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
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蓋謂此山禹貢崑崙在臨江之閒
西即朔矣十三州記云崑崙正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
亥以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迴繞匝山南接積石北海之
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
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洞圖括地象曰崑崙在西北地
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赤縣之
十萬里也有八千六百軸大相牽令本赤縣之州是為中則曰見
又括地象曰崑崙之墟下通今本赤縣之州是為中可則
逆經曰崑崙抖大萬仙山起西北綿亘山寒拔神記曰崑
鬱之山是惟帝之下都淮南子云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
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登之乃靈
帛錦爲玉淵帝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十洲記云
上有金臺玉闕天帝君治處也葛仙公傳曰崑崙一曰
左闕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一日天柱
人所居也圖讚曰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羽之
山海經廣注　卷二
宇懷焉中境號曰天柱實崑崙神陸吾司之郭曰即肩
也吾得之以成大山也帝下都本此任臣案莊周
曰肩吾得之以成大山是可帝之門吐氣將主世
是崑崙開明是對司帝之門使不得主宰觀中得
吟六彼崑亦何爲乎房陸吾使不得主帝任也
吾而臨驕蟲徐氏察修賦今陸吾啟鑰而列關闔此也
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
帝之囿時郭曰主九域之部界天帝苑囿之時節也
事崑山圖注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五龍天皇皆
出此中爲十二時碑也道里既殊或與此神異
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任臣案一作土螻又作土
物則幾元覽曰土螻獸也似羊四角出廣
十螻如羊四角其名曰羊四角爲土螻又隅北方亦
悉之上螻見爾雅
異與此同名
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蜂大如鴛鴦名
曰欽原郭曰欽或作爰或作至也任臣案類聚云
欽原鳥也元覽曰蜚螫水欽原蓋木彭蠡五作
蠚鳥獸則死蠚木則枯任臣案蠚言毒也廣韻蠚名
死蠚木則空任臣案蠚言毒也
于曰螫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下蠚與溫嶠書元規召
此飛在也蠚以勞塞圖贊曰土螻食人四角似羊
欽原類蜂大如鴛鴦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
服物用器服也
郭曰服器服也一曰服事也或作藏任臣案天文志鶉
首鶉火鶉尾三宮也大微南宮也南西兩承如在帝方
者爲五星七宿之宗廟服用皆鶉大宿也司禮
鈴人鳥是大宮之象所服當是鶉雀鶉自
本山宜道之經云鶉鳥司帝百服義取此也今三
云采以朱雀爲文章采服之所司者所究之矣有木
焉其狀如棠郭曰棠梨也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
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郭曰言體浮輕也沙棠爲木不可得沉呂氏春秋曰果之
山海經廣注　卷二　三
美者沙棠之實鄭曰安得沙棠刻以爲舟泛彼滄浪以遊
以遨任臣案南越志寧州果名沙棠其核浮在山
雜有以實華負實赤甘如李上林賦云沙棠櫟檽
風俗通山有如此形狀似李崔豹古今注曰沙棠者
聞爲龍舟以遊行於在從去有草焉名曰薲草郭曰音頻
越岩郭以道在從去有草焉名曰薲草任臣案毛見
曰薲大萍也與蘋同本草云大者爲蘋小者爲萍葉如
字形水陸二種左傳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
于王公明薲有實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郭曰呂氏春秋
之美有實也
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任臣案呂覽曰菜之美者
其名鶉之果之實皆果是多愛有奇荼廣
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出焉郭曰出山東北隅也而南流東注于無達山郭曰名曰赤水出焉郭曰出
東南隅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郭曰氾天亦山名赤水所
也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郭曰氾天亦山名赤水所出穆天子傳曰遂宿于
貝者之側赤水之陽洋水出焉郭曰出山西北隅或作清
阿水出也氾浮劍反任臣案水經注引

泑水出崑崙西北隅又許慎呂覽孔竅國當域泑以爲水
出遠西南洋水與一名漾水未可知也又案瀚海內西經洋
當音 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郭曰醜塗亦山名也皆在崑崙南極穆天子傳曰庚辰濟
翔 洋水又陽天子洋水也任臣案亦無注作醜塗 黑水出焉郭曰亦出西北隅也而西流于
大杆任臣案也穆天子傳曰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崑崙鴻鷺之上以為周室主杆前亦 是多
怪鳥獸郭曰謂有一獸九首有一鳥六首之屬也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
是多白玉其中多䱻魚郭曰音滑二鳥其如魚任臣案字書䱻魚有 其狀如
魚是也如蛇四足者音骨今郭音相反疑字誤鱣 鼻錄江賦云鯖鰅鮱鯆
蛇而四足是食魚任臣案劉會孟曰龍鯖山潭中亦產鯖四足而有角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蠃母之山神長乘司
之是天之九德也郭曰九德之氣所生 其神狀如人而犳郭曰之棗反尾
任臣案圖贊曰九德之氣是生長乘人狀豹尾其神則凝妙物自潛世無得稱 其上多玉其下多
青石而無水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郭曰此山多玉石因以名
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四徹中繩先
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無鳥獸穆王於是攻其玉石取玉
石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以歸雙玉為㺮半㺮任
臣案闕十二州志赤水西有白玉山山有西王母堂室
外國圖曰西王母國在弱水中有王山白兔陶附顧山海
經詩玉臺凌霞秀王母妙顏又李賀詩忽憶則天子駕
車上玉山卽此也又王山近若山有東嶽千云西土母所
居在崑山之春山瑕華之闕光碧之堂所謂王闕坐天姬

當有老君中經集仙傳諸泉記書記語諸書云西王
母太妙龜山金母也姓緱氏名婉姈一云姓楊名回
之王公擽理二氣乃西華之至妙 河吟據其詳甚怪不足據也 西王母其狀如人豹
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郭曰蓬頭亂髮勝玉勝也音龐
任臣案帝王世紀曰崑崙之北台山之神人身虎首豹尾蓬頭又廣記云蓬髮戴華勝虎首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真形
武后放卞名鼇此如敖勝之有毛 尾腰才足崙今戴勝此 是司天之厲及五
殘郭曰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
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
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西王母又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

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
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弇山即崦嵫
山案竹書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舜時西
王母遣使獻白環見禮二朝任臣案黃帝時西王母大使
益地圖博物志云堯教化及雕題蜀越西見王母
云西王母獻白玉琯說見大荒經任圖贊曰天帝
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贄賦詩交歡 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郭曰
或作 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郭曰晉太康七年邵陵扶夷
羊縣檻得一獸狀如豹文有兩角無前兩腳時人謂之狡
起■毋謂得 任臣案當啖嘖業云狡音效豹文緹
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胜遇郭曰音姓任臣案事物紺珠云胜遇如翟而赤
赤食魚雅曰蠻蠻雀遇北水鳥也又張華神異經欽天
上有人鳥名曰希有南向右翼覆西王母當翼北鳥其
是食魚其音如錄郭曰音錄未詳任臣案字義錄古作錄或作鹿鹿是錄也

古相通也疑錯處之借字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丘郭曰黃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號軒轅丘任臣案皇甫謐云黃帝受國于有熊居軒轅之丘劉會孟曰今古有熊氏之國郡國志云新鄭縣城內有軒轅丘又秦州有軒轅谷無草木洵水出焉郭曰音詢而南流注于黑水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黃

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郭曰冒猶覆也積石山今在金城河關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任臣案一統志積石在西寧衛境之南劉辰翁曰積石在陝西河州夏氏禹貢合注云積石山有二河水經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名言迹山上人以鬼為唐述蓋傳其山有神人往還也書曰導河積石山即此河水冒以西流水經注引此作

山海經廣注　卷二　三六

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郭曰水經引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鄧林山東河所入也任臣案圖贊曰積石之中實生重河夏后氏導石門瀾波珍物斯備比奇崑阿

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郭曰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任臣案禮斗威儀曰白帝白招拒世中書云白帝治金山有之任家鄉曰帝王世紀帝少昊其神主秋白官主刑故今名河曰治獄蔡邕異其為人臣以兵為金天下傳少昊之所以為少昊所降也是少昊之主也西方以為西皇亦以帝居西方故其主

其獸皆文尾郭曰文或作長其鳥皆文首或作長是多文玉石實惟員神磈氏之宮郭曰音隗任臣案圖名記作隗氏即蓐收隗氏之地冠編云少昊本作員神磈氏之宮郭曰磈氏之神以長流之山圖贊曰少昊之帝號曰金天磈氏之宮亦在此山是司日入其景則圓

神也主司反景郭曰日西入則景反東照主司察之任臣案吳淑日賦長留反景都廣無影謂此也揚慎補注云日西入則景反東照故日反景揭雖賦所謂何倒也尚書宅西曰昧谷蕭綺日古文作柳谷昧氏以五色采為日入時具五色現之口入色也音忽言其變白之神秋山海經司反景之所居白帝蓐收反景者有九收為多其變十狀有作脈脩紅青有如金綠為射者之向人多我霞我陰雲氣研取日光若渴其中以具其陰云是可...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任臣案一本作章義無草木多瑤碧所為甚怪郭曰多有非常之物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任臣案...外玉篇云...傳說山是有赤豹白虎屬子九歌云乘赤豹兮從文貍大雅赤豹黃羆鬼谷子遺書藝文書中云下有赤豹名猙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其名如猙郭曰京氏易義曰音如石相擊音靜也

山海經廣注　卷二　三七

任臣案猙又音爭一曰似狐有翼見廣韻黃氏韻會作猙廣雅猙獸名也圖贊曰章莪之山奇怪所宅有獸似豹厥色惟赤五尾一角鳴如擊石又廣海言猙如赤豹五尾一角相類似誤也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任臣案郝懿大於鶴長頸丹頂赤目赤頰青腳修白羽黑翎相鶴經云飲而不食乃胎化也

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郭曰譌亦妖譌字任臣案畢方木精也南方淮南子云木生畢方注云狀如鳥青色赤腳一足不食五穀高誘曰畢方兒主于南方有獸名畢方見則其國有火山海經云孝武帝嘗有獻異鳥者云是畢方之鳥也東方朔以問東方朔朔曰此畢方也乃名其鳥是也又見山海經畢方之名以其鳴呼之則去又大瀛鳥名陽之鳥曰畢方人見則國有大火又曰畢方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帝嘉其才高翔鼓翼陽祭乃為大火不炎正邪之事張南文元年七年見火

炎日夜數十發莚燒物之為者說傳怪鳥其實其狀山海
經畢方見有訛火則怪鳥其畢方與興化府志云嘉靖十
八年九月間莆田縣火災是夜有鳥下火中師子厚所云
聑步鳥也又續騷雜云俞見縣前而遠去乃畢方婆娑駛
卜筆是指此又評綜文選注畢方如鳥兩足一足
之以作臣失真亦文小有異同未可據也

又西二百里曰陰山濁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其中多文貝任臣案相貝經貝十二等書大傳大貝如車渠顧命云文貝仍几華詩宗貝闕分寸小者戊岂六貝錢言其交也以小大圈貴云先民有作注貝貴岂以波彰貫以小大傷易負把有作注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名曰天狗任臣案字林名天狗引此李約錫珠云天狗如狸白首如貓笑天狗有赤犬口天犬又太白化妖星名天狗其音如榴榴郭曰或作貓貓可以禦凶任臣案圖贊云天狗不大成貧臨小寢失

□□□之相胜□乎食帶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郭曰音陽任臣案或作符陽其上多椶柟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郭曰或作雅任臣案劉子云江疑神任臣案乘雲列缺雷郎此江疑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任臣案劉歆陽之山多怪雨謂此也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郭曰今在敦煌郡尚書云竄三苗于三危是也任臣案三危在陝西沙州城東南三十里其山三峯故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河西舊事云三危山在沙州南二十里又列朝詩集注麗江府羅此城北有山即三危山未知是非三青鳥居之郭曰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也竹書曰穆王西征至于青鳥所解任臣案圖贊曰山名三危青鳥所憩往來昆崙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旅於斯地固謂山海經稱三青鳥毛色奇

汚亦鍊乃主切使為歸三危山待馥天台碑未去三鳥蒼
道二頭應為大鳥經西王青鳥東海赤鳥伏知遺書云王
小青□似□雖是大此為青日木三危山有青鳥為王
母使者在傳云青鳥司啟者也出鶴鳴也立春鳴立夏止
故所以□□通信用之義故古□□母使者又淡武故
事云□□□日西王母至有三青鳥夾侍□□□鳥为舊此附會之

是山也廣員百里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毫如披蓑郭曰蓑辟雨衣也音催其名曰傲狠郭曰傲噎兩音任臣案一作傲徊雅曰牛四角而白山海經字彙引此作傲狠者音嚣又是食人有鳥焉一首而三身其狀如鸈其名曰鴟郭曰劉朝陽集文赤翔音洛下句或云扶狩則死黃木則枯任臣案在上紋羽下服鴞在此耳一本作扶猾則也閣貫曰江旋所居風無是務獸有獄鴟毛如披蓑粱鳥一頭厥身則兼

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郭曰耆童老童顓頊之子任臣案圖贊曰顓頊之子其音常如鐘磬郭曰作大正與其聲如鐘磬處于騩山帝顓之曾其下多積蛇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任臣案河西舊事曰天山高冬夏長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在蒲東一百里即漢貳師將軍擊右賢王於天山者也西域記云天山有古或一名析羅漫山又名白山通典云伊州柔遠縣一名時羅漫山一名雪山在伊州顏氏說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湯谷任臣案開山圖騩山西北有溫泉辛氏三秦記廣武故事並云騩山有湯泉者即此湯谷湯谷湧其後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郭曰體色黃而精光赤也六足四

渾敦無面目任臣案渾敦古音叢身首玄湖與混沌同中天佚興云渾沌蓋劍太帝其谷文數德有物衛于渾敦莫之取作又神異經言昆崙西有獸焉目不見兩耳不聞有腹而無五藏有腸直而不旋名曰渾沌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郭曰夫形無全者則神自然靈照精無見者則闇與理會其帝江之謂乎莊生所云中央之帝混沌為儵忽所鑿七竅而死蓋假此以寓言也任臣案段氏譜皇記天山有神焉其狀如蒙而光其光如火六足四翼無面目識歌舞事物紺珠云帝江出天山識歌舞身之陽王氏家一苑云天山之神帝江一曰鼓神也圖則渾沌神則為通自然靈照聽不以之王融曲水詩序傳毖旅于帝山之狩致頌此也又路史帝不降足南北號之云山海經帝江也此復民之淵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郭曰泑音黝神蓐收居之郭曰亦金神也

人面虎爪白尾執鉞見外傳云任臣案風俗通姓纂云蓐收後有蓐氏蓋少皞之子該也後為蓐氏或為蓐氏山月令亦云其神蓐收其上多嬰短之玉郭曰未詳任臣案猶以山有嬰垣玉短當垣字之譌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郭曰日形員故其氣象亦然也任臣案楊慎補注云晉天文志東海氣如圓簦其狀亦此類也神紅光之所司也郭曰未聞其狀

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郭曰或作土翠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讙郭曰讙音歡或作原其音如奪百聲郭曰言其能作百種物聲也或曰奪百物名亦所未詳任臣案太平御覽引此諸作讙音奪百聲五侯鯖云狸一目二尾音奪谷音部數也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癉郭曰黃癉病也

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郭曰猗餘兩音任臣案帶山鳥自爲牝牡亦名鵸鵌事物紺珠云鵸鵌如烏九首六尾善笑自爲雌雄黃氏之說也又駢雅云鵸鵌三首元覽云三首之鳥有鵸鵌焉九首之鳥有鬼車焉字書或作鵸鷄服之使人不厭郭曰不厭夢也周書曰服者不眯音莫禮反或曰眯眯目也任臣案程良孺曰鵸鵌不覺當是不眯圖贊云鵸鵌三頭獨象三尾俱禦不祥消凶辟眯君子服之不逢不眯又可以禦凶

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郭曰玉如采色者也尸子曰吉玉大龜糈用稷米任臣案稷粢也黍之不黏者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任臣案在今寧夏上多穀無石其草多茆蕃

郭曰茆鳧葵也蕃青蕃似莎而大卯煩兩音任臣案茆詩魯頌薄采其茆江南人謂之蒓菜齊民要術作蓴

陰水出焉西流注于洛

北五十里曰勞山任臣案方地亦有大勞山小勞山最盛者記所謂泰山高不如東海勞也是異埌同名者多茈草郭曰一名茈英中染紫也任臣案即紫草爾雅云藐茈草自本草一名紫丹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任臣案留青日札天下有二弱水其一府中弱水不勝鴻毛至門必解西海中弱水在今西寧衛西二百里甘州界昔人以鑿破此谷單凡地于合木南鬼地降爲弱水漢軍足也勞山所出疑此水又弱水修支去長安四萬里似與甘州之弱水異則又一弱水也獨護言天地之氣東南而升西北而降降則其氣沉也氣沉水則弱矣然東海方有弱水則何說也

西五十里曰罷父之山任臣案楊氏丹音羽作罷谷山罷皮買切洱水出焉

郭曰音耳 任臣案劉會孟云洱水案榆河出中有三島四洲九曲之勝朱國禎大事記曰西洱河在大理府東入一名葉榆澤亦名瀰渠源出浪穹縣罷谷中山下世傳里大水泛濫之患自縣西此來滙于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左日盈故曰之洪故又曰珥河又案水經注清水又南洱水注之水出弘農郡盧氏縣之熊耳山地理志熊耳之山出三水洱水其一焉計其道里 而西流注于洛 任臣案李元陽云地理志謂南實分流不合未能斷也中山曰昆弱水曰洛山海經洱水西流入于洛盖厲鶴江亦名洛水言脈絡分明也據此則諸洛并上洛之洛 其中多茈碧 任臣案紫石華石英之類

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杻橿其陽多金玉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任臣案水經注世謂之清水

北二百里曰鳥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楮其陰多鐵其陽多

玉厚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任臣案水經河水又南又納厚水注云俗謂之秀延水

又北百二十里曰上申之山 任臣案劉辰翁引此作上甲 上無草木而多硌石 郭曰硌磊硌大石貌也音洛 下多榛楛 郭曰榛子似栗而小味美楛木可以爲箭詩云榛楛濟濟音怙 任臣案陸璣詩疏榛栗屬字或作蓁木有二種鄭風云樹之榛栗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或作楛木名書傳云可以爲矢禹貢荊州厥貢楛簡韓楛 獸多白鹿其鳥多當扈 郭曰或作户 其狀如雉以其髯飛 郭曰髯咽下須毛 任臣案楊慎補注云飛者以翼當扈之鳥以髯圖贊曰鳥飛以翼當扈見髯蹇多任步涉然有餘輪運于翼孚用在無 食之不眴目 郭曰音眩 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任臣案水經河水又南湯水注之一統志湯水在盧氏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源出熊耳

又北百八十里曰諸次之山諸次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任臣案水名目河水又名諸次之水入也 是山也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衆蛇

又北百八十里曰號山其木多漆椶 郭曰漆樹似樗也 任臣案韓保昇曰漆樹高一二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似牛李子木心黃六七月刻取滋汁入器中取大汁出物黃澤如金博物志謂 其草多葯虈芎藭 郭曰葯白芷別名虈香草也 任臣案葯音約虈音囂本草白芷一名芳香一名莞一名苻蘺澤芬吳氏本草名白芷一名囂一名白茝說文云晉謂之虈齊謂之茝楚謂之蘺又謂之葯是江蘺蘼蕪芎藭一名江蘺一本名芎藭淮南云亂人者若芎藭之與本草說文云芎藭香草也郭以芎藭江蘺蘼蕪爲一物李氏云大葉似芹者爲江蘺細葉似蛇牀者爲蘼蕪

多汵石 郭曰未詳或音金 任臣案劉會孟云汵音金汵石之解無考矣 端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任臣案水經河水又東端水入焉

又北二百二十里曰孟山 郭注云孟或作明今本作盂 其陰多鐵其陽多銅其獸多白狼白虎 郭曰■■ 任臣案文選引孫氏瑞應圖曰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周宣王時白狼見西戎來服 白虎 任臣案郭璞贊曰甄金白虎出現周王之世者也 ……

且翠交精其鳥多白雉白翟郭曰或作白翠生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任臣案館陶延水也水西出秦延野西南去沙阜專其源

西二百五十里曰白於之山任臣案括地志白於山在夷州洛源縣水經注曰白於山今名女郎山上多松柏任臣案吳淑松賦擢翠於秀白於下多櫟檀郭曰櫟即柞任臣案貣名梂斗其獸多㸲牛羬羊其鳥多鴞郭曰鴞似鳩而青色任臣案男鄉泉盛弘之荊州記云有鳥如雌雞其名為鴞楚人謂之鵩洛水出于其陽任臣案洛水非一此秦中洛水也伊洛之洛其源出熊耳漢書云洛出冢嶺而東流注于渭夾水出于其陰東流注于生水

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任臣案唐類函作由首宋濂演繹亦云由首之山皆字相近疑

無草木冬夏有雪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多白玉

又西五十五里曰涇谷之山郭曰或無之山二字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任臣案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開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此所說非涇州之涇是多白金白玉

又西百二十里曰剛山多柒木任臣案廣雅柒木也多㻬琈之玉剛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是多神䰠郭曰亦魑魅之類也音耻回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郭曰欽亦吟字假音任臣案說文作䰠張衡東京賦注云魑魅山神也一足故詩曰山鬼一足也人面獸身其音如吟

一腹人面鼠身龜頭如馬耳食服之以已

又西二百里至剛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蠻蠻其狀鼠身而鼈首其音如吠犬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上多漆木下多金玉鳥獸盡白任臣案郭璞曰西方金氣所生故鳥獸盡白也然則以色言也涴水出焉郭曰涴或作溪而北注于陵羊之澤是多冉遺之魚郭曰冉遺作無遺之魚事物紺珠作冉遺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眯任臣案三才圖會云眯或作昧小明目眯也可以禦凶

又西三百里曰中曲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雄黃白玉及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郭曰爾雅說駮不道有角及虎爪駮亦在畏獸畫中任臣案晉平公出遇虎虎伏于道師曠曰此駮也管子書晉駮馬而虎豹遇之以駮馬能食虎豹者也名駮近宋衡于奈中見駮一角虎身以其角似駮馬故名之亦野馬名象如馬青白兵可以禦兵郭曰禦之辟兵刃也有木焉其狀如棠而員葉赤實實大如木瓜名曰櫰木郭曰音懷

任臣案鬼亦名按木非此出食之多力郭曰尸子曰木食之人多為仁者名為若木此之類任臣案圖贊曰桂之為木厥形以蠲邪能長服按其山力明自之壽宜然、

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郭曰音圭任臣案商氏律曆引此作封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獋狗是食人郭曰或云似虎蝟毛有翼曰窮奇之獸厥形甚醜馳逐妖邪莫不奔走是以一名號曰神狗任臣案雜云窮奇聞人鬭乃助不直者文曰所獲任臣案云窮奇其音如狗人聞其有忠信者則齧其鼻聞人惡逆不善則殺獸以饋之名曰窮奇又郭璞注云窮奇似牛而狸尾尖鼻名窮奇後漢志云窮奇騰根共食蠱北方天神又云名窮奇惟南子云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抱朴子云窮奇後從三十六禽窮奇作窮蠶

山海經廣注　卷二　　漢

濛水出焉音蒙郭曰南流注于洋水其中多黃貝郭曰貝甲蟲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任臣案爾雅貝居陸𧖴在水者𧖴大者魧小者鰿云貝十二種任臣案相貝經文余泉白黃文相貝使人善忘勿以近婦人黃唇點齒有赤駮則是也蠃魚郭曰音螺魚身而鳥翼任臣案篆文作鰧此與文鰩魚也或作蠃任臣案許慎以為蠃魚注蠃魚身鳥翼見則其邑大水音如鴛鴦傳云鸁落支友鳥身鳥翼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鳥鼠同穴之山郭曰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曰鵌鼠名曰鼵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燕而黃色穿地入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孔氏尚書傳曰共為雌雄張氏地記云不為牝牡也任臣案山海經為雌雄一說云俗呼為青雀山是也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為掩華星鵌鳥之御也鳥為陰鼠為陽蓋陰陽交雜記云赤鳥不生草木其山有鳥鼠同穴鳥鼠共為雌雄鼠為陰鳥為陽陰陽交雜故為一穴凡其地之幹也𩿧赤鳥名曰鵌形似鵲白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雉無尾太康地記曰鳥鼠同穴在亦如家鼠者沙州記云寒峽去太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草無樹木雀與鼠同穴而處有合名曰本同鼠又名鼵其形似家鼠而色小

山海經廣注　卷二　　漢

穴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甘肅志云家州之地有兒鼠形似鼠尾若鼷有鳥曰本周兒其形似雀而色灰白兩鼠同穴而處又鳥為合註鼠名鼵與古所傳鳥鼠名鼵者不一矣俗所名地鼠納宋書沙川甘谷者北不有鼠穴或在山或在平地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草使有穴其山鼠穴止宿鳥子互相哺食鳥大故因以名山也或違曰同穴者考曰鳥鼠內鳥形色如飛羽以毛為小官者經宿夫口有鳥出如常鳥戒開見角鳥無有形似雀而色黃土人實為二獸之以代雄狐也以鳥鳥之故鳥如雀體之宗人同穴之者說山一正有穴鳥云鳥之是也亦生故為二交生云同一山有穴蝙蝠不以方來近者人曰同穴者也日甘肅鳥鼠同穴之謂也郭氏又以鵌鼠異種同穴群處同氏曰其曰鳥鼠同穴山是也其上多白虎白玉渭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郭曰出山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其中多鰠魚郭曰音騷其狀如鱣魚郭曰鱣魚大魚也口在頷下體有連甲也或作鮎任臣案詩碩人以下所動則其邑有大兵郭曰或云以動而起者皆善動於乘勢之魚也如鮎鮎以今江東呼黃魚亦似鮎魚吐不數數出則邑大兵任臣案以滌白鮎魚出邑亦有大兵也濫水出于其西郭曰音檻任臣案水經注云在隴西襄武縣又北隴水注之也水出西山東逕襄武縣故城又北水注之故鄣之堆也在又小學紺珠云九州之一或謂此水末如是西流注于漢水多䰽魮之魚郭曰音如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郭曰亦珠母蚌類而能生出之任臣案文選江賦云鮫鯔鰅鯆或皆鮒也水文賦瀛洲紺珠中宗江漢出於南海中有文魮鳴以鳥頭魚尾而生珠之魮此也南越志

玉圖贊云形如覆銚包玉含珠有而不積泄以尾閭闖與道升司渦奇魚錫賜異魚圖贊海經寳齒證賦文鰩孕梁音聲如首魚尾出鳥鼠穴禹貢攸紀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郭曰日沒所入山也見離騷奄茲兩音 任臣案禹貢大荒傳謂之弇山十道志云昧谷在秦州西南亦以宅西曰昧谷亦謂之兌山一曰崦嵫山事物紺珠云崦嵫亦曰蒙谷書曰日入處其上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癉任臣案癉音旦熱病也又黃癉病與疸同醫家有五疸可以禦火任臣案圖贊曰爰有丹木生彼洧盤厥實如瓜其味甘酸蠲痾辟火用奇桂蘭今東中有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陽火多龜其陽多龜其陰多玉郭曰或作石任臣案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郭曰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山任臣案其溟海與崦嵫之泉所枯此

山海經廣注　卷二

其中多砥礪郭曰磨石也精為砥粗為礪也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郭曰喜抱舉人名曰孰湖任臣案孰湖圖贊曰孰湖之獸見人則抱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人面蜼身犬尾郭曰蜼獼猴屬也音遺一音誄見中山經又作其名自號也郭曰或作設設亦呼耳疑此脫誤見則其邑大旱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於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神祠禮皆用一白雞祈糈以稻米白菅為席

右西經之山凡七十七山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七里

山海經廣注卷之二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三

仁和吳任臣注

北山經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任臣案單狐一作亶狐在府一百五十里秦亶西周公子單狐多机木郭曰机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出蜀中音飢任臣案机即此机木其上多華草逢水出焉郭曰逢音逢而西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芘石文石任臣案文石即瑪瑙瑪瑙多出中州山東…

山海經廣注　卷二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玉無草木滑水出焉郭曰水出其山…而西流注于諸毗之水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鱓赤背郭曰鱓魚似蛇音善其音如梧郭曰如人相枝梧聲音吾子之吾食之已疣郭曰疣贅也任臣案字書疣音由結肉也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郭曰臂前腳也周穆王傳曰…其音如呼郭曰如人叫呼

又北三百里曰帶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郭曰言角有甲錯也或作厝其名曰䑏疏郭曰音歡任臣案䑏[illegible]曰騅馬䑏疏一角馬也王侯騎云䑏疏出帶山如馬一角其性堅卽此也異物彙苑作騅疏似誤可以禦火任臣案圖贊曰禦火之獸[illegible]䑏疏有鳥自化號曰鵸鵌一頭十身何[illegible]之[illegible]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名曰鵸鵌郭曰上已有此鳥疑同名任臣案字書作鵸鵌是自為牝牡任臣案唐韻注云有鳥名鵸鵌能自為牝牡疑卽此鳥也爾雅翼曰山海經有二類獸之出亶爰之山者有髦其名曰類[illegible]之[illegible]鳥而五采文其名曰鵸鵌[illegible]食之不疽郭曰無癰疽病也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其中多儵魚郭曰音由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任臣案引[illegible]晶云儵魚[illegible]如又赤[illegible]如似雞赤毛六足四目也从魚攸聲宗江淹賦云䲷鯈尾之儵其音如鵲食之可以已憂任臣案圖贊曰涸和損乎其樂于憂詩云萱草山[illegible]明[illegible][illegible]所以盤遊總委餘穢曰鯈已憂[illegible]已狂[illegible]叔事[illegible]性宜[illegible]儵可憂也

又北四百里曰譙明之山任臣案路史循蜚紀有譙明氏[illegible]居于此山也注[illegible]云譙明氏與洛譙明之山羅泌云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倶載于凡經譙明涿光信其為[illegible]治書乃如遂古之事[illegible]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任臣案一統志譙水在[illegible]城南三里西出入河俗呼[illegible]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任臣案張衡南都賦何[illegible]鯆卽此也[illegible]詩[illegible]云何羅魚今入蕃[illegible]魚也異魚圖贊曰何羅之魚十身一首化而為鳥其名休舊竊糈于舂傷隕在日夜飛曳音聞春[illegible]疾走出[illegible]曰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游氏臨兄云鮮道六足是同四足章[illegible]八足[illegible]十翼何羅一首十身皆異魚也劉元錫物性志云其尤異者曰何羅魚曰鰌曰鰱曰鰼則鱗族之生不測也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癰有獸焉其狀如貆而赤豪郭曰貆豪豬也音丸任臣案[illegible]音貆其音如榴榴任臣案程良孺曰榴榴亦獸也名曰孟槐可以禦凶郭曰辟凶邪氣也亦在畏獸畫中也任臣案[illegible]曰[illegible]如狗孟[illegible]如貆不[illegible]如[illegible]海學[illegible]如鼠圖贊云孟槐似貆其豪則赤列象畏[illegible]又孟[illegible]代[illegible]相[illegible]作孟[illegible]是山也無草木多青雄黃郭曰一作青碧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任臣案路史循蜚紀有涿光氏蓋居于此山也[illegible]云涿光氏顓頊涿光之山前編引此作作光山神異經事類賦注作涿光之山[illegible]引此作涿光之山囂水出焉任臣案釋[illegible]引此作囂水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鰼鰼之魚郭曰音[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任臣案[illegible]書[illegible]云鰼鰼魚狀如鵲食之不癉出涿光之山神異經云鰼鰼之魚如鵲而十翼可以禦火[illegible]云涿光山下囂水多鰼鰼之魚[illegible]曰鰼鰼之魚十翼圖贊曰[illegible]翮一揮十翼[illegible]如鵲鱗在羽端是謂怪魚食之辟癉[illegible]羽似蛇可以禦火任臣案王氏釋義曰鰼魚禦火[illegible]水氣多[illegible]故也又[illegible]志作[illegible]火傷寫之誤也食之不癉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棕橿其獸多麢羊其鳥多蕃郭曰未詳或云卽鴞音煩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虢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椐郭曰椐樻木腫節中杖椐音袪任臣案桐有三種青桐赤桐白桐外又有岡桐其名桐者青桐也陸璣云椐節中腫似[illegible]其[illegible]其陽多玉其陰多鐵伊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

獸多橐駝郭曰有肉鞍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其負千斤知水泉所在也　任臣案西域傳大月氏出封駝脊上有一峯隆起若封土故俗呼爲封牛亦曰犦牛穆天子傳謂之牥牛爾雅謂之犦牛賁南徐州出海康皆有之羅願以爲此即橐駝也然橐駝肉鞍脹起有二封于領肉脹起惟一自是二種橐駝善知伏泉伏惡熱夏至退毛至盡又駝峯爲八珍之一杜詩所稱紫駝峯是也五侯鯖云駝之蹄口異物贊曰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奔流沙勁步若騁抵泉識泉源微乎其智又云史記國出騊駼駃騠亦異種其鳥多寓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

又北四百里至于虢山之尾其上多玉而無石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文貝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任臣案白帖引此作丹重之山其上多樗柏任臣案曰樗栲二樹形相似但栲木疎樗木實爲別又山栲名栲詩云山有栲是也其草多韭薤郭曰皆山菜爾雅有其名　任臣案說文云一種而久故謂之韭生山中者名藿又名韱爾雅云形似韭亦與家韭類但根曰莖如蔥心苗也薤爾雅作藿葉似韭一名茖子一名火蔥生山中者名茖多丹臒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棠水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獋犬以其尾飛郭曰或作獋飛獋音豪名曰耳鼠任臣案即鼯鼠飛生鳥也狀如蝙蝠暗夜行飛其形翅聯四足及尾與蝠同故曰以尾飛神農本經云之與武鮮經謂之鼯鼠爾雅謂之夷由劉子曰飛鼯甘趁走獲美嗷方鼯穌鼠鼠狀如蝙蝠獼猴注云鼯鼠狀如小狐徑將耳鼠菟首麋身遊所未可其實一也又詩物志鼠之最小者謂之耳鼠邢昺以爲飛鼠也非此食之不䑏郭曰䑏大腹也見埤雅音采也又可以禦百毒任臣案圖贊曰蹠實以足排虛以羽翹尾飜飛乃以耳鼠文雖良百毒是禦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其上無草木多瑤碧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郭曰題額也名曰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任臣案駢雅云在于其鳴也在于孟極其名曰孟極駢雅目而犴者豹鳥也鱗云也猛足器猛此

又北百一十里曰邊春之山郭曰或作春山多葱葵韭郭曰山葱名茖大葉桃李郭曰山桃榹桃子小不解核也　任臣案桃如錦襖桃子小不解核也方桃偏桃之中有桃是也爾雅所謂榹桃是也又名山桃核大如牛脯者陽桃羊桃也九疑有桃核半扇可容米一升亦有余甘桃西京雜記云有休無實李鹿李騏赤李南京記謂之麥李子是昔名曰居陵如其種有牛心馬肝柰李苦李之異不能具述吳淑李賦云漫香剛見於方外負郎則載彼仙經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

有獸焉其狀如禺任臣案大者爲禺小者爲狖而文身善笑見人則臥郭曰古作臥也名曰幽頞郭曰或作嬒頞音遏　任臣案事物紺珠曰幽頞如禺文身善笑圖贊曰幽頞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佯眠好用小慧終是嬰累頞古音遏作揚又太平御覽作幽鴳嫉誤其鳴自呼

又北二百里曰蔓聯之山郭曰蔓連二音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馬蹄見人則呼名曰足訾任臣案駢雅云足訾文臂馬狸五侯鯖云足訾如禺有鬣云媚姑足告能見以爲曲則鼠有傳文其聲如羊孟極似豹或曰無良見人則呼號曰足訾其鳴自呼有鳥焉羣居而朋飛郭曰朋猶輩也其毛如雌雉名曰䳋郭曰交音或作渴也即鴳鴳也一名鳩項有紅毛如　任臣案䳋疑

完鼻剌丹常頭似雉其鳴自呼食之已風任臣案圖贊曰毛如豬翮翔羣下飛則雜日集則
粒以鳴得鐵不畏不勞稱焉

又北百八十里曰單張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諸犍郭曰音如犍牛之犍 任臣案武野王玉篇云犍獸似豹人首一目即此也 善吒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鵺郭曰音夜 任臣案駢雅云鵺鳥似雉爾雅曰白鵺鷃象蛇皆雉屬也 食之已嗌痛郭曰嗌咽也穀梁傳曰嗌不容粒今吳人呼咽為嗌 可以已痸郭曰痸癡病也音制 櫟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杠水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其上多樗柘任臣案考工記弓人取材以柘為上埤雅云柘宜山石柞宜山阜又其葉飼蠶絲中琴瑟爾雅所謂棘繭是也 其下多流沙多砥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訆郭曰如人呼叫訆音叫 名曰那父 任臣案駢雅獸似牛而白尾曰那父赤尾曰領月馬尾曰犄 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郭曰躍跳 名曰竦斯其鳴自呼 任臣案竦斯 云涼州出竦雉見人則躍駢雅云竦斯雉屬見人則躍 匠韓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其中多磁石郭曰可以取鐵管子曰山上有磁石者下必有銅 任臣案春子曰玄石取鐵頸金取火難 今俗南為單衡磁石一名磁君圖贊曰磁石吸鐵琥珀拾芥氣有潛感數有冥會物之相投出乎意外

又北二百里曰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榛楛其陽多玉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 郭曰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 任臣案文選注考云旄牛有旄牛無角一名犏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旌羅氏附豹今西南徼外有旄牛也似牛四節生毛及附有赤毛長尺餘州尾丸生大如牛天子之車左纛以此為之是旄擎物也又案上林賦庸旄貘犛顏注云庸今之犛牛旄牛今俗呼今犏牛今東京亦云犛牛一名犏牛爾雅之犛牛若犛牛則爾雅之犎牛明為二種矣圖贊曰牛充兵机旄之者旄冠于旌鼓為軍之標匪肆其毛之招

邊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櫟澤

又北二百三十里曰小咸之山任臣案藝文類聚引此作小咸之山 無草木冬夏有雪

北二百八十里曰大咸之山任臣案事類賦注引此作大咸之山 無草木

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豪郭曰說者云長百尋今蝮蛇色似艾綬文文間有毛如豬鬐此其類也常山亦有長蛇與此形不同 任臣案白荊州記水源有大蛇長十餘丈亦此類圖贊曰長蛇百尋厥鬣如彘飛羣走類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 其音如鼓柝郭曰如人行夜敲木柝聲音託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椶柟其下多茈草 敦薨之水出焉任臣案水經注敦薨之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 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郭曰即河水之所潛也 其中多赤鮭郭曰今名鯸鮐為鮭魚音圭 任臣案蘇恭本草言星宿海也在吐蕃西鄙名大鮌魚鮭 即鯸鮐也王充論衡左思吳都賦王鮪鯸鮐

鮭魚排樹立便枯乾一名鯸魚一名貞魚日華子謂之鯸魚今謂之河豚無鱗無腮無膽有聲目能眨漢書貨殖傳鮐鮆千斤注寬曰鮐鮆之鮐 其獸多兕旄牛郭曰或作撲牛撲牛見離騷天問所未詳 其
鳥多鳲鳩
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
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窫窳郭曰窫窳二音 任臣案爾雅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淮南子堯時猰貐為民害又海內南經猰貐龍首是食人海內西經猰貐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牛身人面而馬足曰窫窳或為猰貐形狀不同所傳亦異實未詳也 其音如嬰兒
是食人敦水出焉任臣案水經注敦水導源西且少咸之山南麓東流逕參合縣故城南 東
流注于鴈門之水郭曰水出鴈門山間 其中多䱱䱱之魚郭曰音沛未詳或作鯖 任臣案李時珍本草以為即鯸鮐也與鯢同物異名又江豚別名鯆魚魏武食制謂之䱱鯆未知孰是 食
之殺人

又北二百里曰獄法之山瀤澤之水出焉郭曰音懷 而東北流
注于泰澤其中多鱳魚郭曰音藻 其狀如鯉而雞足任臣案鱳魚如鯉雞足食之已疣又南都賦云鱳鮪鰋鯉 食之已疣有
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山𤟤郭曰音輝 任臣案駢雅曰𤟤𤟤山都之屬北方謂之土螻 一名梟羊一名山都山丈人又名山𤟤狒狒人形山𤟤獸狀故有差別羅氏謂是也又爾雅𤟤𤟤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其行如風郭曰言其疾見則天下大風任臣案獸經云風厲獸曰山𤟤之類見人歡謔奄往言發行如矢激是惟氣精出則風作
又北二百里曰北嶽之山任臣案蓋曰恆山北嶽相傳飛至曲陽遂置代祀
多枳棘剛木郭曰檀柘之屬 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
人目彘耳其名曰諸懷任臣案駢雅曰牛四角人目曰諸懷又篇海字彙作㺑懷通作㺑 其音如鳴鴈任臣案獸經曰
是食人諸懷之水出焉
而西流注于嚻水其中多鮨魚郭曰音詣 魚身而犬首
其音如嬰兒
食之已狂

又北百八十里曰渾夕之山無草木多銅玉嚻水出焉任臣案爾雅翼引經作嚻水
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郭曰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蟡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此亦其類
見則其國大旱任臣案禮記月令小水精曰蟡一身兩首此亦其類也又西山經所記肥遺六足四翼與此不同是皆害人之物
又北五十里曰北單之山無草木多葱韭
又北百里曰羆差之山無草木多馬郭曰野馬也似馬而小
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鮮之山是多馬鮮水出焉而西北流

注于涂吾之水郭曰漢元狩二年馬出涂吾水中也　任臣案涂吾與余吾同揚雄長楊賦隨余吾　又漢得馬于余吾是也王氏釋義曰水亦生馬如所謂渥洼水

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郭曰或作院古字耳多馬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首名曰狕郭曰音幺　任臣案爭物甫珠云狕如豹文首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龍龜任臣案龍龜屬四尺四足有鱗甲電長牙有人立無王氏釋義曰龍龜蓋龜之大者既有龍而又有龜也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糈郭曰言祭不用米皆埋其所用牲玉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郭曰或作皆生食而不火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郭曰臨汾水上也音墳　任臣案山海經例先書山此獨變文其名曰管涔之山郭曰今在太原郡故汾陽縣北秀容山涔音岑　任臣案管涔山上人亦曰其管山又爲管字見多管草　任臣案十六國春秋劉淵劉曜隱居管涔山管涔王以劍贈之名爲魯兮劉曜引此作官涔山誤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任臣案十三州記汾水出武州京內亦曰一名管涔管涔之異名也李從周五臺山記云即五臺之一而西流注于河郭曰至汾陰縣北西入河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少陽之山任臣案名勝志少陽山在交城縣西北四十里其上多玉其下多赤銀郭曰銀之精也　任臣案寶貨辨疑云赤銀礦牙生銀坑內百淺中狀如側絲紅色者即赤銀也唐立大冶監于此取鐵亦以此故酸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汾水任臣案名勝志酸水其味酸流入交谷水其中多美赭郭曰管子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　任臣案赭赤土晉張華以赤土拭寶劍本草別錄曰出代郡者名代赭出姑幕者名須丸一名血師

又北五十里曰縣雍之山郭曰音甕　今在晉陽縣西名汲甕山　任臣案郡國志曰懸甕山一名龍山亦名結絀一統志云周也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麋郭曰閭即羭也似驢而岐蹄角如麢羊一名山驢　任臣案閭如驢而一角唐書曰北庸以閭爲貢閭中有駁郭則閭亦見鄭則中于樹皮則中者字似驢南史云滑國出野驢有角皆閭也其鳥多白翟白鵫郭曰即白鵫也音于六反　任臣案爾雅翟山雉也白鵫一名鵫雉江東人亦呼爲白雉庾信詩云谷呼山雉林云鵫似鶴出雞山蓋指此鳥也然與郭注不同未詳是非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郭曰東過晉陽縣南又東入汾　任臣案水經晉水出晉陽縣西縣甕山又東入于汾水其中多鮆魚其狀如鯈而赤鱗郭曰小魚曰鯈　任臣案鯈本作吒其音如吒任臣案一食之不驕郭曰或作騷騷臭也　任臣案郎瑛之疾圖贊曰陽燧動日土蛇致雷欸食其肉驕氣所滅其用無標

又北二百里曰狐岐之山也任臣案禹貢治梁及岐即此山在汾州介休縣東南二十五里孝義縣西八十里一名薛頡山勝水所出又名洪山三易洞從日局朱闓娛蠕爲良之太陰其井出于龍洞隔谷其谷之狐岐無草木多青碧勝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蒼玉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廣員三百里盡沙也無草木

鳥獸。鮹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郭曰：出山之頂，停其底也。任臣案：武王師渡鮹水，鏡井此。是多白玉。

又北四百里曰爾是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狂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浮水。任臣案：水經注云狂水逕綸氏城，在陽城。其中多美玉。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諸餘之山，其上多銅玉，其下多松柏。諸餘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旄水。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頭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邛澤。其中多騂馬，郭曰：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任臣案：馬一角者名驩。元康八年九真郡獻麋得之。王會解云俞人雖馬，雖馬亦一角，背斯類也。郭璞江賦騂馬騰波以噓蹀。騂雅曰：白而一角，謂之騂馬。明庠宗江漢賦木狗騂馬，厥類孔多。圖贊云：有獸如豹，厥文綺鑄，聞書疏作騂馬一角。又吳從他別記作旄水出騂馬，旄字之誤也。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鉤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任臣案：駱雅羊身人面，腋目曰狍鴞。曹云狍鴞目在背上，狍鴞目在腋下。是食人。郭曰：為物貪惏，食人未盡，還害其身，像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狍音咆。任臣案：宜和博古圖古器多篆饕餮之形。呂氏春秋曰：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貪伯思東觀餘論曰：饕餮之為物，食人未盡，還噬其軀。又其目在掖下，山經所謂狍鴞者是，多以飾器之掖，取象其本形，示為貪戒也。餘五經□□有山獸名婆娑，能食人。圖贊曰：狍鴞貪惏，其目在腋，食人未盡，還自齦割，圖形妙鼎，是謂不若。

又北三百里曰北囂之山，無石，其陽多碧，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彘鬣，名曰獨狢。郭曰：音谷。任臣案：圖贊云虎狀馬尾號曰獨狢。說文云北囂山有獨狢獸，如虎白身豕鬣，尾如馬。余氏切韻獨狢曰獨狢如虎而馬尾。狢見如人面。蓑此事物紺珠云：獨狢如虎，白身犬首，馬足豕鬣。有鳥焉，其狀如烏，人面，名曰鷲鶥。郭曰：般冒兩音，或作夏也。任臣案：異鳥人面，圖贊曰鷲鶥之鳥，厥名曰□，是宜夜飛，物貴應月，安事寬□。宵飛而晝伏，郭曰：□云鷲鶥一作斑貓。食之已暍。郭曰：中熱也，音謁。任臣案：稗良□曰鷲鶥已暍，陽鶥無因。涔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邛澤。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鴈門。郭曰：水名。任臣案：脩水郎于延水也。水經注云：地理志有于延水而無脩水之名。山海經有鴈門之水，曰于延河，故下延河曰下不遵脩之于延河矣。其獸多居暨，其狀如彙而赤毛。郭曰：彙似鼠，赤毛如刺蝟也。古猬字。任臣案：居暨或作居蟹。廣雅云：似蝟而赤尾者名居暨。其音如豚。有鳥焉，其狀如夸父，郭曰：或作舉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郭曰：治洞下也，音洞。

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碧，多馬。

湖灌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其中多䱻 郭曰亦鱓魚字 任臣案[illegible]作黃䱻云黃䱻之名取此音旦 有木焉其葉如柳而赤理 任臣案[illegible]似柳而赤色[illegible]寄是并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 任臣案[illegible]如淳[illegible]赤毛四翼一目其多[illegible] 百果樹生之其下多怪蛇 任臣案[illegible]人面[illegible]之蛇[illegible]之蛇[illegible]似鼠而[illegible]之蛇如蛇而四足[illegible]曰碧犀千歲之[illegible]博叔凡[illegible]蛇[illegible]絕怪者[illegible]之附記

又北三百里曰敦題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是錞于北海 任臣

案藝蘅羲曰錞于北海謂依附于海也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雞彘瘞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 郭曰[illegible]玉于山中以禮神不埋之也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 郭曰今在河內野王縣西北音户剛反 任臣案丹鉛[illegible]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illegible]云太行天下之脊[illegible]凡有八陘[illegible]自[illegible]至[illegible]為名[illegible]上[illegible]太行首始[illegible]下[illegible]物志曰太行山北不知山所限極亦如東海不[illegible]尸[illegible]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一統志云山[illegible]載千里雖各因地立名其實皆名太行山魏武帝[illegible]行[illegible]太行山[illegible]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

其首曰歸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麢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 音渾 善還 郭曰還旋旋舞也 任臣案[illegible]云[illegible]歸山[illegible]見人則旋舞[illegible] 其鳴自訆

有鳥焉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鵁 郭曰音奔 任臣案[illegible]見則[illegible]六足[illegible]起[illegible]京[illegible]五[illegible]之[illegible]謂此也 是善驚其鳴自詨 郭曰[illegible]人[illegible]呼[illegible]詨[illegible]反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決決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魚 任臣案史記始皇之[illegible]以人魚膏為燭[illegible]人魚上身如婦人腰以下皆魚[illegible]長二尺[illegible]不可食[illegible]名同而異物 其狀

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 郭曰鯑見中山經或曰人魚即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今亦呼鮎為鯑音啼 任臣案鯑魚[illegible]名人魚[illegible]與魚也李時珍謂其[illegible]能上樹者與海中鯨同名陳藏器云鯢生山溪中似鮎有四足長尾能上樹[illegible]異志[illegible]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illegible]大者[illegible]之鯢又一名孩兒魚[illegible]人名[illegible]人名[illegible]部方物[illegible][illegible]山有足魚[illegible]木其聲如兒啼是也一種[illegible]安[illegible]能[illegible]山水中有魚四足[illegible]人[illegible]似[illegible]雨亦其類 食之無瘕疾 任臣案[illegible]西[illegible]峽中人食鯢魚縛樹上鞭至白汁出如構汁方可食不爾有毒也本草云食之已疫疾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 郭曰言肉翅飛行自在 其名曰天馬 任臣案[illegible]云飛[illegible]大上神獸[illegible]龍身在天為[illegible]在地為天馬即其獸也[illegible]人用天馬行[illegible]之[illegible]

指[illegible]圖讚曰龍憑雲遊騰蛇假霧未若天馬自然凌翥
有理懸通天機潛御吳淑錦賦[illegible]天馬之高名山海經
承桑十八年[illegible]請斯進天馬即此獸也又徐陵[illegible]
天馬龍媒[illegible]文云天馬半漢[illegible]指漢之天馬其出其鳴
自詨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鶌鶋
屈居二音或作鳴 任臣案 其鳴自詨食之不飢可以已
[illegible]日鶌鶋鳥名也[illegible]皆鳥名也 任臣案圖[illegible]曰[illegible]如烏
寓[illegible]或曰寓猶誤也
[illegible]其足食之不飢可以[illegible]
又東北七十里曰咸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銅是多松柏草
多茈草條菅之水出焉 郭曰菅音剛 而西南流注于長澤其中
多器酸三歲一成 郭曰所未詳也 任臣案釋義曰器酸[illegible]長物名[illegible]如[illegible]之類[illegible]澤水止而不流積久成[illegible]一歲一成 食之已癘

山海經廣注 卷三 夫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 任臣案劉會孟曰天池山今河內 郭一名高前 疑非 其
上無草木多文石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 郭曰
用其背上毛飛 其名曰飛鼠 任臣案[illegible]飛鼠[illegible]
[illegible]飛則仰也[illegible]
[illegible]其肉可食其皮[illegible]
[illegible]天池之山[illegible]兔以背[illegible]又方言云[illegible]
自[illegible]之飛鼠[illegible]此圖贊曰[illegible]
[illegible]飛鼠[illegible]無常[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十月[illegible]有大鼠[illegible]足[illegible] 澠水出焉潛
[illegible]飛食[illegible]斯類也
于其下 郭曰[illegible] 任臣案[illegible]此近[illegible]
[illegible]其中多黃堊 郭曰堊土也
[illegible]
又東三百里曰陽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銅有獸焉其狀

如牛而赤尾其頸䏿其狀如句瞿 郭曰言頸上有肉䏿句瞿斗也音劬 其名
曰領■ 任臣案駢雅曰領■牛而赤尾曰領■ 其鳴自詨食之已狂有鳥焉
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為牝牡名曰象蛇 任臣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鳴自詨
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有䱻父之魚 郭曰音陷 任臣案[illegible]
[illegible]圖贊曰[illegible]其狀如
鮒魚魚首而彘身 任臣案[illegible]曰并谷[illegible]
之鮒 食之已嘔

山海經廣注 卷二 老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其上多蒼玉其下多黃堊
多涅石 任臣案涅石[illegible]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 郭曰今在河東東垣縣北書曰至于王屋 任臣案劉會孟曰
今山西澤州[illegible]山形如屋故名李石續博物志曰中
國有洞天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illegible]
清虛天王君內傳曰王屋山有小天號曰小有清虛之天[illegible]
于屋出仙之別天所謂陽臺是也[illegible]一名山
西之城曲一山在河南
之濟[illegible] 是多石𣶒水出焉 而西北流
注于泰澤 郭曰地理志王屋山沇水所出[illegible]
作聯[illegible]
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 任臣案[illegible]

此兩[illegible]也夏后[illegible]墓文王避風雨處在崤見公羊傳又案水
經曰河水之右別有[illegible]水注之注云出河南盤崤山西北流又
日汇水又東與教水合注云出垣縣教山是二山實相近又
人以為教即敎此非是名勝志云教山今名[illegible]山亦名[illegible]
四[illegible][illegible]孫東南入 **其上多玉而無石教水出焉西流注于**
十里入[illegible][illegible]界
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 郭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河[illegible]耳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黑[illegible]復水即是也 任臣案酈道元云是今冬乾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猶謂之乾[illegible]圖[illegible]慎曰乾河在陝[illegible][illegible]名石[illegible]
[illegible]子其有石[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
其中有兩山是山也廣員三百步其名
曰發丸之山其上有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 郭曰外傳曰景霍以為城[illegible]寸記山在聞喜縣東南十八里 任臣案
南望鹽販之澤 郭曰即鹽池也今在河東猗氏縣 [illegible]任臣案地理志曰鹽池在
[illegible][illegible]版字
山海經廣注　卷二　六
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鹽長五十一里廣六里周一百一
十四里[illegible][illegible]云河東鹽池謂之解鹽今池水東西七十里
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
又一池名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
夕[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池本草云解州安邑兩池取鹽于池
旁耕地沃川池水[illegible]得 **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藷藇** 郭曰
鳳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夕成鹽滿[illegible]
羊[illegible]可食[illegible]語二音今江南單呼為藷音儲語有輕重耳
任臣案藷藇有二種此單藷藇也中山經其木多藷藇
芋木藷藇也又藷藇或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舊藷[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者[illegible]是也[illegible]音[illegible][illegible]本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 **其草**
多秦椒 郭曰子似椒而細葉草也 任臣案[illegible]氏云秦椒
秦椒出隴西天水粒細者善又本草以大[illegible][illegible]氏云秦椒
[illegible][illegible]秦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別為一種 **其陰多赭其陽**
多玉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 任臣案[illegible]

雅曰[illegible]與二足[illegible][illegible]云三足之鳥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也[illegible][illegible]
細珠入服[illegible]如蛇四翼六目三足[illegible]良[illegible]日善[illegible]令人不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令人不[illegible]圖[illegible]日景山有鳥禀形殊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蛇[illegible]二翼四見則邑恐食之不[illegible] **其鳴自詨見**
則其邑有恐 郭曰或曰食之不醉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門之山 郭曰尸子曰龍門未辟呂梁未鑿河出于孟門
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穆天子傳
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河之[illegible] 任臣案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
名龍門[illegible][illegible]猶在夫長安九百里孟門與龍門相對
龍門之上口也實為河巨[illegible]兼孟門津之門也名[illegible][illegible]云
[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府吉州西[illegible] **其上多蒼玉多金其下多黃堊**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屬山[illegible]十里
多涅石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 任臣案水經注潏山[illegible]即平[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周員五六里少草
山海經廣注　卷三　七九
木[illegible]圖[illegible]曰平山在平陽一名壺口山尚書[illegible]載壺口是
也[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射山平水出其下又一[illegible][illegible]平山在平陽府西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五里姑射山之支也[illegible][illegible]以為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白井姑射山在府西五十里
平水出于其上潛
于其下是多美玉
又東二百里曰京山有美玉多漆木多竹其陽有赤銅其
陰有玄[illegible] 郭曰黑砥石也尸子曰加玄黃
[illegible][illegible]蠵[illegible]任臣案[illegible]屬[illegible][illegible]一也[illegible]竹[illegible]之[illegible] **高水出焉南流**
注于河
又東二百里曰蟲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多青碧
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 郭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東南
流注于黃澤

又東三百里曰彭毗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蚤林之水出焉郭曰音早東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任臣案今鎮原縣西北有肥泉卽此劉會孟曰昔黃帝時有方士殯成泉故有肥泉之水而南流注于牀水其中多肥遺之蛇

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黃澤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鴣鸐郭曰姑習二音任臣案埤雅曰鶺鴒鶌鶋鵲鷚精衛皆鳥名也食之不灂郭曰不瞧目也或作瞧音醮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泰頭之山共水出焉郭曰音恭南注于虖池郭曰呼佗二音下同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

山海經廣注　卷三　平

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任臣案路史疏仡紀有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注引此為據非黃帝軒轅也其上多銅其下多竹有鳥焉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詨食之不妒任臣案倉庚亦名黃鳥倉庚卽鶯也李氏本草鶯條下云食之不妒且引經文為證又楊夔止妒論云梁武帝郗氏性妒或言倉庚為膳療忌遂令治之妒果減半一說明以此鳥為倉庚矣然經云狀如梟白首與倉庚不甚類疑亦同名異物者也圖贊曰鶌鶋之鳥食之不眯爰有黃鳥其鳴自叫婦人是服矯情易操

又北二百里曰謁戾之山郭曰今在上黨郡涅縣任臣案劉會孟云今在潞州高平縣其上多松柏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郭曰至滎陽縣東北入河或出穀遠縣羊頭山也任臣案水經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注云沁水卽洎水也其東有林焉

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任臣案鄭世子律學新說云古之山西二十里曰丹朱嶺伐古之林北葵年八代盡不復有林矣遂鶉為丹嶺而朱乃後人長加若竹補注曰丹林今之懷慶清化鎮沛林百里文川以林負其地之上順太行之最秀也丹水在懷慶河內城水經注云其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泉水地理志云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沁水左傳晉由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晉公九年丹水赤也南流注于河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汜水任臣案水經注汾水又會嬰侯之水先注于汜水亂流逕中都縣侯又謂之中都水一名?志曰嬰侯水今在平遙縣東三十里卽嬰侯水也

東三百里曰沮洳之山郭曰詩云彼汾沮洳會孟曰今出西太原任臣案劉無草木有金玉濝水出焉郭曰音其任臣案[illegible]道曰大宇[illegible]合[illegible]威[illegible]由人作

山海經廣注　卷三　至

如山海經沮洳之山濝水出焉增系海內南取有[illegible]鳥[illegible]大號山東過河內縣南為白溝[illegible]汲郡界入分為二一在郡東一在郡西漢建武二年王梁寇淇關[illegible]水經河西會淇水注云水出[illegible]釋王屋西山南流注于河郭曰今淇水出汲郡隆慮縣大號山任臣案[illegible]清其[illegible]入河也

又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郭曰音如囷倉之囷其上有文石其下有白蛇有飛蟲黃水出焉任臣案劉會孟云隆慮縣黃華谷山高十七里出于神囷之山而東流注于洹郭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甲水出木門帶直瀉而下亂名雞翅又謂之難鵝洪音洪至鄴縣長樂入清水清音先水出隆慮縣西北俗謂安陽河任臣案隋書[illegible]卽[illegible]伯[illegible]之[illegible]滏水出焉郭曰今在臨水縣西滏口而東流注于歐水任臣案水經注滏水[illegible]郭曰西北至[illegible]入于漳其水熱[illegible]滏源出石鼓山[illegible]岩下泉源奔涌[illegible]水之陽[illegible]其水冬溫[illegible]

[illegible]上有[illegible]與雲雨又東[illegible]注于[illegible]之合河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 郭曰今在上黨郡長子縣西 任臣案劉會孟云今屬山西潞安府[illegible]紀志云在長子縣西五十里徐學新說曰微盎山西[illegible]發鳩山山下有泉泉上有窮濁漳之原也[illegible]有[illegible]女三八女侍手擎白鳩俗言漳水紐[illegible]則白鳩[illegible]乃以精衛之事而傅會之也王鑑爾[illegible]云發鳩山又名[illegible]也 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 [illegible] 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 郭曰炎帝神農 娃惡佳切 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 郭曰堙塞也音因 任臣案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一名誓鳥一名冤禽一名志鳥俗呼帝女雀學海法云赤帝之女姿[illegible]精衛在上黨發鳩山博物志云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五代蝸日精衛[illegible]偶每燕而生抱子曰精衛實海玄家世生左思[illegible]部欽衛精衛木償怨異鄙賦精衛銜石而遇繳文[illegible]皮[illegible]給風信連珠云精衛[illegible]欲銜石石而塞海又嘉淵肅賦豈冤魂之所寄[illegible]悲[illegible]可移山類之推[illegible]石以填[illegible]入秦[illegible]融嵩山碑精衛木[illegible]尸化[illegible]所思又大[illegible]精衛[illegible]何由[illegible]又王[illegible]衛[illegible]石以學夫鳥銜木[illegible]一小鳥銜石翻[illegible]文鳳後湖行銜木非勞精[illegible]光[illegible]云[illegible]死[illegible]于成之[illegible]思[illegible]可為之理[illegible]氏[illegible]女化為精衛沉形木[illegible]今[illegible]乃銜木石以[illegible]東海[illegible]西[illegible]于[illegible]銜[illegible]石以填[illegible]刑天[illegible]干[illegible]故常在同物既精衛[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後[illegible]在昔心良[illegible]可待[illegible]氏[illegible]帝少女[illegible]衛[illegible]化[illegible]陽也 王 漳水出焉

山海經廣注 卷三

[illegible]山[illegible]音戲 任臣案一統志濁漳[illegible]千里名勝志曰發鳩山上有靈泉即濁漳之源也 東流注于河 郭曰或曰出長子[illegible]谷出而東至鄴入清漳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 郭曰今在樂平郡沾縣 任臣案晉地記云[illegible]太谷[illegible]名[illegible]十里有廣陽故城[illegible]名[illegible]十里[illegible]八日[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兵恒山[illegible]也[illegible]漳水出此又名[illegible] 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 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 郭曰[illegible]沾縣[illegible]或曰東北至邑城入于大河也[illegible]安縣[illegible]六[illegible]谷[illegible]漳大有二出六[illegible]谷為清漳出[illegible]谷山為濁漳

又東北二百里曰錫山 任臣案[illegible]玉氏云今[illegible]無錫山有錫 其上多玉其下多砥 [illegible] 牛首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滏水

山海經廣注 卷三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有美玉景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海澤

又北百里曰題首之山有玉焉多石無水

又北百里曰繡山其上有玉青碧其木多栒 郭曰木中[illegible]也音荀 任臣案[illegible]其草多芍藥芎藭 郭曰芍藥一名辛夷亦香草屬[illegible]名[illegible]之[illegible]名[illegible]草[illegible]洧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鱯 郭曰鱯似鮎而大白色[illegible]黽 [illegible]蛙[illegible]一物

（……名昆一名上山……爾雅……鱯……古水有名黽……音猛）

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陽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敦與之山（任臣案名勝志作敦與山在今直隸趙州臨城縣南七十里）其上無草木有金玉溹水出于其陽（郭曰音悉各反 任臣案今索水源出……北流入京水）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郭曰大陸水今鉅鹿北廣平澤即其水也 任臣案……本作泰陸）泜水出于其陰（郭曰音抵 ……）而東流注于彭水（郭曰今泜水出中丘縣西……東注于堂陽縣入于漳水 任臣案一統志泜水……元氏縣……史記韓信斬成安君于泜水上）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泜澤（任臣案……出于其陰指泰陸之言而言曰東流注于彭水亦……也三水各出分界……）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歷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洧水

又北三百里曰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其陰有鐵肥水出焉（任臣案……肥水出……非此）而東流注于皋澤其中多礨石（郭曰未詳也 ……或作壘 ……石名）敞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澤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馬之山其陽多石玉其陰多鐵多赤銅木馬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虖沱（郭曰呼佗二音 任臣案……名勝志白馬山在盂縣東北……里有白馬……山皆……一出……）

白馬山至三交村之北……注于虖沱……城南之里東北入……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郭曰上已有此山疑同名 任臣案空桑有二……春秋古史……空桑……有空桑其地……上古有空桑之野……空桑……）無草木冬夏有雪（任臣案……空桑……）空桑之水出焉東流注于虖沱（郭曰音佗）

又北三百里曰泰戲之山（任臣案泰一作秦一統志云泰戲山在繁峙縣東北一名小泰山……寰宇記云一名戍夫山……泰戲……）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辣辣（郭曰音棟 任臣案駁……辣辣一角……羊一角……代州……雁門……）其鳴自訆虖沱之水出焉（任臣案……今……代州……東……）而東流注于漊水（郭曰音樓）液女之水出于其陽南流注于沁水（郭曰……）

液……之……（任臣案……）

又北三百里曰石山多藏金玉濩濩之水出焉郭曰濩音尺蠖之蠖而東流注于虖沱鮮于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虖沱

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皋涂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溇液水

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郭曰今在北地靈邱縣任臣案一統志高是山在蔚州西北七十里滋水出焉郭曰音慈任臣案一統志云在靈邱西南校迴湍懸流五丈溢激之聲震動山谷名勝志云滋水在蔚州西南三十里之南馬庄名滋水泉而南流注于虖沱其木多椶其草多條滱水出焉郭曰音寇任臣案滱水今在渾源州衍山南水經滱水出代州靈邱縣高氏山注云即溫夔之水也今名滱河亦名溫夔河東流注于河郭曰過博陵縣南又東北入于易水

又北二百里曰陸山多美玉鄚水出焉郭曰或作郯水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里曰沂山郭曰音砂般水出焉郭曰音盤而東流注于河

北百二十里曰燕山任臣案一統志燕山在玉田縣西北自西山一帶迤邐東其延袤數百里北平立燕山三衛因此山而名多嬰石郭曰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任臣案勞曾五云今此石出保定滿城縣語云魚目混珠燕石亂玉燕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饒山是無草木多瑤碧其獸多橐駝其鳥多鶹郭曰未詳或曰鵂鶹也任臣案廣雅曰鶹鶹飛鸓也疑即梟歷虢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人郭曰未詳或作鮆任臣案本草綱目有鰤魚亦名鯢云本草拾遺云鯢師大者有毒殺人異即此魚也唐韻云鰤老魚事物紺珠云鰤魚青黃色腮下有横骨如鋸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無草木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而無水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獂郭曰音元任臣案[illegible]三足[illegible]其鳴自詨

又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illegible]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郭曰川竅也任臣案[illegible]其名曰羆[illegible]有二種如麋與熊者別也

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郭曰水經曰碣石山今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也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也任臣案水經注碣石[illegible]杜佑曰碣石在[illegible]長城起于此[illegible]高麗[illegible]碣石在海中[illegible]如河中柱[illegible]天造也繩水經[illegible]生繩水又西北入[illegible]水是也非此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任臣案[illegible]其中多蒲之魚郭曰未詳其上有玉

其下多青碧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鴈門之山無草木郭曰鴈門山即北陵西隃鴈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任臣案釋義曰今之三關代州有鴈門山迷以是名關然其上草木多生此曰無草木又曰水行五百里所未詳也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澤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廣員百里無草木有金玉任臣案羅義曰凡此皆在晉地夫環晉皆山恐無水行四百里者然屬西山亦口水行五百里豈禹治水時事與

又北五百里曰錞于毋逢之山北望雞號之山任臣案道志各作雄號之其風如颷郭曰颷急風貌也音戾或云飄風也任臣案[illegible]本作颷又說文引經云[illegible]號之山其風若[illegible]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郭曰浴水即黑水也[illegible]任臣案[illegible]西北古幽州[illegible]浴水在定州界[illegible]有大蛇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旱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二十神任臣案一本作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瘞之郭曰藻聚藻茝香草[illegible]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郭曰不[illegible]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右北經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萬三千二百三十里

山海經廣注卷之四

仁和吳任臣注

東山經

東山經之首曰樕𧓍之山郭曰速株二音任臣案五音集韻引經作樕𧓍廣博物志引[illegible]北臨乾昧郭曰亦山名也音妹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鱅鱅之魚郭曰音容任臣案楚辭大招曰鰅鱅短狐[illegible]篇海云鱅魚似牛音如豕[illegible]云海魚肉如[illegible]其狀如犂牛郭曰牛似虎文者任臣案莊子云執犂之狗犂即此牛其音如彘鳴

又南三百里曰藟山郭曰音誄任臣案羅義曰此紀東山而南皆曰南何也蓋其山脈[illegible]之後自北而南迤紀東方之山與其上有玉其下有金湖水出焉東流注于食水其中多活師郭曰科斗也爾雅謂之活東任臣案埤雅云活師蝦蟆子也[illegible]

又東三百里曰栒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碧石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從任臣案[illegible]其鳴自詨有鳥焉其狀如雞而鼠毛其名曰䖪鼠郭曰音咨任臣案[illegible]

見則[illegible]旱處見則其邑大旱沢水出焉郭曰音[illegible]而北流注于湖水其中多箴魚其狀如儵其喙如箴郭曰出東海今江東水中亦有之 任臣案箴魚大小形[illegible]相似但喙尖有一細黑骨如箴[illegible]韻謂之鍼咬魚俗名姜公魚食之無疫疾[illegible]

又南三百里曰勃垒之山任臣案林茂槐字考曰勃垒山垒與齊同釋義本作齊無草木無水

又南三百里曰番條之山無草木多沙減水出焉[illegible]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鱤魚[illegible]一名黃頰[illegible] 任臣案[illegible]世謂之鰥魚[illegible]說文[illegible]諸魚[illegible]以[illegible]珍曰鱤敢也鰥[illegible]也食而無厭也性其[illegible]獨行故曰鰥

又南四百里曰姑兒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姑兒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鱤魚

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郭曰可以為砥針治癰腫者 任臣案素問東方之域其病皆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亦從東方來[illegible]曰[illegible]人金[illegible]古人以石為鍼[illegible]南史[illegible]金元起[illegible]高氏之山多針石[illegible]云可以為砭針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諸繩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岳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樗濼水出焉郭曰音藥 任臣案濼水[illegible]公[illegible]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犲山其上無草木其下多水其中多堪[illegible]之魚郭曰未詳音序[illegible]本作[illegible]又為海[illegible]云[illegible] 任臣案字彙云[illegible]其狀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又南三百里曰獨山任臣案平樂府亦有獨山良餘山亦名獨山非此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美石末塗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其中多偹鳙郭曰條容二音 任臣案[illegible]云[illegible]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其邑大旱[illegible]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郭曰即東嶽岱宗也今在泰山奉高縣西北[illegible] 任臣案[illegible]

[illegible]云東嶽[illegible]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郭曰音如吟恫之恫[illegible]其名自訆[illegible] 任臣案[illegible]環水出焉[illegible]東流注于江[illegible]其中多水玉[illegible] 任臣案今水晶也[illegible]信州[illegible]而不清[illegible]

又南三百里曰北山錞于江郭曰一作湮江形如錞于然任臣案亦言西山錞錞于西淳北山經淹于北海與雞頭通注見于曲山無草木多瑤碧任臣案瑤實玉禹貢瑤琨篠蕩衛風報之以瓊瑤毛文云瑤石之青美者激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娶檀之水其中多茈蠃任臣案茈蠃也或作茈蠃疑亦草蟲屬

凡東山經之首自樕𧑓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聃用魚郭曰以血塗祭為聃也公羊傳云盍扣其鼻以衈之音如餌之餌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郭曰此山出琴瑟材見周禮也任臣案空桑之名說見北山經淮南子云空桑之琴八極之樂斯地也述異記曰空桑生大野山中為琴瑟之最

北臨食水任臣案即蛾山食水此聚而名東望沮吳南望沙陵任臣案郭曰下流沙界西望湣澤郭曰音旻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郭曰或作吟其名曰軨軨郭曰音靈其鳴自叫任臣案駢雅曰牛而虎文曰軨軨見則天下大水任臣案圖贊曰爰集六命軨軨使奔驟王世貞詩飲軨軨空發鼠塞嗎是後即此也甚哥軨軨珠氣同占見則洪水天下昏墊豈伊妄降亦應圖讖贊云水獸先水軨軨之獸見則天下大水也

又南六百里曰曹夕之山其下多穀而無水多鳥獸

又西南四百里曰嶧皋之山郭曰音亦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堊任臣案爾雅疏引嶧皋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激女之水任臣案經作激汝之水其中多蜃珧郭曰蜃蚌也珧玉珧亦蚌屬腎遙兩音蜃大蛤也一名蚌一名含漿小者名珧可飾佩刀任臣案瑤詩傳天子玉琫而珧珌揚氏云珧宋人謂之江瑤柱坐菜閩廣皆有之萬震南州志云江瑤柱厥甲美肉柱膚寸名江瑤柱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無草木多砥礪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無草木澧水出焉郭曰音禮東流注于余澤其中多珠鱉魚郭曰音鱉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郭曰無時氣病也呂氏春秋曰澧水之魚名曰朱鱉六足有珠魚之美見任臣案鱉通作鼈淮南子蛤蟹珠鼈與月盛衰貞白曰穆天子有鼈珠貫胸之民來獻珠蝦珠鼈埋雜云鼈珠在足蚌珠在腹玄覽亦云魚之珠在目鼈之珠在足蛇之珠在口只一統志珠鼈生高州海中狀如肺四目六足吐珠寰宇記云高州府海中出珠鼈六眼四腳而吐珠異號江瑤發腳躍而吐璣詞比也又珠或作朱阮籍詠懷詩朱鼈躍飛泉夜飛過與淵鼎信其云濯水翔浮光鈍朱鼈然朱鼈生南海大如錢腹赤如血丹鼎解云朱鼈浮波必有風雨自為一物非此鼈也圖贊曰澧水之鼈狀如浮游餘兼三才以貨賣害厥州既多何以自衛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餘峩之山其上多梓枏其下多荆芑雜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黃水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郭曰言佯死也名曰犰狳郭曰仇餘二音任臣案篇海曰狳獸似兔鳥喙鴟目獸經云山郡見人則眠犰狳之獸見人則佯眠駢雅曰犰狳如兔鳥喙圖贊曰犰狳之獸見人作眠與災協氣出則無年此從鳥其鳴自訆見則螽蝗為敗郭曰螽蝗類也言傷敗田苗音終任臣案春秋書螽傳云螽為災也詩螽斯螽斯羽注云螽即蚣蝑也是螽即

明爲一物□以二名連文或古之方言然也若豳風五月斯螽動股此爲蚱蜢之名即阜螽也似蝗而小亦能害稼爾雅謂之□□負螽不同中郎以斯螽螽斯皆爲蝗時珍以□螽皆爲蚱蜢與郭氏以螽爲蝗類相弁

又南三百里曰杜父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耿山無草木多水碧 郭曰亦水玉類 任臣案即青碧石緑之屬今宗案朱錫有天水碧之色謝靈運詩水碧綴流溫注水玉也江淹詩水碧驗未黷又云淺波采水碧李白詩□□□詩水碧或可采李賀詩拆玉撫玉須水碧西溪叢語八堂見碧子石□碧石葉中有水脂碧者當是碧瑪瑙謝□□□□□□□□□□□□□□□多玉矣 多大蛇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朱獳 郭曰音儒 任臣案駢雅曰朱獳乘黃狐屬也事物紺珠曰朱獳似狐魚翼曾我集云朱獳渾而來□本此 其鳴自訆見則其國有恐 任臣案圖贊曰朱獳無奇見則邑駭通感靡□維數所在因事而作未始無待

又南三百里曰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 任臣案水經注逆浮其水東北流爲新溝新溝又東北流逕牛首亭北又東北注梁即沙水也又左傳楚令尹子常以自固及沙汭而還杜預曰沙水名也是此水之未流入淮者 南流注于涔水其中多鵹鶘 郭曰音黎 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訆見則其國多土功 郭曰今鵜鶘足頗有似人腳形狀 任臣案鵹鶘一名鵜鶘又名淘河江南甚多諧以夏至前來謂之翠翮至水夏至後來謂之翠塗老早以其觜之形狀似犁故云犁鵜轉聲爲鵹鶘又謂爲鴕鶘駢雅曰周周大首鶩翮數斯皆人足也圖贊曰猛力鶩鶘或飛或伏是惟士時出其功築長城之役同集秦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 任臣案山在平陽城西有姑射蓮花二洞神人所居

無草木多水

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 任臣案括地志有南姑射山北姑射山即此所謂有南源北谿有東谿西谿 無草木多石

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五百里曰碧山無草木多大蛇多碧水玉 任臣案本草拾遺玻璩一名水玉與水精同名梁四公記扶南人來賣碧頗黎鏡碧小玉鋑即是也然玻璃今出南番西國內地絕少此非一云碓子石類或曰碧木玉爲二物

又南五百里曰緱氏之山 郭曰一曰俠氏之山 任臣案即偃師地也道書七十二福地有緱氏今本或作緱氏之山 無草木多金玉原水出焉東流注于沙澤

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獙獙 郭曰音斃 任臣案駢雅曰獙獙鳥翼狐屬也虞將幾家集云□怪與像猶猶獙獙 見則天下大旱

又南五百里曰鳧麗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姪 郭曰龍蛭二音 任臣案駢雅曰蠪姪九首狐也皆食人然蠪蠪青丘鳥曰灌灌九尾狐也蠪姪九首狐也皆食人□□□ 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又南五百里曰䃌山郭曰音一真反南臨䃌水東望湖澤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獆狗其名曰峳峳郭曰音攸　任臣案駢雅馬四角牛尾曰峳峳玄覽云上發出嗥其也誌怪也騶者也大體也四角之獸也見則其國多狡客郭曰狡猾也　任臣案狡客姦人也駢書云狡客用行有攸依五侯鯖云峳峳見其國多狡猾圖贊曰治則得賢亂則失人峳峳之來乃狡賓歸之實維見其津有鳥焉其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鉤見則其國多疫任臣案圖贊曰絜鉤似鳧見則民悲自伊不祥尾虎爪號曰猜獙絜鉤似鳧見則天下大疫善為鳥亦海鳧類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䃌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郭曰麋鹿屬角為觡音格其祠

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又東次三經之首曰尸胡之山北望𡺲山郭曰音詳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棘有獸焉其狀如麋而魚目名曰妴胡郭曰音婉　任臣案駢雅云麋而魚目為妴明其鳴自訆

又南水行八百里曰岐山其木多桃李其獸多虎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諸鉤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是山也廣員百里多寐魚郭曰即鮇魚音味　任臣案鮇魚一名𩶨魚一名丙穴魚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無草木多沙

又東水行千里曰胡射之山無草木多沙石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多菌蒲郭曰未詳音䐹朐之䐹　任臣案菌蒲或曰二種菌地蕈爾雅中馗菌小者菌蒲草也序記云出也其獸多麋鹿是山也廣員百里其上有水出焉名曰碧陽其中多鱣鮪郭曰鮪即鱏也似鱣而長鼻體無鱗甲別名鮥鱣一名鱑也　任臣案鱣即鱑魚鼻口在頷下大者長二三丈江南呼為黃魚俗稱玉版魚形似鱘而色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今謂之鱘魚一作鱏魚一名王鮪小者名叔鮪一名鮥鮪亦多似鱣而鼻長其作者也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跂踵之山郭曰跂音企廣員二百里無草木有大蛇其上多玉有水焉廣員四十里皆涌郭曰今河東汾陰縣有瀵水源在地底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即此類也　任臣案

瀵是也本草綱目云瀵泉有光如漏其其名曰深澤其中多蠵龜郭曰蠵觜蠵大龜也甲有文彩似瑇瑁而薄音遺知反　任臣案蠵甲黃斑有光彼入以為瑇瑁日華子曰蠵龜即蠵龜之大者也書云蠵龜鳴甲黃點有光彼入以飛甲宵光云蠵龜大者為蠵蠵小者為靈蠵蠵龜生南海劉欣交州記曰蠵似瑇瑁而大皆生物也廣州記曰水蠵似蠵而生其甲有甲珠文赤斑以為靈龜是也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名曰鮯鮯之魚郭曰音蛤　任臣案廣雅曰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鳥尾其名曰鮯事物紺珠云鮯如鯉六足鳥尾因東方廣澤中宣和遺事建炎間有鮯魚出江漢號曰鳥之六生之魚八足建之鮯魚鮯為之母育厥子圖贊曰鮯之狀似鯉其名為鮯六足鳥尾鮯為之母育厥子圖贊曰鮯形如鯉其名為魚鮯職精似牛以尾自翦其鳴自叫

又南水行九百里曰踇隅之山（郭曰音敏字）其上有草木多金玉多赭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任臣案駢雅白蹄似牛而馬尾曰精精萬曆二十五年括蒼相興縣兵有變身作黃支馬尾牛蹄蓋斯獸大吳舊引此爲證或又云乃麟邪也）其鳴自叫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無皋之山南望幼海（郭曰即少海也淮南子曰東方大渚曰少海 任臣案閩記上辟色華少海用貴書信詩擬據序少海中吟後陵集云蓬萊之遊少海之珠盧綸賦云諸衛將序少海又云何育而遊幼海指此也）東望榑木（郭曰扶桑二音 任臣案六書正譌扶桑作榑桑吟云左桂於榑桑云夏禹東至榑木之地即此）無草木多風是山也廣員百里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　之山至于無皋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爲敗（任臣案一本作畢古畢皐通）

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臨于北海有木焉其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任臣案集物案苞有無核棗者即此也）其味酸甘食之不瘧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猲狙（郭曰葛苴二音 任臣案猲狙占音謬引經云有獸赤首鼠目名曰猲狙與此文異）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雀（郭曰鬿音祈）亦食人（任臣案天問云鬿堆焉處王逸註鬿堆奇獸也柳子天對人鬿往在北號惟人是食柳宗元以鬿堆爲鬿雀萬里注惟當爲鳥鬿雀之訛注誤也丁世貞續九歌云鬿堆佚佚而鼓翼謂此駢雅曰猲狙狡人獸也鬿雀食人鳥也爲海字彙引此復作鬿雀音祈非是圖讚曰猲狙狡獸鬿雀惡鳥或狼其體或虎其爪安用甲兵擾之以道又李綸諫垒記云崇禎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兔頭雞身鼠足味甚美犯其肯立死猶其形狀疑即此鳥也）

又南三百里曰旄山無草木蒼體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展水其中多鱃魚（郭曰今蝦鰌字亦作鱃秋音 任臣案鱃魚本草拾遺以爲即鰌魚李時珍曰此魚中之下品盖魚之庸常以供饌食者故曰鰌曰鱃鄭氏作𩶄魚似俊之故又鰌有十字文經云多有鰌人呼赤鰌爲玄駒）其狀如鯉而大首食者不疣（任臣案鱃十六鱗疣者）

又南三百二十里曰東始之山上多蒼玉有木焉其狀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芑（郭曰音起 任臣案芑木之汁如玄覽曰芑木之汁如血）可以服馬（郭曰以汁塗之則馬調良 任臣案周書曰馬稚剛塗之芑汁不勞孫陽白然閑習廐術無方理有䇿執）泚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美貝多茈魚其狀如鮒一首而十身（任臣案何承天纂文曰鮒類）其臭如蘪蕪食之不糟（郭曰孚謂反糟失氣也 任臣案糟氣下泄也譬說二讚音閻讚曰有此十身蘪蕪其臭食之和體氣不下溜薄之蘪蕪是蘺芎藭之苗）

又東南三百里曰女烝之山其上無草木石膏水出焉而西注于鬲水其中多薄魚其狀如鱣魚而一目其音如歐（郭曰如人嘔吐聲也 任臣案歐音同人名物歐陽之疾作）見則天下大旱（任臣案物異志作見則天下大水）

又東南二百里曰欽山多金玉而無石師水出焉任臣案今作陽縣有師水疑即此水而北流注于皋澤其中多鱃魚多文貝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任臣案駢雅云當康牙豚也事物紺珠作當庚誤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

又東南二百里曰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餘如之澤其中多䱻魚郭曰音滑子桐之水其中多䱻魚任臣案太平御覽曰鯖魚鱷鯛卵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任臣案圖贊曰當康如豚見則歲穰䱻魚鳥翼飛乃流光同出殊應或災或祥

又東北二百里曰剡山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郭曰音庾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任臣案事物紺珠曰合窳如猪人面黃身食蟲雅曰彘身人面號曰合窳厥性貪殘物爲不咀至陰之精見則水雨

又東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楨木郭曰女楨也葉冬不凋任臣案女貞木名冬青負霜葱翠振柯凌風琴操有貞女引女貞木不凋上林賦注乃此木也駢雅云凡冬青女貞皆女楨也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郭曰音如翡翠之翡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郭曰言其體含災氣也其銘曰蜚之爲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於鴆萬物斯懼思爾遐逝任臣案春秋莊二十五年秋有蜚劉作蠜春秋解引此蜚狀若牛一日蛇尾江休復雜志亦云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則枯春秋所書似即此物若是負蠜不當云有木審是非又字彙蜚似牛白首一目蛇尾又作𧑓五侯鯖云蜚生太山行水水竭行草草死圖贊云猛則災獸蹤躅屬採曾所經涉竭水樹林焦氣自然鈎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勞水其中多鱃魚

凡東次四經之首自北號之山至于太山凡八山一千七百二十里

右東經之山志凡四十六山萬八千八百六十里

山海經廣注卷之四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五

中山經

仁和吳任臣注

中山經薄山之首 任臣案封禪書華山以西名山七薄山其一焉薄山即襄山也徐廣曰蒲坂縣有襄山應劭云在蒲坂北十餘里 曰甘棗之山 任臣案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一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蒿山亦名襄山一名甘棗山亦名猪山又水經注引經薄山作甘山甘棗作甘柔 共水出焉 郭曰音恭 而西流注于河其上多杻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葉 郭曰或作楮葉 黃華而莢實 任臣案如葵莢之實爾雅莢物是也 名曰籜 郭曰音谷又 可以已瞢 郭曰音盲任臣案音目不明也瞢瞢天瞢 有獸焉其狀如

䶂鼠而文題 郭曰䶂鼠未詳音虺字亦或作虺任臣案䶂鼠集韻作𪕮注云獸名 其名曰難 郭曰音那或作熊也任臣案字書鉛玄云古能字作𪕮與難字相近古音界曰難又音能 食之已癭 任臣案集韻曰難獸似鼠斑頭食之明目與此略異草木子云阻氣多癭

又東二十里曰歷兒之山其上多橿多櫔木 郭曰音厲 是木也方莖而員葉黃華而毛其實如楝 郭曰楝木名子如指頭白而粘可以浣衣也音練或作簡任臣案爾雅翼曰楝實名金鈴子 服之不忘

又東十五里曰渠豬之山其上多竹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是多豪魚狀如鮪 郭曰鮪似鱣也 赤喙尾赤羽可以已白癬

又東三十五里曰葱聾之山其中多大谷是多白堊 任臣案本草白堊白善土也服餌者爲上 黑堊黃堊 郭曰言有雜色堊也

又東十五里曰涹山 郭曰音倭 其上多赤銅其陰多鐵

又東七十里曰脫扈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葉而赤花莢實實如椶莢 郭曰今椶木莢似皂莢也任臣案事物紺珠云植楮實如椶黃稜椶同 名曰植楮可以已癙 郭曰癙病也淮南子曰貍頭已癙也任臣案王韻云癙憂病詩云癙憂以痒 食之不眯

又東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 任臣案龍骨出晉地川谷及太山巖雷斆曰細文廣者雌骨粗文狹者雄骨 可以已痤 郭曰癰痤也任臣案說文云小腫

也一曰癤也才何反

又東七十里曰泰威之山其中有谷曰梟谷其中多鐵 郭曰或無谷字

又東十五里曰橿谷之山其中多赤銅 郭曰或作檀谷之山

又東百二十里曰吳林之山其中多葌草 郭曰亦菅字任臣案爾雅白華野菅說文云菅茅也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詩經東門之池可以漚菅陸璣曰似茅而滑澤無毛韌宜爲索葌菅古字通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 郭曰今長安西南有牛首山上有館下有水未知此是非任臣案金陵亦有牛首山秣陵表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是同名者也 有草焉名曰鬼草其葉

如茨而赤華其秀如禾服之不憂任臣案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此其類也圖贊曰焉得鬼草是樹是蕪服之不憂樂天傲世如彼浮舟任波流滯勞水出焉任臣案說文勞水出扶風郡是入渭一統志勞水源出浮山縣西入汾河而西流注于洧水郭曰音如詭詐之詭任臣案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東南山陽城山東谷北逕浮戲山東又東南與勞水合一統志洧水源出龍門山字林曰[illegible]是多飛魚其狀如鮒魚食之已痔衕任臣案[illegible]海錯疏飛魚頭大尾小有肉翅一躍十餘丈林邑國記曰飛魚身圓長丈餘羽重沓翼如胡蟬出入群飛游翔翳會沉則泳海底飛則凌雲游波揚儀異魚贊曰飛魚身圓長丈餘鬣如鯉翼如蟬翔凝瀨仙人寧封嘗餌[illegible]西陽雜俎云朗山浪魚長一尺能飛飛[illegible]底一統志汝西鄭縣勞水出飛魚狀如鮒食之已[illegible]疾也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郭曰今平陽永安縣廬江灊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明山以霍為名者非一矣按爾雅大山繞小山為霍任臣案霍太山甚多最大者衡山一名霍山白虎通云霍之為言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漢武帝移南岳于天柱山遂以大柱為霍山霍山盧江之霍山也非北方之霍山也爾雅北方之美有霍山之珠玉焉下陽之霍山也經所紀者是北山水經注霍太山上有飛廉冢山上有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劉會孟云山西霍州霍山今為中鎮冀州之岳陽也其木多穀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養之可以已憂郭曰謂畜養之也普昧反任臣案駢雅曰朏朏獸似貍馬也蠟書云安得朏朏與之遊而釋我之憂又北五十二里曰合合之山是多薺棘郭曰未詳音蹭一任臣案薺棘木名[illegible]

又北三十五里曰陰山郭曰亦曰險山多礪石文石郭曰礪石人石中磨者任臣案[illegible]少水出焉其中多彫棠其葉如榆葉而方其實如赤菽郭曰菽豆任臣案通志海棠子名海紅其狀如梨大如櫻桃亦此類也赤菽赤小豆食之已聾任臣案草木子曰風氣多聾又東北四百里曰鼓鐙之山多赤銅有草焉名曰榮草其葉如柳其本如雞卵任臣案埤雅翟卵四鵲采於前[illegible]食之已風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牢心具縣以吉玉郭曰[illegible]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郭曰言作神主而祭以金銀飾之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或作[illegible]任臣案[illegible]山之名也見爾雅[illegible]之于山

中次二經濟山之首曰煇諸之山其上多桑其獸多閭麋其鳥多鶡郭曰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鬥死乃止音曷出上黨也任臣案[illegible]

又西南二百里曰發視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砥礪[illegible]

魚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伊水

又西三百里曰豪山其上多金玉而無草木

又西三百里曰鮮山任臣案事類賦注引此作鱗山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任臣案張衡南都賦其水蟲則有蠳龜鳴蛇蚘足叔蛇賦音如磬聲和此也圖贊曰鳴化二蛇同類異狀拂翼俱游騰波漂浪見則並災或淫或亢

又西三百里曰陽山多石無草木陽水出焉任臣案水經注陽水出陽山陽溪世人謂之太陽谷水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狀如人面而豺身任臣案豺狼屬爾雅豺狗足月令仲秋豺祭獸鳥翼而蛇行任臣案廣雅曰中央有蛇焉人面豺身鳥翼蛇行其名曰化蛇其音如叱呼見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為純鉤之劍汲郡冢中得銅劍一枝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為干將劍汲郡亦皆非鐵也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為兵器也任臣案如子虛賦其石則琳瑉琨昆吾揚雄曰虎州多積石其名曰昆吾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成水精石盡鐵井出應郎見又十洲記昆吾割玉刀周穆王持西域戎獻列子穆王得昆吾之劍切玉如泥六帖云穆王征西土得昆吾劍疑所稱非內地郭以為即斯山所未詳也拾遺記云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黃帝於此昧石為銅越王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之精圖贊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炎有光彩尸子所歎鋒之彼宰

有獸焉其狀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郭曰如人號哭名曰蠪蚳郭曰上已有此獸疑同名任臣案五侯鯖云蠪蚳似九尾狐見而下豐又事物紺珠云蠪蚳獸似狐九首九尾見則豐恰卜年是合蠪蛭為一物也敍矣騎雅曰蠪蚳角蜺也食之不眯任臣案程良孺曰耳鼠不眯蠪蚳不跳

又西百二十里曰蔓山郭曰音閭蔓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有木焉其狀如棠任臣案爾雅杜赤棠白者棠而赤葉名曰芒草郭曰音忘任臣案即莽草俗名茵草可以毒魚

又西一百五十里曰獨蘇之山無草木而多水

又西二百里曰蔓渠之山任臣案水經蔓渠山在南陽縣西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郭曰今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任臣案淮南子云伊水出上魏山禹貢合註云伊水出盧渾山一統志曰伊水源出盧氏悉悶頓嶺流經嵩縣洛陽偃師鞏界入於洛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任臣案騈雅虎而人面曰馬腹其音如嬰兒是食人任臣案陶弘景刀劍錄漢章帝建初八年鑄一金劍投伊水中厭人膝之怪水經注中盧縣涑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鯪鯉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小兒不知欲取戲弄便殺人名為水唐形狀與馬腹頸類又襄沔記中盧有康水注于沔其水有物咬人名水虎盛氏荊州記云生得者摘其鼻厭可小小便名曰水盧合諸書觀之水害小盧水虎其為馬腹異名審矣今恒星經緯圖大火宮有馬腹星豈凡獸亦應列宿耳次後有馬邑星紀非謂此又瓔車志言峽江水中有物頭似獠猊而無足自頸以下如疋練書食馬土人謂之馬皮斐名貞此小類附記之

凡濟山經之首自煇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

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鳥身祠用毛郭曰擇用毛色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中次三經萯山之首曰敖岸之山郭曰或作獻萯音倍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赭黃金神熏池居之任臣案圖贊云泰逢虎尾武羅人面熏池之神厥狀不見爰有美玉河林如蒨稱蟾螈集云熏池詞璩謂此也是常出美玉郭曰或作石北望河林任臣案張衡思玄賦河林之蓁蓁兮即此烟其狀如蒨如舉郭曰說者云蒨舉皆木名也未詳蒨音倩任臣案蒨染絳草也紫赤色舉櫸柳大者也狀似如蒨如舉言其一字蒨節如是下蟲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任臣案騶雅曰唐四角而白夫諸廣書云夫諸橫流天戒兩憂玄覽作夫獻見則其邑大水

山海經廣注　卷五　七

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任臣案十道志青要山名強山會孟云在河南府新安縣西北二十里實維帝之密都郭曰天帝曲密之邑北望河曲郭曰河千里一曲一直也是多駕鳥郭曰未詳也或曰駕宜爲駕駕鵝也音加任臣案相如上林賦駕鳥玉子虛賦弋白鵠連駕鵝云海東青食駕鵝後世駕鵝取此名之益即野鵝也雅謂之鵝鶬亦有作駕者見陶氏本草注左傳榮成伯名駕鵝不聲又名鶬鵝勝南望墠渚郭曰水中小洲名渚墠音填也任臣案水經注志什青要山多駕鳥奇字韻引此作墠渚古音墨又作墠渚或作墠渚水經注二渚水上承陸渾縣東墠渚渚在原上原方十里佳饒魚葦世謂此澤禹父之所化郭曰鯀化於羽淵爲黃熊今復在此然則一已有變化之性者亦無往而不化也任臣案寶氏云人之化者鯀化黃能望帝化杜鵑彭君化龍牛哀化虎黃母化黿徐君化鼈野史注云今陸渾東有墠渚即鯀化之所河南洛亦有羽山鯀化羽淵一或在此神則無不在也是多僕

纍蒲盧郭曰僕纍蝸牛也爾雅曰蒲盧者螟蛉也任臣案蝸牛一名蚹蠃一名蝓蝓形似蛞蝓但頭皆負殼而行蛤細腰蟲俗呼蠮螉取桑上之蟲以爲子爾雅鱧故分二種非即螟蛉也鄭玄注中庸復以爲上蓋更非鱧武羅司之郭曰武羅神名也鬿即神字任臣案世本夏有武羅國東志有夏臣武羅與神同名盧楊滄吳賦云武羅昇首以蟠身帝江蹤足而歛翼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齒郭曰任而穿耳以鐻郭曰鐻金銀器之名未詳也音渠任臣案玉篇鐻環五環與璩同左思賦首之其鳴如鳴玉郭曰如人鳴玉佩任臣案圖贊曰有神武羅細腰白齒聲如鳴珮以鐻貫耳司帝密都是宜女子是山也宜女子任臣案淮南子青要玉女降霜神也本此傳畛水出焉郭曰音軫出新安縣青要山今謂之疆山任臣案水經注畛水而北流注于河其中有鳥焉名曰鴢郭曰音窈窕之窈任臣案爾雅鴢頭鵁一作投鵁

山海經廣注　卷五　八

即此也江東謂之魚鵁鴢音蒙爾雅曰鴢鳥類鴨而有文彩不能行多溷野鴨群中浮游其狀如鳧任臣案文獻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郭曰朱淺赤也通考建炎二十七年民間有妖鳥不知其名鳥身鵝尾長喙方足赤目上于民屋疑是此鳥亦其以爲妖也圖贊曰鴢鳥似鳧翠羽朱目既麗其形亦奇其肉婦女是食子孫繁育有草焉其狀如葌郭曰菅似茅也任臣案詩露彼菅茅即菅而方莖黃華赤實其本如藁本郭曰根似藁本亦香草任臣案藁本似芎藭根有云芎藭苗曰蘪蕪名曰荀草郭曰或作苞草服之美人色郭曰令人更美豔任臣案要山有草黃華赤實服之益人色徐炬事物原多一名荀草即此也圖贊曰荀草赤實厥狀如菅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豔厥媚三遷

又東十里曰騩山郭曰音巍經注作魏山任臣案水經注強山東阜即騩山其上有美棗任臣

案爾雅紀壺棗厶丁十一種又郭璞蔡廣志有狗牙棗鷄心羊角獼猴赤心三星駢白諸名復有氏棗夕棗墟棗棠棗之類不能悉舉其陰有瑤琈之玉正回之水出焉任臣案俗謂之漢川水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任臣案劉會孟云雷之形亦如彘形可以禦兵任臣案圖贊曰馬腹之物人面似虎飛魚如豚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鼓

又東四十里曰宜蘇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蔓居之木郭曰未詳任臣案木吕旻草之中非木名也滽滽之水出焉郭曰音容任臣案水經作庸庸出河南垣縣俗謂之長川水而北流注于河是多黃貝

又東二十里曰和山其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

山海經廣注　卷五　九

都郭曰九水所潛故曰九都是山也五曲郭曰曲回五重任臣案帝王世紀云即東首陽山也五曲水經注作五典璆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任臣案酈道元云今首陽東山無木以應之當是今古世歷川域改狀其中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郭曰吉猶善也任臣案三才圖會作泰逢事物紺珠云泰逢司吉善之神書云雄黃貫山之神能動天地冠緒二十二姓紀有泰逢氏注云和山為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寄精之所馮氏羅泌曰泰逢吉神也居和山五曲王文降補衍云泰逢出貫與郁離子曰泰逢起風薄號行雨指此也其狀如人而虎尾郭曰或作雀尾是好居于黃山之陽任臣案學海曰今東陽有黃山云俗尾山世紀云即東首陽山一出入有光泰逢神動天地氣也郭曰言其有靈爽能興雲雨也夏后孔甲田于黃山之下天大風晦冥孔甲迷惑入于民室見呂氏春秋任臣案通鑑循蜚紀泰逢氏沒為河神司之于黃山之陽出入有光路史夏后氏游收黃貫之顙天風晦冥遇神逢而迷文心雕龍云夏甲嘆于東陽東音以發謂此事耳圖贊曰神號泰逢好遊山陽濯足九州出入流光天氣是動孔甲迷惶釋義曰今嵩山有瑤火夜中望之明滅倏忽出入有光無乃類是

凡貫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其祠泰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郭曰副謂破羊骨磔之以祭也見周禮音偪任臣案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何注云披擘牲胸中分曰疈詩經不坼不副副訓劈副疈古字通也用吉玉其二神用一雄雞瘞之糈用稌

中次四經釐山之首郭曰音狸曰鹿蹄之山任臣案寰宇記云鹿蹄山在宜陽縣西南三十里俗名升山亦名縱山水經注云其山陰則峻絕百仞陽則原阜隆平其上多玉其下多金任臣案寰宇記云上多美玉下多黃金甘水出焉任臣案水經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

山海經廣注　卷五　十

王黃陽宮又北逕甘亭昔夏啟伐扈作誓于是亭酈道元注云甘水發于鹿蹄山東麓而北流注于洛任臣案一統志今甘水在河南府西南四十里下流入洛水味最甘美其中多泠石郭曰泠石未聞也泠或作涂任臣案泠當作泠滑石小青黃者也又作涂青以下有涂不誤移此

西五十里曰扶豬之山其上多礝石郭曰音耎今鴈門山中出礝石白者如水水中有赤色者任臣案禮記士佩瓀玟相如子虛賦碝石武夫即此有獸焉其狀如貉而人目郭曰貉或作豬古字任臣案爾雅貈子貆注云貉者古貉今江東呼貉為豼豼也豼即貉其名曰麐郭曰音銀或作麋任臣案黃氏紺珠云麐如貉人目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海任臣案水經注洛水又與虢水會水出林褚之山疑此扶豬之譌其中多瓀石郭曰言亦在水中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釐山任臣案名勝志釐山在嵩縣西其陽多玉其陰

多蒐郭曰音搜茅蒐今之蒨草也任臣案爾雅茹藘茅蒐郭云一名蒨可以染絳鄭風縞衣茹藘又曰茹藘在阪即此草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任臣案駢雅牛音如嬰兒曰犀渠濂濂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任臣案水經注云即今之王母澗也出陸渾縣西南有獸焉名曰獺郭曰音蒼頡之頡任臣案水鳥龍骨勒之類其狀如獳犬而有鱗其毛如彘鬣也郭曰生鱗間任臣案獳犬怒犬也范衛胥都賦云丹穴之獳

又西二百里曰箕尾之山多穀多涂石其上多㻬琈之玉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滔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羬羊有木焉其狀如樗其葉

如桐而莢實其名曰茇任臣案事物紺珠曰茇木如樗葉如桐莢實可以毒魚郭曰茇一作艾

又西二百里曰白邊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

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郭曰今在上洛縣南河圖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任臣案其精上爲畢附耳星居之荊州記南修陽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峰齊竦南北望之若熊耳間山闕曰地皇于熊耳山山書云上有丹青之樹服之可成仙禹貢合法曰熊耳山有三一在陝州東一在宜陽漢光武敕赤眉積甲與熊耳山齊者也一在盧州兩峰相並如耳禹貢導洛處也又盧州亦有熊耳山蜀志望帝以褒斜爲前門熊耳塞關爲後戶蓋指貲州之熊耳其上多漆其下多椶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多人魚有草焉其狀如蘇而赤華任臣案蘇一名桂荏生池中者爲水蘇一名雞蘇無紫色不香者名野蘇名曰葶薴郭曰亭寧二音可以毒魚任臣案駢雅曰植楮可以已瘨葶薴可以毒魚又南方有醉魚草莖如黃荊七八月開花成穗紅紫色漁人采以毒魚亦葶薴類也一名雉木

又西三百里曰牡山其上多文石其下多竹箭竹䉋其獸多㸲牛羬羊鳥多赤鷩郭曰音閉即鷩雉也任臣案周禮士弁冕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讙舉之山雒水出焉任臣案魚豢云漢火行忌水去洛水而加隹魏升古本考左傳楚子使陸渾之戎遂至于雒也職方氏其川熒雒則古有其文矣不自漢始也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任臣案顓頊得河圖于玄扈之水一統志玄扈水在永寧縣西五十至其中多馬腸之物任臣案尋渠山馬腹一本作馬腸又事物紺珠云馬腸人面虎身音

如嬰兒豈即一物耶又馬腸亦草名葉似桑但非在水者疑非是此二山者洛間也郭曰洛水今出上洛縣冢嶺山河圖曰玄扈洛汭謂此間也任臣案冢嶺即讙舉

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雞祈而不糈郭曰言直祈禱以彩衣之郭曰以彩飾雞

中次五經薄山之首曰苟林之山郭曰或作苟林山無草木多怪石郭曰怪石似玉也書曰鉛松怪石也

東三百里曰首山任臣案山在襄城縣南五里史記申公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外域五在中國皆黃帝所游首山其一也名勝志云縣南諸山直接嵩嶽而實起于此故名首山前臨泉幽山上其陰多

穀柞草多茱芫郭曰茱山薊也芫華中藥 任臣案本草朮一名山薑一名山連陶隱居云有兩種白朮葉大有毛赤朮葉細小苦其生平地而肥大者名狗抱薊今呼爲馬薊芫花一名赤芫一名杜芫根名黃大戟主篇說之析木其陽多㻬琈之玉木多槐其陰有谷曰机谷多䱱鳥郭曰音如鉄之鉄其狀如鴞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錄食之已墊郭曰未聞 任臣案字彙引經云䱱鳥狀如梟音地从犬从鳥又曰䱱似鳥三目有耳音如豕食之已熱音代从鳥从犬彼此互有異同未詳所據也明獻音江淡既夢一足而䱱三目兮本此

又東三百里曰鮮嶠之山郭曰音如斤斵之斵無草木多文石

又東三百里曰蔥聾之山任臣案中山經岐山號山豐山女凡山蔥聾山各二皆異地同名無草木多摩石郭曰未詳

東北五百里曰條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藥虋冬郭曰本草經曰虋冬一名滿冬今作門俗作耳一 任臣案爾雅蘠蘼虋冬李時珍曰蘠蘼乃營實苗爾雅指爲門冬益錯簡也博物志天門冬曰顛棘抱朴子云或名地門冬或名筵門冬在東岳名淫羊藿在中岳名天門冬在西岳名管松在北岳名無不愈在南岳名百部又麥門冬秦名羊韭齊名爱韭楚名馬韭越名羊耆一名忍冬二種無名滿冬者祗不知何据而云

又北十里曰超山其陰多蒼玉其陽有井冬有水而夏竭任臣案釋義曰冬有水氣專藏也夏反竭氣他泄也是恆而失恒

又東五百里曰成侯之山其上多櫄木郭曰似樗樹材中車轅吳人呼櫄音輴車或曰輴車 任臣案集韻櫄即杶也禹貢作杶左傳作楯語云櫄樗柹漆相似如一其草多芃任臣案詩芃芃其麥芃芃其苗注長大也又正韻芃草貌郝不言爲草名考本草晉數云秦芃取左文列爲秦治疾佑文列爲芃發足氣則芃疑芃學之謂也未詳是非芃音交

又東五百里曰朝歌之山谷多美堊

又東五百里曰槐山谷多金錫

又東十里曰歷山任臣案濟南有歷山蒲州有歷山舜耕之處漢志兗縣亦有歷山其木多槐任臣案蘇頌云槐有數種葉大而黑名櫰槐晝合夜開名守宮槐葉細而青綠但謂之槐別錄曰槐實生河南平澤其陽多玉

又東十里曰尸山多蒼玉其獸多麖郭曰似獐而小黑色 任臣案蘇頌曰麂而大者名麖一統志云梧州有麖麂三足尸水出焉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

美玉

又東十里曰良餘之山其上多穀柞無石餘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河乳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注于洛任臣案水經洛水又東得乳水注云水北出良餘山南南注于洛

又東南十里曰蠱尾之山任臣案水經注作蟲尾多礪石赤銅龍餘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任臣案水經洛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

又東北二十里曰升山其木多穀柞棘其草多藷萸任臣案即薯蕷吳普本草云一名藷署一名兒草一名修脆齊魯曰山芋鄭越曰土藷秦楚曰玉延蘇頌云江閩人單呼爲藷音若殊亦曰山藷藷名不同語有輕重耳後以唐代宗名預改爲署藥又以宋英宗諱署更名山藥藇郭曰藷音

草也多寇脫郭曰寇脫草生南方高丈許似荷葉而莖中有瓤正白零桂人植而日灌之以爲樹也任臣案爾雅疏引此作寇脫蓋離南草也一名活莌蘈讀曰白郭中藏脫木故亦名通脫蘇頌云又名倚商陳氏云俗名通草黃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璇玉郭曰石次玉者也荀卿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音旋任臣案韻譜本義璇與璿同美玉也漢書帝紀璿璣玉衡

又東十二里曰陽虛之山多金臨于玄扈之水郭曰河圖曰蒼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也任臣案一統志陽虛山在河南永寧縣西五十里一名陽浴首學全名勝志云玄扈水出永寧之陽虛山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䰠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蘗釀郭曰以蘗作醴酒也干儛郭曰干儛萬儛干楯也置鼓郭曰擊之以儛嬰用一璧尸水合天也郭曰天神之所馮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雞于下刉一牝羊獻血郭曰以血祭也刉猶刲也周禮曰刉珥奉犬牲嬰用吉玉彩之郭曰又加以繒綵之飾也饗之郭曰勸強之也特牲饋食禮曰執奠祝饗是也

中次六經縞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任臣案圖經郟山在河南郡西南逍遙至城北二里曰芒山一名北邙一名平逢山又諸本作平逢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郭曰在濟北穀城縣西黃石公石在此山下張良取以合葬耳任臣案一統志穀城山在河南府西北五十里近孟津縣界亦名替亭山瀍水出此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

二首名曰驕蟲是爲螫蟲郭曰爲螫蟲之長任臣案騰見蠆考作螫蟲事類賦注引經云驕蟲是長螫蟲盡耕泰宇賦注陸吾而祂驕蟲謂此也實惟蜂蜜之廬郭曰言羣蜂之所舍集窟赤蜂名任臣案蜜蜾蜂雜記謂之臺最小者爲石蜜凡三種王元之蜂記蜂廬始皆於造臺擁王居臺上言有君臣之禮也吳淑蜂賦云緒處于逕山之側本此其祠之用一雄雞禳而勿殺郭曰禳亦祭名謂禳郤惡氣也

西十里曰縞羝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十里曰廆山郭曰音如環偉之瓌其陰多㻬琈之玉其西有谷焉名曰雚谷其木多柳楮其中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鴒𪃿郭曰鈴要二音任臣案駢雅曰鴒𪃿集鴿鴒山雞屬也[illegible]

宗江淹賦云[illegible]似魚而[illegible]似雞今誰入歟而爲蜃其鳴自呼服之不眯交觴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俞隨之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任臣案俞隨水世謂之孝水潘岳西征賦澡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在茲酈道元云是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故吕忱曰孝水在河南也

又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任臣案一統志引經作瞻諸之山名勝志引經作擔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謝水出焉郭曰音謝任臣案水經注作謝水而東南流注于洛少水出其陰而東流注于穀水郭曰世謂之慈澗任臣案少水今在河南新安縣東一十二里東流入澗名勝志云金水發源新安縣東南流與少水同入澗水

又西三十里曰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瞻水出于其陽

而東流注于洛任臣案水經注惠水東南流與嗞水合即此水也陂水出于其陰郭曰世謂之百荅水任臣案水經注及蔡沈書傳引此作波水周禮豫州其浸波溠禹貢滎波既豬而北

流注于穀水其中多茈石文石

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任臣案一統志白石山在澠池縣東北二十三里龜山白玉云白石山瓊秀長明之天是三十六洞天之一又事物紺球云白石山周七十里在和州孔華會稽記謂七十里亦有白石山是異地同名者也惠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任臣案水經注洛水右枝負又東出關惠水右注之世謂之八關水其中多水玉澗水出于其陰郭曰書曰伊洛瀍澗任臣案水經澗水出新安縣白石山蔡氏書傳云新安之東澗水出焉至南而入于洛西北流

注于穀水其中多麋石櫨丹郭曰皆未聞任臣案眉麋古字通麋石疑石之列文如眉者謂要石以嬰帶文而名也爐丹亦疑丹雘丹粟類

又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水出焉郭曰世謂之㕫麻澗任臣案水經注穀水又東北逕函谷關城東右合桑爽之水孫汝澄云本爲爽水曰桑爽本者誤矣

而西北流注于穀水其下多碧綠任臣案亦石綠類

又西七十二里曰密山郭曰今滎陽密縣亦有密山疑非也其陽多玉其陰多鐵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任臣案水經注斯神水又東北逕神遊亭東又北謂之秦水其中多旋龜其狀鳥首而鼈尾其音如判木任臣案圖贊曰聲如破木號曰旋龜修辟似龜鳴如鳴人魚類鯑出于洛伊無草木

又西百里曰長石之山任臣案一統志云即南寧府石山也計道里甚遠乃志之訛無

草木多金玉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其水出焉任臣案水經谷水又其水入焉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鳴石郭曰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今零陵泉陵縣永正鄉有鳴石二所其一狀如鼓俗因名爲石鼓即此類也任臣案吳淑江賦云鳴石列于陽渚浮磬肆乎陰濱劉會孟曰靖德有鼓山鼓鳴則起兵齊地記云城東祠山有石鼓將有冠雞則鳴後秦記曰天水冀地石鼓鳴野吳興記曰長城有夏架山天鼓盤石爲足聲如金鼓鳴則三吳有兵一統志埤因鄉有石鼓在秦水中擊之有聲又成都石磬山犖之爭開數里東呂高唐山巖高百餘仞扣之聲甚清越螢鳴石山述異記曰洞庭山東有石樓樓下有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者凡此皆鳴石之屬也圖贊曰金石同類精響足韜擊之雷駭厥聲遠聞荀以數通氣無不運

又西一百四十里曰傅山無草木多瑤碧厭染之水出于

其陽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任臣案水經注伊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豢魚有四足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即鯢魚朱謀㙔箋云山海經厭染之水多人魚不云伊水蓋古今相沿并厭染之水名伊水其西有林焉名曰墦冢郭曰音番谷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郭曰今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縣入洛河任臣案水經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一統志云穀水在永寧縣北七十里陽谷之如藍記云扶桑海一石寶流于地下西通穀水郭此水也其中多瑂玉郭曰未聞也任臣案水經注作琲玉一統志引經作瑂玉

又西五十里曰橐山任臣案今在陝州東五十里多樗多構木郭曰今蜀中有構木七八月吐穗穗成如有鹽粉著狀可以酢羹音備任臣案構木即扇木木狀如楮葉兩兩對生七月結子如細豆生被淡綠披刺皮有薄鹽其葉上當結成五構子全爲鳥五倍後號爲勿六岡本氣鹹炭鹽集樹上謂此木也

蜀人謂之酸楊吳人謂之鹽麩西人謂之木鹽蜀會孟康
講卞可以作羹蔭蔓可以作醬又蔡傳禾外加林郁木有
麵文擬木有粉榔匀木有層華剝草有蜜柳子核楨廼樹
有酒又女閭產望草雲南生靡角波斯有齊墩米西域出
摩厨子真臘番成平樹汁可謂英昔橘木類也大平御覽引經作橘音讀其陽多金玉其陰多
鐵多蕭郭曰蕭荔見爾雅荔是也可作燭有香氣任臣案陸璣云今人所謂萩蒿者如特性既莫然後蕭蒿合
橐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任臣案一統志橐水在陝州城南一名不定澗亦漫流故
又名漫澗寰宇記云橐水即魯水也其中多脩辟之魚任臣案駢雅曰浮湖韋畢脩辟魚鰌橫金
王孫皆異魚也狀如黽郭曰黽蛙屬也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白癬任臣
案定委餘爲日何羅巳瘻瘳癖巳白癬
又西九十里曰常烝之山無草木多堊潐水出焉郭曰音譙任

臣案西征記曰北臨焦水西倚大河名勝志曰潐水在陝州城南三里平地湧出與橐水並流入河俗呼三里澗
水甚木潛木也而東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菑水出焉而北
流注于河任臣案水經注菑水出常烝之山經曲沃枝西北流入河
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任臣案寰宇記夸父山一名秦山在閿鄉縣東南二十五里
亦秦爲頭號爲尾與太華山相連其木多椶柟任臣案通鑑大業元年敕二崤道開葛冊道胡三省
注云山海經夸父山在湖縣西九里其山多椶柟或椶柟字後遂爲葛冊道與多竹箭其獸
多牸牛羬羊其鳥多鷩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
名曰桃林郭曰桃林今弘農湖縣閿鄉南谷中是也饒野馬山羊山牛也任臣案三秦記桃林塞在長
安東四百里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以備秦名勝志云自閿鄉已西至潼關皆是也縣志桓

縣有桃林府志河南郡立桃林縣因桃林而名也劉會孟
云今閿鄉下有桃林武王放牛桃林之野即此程大昌雍
錄曰桃林一以爲鄉閿一以爲關鄉一以爲雲寶元和志
則又該爲之號曰靈寶縣西至潼關俱爲桃林塞圖贊曰
桃林之谷實惟塞野武王克商
休牛風馬阮越三塗作險西夏是廣員三百里其中多馬
任臣案史記趙世家造父取桃林盗驪驊騮緑耳獻之繆王凡以知桃林多馬也湖水出焉而東北
流注于河任臣案括地志湖水出虢州湖城縣南夸父山又欒史云大谷關在夸父山谷中湖水所出與盤澗
水亦姑水至澗水同流入河其中多珚玉
又西九十里曰陽華之山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青雄黃其
草多藷藇多苦辛任臣案圖讚作苦華字之誤也駢雅云苦辛可以已瘧焉蘇可以療毒其
狀如橚郭曰即楸字也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瘧楊水出焉

而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
河任臣案一統志門水在靈寶縣西南水經注門水即洛水之枝流者也洛水出自上洛縣東北于拒城之西北
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也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其中多玄彇郭曰黑砥石生水中緒
姑之水出于其陰郭曰緒音藉引經作緒姑之水任臣案水經注而東流
注于門水其上多銅門水至于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
凡縞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于陽華之山凡十四山七
百九十里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郭曰六月亦歲之中如諸嶽之祠
法則天下安寧
中次七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郭曰與或作輿下同任臣案文紅餘志作

出休與山其形如雞卵此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郭曰帝臺神人名棋謂博棋也任臣案仙傳拾遺曰玉女投壺天帝為之噓說與帝臺棋類又水經注言湘水底石如樗蒲亦此義也蒲延之新白馬戲要帝臺于宜獄吳淑石記云或以布帝臺之棋本此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任臣案博物志曰此林休牛之山有石焉曰帝臺之棋也五色而文狀如鶉卵事物紺珠云帝臺棋出潞城縣休與山如雞卵五色文圖贊曰茫茫帝臺維靈之貴爰有石棋五色彩錯蔚禱百神以和天紀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郭曰禱祀百神則用此石服之不蠱有草焉其狀如蓍任臣案蓍叢曰蓍草生如蒿作叢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多者五十莖生便條直異于衆蒿埤雅曰草之多壽者故字從耆其莖可為筮赤葉而本叢生名曰夙條可以為簳郭曰中箭竹也

東三百里曰鼓鐘之山任臣案今名鍾山在陝津縣西南三十里有鼓鍾上峽鼓鍾下峽水

經注云垣曲縣鼓鍾則世人謂之鼓鍾城山海經鼓鍾之山也王氏地理通釋有鼓鍾鎮亦其地名勝志曰鼓鍾山在垣曲縣東北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郭曰舉觴燕會則於此山因名為鼓鍾也任臣案事類賦云觴百神者帝臺謂此也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郭曰葉三重也其名曰焉酸可以為毒郭曰為治任臣案駢雅曰焉酸可以療毒蠚令人不靈一本作烏酸圖贊云療蠚之草厥實如瓜烏酸之葉三成黃華可以為毒不畏蚖蛇其上多礪其下多砥

又東二百里曰姑媱之山郭曰音遙或無之山字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為䔄草其葉胥成郭曰言葉相重也亦音遙任臣案江淹別賦惜瑤草之徒芳瑤䔄[illegible]女尸化草而成蓋本此又樂府雜曲載瑤草山家用以合丹乃聯聯之類又泰室山有䔄草其狀如[illegible]案是同名而異物者或曰䔄草一名懷夢草然洞冥記[illegible]似蒲色紅亦名懷夢武帝懷之以夢李夫人非此[illegible]黃其實如菟邱郭曰菟邱菟絲也見爾雅任臣案孫炎云唐蒙女蘿菟絲一物四名陸佃曰在木為女蘿在草為菟絲二物殊別其子如[illegible]庚辛玉冊云火燄草即菟絲子陽草枯實如[illegible]蓋多有之服之媚於人郭曰為人所愛也傳曰人服媚之如是一名荒夫草任臣案搜神記曰舌埵山帝之女死化為怪草其葉鬱茂其華黃色其實如菟絲故服怪草者恒媚于人焉圖贊曰䔄草黃華實如菟絲君子是佩人服媚之帝女所化其理難思又楚國先賢傳[illegible]之季女名曰瑤姬精魂為草實為靈芝亦此類[illegible]卵一物卵

又東二十里曰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郭曰即豚字

赤若丹火善詈郭曰好罵人任臣案駢雅曰山膏善詈頊互善笑蒲牢善鳴山繅善嚚五侯鯖曰山膏生苦山善罵事物紺珠曰山膏如豚赤若火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郭曰字生也易曰女子貞不字任臣案駢雅曰黃棘員葉播杪虛中圖贊曰山膏如豚厥性好罵黃棘是食匪子匪化雖無貞操理同不嫁有草焉員葉而無莖赤華而不實名曰無條服之不癭

又東二十七里曰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風雨其上有木名曰天楄郭曰音鞭方莖而葵狀任臣案玄覽曰荊木內方天楄莖外方駢雅云天楄方莖六駁多癖服者不噎郭曰食不噎也任臣案古音畧云郎咽字

又東五十二里曰放皋之山郭曰放或作效又作牧任臣案水經注書本作放睾

訶古字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蒼玉有木焉其葉如槐任臣案槐葉大而黑晝聶夜炕又其生也季春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復旬而成規黃華而不實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郭曰好呼喚也任臣案王氏稗編曰今山東有異蛇亦善呼人之名其名曰文文任臣案騈雅曰蟲雖如雖而戴角文文如蜂而反舌獸經云文文善呼古音復字云文文獸名音問又東五十七里曰大苦之山任臣案書同苦寰宇記云大苦山倚箔山太谷山俱在嵩頻陽境多㻬琈之玉任臣案水經注引經作璠琈多麋玉有草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郭曰猶言牛棘任臣案圖贊曰牛傷鎮氣天楇弭噎文獸如蜂枝尾反舌騰魚赤斑處于逵穴其根蒼文服者不厥郭曰厥逆氣病可以

禦兵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任臣案水經注伊水又逕西北當偕城西大狂水入焉水東出陽之大蕢口即大蕢山也國名記云狂水逕綸氏城在今南陽其中多三足龜郭曰今吳興陽羨縣有君山山上有池水中有三足六眼龜篋龜三足者名賁出爾雅任臣案是承謂試云大苦三足君山六眼蕢氏五侯鯖云蕢山多三足賁蕢霸也是是賁字之為又唐書江州獻六眼龜明會典暹羅國獻大足鼈朱史趙霆對頭龜皆異種也附記之圖贊曰造物雖均難偏寶須少不爲短長不爲多寡能三足何異蠢體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任臣案本草食之辟時疾消腫又東七十里曰半石之山任臣案御覽半石山在綸氏南十五里今之偃師緱地也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郭曰初生先作穗却著葉花生穗間任臣案名勝志引此作華莖皆赤亦不實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霆

郭曰不畏雷霆霹靂也有廷搏之廷任臣案御覽作服音下是也列以玄覽篇云服之不與霆鬬圖贊曰霆惟天搏亦心鬼曰予以禦之暴染是服所正者神用口腸腹來需之水出于其陽而西流注于伊水任臣案水經注曰來需之水又西南逕赤眉城南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謂之曲水也其中多鯩魚郭曰音倫任臣案景純江賦云鯪鯥鯩鰱黑文其狀如鯽食者不睡任臣案王氏稗義曰鯩魚目不閉故詳無寐曰鯩食之不睡或取此也合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洛多鰧魚郭曰音騰任臣案本草鰧形狀居止功用與鱖畧同日華子謂鱖為水豚意即鰧也篇海云鰧魚蒼身赤尾亦作騰又云似鯽赤文青什鱗狀如鱖居逵郭曰鱖大口大目翻跨有虎形逵水中之穴道交通者鱖音與任臣案浮也其體不能屈曲如僵蹶也味似豚又名鯸豚李廷飛延壽書曰鱖鬐刺凡十二以應十二月月令廣義云鱖魚春有二骨無月一骨有毒閏實本草名為石桂魚蒼

文赤尾食者不癰可以爲瘻郭曰瘻癰屬也中多有之淮南子曰雞頭已瘻音漏又東五十里曰少室之山郭曰今在河南陽城西俗名泰室任臣案少室爲七十二福地之一劉會孟曰少室在河南懷慶府登封縣嵩山乃中嶽也東曰泰室西曰少室有三華百草木成囷郭曰未詳任臣案囷如倉囷之言草木屯聚也宋氏玄覽云少室有壽樂草服之可通百神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郭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離騷曰靡萍九衢任臣案劉鳥鶉咢曰帝休之葉又曰五衢謂此也黃華黑實任臣案桐少室山碑考於倉頡之經自土服者不怒猶存駁了山海經載花不落任臣案駢雅曰帝休蜀忿文已弊事類賦云服帝休而不怒食貝邱所無死究娄餘曰個蛺指佞帝休不慍陳歲器曰主常之怒自銷生少山嵩高山亦如萱草之忘憂也事物紺珠云帝休服之慾又名不愁木圖贊云帝休之樹厥枝交對竦本少室

陰靈爵君子服之君忽仍愛　其上多玉　郭曰此山巔亦有白玉膏得服之即得仙道世人不能上也詩含神霧云　其下多鐵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鮷魚狀如盩蜼　郭曰未詳盩音侔　任臣案蜼最小者名蒙頌紫黑色盩者以鮷魚類獺而紫色意盩蜼之爲物即蒙頌異名也未審是非　而長距足白而對　郭曰未詳　任臣案釋義曰言其足白首趾相向也　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　任臣案鮷魚一名人魚隱居云人魚荆州臨沮青溪多有之其膏燃之不消耗史記始皇以人魚膏爲燭是也雞宗云日歸魚似獺四足腹重墜如囊身微紫色無鱗與鮎鯷相類一名鯑之膏有小蹄小魚小石數枚也今蜀中有蟲文志鯷魚一名鯢一名鯑大首長尾四足又本草與鯢魚同名孩兒魚鯑生江湖間生溪澗能上樹此所以異也　宗江漢雖文足先之如今聲學兒之啼即此

又東三十里曰泰室之山　郭曰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　任臣案戴延之西征記曰中嶽東謂之泰室西謂之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以其下各有室焉故謂之室葛洪枕中書云軒轅爲黃帝治嵩高山五嶽真形圖云中嶽姓惲名尖圖贊曰嵩高維嶽宗學岱恆衡氣通天漢神洞幽明嶽然中立衆山之尊　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栯木　郭曰音郁　任臣案栯木李時珍謂即郁李其法本草云郁山海經作栯穆郁也花實俱香故名之又案韓保昇云郁李樹葉似大李又蘇子容言亦洛一種枝莖作長條花極繁密而多葉者亦謂之郁李二說無所謂赤理者李以爲郁栯木未審何據也　服者不妒　任臣案圖贊曰爰有嘉樹厥名曰栯薄言媚之宛是服君子維徽永以無妬曰栯音九切娟人服之不如　有草焉其狀如荼　郭曰荼似薊也　白華黑實澤如蘡薁　郭曰言子滑澤　任臣案詩六月食鬱及薁廣雅云一名蘡舌蘇恭以爲千歲蔂誤也　其名曰䔄草服之不眯上多美石　郭曰次玉者也啓母化爲石而生啓在此山見淮南子

山海經廣注　卷五　二五

又北三十里曰講山其上多玉多柘多柏有木焉[illegible]　葉狀如椒　任臣案爾雅椒大椒唐風云椒聊之實蕃[illegible]秦椒也又欓子亦名越椒古詞之欓或謂[illegible]殺外此有吳茱萸林履夫蜀椒崖椒蔓椒同椒其類不一虎云椒之藻植實繁有倫類而實未實芬辛服之不已淵見通神　反傷赤實　郭曰反傷刺下勾也　任臣案駢雅曰平仲氣實帝屋赤實君遷蓼實野[illegible]實益壁刀實　可以禦凶

又北三十里曰嬰梁之山上多蒼玉錞于玄石　郭曰言蒼玉依黑石而生也或曰錞于樂器名形似椎頭　任臣案鄭康成云錞于圓如碓頭大上小下錞于玄石者一云玄石之形頌錞于也但經中錞于之文乞較見作依附解者似亦爲允

又東二十里曰浮戲之山　任臣案水經注汜水出方山[illegible]亦浮戲山之異名也是新山所出不止汜水　有木焉葉狀如樗而赤實名曰亢木食之不蠱　汜水出焉　任臣案史記正義汜音似汜水在成皋故城東水經注汜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方山盧諶征艱賦云步汜口之芳草弔周襄之鄙館途經虎牢西薄汜水南顧鄙山即此水　而北流注于河其東有谷名曰蛇谷　郭曰因此中出蛇故以名之　上多少辛　郭曰細辛也　任臣案管子五沃之土羣藥生少辛蓋細辛根細而味極辛故名細辛又名小辛少辛亦此義也李當之曰細辛如葵一根一葉相連沈括筆談曰東南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偶物志有云杜衡亂細辛自古已然矣

又東四十里曰少陘之山　任臣案名勝志滎陽縣嵩渚山一名小陘山俗名周山即斯山　有草焉名曰䓘草　郭曰音剛　葉狀如葵而赤莖白華　任臣案葵有戎葵蜀葵龍葵菟葵終葵之異名皆葵類　實如蘡薁　任臣案丹鉛錄引此作赤莖白葉如顛冬與本文異　食

山海經廣注　卷五　二六

之不思郭曰言益人智　任臣案圖贊曰蔺草赤華實如慧莫食之益智忽不自覺殆齊生知功奇于學

器難之水出焉郭曰或作縣而北流注于役水郭曰一作侵　任臣案水經注引經役水作侵水酈氏以侵水即古旆水也

又東南十里曰泰山郭曰別有東小泰山今在朱虛縣汶水所出疑此非也有草焉名曰梨其葉狀如荻郭曰荻亦蒿也而赤華可以已疽太水出于其陽任臣案水經注太水出太山東平也而東南流注于沒水郭曰世謂之禮水任臣案水經注引北作注于役水承水出于其陰而東北流注于沒郭曰世謂之濤閘水　任臣案水經注白溝水有二源北水出密之梅山而東逕埔城南與南水合北水即承水也

又東二十里曰末山上多赤金末水出焉北流注于沒郭曰

水經作渁　任臣案水經注曰今是水出中牟縣西南又承州亦有末水見一統志非此

又東二十五里曰役山上多白金多鐵役水出焉北注于河任臣案水經注役水出苑陵縣西隟侯亭東中平陂世名之埿泉也

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上有木焉其狀如荆白華而赤實名曰葪郭曰音計柏服者不寒郭曰令人耐寒　任臣案駢雅曰沙棠不沈思偃不腐女貞不凋葪柏耐寒圖贊曰葪柏白華厥子如丹實肥變氣食之忘寒物隨所染墨子所嘆其陽多㻬琈之玉

又東三十里曰大騩之山郭曰今滎陽密縣有大騩山騩固溝水所出音歸　任臣案郎具茨山也在新鄭縣西南四十里字彙作具茨山抱朴子云黃帝上具茨見大騩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今其山有軒轅避暑洞水經注潩水出大騩山荒史循蜚紀大騩氏出于河南密縣泰騩山前編云新鄭有大騩之墟皆指此

其陰多鐵美玉青堊有草焉其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蒗郭曰音狼戾服之不夭郭曰言壽也或作芺　任臣案劉會孟曰柳州有不死草如蒜食之令人多壽即蒗類也圖贊曰大騩之山爰有奇草青華白實食之無夭雖不增齡可以窮老可以為腹病郭曰為治也一作已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牷用一羊羞郭曰言以羊為羞嬰用一藻玉瘞郭曰藻玉玉有五采者也或曰所以盛玉藻藉也苦山少室泰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

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中次八經荆山之首曰景山郭曰今在南郡界中　任臣案盛弘之荆州記景山在上洛縣西南二百里其上一名蜀狩山房南翔北歸緡經其上上人由盆故名焉一統志云在房縣西南二百里又名馬塞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橿郭曰杼音佇柞之柱　任臣案爾雅栩杼疏云栩一名杼也詩唐風集于苞栩陸璣云今柞櫟也其子為阜或言阜斗雎水出焉郭曰雎音癰疽之疽東南流注于江郭曰今雎水出新城魏昌縣東南發阿山東南至南郡枝江縣入江也　任臣案雎水有二一在睢留一在夏邑此非是蓋即楚之沮水也在襄陽府房縣傳曰江漢沮漳是也其中多丹粟多文魚郭曰有斑彩也

東北百里曰荆山郭曰今在新城沶鄉縣南　任臣案荆山在荆門南漳二縣青谿之北十里所

出二兩絕險雖西南一隅通人行非雍州荊岐既核之荊也括地象曰荊山為地雌上為軒轅星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任臣案盧照鄰文云質湖南金從辨荊蓬之妙以荊蓬二山皆出金也其中多犛牛郭曰旄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也音狸一音來任臣案犛牛廣志謂之毛犀顏師古漢書注作貓牛爾雅謂之犘牛又謂之犤牛郭璞謂之竹牛本草謂之犨牛丹鉛錄曰毛犀即犛也狀如牛而角小善知吉凶古人呼為美名定廣屬之諸神多豹虎其木多松栢其草多竹多橘櫾郭曰櫾似橘而大也皮厚味酸任臣案列子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為櫾樹碧而冬生實丹而味酸物大如瓜猶謂之蠻廣志謂之鐳柚皆樹名也閩貴曰歆以為橘美成者無升未實金錢蔡苕翠藍鹽是詠以為美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雎郭曰出荊山至南郡當陽縣入沮水任臣案一統志漳水出臨沮縣南至當陽與沮水合流入大江土人謂之沮漳之邁蘭亭曲沮之長洲皆此水也胡一省釋文辨誤曰

荊山漳木今在襄陽南漳縣界左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者是也非上黨之漳水其中多黃金多鮫魚郭曰鮫鮒魚類也皮有珠文而堅尾長三四尺末有毒螫人皮可飾刀劍口錯治材角今臨海郡亦有之音交任臣案鮫魚有沙者曰鮫沙今曰其實一也或曰本名鮫鯌為鮫其類數種有鹿沙虎沙之別述異記云鮫魚虎老變為鮫魚南越志曰環雷魚長丈許一腹兩子子朝從口中出暮還入腹鱗皮有珠可飾刀劍一名鯌魚此即鮫魚也又石埃明亦名鮫魚其胥名異物志鮫之大者為魚子既有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歸異魚圖贊曰天淵魚老化為鮫其皮末文可飾刀劍贊曰魚之別屬厥號曰虎鮫珠皮海尾匪鱗匪毛可以錯角兼飾劍刀其獸多閭麋郭曰似鹿而大也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驕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松栢多桃枝鉤端神𩇯圍處之郭曰𩇯音鼉魚之鼉任臣案廣韻𩇯蟲集韻云𩇯獨而戴蛇圖作此也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恆遊于雎漳之淵郭曰淵水之所聚也出入有光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女几之山任臣案說中書曰左仙今名岳竹山又在女几山常乘虎騎然即此山也今宜陽亦有女几山前涼錄張駿遊於南陰得道宜陽女几山鄧會稱天神女上升處女几處也又云知故里志女几山在宜陽縣西南非此其上多玉其下多黃金其獸多豹虎多閭麋麖麂郭曰麂似獐而大猥毛豹腳音几任臣案雖鹿大者能尾狗足字說曰山中有虎難也鳴以自其䳲几几然故名其鳥多白鷮郭曰鷮似雉而長尾走且鳴音驕任臣案說文云長尾雉乘輿以為防釳著馬頭上詩小雅有集維鷮陸璣疏云鷮微小於翟內其美詩曰有集維鷮何足之美多翟多鴆郭曰鴆大如鵰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頭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也任之芳音鴆

臣案爾雅翼曰鴆似鷹而大食蛇及橡實知木石有蛇於其下以禹步禁之木石為之崩蛇出也其聲曰鴆雄鴆鳥是啄蛇林木數行誤戰其枝其羽畫酒殺人一名運日鴆則晴雌者陰諧鳴則雨楊維楨辨其六帖鴆出廣南黃山狀類孤鷺加雙鼓今交廣人謂之方鳥又運日一作鷂日陰貞白云鴆日雄鴆是雨雄益詞之誤圖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宜諸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洈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漳郭曰今洈水出南郡東洈山至華容縣入江也音詭任臣案水經注洈水又南逕洈南東南流注之其中多白玉

又東北二百五十里曰綸山郭曰音倫其木多梓柟多桃枝多柤栗郭曰柤似梨而酢音樝任臣案柤與樝同也詩謂之杝爾雅謂之梨李時珍曰樝李逈志畧謂之樝

乃木瓜之大者植子乃木瓜之小者樝梓則樝類之生乎北方者也三物與木瓜一類栗古文作㮚梵書名篤迦今有夏栗坂栗西栗天師栗茅栗諸名鹹云倭韓國諸島栗大如雞子 橘櫾 任臣案本草綱目橘柚柑三者相類而不同橘實小其瓣味微酢柑大于橘其瓣味甘皮稍厚柚大小皆如橙其瓣味酢皮最厚而黃韓氏橘譜云柑橘前出閩廣西出荊州與荊山銅山所產者荊州種也 其獸多門麈 任臣案名苑云麈大者曰麈羣鹿隨之視其尾爲準其尾能辟塵拂氊則不蠹置也主云麂尾大而一角歲花若稀其尾說之月爲讀遠寸以王仕錦牽十有六華厥縣上云樹縣立郭曰門可尚身尾惡乎鄧誹曰鼻之娛賓袁貝似兕不異青色音兕任臣案六書正譌兕作兕注云青兕似兔而大頭足似鹿兕說文曰象形青色而大頭與兔同兕足則異

又東北二百里曰陸鄃之山郭曰音如跪對之跪其上多㻬琈之玉

其下多堊其木多杻橿

又東百三十里曰光山任臣案篇海考引此作曰先山誤其上多碧其下多木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恒遊于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任臣案盧牟泰字時云虔山鼓而指計蒙處此神也圖贊云涉蟲三腳䴌圍虎爪計蒙龍首獨稟異表升降風雨芒芒渺渺

又東百五十里曰岐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珉郭曰石似玉者音旻任臣案王肯云石似玉者瑊玖琁瑤璣也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樗神涉𧈢處之郭曰徙何切一作𧈢失灑切任臣案宋或餘編作涉𧈢龍字誤薔云𩇯山神名涉𧈢岐山神名涉𧈢其狀人身而方面三足

又東百三十里曰銅山其上多金銀鐵其木多穀柞柤栗橘櫾其獸多豹

又東北一百里曰美山其獸多兕牛多閭麈多豕鹿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

又東北百里曰大堯之山其木多松柏多梓桑多机其草多竹其獸多豹虎麢㚟

又東北三百里曰靈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桃李梅杏郭曰梅似杏而酢也任臣案陸璣云梅杏類也梅葉皆略似杏其桃有鴛鴦梅一蒂雙實見花成大梅譜又有綿梅方臘樹而梅實者爾氏㕥雅疏荊州人呼梅木亦為梅杏有數種沙杏梅杏柰杏金杏西京

雜記云蓬萊杏花五色亦種之絕異矣

又東北七十里曰龍山上多寓木郭曰寄生也一名宛童見爾雅任臣案陸璣草木疏葉似當盧子如覆盆一名蔦小雅云蔦與女蘿是也東方朔傳云在樹爲寄生在地爲窶藪其上多碧其下多赤錫任臣案赤錫純即赤少錫之屬其草多桃枝鉤端

又東南五十里曰衡山上多寓木穀柞多黃堊白堊

又東南七十里曰石山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多寓木

又南百二十里曰若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多赭郭曰赭赤土多邽石郭曰未詳多寓木多柘郭曰柘或作前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彘山多美石多柘

又東南一百五十里曰玉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碧鐵其木多柏郭曰一作栢

又東南七十里曰讙山其木多檀多邽石多白錫郭曰今白鑞也任臣案本草錫謂之賀爾雅錫謂之鈏郁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砥礪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仁舉之山其木多穀柞其陽多赤金其陰多赭

又東五十里曰師每之山其陽多砥礪其陰多青雘其木多柏多檀多柘其草多竹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郭曰椒為樹小而叢生手有草木則蘊死其上多白珉其下多洗石其獸多豕肶任臣案肶野豕形似猪而大牙出口外如豕牙能觸兕鬪多白犀任臣案犀有山犀水犀兕犀三種白者絕少此與辟寒忿辟塵辟暑諸犀皆異種也其鳥多鴆

凡荊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雞祈瘞郭曰禱請已埋之也用一藻圭糈用稌驕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瘞嬰毛一璧

中次九經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其木多杻橿其草多菊荣任臣案菊苦薏也莖如馬蘭花荣山薊也有赤白二種洛水出焉東注于江其中多雄黃郭曰雄黃亦出水中任臣案蘇頌今階州出水窟雄黃生于山岩中有水流處其獸多虎豹任臣案豹有金錢艾葉金線文之異又本經有玄豹許經有赤豹爾雅有白豹種類不同沈括筆談云秦人謂豹為程東國謂之失剌孫

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郭曰岷山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大江所出任臣案岷山即瀆山也亦謂之汶阜山緯書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劉令孟云岷山今四川茂州即龍山之南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州之[illegible]村一名嶓為隴山之南首又名崔山江水所出也水利志云蜀諸江源出岷江江瀆在茅崇灌分為二派一西南流大段丙一上有流澗之南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始發羊膊數下條崖散漫小大百數始未濫觴國贊曰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淼漠作紀南夏天清地靜又全

蜀藝文志云蜀山在左皆名戰在右皆名番不遐茂州之汶山冤戰金手之嗜承為番也東北江注于海郭曰[illegible]其中多良龜郭曰良善任臣案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多鼉郭曰似蜥蜴大者長二丈有鱗彩皮可以冒鼓任臣案鼉一名土龍本草謂之鮀魚蒲頓曰形似守宮博物志名[illegible]經其聲夜鳴應更號曰鼉更埤雅云鼉身十二生肖肉惟蛇肉在尾最毒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梅棠任臣案爾雅杜赤棠白者棠蓋棠梨也亦名楟[illegible]錄云尹伯奇采楟花以濟飢此也其獸多犀象多夔牛郭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為夔牛晉太興元年此牛出上庸郡人弩射殺得三十八擔肉即爾雅所謂魏任臣案本草綱目云[illegible]犪牛也亦作犪牛附贊曰西南巨牛出自江岷[illegible]云肉盈千鈞魏有逸力難以揮輪其鳥多翰鷩郭曰白翰赤鷩任臣案翰雉白鵫也今謂之白鵫鷩雉華蟲也今謂之錦雞

又東北一百四十里曰崍山江水出焉郭曰邛來山今在漢嘉嚴道縣南江水所自出也山有九折坂出貊貊似熊而黑白駮亦食銅鐵也 任臣案華陽國志崍山邛崍山也一曰新道山南有九折坂夏則凝冰冬則毒寒王陽按轡處也水經注崍山中江所出劉會孟云崍山崌山今屬四川彭州彭山縣寰宇記云崌崍山在彭山縣東北十二里導江從山南合流王應麟禹貢注釋云今榮經縣西四十里即邛崍山坤升是劉歆曰邛崍嶮峻其坂九折王陽逡巡王尊趣鞭駿有三仁蕃焉三茗〇又案貊郭讀亦作貘獸之食銅鐵者猶之外夜有角之犴南方之齧鐵可火畢之大象是吾之狡兔皆猶制也附記之東流注大江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麋麈其木多檀柘其草多䪥韭多葯郭曰卸鬯空奪郭曰即蛇皮脫也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崌山郭曰音居江水出焉郭曰北江任臣案水經注崌

山北江所出最東江蘇云流二江于彭嵊東流注于大江其中多怪蛇郭曰今永昌郡有鉤蛇長數丈尾岐在水中鉤取岸上人牛馬啖之又呼馬鉤蛇謂此類也 任臣案張文仲云鉤蛇尾如鉤能鉤人獸入水食之又南方有肉蛇人共鳥之不死終身何其主多鰲魚郭曰音贅未聞其木多楢杻郭曰楢剛木也中車材音秋多梅梓其獸多夔牛麢㚟犀兕有鳥焉狀如鴞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郭曰今呼小青雀曲觜肉食者為竊脂疑此非也 任臣案竊脂有三種九扈中竊玄竊黃竊脂竊謂言淺白色也小雅交交桑扈乃今青雀好竊脂肉者若此之赤身白首自與二種迥別不得以名之偶同遂為一也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高梁之山其上多堊其下多砥礪其木多桃枝鉤端有草焉狀如葵而赤華莢實白柎可走馬

又東四百里曰蛇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堊其木多栒多豫章其草多嘉榮少辛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名狏狼郭曰音地見則國內有兵郭曰一作國有亂 任臣案爾雅曰狏狼獙獙狐屬也圖讚云狏狼之出兵不外擊來初作該猴乃流反同惡殊災氣各有適

又東五百里曰鬲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白珉蒲鸏郭曰音甍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江其中多白玉其獸多犀象熊羆多猨蜼郭曰蜼似獼猴鼻露上向尾四五尺頭有岐蒼黃色雨則自懸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指塞之 任臣案獼猴有數種總名禺屬小而尾短者猴也似猴而多髯者豦也小于猴文彩斑然者果下豹也似猴而大者玃也大而尾長赤目者禺也小而尾長仰鼻者狖也似狖而大者人名仙猴似狖而大者果然也似狖而小者蒙頌也似狖

而善躍越者獑猢也似猴而長臂者猨也似猨而狗首以猨為雌者猵狚也猵狚一名獦牂似猨而金尾者狨也似猨而大能食猨者獨也食猴者獒也圖讚曰禺屬之才莫是于蜼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形雖隨列象宗彝

又東北三百里曰隅陽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梓桑其草多茈徐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

又東二百五十里曰岐山郭曰今在扶風美陽縣西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其木多梅梓郭曰柟或作蕺多杻楢減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又東三百里曰勾檷之山郭曰音絡檷之檷其上多玉其下多黃

金其木多櫟柘任臣案嚴粲詩緝曰櫟非橡也橡斗似栩赤謂之柞櫟故陸璣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木蓼即橡斗其草多芍藥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風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

其木多棷樿郭曰棷木未詳也樿木白理中節鄒善二音任臣案說文棷木薪也博雅棷柴也又初也樿白木之有文理者禮記玉藻櫛用樿櫛亦音顯多楊任臣案楊有蒲柳白楊移楊數種與柳不同陳藏器曰楊樹枝葉短柳樹枝葉長宣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其中多蛇其獸多閭麋多麈豹虎其鳥多白鷮

又東北三百里曰玉山其陽多銅其陰多赤金任臣案郭以赤金為銅則一物何以疊見則此足正前注之謬其木多豫章楢杻其獸多豕鹿麢㚟

其鳥多鴆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恆出神人夏啟而冬閉任臣案天問云焉有虯龍負熊以遊周拱辰註虯與熊徙不相類而相負以遊蓋謂熊也山海經熊穴恆出神人即此也又熊穴一謂之熊館說文云熊似豕山居冬蟄圖贊曰熊山有穴神人是出與彼石鼓象殊應一以無先見兵事指占冬啟乃必有兵郭曰今鄴西北有鼓山下有石鼓象懸著山旁鳴則有軍事與此穴殊甲兵可以寤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金其木多樗柳其草多寇脫

又東一百四十里曰騩山其陽多美玉赤金其陰多鐵其木多桃枝荊芭任臣案荊牡荊也或謂之楚芭疑芭字之譌經中多以荊芭連文

又東二百里曰葛山其上多赤金其下多瑊石郭曰瑊石勁石似玉也音緘其木多柤栗橘櫾楢杻其獸多麢㚟其草多嘉榮任臣案爾雅曰嘉榮之草不建

又東一百七十里曰賈超之山其陽多黃堊其陰多美赭

其木多柤栗橘櫾其中多龍脩郭曰龍須也似莞而細生山石穴中莖倒垂可以為席任臣案郭緣生述征記仙棧下盡出龍須因此草也述異志云龍脩一名西王母簪述異記周穆王東海島中養八駿處有草名龍芻亦龍脩也古語云一束龍芻化為龍駒謂此耳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任臣案范成大吳船錄蜀郡馬首之神何其烈耶鑿注云山有渠

江有神生汶州馬首龍身禹導江神實佐之與本文小異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糈用稌

文山勾檷風雨騩之山任臣案文山即岷山也史記汶岷通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郭曰先進酒以酹神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席也郭曰席者神之所憑止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一璧干儛用兵以禳郭曰禳祓除之祭名禳者祈福式儛也祈璆冕舞郭曰祈求福也祭用玉儛者冕服也美士曰璆巳木反

中次十經之首曰首陽之山任臣案吳會志曰首陽山有二一屬山西蒲州一屬河南偃師其上多金玉無草木

又西五十里曰虎尾之山其木多椒椐多封石任臣案別錄曰封石味甘無毒主消渴生常山及少室其陽多赤金其陰多鐵

又西南五十里曰繁繢之山（郭曰音潰）其木多楢杻其草多枝勾（郭曰句曲中有此草）

又西南二十里曰勇石之山無草木多白金多水

又西二十里曰復州之山其木多檀其陽多黃金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郭曰音企）見則其國大疫（郭曰銘曰跂踵之鳥一足似夔不爲樂興反以來悲 任臣案上贊曰一足之鳥有黨者焉有畢方焉有竹焉爾雅曰梟狗跂踵水疫鳥也圖贊云青耕禦疫跂踵降災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民咨）

又西三十里曰楮山多寓木多椒椐多柘多堊（郭曰一作肴川之山）

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其陽多青雘其陰多鐵其鳥多

鸜鵒（郭曰鸜鵒也傳曰鸜鵒來巢音劬 任臣案考工記鸜鵒不踰濟地氣使然也一名哵哵鳥一名寒皋禽經曰鵙鷓摩背而瘠鸜鵒剔舌而語張華注云山海經謂之鸜鵒以鵒作鸐似誤 青考定云乾皋鸜鵒也又云鸜鵒曉吏鸜鵒足交師曠禽）

又西五十里曰涿山其木多穀柞杻其陽多㻬琈之玉

又西七十里曰丙山其木多梓檀多㰦杻（郭曰㰦義所未詳 任臣案㰦音酒）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任臣案攺冢瓚語曰晉平公至于澮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狸身而狐尾問師曠師曠曰其首陽之神飲酒霍太山而歸見之其善所言形狀與此不同）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糈用五種之精堵山冢也（任臣案即楮山）其祠之少牢其蓋酒祠嬰毛一璧瘞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儛嬰一璧（任臣案此亦祠騩山者明有統也祭以太牢者詘于所同而伸于所獨也）

中次一十一經荊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郭曰鹿摶 任臣案水經湍水出酈縣北芬山注云湍水出弘農界翼望山水甚清澈東南流逕南鄉縣故城東一統志云今湍水在鄧州城北二里亦[illegible]山鬱牛嶺）東流注于濟（郭曰今湍水逕南陽穰縣而入淯水）貺水出焉（郭曰音況）東南流注于漢其中多蛟（郭曰似蛇而四腳小頭細頸有白癭大者十數圍卵如一二石甕能吞人 任臣案龍類無角曰蛟魚曰蛟有角曰虬龍有翼曰應龍有鱗曰蛟龍圖贊曰匪蛇匪龍鱗彩炳煥騰躍波濤蜿蜒江漢漢武飲羽飲飛疊斷）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漆梓

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珉

又東北一百五十里曰朝歌之山（任臣案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獄中書云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論語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即此地也路史云今衛之黎陽衛縣西二十里有朝歌）潕水出焉（郭曰今在南陽舞陽縣音武 任臣案引合孟云今之衛輝也水經潕水出潕陰縣西北扶予山東過其縣南不云朝歌者豈山之異名耶）東流注于滎其中多人魚其上多梓柟其獸多麢麋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郭曰今用之殺魚 任臣案周禮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熏之郭注莽草葉物殺蟲者玄覽云莽草熏麋蟲鼠云攻狸蟲李氏翦即苦草也一名芮草山人以毒鼠故又謂之鼠莽別錄云一名葞一名春草沈括筆談補曰世人用莽草多是謬誤本草云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亦誤也今莽草蜀道褒谷間山中有枝葉稠密團欒可愛光厚而

香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新細黃蕊垂丁漢閩瀕人說採以爆飯曾魚皆翻上乃撈取之南、謂之石桂唐人謂之紅桂李德裕詩序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故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耳古用此毒魚有驗本草木部所收不審何緣謂之草

又東南二百里曰帝囷之山郭曰去倫反 任臣案盧柟泰宇賦頸帝囷而併太逢指丑山之楠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鐵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多鳴蛇

又東南五十里曰視山其上多韭有井焉名曰天井任臣案爾雅井一有水一無水爲𠙁汋注云即天井類也邢昺疏曰井人爲之者曰天井荆州記云江陵縣有天井臺東兩天井井九二里許中有潛室人時見之輒有兵寇魚豢典略曰段井者多蓋而成皆旁頰又孫子地孫曰天井此兵法家言也非此夏有水冬竭其上多桑多美堊金玉

又東南二百里曰前山其木多櫧郭曰音諸似柞子可食冬夏生作屋柱難腐或作儲 任臣案櫧子有苦甜二種甜櫧子粒小木文細白俗名麪櫧苦櫧子粒大木文粗赤俗名血櫧其色黑者名鐵櫧多栢其陽多金其陰多赭

又東南三百里曰豐山任臣案名勝志棠川又東北五里曰豐山一統志云豐山在南陽東北三十里元好問詩豐山一何高古屋著烟重謂此有獸焉其狀如蝯任臣案蝯即猿爾雅猱蝯善援揚淺減發猴攫而不敢下赤首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任臣案繹書云天狗竟落不恐雍和在此神耕父處之任臣案駢雅曰耕父旱仲恭忘激遺告鬼名也冢書云耕父燮旅歲搖紀龐云囚淋父殘於光文還注曰耕父旱鬼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郭曰清泠水在西號郊縣山上神來時水赤有光燿今有屋祠之 任臣案張衡東京賦因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南都賦耕父揚光于清泠之淵黃省曾讀山海經詩耕父司何神常遊清泠淵禹氏雜錄曰耕父居清泠之淵見則其國敗李初紬琢云南陽府東北豐山下有清泠泉論耕父處之神來則水赤飛云白龍下清泠之淵與詩云努光入清泠之淵淮南子北人無擇非舜自投清泠之淵夏竦賦湛清泠之素波郎瑛水圖贊曰清泠之水在于山頂耕父是游燎光靈景斡首祀祟以再先青見則其國爲敗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郭曰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物有自然感應而不可爲也 任臣案文苑英華南陽有豐山山有鐘霜降則鳴則陽于是喬儒作霜鐘賦五行記云豐山有鐘霜降則鳴苛有鐘磬而則鳴李那答徐陵書累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王褒詩律改三秋節氣應九鐘霜王勃浮懸乎伊九兆九鐘寶鳴霜雪將何爾天賦鐘何鳴兮動霜氣兮貫王啓莽芹一霜籟落鐘鳴日黎子曰豐山有鐘感而自鳴沉並之乞丐文帽吟夢語之漣漣感霜鐘之流悲吳叔霜賦

聲同聽之寒鐘振豐山之洪鐘黃省曾詩九鐘知霜鳴安得文霜鐘初動梟鳥咸憂釋蓋日霜降鳴金氣應也盧稱東豐山有九鐘焉不知夫霜降氣發轟開雷鳴天然自鳴于大荒之野磬自況也白帖引郭云豐山有鐘九耳霜降則鳴與本文小異圖贊曰蟯筋涇竭鯨鬪日薄九鐘將鳴凝霜乃落氣之相應觸感而作其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杻橿

又東北八百里曰兔牀之山其陽多鐵其木多藷藇任臣案此木藷藇也其草多雞穀其木如雞卵其味酸其食者利于人

又東六十里曰皮山多堊多赭其木多松栢

又東六十里曰瑤碧之山其木多梓柟其陰多青雘其陽多白金有鳥焉其狀如雉恒食蜚名曰鴆郭曰蜚負盤也音翡此更一種

鳥亦食蛇之揚也　任臣案蚩一名蜻蝎本草謂之蛪蟲以
莘秋經云有蛪似此也音費漢中人食之名爲石蠶或
爲即蛪屬
蟲非是

又東四十里曰支離之山濟水出焉南流注于漢郭曰今濟水出鄧縣西北山中南入漢鄉離音字亦同**有鳥焉其名曰嬰勺其狀如鵲**任臣案鵲大如雅長尾尖觜黑爪淮南子云乾鵲知來命經謂之喜鵲內典謂之芻尼**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郭曰似酒勺形　任臣案事物紺珠云嬰勺如鵲喙赤身白尾若勺駁雅曰嬰勺鵲屬也圖贊曰支離之山有鳥似鵲白身赤喙駁尾如勺緒彼有十不可以翦**其鳴自呼多㸲牛多羬羊**

又東北五十里曰袟篙之山郭曰音彫　任臣案五音集韻作祩篙**其上多松栢机桓**郭曰栢葉似柳皮黃不措子似楝著酒中飲之辟惡氣浣衣去垢核堅正黑可以間香纓一名

栯楔也　任臣案栢有數種松葉栢身者樅栢葉松身者檜亦謂之栝葉扁而側生者名曰側栢

又西北一百里曰堇理之山其上多松栢多美梓其陰多丹雘多金其獸多豹虎有鳥焉其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任臣案事物紺珠曰青耕如鵲青身喙首尾皆白駁雅曰青耕則遺禦病鳥也讀書考定云寓辟兵青耕辟疫**其鳴自叫**

又東南三十里曰依軲之山郭曰音枯**其上多杻橿多苴**郭曰未詳音苴　任臣案蜀麻謂之苴又臭西不死草亦名苴未審孰是**有獸焉其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獜**郭曰言體有鱗甲音吝**善駚坌**郭曰跳躍自撲也駚鞅坌音**食者不風**郭曰不畏天風　任臣案圖贊曰有獸□□厥號曰獜好自跳撲鼓甲振奮若食其肉不覺風過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即谷之山多美玉多玄豹郭曰黑豹也即今荆州山中出黑虎也**多閭麈多麢㚟其陽多珉其陰多青雘**

又東南四十里曰雞山其上多美梓多桑其草多韭

又東南五十里曰高前之山任臣案高前山今在南陽府內鄉縣東南五十里亦名天池山也**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郭曰任潛**帝臺之漿也**郭曰今河東解縣檀有山上有水潛出停不流俗名爲盎漿即此類也　任臣案名勝志天池山有水甚寒而冽比于帝臺之漿又鹽池舒曰補追山谿之百泉山東者出水噴沙如學全浮爲也吁曰天也俗名比蒹泉故老傳有王女得道于此亦名王女泉云即此是非也昆叔事類賦云天池之泉帝臺之之漿又芽河清賦帝臺之漿映日言符實云天池之泉漿後氏齊修賦云飲帝臺之漿漿皆蒸云帝臺之漿所謂醴泉也亦泰山醴泉之屬鹹甜水之屬楊義曰所有帝臺

之石此有帝臺之漿蓋氣病無如本天一之所生也**飲之者不心痛**任臣案圖贊曰帝臺之水飲頤心病靈府是療和神養性食可道遐灌髮浴承**其上有金其下有赭**

又東南三十里曰游戲之山多杻橿穀多玉多封石

又東南三十里曰從山其上多松栢其下多竹從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鼈枝尾郭曰三足鼈名能見爾雅　任臣案雞良足頤爾雅鼈三足能鼈之二足者今陽羨君山有池中出三足鼈能又曰是一補敘曰下一旱晴雨雨北名曰三能取其象也或以角為化黃能即此又說文解能似鼈三足以气射害人豈亦能二熊郎東哲發家記曰鼈三足熊翁衛山訛也三足為能朝通云乃來翻在傳黃能人寢今本熊誤也為賁云伊水有三足之龜從木有三足之鼈兩京賦云王鮹鯆居能鼈三趾一員綫江賦云有鼈三足龜有六眸又白澤圖載一足鼈池精名曰長頭見異也**食之無蠱**

疫任臣案庾巳編太倉民得三足鼈烹食畢形化爲血水綦頌云三足龜食之殺人經謂食之無蠱疫而李時珍本云近有誤食無恙百說都不同兩記之

又東南三十里曰嬰硜之山郭曰音眞其上多松栢其下多梓櫄

又東南三十里曰畢山帝苑之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其中多水玉多蛟其上多㻬琈之玉

又東南二十里曰樂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彙任臣案彙蝟鼠也赤如丹火其名曰狭郭曰音戾任臣案十六國春秋南燕太上四年秦王超祀南郊有獸類鼠而色赤集于圜丘之側疑即此獸但其大如馬未審是非見則其國大疫

又東南二十五里曰蔵山視水出焉郭曰或曰視宜爲親親水今在南陽也任臣案水經作覲水出無陰縣東上界山許愼云出中陽山皆山之殊目也東流注于汝水其中多人魚多蛟多頡郭曰如青狗

又東四十里曰嬰山其下多青雘其上多金玉

又東三十里曰虎首之山多苴椆椐郭曰椆未詳也音彫

又東二十里曰嬰侯之山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五十里曰大孰之山殺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水其中多白堊

又東四十里曰卑山其上多桃李苴梓多纍郭曰今虎豆貍豆之屬纍一名縢音誄　任臣案本草謂之黎豆

又東三十里曰倚帝之山任臣案荒史循蜚紀倚帝氏都南陽倚帝山前編云南陽有倚帝之山嵓吳筠下筠遂居南陽倚帝山即此寶子野云今內鄉東三十里踦立山也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鼣鼠郭曰爾雅說鼠有十三種中有此鼠形所未詳也音狗吠之吠任臣案本草綱目鼣鼠鷹博物志作鼣白耳白喙名曰狙如郭曰白即鉏任臣案事物紺珠云狙如鼠耳白喙見則其國大兵任臣案圖贊曰狙如微蟲厥體無害見則師興兩陣交會物之所感焉有小大

又東三十里曰鯢山郭曰音倪鯢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美堊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

又東三十里曰雅山澧水出焉郭曰音禮今澧水出南陽任臣案南陽府今有澧水其源與淮水同出于桐栢山而別流西注故亦謂是水爲淮水又蕃唇九疊間亦有澧水輿地理志光縣歷山澧水出焉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悠悠澧澨非此水也東流注于視水其中多大魚其上多美桑其下多苴多赤金

又東五十里曰宣山任臣案顏延之賦要帝臺于宣嶽宣嶽即斯山也淪水出焉東南流注于視水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郭曰圍五丈也其枝四衢郭曰言枝交互四出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柎名曰帝女之桑郭曰婦女主蠶故以名桑任臣案張衡南都賦楓柙櫨櫪帝女之桑昭明太子錦帶書依依發蕊俱臨帝女之桑庾信集云春見帝女採桑吳淑桑賦狀鳳闕之萬枝擢帝女之四衢本山圖贊曰爰有洪桑生

寶洛羅网五丈枝佃交改圖容是詠帝女所鑿

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 郭曰今衡山在衡陽湘南縣南嶽也俗謂之岣嶁山 任臣案寰宇記云宿當翼軫度應璣衡衡者北斗第二星玉衡也故名衡盤乱之荊州記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五嶽真形圖云屬靈威碌玉爵洞陽小嶋九疑羅浮等十山爲之佐命復有神山聖境曰朱陵洞天盡赤衡山也又云南嶽姓崇名覃河圖云南嶽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雲笈七籤云南嶽姓犢名洋尤麗洪枕中書祝融氏爲赤帝治衛雲山號與云衡以一名芝岡 其上多青雘多桑其陽多鸜鵒

又東四十里曰豐山其上多封石其木多桑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 郭曰一名鬼桃 任臣案羊桃生大如指似樹而弱爾雅長楚銚芅詩曰隰有萇楚是也本草一名羊腸一名細子 可以爲皮張 郭曰治皮腫起

山海經廣注　卷五　四七

又東七十里曰嫗山其上多美玉其下多金其草多雞穀

又東三十里曰鮮山其木多楢杻苴其草多亹冬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膜大赤喙赤目白尾 任臣案膜即貘南中志云貘大如驢狀似熊蒼白色多力舐鐵消千斤其皮溫暖五侯鯖三食鐵之獸貘也食烟之鼠𪕘也又曰貘糞可以切玉貘溺可以消鐵成水 見則邑有火名曰𤟹即 郭曰音㹢 任臣案駢雅曰𤟹即如膜事物紺珠云𤟹即如犬目紫赤尾白見則大火讀𤟹曰火獸兆火𤟹即火獸見則邑有火災也

又東三十里曰章山 郭曰或作童山 任臣案尚書日記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疑即斯山又四川總志成都西六十里亦有章山一名洛通山非此也 其陽多金其陰多美石皋水出焉東流注于澧水其中多脆石 郭曰未聞 魚脆反

又東二十五里曰大支之山其陽多金其木多榖柞無草木

又東五十里曰區吳之山其木多苴

又東五十里曰聲匈之山其木多穀多玉上多封石

又東五十里曰大騩之山 郭曰上已有此山疑同名 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砥石

又東十里曰踵臼之山無草木

又東北七十里曰歷石之山 郭曰或作磨 其木多荊芑其陽多黃金其陰多砥石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 任臣案駢雅曰梁渠胐胐蒙頌皆貍屬也圖贊曰梁渠致兵𧲝即起災般除辟火物各有能附豨之見火風乃來

山海經廣注　卷五　四八

又東南一百里曰求山求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中有美赭其木多苴多䉋 郭曰䉋亦篃屬 其陽多金其陰多鐵

又東二百里曰丑陽之山其上多椆椐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䑏䳜 郭曰音如枳椇之枳 任臣案駢雅曰䑏䳜禦火鳥也 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奧山其上多柏杻橿其陽多㻬琈之玉奧水出焉東流注于視水 任臣案水經注作澳水 洮水又西澳水注之

又東三十五里曰服山其木多苴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

錫

又東三百里曰杳山任臣案釋義本作查山 其上多嘉榮草多金玉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几山其木多楢檀杻其草多香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𧲮郭曰音鄰見則天下大風郭曰𧲮一作豚音鄰 任臣案駢雅曰聞𧲮黃彘也事物紺珠云聞𧲮如豬黃身頭尾白又云䖏如彘黃身首尾白亦斯獸也談薈云風獸兆風聞𧲮之獸見則天下大風也集韻作𧲮又作䝸音吝

凡荊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糈用五種之精郭曰備五穀之美者禾山帝也任臣案禾山疑即帝囷山

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郭曰薦羞反倒牲埋之也用一璧牛無常堵山玉山冢也皆倒祠羞毛少牢嬰毛吉玉

中次十二經洞庭山之首曰篇遇之山郭曰或作肩無草木多黃金

又東南五十里曰雲山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郭曰今始興郡桂陽縣出筀竹大者圍二尺長四丈又交趾有篥竹實中勁強有毒銳以刺虎中之則死亦此類也 任臣案竹譜云篥竹一名芀竹扶森森然大者圍二尺可禦盜賊亦桂竹之屬 其上多黃金其下多㻬琈之玉

又東南一百三十里曰龜山其木多穀柞椆椐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多扶竹郭曰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 任臣案竹譜節竹剡筇謂之扶老廣志云出南康邛都縣陶潛歸去來辭策扶老以憩息謂此竹也

又東七十里曰丙山多筀竹任臣案筀竹出桂陽見雲山注多黃金銅鐵無木

又東南五十里曰風伯之山任臣案事類賦注引經作風伯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痠石文石郭曰未詳痠石之義 任臣案痠蘇官反音酸 多鐵其木多柳杻檀楮其東有林焉名曰莽浮之林任臣案王崇慶曰今盧山有東林寺疑即此 多美木鳥獸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任臣案釋義本作大夫之山續通考引此亦作大夫

山又案秦繹山碑及漢印篆文大夫都作夫夫則二字古相通也 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雞鼓任臣案事類有雞涅雞異雞蘇雞御雞冠莧之名無所為雞鼓者疑即雞穀之譌 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常遊于江淵出入有光任臣案圖贊曰于兒如人蛇頭有兩常游江淵見于洞廣作潛出即光燄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郭曰今長沙巴陵縣西又有洞庭陂潛伏通江離騷曰邅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字或作銅宜從水 任臣案劉會孟曰今屬嶽府廣德安府應山縣中有一穴深不可測或云洞庭山浮于水上也事物紺珠曰君山在洞庭湖中亦名洞庭山狀如十二螺髻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櫾任臣案圖贊曰厥色橘櫾奇者雜甘朱實金鮮葉脩翠靈壼均是脈以為美談 其草多葌蘪蕪芍藥芎藭郭曰蘪蕪似蛇

淅而香也

帝之二女居之郭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于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卽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于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參互其義義旣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　任臣案甬

以孫儉略曰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于嬀汭舜旣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卒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羅含湘中記舜一妃女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碑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康成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旣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注以湘君爲正妃之稱則次妃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而山海經亦言帝之二女者其稱謂審矣陳氏江漢叢譚曰沈存中云舜陟方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猶稱二女其說誠是但未考黃陵舜妃墓及瀟湘二女之故惟路史發揮則以黃陵爲癸比之墓瀟湘二女乃帝舜女也癸比氏帝舜第三妃而二女皆癸比氏所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帝王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墓在商州蓋舜崩之後女英隨子均徙于封所故其卒葬在焉而癸比氏貝亦從二女從于瀟湘之間故其卒葬在此山海經所謂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神安請帝女故然案博物志云洞庭君山帝二女居之曰湘夫人荊州

圖經又曰洞庭湘君所游故曰君山則更合爲一矣**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郭曰此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三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響之意也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頭故號爲三江之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淮南子曰弋釣瀟湘今所在未詳也瀟音肖　任臣案圖贊曰神之二女爰宅洞庭遊化五江惚恍窈冥號曰夫人是維湘靈又王子年拾遺記曰洞庭之山其下金堂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時勉嘗之清音金石之要安徹于山頂亭鸞龍筋風雙判云瀟湘帝子乘洞清而揚波來此**是在九江之間**郭曰地理志九江今在潯陽南江自潯陽而分爲九皆東會于大江書曰九江孔殷是也　任臣案書傳云九江卽今之洞庭也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出入必以飄風暴雨**任臣案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于江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陸言似謬也**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其木多椶枏荊芑竹箭𥳇箘郭曰箘亦篠類中箭見禹貢**其上多黃金玉其下多文石鐵其獸多麋鹿麐就**郭曰就鵰也見廣雅　任臣案麐卽麂也就卽鷲也本草麐古麂字麂味甘旨故字从旨鷲一名鵰食懸二鴨以周之甚八流之鷲从就之梵書謂之揭羅闍**又東南二百里曰卽公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㻬琈之玉其木多柳杻檀桑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首名曰蛫**郭音詭**是可以禦火**任臣案事物紺珠云蛫狀如龜白身赤首又相如上林賦衛■穀蛇樓息乎其間蓋卽此獸

又東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堯山 任臣案今眞定府唐山縣亦有堯山以堯始封名南陽府魯山縣亦有堯山非此 其陰多黃堊其陽多黃金其木多荊芑柳檀其草多藷藇䔟

又東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其上多銀砥礪無草木其獸多豕鹿

又東二百里曰眞陵之山 任臣案吳淑事類賦注作直陵之山其柳賦云復有直陵李伯謂此 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玉其木多穀柞柳杻其草多榮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陽帝之山多美銅其木多橿杻檿楮 郭曰檿山桑也 任臣案禹貢厥篚檿絲詩經其檿其柘國語檿弧箕服考工記凡爲幹之道檿桑次之檿於琰反音奄 其獸多麢麝

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 郭曰今在潯陽柴桑縣南其廬山相連也 其上多銀其下多碧多冷石赭 任臣案冷石滑石類見別錄 其木多柳芑楮桑其獸多麋鹿多白蛇飛蛇 郭曰即螣蛇乘霧而飛者 任臣案爾雅螣螣蛇郭云龍類也能興雲霧而遊其中又名爲奔蛇許愼云奔蛇螣蛇也或呼爲奔蛇荀子云螣蛇無足而飛愼子云螣蛇遊霧飛龍乘雲淮南子云螣蛇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化成形曹植贊曰螣蛇附龍騰而飛登天雲罷陸其材非所任難乎久詎

又東二百三十里曰榮余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銀其木多柳芑其蟲多怪蛇怪蟲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𠜱 郭曰𠜱亦割刺之名 糈用稌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 郭曰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埋藏之 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 郭曰肆竟然後依前埋之也 祈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五彩惠之 郭曰惠猶飾也方言也

右中經之大志凡百九十七山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一里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萬四千五十六里

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 任臣案藏與臧同才浪切漢志曰山海天地之藏 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是謂國用 郭曰管子地數云封禪之王七十二家也

右五臧山經五篇大凡一萬五千五百三字

卷五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六

仁和吳任臣注

海外南經

地之所載六合之閒郭曰四方上下為六合也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郭曰言自非窮理盡性者則不能原極其情變

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者郭曰陬猶隅也音騶

結匈國在其西南其為人結匈郭曰臆前胅出如人結喉也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南至東南方有結胸民羽民博物志云結胸國有滅蒙鳥江淹讚古篇結匈反舌

南山在

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郭曰以蟲為蛇以蛇為魚任臣案楊氏補注今嶺南呼蛇為訛或為茅鱓圖贊曰賤無定貞貴無常珍物不自物自物由人鳥事皆然豈伊蛇鱓一曰南山在結匈東南

比翼鳥在其東其為鳥青赤郭曰似鳧兩鳥比翼任臣案即鶼鶼也一曰在南山東

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郭曰能飛不能遠卵生畫似仙人也任臣案博物志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多鸞鳥民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三千里異林云羽民長頰鳥喙赤目白首身有羽毛不能遠飛事物紺珠云羽民國在海東南崖巘閒長頰鳥喙身生羽毛似人而卵生淮南原道訓曰理三苗朝羽民注云南方羽國之民金樓子云舜時羽民獻火浣布顓氏設署曰舜時境事尤多羽民等獻黃布火浣之熾楚辭仍羽人于丹邱兮王逸注即羽人國也高叔嗣詩宅並羽人邱須禕賦仍羽人于丹邱兮不死之廼庭江淹遂古篇跂踵交脛與羽人兮國貫口鳥喙長頰羽生則卵孵翼而翔能飛不遠人雖俾屬何狀之反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長頰郭曰啓筮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

有神人二八連臂為帝司夜於此野郭曰晝隱夜見任臣案淮南子有神人連臂為帝候夜注云連臂大呼夜行圖贊曰羽民之東有神司夜二八連臂自相應警晝隱宵出詭時淪化楊慎補注云南中蠻方或有之夜行逢之土人謂之夜遊神亦不怪也在羽民東其為人小頰赤肩郭曰當脾上正赤色盡十六人郭曰疑此後人所增益語耳

畢方鳥在其東青水西其為鳥人面一腳任臣案抱朴子八怡渥化形山婁荐服石符九首畢方人面鉤斯鳥也又韓子載師曠曰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淮南子云木出周象木生畢方意林曰木精畢方火精遊光廣雅曰土神謂之羵羊木神謂之畢方楊雄蜀都賦[illegible]

猶穀畢方疑非此類劉會孟曰佛國鳥頭似亦人面羽山之北有若鳥之首亦人面鳥喙一足名曰青鵝其聲似鐘磬雉竿又鵸鳥鸞鳥祟甚鳧儀皆人面鳥也與此類一曰在二八神東

讙頭國在其南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郭曰讙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仙人也任臣案神異經曰讙兜民鳥足杖翼而行食魚不畏風雨者所觸死乃已博物志曰讙兜國其民盡是仙人帝堯司徒讙兜民常捕海島中人面鳥口去南國萬六千里呂氏春秋云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圖贊曰讙兜鳥喙行以杖羽潛于海濱維食杞秬實維嘉穀所謂濟[illegible]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讙朱國

厭火國在其國南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郭曰言能吐火畫似獼猴而黑色也任臣案博物志曰厭光國民光出口中事物紺珠云厭光民形如猿猴光出口中又云禍鬭獸似獮猴

異身口出火自此也本草集解曰南方有厭火之民食火之獸注云國近黑崑崙人能食火炭食火獸名禍斗也國賓曰有人識鐘聚狀經誦吐納炎精火噴氣裂推之無奇埋有不熟又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漢安帝永寧元年後有撣國來朝獻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試魚龍曼衍之術非自然者也 一曰在讙朱東

三株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 任臣案三株通作三珠淮南子云三珠樹在其東北方博物志云三珠樹生赤水之上吳淑事類賦見三珠于赤水植五林於三漢宮圖贊曰三珠所生赤水之際翹葉柏竦美兆若彗濯彩丹波自相霞映陶潛讀山海經詩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吳筠詩安得員嶠山偃寶三珠樹倚碑詩謹謂重三珠樹蒙賞入桂張九齡詩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李白詩萋萋三珠樹王世貞詩赤水三珠樹高士廉集序獲十城之珍寧三珠之樹又唐人號王勃兄弟爲三珠樹皆本此留青日札云世南珠子樹其珠生蚌中珠生于樹上蚌着不解而樹乃生海中石蚌戶餒人

往往泗水中塞石得樹蓋亦瑠璃琅玕樹之類此二珠樹較奇也王崇慶釋義曰皆爲珠謂其葉生如珠非真有所謂珠也 一曰其爲樹若彗 郭曰如彗星狀

三苗國在赤水東 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三苗民路史作三毛 其爲人相隨 郭曰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 任臣案劉會孟云猶陸渾之族遷于伊州尚曰陸渾 一曰三毛國

臷國在其東 郭曰音秩亦音替 任臣案國名記云經有巫人臷民臷民盼姓帝俊後實爲有臷國即此也 其爲人黃能操弓射蛇 郭曰大荒經云此國自然有五穀衣服 一曰臷國在三毛東 任臣案圖贊曰不績不經不稼不穡百獸率儛群鳥推翼是號臷民自然衣食

貫匈國在其東其爲人匈有竅 郭曰尸子曰四方之民有貫匈者有深目者有長肱

折黃帝之德嘗致之異物志曰穿匈之國去其衣則無自然者蓋以效此貫匈人也 任臣案河圖玉版曰防風之二臣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穿匈民然金樓子云帝舜九載貫匈民獻珠鰕竹書黃帝五十九年貫匈氏來賓前此已有其國矣墨子當之類八穿匈在其中蠡海錄云穿匈國在盧海東騶寶王露市反衛穿匈之國騎官常以來王奇以儋耳之民率皆斷而箭更 一曰在臷國東

交脛國在其東其爲人交脛 郭曰言腳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者也或作頸其爲人交頸而行也 任臣案淮南子作交股今名交趾東漢身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禮記王制云其俗來程南虔交趾范氏桂海虞衡志安南有搐泳川浴數齒界白如鐵圖不可攀贈中有士國惟一家可人南沐回安之人多依怪不與外人通疑此即古交趾蓋若今之要趾其人不殺與華無異又李氏筆記云凌滋人足趾皆書起又張鏡心駁交趾記引經曰交趾其人交脛與本文畢異 一曰在穿匈東 任臣案博物志云交趾民在穿匈東沈佺期渡海詩嘗聞交趾郡南與貫匈連

不死民在其東 任臣案楚辭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不死民又云食氣之民不死之野即此也江淹遂古篇云不死之國皆何因兮 其爲人黑色壽不死 郭曰有員邱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 任臣案括地圖曰員邱之山上有赤泉飲之不死博物志云員邱山有不死樹食之乃壽郭璞遊仙詩員邱有奇草鍾山出靈液洛陽宮殿簿云明光殿前拔生樹二枝有葉杯閒長生樹二其一不死樹也又實西都州產其草亦名不死草周伊尹書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李石續博物志曰支幽木若人草大少者背草蕢面朗落皆不死樹璞圖贊曰有人爰處員邱之上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禀此遐齡悠悠無竟陸龜讀山海經詩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邱是我鄉方與三辰壽壽考豈渠央 一曰在穿匈國東

岐舌國在其東郭曰其人舌皆岐或云支舌也任臣案淮南子東南方有反舌民注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呂覽云反舌殊鄉之國東京賦亟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王氏彙苑云反舌之國其人反舌卽北也谷遐已以因贊之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沓玄覽云軒轅之西其民四舌而三瞳通考謂之三童國亦此類又案物理論舌上心苗火旺于巳巳為蛇故蛇岐舌南方岐舌之民其亦火旺之象與路史天皇顧蟲而三舌是巴國亦有岐舌者圖贊曰鍊金洪鑪灑成萬品造物無私各任所稟歸於曲成是見兆朕一曰在不死民東

崑崙虛在其東虛四方郭曰墟山下基也任臣案劉會孟云在烏思藏山一曰在岐舌東為虛四方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任臣案鴻烈解有鑿齒民卽此高誘云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羿射殺之博物志曰羿與鑿齒戰於疇

華之野羿持弓鑿齒持矛羿殺之路史云羿殊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疇華卽壽華也青邱記東方有寶華南方澤內水圖贊曰鑿齒人類實有傑牙猛越九嬰害過長蛇堯乃命羿斃之壽華金爽琳瑯載昭仁寺碑云珍異壽華之澤戮凶絕響之野本此也在崑崙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郭曰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名云任臣案宛委餘編引經云鑿齒作桯誤一曰戈郭曰未詳任臣案一云鑿齒持戈也

三首國在其東其為人一身三首任臣案抱朴子曰巢居野處獨目三首南華經云有人三頭何琅玕與玕琪子同此類李時珍人傀論人具曰服七竅常理也而荒裔有三首比肩飛頭垂尾之民淮南子云自西南至東南方為三頭民圖贊曰雖云一氣呼吸異道觀則俱見食則皆飽物形自周造化非巧又博物志蟲家雙民二頭同王亦二首之類也一曰在鑿齒東

周饒國在其東其為人短小冠帶郭曰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為機巧有五穀食也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郭曰外傳云焦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寸也任臣案通考云焦僥人長三尺穴居善游島獸懼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竹書紀年堯二十九載焦僥氏來貢沒羽帝王世紀舜時焦僥氏來貢沒羽馬融廣成頌云納焦僥之珍羽謂此也漢明帝時西南國焦僥來貢獻安帝永初中焦僥種頓陸賴等舉種內附淮南子云焦僥巨炎土林希逸列子注焦僥之尺五寸人之九寸國贊曰叢贊舛吠氣有為殊大人三丈焦僥尺餘屋之一鮮兒亦僑如又人之短者實延國人長二尺長竹師長一尺二寸錫國男女長七寸陳章與齊柏公所言足祗鶴民國人長三寸口行千里見鶚洵秋苑未多與長四寸李子敖長三寸三分黃帝時務光長七寸西京雜記云東都獻短人五寸或云東郡道人長七寸名臣巨靈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玄冠蔽焦僥更異也又案拾遺記遺池國陀移國人皆長三尺壽

萬歲後漢書朱儒國人長三四尺洞冥記云勒畢國人長三尺有翼或云三寸鶃野食華云留僕國人長三尺二三寸職方外紀曰歐羅巴西海有小人國高不二尺跨鹿兩行儋鳥當欲食之馬端臨云大秦有小人國驅纏三尺井稱之時為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此域本末記曰留比馬行一月烏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杜方呼為羊稅頭閩然則人長三尺不獨焦僥也又焦僥或作嫌僥酉陽雜組云李章武有人腦長三寸餘頭頂中骨角成就是焦僥圖人

長股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郭曰舊說云其人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玄菟太守王頎討高句麗王宮窮追之過沃沮國其東界臨大海近日之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曰常在海中得一布褐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二尺即此長臂人衣也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脩臂民抱朴子云脩臂入股江淮經古篇云長臂兩面鼻此也牛哀理惟閻要以長皆強在湖之東其人至手至地又有長脚

人常負之入海捕魚又博物志載一布衣從海岸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朱書異林云長臂之國臂長丈餘身如中人圖讚曰雙肱三尺體如中人彼曷為者長臂之民脩腳是負捕魚海濱梁簡文書提樹頓穿胸貫鐃之首短身長臂之師

一曰在焦僥東捕魚海中

狄山帝堯葬于陽郭曰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今陽城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諸陽縣湘亭南皆有堯冢是為穀林任臣案帝王世紀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墨子云堯葬蛩山之陰山陵考云堯陵在東平用王充乃云葬崇山郡國志言濟陰郡成陽有堯冢皇覽冢墓記云堯冢在濟陰成陽續述征記云小成陽在陽城西南半里許俗云囚堯城合諸說觀之要以為小成陽者近是餘皆疑墓阿

帝嚳葬于陰郭曰嚳堯父號高辛今冢在頓丘縣城南臺陰野中也音酷任臣案山陵雜紀云嚳葬頓丘宜陽山陵考云帝嚳陵在滑縣東北七十里廣輿記大名府清豐縣有秋山帝嚳葬此山之陰圖讚曰聖德廣被物無不懷爰乃殂落封墓表哀異

代猶稱況乃華歌

爰有熊羆文虎郭曰雕虎也尸子曰中黃伯余左執大行之獶而右搏雕虎也

蜼豹郭曰蜼獼猴類任臣案爾雅蜼卬鼻而長尾

離朱郭曰木名也見莊子今圖作赤鳥

視肉郭曰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也食之無盡尋復更生如故任臣案……口鷲過又太平廣記載蘭靜之掘地得物如人手形可食之甚美遇一道士曰此肉芝也二都幾雜俎云徐……前穴得一小兒手無指而衆之亦肉芝也……獻又……白濯手……如小兒手無指者名封食之多壽本草綱目云海中有土肉正黑長五寸大如小兒臂有腹口目有三十足可灸食文獻道者云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西湖志載……掘土得肉塊術士云太歲也棄之又幾穴世囊形皆視肉類也明記之以廣闕見劉會孟曰視肉諸南方無損獸肉其造篇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撒囊步云角鹿說肉人西而能強行倒實曰聚肉有眼而無腸胃與彼馬勢飼胸骨蘢奇在不盡食人儔味

吁咽郭曰所未詳也

文王皆葬其所郭曰今文王墓在長安鄗聚社中按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山海經往往復見之者蓋以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恩洽鳥獸至于殂亡四海若喪考妣無思不不宣故絕域殊俗之人聞天子崩各自立坐而祭醊哭泣起土為冢是以所在有焉亦猶漢氏諸遠郡國皆有天子廟此其遺象也任臣案今成陽縣有周文王陵

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鴟久郭曰鵂鶹之屬任臣案鴟久即鵂鶹古字通見字義總要

視肉虖交郭曰所未詳也

其范林方三百里郭曰言林木氾濫布衍也任臣案范氾通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郭曰火神也任臣案太公金匱南海神名祝融越絕云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楚辭九歎云絕廣都以直指兮歷祝融於朱冥相如大人賦祝融驚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後行揚雄河東賦服元冥及祝融史記正義云南方炎帝之佐獸身人面乘兩龍應火正也圖贊曰祝融火神雲駕龍驂氣御朱明正陽是含作配炎帝列位于南

山海經廣注卷之七

仁和吴任臣注

海外西經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

滅蒙鳥在結匈國北為鳥青赤尾 任臣案張華博物志結匈有滅蒙鳥

大運山高三百仞在滅蒙鳥北 任臣案路史注作大連山

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儛九代 郭曰九代馬名儛謂盤作之令儛也 任臣案楊氏猶什八盤作之謂樂盤起之令馬舞其上杜詩舞馬更詠唐世猶有此戲又案蕭子範求撰樂表夏后之風載舞樂野采循交頌處樂大野夏有德盧柟滄溟賦玩弄孚夏后氏之儛本此

乘兩龍 任臣案王融曲水詩序夏后兩龍載驪輦之北江淹赤虹賦奉傳說之一星乘夏后之兩龍又遂古篇夏開乘龍何因緣兮又敦既得詩夏后乘兩龍高會在帝臺李商隱九成宮詩雲蹕夏后夔龍尾謂此也雲蓋三層 郭曰層猶重也 左手操翳 郭曰羽葆幢也 右手操環 郭曰玉空邊等爲環 佩玉璜 郭曰半璧曰璜 在大運山北 郭曰歸藏鄭母經曰夏后啓筮御飛龍登于天吉明啓亦仙也 任臣案路史夏啓紀疊璜扑馬乘驂號嵸而聲九游圖贊曰發御飛龍果儛九代雲融是揮玉璜是佩對揚帝德稟天靈游 一曰大遺之野 郭曰大荒云大移之野

三身國在夏后啓北一首而三身 任臣案淮南子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三身民注云三身民一頭三身江淹遂古篇丈夫女子至三身兮支覽云崧菌之東其民一首而三身荒史國提紀曰肅成氏賓有季子其性喜爲帝放之於西南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而尾蹄馬是爲三身之國

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 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西南方有一臂民呂氏春秋云其肱一臂之鄉爾雅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注云比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異氣志云半體國其人一目一手一足交州記曰儋耳國東有一臂國人皆一臂也江淹遂古篇一臂人分太此三才闕會曰一臂國在西海之北半體比肩猶魚鳥相合王融曲水詩序解身反踵之君鑿首貫胸之長離身亦斯類也圖贊曰品物流行以散混沌增不爲多減不爲損厥變難原請尋其本

奇肱之國 郭曰或作弘奇音羈 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 郭曰陰在上陽在下文馬即吉良也 有鳥焉兩頭赤黃色在其旁 郭曰其人善爲機巧以取百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得之於豫州界中即壞之不以示人後十年西風至復作遣之 任

臣案河圖括地象曰奇肱氏能爲飛車從風遠行博物志云奇肱國去玉門西四萬里善爲拭扛飛車迷異記曰湯時西風吹奇肱人車東至豫州界後十年而風後至使遣歸國冠編亦云成湯十紀遣奇肱氏歸其國先思承文龜豹中云有肱氏能爲飛車乘風而飛禹時曾至黃帝嗣翰俠云偶耳奇肱長貫胷矣不來賓吳淑風賦云飛車初裝下奇肱曲盖始因于周武又車賦云然即則金烏們奇肱則從風以飛玄覽曰奇肱有兩頭之鳥互人有六首之鋼圖贊曰彰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風騰罔倒爲淶輪輪頡遂帝湯是賓

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郭曰干盾戚斧也是爲無首之民 任臣案抱朴子謂無首之鄉即此也圖贊曰爭神不勝爲帝所戮遂厥形夭臍口乳目仍揮干戚雖化不服形天或作刑天陶詩云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亦作形夭民皮式淵皐記大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焉劉會

孟曰律陀有天眼形天有天口洪容齋曰舊本淵明讀山海經詩刑天無千歲最上下文義不貫遂取經文參校形天獸名也好啣干戚而舞乃知是形天舞干戚五字皆並此與臨漢曾紘之說同也而二老堂詩話復云靖節茲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此恐事說精衛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并指形天似不相續其辭甚辨而要以曾洪之解爲得之邢凱坦齋通編云天山有神名刑天操干戚而舞不止張氏代醉編曰山海經形天與帝爭神形刑天天四字當再考善本又吳淑事類賦形操于之刑大以形天爲形大更誤矣來斯行黃云晉史真覓空詭渡河之三豕山經未請黎迷舞戚之刑天罰此又青蕤山人路史曰刑天即渾瀜

女祭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間戚操魚䱉郭曰䱉魚屬任臣案王會篇屏人鱓域即俎也物性志云䱉似蛇亦善緣樹食虎花語曰䱉射似蛇鼉聞有翼祭操俎郭曰肉几任臣案圖贊曰彼姝者子誰氏二女曷爲水間操魚持俎厥儀僾在隱事遐處鶖鳥鶬鳥鼻曰式䳐兩音其

色青黃所經國亡郭曰此應禍之鳥卽今梟鴞鵂之類任臣案圖贊曰有鳥青黃號曰鵩鶖與妖會合所集會至頻則梟鵂厥狀難媚在女祭北鶖鳥人面居山上任臣案篇海云鶖鳥鳴鶹別名今云人面似不類一曰維鳥青鳥黃鳥所集

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爲人衣冠帶劍郭曰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卽死是爲丈夫民任臣案玄中記云子從背脅中出王孟一作王英江淹遂古篇丈夫女子徐陵陳公九錫文北伯丈夫之鄉南驗女子之國陳氏兵問云丈夫北極女子南方謂此也淮南子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丈夫民事物紺珠云丈夫民去玉門關二萬里圖贊曰陰有偏化陽無產理丈夫之國王孟是始感靈所通桑石無子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任臣案冠編云羲和爲黃帝日官錫土扶桑扶桑後君生十子皆以日名號十日而九日爲凶號九嬰分扶桑之國爲十用兵不止求貢無已炙殺女丑同惡相濟故曰叢枝胥也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郭曰蔽面任臣案王世貞沈懋云蟹打鼓鼓擬談余今女丑掌鼂以相盤龐旅招魂兮無西女丑之尸掌面何怪指此也圖贊曰十日並熯女丑以斃暴于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逆天之罰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

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郭曰採藥往來任臣案國名記巫咸國故巫縣今夔之巫山又陝之夏縣有巫咸山計其道里非此也淮南子云巫咸在其北方董逌廣川書跋曰巫咸河在女丑北其虞咸靈覓羅得在乇與世閭其象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保登山事巫所以上下故安邑有巫咸祠祀之江淹赤虹賦序自非巫咸采藥靈帝上下者皆祭意禱用此圖贊曰群有十巫巫咸所統經枝是技術藝是綜採藥靈山隨時登降

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郭曰今弩弦蛇亦此類也任臣案游氏䜌見云西匯陽有鼈封謂之兩頭鹿朱氏駢雅曰鼈封兩首獸也鼈封并封屏蓬似是一物胡應麟三墳補逸曰王會稱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王伯厚補注云盛弘之記武陵郡西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然不言名鼈封考以山海經所載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斯物也任臣又案後漢書雲陽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華陽國志云此鹿出雲陽南郡熊舍山郎余獲也酉陽雜俎云雙頭鹿矢名耶希耶鹿名也張華博物志云茶首機出永昌郡育蔡箕机是跋鹿名弘之所記卽此耳圖贊曰龍岩無頭并封連載狀相并如驪分背數得白通等之龜閱又史筍云神功元年安國獻兩首犬亦并封類附記之

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郭曰有黃池婦人入浴出卽懷姙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周猶還也離騷曰水周於堂下也任臣案金樓子云女國有潢池浴之而孕抱朴子云黃池無男

穿胸勞口隋書云女國在葱嶺南職方外紀曰直北方之西有女國曰𠖥瑪作搦疑即此也梁四公記杰公曰今文國有六北海之東方冐之國有女國天女下降爲其君而南城板楯之西有女國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置男爲妾附崑崙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惟以鬼爲夫夫致飲食會歡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西海西北有女國以蛇爲夫男則爲蛇不螫人而穴處女則臣奔官長有號宮室唐書西域傳云東女國一曰蘇伐刺拏瞿此沿河皆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稱東別之女主號賓就是西方亦不止一女國也又通考曰扶桑東千里有女國其人容貌端正身體有毛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埤雅贅要曰女人國與奚部小如者部無界其國無男每視井即生蓋東女國也非此國贊曰簡狄有吞一姜嫄有履女子之國浴於黃水乃娠乃字生男則死

曰居一門中

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郭曰其國在山南邊也大荒經曰岷山之南　任臣案博物志西北有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張衡思玄賦云超軒轅於西海兮謂此國贊曰軒轅之人承天之祜冬不襲衣夏不扇暑猶氣之和家爲彭祖潘之恒黃海云天帝賜算聖人有加焉軒轅之國不壽者八百歲見則以軒轅爲黃帝也未詳是非

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郭曰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而射也　任臣案禪通紀有軒轅氏或曰居軒轅之邱以居名號非是羅泌曰軒轅所迹後人因以名邱非因邱而爲號且其邱在崑崙之下世以爲黃帝之所避風雨若非所居也

在軒轅國北其丘方四蛇相繞郭曰繚繞樛纏

此諸天之野郭曰天音妖　任臣案博物志作渚沃事類賦作渚沃又稱海經引此天音妖

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凰卵民食之甘露

民飲之所欲自從也郭曰言滋味無所不有所願得自在此謂天野也　任臣案博物志軒轅國鸞白錄民食鳳卵飲甘露述異記云海中有軒轅邱鸞自歌鳳自舞古云天帝樂也昭明太子七召云拾卵鳳巢洵物約制李民廣遠球云渚沃之野食鳳卵而弃餘崔融賀甘露表嘗之則甘似降軒轅之國與本此又吳淑露賦享遐壽于搖山注引經云渚沃之山搖山之民甘露是飲不壽者八百歲與今本畧異

百獸相與羣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

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貍郭曰或曰龍魚似貍一角　任臣案淮南子龍魚在其南即此張衡思玄賦云跨汪氏之龍魚景純江賦云龍鯉一角奇鶬九頭又六歲虎狀龍頭吳淑魚賦云陵處亦鶩于龍鯉劉麦稽碣錄云其身文蠢寰居鯛鱗志云龍角陵居皆指此也又咸陽覺巷得有龍魚鯉亦鯠魚也見洪邁夷堅志又文選注事類賦注引經並作龍鯉

一曰鰕郭曰音遐　任臣案虞荔鼎錄曰宋文帝得鰕魚遂作鼎

曰鰕魚四足又爾雅鯢大者亦謂之鰕皆同名異物

即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郭曰九域之野　任臣案括地圖曰龍魚一名鰕魚狀如龍而有神聖乘此而行九野南洪注陵魚如鯉魚有神靈者乘行九域也贊曰龍魚一角似貍處陵俟時而出神聖攸乘飛騖九域乘雲上昇楊慎異魚贊曰龍漁之川在所之類河圖授羲實此出焉細行九野如馬行天

一曰鼈魚在天野北其爲魚也如鯉

白民之國在龍魚北任臣案呂氏春秋注白民之國在海外淮南子自西北至西南方有白民茫二白人入身入賚軍錄云川南臨山連淺不知樂于里裨人所居白民之彼也亨其胃前作花以爲美飾路吏白民進乘黃帝帝府靉羅云師白民藥戲而知露番凰姚曰老魂白民謂北也之大鹿泉雜亦有白民國計莫道里旋爲二國又異南通志云白飯江之後化果有白牲爲白人之歸亦非此也

白身被髮郭曰言其人體洞白　任臣案浙杞錄云白民爲人白如王氐中無五穀悟搢王食之是即白民

有乘黃其狀

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郭曰周書曰白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即飛黃也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伏阜 任臣案博物志白民國有乘黃乘之壽三千歲猪瑞錄云成王時白民獻乘黃游民隨見曰乘黃一名訾黃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漢武欲得之郊祀歌曰訾黃何不徠下文選赭白馬賦黃帝陟位袞袞伏阜轅耕錄云軒轅獲飛黃而獨角高誘注淮南子云伏黃出西方狀如乘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宋符瑞志作騰黃出乘黃之馬李長吉詩曾聚騰黃馬兵正子注云騰黃神黃也一曰狐黃飛黃或作古黃乘黃狀如狐背有兩角乘之壽千歲抱朴子云騰黃之馬吉光之獸背黃二千歲即斯獸也 圖贊曰飛黃奇駿乘之難老揣角聲鶩忽若龍駕實聖有德乃集厥阜

肅慎之國在白民北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肅慎民有樹名曰雄郭曰雄或作雒常先入代帝於此取之郭曰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立者則此木生皮可衣也 任臣案異物彙苑云雒常木無皮出肅慎之國聖大在位則木生皮可為衣其國東朝中國成王時一生晉書列傳云肅慎有樹名曰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周武王及成王時遣使入貢事物樹珠云雒常出肅嵩試舊云拒妻國雒常樹其皮可衣額野王進玉篇啓取衣錯樹則肅慎議受命之興平波海水到越實知聖八之衰爭雅曰祭常之皮可衣古貝之花可積稽瑤鹹云窮口隅違扁眞雜常園黃曰青賁赤尾紫曰減蒙大運之山白仍三重淮常之樹應德而通又朱謀請異林作雒實樹

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郭曰國在赤水東也長臂人身如中人而臂長二丈以類推之則此人脚過三丈矣黃帝時至或曰長脚人常負長臂人入海中捕魚也 任臣案竹書紀于黃帝五十九年長股氏不賓穆天子傳天子乃封長肱於黑水之西河是曰留骨之邦即長股也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修股民又氾論訓曰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江淹遂古篇云長股深目豈君臣兮毋雅廣要云長脚人與長臂國相

違

一曰長腳郭曰或曰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 任臣案商人雙木續足之戲今曰躧蹻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郭曰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見外傳 任臣案月令秋月其神蓐收明義云少皞金天氏其子該為蓐收也左傳金正曰蓐收楚辭遠遊云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柳子厚問云出太白餘蓐收宣爰子云召蓐收以弃屬兮或庭迴旋兮凰帝替公所夢史嚚所芬均比神也 圖贊曰蓐收金神白毛虎爪珥蛇執鉞專司無道立號西阿恭行天討

山海經廣注卷之七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八

仁和吳任臣注

海外北經

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

無䏿之國郭曰音啓或作綮任臣案一名無啓又名無繼淮南墬形訓海外三十六國西北方有無繼民在長股東爲人無䏿郭曰䏿肥腸也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百廿歲乃復更生任臣案博物志無啓民居穴食土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爲人酉陽雜俎曰無啓人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爲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爲人抱朴子云乘雲壑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盧柟蠛蠓集云登巫咸歷無䏿劉峻辯命云無䏿無骨者比也圖贊曰萬物相傳非子則

根無䏿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又三才圖會云三蠻國民食土死者埋之心肺肝皆不朽百年復化爲人與無䏿國相類

鍾山之神任臣案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芝及神草又云鍾山在北海子地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酉陽雜俎云仙藥有鍾山白膠魯女生列傳曰鍾山之裏其大如缾景純遊仙詩鍾山出靈液注云北海外山即此山也名曰燭陰郭曰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任臣案盧衎秦子賦前引壽華後蹈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郭曰息氣息也身長千里在無䏿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郭曰淮南子曰龍身一足任臣案括地圖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眠爲夜吹爲冬呼爲夏息爲風楚辭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注云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柳宗元天對曰倏

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楊萬里解云臣燎謂銜燭也虛稍放招吹軼鍾山之幽魆兮令照之以燭龍龍燭炳莿兮御燭照鍾山之野圖贊曰天缺西北龍銜火精氣爲寒暑眠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神張憲燭龍行云蛇身人面憂如揹御珠牙吐照天下指此也

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一目民抱朴子所謂獨目也事物紺珠云西北一目少廣爲一人紘之地在八埏外三才圖會曰一目國在北海外其人一目當其面而手足皆具圖贊曰蒼四不多此一不少于野冥瞽洞見無表形遊逸域所貴維眇今亞細亞之西北歐羅巴之東有一目國見兩儀玄覽圖

柔利國在一目東爲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郭曰一腳一手反卷曲也任臣案博物志于利國人一手二足拳反曲與此國類郭云二足蹤非此也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有

柔利民異林云柔利國其人曲膝向前一手一足二才圖會云柔利國人曲膝一手一足圖贊曰柔利之人曲腳反肘子求之容方此無有所貴者神形于何有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郭曰共工霸九州者九首以食于九山郭曰頭各自食一山之物言貪暴難饜任臣案相柳蛇蟹子二才圖會俱作柏抑先是共工茇之異爲大吳黑龍氏主水職其工荒了康回冀號氏亦曰共工太昊前女媧立以上相不下女長伯九有而朝同列階黑帝輔以相抑稱伏冀方亦作相繇見張揖廣雅及大荒經圖贊曰共工之臣號曰相柳稟此奇表蛇身九首恃力桀暴終禽夏后又案神九首者相柳之外九鳳九首木夫九首等賓子霧布云雄虺九頭蓋謂此也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郭曰抵觸厥掘也音橛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郭曰掘塞之而上三沮滔言其血膏浸潤壞也任臣案象一中曰共工夾輔太昊太昊

在位則相抑爲陪臣太昊既𨻶則相抑於共工君臣之分既定義不可絕嗣主縱無道死所事以報先君人臣之義也彼各爲其主精其未泯死化九首之虺所抵爲淵澤水孽憤炁之氣理不盡無故禹不得不殺一曰禹戮之虺升與相抑氏杜宇蛇魅是也王世貞詩相抑食九州膏血彌川坻本此乃以爲衆帝之臺郭曰言地潤濕唯可積土以爲臺觀在崑崙之北郭曰此崑崙山在海外者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郭曰衝猶向任臣案揚愼律注云首衝前方者謂鼎上所鑄之象虎色者虎斑如虎蓋鼎上之象又以彩色點染別之

深目國在其東爲人舉一手一目郭曰一作日在共工臺東任臣案淮南子自東北至西北方有深目民路史曰北海深目之國盼姓近南地冠編云黃帝姬十九歷貫胷長股深目

儋耳莫不來賓圖贊曰深目類■但■絕縮軒轅道降欽爲歸服穿胷長股同會異族

無腸之國在深目東郭曰一作南其爲人長而無腸郭曰爲人長大腹內無腸所食之物直通過任臣案淮南子自東北至西北方有無腸民路史云無腸苗頭庶火流鬼圖贊曰無腸之人厥體維洞心實靈府餘則外用得一自全理無不共埤雅廣要作無腹國

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爲人兩手聶其耳郭曰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也聶音夾反任臣案牛衷埤雅廣要云聶耳在無腹東其人虎文兩手聶耳而行耳長及肩行則手攝之朱謀㙔異林云聶耳之人耳垂至肩兩手捧耳而行圖贊曰聶耳之國海渚是縣虎斯使奇物畢見亦有須手不離面長頸羅氏曰四猶之下半聶耳縣郎此又大耳國人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較此更奇也居海水中郭曰縣猶邑也及水所出入奇物郭曰言盡規有之兩虎在其東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郭曰言及日於將入也逐音胄任臣案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林注云夸父龍伯之類鴻烈解夸父在其北方又曰臣雷公役夸父注云夸父神獸也廣輿記云今涇州有振履堆相傳夸父逐日振履于此歲華紀麗曰類云逕有夸父迹有棄阜吳園倫集北山愚公聚海夸父續騷經云摅飛輿以夸父兮余吾起而爲助冠編云句龍生垂及信信生夸父又爲朔井碑成昜自上而臨下夸父處中而是受疑謂此人渴欲得飲飲於河渭任臣案何遜夢渴賦云舞夸父于渭上河渭不足北飲大澤任臣案王褒九成宮碑前旌逐日夸父斷洪河之流虛攈嶸集飲夸父於後本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郭曰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寄用於走飲耳幾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此以一體爲萬殊存亡代謝寄鄧林而遯形惡得尋其靈化哉任臣案淮南子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博物志云海水西夸父與日相逐棄其策杖化爲鄧林

阮籍詠懷詩夏后乘靈輿夸父爲鄧林江淹遂古篇夸父鄧林義亦艱兮庾信竹杖賦一傳大夏宏成鄧林又羽調曲鞏材無衆飲能成鄧林詩品云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李邕日賦夸父棄策崩走何益初學記云夸父棄杖鬱陽揮戈附書云鄧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後周書云挺幹子鄧林驂騖王露布之鄧林萬里變影甘泉之樹揚輝天賦夸父棄策舞以方其騁奔李白大獵賦大章按步以往來夸父振策而奔走文苑英華云旱沃焦於尺上微鄧林以狄苕吳敘日賦之杖復闕於夸父又杖賦棄鄧林而自彎盡掛賦觀夸父之鄧林吊燭龍於崑崙皆指此也又褒州有鄧林山亦名鄧林是古鄧邵侯國荀子云鄧地之山林見也非北圖贊曰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河逐日遯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陶潛讀山海經詩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博父國在聶耳東其爲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黃蛇鄧

林在其東二樹木一曰博父禹所積石之山在其東河水所入郭曰河出崑崙而潛行地下至葱嶺復出注鹽澤從鹽澤復行南出於此山而爲中國河遂注海也書曰導河積石言時有壅塞故導利以通之

拘纓之國在其東一手把纓郭曰言其人常以一手持冠纓也或曰纓宜作癭任臣案淮南子作句嬰氏注云讀爲九嬰劉氏類山云跂踵句癭是爲海外三十六國句癭即拘纓也一曰利纓之國

尋木長千里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任臣案尋木即穆天子傳姑繇之木之類也郭璞游仙詩綏酒濛汜濱結駕尋木末成公綏詩扶桑高萬仞尋木長千里圖贊曰渺渺尋木生于河邊竦枝千里上于雲天垂陰四極下蓋虞淵又李善文選注引此作榑木

跂踵國在拘纓東郭曰跂音企其爲人大兩足亦大郭曰其人行腳跟不

著地也孝經鉤命訣曰焦僥跂踵重譯款塞也任臣案淮南子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注云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竹書紀年夏帝癸二年跂踵民來賓呂氏春秋云桀染于羊辛跂踵戎即此國人也李巡爾雅注曰八蠻有入天竺咳首焦僥跂踵穿胸儋耳狗軹旁脊論衡曰周時若穿胸儋耳焦僥跂踵之輩不能三千九譯遂古篇跂踵交脛與羽民今又墨子禮記疏古音餘俱作跂踵國贊曰厥形雖大斯腳則企跳步雀踴踵不閡地應德而臻款塞歸義一曰大踵

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郭曰言噉桑而吐絲蓋蠶類也任臣案博物志曰嘔絲之野有女子方跪扳樹而嘔絲北海外也太平廣記曰歐絲之野女子據樹嘔絲蠶桑種注云世傳絲神爲女子謂之馬頭娘後漢志以蠶爲蓋此類也圖贊云女子數人體近蠶蚌出珠胎甲吐絲賦繭化出無方物豈有種桑繭路進世祀蠶野蠶自績何謝歐絲白氏六帖云跪樹歐絲生桑得繭吳淑絲賦云或吐之而成絲或歐之而跪樹欸晉云蠶類之數入並珠蠶樹之女子歐絲本此又因祇圖女子内五色絲口中吐成文錦流納見女子亦吐絲紈成氷紈與斯類

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郭曰言皆長百仞也任臣案淮南子云和邱在其東北陬三桑無枝在其西吳淑桑賦圖即傳北海之名謂三桑也

范林方三百里在三桑東洲環其下郭曰洲水中可居者環繞也

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郭曰顓頊號爲高陽冢今在濮陽故帝邱也一曰頓邱縣城門外廣陽里中任臣案冠編云顓頊葬廣陽里務隅之陽劉會孟曰此招魂葬衣冠之所非濮陽帝邱也九嬪葬于陰郭曰嬪婦一曰爰有熊羆文虎離朱鴟久視肉任臣案王氏釋義曰離朱而下皆異物或以爲殉葬之具

平邱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郭曰遺玉玉石任臣案遺玉即瑿玉松枝千年爲伏苓又千年爲琥珀又千年爲瑿字書云瑿遺玉也是其解也高昌人名爲木瑿謂之玉爲石瑿梁四公記云交河之間平磧中掘地丈下有瑿珀此瑿玉千年徐氏書修賦云按子晉于平丘兮弄遺玉于三桑謂此也青鳥視肉楊柳甘柤郭曰其樹枝幹皆赤黃花白葉黑實呂氏春秋曰其山之東有甘柤焉音如柤梨之柤甘華郭曰亦赤枝幹黃華任臣案楊愼備注云二華即積和一云木蜜俗云蜜瓜百果所生任臣案淮南子平邱作華邱青鳥作青馬楊柳作楊桃甘柤作甘櫨與經文大同小異有兩山夾上谷二大邱居中名曰平邱任臣案圖贊曰兩山之間邱號曰平爰有遺玉駿馬紺青視肉甘華奇果所生

北海内有獸其狀如馬名曰騊駼郭曰陶塗兩音見爾雅任臣案字林云北方

良馬也一名野馬王會解成王時禺氏來獻騊駼又伊尹
四方令正北以野馬騊駼為獻史記北域奇畜則騊駼
爾雅疏騊駼肉食之獸有明王在位則至熊氏瑞應圖
云王者德及則騊駼至孫氏瑞應圖曰有賢王則騊駼來
為時所除災害劉衆瑞錄云解邪牙除害騊駼張
臨牧向擧其神異見騎騎驎乘貲茲白鮻氏漢書注云
陶弘西出此馬因以為名圖贊曰騎驎野駿產自北域交
頸相摩分背起陸雖有孫陽終不能服騊駼宋書作騊駼張萱
彙苑曰騊駼又獸名　狀　有獸焉其名曰駮狀如白馬鋸牙食
如前音卜虎之去此
虎豹　郭曰爾雅以來亦白駮白若白馬鋸牙食虎豹按
此一說與爾雅同　任臣案說苑師曠云駮駁食豹
駮食虎又獸之食虎豹者後有求搜鼷鼠殺青
腰後見耳虎鷹渠後啣犬一名鼩犬殺一名鼩嗛有
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　郭曰即蛩蛩鉅虛也一走百里
見穆天子傳音邛　任臣案爾
雅異云至鼠前而兎後趨則頓走則顛故常與邛邛距虛
比肩邛邛距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距虛負之號比肩獸

山海經廣注　卷八　七

宛委餘編云東有魚比目曰鰈南有鳥比翼曰鶼西有獸
比肩曰邛邛距虛玄覽曰東海之鰈比目而後行北方之
獲更食更視而後能西方之蹷得蛩蛩距虛而後行南方
之鶼比翼而後飛王會篇有獨鹿國獻蛩蛩即虛之瑞應圖云
比肩獸王者德及幽隱則至劉孝標辨蛩蛩之誅且于善
草則周之許列在御覽圖贊曰厥與邛虛乍兔乍鼠長頸
相齊彼我俱樂今若自然同心共贊相如于虛賦作蹷逵蛩蛩
蹶距虛張揖注云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驘而小李善
章句云蛩蛩距虛變文互　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
言耳是邛邛距虛為一獸也
任臣案騶虞曰青虎謂之羅羅今雲
南蠻人呼虎亦為羅羅見天中記
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　郭曰字玄冥水
神也莊周曰禺
彊立于北極一曰禺京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
龍　任臣案大公金匱北海神名玄冥越絕云玄冥治北
方白詩傳之云獸貞形圖云北海神名禺餘里又名禺彊
江淹遂古篇北極禺強為常存今圖贊曰禺彊水神面色

黑身乘龍踐蛇凌雲附
禺彊一玄冥立于北極

山海經廣注卷之八終

卷八

山海經廣注卷之九

仁和吳任臣注

海外東經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

嗟丘郭曰音嗟或作髮　任臣案續文獻通考引此作差邱盧柟弟溟賦云偃蹇嗟邱列館甘樝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柳甘柤甘華任臣案宣癸集云霧甘華于盤邱甘果所生在東海兩山夾丘上有樹木一曰嗟丘一曰百果所在在堯葬東

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任臣案淮南子云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

國注曰朝鮮樂浪縣大人國在其東博物志曰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劉會孟云穆滿升巨人之臺古有此國太平廣記曰新羅國東與長人國接身三丈鋸牙鉤爪不火食或謂即此也一曰在嗟丘北任臣案一本作嗟邱北

奢比任臣三才圖會作奢比之尸在其北郭曰亦神名也　任臣案奢比黃帝七輔之一猶緜云黃帝友奢比友地典路史奢比辯乎東以為土師是也國名記有奢比國盧柟溟賦云歘奢比游無垠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郭曰珥以蛇貫耳也音釣餌之餌任臣案釋義曰青蛇以象木也蠶也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任臣案釋義曰既曰奢比又曰肝榆肝亦木屬盧柟放郊賦云左陰肝榆右低鄧林謂此也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任臣案淮南子云東方有君子之國注曰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天老曰鳳五色備舉出于君子之國京房亦云鳳皇高丈二出于東方君子之國博物志云君子國好禮讓不爭土千里民多疾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為君子國後漢書列傳東方曰　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盧陵羅氏曰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蔽刑之尸圖贊曰東方氣仁國有君子薰華是食以是使雅好禮讓禮委論理有薰郭曰或作堇　任臣案一本作菫誤華草朝生夕死任臣案爾雅假木槿櫬木槿逸書云仲夏之月木槿榮[illegible]天行亦花華朝菫也本草謂之朝開暮落花蕣為菫之[illegible]無[illegible]志亦云多甫[illegible]草似猶綠此謨也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䖵䖵在其北郭曰音虹　任臣案古音畧云䖵音泉義與霓蜺蛪同又案漢天文志抱珥䖵蜺國䖵虹古字通也各有兩首郭曰虹霓也　任臣案春秋運斗樞樞星散為虹蜺河圖曰瑤星散為虹蜺又吐

金化玉所見不一是䖵虹亦豈霓列缺類也一曰在君子國北

朝陽之谷任臣案江淹賦朝陽之谷謂嵎之泉神曰天吳任臣案天吳水伯名嵇康琴賦天吳踊躍於重淵木華海賦天吳乍見而髣髴庾闡詩天吳踊靈鼇拚鶩奔胥冥謝靈運詩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王勃旄亢殿頌序控風伯于詞林詔天吳于筆海沈雲卿詩颮颶榮海若霹靂耽天吳李賀浩歌云帝遣天吳移海水寬愛子云天吳吸重溺龕籌來供佛王世貞沈愷云天吳紛附其表下談藪曰李彥恩常誦杜天吳紫鳳之句顧生客云吳言華見山海經未知復見何書王仲行對云後漢書載從陵收宋吏寔錄斧使就戮之注引何承天纂文錄音華又詩不吳不敖不吳不揚亦皆音華據此則天吳夕華音矣是為水伯在䖵䖵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郭曰大荒東經云十尾任臣案圖贊云眈眈水伯號曰谷神八頭十尾人面虎身龍據兩川威無不震鄒離子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九

頭實佐之蓋指此也

青丘國在其北郭曰其人食五穀衣絲帛任臣案抱朴子云黃帝東至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授以三皇內文呂覽云禹至鳥谷青丘之鄉山王會注青邱海東地名后度曰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相如賦云秋田乎青邱彷徨乎海外梁元帝職貢圖序度青邱而跨丹穴庾信羽調曲青邱還擾國丹穴更巢梧王勃爲越長史表西窮赤水之濱東究青邱之境又乾元殿頌青邱盡野不踰征賦之鄉錢起元壯遊獻左壁青邱消右珥白雲鄉來史天文志青邱七星在軫東南海東之國號也

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陽北青曰汲郡竹書曰栢杼子征于東海及王壽得一狐九尾卽此類也任臣案瑞應圖九尾狐六合一同則見文王時東方歸之呂氏春秋云禹行塗山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王時青邱貢九尾狐見逸周書圖贊曰青邱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銜書作瑞周文以標靈符

帝命豎亥郭曰豎亥健行人任臣案羅泌作豎核吳越春秋作孺亥曰禹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天海云章亥所步禹契所書顧起元帝京賦測宵之圭步以豎亥王氏釋義曰此所謂帝或當爲禹天丑有命豎亥步地之理又黃帝臣亦名豎亥路吏黃帝使豎亥通道路非此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郭曰選萬也任臣案楊氏稱注云選與萬古書相通遂借其字九千八百步任臣案淮南子云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北任臣案楊慎云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亦言壽象也盧柟滄溟賦云使旋豎亥之儔謂此圖贊曰禹命豎亥青邱之北東盡泰遠西窮邠國步履宇宙以明靈德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郭曰詩含神霧曰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任臣案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始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所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天文錄曰天地廣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起滅四步呂氏春秋云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九萬七千里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張衡靈憲經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言人人殊由鳥迹人迹之曲直不同古今之里法步法不一也

黑齒國在其北郭曰東傳曰倭國東四十餘里有裸國裸國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可至也異物志云西屠染齒亦以放此人任臣案呂氏春秋禹東至黑齒之國淮南子自東南至東北有黑齒民又云堯立西教沃民東至黑齒木華海賦云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江淹遂古篇其外黑齒次裸民兮後漢書云自侏儒東南至黑齒國三國志云去女王四千餘里黑齒國復在其東東南柳子招海賈文黑齒鱗鱗文爪木史吉漢東道黑齒皆此也又居移在海外以草染齒亦號黑齒王會篇黑齒白鹿白馬伊尹四方令云正西漆齒左思吳都賦儋耳黑齒之長晉于雕題黑齒南土志黑齒蠻在永昌關南北漆漆其齒見人以此為飾寢食則去之百濟西部有黑齒氏唐黑齒常之種族也非此國其爲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郭曰一作青蛇在其旁一曰在豎亥北爲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下

有湯谷郭曰谷中水熱也湯谷上有扶桑郭曰扶桑木也任臣案兩幹同根相爲依倚故名扶桑猶之扶荔扶竹扶荷皆取斯義神異經云東方有樹焉高八十丈敷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尺名曰扶桑椹長三尺五寸十洲記曰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碧海之中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今南中有佛桑亦名扶桑非此也又崇蘇蓬鳳業曰龍驤云飲馬咸池總轡扶桑東京賦登天光於扶桑謝莊月賦擅扶桑於東沼張衡思玄賦恩雲遲延夕宿扶桑楊炯渾天賦扶桑臨於大壑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注云東方之野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如此則扶桑在穴寥之表及覩南齊扶桑傳沙門慧深東流云扶桑在大漢東二萬里土多扶桑

木葉似椹樹生如荀國人食之言如梨皺其皮為布錦及紙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使自謂日出處天子也山海經多誕不足為據也其言甚辨附記之 **十日所浴** 任臣案楚辭十日代出流金鑠石唐董思恭詩滄海十枝暉玄圃重輪慶謂此路史徐論云天有十日居於暘谷次以甲乙迭運中土君有失道則兩日並闘三日出爭以至十日並出大亂之道 **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 任臣案仲長統傳云九陽代燭即此 **一日居上枝** 郭曰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烏盡死離騷所謂羿焉彃日烏焉落羽者也歸藏鄭母經云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汲郡竹書曰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孼十日並出明此自然之異有自來矣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經又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第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為天下妖災故羿稟堯之命洞其精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假令器用可以激水烈火精感可以

降霜回景然則羿之鑠明離而斃陽烏未足為難也若搜之常情則無理矣然推之以數則無往不通達觀之客宜領其玄致歸之冥會則逸義無滯言奇不廢矣 任臣案華長原陳一中諸子以十日為扶桑君十子九日烏凶弦日九嬰羿所射者謂此十日也今觀經文所載景純所注似南華湯谷之言果不誣者理有或然存而不論圖贊曰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弦仰落陽烏可謂洞感天人鬱符王充論衡曰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丁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綠搽扶桑為益見之則迎十日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案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子猶珠樹之珠也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八屬十日妥紀堯時十日並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赤扶桑木也才日處其上宜焦枯焉令浴湯谷而光不滅毀撲系而敗及集不枯與令日出同不驗百行故知十日并真日也於 **雨師妾在其北** 郭曰雨師謂屏翳也 任臣案雨師遁甲開山圖作屏翳又云雲師似蠶雨師似蝎雲笈七籤云雨師名馮修留曰樹德搜神記曰雨師畢星也一曰號屏一曰玄冥事物別名云雨師名陳華夫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金樓子云虞吏虎也雨師龍也雨師蓋龍伯疑龍之類楊慎補注曰雨師有妾如姮娥織女宓妃等耳焦贛易林亦云雨師娶婦娶皆寓言也 **其為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

玄股之國在其北 郭曰髀以下盡黑故云 任臣案楚辭黑水玄趾周天注云玄股之國是也淮南子海外二十六國有玄股民高誘注曰玄股其股與兩鳥夾之盡揚滄溟睢畀玄股無離耳延離騶[illegible] **其為人衣魚** 郭曰以魚皮為衣 **食鷗** 郭曰水鳥也音憂 任臣案楊慎補注曰鷖即鷗衣魚食鷗[illegible]水中國也均藥云玄股之國衣魚食鷗 **使兩鳥夾之一曰在雨師妾北**

毛民之國在其北為人身生毛 郭曰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島上為人短小面體盡有毛如豬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大荒經云毛民食黍者是矣 任臣案職方外紀南亞墨利加之南為智加人通體生毛洞冥記云泥離國人長四尺自乳以下有靈毛仍蔽又鳥蒸國其人三爪鞮三爪纓身生長毛皆毛民異也神異經八荒之中有毛人曰翁靈異苑云貝孫藏時陽游得毛人淮南子東北方有毛民注云體半生毛茸大鍼羅泌國名記作毳民國贊曰牢悲燕身西于駭驚或貴穴傑或尊家衣物貴相傾亂了是非子充論衡曰海外二十五國有毛民羽民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 **一曰在玄股北**

勞民國在其北其為人黑 郭曰食果草實也有一鳥兩頭 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

國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勞民注云勞民躁擾不定因號曰勞名之山國號畢齒兩齗之妄以蛇揖耳玄人食蛇勞民黑趾

或曰敎民一曰在毛民北爲人面目手足盡黑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郭曰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 任臣案月令春月其神句芒注云少皞之子重也左傳木正曰句芒劉安云東方之帝太皞其佐句芒白虎通曰芒之爲言萌物始生也東方義取此司馬大人賦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史記正義云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劉會孟云東方青龍也故人乘兩龍然西南之神皆乘兩龍不獨東方也唐閻朝隱詩句芒人面乘兩龍指此圖贊曰有神人面身鳥素服銜帝之命錫齡秦穆皇天無親行善有福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 任臣案哀帝乙卯歲也 待詔太常屬臣望 任臣案太常初名奉常景帝六年更其屬有六太六令等官望是丁望 校治侍中光祿

勳臣龔 任臣案侍中加官也光祿勳初爲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龔王龔也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 任臣案奉車都尉武帝時置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初爲中大夫亦太初元年改秀劉歆也 領主省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

仁和吳任臣注

海內南經

海內東南陬以西者 郭曰從南頭起之也

甌居海中 曰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岐海中也音嘔 任臣案劉會孟云甌今溫州府城北東至磐石村曾子海洋是曰甌海王應麟王會注曰漢以東甌地立回浦縣後漢以章安縣之東甌鄉置永寧縣章安即回浦又楊慎云郭注岐海海之岐流也猶云裨海

閩在海中 郭曰閩越即西甌今建安郡是也亦在岐海中 任臣案羅泌曰郭璞以建安爲西甌非是寰宇記鬱林處寓州經善勞縣乃古西甌居非閩也今建寧有東甌城相傳吳王濞發兵圍東甌在此然閩中實不

謂之甌也 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 任臣案周禮職方氏掌八蠻七閩之人民史記索隱曰閩東越蛇種也故字从虫何喬遠閩書曰按謂之海中者今閩中地有穿井闢地多得螺蚌殼敗槎知洪荒之世其山盡在海中後人乃先後壊築之也

三天子鄣山 郭曰音章 在閩西海北 郭曰今在新安歙縣東今謂之三王山浙江出其邊也張氏土地記曰東陽永康縣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黃帝曾遊此即三天子都也 任臣案今屬徽州紺貴者曾盧山吟少讀神禹經昔爲天子都以臣盧爲天子都黃氏之誤也 一曰在海中

桂林八樹在番隅東 郭曰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番隅今番隅縣 任臣案百粵風土記云桂林八樹山海經在番隅東番隅即桂州今粵西地最宜桂大者十圍終年蔥蒨秋風時起四遠聞香至冬枝端結子纍纍如小蓮子中空有漿魏禹卿西事珥曰海內南經載桂林八樹在番隅東番隅即今桂州則番隅東在何處乎

讀路史桂國引伊尹四方令蓋桂陽也然則入桂乃桂陽以桂林爲八桂者誤茲以二書證之地理則番禺古屬南海今在粤東而二書皆以爲桂州地誠所不解也又粤東今有桂山三峰聳峙山多桂樹丹鉛錄云桂林之山玉筍瑤簪森列無際疑經之所指必此然當云在番禺西而云其東者豈亦有誤文耶高氏辨畧合州亦有八桂廣志云臨海白石山八桂所植金芝所集似非此○番禺水經注後漢書注引此皆作賁禺又海錄碎事引經八樹作八桂

伯慮國　郭曰未詳

離耳國　郭曰鎪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爲飾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不食五穀但噉蚌及藷薁也　任臣案林邑記云漢置九郡儋耳與焉交廣春秋云儋耳與交州俱開南裔異物志曰儋耳俱在朱崖分爲東蕃應邵曰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儋耳鏤其頰皮上連耳分爲數支狀似雞腸累耳下垂臣瓚曰茂陵書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又廣東志周武王十有八年儋耳入貢是儋耳之名至周始見其先固爲離耳也伊尹四方令云離耳漆齒[illegible]曰離耳雕題之俗[illegible]賦云兼離耳皆指此也又其國以黑爲美故[illegible]亦謂之玄題國

山海經廣注　卷十　二

彫題國　郭曰黥涅其面畫體爲鱗采即鮫人也　任臣案伊尹四方令曰貫胸雕題王制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楚辭招魂曰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些梁簡文大[illegible]求王許敬宗賀慶雲表雕題[illegible]謂此或作雕題見白虎通馬端臨曰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之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古謂之雕題王會補注云雕題額也刻其肌以丹青涅之

北朐國　郭曰未詳音劬

皆在鬱水南鬱水出湘陵南山一曰相慮

梟陽國在北朐之西　任臣案梟或作嘄又作獋羽獵賦云蹈飛豹羂梟陽[illegible]經云[illegible]而宗頓兮遇梟陽以反脣陽亦作羊吳都賦其上則[illegible]長嘯其下梟羊擊狼淮南子云山出梟羊水出罔象[illegible]交廣謂之狒狒北方謂之土螻李賀詩[illegible]深竹[illegible]子注即梟羊也又作場王氏彙苑云狒狒伏梟陽先導此

朐西爾雅疏引經作北朐西

其爲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　郭曰周書曰州靡髴髴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揜其面爾雅云髴髴[illegible]周書成王時州靡國獻之海內經謂之贑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長丈許腳跟反向健走被髮好笑雌者能作汁灑人即病土俗呼爲山都南康今有贑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猶大荒說地有域人人因號其山爲域山亦此類也　任臣案酉陽雜俎狒狒力負千斤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笑輒上吻掩額血可染緋髮可爲髲[illegible]可見鬼宋建武時高鄰城進雌雄二頭圖贊曰[illegible]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爲我戮

兕在舜葬東湘水南　任臣案[illegible]曰今廣西[illegible]

其狀如牛蒼黑一角　任臣案爾雅兕似牛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兕如野牛皮堅厚可製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

山海經廣注　卷十　三

蒼梧之山　任臣案劉會孟曰蒼梧今屬湖廣永州府寧遠縣其山九疑相似

帝舜葬于陽　郭曰即九疑山也禮記亦曰舜葬蒼梧之野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拾遺記曰舜葬蒼梧[illegible]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壟阜名曰珠邱[illegible]葬蒼梧有鳥名爲[illegible]能卽土成墳[illegible]則[illegible]食行[illegible]云舜[illegible]中紀市不變其[illegible]山下東[illegible]云[illegible]河中府皮氏[illegible]紀[illegible]曰舜葬蒼梧之野[illegible]氏云孟子以爲[illegible]作[illegible]紀[illegible]在海州界近莒之紀[illegible]

帝丹朱葬于陰　[illegible]有丹朱冢也竹書[illegible]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汲[illegible]帝者[illegible]公乃加帝之號也九域志[illegible]今有丹朱冢[illegible]釋名云丹朱[illegible]乃在[illegible]一統志亦云在內鄉[illegible]朱稱帝猶象封有鼻而稱[illegible]天子也上世樸[illegible]不以是[illegible]

為獄故不帝而帝者如鬼臺青陽鮑蓫孤帝玄囂商均皆帝稱不獨一朱也郭以獲獻爭例之非其倫矣

氾林方三百里在狌狌東郭曰或作猩猩字同耳狌狌知人名任臣案淮南子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如往其爲獸如豕而人面郭曰周書曰鄭郭狌狌者狀如黃狗而人面頭如雄雞食之不眯今交趾封溪出狌狌土俗人說云狀如豚而腹似狗聲如小兒啼也任臣案獸經云狒狒人面而善笑猩猩人面而善啼水經注云封谿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貊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閨賃曰狌狌之狀形作如犬吠作識往爲菊聲雜以酒招宋自掐羈習在窫窳西

狌狌西北有犀牛其狀如牛而黑郭曰犀牛似水牛猪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北庳腳三角任臣案犀牛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所謂食角也劉欣期交州記云犀出九德毛如豕蹄

有甲頭似馬異錄地理志云武陵沅陵縣以南皆有犀

夏后啓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郭曰聽其獄訟爲之神主任臣案[illegible]夏禹二歲命孟涂爲理竹書紀年帝啓八歲使孟涂如巴蒞訟路史云孟涂敬職而能理神禹封于丹水經注引此作血涂請訟于孟涂之所郭曰令斷之也其衣有血者乃執之郭曰不直者則血見于衣是請生郭曰言好生也任臣案圖贊曰孟涂司巴聽訟是非厥理有此血乃見衣所請靈斷嗚呼神徵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郭曰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即孟涂所居也任臣案羅苹云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理也丹山乃今玉山

窫窳龍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狀如龍首食人郭曰窫窳本蛇身人面爲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也有木其狀如牛郭曰河圖玉版說芝草樹生或如車馬或如龍蛇之狀亦此類也引之有皮若纓黃蛇郭曰言華皮剝如人纓及黃蛇狀也其葉如羅郭曰如綫羅也任臣案羅木名也楊桂一名羅見爾雅其實如郭曰欒木名黃木赤枝青葉生雲南山或作卵或作麻鸞任臣案藤林云欒即木蘭凡冢皆樹之又本草本子形如豌豆搭爲數珠則木之名欒者不一也楊慎稱云欒借作光詡圖如鳥彈也抱朴子曰建木芝生於都其皮如纓其實如鶩是以建木爲木芝丑司共貸如飛鳥狀數說亦如熟是其木若蓲郭曰亦木名許[illegible]首渠任臣案蓲刺榆也其名曰建木任臣案淮南子云建木廣都張衡思玄賦纚建于屬都兮撫若華而尋揚馬融廣成頌珍林嘉樹建木生孫綽天台山賦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淹遂古篇建木千里鳥易鑰兮庾信莛將軍墓銘波分木派流玄靈敢括建木賦廣漸有建木焉大五千圍生知始高入千尺仰不見巔在窫窳西弱水上郭曰建木青葉紫莖黑黃實其下聲無響立無

也任臣案圖贊曰爰有建木黃實紫柯皮如纓緌葉有素羅蕤蔭弱水異人所過

氐人國郭曰氐音觸抵之抵在建木西其爲人人面而魚身無足盡胸以上人胸以下魚也任臣案即大荒互人國也注云互人宜作氐人徐鉉稽神錄云謝仲玉者見婦人没水中腰以下皆魚徂異記曰查道奉使高麗見海沙中一婦人肘後有紅鬣問之曰人魚也職方外紀云海中海女上體爲女人下體則魚形又禹沿洪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形狀與此同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郭曰南方蛇吞鹿鹿已爛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此其也楚辭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說者云蛇長千尋任案西夷物性志巴蛇長十尋傳青黃赤黑色食象三歲出其骨庾仲雍江記曰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文雕龍注巴陵山一名巴蛇冢是其地也一統志巴蛇冢岳州府城南長沙風土記云巴蛇吞象室見于圖書鸓

似鴞但聞于詞賦左思三都賦屠巴蛇出象骼爽世南師子賦碎臂兕于斷腭提巴蛇于猗室李白詩脩蛇横洞庭吞象臨江島柳宗元天對云巴蛇吸象足覩厥大三歲遺骨其脩巳號吳淑蛇賦云或乘彼龍星或出大象常謂此也圖贊曰象實巨蟒有此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爲那厥大何如屈生是疑羅願曰說巴蛇者以爲巴蛇之死其骨若陵又有象骨山以爲象暴骨之所今嶽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彼有大蛇亦吞是獸皮堅不可斫蓋巴蛇類也聞前條目晉陽有書生經山中見氣高丈餘如煙郡人言此岡子蛇吞象也迷集衆後讒巳而後退入谷中經宿衆人各持往審往見一象尚立而肚已化爲水成鍼破取水云過海置此舟中能辟去蛟龍又曰奇志蚺蛇贊蚺維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映其文錦章食灰食鹿腴成養瘠其爲賓饗嘉食是豆是觴審此則吞獸者不僅巴蛇也

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旄馬其狀如馬四節有毛 郭曰穆天子傳所謂豪馬者亦有旄牛 任臣案穆天子傳注引經作髦馬事物紺珠云旄馬足可四節垂毛出南海外 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郭曰一曰 開題之國 音提 郭曰 列人之國並在西北 郭曰三国並在旄馬西北

仁和吳任臣注

海內西經

海內西南陬以北者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 郭曰桎梏音質 任臣案文中子云疏屬之南汾水之曲 [illegible] 山也 劉會孟曰疏屬山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帝之辭惡而與夫桎梏疏屬之山張協七命云石室之 [illegible] 世 [illegible] 誤 [illegible] 其形于 [illegible] 此

桎其右足 郭曰桎械也 反縛兩手與髮 郭曰並髮合縛 繫之山上木 在開題西北 郭曰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磐石石室中得一人跣裸被髮

反縛械一足以問群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者多以爲是其尸象非真體也意者以靈怪變化論難以理測物有異氣出于不常不可以常理推不可以近數揆矣故時有人能語出于王 [illegible] 者不死不可以生死論也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十餘年大如 [illegible] 許人 [illegible] 女子 [illegible] 師一年大 [illegible] 之恒有 [illegible] 任臣案圖贊 [illegible] 此女哀思 [illegible] 中則危劉生 [illegible] 郎此頑 [illegible] 物山 [illegible] 乃有巨 [illegible] 云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與貳負同 [illegible] 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今部溪小側有重人穴穴中有僵尸不知年載人記云八以五月五日生有尸不 [illegible] 此之類

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郭曰百鳥於此生乳解之毛羽 任臣案竹書紀年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即此澤也號積羽方百里羣鳥雲集鼓翅雷起穆王所獲駿羽年在雁門北

雁門山雁出其間在高柳北任臣案江淹別賦注水經極雁門山參差與叔雁賦人飛出其間遂畢高柳而知門一號雁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雁出其門故名一名雁門塞今有雁門關隋有雁門縣

高柳在代北任臣案水經注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徐陵勸進元帝表雨柳生風其柔荑日爲信宿同公碑名雄高柳又魏書明帝時高柳…孔子碑柳高柳而對抗柔仰則山也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郭曰在廣都之野在氐國西

流黃酆氏之國任臣案一本作豐中方三百里郭曰言國城內任臣案淮南子流

山海經廣注　卷十一　二

黃酆氏在其北方三百里蠶沙國 有塗四方郭曰塗道也任臣案圖贊名記云流黃辛姓在三巴之東 日城闊二百道河北棲鳳是流黃 氣象重焉得遊之以道以從 中有山在后稷葬西 大芝經自東云大是國子此任

流沙出鍾山任臣案流沙即弱沙界其地人馬皮之有聲括地象曰水有望泉之潮山有鳴沙之異下判西不盡也…西貢西破于流沙來王括地象西方之害…不及…小山流沙與水同行也在西海郡…山在…七里一名沙角山…流沙…其沙… 云…北五代史云沙州南十里有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蔡元帝傳曰河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而行故曰流沙方勻云西安州與監州西至流沙大日沙深…八日…無水源即乾沙耳二日至西海出括地記鄯善西北有范河即渾沙也北人謂之活沙入馬陵之外皆動如人行幔上其下足處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

有…流沙也路史…謂之神沙圖贊曰天然…分別流沙…帶…之…委…主於…水不…陷…波又流…海界…云…是…沙在…里石…東南行…沙河也…此…流沙之下流 西行又南行昆崙之虛西南入海黑水之山郭曰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 任臣案楊慎云謂形如半月也庾詩江…如月

山海經廣注　卷十一　三

在大澤東

人在東

國在漢水東北地近於燕滅之

孟鳥郭曰亦在 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任臣案一鳥名也 …云孟鳥上無…國西獨當…之…其…名大國也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郭曰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 任臣案丁崇慶云其重出一…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曰皆謂其墟基廣…論之崑崙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高萬一千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 任臣案十洲記云崑崙有三角正北曰閬風巔正西曰玄圃臺正東曰崑崙宮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

二千里圍如削江淹讚古篇云崑崙之墟海此陷今去彼
宗周萬一千令 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 郭曰木禾穀類也生黑水之阿可食見穆天子傳
傳 任臣案淮南子崑崙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
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李善云禾木生而下木並而
死故曰木禾抱朴子云崑崙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事物
紺珠云木禾一月生八月熟張衡思玄賦發昔夢於木禾
今發崑崙之高國張協七命云大秦之禾瑱山之禾注
云瑱山禾即崑崙木禾也重愛子斉山嘆云磨者異以過
之今何木禾乎是我柳宗元詩披山采本禾篤每於晰明
沁一作圃崑崙之陽鸞鷟之阿爰有嘉穀號曰木禾匪植匪
植自然實播玉樹須過者云明始得令服陰古其是乎壯
檮竹符石遭發之有物數百數長三寸餘上下有如穀形
去歲熟之首是大米後食者皆百二三十歲當謂圖經衍
崑崙有木禾食者得上壽其餘粒耶又或焉 面有九井
草亦名木禾食之身輕延壽與此同名異實
以玉爲檻 郭曰檻欄 任臣案淮南子崑崙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呂氏春秋云崑崙之井

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 郭曰在巖閒
閬也 任臣案雲笈寶籙曰五山安崑崙玄圃高平崑崙閬苑
黃老爲治葛洪枕中書云崑崙玄圃金城四方千里
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瓊華之室紫翠丹房七寶金
王母之遊天臣所居爲靈瑤下四王所九天所遊群仙
宮 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 郭曰言非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不能
能得登此山之岡嶺巉巖也羿嘗請藥西王母亦言其得
道也羿一或作聿 任臣案時史竟命羿去下地之
仁羿非姓羿生云古謂有才藝
者爲羿非必指有窮之羿也
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 任臣案郡
縣釋名曰赤水自城南有赤
水河一名赤水出河源山北郭
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

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 郭曰禹治水復決疏出之故云導河積石 任臣案西域傳河
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
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即門澤也又復
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考異記云積石在金城郡河
關縣又古之言河源者不一元都實以河由火敦腦兒
崇禎紀聞其地復云出赤水見列山異者皆定論
之異名也爾雅註引釋名云河出崑崙西北隅
洋水 郭曰音翔 任臣案郭璞天子傳所釋已於下郎
水南郭注南 升云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漾
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
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 郭曰
傳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餘里西行可百餘日至條枝國
臨西海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云東■傳亦曰長城外
數千里亦有弱水皆所未見也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
石今之西郡刪丹其派別之源耳 任臣案今在山西

西渡海小瀰無咆至于舟行遇颶
入貂郎朔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
崑崙南淵深三百仞 郭曰靈淵 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
面東嚮立崑崙上 郭曰天獸也銘曰開明爲獸禀資乾精瞪視崑崙威振百靈 任臣案駢雅云
虎大而長尾曰 引虎尾而五采目瞻吾九首而人面曰
開明獸贊云開明天獸禀茲乾精虎身人面表此傑形瞻
視崑山威懾百靈劉基樂府曰指揮開明開帝關又招村
子稱崑崙有神獸樹子昇邪天鹿焦羊之屬萬歲十二樓
下有青龍白虎蛇
蛇明不獨開明也
開明西有鳳皇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
開明北有視肉珠樹 任臣案淮南子曾城九重珠樹在其
西列子蓬萊之山珠玕之樹叢生李
時珍以爲珠樹即琅玕樹也蓋古人謂石之美者多謂之
朱爲珊瑚琉璃瑪瑙之類皆爲珠是已然下文復有琅玕樹不

應前後異稱且更互見所未敢信也又案魏大白崇越
云嘗見殺入得珠于樹數株田藝衡曰札亦以贈南有珠
于樹又見海外經有三珠樹則珠樹嘗自見一班岢門王千
年所謂珍林名敷異叔珠賦云曾城列樹開明岸栢榮籠
文南郊仰序球尚吳食趣火之出王劭九成宮頌沼分
玭水花跨珠其蓼起元光逝枝金芝何物樹寫領扶漸
非仲鉤嬰翌埋賦纓留背島捐球樹以相隨梧顆小危
仙詩鋪號島鳥珠樹林珠起屬蒲珊瑚生海中珠樹出聚
岩門穿樊望仙云珠花仙技看雲香木**文玉樹**郭樹于
也又王克倫衡云珠樹崙珠非真球也五色玉樹王作
臣案王嘉拾遺記云崑崙山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
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括地象曰崑崙之北有玉樹
南子云有碧玉之樹在赤水之上抱朴子云崑崙有珠樹玉樹
案琅玕碧瑤之樹玉李工瓜上揚玉枝甘泉風起樹之枝沙
花葉互相擎自成五色又漢武故事云甘泉宮有玉樹
郊廟注云三樹采甘泉宮寶樹上起甲乙帳
少論苛玉樹起于屑曹植詩綠樹玉樹爽闓詩王樹揉

瓊翠蔚翠劉七寒亦曰玉樹青蔥所說不同未知所指也
又黃氣陽揃經曰諸天人恐採珠玉之華以廂日月之光
雲發七錢云七口天八百七十里之宮星八百里中
有了樹方寶貞人圓七十里之虛廣于里有臨光
樹其詔金翅之所棲復云流沙之墨元年中海
近與也似于琪樹郭曰琅玕與赤水也吳天寶二尺
玗琪樹
𧖴筴餘色王部史曰琪琅仰之玉屬之石于商之
生卜之雅詩樹靡有光彩在西水際得樹其所徐
琪在東方之美者有賢無也之類也為文
郭雅云旗方之美有彩瑯氏之之類玗有竹珥
草式伯曰長王亭稷天子傳云神重紀曰流洲之山有玗琪樹微文
琪王氏日六香詩琪年玉也業異竟觀花洲之守琪樹
圖贊曰文王和山琪樹樹玉也葉蕃窮瑤不碧之冠花樹之玗琪
仙都雅日文火王琪樹方以雅云其瑤丹之碧之有陳玉玗
孫翁能琪能竟陽琪住方云發翠幣瑤丹樹之翠之珠光之
益泛輝琪日朝王揚琪住方云朗曰金翠丹發光之珠之光此琪
為而其指歌而廣垂有珠歌琪樹苗丹琥之有樹
名而異指雖樹也又六朝事跡言寶林云前前有琪樹已琪亦也同
吟者而異
不死樹樹郭曰不死樹長生也
不死樹在崑崙西任臣案陽記云列仙殿前有
長生木樹二枝林中記云金華殿後有長生樹世謂之孫

王母長生樹皆不死樹也張衡思玄賦登閬風之層城
攜不死而爲牀徐陵天合禪不死之草猶稱南不生長之樹
樹尚延西崑崙此圖贊曰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長生
詩崴天地諸萊爲此鸞鳥皆戴瞂又有離朱任臣
西蛇鳥得如翠鳳皇鸞鳥皆戴瞂郭曰音伐盾也
名離**木禾柏樹甘水**郭曰即醴泉也
食之令人智
木禾樹柏樹甘水聖木郭曰食之令人智聖也
聖木曼兌未詳一曰挺木牙交
辟之抱何必生如斯後爲擧
漢南作旋樹
庭玉類也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郭曰皆神醫也世本曰巫彭作醫
楚辭曰帝告巫陽任臣案
天之道又云帝使巫彭造齊之陽天中
晉遐雜說皆云巫彭初作醫
季明醫說云巫陽主筮蘇軾文公碑詞
史云黃帝命巫陽下
巫咸大卜巫彭作
又云帝許彭之
沈約彭巫陽招
巫 招
醫說
世本

世占抱歌仰間巫陽師安能爲我樓又離
狀余今巫陽謁而見遠招起元宜帝樣閶云招徐吾使
召旋崇與巫陽蠓集云號悲師來今卜宿在蕭今孰
陽天帝之女巫士巫介賁同佐名欽曰海巫陽又原名
有六巫皆神醫也人疵賁一經是以玉門曰海內西經開明東
中有兩巫彭兩巫並見有十巫各升一降山靈山
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郭曰爲距卻死氣求更生
窫窳者
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任臣案圖贊曰窫窳無罪見害
貳負帝命羣巫操藥夾守遂淪
潮溯爲龍魚
服常樹郭曰服常木未詳任臣案淮南子
沙棠琅玕在其東服常樹是也少棠子
其上有三頭
人何琅玕樹郭曰琅玕子似珠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
何琅玕與玕琪子謂此人也莊周曰有人三頭遞
烏名爲鳳天爲生食其樹名也瓊枝任臣案淮南子云南方有
爲鳳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以璆琳琅玕爲實又有

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也黄遵風雅大臣近而小臣親倒何爲琅玕之寶稍瑞錄云人伺琅玕龜遂御劍來此圖賛曰服常琅玕崑山奇樹丹實珠離綠葉碧布三頭是何遞望遞顧拾遺記云崑崙有璆琳琅玕之王荀子注崑崙山有琅玕琅玕蓋石似珠者可爲冠光之飾禹貢雍州厥貢惟璆琳琅玕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成金琅玕傅玄西長安詩羽爵翠琅玕李白詩鳳凰不啄粟所食在琅玕本草謂之青珠列錄謂之石珠或謂之石闌干

開明南有樹任臣案淮南子絳樹在其南鳥六首蛟郭曰蛟似蛇四腳龍類也蝮蛇任臣案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璞云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本草序云蝮屬卵生而蝮蛇胎產蜼豹鳥秩樹郭曰木名未詳于表池樹木郭曰言列樹以表池即華池也誦鳥郭曰鳥名形未詳也鶽郭曰雕也穆天子傳曰爰有白鶽青雕音竹筍之筍　任臣案字或去鳥易射隼于高墉視肉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二

仁和吳任臣注

海內北經

海內西北陬以東者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而東向立一曰龜山郭曰杯或作棓字同　任臣案楊氏古韻曰杯棓古字通大杖也音棒打之棒作杯音者非又林茂槐字考云璞注杯或作棓乃木杖上聲也用彼以杯作大聲何耶朱蘭嵎曰山海經諸爲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作東首皆爲一定不易之形疑本依圖畫而爲之非實紀此處有此物也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郭曰梯謂憑也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

取食郭曰又有三足烏主給使在崑崙虛北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東有犬封國郭曰昔盤瓠殺[redacted]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訓乃浮之會稽東南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人是爲狗封之民也　任臣案劉會孟云今長沙武陵蠻是瓠犬之後蕃衍諸所考曰麻陽民上壽者皆桑鄉種與苗同祖一村有石名槃瓠石民共祀焉有從犯其先亦同姓貳負之尸在大行伯東

犬封國曰□□國郭曰黃帝之後卞明生白犬二頭自相牝牡遂爲此國狀如犬郭曰言狗國也　任臣案淮南子狗國在其東事物紺珠云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穴居食生有一女子方跪進杯食郭曰與狗食也有文馬縞身朱鬣郭曰色白如縞　任臣案李賀馬詩鬣焦朱色落謂此目若黃金名曰吉量郭曰一作良乘之

壽千歲郭曰周書曰■■文馬赤鬣白身目若黄金名曰吉黄之乘成王時獻之六韜曰文身朱鬣眼若黄金項若鷄尾名曰雞斯之乘大傳曰駮身朱鬣雞目山海經亦有吉黄之乘壽千歲者惟名有不同耳有小錯其實一物耳今博舉之以廣異聞也　任臣案公羊註疏文王得白馬朱鬣大貝元龜禮斗威儀云白馬朱鬣瑞於文王王應麟王會注云吉黄之乘周文王時西上洪之荅大傳散宜生之犬■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者取九六齊瑞也圖云騰黄神馬一名吉光名吉光一名吉黄文馬赤鬣身白目若黄金名曰吉黄之乘又瑞應圖云騰黄者神馬其色黄一名乘黄亦曰飛黄或曰吉黄或曰翠黄一名紫黄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民之國乘之壽三千歲又云大封之國有文馬身朱鬣名曰吉量又名吉良乘之壽千歲聖明之世則至之也　黄者伯陽之別名有翠黄名曰吉黄之乘又名別名者古本之殊也　金精朱鬣龍行駿野拾飾爲發聲不及起是謂吉皇之乘聖人在德則至

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

東爲物人面蛇身　任臣案論衡北方有鬼國又說云鬼國在伊吾國北其人一目此經云鬼國人面蛇身而一目蓋謂此有鬼形之民楊氏商乘云鬼國在馬國西或曰易稱伐鬼方即此也利瑪竇輿圖志云鬼國其人夜遊晝隱身剝鹿皮爲衣耳目鼻與人同惟口在頂上此與經說全異當別爲一種耳又詞會孟曰翟施鬼國今貴州其俗尚鬼謂之鬼主云南其說未是後譚云鬼國人面蛇身而一目此

蜪犬郭曰音陶或作蚼音鉤　如犬青食人從首始任臣案說苑云蜪犬如大蚼大如犬青色此蚼犬之類陳詩傳山入賦蜪畢方使先驅兮走蜪犬之侶又放招如蚼犬余信從此徒目木此也工氏釋義曰此蚼犬食人食骸骨以食人從首始如此以後食下盡此食人從首其先異者

窮奇狀如虎有翼郭曰毛如蝟　任臣案呂氏春秋云北方有竊人北發窮奇之地大平御覽北方有獸其狀如虎有翼名窮奇即此又易林言窮奇撥轄執賢見害因取此義也虞楊論衡賦邀余於泰望之坂以戲乎窮奇之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在蜪犬北一曰從足

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郭曰此蓋天子巡狩所經過之地纂聖人思德稱其遺跡也　任臣案九域志云堯之臺東郡有堯臺本以所作禮賢國衆臺臺爲衆帝之臺郡國志云陳留郡有之東郡平陽有堯臺郡國志云堯臺在濮陽古臺二世號堯臺據冢墓記云堯冢在嘉一所羅列陪葬大帝毛之家曰陵此經有帝堯臺傳書所載相似其血也不可以他乃以真帝陵墓之闕記相帝之臺三陵既同書也龍起元見畢開古冢文臺堯臺之處西傳臣臣不以爲位南境士以致其發觀聲臺堯之陵西臺傳數出猶遠耶國亦未足信也

大蠭其狀如螽朱蛾其狀如蛾郭曰蚍蜉也楚詞曰玄蠭若壺　任臣案爾雅上蠭即螽蜂也蛾蟲即蚍蜉也方言蠭燕趙之間謂之蠓蝓其大者謂之大蜂或謂之壺蠭郭注爾雅云土蠭蛾蠓大蜂也唐劉恂嶺表錄異曰大蜂結房山林

間大如巨鐘其中多蜂五色而大郭璞注楚辭云大蜂出昆侖其長一丈其毒殺象牡陽雜俎曰唐德宗時有吳明國貢碧鳳蝉如雀身大者至十餘斤色翠碧亦蝶類也蛾螘也述異記云南方有赤蟻其大如象黑蟻長六七步頭四寸魯陵云蟻骨有盈尺之蟻別擊騷所謂如象非寓言矣山海經有玄蟻爲之石出昆侖之域本此國黄曰蛇巫之山有人操杯神蜪大主國狀大　朱蛾蟲帝之臺

蟜其爲人虎文脛有𦙃郭曰言腳有膊腸也音橋在窮奇東一曰狀如人昆侖虛北所有郭曰此同上物事也

闒非人面而獸身青色郭曰音榻　任臣案伊尹四方令云正西鬼親枳巳闒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孔子閑非

據比郭曰一云掾比之尸其爲人折頸被髮無一手　任臣案盧城獻楚巷淮南

搏撫比又云問撫比之尸指此也

跋皆云據比之尸其人無一手

環狗其為人獸首人身一曰蝟狀如狗黃色 任臣案五角史中蹟

之北有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其獸語為犬嗥意

即此也盧柟泰宇賦云盤瓠衍而恆羅國又伊尹四方令

曰南有豹胡狗國易林云穿胸狗邦

偽語秀春計其道里似別為一種

袜其為物人身黑首從目 郭曰袜即魅也 任臣案袜說文

通吉其目紋生也古人方有縱

目者蜀侯蠶叢其目縱死作石棺石

槨以為縱目人冢見華陽國志

戎其為人人首三角 任臣案戰國策曰人面獸身是謂蠶戎

被髮折頸據比之尸 三其角神監

其

曾

林氏國 任臣案雌蛇出林氏國方塘與豹交而生

大如犬毛可為裘御此國也又汲冢書林氏上會

山海經廣注　卷十二　四

氏爭權林氏再戰勿勝上衡氏偽義弗克俱身死國

亡亦林國也國名記云林氏國出騶虞與萬里近

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 任臣案字學指南引作騶吾

乘之日行千里 郭曰紂囚文王閎夭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大說

賈氏周書疏引經作騶吾

惔乃釋之周書曰英林耳若虎尾參於身食虎豹大傳

謂之侄獸吾亦作虞也 任臣案陸佃埤雅云騶虞尾參

于身白虎黑文西方之獸也王者有仁德之至則騶虞見不虐

生草食自然之肉中興徵祥說曰天下太平則騶虞見毛

長詩傳云騶虞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鄉寶云王

者不暴則見於今曾為和中采之瑞應圖云王者有仁德則見

騶乘人廣寒之野有騶虞如麟閩黃之中有王虞晨鳴而靡

之獵案有君國日于騶異草其儀可觀肩不與珍獸引云又曰騶

皓首乎鄒國云騶虞義獸說文所傳白騶虞林氏國之擾擾之文

珍獸也張衡東京賦曰林氏之騶虞係氏賓修賦云蔦林

氏之騶吾謂此也騶虞曰騶吾其尾參于身修是千里

騶虞苦相是謂騶虞者騶虞其仁獨食孟曰五色騶然為

騶虞五色畢具為寶虞獸者欽五行之精者素太叔

有白虎人面虎身獨即騶虞化又承乘二年周王吸鈞以霸

騶虞白從兩年縣州東安有大山紫騶虞戲之亂爵臣

信騶虞之良孫吉賦府云賢人虎身自質異其修仁之行日

不食生物不踐生草

與埤雅所載同 崑崙虛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 物出氾林日

以案騶食自華曰

西北海泛林涉土廣三百里涉達北上

下處狗賦云騁暫野遊乎氾林指此

從極之淵 任臣案路史注作中極 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

淵 郭曰冰夷也淮南云馮 得道以潛大川即河伯也

遲夷是也是謂河伯冰夷者 何字書作馮夷作冰也

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 馮夷姓呂名公子夷名馮

任臣案太公金匱河伯姓名冰夷者名夷又公名溺遇

河漏曰姓呂名夷服八石得水仙名為河伯又

異聞記曰馮夷華陰人 江大 冰夷人面乘兩龍

淩賦云冰伯徐以陂此也 任臣案括地圖曰馮夷其大丙之御也郭

盡圖面各乘雲車駕二龍

淮南子 乘雲車 大

蓋車駕二龍冀州

山海經廣注　卷十二　五

西陽雜俎云冰夷人面魚身偃蹄仁華之精嫁入石

求仙得道名木仙號曰河伯又曰水上求熊

清泠傳川作赤松子服靈是仙

兩母世刑六藏化為九天一曰忠極之淵陽汙之山河出

其中 郭曰皆河之枝源所出之處也 任臣案陽汙即陽

之山 北大河小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而注于馮逸

也案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馮

夷之所都居見惟州宗氏淮南曰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于此也

地象云河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

史馬紀身解以之河注云陽紆陵門之山路

王子夜之尸兩手兩股胸首齒皆斷異處 郭曰此蓋形解而神連貌乖而

氣合合不為密離不為疏 任臣案西京雜記曰深穿與有

解形之民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

肩兩手遇疾風飛於海外按畫有飛頭獠子

有又山城間有飛頭者以其頭形為

夜之尸 分成此離不為疏合不為密亦以神滅形於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郭曰即二女字也以能光照因名云任臣案淳渠手牘曰娥皇夜寢夢升于天無日而明光茲射日覺乃燭也于是變生二女名曰宵明燭光以二女爲娥皇所出殆非是初學記云舜妹有敤手舜女有宵明燭光並未有封邑之號

處河大澤郭曰澤河邊溢漫處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郭曰言二女神光所燭及者方百里任臣案淮南子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路史云舜次妃癸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爲湘之神顧起元說畧曰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娥英之所鍾也今湘神所賓正百里然則湘祠爲虞帝之二女後何疑耶閔賢曰水有昔人宵明燭光流燭河渚北奇所維舜二女別處一身江淹遂古篇帝之二女游湘沅兮宵明燭光何所昵兮又青思詩帝女在河洲晦映西海側又姣阮籍詩宵明出河洲屬西極女圭映東海湖靈逞婉嫩皇發相補宵明由河洲屬公子昇宵山公主碑令叔之至比光明於宵燭蘇頲涼國公主碑我則有辟宵明燭光張說郯國公主碑舜有宵燭

百里之光一名登北氏任臣案登北亦作癸比舜之第三妃也羅泌路史以爲陳本此也封癸比氏之出于巴陵蛙蠶子又云癸比氏從子封巴陵生二女是謂湘神楚辭所稱湘夫人者指宵明燭光也袁畧曰相陰貴陵爲癸比之墓而陌楚縣城北十餘里有雙女冢特舜女也程良孺云舜三妃亦名少匽

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郭曰倭國在帶方東大海內以女爲主其俗露紒衣服無針功以丹朱坌身不妒忌一男子數十婦也任臣案鄭樵通志倭國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注云蓋馬縣名疑即蓋國又後漢書云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陸佃云蓋國又路史云登北國在鉅燕之北屬燕以二國同一地也

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郭曰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帶方帶方有列口縣任臣案名山藏曰朝鮮近日本日之所出朝鮮明也世謂朝鮮以曰東出鮮明故名東國輿地勝覽云朝鮮直遼東南何音因名朝鮮黃洪憲輶軒錄云元語音義曰國有仙水汕鮮云非戊辰歲有神降太伯山檀木下朝鮮人君之稱國之始

過志畧曰朝鮮都王險漢樂浪郡君此朝鮮立國之始鄭樵子孫鄒王據史稱衞滿都王險亦平壤也劉會孟云朝鮮地分八道又名三韓楊一葵裔乘云朝鮮至今凡三四易姓圖贊曰箕子遠商自屬朝鮮等者所在豈有隱顯

列姑射在海河洲中郭曰山名也山有神人河洲在海中河水所經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任臣案東山經有北姑射南姑射二山皆在中國此則藐姑射蓋遠在海中者

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大蟹在海中郭曰蓋千里之蟹也任臣案王會篇海陽大蟹注海水之陽一蟹盈車此云千里則更巳嶺南異志云昔有海商海中行遇沙渚林木茂甚乃維舟登岸爨于水傍半炊而林沒於水覩之大蟹也玄中記云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身故在水中亦此類也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任臣案屠子天問天對云鯪魚人面何所棲宗元天對云鯪魚人何居屈原天問云鯪魚何所劉會孟云鯪魚長四尺許體有手足人面而似知之居亦有西南君亦鯪魚也異聞曰人魚長四尺許體有手足人大人有之大人之居多異賢也因此又曰呂氏春秋大人之居近則姑射之山實惟萬物皆之鄉元元鶴珍郎元郭鯪志近千里亦有陸姑射之山有異獸海貢又曰山海有鯪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柳子招海賈文註曰山海經鯪魚有刺如三角皆與經文異似話

大鯾居海中郭曰鯾即鯿也音鞭任臣案爾雅魴一名鯿鮇音鯾

明組邑居海中郭曰音祖似綸組任臣案揚氏補注云爾雅綸似綸組東海有之注海苔之類即此也邑猶言聚也蓋綸爲青苔覺菜之屬組乃海中昆布類即昆布是也篆隸云昆布紫如手大似薄葦紫赤色李時珍曰昆布生登萊者搓如繩索之狀出閩浙者大葉似菜又異曰本草云綸布一名昆布是更以昆布爲綸也所說不同如此綠陳望海賦華組依岐而錦被翠綸扇風而暴

蓬萊山在海中郭曰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爲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在渤海中也 任臣案列子渤海之東其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玄中記云東南之大者有巨鰲以背負蓬萊山十洲記云蓬萊山週迴五千里外別員海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有九氣丈人九天眞君宮則蓬萊國在海之中也又云蓬邱即蓬萊山拾遺記曰亦名防邱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王氏釋義曰今登州海中有大小竹山及田橫諸島曰其屬邑曰蓬萊即此也周濆曰蓬萊之山玉碧構林金臺雲館所識爲會實群靈府玉主甘心

大人之市在海中任臣案[illegible]南注云今登州海市也登州四面皆海春夏時遥見水面有城郭市肆人馬往來若交易狀土人謂之海市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二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三

仁和吳任臣注

海內東經

海內東北陬以南者

鉅燕在東北陬

國在流沙中者埻端郭曰音敦璽䁚郭曰音喚或作繭䁚 任臣案抱朴子有璽䁚之國蓋即此也又字彙璽冥作璽䁚在崑崙墟東南一曰海內之郡不爲郡縣在流沙中任臣案王氏釋義曰不爲郡縣猶今所謂羈縻州

國在流沙外者大夏郭曰大夏國城方二三百里分爲數十國地和溫宜五穀 任臣案伊尹四方令曰正北大夏淮南子云容同大夏管子云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王會篇大夏茲白牛注西北國也史記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豎沙居繇郭曰音遙 任臣案魏畧云流沙西有大夏國豎沙國屬繇國月支之國郭曰月支國多好馬美果有大尾羊如驢尾即羬羊也小月支天竺國皆附庸云 任臣案支亦作氏闞駰十三州志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內典云薄佉羅即月支也鄭曉吾學編云亦斤蒙古古月氏地附晉曰堅沙居頡埻端璽頌沙漠之鄂笔幽之鈴或鸓于棗或責于漢劉會羔云此博望所通所謂城郭諸國

西 白玉山在大夏東任臣案赤水西亦有白玉山非此 蒼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崑崙墟東南崑崙山在西 西皆在西北郭曰地理志崑崙山在臨羌西又有西王母祠也 任臣案三崇慶曰崑崙嵛以其餘也而言崑崙山方指本

山所言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郭曰今城陽有堯冢靈臺雷澤在北也河圖曰大迹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任臣案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禹貢作雷夏周禮作盧維鄭玄作雷雍昔舜漁于雷澤即此地金氏曰今濮州雷澤縣西北雷夏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盖古雷澤也淮南子云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奚囊橘柚云軒轅遊于陰浦有物焉龍身而人頭其腹而熙遊則于常伯宗伯曰此雷神也有道則見又李肇國史補云雷州秋日伏蟄狀如氣月令廣義云雷公形猪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啗之且雷書載雷嗤雷霆雷樓諸物甚詳据此則雷神果有形之物矣

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曰今在東海朐縣界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也郁音鬱任臣案郡縣釋名曰郁州即臨朐之朐山也一名覆釜山後漢志東海郡有朐縣注實齊之駢邑隱之蓬山又案一統志云朐山東北海中有大州謂之鬱州又名郁州一名鬱山一名蒼梧山或言昔從蒼梧飛來然則郁州近朐山東北非即朐山也圖贊曰南極之山越處東海不行而至不動而致維神所運物無常在

琅邪臺任臣案一本作瑯在渤海間琅邪之東郭曰今琅邪在海邊有山嶕嶢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琅邪臺也琅邪者越王句踐入霸中國之所都任臣案括地志密州諸城縣東南琅邪臺越王句踐觀臺也盖總曰句踐從琅邪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水經注琅邪臺在城東南十里郡國十道記云琅臺上有始皇碑碑上有六百字可識又云臺上有神泉人或汙之泛濫齊乘曰秦始皇廿八年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于臺下漢于此置琅邪縣武帝亦嘗登焉今山下片邑遺迹猶存傍山石道如故土人名曰御路謝朓詩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其北有山一曰在海間

韓鴈在海中都州南任臣案釋義曰鴈即今之遼東

山海經廣注　卷十三　二

始鳩在海中轅厲南郭曰國名或曰鳥名也任臣案釋義曰據文會選上述書列圖豈至此鳩以一鳥祭乎以國為近是圖贊曰韓鴈始鳩在海之州雷澤之神鼓腹優游琅邪嶕嶢邈若雲樓

會稽山在大楚南

岷三江首

大江出汶山郭曰今江出汶山郡升遷縣岷山東南經蜀郡犍為至江陽東北經巴東建平宜都南郡江夏弋陽安豐至廬江南界東北經淮南下邳至廣陵郡入海任臣案明末時江陰人徐弘祖出關至崑崙山歸作溯江紀源一書言禹貢岷山導江特汎濫中國之始按其紛爭河自崑崙之見江亦自崑崙之南其流既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說亦足補前人之未及矣

北江出曼山南

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郭曰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黟即歙也浙音折任臣案浙江之名前此未有實始于山海經漸江出三天子都水經浙江出三天子都浙江即浙江也吳越春秋越王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史記云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又云秦始皇至錢唐臨浙江盧肇曰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一名羅剎江亦名浙河莊子所謂浙河之水有吞天沃日之勢諸廣樂云浙河之外棲還山澤是也郭子章郡既釋名云又名曲江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觀濤于廣陵之曲江曲通折之謂也然南齊書言南兗州刺史每以八月出海陵觀濤則曲江自在廣陵非浙江明矣又一統志引恐云三天子山在黟東率山今在休寧縣俗名張公山何喬遠輿地記云休寧縣山口率山水曰率水山海經浙江出三都山在率東蓋此山也今本無此文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郭曰餘暨縣屬會稽今為永興縣任臣案今之蕭山

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郭曰彭澤今彭蠡也在鄱陽彭澤縣任臣案水經

山海經廣注　卷十三　三

盧江水出五天子都北過彭澤與西北入于海一曰天子鄣任臣案江衍較山經曰或以緒之大鄣山爲山海經所稱三天子都非也水經漸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廬江出三天子都入彭蠡今維率山之水山陰山陽一東一西而涌入于江者與古脂合嘗遊率山見巨石上鐫三天子都字筆畫奇可驗其處有仙人跨澗石清風贊稱扰山近三天子石有圓上岡東西有摘鼓尖振衣岡中擇小石岡篇謂兩巨中小以小爲尊此即三天子都也又箋氏黃山記最新安長昨宸曰黃山有最高峯曰三天子都東西南北皆有鄣婺有三天子鄣南鄣也匡廬亦稱天子鄣西鄣也績溪有大鄣東北鄣也天都爲天子都率山匡廬大鄣爲天子都之鄣其說似爲允云

淮水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郭曰今淮水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東北經汝南汝陰淮南譙國下邳至廣陵縣入海朝陽縣今屬新野 任臣案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禹獲水怪無支祁在此地見古岳瀆經

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郭曰環繞也今湘水出零陵營道縣陽朔山入江 任臣案水經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注云即陽朔山也尚書曰湘江出靜江府興安縣陽山東北名錚背東北至覃一入同支入洞庭下郭曰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脈 任臣案劉會孟曰南澤之圓有洞穴陰居其下通地脈同此唐張說洞庭詩地穴穿東武江流下西蜀梁四公記曰洞庭穴有四支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瀘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大豁一通枯桑島東岱述異記云洞庭山有穴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嵋南旋羅浮北連岱嶽楊愼補注曰河圖絳象注云太湖洞庭山林屋洞天即禹藏眞文之所一名包山吳王闔閭命龍威丈人入包山得書一卷九一百七十四字湘水所入蓋楚洞庭也或云與包山通庭一曰東南西澤

漢水出鮒魚之山郭曰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按水經漢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經漢中魏興至南縣東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別爲沔水又爲滄浪之水 任臣案劉會孟云今嘉定州犍爲縣漢成帝得石磬十六枚于水濱乃此也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任臣案一統志鮒鰅山在開州舊頓邱縣西北二十里顓頊葬其陽一名廣陽山今滑縣有顓頊陵楚其地也郡國志云顓頊所葬俗名青冢山皇覽冢墓記云在濮陽縣頓邱門外廣陽里中巷冉山遊錄曰顓頊葬廣陽下不又淦十道志云對錫目唐陽山之別名也計其道里與濮水絕不相當在等綻又寰宇記顓頊廟臨河東九里九城志頓安高陽縣有顓頊臨顓眞喞吳地記云烏程有顓頊陵是顓之誤也晴魚敢作館隋謝脁宋后哀冊文脈蒼杷之不從兮達謝隅以同壞又路史作務隅之陽四蛇衛之郭曰言有四蛇衛守山下 任臣案羅苹曰上郡石窖貳負乃見漢陽濮出支祈始聞四蛇衛之何足深怪昔漢下姬與踈江王之葬皆有燕數千銜土投墳中亦此類也

漾水出漢陽西入江聶陽西郭曰漢陽縣屬朱提 任臣案峨眉山有漾水即大渡水也水發冢漢東南流與漾水合聶陽水經注引此作聶陽

溫水出崆峒山在臨汾南入河華陽北郭曰今溫水在京兆陰盤縣水常溫也臨汾縣屬平陽 任臣案一統志溫水谷在寶雞縣東南四十里渭水之南郭氏所指者此也與經似不相應又牂柯亦有溫水眠山亦有溫水非此

潁水出少室少室山在雍氏南入淮西鄢北郭曰今潁水出河南陽城縣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入淮鄢今鄢陵縣屬潁川 任臣案一統志潁水源出河南府登封縣潁谷地理志云出陽乾山東經鄭州至襄城縣爲渚河又東經臨潁縣西合沙河入淮臨潁志云潁水俗名渚河宋史河渠志亦隨俗目爲潴河而潁水之名逆湮一曰緱氏郭曰縣屬河南音鉤 任臣案劉會孟云今河南登封縣爲避陽墟即此也

汝水出天息山在梁勉鄉西南入淮極西北 郭曰今汝水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淮極地名 任臣案劉會孟云今出河南汝寧府由上蔡西平汝陽入淮玄覽云汝出燕泉是謂入淮之一水經注云地理志言出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孟山又言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皆異名也 一曰淮在期思北 郭曰期思縣屬弋陽

涇水出長城北山山在郁郅長垣北 郭曰皆縣名也郁郅屬北地 北入渭戲北 郭曰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笄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戲地名今新豐縣也 任臣案劉會孟云涇水今出陝西西安府涇陽縣

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東注河入華陰北 郭曰鳥鼠同穴山今在隴西首陽縣

渭水出其東經南安天水略陽扶風始平京兆弘農華陰縣入河

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 郭曰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源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縣入潛 任臣案段國沙州記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嶓臺山墊江水即白水嶓臺則西傾之異名也楊慎云即水經所謂天池白水者是 入江州城下 郭曰江州縣屬巴郡

沅水出象郡鐔城西 郭曰象郡今日南也鐔城縣今屬武陵音尋 任臣案尚書尸說是中九江五曰沅江出沅州西徼界中至辰州與西江合方切出為旁溝水王鐔城為沅水楚辭云沅有芷今澧有蘭指此水也又秦置郡縣始有日南郡之名此故後人曾益無疑 入東注江入下雋西 郭曰下雋縣今屬長沙音昨兗反 合洞庭中 郭曰水經曰沅水出牂牁且蘭縣又東北至鐔城縣為沅水又東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

贛水出聶都東山 郭曰今贛水出南康南野縣西北 任臣案郭紹孔正諫曰瀨贛音感水名出豫章以章水貢水合而名贛水也說文从目諸省聲豫章人稱綳以益一字二音耳一統志曰贛水在吉安府東章貢二水至贛縣北合為贛江下流一百里凡二十四灘輿記聶都山在南安府崇義縣 東北注江入彭澤西

泗水出魯東北而南西南過湖陵西而東南注東海入淮陰北 郭曰今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高平湖陸縣東南經彭城下邳至淮陰下相縣入淮 任臣案水經注云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余氏曰泗水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泗水所出又水絕不相蒙古本淮文疑有錯簡

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 任臣案一統志鬱江在潯州城南源出交趾界經鬱州至此合黔江又應劭云鬱水出廣信東入海酈氏云言始則可然則非矣不足據也

肄水出臨晉西南 郭曰音如肄習之肄 而東南注海入番禺西 郭曰番禺縣屬南海越之城下也 任臣案即溱水也水經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或作肄水酈氏引經曰肄水出臨武西南注于海入番禺西

潢水出桂陽西北山東南注肄水入敦浦西 任臣案水經注引經作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陽通四會亦曰湟水也漢元鼎元年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征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即此水矣水經又謂之桂水

洛水出洛水山東北注河入成皋之西 郭曰書云導洛自熊耳按水經洛水今出上洛冢嶺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河成皋縣亦屬河南也

汾水出上窳北 郭曰音愈 而西南注河入皮氏南 郭曰今汾水出太原晉陽

故汾縣東南經晉陽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入河皮氏縣屬平陽　任臣案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蔡注云修太原者所以導汾水之源修岳陽者所以導汾水之流則汾水在禹時故出太原也

沁水出井陘山東東南注河入懷東南　郭曰懷縣屬河內河內北有井陘山　任臣案劉妙雜述云沁水春秋之少水也郡縣釋名曰沁河源出沁源縣有二一自縣西北綿山東谷南流一自縣東北馬圈溝南流俱至交口村合流入黃河王氏通漕類編曰沁水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今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界陽山與河汴合

濟水出共山南東邱　郭曰共與恭同　絕鉅鹿澤　郭曰絕猶截度也鉅鹿今在高平

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　郭曰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今碣石也諸水所出又與水一經違錯以為凡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

實而數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　任臣案濟水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下或伏或見東出於陶邱北又東北會於汶今濟河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

潦水　任臣案即遼水　出衛皋東　郭曰出塞外衛皋山玄菟高句驪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西河注大遼遼音

東南注渤海入潦陽　郭曰遼陽縣屬遼東　任臣案水經注遼水亦言出砥石山自逕塞外東流又東北入廣成縣東注白狼水魏氏土地記曰白狼水下入遼也王鑑禹貢考云遼水源出塞外白平山

虖沱水出晉陽城南而西至陽曲北而東注渤海　郭曰經河間樂城東北注渤海也晉陽陽曲縣皆屬太原　入越章武北　郭曰章武郡名　任臣案劉會孟云水自真定府城南來自鴈門經靈壽平山晉州衛水武邑

漳水出山陽東東注渤海入章武南　郭曰新城沭陰縣有漳水　任臣案

氏書傳漳水有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名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圖贊然川瀆交錯渙瀾流帶通潛潤下經營華外殊出同歸混之東會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三終

光

仁和吳任臣注

大荒東經李商隱寄盧司空詩蠹入大荒經即謂此也

東海之外大壑郭曰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離騷曰降望大壑 任臣案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莊子諄芒東之大壑遇苑風于東海濱純江賦宗大壑與沃焦指此也圖贊曰寫溜洞穴腹脊龍燭爰有大壑號為無底深閭交大壑賦云溟海之東不知幾億大壑在焉其深無餘少昊之國郭曰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 任臣案少昊青陽氏己姓名質其父曰清黃帝第五子方雷氏之生號又曰金天氏亦名摯郯子曰我祖少昊摯之立是已少昊孺帝顓頊於此郭曰孺義未詳 任臣案楊慎補注曰孺謂長育之也棄其琴瑟郭曰言其壑中有琴瑟也 任臣案路史謂顓頊取鄒屠氏入夢而生子一曰著野即孺帝也顓頊崩而元子立襄高陽氏是為孺帝一陳一中曰孺帝高陽氏元子駱明其出為帝後秉其琴瑟者用其禮樂也秉訛為棄是豕亥之誤吳淑琴賦云孺帝棄之大壑謂此也又冠編顓頊三十載帝元子孺產駱明居天穆之陽續文獻通考云顓頊長子孺帝之後有孺氏是孺帝為人名所已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郭曰水積則成淵也任臣案即義和浴日之所

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邱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任臣案楊氏補注云山海經紀日月之出者七日月所入五日月所出入一其紀日月之出也曰大言山曰合虛山曰明星山曰鞠陵也曰湯谷扶木曰猗天蘇門山曰壑明俊疾山皆在大荒東經其紀日月之入曰豐沮玉門山曰日月山天樞也一曰鏖鏊鉅山曰常陽山曰大荒山皆在大荒西經曰浴日一在大荒南經之甘淵曰浴月一在大荒西經之玄丹山其經日月所出入一在大荒西經之方山柜格之松為青之淮南子曰所出入又多不同存而不論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郭曰晉永嘉二年有鷲鳥集于始安縣南廿里之鷲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又平州別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殆將從此國來也外傳曰焦僥人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按河圖玉版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穀梁傳曰長身橫九畝載其頭眉見於軾即長數丈人也秦時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腳跡六尺準斯以言則此大人之長短未可得限度也 任臣案職方外紀曰智加國人長一丈許遍體皆毛洞冥記云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撥海異聞云河池州近山地有人長二丈而橫三尺背有鬣肉翅駢雅曰西南荒有人長丈名曰先通天竺事驛之國男女皆長丈八尺事義七箴云東方朔阿驪提之國人長二丈南方朔伊抄臨之國人長二丈四尺依立世經云世單越人長三十二肘屬考云長人國在新羅之東其人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溟元異錄長引國人長四十尺劉杳云毗騫國王其長數丈博物志曰東北極人長九丈華陽國志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東方朔語云東方有人長七丈名黃父又名尺郭事物紺珠云金犀長五丈在西方日官外金山拾遺記曰宛渠之民其國人長十丈又楚大招曰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梁州異物志有大人在丁零北征南于野其高如山頓卿成谷債身塞川長萬餘里神異經云西北海有人焉長二千里名曰無路腹圍二千六百里日飲天酒五斗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焉其高千里腹圍百輔一曰朴父皆大人類也語亦誕矣

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郭曰亦山名形狀如堂室耳大人時集會其上作市肆也

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耳郭曰踆或作俊古蹲字莊子曰踆於會稽也

有小人國名靖人郭曰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或作竫音同 任臣案列子云東北極有人名曰竫人長九寸淮南子云南人有竫人長九寸即靖人也王鑿短屏云有國于海之西者曰龍伯東曰竫人斯雅曰竫人巨靈短小人也博物志云東方有焦僥沃焦防風氏長三丈鉅人處九寸鄭宗元詩竫人長九寸皆此也幽明錄正田時見人眉長六寸許意即靖人也留青日札曰嘉靖三十四年衛商朔秀嶲一小人至長可一尺眉目鬚髮畢具乃男子也云至海東洋泊岸奇急得此此即竫人國人又靖人或作竫身圓贊曰焦僥極麼靖人唯小四體具足鬚髮才了

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犁䰠之尸郭曰䰠音靈 任臣案古靈字或从巫或从王或从鬼或从雨通鑑循蜚紀云黎靈氏其沒也尸在東荒久而不變路史云東荒經有犁靈之尸犁靈氏之尸也羅苹曰犁靈氏精凝魄定尸以不壞犁靈古帝名盧精神與賦者在夫而韓蓁蔀霜此又倉海作䰠注云人面獸身

有潏山楊水出焉郭曰音如譎詐之譎

有蔿國黍食郭曰言此國中惟有黍穀也蔿音口偽反 任臣案國名記有蔿國注云東風大夫子國食邑并此使四鳥虎豹熊羆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任臣案王崇慶曰山名合虛正猶後世所謂子虛烏有耳不然日月有幾既於大言乃又於合虛出乎王言誠辨非經指也

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郭曰俊亦舜字假借音也 任臣案路史云中容之國舜之所生或云即諸馮天子傳有容氏國或是呂覽云猗姑之虛中容之國即此崔希裕略古云古文俊舜同音故帝舜作帝俊說文先訓云古文舜上从燕下从士郎英俊字故山海經舜作俊也中容人食獸木實郭曰此國中有赤木玄木其華實美見呂氏春秋使四鳥豹虎熊羆

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郭曰亦使虎豹好謙讓也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任臣案晏龍事虞爲納言是主琴瑟封于龍王符曰覆賓盧翰論濱鳳猗羽晏龍之川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郭曰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合而生子此莊生所謂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感風化之類也 任臣案路史晏龍生司幽是爲司幽之國有龍氏一曰思幽列子云思幽之國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是也翰墨書云思男之國不夫思女之國不婦而亦自能生生博物志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李[illegible]珍人德論曰孤陽不生獨陰不長常理也而有思士不妻思女不夫之異王氏釋義云不妻不夫亦恐言其失配合云爾食黍食獸是使四鳥任臣案凡言使者言鳥獸皆其馴擾有大阿之山者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任臣案經稱帝俊或爲帝嚳或爲黃帝或爲帝舜疑有錯簡路史後紀引經云帝律生帝鴻律黃帝之字也與本文異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任臣案時繙帝鴻居南岳時娶州山氏女曰女虔生季格及白民陸居于東是爲白民之祖銷姓鴻姓也國名記云白民銷姓國博物志云今之白州又淡普云飲一升醉三年始醒者白民國之玉屑酒也疑即此國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郭曰又有乘黃獸乘之以致壽考也

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郭曰太平則出而爲瑞也

有柔僕民是維嬴土之國郭曰嬴猶沃衍也音盈 任臣案嬴一作羸土音杜路史高辛紀云柔僕嬴土亦帝之裔末也又國名記高辛氏後有柔僕國一曰嬴土之國

有黑齒之國郭曰齒如漆也帝俊生黑齒郭曰聖人神化無方故其後世所降育多有殊類異狀之人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 任臣案國名記曰黑齒

姜姓帝俊生其中楊慎曰凡言生者未必親產其親產宗舜別生分類生之爲言姓也蓋賜之姓而別其種類相傳
既久後世自謂舜帝之苗裔如今雲南木邦孟養之人云天皇兄兄元魏蕃天嗣自謂天女所生之類姜姓
黍食使四鳥有夏州之國有蓋余之國有神人八首人面
虎身十尾名曰天吳郭曰水伯任臣案駢雅曰天吳馬銜海中神也初學記永碑曰天吳大
疫之神曰陽侯濤之神曰靈胥柳宗元招海賈文天吳八首兮更笑迭怒虛兩帝設賦云天吳翻敵號還颭躔放招
賦云天吳八首蠹貌血斷且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郭曰音菊任臣案盧諶海濵賦云帶以鞠陵之阻
淩以禹椗之洲東極離瞀郭曰三山名也音穀瞀日月所出名曰折丹郭曰神人
東方曰折郭曰單吁之來風曰俊郭曰未詳來風所在也任臣案夏小正云時有俊風俊

風春月之風也春令主東方意或取此處東極以出入風郭曰言此人能節宜風氣時其出入
東海之渚中郭曰渚島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郭曰以蛇貫耳踐兩
黃蛇名曰禺猇黃帝生禺猇任臣案黃帝紀嫫母主蒼林禺陽即禺猇也此又有禺號
禺猇生禺京郭曰即禺彊也任臣案宛委餘編作號子禺京續通考亦作禺京禺京處北
海禺猇處東海是惟海神郭曰言分治一海而爲神也猇一本作號任臣案楊慎補注
曰猇即夔說文云夔神魖也黃帝以夔皮爲皷聲聞五百里因刻夔形爲皷冀故穆天子傳有黃蛇爲皷之文
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玄股郭曰自髀以下如漆黍食使四鳥
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
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郭曰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託寄也見汲郡竹書任臣案有易河伯

皆夏諸侯河伯至殷猶存或以爲治河之官疑云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卜昆吾占之不吉有易殺
王亥取僕牛郭曰竹書曰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
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也任臣案殷侯子亥事在夏帝世十二歲河念有易有易
潛出爲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郭曰言有易本與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賢主
假師以義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滅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化爲搖民國任臣案筆叢云經文附會王
亥有易事幷竹書有此文後世莫能覺其僞然易氏之言亦非實錄帝舜生戲戲生搖民任臣
案舜當爲嚳國名記云搖民帝嚳子羽即搖民也又路史叔戲生搖民搖民居越生女且爲搖氏債海陽侯搖無餘
世以爲越後未悉爵楊慎補注曰今廣西有猺民也豈此類耶○叔戲即叔獻八元之一高辛氏嗣也海內有
兩人郭曰此乃有易所化者也名曰女丑郭曰即女丑之尸言其變化無常也然則一以涉化津而

遯神域者亦無往而不之觸感而寄迹矣范蠡之倫亦聞其風者也任臣案抱朴子釋滯篇女丑倚枯貳負抱柱
女切即女丑也女丑有大蟹郭曰廣千里也任臣案方覽云海陽有專車之蟹女丑有千里之蟹異
魚圖贊曰女丑大蟹其廣千里海陽專車號云其比楊慎補注云天文有巨蟹宮蓋應此也又海中有飛蟹善苑圖有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皆異種也附記之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
如芥郭曰柱猶起高也葉似芥菜任臣案合璧事類曰扶桑一名浮桑生碧海高數千丈大一千餘圍兩幹同根偶生更相依倚謝華啓秀曰扶桑若木鬱島若萍又南史扶桑國傳言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其實如梨而赤績其皮
爲布亦爲錦與此異有谷曰溫源谷郭曰溫源即湯谷也任臣案溫泉詩華清宮記湯泉志諸所
載溫山射氏駱谷汝水黃山佛迹匡廬閩中溫家數十餘處未能悉載此則扶桑之湯谷也湯谷上有

扶木郭曰扶桑在上任臣案天問云出自暘谷次于蒙汜淮南云日出于暘谷即暘谷也吳都賦經扶桑之中林包湯谷之滂沛注云湯音暘陶潛讀山海經詩逍遙蕪皋上杳然望扶木洪河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曰言交會相代也任臣案淮南子曰日登于扶桑所登楚辭曰照吾檻兮扶桑注言其光自扶桑來也括地象曰扶桑日所陳與泉月皆載于烏郭曰中有三足烏任臣案春秋元命苞曰陽數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烏靈憲論曰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而有三趾荀古書曰中三足烏見者有白衣會物類相感志凡日無光則日烏不見日烏不見則飛烏隱竄畢萊曰三足孤烏盛明爲劉梁簡文大法頌序云陰兔兩重陽烏三足有神人面

大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有五彩之鳥相鄉棄沙郭曰未聞沙義惟帝俊下友郭曰亦未聞也帝下兩壇彩鳥是司郭曰言山下有

山海經廣注　卷十四　七

舜二壇五彩鳥王之任臣案沙莎通鳥羽婆娑也相鄉棄沙言五彩之鳥相對斂羽猶云俯伏而様羽也惟音俊下友言五彩鳥實司帝壇如帝下與[illegible]之也此古文倒實語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蘇門任臣案盧[illegible]海賦曰[illegible]乎猗天之閒謂此山也日月所生有壎民之國郭曰音如諠譁之譁有綦山郭曰音忌又有搖山有䰠山郭曰音如釜甑之甑又有門戶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彩之鳥

東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東北海外又有三青馬三騅郭曰馬蒼白雜毛爲騅甘華爰有遺玉三青鳥三騅視肉郭曰聚肉有眼甘華甘柤百穀所在郭曰言自生也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鳧郭曰音婉任臣案篇海引經作鳧北方曰鳧來之風曰狻郭曰亦有兩名也音剡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郭曰言鳧主察日月出入不令得相間錯知景之長短任臣案[illegible]林[illegible]猎曰有人名曰鳧亦曰狻處東極隅以止日月号氏山齋雜錄曰蘇利耶日神也菌摩月神也曰鳧曰狻一人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郭曰應龍龍有翼者也任臣案王字叢[illegible]當閒云目飛仰有翼者遺問三楊華不能具對陳龍時在丁列出應曰龍有鱗而飛曰應龍人也龍千年謂之應龍述異記亦云龍千年爲應龍南陽郡[illegible]曰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鳥庶南云女媧乘雷車服應龍又黃帝曰黃帝工師名[illegible]好名應龍山海經曰堯九年巫支祁兵學應龍畢之淮渦

山海經廣注　卷十四　八

由足下其後水平禹乃放應龍於東海之區楚辭云應龍何畫河海何歷注引淮應龍之書謂此班固賓戲云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應龍之神也吾昔譚書倚澤非應龍之淵貌邪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明爲寶了六國春秋應龍以風伸爲靈聖人以知機爲寶唐上官儀勸封禪表紛伏龍而騰上玄應龍應從乎章詩見高宗表云莫測變龍之外翼復跧鳥之文應從乎章文選注又古朱苑有應龍篇又行陵上庸路碑何出應龍乃征周易此特藏馬殷用之閒非性殺蚩尤與夸父郭曰蚩尤作兵者任臣案史注云黃帝使應龍殺蚩尤於凶黎之谷不得復上郭曰應龍遂住地下故下數旱郭曰上無復作雨者故也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任臣案張衡應閒云女魃北而應龍翔李善注引鄭玄撰離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朱子楚辭注引經云禹治水而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通流與本文異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任臣案薛綜注東京賦注夔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傳一作夔又云夔形如鼓面而如鹿又云山之精名曰夔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名呼之可使取虎豹說文先訓曰夔如龍一足象有角手人面之形諸所傳說名同實異非此也夫帖曰夔一足跂踔而行孟康曰夔似牛一足無角其音如雷事詳雷澤日雷夔生東海似牛蒼身一足無角出入必有風雨明曝耳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橛以雷獸之骨郭曰雷獸即雷神也人面龍身鼓其腹者橛猶擊也任臣案陳□矣書有夔鼓有夔鼓之樂皆本此而作黃帝內傳云雷獸之骨以擊夔鼓聲書云從擊雷骨夔聲張鐵夢得試哭以夔雲之臺建以雷夔之聲謂此也干寶搜神記云扶風楊道和田中值雷雨下擊道和以鋤格其股陸逃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二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

又案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伏如彘人多取食之此為雷獸也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記云黃省曾讀山海經詩寄慶流波山流波浮東海黃帝得若英為鼓撾于教擬威四方燠其生焉依楚詩是云

仁和吳任臣注

大荒南經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郭曰赤水出崑崙山流沙出鍾山也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跊踢郭曰出發名國兩首任臣案□□推曰跊踢射蓮兩介獸也事物紺珠云跊踢左右有首又□□□經作□踢者此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曰言體合為一也公羊傳所云雙雙而俱不者蓋謂此也任臣案三□□曰文文善呼雙雙善行琳志云雙雙合體而□足蹄書曰雙雙俱來孟康見嶷五欽頡云雙雙合體在南海外三青獸合為一體騈首日浙沙之東三隊相并□□雙雙氏寶遺賦獸則摩伽揆驚獨北雙雙又雙雙亦鳥名見讀書考定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汜天之山赤水窮焉郭曰流極於此山也任臣案離騷曰遵赤水而容與又黃帝失其玄珠于赤水皆此水也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郭曰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於蒼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墓今在九疑之中任臣案酈起元界曰孟子舜生于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書焉負夏鳴條皆在河南北故葬于紀所自紀市也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去紀十里舍同皆部諸書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禮記是也至今郭處底在以鳴條南望之也大荒南經云舜葬蒼梧之野舜于叔均之□□□山記亦謂商均冢其云冢在九疑之南□徙九明舜之冢由是以為舜冢帝填耶若海內經云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後人所增長沙零陵名出秦漢非古明也又引海內南經注〇北云屬□與叔均所葬而獻云舜子叔均所葬豈別有古本郭曰即□□也文貝紫貝也離俞郭曰即鴟久郭曰即鵂鶹也任臣案博物志鵂鶹鶚其抱以

眊李時珍曰鴟鴞鴟即梟皆惡鳥也鷹賈郭曰賈亦鷹屬任臣案莊子有雅賈馬融亦曰賈鳥鳥類也委維郭曰即委蛇也熊羆象虎豹狼任臣案爾雅狼牡貛牝其子獥視肉

有榮山榮水出焉黑水之南有玄蛇食麈郭曰今南方蚺虵吞鹿亦此類任臣案方輿勝覽云蟒蛇出安南雲南鎮康州臨安沅江孟養諸處長丈餘有四足黃黑鱗二目能食麋鹿即斯類也

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齋郭曰天帝神仙藥在此也任臣案貞行子云禹駐于山之下大風卒至遇雲華夫人拜而求助澤南云巫山之上頎風縱火霄夏紫之與蕭史俱見即此山也郭子章曰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師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封于斯山因名巫山黃鳥于巫山司此玄蛇郭曰言主之也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郭曰蓋後裔所出也任臣案海內經帝俊生三身是也與海不西經者殊姚姓黍食使四鳥郭曰姚舜姓也任臣案楊慎云黍食言不火食也他如盈民之國於姓黍食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蜮民之國桑姓食黍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又有竊姓之國食黍大荒北經則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儋耳之國任姓食穀明不與之國列姓黍食曰之國盼姓食魚魚山戚姓食黍苗民釐姓食肉殊方皆有姓故芒禹錫土姓而覃及西表也書所謂鑿齒說西旁此亦可證今南蠻人有合國同一姓者其遺俗乎其封食木葉食魚食木實王制所云不火食者也有淵四方四隅皆達郭曰言淵四角皆旁通也北屬黑水南屬大荒郭曰屬猶連也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郭曰音聰馬之驄宋本音署引此作騣淵任臣舜之所浴也郭曰言舜嘗在此中澡浴

也

又有成山甘水窮焉郭曰甘水出甘山極此中也任臣案郭義恭廣志曰甘水在西域之東名曰新淵水水甘故曰甘水又名新頭河有季禺之國顓頊之子食黍郭曰言此國人顓頊之裔子也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毛羽任臣案廣輿記羽民國在廣東南崖巘間有人長頰鳥喙赤目白首生毛羽似人而卵生是與卵民今一國也紹地國曰羽民有羽飛不遠去九疑四萬一千里歸藏啓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乃羽民是生百鳥[illegible]路史[illegible]九載羽民[illegible]裸國大人民[illegible]有卵民之國其民皆生卵郭曰即卵生也任臣案中國徐偃亦卵生又搜神記高麗之先夫餘王常得河伯女爲日光而孕生一卵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平據錄云五鳳元年鄭餌有燕銜公者得大卵于鼎林有嬰見剖舉而育

長有聖德六村異之立爲西於方言君也廣志[illegible]云黎人之光宿得一蛇卵中爲女子是生黎人故云黎老之山所總經云皇含雜懷稚生三十二卵卵中各出一兒勇健非凡夕庵妹曰世羅波世羅二比即從鶉卵生又溺俯避母生三十二子很塞雜生五百子皆卵生

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郭曰黑水出崑崙山任臣案萬水皆清黑水獨黑今雲南瀾滄江是古黑水也柳宗元天對曰黑水淼淼窮于不姜又有賈山汔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備之山郭曰即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者也有恝恝之山郭曰音如券契之契又有蒲山澧郭曰音醴水出焉又有隗山郭曰音如隗囂之隗其西有丹其東有玉又南有山漂水出焉郭曰音票有尾山有翠山郭曰言此山有翠鳥也任臣案劉會孟云開時有歷蘇下屬疑是此鳥

有盈民之國於姓黍食又有人方食木葉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 郭曰甘木即不死樹食之不老 任臣案劉會孟云祖州黃島產不死草一株可活一人盧辨曰鬱泉云環飛不死之芝瑯岩返魂之樹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痓南極果北不成去痓果 郭曰言如風痓 任臣案皆山名二合三合語也王崇慶釋義謂去痓者去志也去志不果如進而不知退也以為寓言之意未詳矣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曰不廷胡余 郭曰一本云名耳 任臣案宛委餘編作不廷胡余續通考廷亦作廷

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 郭曰亦有二名 處南極以出入風

有襄山又有重陰之山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 任臣案[illegible]又帝子七人季 故曰季釐之國有緡淵 郭曰音昏 任臣案路史季釐封于緡[illegible]所克國名記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 [illegible]

有水四方名曰俊壇 郭曰水狀似土壇因名舜壇也

有臷民之國 郭曰為人黃色 帝舜生無淫 任臣案無淫疑即[illegible] 降臷處是謂巫臷民 任臣案[illegible] 巫臷民朌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 郭曰言自然有布帛也 不稼不穡食也 郭曰言五穀自生也種之為稼收之為穡 爰有歌舞之鳥鸞鳥

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爰處百穀所聚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殺之 郭曰射殺之也 任臣案服虔云鑿齒齒長五尺以鑿食人 釋義曰羿殺鑿齒重出

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蜮是食 郭曰蜮短狐也似鼈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此山出之亦以名云 任臣案[illegible]

有人方扜弓射黃蛇名曰蜮人 郭曰扜音汙 [illegible]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是為楓木 郭曰蚩尤為黃帝所得械而殺之已摘棄其械化而為樹也 任臣案[illegible] 郭曰即今楓香樹

有人方齒虎尾名曰祖狀之尸 郭曰音如柤梨之柤

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 郭曰皆長三尺 任臣案[illegible]

大荒之中有山名朽塗之山 郭曰音朽 任臣案[illegible] 青水窮焉 郭曰青水出昆侖 任臣案[illegible]

水之山白水窮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代山甘木窮焉見衆流各有窮處至此即化氣而升也 有雲雨之
山有木名曰欒禹攻雲雨 郭曰攻謂槎伐其林木任臣案酉陽雜俎云禹攻雲雨伐其樹木
有赤石焉生欒 郭曰言山有精氣復變生此木於方石之上 黄本赤枝青葉
群帝焉取藥 郭曰言樹花實皆爲神藥
有國曰顓頊生伯服 任臣案世本云顓頊生偁偁字伯服 食黍有鼬姓之國
郭曰音如橘柚之柚 有苕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陳
州山又有東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吾
之師所浴也 郭曰昆吾古王者號音義曰昆吾山名谿水內出善金二文有異莫知所辨測 有人
名曰張弘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弘之國 郭曰或曰即奇肱人疑非 食

魚使四鳥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于海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 任臣案驩頭一作鴅兜古文尚書又作鴅吺 鯀妻士
敬 任臣案因名記學海俱作鯀妻士敬氏 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 任臣案路史帝鴻氏
帝鴻之胄也妻士敬氏曰炎融道庶而生驩頭蛙蠻子曰山海經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又曰顓頊生驩
兜驩兜生三苗其文甚明路史考信于經取兜生苗而不取鯀生兜故推兜而納諸縉雲合士敬炎融爲一婦人而
爲縉雲之妻不可通左傳驩兜爲帝鴻之子又推縉雲而納諸帝鴻凡以牽經文而左其說故至此夫驩兜帝鴻之
胄士敬之孫炎融之子而顓頊之出也鯀以其子妻士敬有生融以至兜喙爾顓頊是兜亦顓頊之出故曰顓頊生
驩兜驩兜生三苗不必經顓頊自爲抑鬱哉 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
而行 郭曰翅不可以飛倚杖之用行而已任臣案神異經曰南方有人人面鳥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爲

人似寃不畏風雨即此也又五音集韻云鴅鴅人鳥喙有翼不能飛似謂此也鴅音句 維宜芑苣穋
楊是食 郭曰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穋杞黑黍皆禾類也芑苣穋今字作不方起拒乱三音任臣案爾雅
芑白苗穋工顗音六前種後熟曰穋楊白楊也嫩葉可食老葉可作麴料 有驩頭之國 任臣案羅泌曰
縉雲氏妻士敬氏曰炎融生驩頭驩頭者驩兜也弘農有地名兜也爲驩兜之都然慈驩爲國富如魯驩來必兜地
其後竄之崇山則遷之慈利也有驩兜墓又嶺外驩州圖經記以爲投竄所棄史亦記驩州爲所放處則去崇山遠
矣
帝堯帝嚳帝舜葬于岳山 郭曰即山也 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
賈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枝青華玄實有申山者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臺高山海水入焉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閒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
日浴於甘淵 郭曰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維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
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
其後世遂爲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於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湯谷虞淵也所謂世不失職耳 羲
和者帝俊之妻 任臣案羲和常羲有軍氏 生十日 任臣案寓博放招賊俊妻甘淵十日羲崖
帝也宗蘇子云遠爲違逮附神明之夜生日生子瑩云生子名名以日月之敘也
有蓋猶之山者其上有甘柤枝幹皆赤黄葉白華黑實東
又有甘華枝幹皆赤黄葉有青馬有赤馬 任臣案青馬騅赤馬騂 名
曰三騅 任臣案爾雅蒼白雜毛騅苟有騅有騅此則良馬之異名也 有視肉有小人

名曰菌人 郭曰音如朝菌之菌 任臣案抱朴子云芝有石芝木芝肉芝菌芝凡數百種千歲蝙蝠萬歲蟾蜍山中見小人皆肉芝類也南越志曰銀山有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日沒死日出復然事物紺珠云孩兒樹出大食國赤葉枝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則笑頻人手足成文通海異聞注香山有物如嬰孩而躶魚貫周行日入輒萎生之而拔果原任日擎之又有人焉氏見肯盡歸山中有小兒勇走躍如人形注騎下多雨娓耳所說畧圖耶亦皆耶

有南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五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六

大荒西經

仁和吳任臣注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 郭曰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今此山缺壞不周匝也 任臣案楚辭八極西北曰不周中天伏與曰不周見可也乾坤鑿度不周司馬大人賦迴車朅來兮絕道不周張衡思玄賦不周之逶迤姚寬詩不周兮窮寒周景式廬山記乾鑿度又云不周之山通名同陟不周之崑崙昧乾鑿度不周又云天不周之嶺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周而無四時昏晝之隔不周人氏于是覆萬象而幂長心不周自不周之山故以東南傾天亦地山也又案天問云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伊于盤古篇云共工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女媧補天射十日江淹遂古篇共工所觸不周山兮列子兵衛日顓頊爭于不周揚雄李少君碑共工則折柱傾維扇勝于海點交心者龍云康回伯天地仁界碑日抑于昏問天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地維此山事也有兩黃獸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濕山水東有幕山 郭曰音莫 任臣案荀子此山倚 有禹攻共工國山 郭曰言攻其國殺其臣相柳于此山 任臣案荀子日共工人面蛇身朱髮也云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即此 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 郭曰言亦出自高陽氏也 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 郭曰或作女媧之腹 化為神處栗廣之野 郭曰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為此神栗廣野名媧音瓜 任臣案女媧祭酬女媧百三十歷陟化神于栗廣之野真源賦云女媧治有三十載而落其陽變化而神路史云女媧道標萬物神化七十楊慎解云上駢生耳日桑林生臂手女媧

所以七十化也偷人紫極賦云三十六變世庭知七十二
化是其佐王追踐譜注女媧七十化其體此推甫等有博
士為人為七十化之衛質班女媧資冂或云二君人首蛇
形神化七十何德之爭傍芬元天對曰媧軀虺號古以類
之何日化七十工或說之河圖挺佐輔云女媧牛首蛇身
宜冕主中記曰伏羲龍身女媧蛇身與山圖曰坤靈字揚
雅王號曰女媧世紀云女媧一曰女希橫道而處郭曰言
玢藻云子午谷有女媧摶雄也師處踰道也
有人名曰石　來風曰韋郭曰來或作本也處西北隅以司日月
之長短郭曰言察日月晷度之節有五彩之鳥有冠名曰狂鳥郭曰爾雅云狂
夢鳥即此也任臣案孔融周歲論曰羽儀比集狂鳥職
之宛委餘編云五采芝鳥有冠似鳳名狂鳥張揖家雅曰
狂亦作鵟或云鵰屬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民之國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郭曰腳長三丈任臣案玄覽曰盛海之

東其民穿胸赤木
之東其民長脛有西周之國姬姓任臣案國名記商季氏後有西周國蓋起
均國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郭曰俊宜為嚳嚳第二妃
也
生后稷也任臣案陳一中曰帝俈生而神靈自言其名
曰夋夋俊也古字帝嚳之為帝俊此事之辨者乃郭璞
注山海經謂為舜至帝俊生后稷則曰宜為嚳不知俊即
路史又疑經文為誤經又曰帝俊有子八人蓋八元為益
帝昔日又宋華陽志高辛氏名夋冠編云帝嚳一名夋是
帝夋也有二人而俊生季釐則俊又似舜也是所未解
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郭曰音胎生叔均任臣案羅泌同姓名辨說叔均
而思稷子是以叔均為稷之子也揚海內經稷之孫曰叔
均則叔均非稷之子并非稷子明矣經疑有誤又商均亦
曰叔均非此
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
有雙山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柜格之松
郭曰木名音矩日月所出入也任臣案游氏聽見曰柜格之松在西海外為日月所出入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食穀使四鳥有北
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　有芒山有桂山有榣
山郭曰此山多桂及榣木因名云耳任臣案初學記引此作瑤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
長琴任臣案汲明古琴疏曰祝融取榣山之櫬作琴弘生
之北致五色鳥一曰鸞來一曰鳳來
長琴之北致五色鳥一日琴來
曰琴子即顓頊生老童女祿生老童也
項作勝奔云勝奔也高陽老童生祝融郭曰即重黎也任臣案國名記勝奔氏顓頊之
妃勝奔氏國或作騰騫任臣案氏族源流云顓頊次妃勝奔氏生子
曰祝融也
三人伯偁卷章季禺卷章或作老童季禺生叔歜卷章生重黎

祝融氏生二子曰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作樂風
黎曰水同祭為祝融曰
郭曰制樂風曲也任臣案陳士元荒史祝融生二子
日長琴曰嘯嘯居西極長琴居搖山樂風隋元德太子
冊文述瑤山之頹壞忽桂宮之毀構唐睿宗受禪制方流
樂風之緒宜申壽富之澤陳子龍賈太子生表樂風淇聖
長琴著山海之經又唐書許敬宗等勒書五百卷名搖山
玉彩又裴光庭獻搖山往與明身部太子諸王御之義皆
取此
也
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有蟲
狀如菟胸以後者裸不見郭曰言皮色青故不見其裸露處青如猨狀郭曰
狀又似猨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任臣案冠編作豐阻玉門日月所入有靈
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

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郭曰羣巫上下此山采之也任臣案酉陽雜俎云大荒山有十巫咸曰即朌之帝其禮氐謝羅此升降朌作盼禮作其采壽孔足人水巫止引此巫貞作巫此升降竹蛇殆均真亦云巫咸為十巫之一又同姓名錄云開明有不得覃巫有巫禮筮辭恐是一人南華選為云說首多兵黃帝氏方不成以莖九穀兩曰坐成能以親亟人之疾郭氏少咸山睦序不咸以鴻術馬帝堯之醫高以示器云巫咸堯之醫者今平陽亦有巫咸頂云足丁戊修盂處東有子咸山上咸巢巫咸谷在夏縣東又世本丁戊修作筮有

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郭曰皆群大靈之山

有沃之國郭曰言其土沃饒也沃民是處任臣案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西北方有沃民任臣案呂氏春秋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郭曰言其所欲自然有此非人所為也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柤白柳任臣案吳淑賦云沃民之國爰有甘華視肉三騅璇瑰瑤碧郭曰璇瑰亦玉名珍天子傳曰枚斯璿瑰枚同一二音白木琅玕郭曰樹色正白今南方有文木亦黑木也任臣案張勃吳錄云南朱鳶有文木皆合草木狀曰文木似水牛角白丹青丹郭曰又有黑丹也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大傳云丹有別是形名亦猶黑白黃青者云丹也任臣案尚書大傳丹郎比丹腹青丹出青腹是丹與青皆名也則丹為彩色之名益信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任臣案湯顯祖解西經沃野鳳卵八滋之

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名少鵹郭曰音黎一名曰青鳥郭曰皆西王母使也任臣案曹植辯道論云三鳥鳥亦不如百宮之美也陶弘景詩衒曹必青鳥嘉客信讒甚江湄餘長生贊若波西海時致意三青鳥變元帝與鴉智紅長生贊若浮猶發青于青鳥李長吉詩赤青鳥若甘漢比拾遺記曰軒渠國多九色鳥青口綠腋朱翼紅背紺頂丹足碧身緗背玄尾其青多紅少謂之綠鳥亦云是西王母之鳥寓者即三青鳥類也

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郭曰敬難黃帝之神任臣案鴻烈解軒轅之丘在西若不敢向西而射嵎東王詩云西至于崑崙有軒轅宮與黃帝之丘然軒臺又嵎東王若水降居崑崙後上軒轅臺庚信賦轅碑軒臺受東郡氏之嶼方國軒轅之臺亦在西比臺之臺湯祖表郭之窮鸞龍海路鳴鳥九領云吾之舊隱之射者行軒轅臺前屬龍海路鳴鳥九領云吾登軒轅之臺四領本此也名勝志云合直隸保安州西有界之喬山上亦有軒轅臺廣輿記岳州府君山亦有軒轅臺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郭曰穆天子傳曰滔水濁繇氏之所食亦此類也

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有女子之國郭曰王頎至沃沮國盡東界問其耆老云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一國在大海中純女無男即此國也任臣案玄覽曰慈嶺之西西女之國產男不育也凡遊男子風為沈州之西之國其貢人參絲金屑而產之

有桃山有䖟山有桂山有于土山有丈夫之國郭曰其國無婦人也

有弇州之山任臣案隋地象正西弇州曰并土隋書作弇州上為崑崙九州之一爾雅經云大荒之中弇州之比穆天子傳天子登于弇之山西王母之所居弇山即此地也江淹赤虹賦云帝臺北荒之際弇出西海之濱

五彩之鳥仰天郭曰張口噓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儛之風

爰有百種伎樂歌儛風曲任臣案路史曰祝融氏一曰祝誦又曰祝和黎弇州之鳴鳥作屬續之樂以通倫類影道南楚紀費曰弇州之聲廣制樂歌王融曲水詩序召鳴鳥下弇州逝伶倫于嶰谷本此黃氏事物紺珠云爲鳥身五色聲有曲度

有軒轅之國郭曰其人人面蛇身任臣案畝苻云尾處首上江山之南棲爲吉郭曰即窮山之際也山居爲棲吉者言無凶夭不壽者乃八百歲郭曰壽者數千歲

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弇茲任臣案姓編六上紀有弇茲氏人面鳥身劉會孟云海外國神多以蛇爲珥踐又有蛇洲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吳姖天門日月所入任臣案蓋天論須彌山爲天樞日月行于其腰與此說類盧柟放郗賦云吳姖晚昧日月所驂即此也有神

人面無臂兩足反屬于頭上名曰噓郭曰言噓希也任臣案圖讚曰噓屬子

頊人面無手厥號曰噓重黎所處顓頊生老童任臣案譙周古史曰老童即卷章羅苹云卷章史或作老章

老童生重及黎郭曰世本云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騎福產重及黎任臣案沿編云老童音如鐘磬故爲號山之時要女嬌生縈同

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郭曰古者人神雜擾無別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重實上天黎實下地獻邛義未詳也任臣案路史作重戴上天

下地是生噎處于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郭曰主察日月星辰之度數次舍也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郭曰即尸虞也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郭曰羲與羲和浴日同任臣案常羲有陬氏也或作常儀一作尚儀士安作常耳又作常宜路史云高辛氏次妃常羲生而能言鬖逆其睦是歸高辛生太子虛及月十二楊慎云帝俊之妻生十日自甲至癸也生月十又二自子至亥也

有玄丹之山郭曰出黑丹也任臣案崙海引經作玄舟之山誤

有五色之鳥人面有髮爰有青鴍郭曰音文黃鷔郭曰音敖青鳥黃鳥其所集者其國亡有池名孟翼之攻顓頊之池郭曰孟翼人姓名任臣案孟翼顓頊臣紺緗顓頊紀有戴命孟翼攻池天下人號之曰顓頊之池言厚黃耳民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鉅郭曰鏊音如敖日月所入者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郭曰即并封也語有輕重耳任臣案音乃案云屏蓬山獸左右有首名亓蓬

有巫山者任臣案冠編瑩帝時巫山摩江有洪火瑩帝令管令瑩之

有壑山者有金門之山有人名曰黃姖之尸有比翼之鳥任臣案即鶼鶼有白鳥青

翼黃尾玄喙郭曰存鳥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郭曰周書云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國者是也任臣案辛氏三秦記秦襄公時白鹿原有天狗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河圖稽燿鉤曰太白散爲天狗主候兵元史至正中雲南玉案山下有赤犬羣吠未幾兵亂又唐天寶中華清宮有天狗院列在諸獸之上杜甫作賦云色似狻猊小如猿狖非此也○又案李白大獵賦蘊天狗注云山海經天門山有赤犬名曰天犬蓋謂此也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任臣案化[redacted]經曰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竺乾書曰阿耨山即崑崙也一名須彌謂乎蔥國在于闐國西一千三百餘里其水分流四面去入中國者爲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

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郭曰言其尾以白點駮其

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曰其水不勝鴻毛任臣案十洲記云崑崙山弱水周廻繞匝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玄中記云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起括地圖曰崑崙之弱水非乘龍不得至圖讚曰弱出崑山鴻毛是沉北淪流沙南映火林惟水之奇莫測其深

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郭曰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東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澣布是也即此山之類任臣案干寶搜神記崑崙之山是惟下都環以炎火之山酈氏水經注流沙西行極崦嵫之山北山有石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滿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司馬相如大人賦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抗絕浮渚而涉流沙張衡思玄賦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江淹青苔賦西海之草炎洲之煙即此也景純炎火山讚曰木含陽精氣結則焚理其微乎其妙不傳他與此類者神異經言荒外有火山生不燼之木十洲記言炎洲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

夜神升經屢舉國有火山齊衆云西北有火州其國有大火山張匡鄴行程記高昌北庭山至夕光燄若炬火之貴曰時書有然火之洲博物志西域且彌山晝則孔中狀如煙夜則如燈光魏書鄯善國有火山山旁皆焦東西群考云崦罾山山頭火光日夜不斷一統志肅州有火山山上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之狀又蜀有火井炎望蕭邱有自然之火春生秋滅羽山有支石生火煙色隨四時而吹名為淨火自然洲有樹生火中其皮熾為火浣布火浣有二種此其一也陸游云火山軍其地表掘深入則有烈焰風俗記云圜陰縣有鳩門亭火從地出又海中有沃焦山遇水則滅復有然海木華所稱陰火潛然是也

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任臣案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因學經圖作狗尾蓬髮穴處名曰西王母郭曰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西山經曰西王母居玉山穆天子傳曰乃紀名迹于弇山之石曰西王母之山也然則西王母雖以崑崙之宮亦自有離宮別窟游息之處不專住一山也故記事者各據所見而言之任臣案胡應麟筆叢曰紀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是人裝飾別考穆天子傳云天子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天子執白圭玄璧及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語言絕與常人無異並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惟司馬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說蓋指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任臣竊謂西王母黃帝時乘白鹿獻地圖舜時獻白玉琯穆王時西王母來賓特不過西方一國如八百媳婦名耳若豹尾虎齒則亦貫胷儋耳之類又何足怪後世好事家以西王母等于麻姑上元夫人之列甚至謂漢武帝降西王母于七夕若果有其事若則女人附會之過也爾雅稱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漢書西域傳云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

此山萬物盡有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之山日月所入

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薎郭曰或持觶或持俎

有壽麻之國郭曰呂氏春秋曰南服壽麻北懷闟耳任臣案爾雅入極西曰邠國曰壽靡即壽麻也劉子威雜俎曰巫饒壽麻之西

南岳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任臣案冠編黃帝鴉有為南岳之官故名南岳女虔學道作女虔又路史曰帝鴻生白民及季嗜害生季格季格生常魅生云嗜其南岳也未審孰是格生壽麻任臣案季格將任已感而生魁及壽麻見冠編

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郭曰言其稟形氣有異于人也列仙傳曰玄俗無影任臣案無景者中國時有其人仿見小名樂風俗王時東甌獻二女曰延娟延娛步虛無迹日中無景故韓終道云眞人無景白帖云仙人與虛合體日中無景風俗久服丹無景又西吉驗老人之予無景張元始丸十七始生子慈無景南史用梁武帝映日無景又勃鞮之國無翼而飛日中無景見拾遺記王明映陸離界云赤道下春秋分日中無景淮南曰建木在都廣日中無景又曰馬[illegible]大

丙之御也羅曰光而無景此言其疾非真無景也爰有大暑不可以往郭曰言熱炙殺人也任臣案西儒云地在黄道線下者大熱不可將其人帝堯伏水中宋濂瀛涯勝覽云壽麻之國大暑倍常本此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郭曰亦形天尸之類任臣案圖贊戟者一尤據此故女姬戴負王子夜尸鎮犁魏夏耕直王之尸不一而足詳其名義大都如今人尸解不化者土人傳以為神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郭曰于章山名大沙或云沙邪任臣案郭作于章山也斬耕厥前郭曰頭亦在前者耕既立無首走厥咎郭曰逃避罪也乃降于巫山郭曰自竄于巫山巫山今在建平巫縣

有人名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郭曰即奇肱也吳回祝融弟亦為火正也任臣案姓氏源流祝融本帝嚳以回代之封于吳是為吳回吳回生陸終其支庶為陸終氏姓譜子言祝融有七吳回亦祝融之一也

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支幹青葉名曰朱木郭曰或作朱威木也任臣案事物紺珠云

有一臂民郭曰北極下亦有一腳人見河圖玉版一臂人一手一目鼻一孔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一臂郭曰無左臂也三面黄帝嗣顓解曰三面一臂莫非子孫謂此任臣案路史禹紀云西過奇肱三面之人不死郭曰言人頭三邊各有面也玄菟太守王頎至沃沮國問其耆老云復有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與語不解了不食而死此是兩面人也呂氏春秋曰一臂三面之鄉也任臣案博物志云兩面人在沃沮東大海中又從漢東國傳及魏志皆云北沃沮有兩面人江淹遂古篇亦有兩面乘赤船兮是也是謂大荒之野郭曰任臣案張揖上林賦注之壄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避乎決漭西南

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郭曰嬪婦也言獻美人于天帝任臣案嬪與賓同事類賦夏后開上三嬪之獻太康五子之頃本此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曰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將苦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為九歌又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于王發其見子譜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郭曰竹書曰穆天子是維若陽君天穆之陽也開焉得始歌九招郭曰竹書曰夏后開舞九招也任臣案楚辭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注云啟夢上賓于天得天帝之樂以下

大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天指舜禹尊其賜啟登天舞之以下妄也劉基鄭府曰天帝所以賜百靈三嬪不下兩龍去九歌九辯婦者賓

有互人之國郭曰人面魚身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郭曰炎帝神農任臣案路史炎帝孫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郭曰言其人能乘雲雨也任臣案國名記曰炎帝孫靈恝生氏人為氐國作互見又何陽玄器車志互人國有白玉城豈即此耶

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郭曰覺古妖有飛頭婦覺屍致魚復乘頭人家食小兒頭還合體如故亦此類也又冠篇云與蘇取顙頊氏女曰魚婦生窮蟬名與此同然語不作宗蛇耶是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郭曰言泉水得風暴溢出道猶從也韓非曰東方而來蛇乃化為魚是謂魚婦顓頊死即復

郭曰淮南子曰后稷壠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中為魚蓋謂此也 任臣案高誘淮南注云人死復生或化為魚楊慎補注曰今南中諸苗能以術呪尸為魚而食之西南國風土記云邪術有卜思鬼者婦人習之夜化為猫犬遇病者攝其肉唾水中化為水蝦取而貨之即其術也圖贊曰炎帝之苗實生氐人死則復蘇厥身為魚雲南是託浮游天津

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鸀鳥 郭曰音觸 任臣案玉篇云互人有六首之鳥五音集韻曰氐人國有鸀鳥赤足六首曰鸀又瑞鳥亦名鸀鳥似鳧也又南康記不宝山有鳥五色聲似鳳亦名鸀有大巫此名同而實異皆五色……為一種

山有金之山西南大荒之中隅有偏句常羊之山

按夏后開即啟避漢景帝諱云 任臣案胡氏四部正譌曰亦有古書本不當諱後人避本朝之諱而改皆如山經啟皆為開之類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七

仁和吳任臣注

大荒北經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 郭曰此皆殊俗義所作冢 爰有鴟久文貝離俞鸞鳥鳳鳥大物小物 郭曰言備有也 任臣案王氏釋義曰大物小物皆殉葬之具也 有青鳥琅鳥玄鳥黃鳥虎豹熊羆黃蛇視肉璿瑰瑤碧皆出衛於山 郭曰在其山邊也 丘方圓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 郭曰言舜林中竹一節則可以為船也 任臣案劉紹撰說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圍三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船又南越志羅浮山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鐘竹通考云東莞有竹其節相去二丈名曰濮竹玄覽云高黎有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竹秦州有遞節之竹既賀有十抱之竹貝丘有船竹王會解云路人大竹異苑云南方以節竹為船亦作帶竹其長千丈大圍二丈五六尺湧幢小品云南荒有沛竹長百丈皆竹之大者與此類 竹南有赤澤水 郭曰水色赤也 名曰封淵 郭曰封亦大也 有三桑無枝 郭曰皆高百仞 丘西有沈淵顓頊所浴

有 不與之國 郭曰一國復名耳今三合語皆通然 烈姓黍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 任臣案杜佑通典挹婁在不咸山北鄭樵都邑略云古肅慎國都不咸山在夫餘東北千餘里 有肅慎氏之國 郭曰今肅慎國去遼東三千餘里穴居無衣衣猪皮冬以膏塗體厚數分用卻風寒其人皆工射弓長四尺勁彊箭以楛為之長尺五寸青石為鏑此春秋時隼集陳侯

之所得矢也晉大興三年平州刺史崔毖遣別駕高會使來獻肅慎氏之弓矢箭鏃有似銅骨作者問云轉與海內國通得用此今名之爲挹婁國出好貂赤玉豈從海外轉而至此乎後漢書所謂挹婁者是也 任臣案史記作息慎竹書帝舜二十五載息慎氏來賓汲冢周書云成王之時息慎來賀作賄息慎之命王會解謂之稷慎或作肅慎漢武帝詔海外肅眘徐陵文肅眘茲風牛南至會云肅慎在虞曰挹婁魏曰勿吉唐曰靺鞨鬼谷子云肅慎氏獻白雉于文王註志云自虞暨周肅慎之物皆異世而至青龍四年肅慎氏獻楛矢晉紀景元三年肅慎來獻五年太興二年肅慎皆不絕借矢石砮郎此國也左傳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杜注云肅慎在玄菟北三千餘里汀滄造古濊汲冢書東北夷今有蜚蛭四翼郭曰翡蛭兩首 任臣案馬蟥謂此也有獸首蛇身名曰琴蟲郭曰亦蛇類也 任臣案本草綱目引此作琴蛇

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任臣案富名帝鴻之後也黍食有大青蛇黃頭食麈郭曰今南方蚺蛇食鹿鹿亦麈屬也有渝山有鯀攻程州之山郭曰皆國其事而名物也

山海經廣注　卷十七　二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衡天有先民之山有槃木千里郭曰言盤任臣案後漢永平中白狼王唐菆等種楊終覽異云白狼槃木今蘇江姚州地也其迴是非此槃或作盤唐昭仁寺碑萊咬山而迴盤潭不而蹊黎咬有叔歜國郭曰音作歜顓頊之子任臣案古諸其所出者生此是生叔歜古謂其所出者皆爲子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有黑蟲如熊狀名曰猎猎郭曰或作獨音外同任臣案篇海引經天牛氏山有異獸狀如熊名曰猎猎與本草小異事物紺珠云猎猎如熊黑色鏖賦云窮奇異獸猎猎獵狗又黎雅朱良大一名猎猎狄宋猎之猎音龍與此同字異音也非此獸有北齊之國姜姓

使虎豹熊羆任臣案路史大嶽之祖逢公伯陵之後爲商侯伯自逢改封于此齊氏族考云炎帝子伯陵爲黃帝臣始封逢改封齊二說不同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檻大逢之山河濟所入海北注焉郭曰河濟注海已復出海外入此山中也其西有山名曰禺所積石有陽山者

有順山者順水出焉

有始州之國有丹山郭曰此山純出丹朱也竹書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今所在亦有丹山丹出土穴中

有大澤方千里群鳥所解郭曰穆天子傳曰北至曠原之野飛鳥所解其羽乃于此獵鳥獸絕群載羽百車竹書亦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皆謂此澤也 任臣案南海迦皆少積羣鳥解羽江淹遂古篇青鳥所解路誰亶兮柳宗元天對人澤千里羣鳥是解

山海經廣注　卷十七　三

有毛民之國郭曰其人面體皆生毛依姓食黍任臣案路史注東毛人等五十五國韓昌黎文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即斯國也

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郭曰采一作來役采生修鞈郭曰鞈音如單鞈之鞈修鞈殺綽人郭曰人名帝念之潛爲之國郭曰潛密用爲之國 任臣案路史主山氏后逸生修及均均生固固生役來役來生是循鞈是殺綽天帝念之其育居兒牟山北人號是厥寶

此毛民

有儋耳之國任姓郭曰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 任臣案爾雅入極北曰儋渠曰儋耳呂氏春秋云叔逆之所儋耳風之居多無君即斯國也淮南子作耽耳博物志作檐耳

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曰言在海渚中種黍給食謂禺強也有神人面鳥

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彊任臣案禺彊莊列作禺強禺京黃生新書曰東海
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彊龍魚河圖云北
海神姓名禺號里又名禺強天問云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注伯強即風伯天神也黃道周續騷經禺強馮夷爲先容兮
乃告余以未啟靈歲曰昔穆王子丞于禺強疑非此
[illegible]見考引經作[illegible]強疑誤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郭曰音匱海水北注焉有神九
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又有神銜蛇操蛇其狀虎首人身
四蹏長肘名曰彊良郭曰亦在畏獸畫中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
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任臣案繹史考句龍爲后土生子二人曰垂曰信信

生夸父善走爲丹來臣役有夸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任臣案冠編曰夸父延追日影
莫豹而昔投[illegible]臣好奇逮之於禺谷郭曰禺淵日所入也今作虞任臣案禺谷即虞淵古人音義
相通字多假借又作吳泉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
郭曰爲以應龍已殺蚩尤任臣案十三州志壽張有蚩尤祠皇覽云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常以十
月祠之有赤氣出如絳帛民名爲蚩尤旗沈括筆談曰解州鹽澤滷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俗謂之蚩尤血又殺
夸父郭曰上云夸父不量力與日競而死今此復云爲應龍所殺死無定名觸事而寄明其變化無方不可然
詰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郭曰言龍水物以類感也又有無腸
之國是任姓郭曰爲人長也無繼子食魚郭曰繼亦當作脊謂膊腸也任臣案淮南子
作無繼民即無脊也注云其人無嗣共工臣名曰相繇郭曰相柳也語聲轉耳九首蛇

身自環郭曰言轉旋也任臣案廣雅曰北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食于九土郭曰言
貪殘也其所歍所尼郭曰歍嘔猶噴吒尼止也即爲源澤郭曰言多氣力不辛乃
苦郭曰言氣酷烈百獸莫能處郭曰言畏之也禹湮洪水殺相繇郭曰禹塞洪水郭曰言其膏血
山以緣殺之也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
旁泉廣演李也任臣案鹽鐵翁夏賦觀于侍又之淵殘可相繇之區鳥斯地禹湮之三仞三沮
郭曰言禹以土塞之地陷壞也任臣案王世貞續九辯云奠靈翟之被原兮陷厥之二仞而三沮本此乃以
爲池群帝是因以爲臺郭曰地下宜積土故衆帝因來在此共作臺在昆侖之
北有岳之山尋竹生焉郭曰尋大竹名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係昆之山者有共

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郭曰言畏之也任臣案玩[illegible]俊詩曰莫式宝玄冥壽臺[illegible]
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郭曰音如旱魃之魃蚩尤作兵伐黃帝
任臣案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臣瓚曰孔子三朝記蚩尤
人之貪者史記索隱曰黃帝紀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
則蚩尤非天子也又管子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
非庶人蓋諸侯號也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
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造五兵威振天
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
蚩尤道家謂蚩尤天符之神故行師者禡焉傳古圖
代兵器多著蚩尤之象以爲貪虐之戒其狀如獸附以
超春秋元命苞曰蚩尤作霧黃帝作指南車路史云蚩尤
兄弟七十二人通典曰蚩尤即魍魅戮于涿鹿黃帝吹
爲龍吟禦之漢書武帝時太原有蚩尤神晝見龜足蛇
疲其里里人祀之歸雲集作蚩尤陂泉兵集額作蚩蛇
安國以九黎君號蚩尤漢藝文志蚩尤二篇附志家有黃帝蚩尤兵法二卷黃帝乃令應龍

之冀州之野郭曰冀州中土也黃帝亦教虎豹熊羆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而滅之見史記　任臣案焦氏易林白龍赤虎戰鬬俱怒蚩尤敗走死于魚口阮闕宗詩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李商隱參裂蚩尤之肩譯詞此事也黃帝玄女戰法曰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有婦人人首鳥形是為玄女授黃帝戰令劉尉維因自黃帝與蚩尤戰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帝乃命風后作指南軍遂擒蚩尤雲笈七籤云黃帝出師伐蚩尤于絕轡之野以櫚鼓為警黃帝出軍訣曰帝伐蚩尤玄龜銜符從水中出帝備之以征即日擒蚩尤與廣成子傳云蚩尤銅頭啖石飛空走險以馗牛皮為鼓九擊而止之尤不能飛走遂殺之帝王世紀黃帝使應龍殺蚩尤于凶黎之丘歸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于青丘寰宇記云蚩尤身首異處故別葬鉅鹿俱有冢墓而壽張之冢即皇覽所謂肩髀家也漢宣帝立祠其上冀州今保安州軒轅都涿鹿是此州也　應龍畜

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

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郭曰旱氣在也　任臣案玄覽曰旱之妖魃如人長三尺袒而戴目疾走若風其名曰魃亦謂之狢所見之國赤旱千里抱朴子云山精形如小兒獨足向後夜喜犯人其名曰魃本草注云旱魃山鬼也所居之處天不雨女魃入人家能竊物以出男魃入人家能竊物以歸神異經云南方有魃長二三尺裸身目在頂上行走如風見則大旱一名旱母說郛云南方有人名曰魃所之國大旱一名旱子即魃也魏書載咸平五年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通考言永嘉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洪武正韻云魃鬼婦詩旱魃為虐是也亦作妭文字指歸云女妭禿無髮　叔均言之帝後置之

赤水之北郭曰遠徙之也　叔均乃為田祖郭曰主田之官詩云田祖有神　任臣案韓詩昌意之裔始均入任堯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帝嘉之命為田祖　魃時亡之郭曰畏見逐也

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郭曰向水位也　先除水道決通溝瀆郭曰言逐之必得雨故見先除水道今之逐魃是也

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民之國盻姓食魚郭曰亦[illegible]類但眼絕深黃帝時姓也　任臣案國名記作曰深國盻作盼高陽氏之後也

有鍾山者任臣案張令子云過鍾山而中休蓋謂此山以上有應龍之句也　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郭曰神女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驩頭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郭曰一作卞明　任臣案史記正義云融吾生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郭曰言自相配合也任臣案白犬黃帝之曾孫其名若叙世犬丁佛狸虎犺非狗犬也又云有牝牡蓋若今之婆羅門半釋道具陰陽二體者應劭書遂以為高辛犬名槃瓠妻帝女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趙氏說文長箋亦云槃瓠之種犬也其說實衍于此　是為

肉食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　宣王尸郭曰　之神名也　任臣案此神獸狀并尸象也

有山名曰齊州之山君山任臣案洞庭湖潤海陽羨兗州皆有君山此赤是　鬵山郭曰音潛　鮮野山魚山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有繼無民繼無民任姓無骨子食氣魚郭曰言有無骨人也尸子曰徐王偃有筋無骨

西北海外流沙之東有國曰中輪顓頊之子食黍有國曰賴丘有　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郭曰三苗之民任臣案神異經云苗民人形而腋翼不能飛為人饕餮淫佚無度帝西北荒遊異記云苗民長尚上下相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任臣案路史驩頭以狐功楙穆氏其幽生三苗氏注曰山海經顓帝生驩頭又云鯀妻[illegible]生[illegible]頭驩頭生苗民故世以苗民為帝之後果爾則驩頭為之弟而苗民其猶子也堯試舜時禹才十歲何由有弟若姓苗民為驩為亂且苗民釐姓明其而黃帝子姓第七為釐苗民為驩頭之子驩頭為帝鴻之後則驩頭縉雲之為饕餮姓當矣傳言三苗為縉雲氏之子甚[illegible]頭猶饕餮之號也有山名曰章山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洞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郭曰生崑崙西附西極其華光赤下照地任臣案楚辭載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又曰[illegible]若木以拂日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光照其下呂覽云若英之英者若木之華揚雄甘泉賦云飲若木之露英張平子賦曰摽若木而蹈鄧阮籍詩若木耀四海扶桑濯洲江淹詩爲我嘯若木景中資爾者光初若以遊仙詩若華有餘照淹[illegible]留日為爰王勃南郊序若木以照臨揚燭海天賦扶桑臨于海上若木照于崑崙柳宗元招海賈文觸翳碧今指若木圖贊曰若木之生崑山是濱朱華電照碧葉玉[illegible]粵食之靈智為力為仁

有牛黎之國任臣案國名況云管今有黎姓山有人無骨儋耳之子郭曰儋耳人生無骨子也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郭曰身長千里任臣案淮南云人面龍身而赤身長千丈無足皆壅頻背云蛇身而赤身長千丈直目正乘郭曰直日從也正乘未聞任臣案正乘合其眹不邪也其瞑乃晦其視乃明郭曰言視爲晝

衡也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郭曰言能請致風雨是燭九陰郭曰照九陰之幽陰也是謂燭龍郭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精以往照天門中云任臣案楚辭天問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淮南子曰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也任臣案八景玉經曰乃異天之絕祇[illegible]無足玄其[illegible]列解曰燭龍在北門北其人面龍身而無足謝注云龍銜燭以照太陰[illegible]長千里視為晝今執燭之龍今遂陰山而中休陸[illegible]夜燭[illegible]尚燭之龍銜燭[illegible]燭龍之[illegible]也亭成龍六[illegible]燭龍之[illegible]比象于白華傳玄璧賦如充燭龍而照乎方可馬[illegible]以見燭龍悲雲賦而[illegible]連玄[illegible]長之[illegible]燭龍[illegible]者[illegible]仙之望石龍太陰之望燭龍信[illegible]時燭火[illegible]閣[illegible]地之光[illegible]燭龍[illegible]朔[illegible]又曰王[illegible]石[illegible]燭龍之火尚執燭龍之燭[illegible]賦[illegible]燭之火[illegible]燭龍山[illegible]

不能識其光景李華含元殿賦燭龍圻穴而照北方袁表云開徹皇龍燭[illegible]說賦云南窮火鼠之鄉[illegible]龍之會李白大獵賦[illegible]學列缺施鞭[illegible]燭龍[illegible]燭龍[illegible]以[illegible]李[illegible]曰[illegible]燭龍[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事[illegible]行[illegible]燭龍[illegible]燭[illegible]而[illegible]門[illegible]賦[illegible]燭花之[illegible]昭是[illegible]之[illegible]燭龍[illegible]李賀詩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唐詩[illegible]燭龍之[illegible]地無日光[illegible]燭龍[illegible]江[illegible]天[illegible]燭龍[illegible]火[illegible]燭龍[illegible]云燭龍之地[illegible]云[illegible]燭龍王世貞[illegible]賦[illegible]燭龍[illegible]山賦[illegible]之行云[illegible]燭龍長[illegible]且又奈字賦[illegible]燭龍[illegible]

作避楚辭大招曰北有寒山逴龍赩只[illegible]赤[illegible]謂[illegible]此類[illegible]地理志北庭有燭龍[illegible]之[illegible]又[illegible]人之山日月所不照有[illegible]龍[illegible]火以照山之[illegible]

曰是燭龍又乾坤鑿度曰燭龍行東時肅清行西時曀
暝行南時大暘行北時嚴殺推測其義似不指此也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七終

山海經廣注卷之十八

仁和吳任臣注

海內經 海內經及大荒經本逸在外羅苹路史注引此通作朝鮮記

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 郭曰朝鮮今樂浪郡也 任臣案殊域周咨錄以其在東朝日鮮明故名朝鮮朱國禎大事記云朝鮮取朝日鮮明之義高麗亦如之前史有曰九夷所謂日月兩九者凡此錢溥朝鮮國志朝鮮有三種一檀君朝鮮一箕子朝鮮一衛滿朝鮮考箕子封朝鮮傳四十一代至王準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失國於衛滿準入漢地金馬郡自立號韓王又傳二百年併入高句麗恭有新羅百濟又學海云朝鮮後入海者爲鮮國

天毒其人水居 郭曰天毒即天竺國貴道德有文書金銀錢貨浮屠出此國中也晉大興四年天竺王獻珍寶 任臣案天毒漢書作天竺汲冢周書作秖竹杜篤傳作天竺或作天

篤西域記云詳夫天竺之稱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楊文公金沙塔記天毒之國紀于山經竺乾之師聞于柱史通志畧云天竺即捐毒也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王治術致犁北與烏孫接王崇慶釋義曰天毒疑別有途義郭以爲即天竺國天竺在西域漢明帝遣使迎佛骨之地此未知是非也

假人愛之 郭曰偎亦愛也音隱暖反 任臣案言其風俗柔善且兼愛爲發也又韻會曰北海之隅有國曰偎人以偎人爲國名未識所據

西海之外流沙之中有國名曰壑市 郭曰音郝 任臣案水經注流沙又逕浮渚歷壑市之國

西海之內流沙之西有國名曰氾葉 郭曰音如氾濫之氾

流沙之西有鳥山者三水出焉 郭曰三水同出一山也

爰有黃金璿

瑰丹貨銀鐵皆流于此中郭曰言其中有雜珍奇貨也又有淮山好水出焉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任臣案水經注流沙又逕于鳥山之朝雲國楊愼均藻云烏山之東有朝雲國司彘之國黃帝妻雷祖生昌意郭曰世本云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纍祖產青陽及昌意任臣案氏族源流云黃帝元妃西陵氏謂之纍祖生子三人曰昌意玄囂嚳

昌意降處若水任臣案史記索隱云降下也言帝子爲諸侯又路史昌意爲黃帝處適遐居若水注云遷謫降封之若即江之下流江蜀國名記云今越嶲之臺登舊國究以爲郡就之州要記封堅懸有郎諸川鴉也目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郎殊水也在今四川黎州慶倍東云昌意降居初分若水之姪又爲雅永甯府水陰居宇又帝生韓流碑若水逕源本此生韓流郭曰竹書云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乾荒疑即韓流也生帝顓

山海經廣注　卷十八　二

頊任臣案氏族源流云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三人長曰乾荒次曰安季曰顓頊又華陽國志言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帝嚳

韓流擢首謹耳郭曰擢首長咽謹耳未聞任臣案路史注云韓流擢首而謹耳

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郭曰渠車輞言跗如車輞豚止足也

取淖子曰阿女郭曰淖子蜀山氏之子名昌僕任臣案竹書紀年云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帝乾荒

生帝顓頊任臣案世紀云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顓頊又春秋元命苞云昌意娶蜀山氏女曰女樞是爲河女感瑤光貫月之精生顓頊於若水

流沙之東黑水之間有山名不死之山郭曰即員邱也任臣案木經注流沙又歷員邱不死山之西入于此山也

華山青水之東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郭曰柏子高仙者也任臣案路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禹時辭爲諸侯而耕於野莊子作子高道經曰老子自開闢以來千二百變後世得道柏成子高湯時退耕

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郭曰言翱翔雲天往來此山也皋是矣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郭曰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任臣案事物紺珠云都廣在西南方乃天地之中又入坡南楊愼補注曰絕都廣野而直指號在南子曰經過都廣之國莊子曰后稷之所在都廣江淹賦都廣入日浮於夕以居都乎都廣野黃帝葬焉江淹賦云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其中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祠世紀云后稷葬於黑水都今之成都也素女在青城之野路史注馮都之巴口葬于黑水之山葬廣都之野冢去中國三千里

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郭曰言好味任臣案淮南子言員邱外傳曰膏粱之米炊之皆香膏果菽豆也任臣案會孟云壽穀之米炊之皆有香任臣案楊愼曰本是百穀自生今誤作穀齊民要術引可證案即古字蕃爲誤曰后稷之生也

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郭曰播琴猶播殖方俗言耳也蓋百穀可謂與樹藝相終

山海經廣注　卷十八　三

任臣案孝經援神契云百穀之宰方良非穀相疏曰墨女播琴郭璞注之言播殖鳳凰雜草也又虞初志曰墨女播琴華之琴易日舞以琴瑟之琴經文鳳鳥自歌鳳鳥自儛又虞衍注云鸞鳥自歌鳳鳥自儛

靈壽實華郭曰靈壽木名也似竹有枝節任臣案漢書孔光傳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注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可以扶老又華陽國志雜山水記巴郡酒村有靈壽木常取以爲杖云竹中多靈壽木及蠻壽之木淬氏蒙有靈壽木不須削治可以扶老時珍以爲即櫰槐

草木所聚郭曰在此叢殖也

爰有百獸相群爰處郭曰於此群聚任臣案圖贊曰都廣之野珍怪所聚爰有靈穀鸞歌鳳舞后稷託終樂哉斯土

此草也冬夏不死

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郭曰樹赤華青任臣案庾作

齊曰惡得若木一枝旁閣數國唐遠方錄冊文東旎岩木西□休支明王偶詩客思員靈外雲程若木東或謂即此也若水出焉任臣案郡縣釋名曰賓川州東北有金沙江山海經所謂若水也鄧悉龍許水界金沙橫增陵山脈至帶勢天成朱國禎大事記曰金沙江源出吐蕃其遶州犁牛石下謂之犁水爲盧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河池有禹中之國任臣案路史在若水之間地當川蜀在西南方此禹中之名所由立有列襄之國有靈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蝡蛇木食郭曰言不食會穀也音如耎弱之耎任臣案讀書通曰蝡通作蠕

有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郭曰今佛書中有此人即鳥也任臣案任昉云太昊帝咸鳥一曰帝鳥是曰鳥氏又云黃帝封風后于任蜀之已往爲帝咸鳥之後於鹽長之國以崇女夫之祀郎可地也

有九邱任臣案冠編帝咸鳥元臣襲太昊有九邱以水絡之郭曰絡猶連也名曰陶唐之邱郭曰陶唐堯號有叔得之邱孟盈之邱任臣案路史作益盈古天子號也禹韓記益盈氏若水之閒禹中之地有益盈之丘是其墟也王氏補衍亦云益盈氏出若水昆吾之邱郭曰此山出名金也尸子曰昆吾之金任臣案淮南子昆吾邱在南方注云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爲夏伯又曰日出于扶桑封于昆吾梁元帝職貢圖序踐室桑而歷昆吾謂此地黑白之邱赤望之邱參衛之邱武夫之邱郭曰此山出美石任臣案即碔砆神民之邱郭曰言上有神人任臣案沈論二十二姓祀有神民氏都于神民之邱王文祿補衍云神民氏居神民邱三百歲晉夫論云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情氣通行一曰神皇氏春秋命歷叙云神皇氏駕六蜚鹿政三百歲即以有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名曰建木任臣案游氏臆見曰建木在西若水濱豎長之國九邱之土青葉紫華玄

莖黃實建木之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必餘文大也須日整程要本悉指盛唐指此耳百仞無枝有九欘郭曰枝回曲也音如斤欘之欘任臣案宗涅放招賦建木九欘葉繽紛且下有九枸郭曰根盤錯也淮南子曰大木則枝擢育物其實如麻郭曰以麻子也其葉如芒郭曰芒木似棠梨也大皞爰過郭曰言庖羲於此經過也黃帝所爲郭曰言治護之也有窫窳龍首是食人郭曰在弱水中枝相揳窫窳龍首任臣案虛耕甘人合且有青獸人面名曰猩猩郭曰能言任臣案李時珍本草云古之說猩猩者似豕如狗今之猩猩者與狒狒不相遠以後世所謂野女野婆者皆即此物耶唐蒙博物記云日南有野女群行覓夫其狀白色遍體無衣襦周密野語云鬼麥川南丹州黃髮椎髻裸形跣足閒謂之木客即方寸這若其去文柏身裳甚貴山能言之獸是謂猩猩狎成獻似猿號首名娶自然如往越物情

西南有巴國郭曰今三巴是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任臣案冠編咸鳥即鳥明太昊之裔子也子乘釐措蓄輔綠鳥明主建祠亦身人也華陽國志云伏羲生咸鳥咸鳥生乘釐是司水土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爲巴人郭曰爲之始祖任臣案路史帝後照支子顧相降處于巴巴東至魚腹西極僰道北接漢中南極牂牁後巴氏子五姓流于黔而君之生世穴內姓子殷方將有巴氏使氏瞫氏相氏鄭氏內治水東南流由分如巴字故曰巴之巴左傳注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武王伐殷巴人助焉後封爲巴子會貢巴人以比翼鳥有國名曰流黃辛氏郭曰即酆氏也其域中方三百里任臣案冠編云帝咸鳥建祠子民功豐德譽是曰豐降祠國于流黃酆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郭曰言殷盛也任臣案楊氏瑞注曰出是塵土言其地稀曠無霧塵也鎮母張吹景錄入山海經巴國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用修讀其清曠無塵埃而郭注云言殷盛也

子雲蜀都賦埒卑佛鬱蔚異類財物錯綜備具方太中誌云都所會萬商之淵賦乃原注實錄也如楊雲長安誌亦述止山發源郫邛**有巴遂山澠水出焉**任臣案水經注大度水系越巂大作縣入繩南流分爲二其一東經廣柔縣注于江其一南逕旄牛道至大筰與若水合自下通謂之繩水矣即斯水也瀘郫氏引字彙作瀘**又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郭曰即巴蛇也

南方有贛巨人郭曰即梟陽也音感**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脣蔽其面因即逃也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任臣案事物紺珠曰黑人虎首持兩蛇啖之出巴遂山即此也楊慎補注云今南中有茼名城畏其人手持蛇啗之象蛇於中捕蛇殺之亦不能去不知何謂也疑即此類

有嬴民鳥足郭曰音盈**有封豕**郭曰大豬也羿射殺之　任臣案冠編羿會射封豕于桑林梁元帝玄覽賦云戮洞天之封豕斬橫海之長鯨周書曰有物食窮號曰封豕萬食無饜肆其殘暴羿乃射殺帝發度物

有人曰苗民郭曰三苗民也**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郭曰大如車轂澤神**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郭曰委蛇　任臣案莊子有方皇澤有委蛇二神皆如蛇兩頭東京賦注云委蛇大如車轂南方神名延維事物紺珠曰委蛇紫衣朱冠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又禮含文嘉曰兩頭蛇名天振自得圖云故澤之精名曰延其狀如蛇身兩頭齊物志曰山中見大蛇冠幘者名曰升卿呼其名則吉圖贊曰變稱一足蛇則一自少不知無多不覺有犯天然無異**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郭曰齊桓公出田於大澤見之遂霸諸侯亦見莊周作知冠　任臣案宋大觀中黄河得兩首龜蔡京以爲即窮小白所見者當霸天下考其形狀與此畧異非是

有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

背文曰義見則天下和郭曰言和平也　任臣案論語摘衰聖曰鳳有六象一曰頭象天二曰目象日三曰背象月四曰翼象風五曰足象地六曰尾象緯有九苞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詘伸五曰色彩光六曰冠矩周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

又有青獸如菟名曰菌狗郭曰音如朝菌之菌　任臣案事物紺珠云菌狗如兔青色爾雅曰菌狗兔屬也又長慶二年吐蕃出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食人或以爲即菌狗也

有翠鳥任臣案王會解倉吾翡翠爾雅翠鷸注云似燕紺色出鬱林說文曰翡赤雀翠青雀禽經翡翠鳥辭詁曰翡鴗翠鷸別名也李綽採神英云靈溪則翡翠異物志曰翠大如燕腹背純赤民捕食之廣志曰翡翠出交阯與古縣交州志曰翡翠出九眞似鷸瑒晉令云翡鳥不得西度陽閩賈曰翠雀鳥越在西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以害

有孔鳥郭曰孔雀也　任臣案王會解方人以孔鳥爾雅翼云孔雀生南海尾凡七年而後成長六七尺展開如車輪金翠斐然始春而生至三四月後彫與花萼同榮衰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孔雀續漢書曰西南夷出孔雀交阯地理志曰交阯西于郡有孔雀張璠漢紀云條支出師子孔雀南越志曰義寧縣杜山多孔雀爲鳥不必匹合以音影相接有孚五侯鯖云孔雀出條支又出滇南西番而孕

南海之內有衡山郭曰南嶽**有菌山**郭曰音芝菌之菌　任臣案山詘曰句出之山有名菌山員此山至佳注云山形如菌也亦或是因倉之囷形如囷也**有桂山**郭曰或云衡山有菌桂桂員似竹見本草

有山名三天子之都郭曰一本三天子之鄣山

南方蒼梧之丘任臣案逸周書作倉吾東華眞人煮石經云舜嘗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用傳息正道**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郭曰音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郭曰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揔名其地爲蒼梧也　任臣案元

經九疑山圖記九疑山方二千餘里世稱九峰相似望而疑之亦云舜望九峰疑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疑羅含湘中記云衡山九疑有舜廟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郡國志曰九疑山九峰一曰丹朱峰二曰石城峰三曰樓峰四曰娥皇峰五曰舜源峰六曰女英峰七曰簫韶峰八曰桂峰九曰紀林峰集仙傳云九疑山有九峰峰有一水九水者銀花水復淑水樂水許泉歸水沙水余花水次水支水舜水雲水歌云九疑繽紛兮並迎淮南曰九疑之有時非天宜處多漢書云武帝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曰九疑山在營陵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云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也

北海之內有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于海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 郭曰漢宣帝元康元年五色鳥以萬數過蜀都卽此鳥也 **名曰翳鳥** 郭曰鳳屬也離騷曰駟玉虬而乘翳 任臣案翳卽鷖也瑞應圖云鷖鳥乃赤鳳之精鳳凰之佐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黑曰陰翥黃曰土符路史引經作翳上林賦云鴸鷟鳥卽此也

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 郭曰倕堯巧工也音瑞 任臣案路史垂臣高辛爲堯共工不貴獨功死葬不距之山楊慎云不古丕字

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 郭曰亦貳負之臣危之類 任臣案帝乘釐之孫伯頤也陳禹謨駢志云貳負之臣相顧之尸謂此胡氏二酉綴遺曰按貳負之臣本文但言帝梏之疏屬之山不言殺也但古梟之於樹不言不害也則子政之對當曰貳負之臣也然則上郡所得豈卽斯人以示學廣發長曰又待之說恐古者墓中設爲機巧發械以防伐冢之術亦其有流傳也又漢紀云當盜械者皆頌繫注云凡囚拘著械皆得稱盜械山海經貳負之臣相顧之尸皆云盜械其贊是也

伯夷父生西岳 任臣案路史伯夷生泰岳伯夷爲虞心呂封于呂子泰岳裔呂餘列四嶽之官書大傳云伯夷之子爲西嶽

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 郭曰伯夷父顓頊師今氐羌其苗裔也 任臣案史先龍生元氏元氏乞姓羌也蓋岐隴而南漢川以西皆只云湯革夏伐氐氐人不朝其別爲青白蚺之三氏氐羌衆十白馬最大今文鳳二童白馬氏者居仇池之曰氐依商娑云自彼氐羌地理志西戎氐道羌道氐頃名上會篇氐羌以爲島注羌不同故謂之氐羌質捐之□成玉地西不遇氏羌又黃氏曰羌古姜姓三苗之後生云乞姓明半一種也

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 任臣案郭云西北朔方之幽都之陽又云北極幽都高進一交趾北幽崇甘泉賦云西瀕流沙北揚幽都爾雅注云北幽

其上有玄鳥玄蛇玄豹玄虎 任臣案正會解瑁相玄豹六禮生懷逢由玄豹敖宜任臣案郭曰敖敘虎山見玄豹夷則注云玄虎名文武之名夷見名黑虎名又禮名文豹之名光作逸古天寶四年里赤虎得之任臣案說文豹之皮

玄狐蓬尾 郭曰蓬叢也音蓬 任臣案說苑曰文孫

氏瑞應圖王者政治太平則黑狐見稽瑞錄云黑狐蓬尾本此也

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 郭曰言丘上人物盡黑也 **有大幽之國** 郭曰卽幽民穴居無衣 **有赤脛之民** 郭曰膝已下盡赤色

有釘靈之國其民從膝已下有毛馬蹄善走 郭曰詩含神霧曰馬蹄自鞭其蹄日行三百里 任臣案釘靈今丁零國又名丁令又作丁零有東居北玄覽云丁零之國其人馬蹄能自鞭其蹄日行三百里下作丁零者北方有二在朔方北者之國今在烏孫西覽馬蹄江淹遂古篇云馬蹄之國參差何誤耶所謂考日丁令國有二在北丁令今在烏孫西音爲西丁今烏孫長言北丁今有馬脛國其人聲音似雁鳴自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于馬三才圖會云丁靈至應天馬行二年也禪碼屬要作下靈國似誤又五代史載牛蹄突厥在黑車子北其人人身牛足亦與此類

炎帝之孫伯陵任臣案路史炎帝器生鉅及伯陵伯陵爲黄帝臣封于逢左氏言齊之先逢伯陵是
也物原云伯陵始造泉刀氏族考引經云帝器生子三人曰鉅曰伯陵曰祝庸與本文異伯陵同吳權
之妻阿女緣婦郭曰同猶通言淫之也吳權人姓名｜任臣案阿女一作何女緣婦孕三
年郭曰孕懷身也是生鼓延殳始爲侯郭曰三子名也｜任臣案路史伯陵生三子曰殳曰
鼓曰延殳之後有斯爲羌比鼓兗頭而觚乳與延同事是始樂風爲猶鍾又歸藏云麗山氏之子鼓鼓延是
始爲鍾郭曰世本云毋句作磬倕作鍾爲樂風郭曰作樂之曲制
其帝生騶明騶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郭曰即禹父也世本曰黄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任臣案史紀高陽子熙帝生騶明騶明生白馬白馬生鯀故曰顓頊五代而生鯀熙帝御
禱帝又氏族源流云顓頊妃鄒屠氏生騶明騶明生伯鯀未知孰是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

山海經廣注　卷十八　十

梁淫梁生番禺任臣案路史曰番禺即禺一作遇王符作單過爲禺陽是爲禺號生禺京儒僐人
京居北海號處南海淫梁生番禺今清河之屬縣有禺山即此禺也是始爲舟郭曰世本云其鼓貨作
舟番禺生奚仲任臣案羅泌曰或曰禹湯十二世生奚他姓蔡黄帝子第十二人以薛爲姓一爲任
氏六世生奚仲猶非也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郭曰世本云奚仲作
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其創作意是以互稱之少皥生般郭曰音班｜任臣案究委餘編引此作少皥生
設譔般是始爲弓矢郭曰世本云牟作矢揮作弓弓矢一器作者兩人於義有疑此言般之作
是任臣案世本貺作鵞古史考黄帝作育中華古今注云羿作弓乘鞬作駕新唐書表稱少昊第五子揮爲弓正
始制弓矢與經畧異帝俊賜羿彤弓素矰郭曰彤弓朱弓矰矢名以白羽羽之外傳白羽之矰
望之如荼也｜任臣案隨巢子云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宮孫子云羿得寶弓犀質玉文曰非弧以扶下

國郭曰言令羿以射道除患扶助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郭曰言射殺鑿齒封
豕之屬也有窮后羿慕羿射故號此名也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爲琴瑟郭曰世本云伏
羲作琴神農作瑟｜任臣案廣汝明古琴疏晏龍者帝俊之子也有良琴六一曰菌首二曰義輔三曰蓬明四曰自
鳴五曰簡開六曰垂漆吳淑琴賦曰或云晏龍初製或曰神農始造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
歌舞任臣案路史注作舜有子八人始歌舞然舜有虞子圭■西遂等七人帝王世紀又云九人豈即經所指
歟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任臣案學海曰經所謂諸國多云帝俊之後而所謂帝俊
者或以爲黄帝或以爲舜或以爲舜要之聖德廣被無遠弗屆相傳謂其後代未必皆子孫也而神明之胄亦多轉
旋異域有不可以繁蕃者又路史曰續牙友舜于貧貨而樂之爲續氏注云山海經帝俊生身是此益隸者多以牙
爲身云然南荒經言義皇生三身則三身非發牙明已未可拘也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

山海經廣注　卷十八　十二

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郭曰始用牛犁也｜任臣案后稷有二前爲帝嚳後爲虞辰度辰即棄也冠淵云稷形始入是台駘璽葉重生叔均
大比赤陰郭曰或作音是始爲國郭曰得封爲國｜任臣案樂封于郃又作台聚駘叟叔均
郎婁祖封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郭曰布猶敷也書曰禹敷土定高山大川炎帝
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任臣案路史炎帝來生炎居居母桑水氏曰聽訞冠篇芧
亦曰承桑氏又劉恕外紀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訞生陂包史記補云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訞爲妃生帝宜
譌多不同當以羅氏路史太平御覽曰訞音妖生常林女子宜有所實疑神讀作鄒轉失也炎居生節
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郭曰祝融高辛氏火正號｜任臣案通鑑外紀曰帝裏
以帝居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廖消南楚紀亦云帝裏生節並節並生克及戲器器生祝融況融路史作祝融生

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任臣案纘猶曰王夫玄冥之丙也丁辛親融之子也非也謂融

其工生術器任臣案路紀作祝融生術囂術器首方顛郭曰頭頂平也是復土穰以處江水郭曰復祝融之所出任臣案其工上世俱有北人比祝融爲炎帝育黃帝之司徒也居江水生共工其工生術器及句龍術器爲后土工號在顓頊時作亂帝命孝侯赤之以其弟句龍爲后土汲冢家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窺屏惡之問子產子產曰昔其工之御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沒沈淮之淵其色赤其狀如熊畏之后也術

其工生后土任臣案祭法曰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路史云術囂生條及句龍以后土爲術囂之子未審是非又羅苹注言其工垂爲句龍子證山海經其工生后土之語疊不知其工

后土生噎鳴任臣案羅泌云伯子噎鳴即伯也生歲十二歲之有七也錄諸說紛紜未能通也

噎鳴生歲十有二郭曰生十二子皆以歲名名之故云然任臣案歲和以十日名子商代以十干紀名即此義

洪水滔天郭曰滔漫也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郭曰息壤者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開筮曰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塡洪水漢元帝時臨淮徐縣地踊長五六里高二丈即息壤之類也任臣案月錄曰說文壤柔土也山海經云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者君所授于民者故曰帝之息壤鯀治水不順水性決排桑之畝啟方淫之其說是爲帝之息壤楊氏之言誠非矣然淮南子云鯀以息壤堙洪水羅泌路史云江陵之壤鎮銷水旱蘇子軾息壤詩序息壤在有石不可犯者酒所及輒復如故高宰元息石序息石在江陵寺又濮淇錄云唐元和中裴宇爲牧鎮荊州掘深六尺得一石規模猶江陵城制徒置離荊州之據是春旱雨四月不止裴復舊石而止厥後高舶荊州出經其處問書記孫光憲對曰伯禹治水自岷至荊定彼原泉之穴息萬世下或有泛濫以石屋鎮之耳王堂閒話云江陵南門外雍門內禹鑄石造龍宮寘于文中狀像水源江陵圖經亦言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

息壤去之一以如疑是鯀用息壤而殛死禹用息壤而成功則息壤實在江陵之地非泛言生息之壤也又邢州東北亦有息壤平之而又高見柳宗元記秦邑方名以發其茂伸所謂秦王迎甘茂于息壤是也真誥曰日行天下周旋入於諸有洞室之山陰宮之中皆移安息之石封而鎮之是息壤也石之名其來舊矣不待

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郭曰羽山之郊任臣案了是常所謂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之羽郊其文甚明者似指上帝藎士欲息非實而帝怒也又祝融爲帝之後或有事于許愼也世堯舜時見無此人久矣又案于之疆雷有言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實不云帝其言不符見其自此文也

鯀復生禹九下所之以與刀亦化爲黃龍也

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後命禹終其功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註

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范氏奇書本

穆天子傳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晉郭璞註。前有荀勗序。案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汲縣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事。案今盛姬事載穆天子傳第六卷，蓋即束晳傳所謂雜書之一篇也。尋其文義，應歸此傳。束晳傳別出之，非也。此書所紀，雖多夸言寡實，然所謂西王母者，不過西方一國君。所謂縣圃者，不過飛鳥百獸之所飲食，爲大荒之圃澤，無所謂神仙怪異之事。所謂河宗氏者，亦僅國名，無所謂魚龍變見之說。較山海經、淮南子猶爲近實。郭璞註爾雅於西至西王母句，不過曰西方昏荒之國。於河出崑崙墟句，雖引大荒西經，而不言其靈異。其註此書，乃頗引志怪之談。蓋釋經不敢不謹嚴，而箋釋雜書則務矜博洽故也。

穆天子傳序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爲六卷有序言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予攷書序稱穆王饗國百年耄荒太史公記穆王賓西王母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蓋備記一時之詳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龎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爲說求其欲不龎雜其可得乎其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則徒

衛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閑以爲迂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超騰以先待颮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爲倡而搖天下以知非有暴行雷政而君子猶以王爲獲沒於祇宮爲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

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存其書者固可以覽其古徵其事者又安可不攷其是非歟南臺都事海岱劉貞庭幹蒐得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讎校訛舛命金陵學官重刊與博雅之士共之諗予題其篇端云時至正十年歲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北岳王漸玄翰序

穆天子傳序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荀勖撰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伍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竝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穆天子傳卷之一

晉郭璞註　明范欽訂

古文

飲天子𧻚（音涓）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絕猶截也漳水今在鄴縣）庚辰至于□觴天子于盤石之上（觴者所以進酒因云觴耳）天子乃奏廣樂（史記云趙簡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廣樂義見此）載立不舍（言在車上立不下也）至于鈃山之下（郎鈃山今在常山石邑縣鈃音邢）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阿（阿山陂也）於是得絕鈃山之隊（隊謂谷中險阻道也音遂）北循虖沱之陽（虖沱河今在鴈門鹵城縣陽水北沱音橐駝之駝）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紀年又曰取其五王以東）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萃集也聚也亦猶傳有輿大夫皆聚有智力者為王之爪牙也）庚寅北風雨雪（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令王之徒屬休）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隥（隥阪也疑北謂北陵西隃西巳亥隃鴈門山也音俞）巳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疑皆國名）辛

丑天子西征至于鄘人鄘國名音巨肯切河宗之子孫
鄘栢絮伯爵絮名古伯字多以木且逆天子于智之口先豹
皮十良馬二六古者爲禮皆有以先之傳曰先進乘韋天子使井
利受之井利穆王之嬖臣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一宿爲舍乃
西鈞于河以觀口智之口甲辰天子獵于滲澤
於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於河宗以將有事于河奇此獸故
用之漢武帝郊祀得一角白鹿以爲祥瑞亦將燎祭之類丙午天子飲于河
水之阿阿水崖也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鄘邦之南滲
澤之上屬猶會也戊寅天子西征鶩行至于陽紆之

山鬱鈚貌也紆音喔河伯無夷之所都居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
夷是惟河宗氏河四瀆之宗主河者目以爲氏河宗伯夭逆天
子燕然之山伯夭字也勞用束帛加璧勞郊勞也五兩爲一束兩
今之二丈先白口天子使鄒父受之鄒父鄒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者
癸丑天子大朝于燕口之山河水之阿盡朝會郡官告
將禮河也乃命井利梁固梁固大夫聿將六師聿猶曰也天子
命吉日戊午詩曰吉日庚午天子大服冕禕冕冠禕衣畫王后之
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詳禕音暉帔帶帔韠也天子赤帔音弗搢曶曶長三尺杼上
推頭一名珽亦謂之大圭搢猶帶也曶音忽夾佩左右兩佩奉璧南面立

于寒下寒下未詳曾祝佐之曾重也傳曰曾臣偃官人陳牲全
五口具牛羊之品曰牲體完曰全牲或曰全色純也傳曰牲全肥腯天子授
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河位載崑崙
再拜稽首稽首首至地也祝沉牛馬豕羊河宗口命于
皇天子加皇者尊上之河伯號之呼穆王帝曰穆滿以名應讖
也言諡蓋後記事者之辭女當永致用旹事語穆王當長幹理世事也南
向再拜穆王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舂山
之珤山海經舂字作鍾音同耳言此山多珍寶奇怪詔女昆侖口舍四
平泉七十疑皆說昆崙山上事物乃至於崑崙之丘以觀

舂山之珤皆河伯與穆王詞語賜語晦月終爲晦言賜女受終福天子
受命南向再拜受河伯命己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
將禮河而去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珤器省河所視禮圖曰
天子之珤曰河圖辭也玉果石似美玉所謂女果者也璿珠璿玉類也
音旋燭銀銀有精光如燭黃金之膏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汋也天子
之珤萬金口珤百金士之珤五十金庶人之珤
十金自萬金以下宜大言諸侯之珤千金大夫之珤百金此書殘缺集錄者不續以見闕
文耳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口器千金步劍疑步
光之劍也犀似水牛庳腳腳爲三角黑色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

獸言烝勞傑駿也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言勸力壯猛也柏夭曰征鳥使翼曰□烏鳶音緣鴟也鶤雞飛八百里卽鵾雞鶴屬也名獸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馬走五百里狻猊師子亦食虎豹野馬亦如馬而小狻音俊猊音倪邛邛距虛走百里亦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山海經云邛邛距虛並言之耳麋□二十里自麋已上似次第獸能走里數遠近曰栢夭皆致河典典謂也自此以上事物皆河圖數載河伯以爲禮禮穆王也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先驅導路也以極西土極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爰有溫谷樂都溫谷言多暖也燕有寒谷不生五穀河宗氏之所遊居伯天之別州邑丙寅天子屬官效器會官司閱所得珍物乃命正公郊父正公謂三上公天子所取正者郊父爲之受勅憲憲教令也管子曰皆受憲用伸□八駿之乘八駿在下以飲于枝洔之中水岐成洔洔小渚也音止積石之南河積石山名今在今成河關縣南河出北山而東南流天子之駿駿者馬之美稱赤驥世所謂盜驪爲馬細頸驪黑色也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標赤者爲棗騮棗騮赤也綠耳綠耳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黃耳卽此類也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耳案史記造父爲穆王得盜驪華騮綠耳之馬御以西巡遊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皆與此同若合符契狗重

工徹止雚猳□黃南□來白皆狻狗之名亦猶宋鵲之類天子之御造父三百下云三百馬御者耿翛芍及造父善御穆王封之於趙城猶未聞也曰天子是與出□入藪田獵釣弋弋繳射也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盈猶充也而辨於樂辨作辯遊樂之事後世亦追數吾過乎穆王遊放過度行事忘歸故作此言以自警也七萃之士□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本天時也農工既得歲豐登也男女衣食無饑寒也百姓珤富言富者安也官人執事各親職事故天有時四時民□氏響□音園何謀於樂言不親樂而樂自及何意之忘常饗德也與民共利以爲常也天子嘉之善其有辭賜以左佩華也王華之佩之精也乃再拜頓首

穆天子傳卷之一

穆天子傳卷之二

晉郭璞註　明范欽訂

古文

口柏天曰口封膜晝于河水之陽膜晝人名疑音莫以為殷人主主謂主其祭祀言同姓也丁巳天子西南升口之所主居似說古之賢聖以居爰有大木碩艸碩大也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𢦏口之人居慮古國字居慮名獻酒百口于天子百下脫盛酒器名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

海經爰有鵰鳥之山鵰音雕一名搖天子三日舍于鵰鳥之山口吉日辛酉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黃帝巡遊四海登崑崙山起宮室於其上見新語而豐口隆之葬隆上字疑作豐豐隆筮御雲得大壯遂為雷師亦猶黃帝橋山有墓封謂增高其上土地以標識之耳以詔後世詔謂語之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禋口崑崙之丘蠲者潔也齊祭神曰禋書天子禋于六宗禋音主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云今越嶲平澤出青珠是以釣于流水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澤中有草者為藪爰有雚葦莞蒲莞葱蒲或曰莞蒲齊名耳關西云莞音丸茅萯萯今普字

音倍兼菲莉也似萑而細音廉葽莠屬詩曰四月莠葽乃獻白玉口隻口角之一口三可以口沐乃進食口酒十口姑劓九口亣味中糜胃而滑中鮨合也因獻食馬三百可以供廚膳者牛羊三千天子口崑崙此以上似說封人於崑崙山旁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舂山之寶欲以崇表聖德因用顯其功迹天子乃口之人口吾黃金之環三五空邊等為環朱帶貝飾三十淮南子曰其貝帶駿鸃是也工布之四口吾乃膜拜而受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謨拜者即此類也音模天子又與之黃牛二六以為犧牲種以三十口

人於崑崙丘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孳木口華畏雪天子於是取孳木華之實拈歸種之孳音滋曰舂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禿餘適也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淮南子曰崑崙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層城九重或上倍之是為閬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以次相及山海經云明明崑崙玄圃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實唯帝之平圃也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英英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是也曰舂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口

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口始如麏小頭大鼻
麏麝是也爰有赤豹白虎詩云赤豹黃羆熊羆豺狼野馬野
牛山羊野豕今華陰山有野牛山羊肉皆千斤爰有白鳥青鵰
執犬羊食豕鹿今之鵰亦能食獐鹿曰天子五日觀于舂
山之上乃為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謂勒石銘
功德也秦始皇漢武帝巡守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類也壬申天子西征
甲戌至于赤烏赤烏之人口其獻酒千斛于天
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穄麥百載穄似黍而不粘天子
使祭父受之曰赤烏氏先出自周宗與周同始祖大

王亶父亶父古公亶父字也之始作西土言作興於岐山之下今邑在扶
風美陽是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吳太伯讓國入吳因即封之
於吳詔以金刃之刑南金精利故與其刑法也賄用周室之璧
賄賜也封丌璧臣長季綽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
詔以玉石之刑昆侖山出美玉石處故以語之以為周室主天
子乃賜赤烏之人口其墨乘四周禮大夫乘墨車黃金
四十鎰二十兩為鎰貝帶五十朱三百裹丌乃膜拜
而受裹音罪過之過丌名赤烏人名也曰口山是唯天下之良
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

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漢武帝取外國香草美菜種之中國曰
天子五日休于口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
丌獻好女于天子所以結恩好也女聽女列為嬖人一名
聽名失一女名下文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
也己卯天子北征趙行口舍趙猶超騰舍三十里庚辰
濟于洋水洋水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流洋音詳辛巳入于曹
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戲國人名也乃獻食
馬九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
逢固周大夫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口黃金之鹿銀

口今所在地中得玉瓶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賂夷狄之奇貨也貝帶四十朱
四百裹戲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東還從東
頭而旋歸甲申至于黑水水亦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南流西膜之
所謂鴻鷺西膜沙膜之鄉似言外域人名物與中華不同春秋叔弓敗莒師于濆水
穀梁傳曰狄人謂濆泉失台也號以中國名從主人之類也於是降雨七日天
子留骨六師之屬穆王馬駿而御良故行轍出從衆前天子乃封
長肱于黑水之西河即長臂人也身如中國臂長三丈魏時在赤海中得
此人褐也長臂人國又在赤海東皆見山海經是惟鴻鷺之上以為周
室主是曰留國之邦因以名之辛卯天子北征東還

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即山海云羣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容□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言邊無險阻也）四徹中繩（言皆平直）先王之所謂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寡草木而無鳥獸（言純玉石也）爰有□木西膜之所謂□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環佩之屬）于是載玉萬隻（雙玉爲瑴隻見左氏傳）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休息也）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待留之也邢今廣平襄邑縣）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潛時（潛時名也）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重複賣其牢牲禮也）伯夭曰□氏檻□之後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罌二六（即孟也徐州謂之罌）朱三百褭潛時乃膜拜而受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閭氏天子乃命剞閭氏供食六師之人（天子六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于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鐵山乃徹祭器于剞閭之人（以祭餘賸賜之）温歸乃膜拜而受（温歸名也）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鵰韓氏爰有樂野温和稌麥之所草（此字作草下卑疑古茯字）犬馬牛羊之所昌（昌猶盛也）實

玉之所□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衍墳之下者見周禮）乃命六師之屬休已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鵰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可服用者）良犬七千（調習者）牥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穄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罌四七貝帶五十珠三百裹變□雕官無鳧上下乃膜拜而受（疑古上下字今夷狄官多複名）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因以名爲廣樂池焉）天子乃樹之竹（種竹池邊）是曰竹林（竹木盛者爲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苦草名可食）丁巳天子西征已未宿于黃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穆天子傳卷之二

穆天子傳卷之三

晉郭璞註　明范欽訂

古文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于昭公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執贄者致敬也好獻錦組百純銡組三百純純天端名也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組綬屬音祖西王母再拜受之銡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徒歌曰謠曰白雲在天山陖陵字自出道里悠

遠山川間之間音諫將子無死將請也尚能復來尚庶幾也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顧還也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復返此野而見汝也天子遂驅升于弇山弇弇茲山日入所也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銘題之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言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之山還歸丌銡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徂往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鵲與處於讀曰烏嘉命不遷言守此一方我惟帝帝天帝也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芔隕吹笙鼓簧簧在笙中中心翔翔憂無薄也世民之子唯天之望所瞻望也丁未天子飲于溫山口考鳥紀年曰穆王元年四王毋止之曰有鳥納人疑說此鳥脫落不可知也己酉天子飲于溽水之上溽音溽乃發憲令憲謂法令詔六師之人口其羽爰有口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大阜曰陵高平曰陸碩鳥物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言將獵也下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紀年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皆謂此野耳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口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勒七萃之士勒猶勞也于羽琌之上下有羽陵疑亦同乃奏廣樂

口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翔猶遊也得獲無疆無疆無限也鳥獸絕羣言取盡也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之口收皮效物物謂毛色也詩云九十維物債車受載債猶借也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十羽為箴百箴為縳十縳為緷見周官已亥天子東歸六師口起庚子至于口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口之山智氏之所處口智口往天子于戊口之山勞用白驂二疋驂驂馬也野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任守備者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口天子

北遊于𪇴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口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璅采（疑玉名）黃金之罌二九貝帶四十珠丹三百裹桂薑百口乃膜拜而受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言山周匝三重狀如城壘）閼氏胡氏（閼音遏）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沙衍水中有沙者）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無水）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渴亦愈）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䭫首（古稽字）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邊爰有蔓柏曰爲余之人命懷（命懷人名）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口諸飦獻酒于天子（諸飦亦人名音犍牛之犍）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飦乃膜拜而受之

穆天子傳卷之三

穆天子傳卷之四

晉郭璞註　明范欽訂

古文

庚辰至于滔水濁繇氏之所食（山海經曰有川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亦此類）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飦氏之所衣被（言谷中有草木皮可以爲衣被）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淡重䍃氏之西疆（疆界也）丁亥天子升于長淡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䍃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麥（自然生也）爰有荅菫（祇謹兩音）西膜之所謂木禾（木禾粟類也長五尋大五圍見山海經云）重䍃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出文采之石也）重䍃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璿瑰玉名左傳曰贈我以璿瑰旋回兩音）瑤琅玕（瑤亦玉名琅玕石似珠也琅玕兩音）玪瑊无瑵（皆玉名字皆無聞玪瑊音鈐緘）玗琪（玉屬也于其二音）徽尾（無聞）凡好石之器于是出（盡出此山）孟秋癸巳天子命重䍃氏共食天子之屬（音共言不及六師也）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䍃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天子

觴重䡎之人䑝𩣡乃賜之黃金之罌二九銀烏一隻貝帶五十珠七百𥳇箭桂薑百𥫗絲䋎雕官䑝𩣡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東征䑝𩣡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隻天子使柏夭受之柏夭曰重䡎氏之先三苗氏之□處以黃木䡎銀采□乃膜拜而受(三苗舜所竄於三危山者)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巳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子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穄米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曰□天子三日遊于文山於是取采石(以有采石故號文山)壬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歸遺名也)乃獻良馬十駟(四馬爲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牥牛二百以行流沙(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駝)天子之豪馬豪牛(豪猶髦也山海經云髦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龍狗(龍茸謂猛狗或曰尨亦狗名)豪羊(似髦牛)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罌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𥫗歸遺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又服𧖟騮(𧖟古驊字)而左綠耳右騄赤驥(古驥字)而左白儀(古義字)天子主車造父爲御𦩍𦩍爲

右次車之乘(次車副車)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一舉輒千里行如飛翔)至于巨蒐之人𩣡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所以飲血益人氣力)因具牛羊之湩(湩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爲湩音寒凍反)以洗天子之足(今胝肩者)及二乘之人(謂主天子車及副車者也)甲戌巨蒐之𩣡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秋麥禾也)膜稷三十車(稷粟也膜未聞)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獻枝斯之石四十(精者爲英)㑧鍇身璡琁佩百隻琅玕四十䟀𩃙十篋(疑此紆之屬)天子使造父受之□乃賜之銀木𣓤采黃金之罌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裹桂薑百𥫗𩣡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尾山後也)乃遂絕𥓍㽞之谷巳至于𩆊𤥞河之水北阿爰有𥳘溲之□河伯之孫(今西有渠搜國疑渠字)事皇天子之山有模堇其葉是食明后(模堇木名后君也堇音謹)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柏夭再拜稽首癸丑天子東征柏夭送天子至于鄘人鄘伯絮觴天子于滲澤

之上斷多之汭（汭水涯）河水之所南還（還回也音旋）曰

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

天子東征顧命柏夭歸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

也柏夭再拜稽首（辭去也）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

隥（坂有長松）孟冬壬戌至于雷首（雷首山名今在河東蒲坂縣南也）

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

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馬牛

羊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記具也）癸亥天

子南征升于髭之隥（音訾）丙寅天子至于釿山之

隊東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邊命毛班（毛班毛伯

衛之先也）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子之命癸酉天子命

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為御口南征翔行

逕絕翟道（翟道在隴西謂截隴坂過）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

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

子以洗天子之足（亦謂乳也）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

四馬之乘一（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庚辰天子大

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里謂計其道里也紀年曰穆王

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曰自宗周瀍水以西（瀍水今在洛西洛郎

成周也音暖）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

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

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

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自

舂山以西至于赤烏氏舂山三百里東北還至

于羣玉之山截舂山以北（截猶阻也）自羣玉之山以

西至于西玉母之邦三千里口自西王母之邦

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所謂解千毛之處

有九百里口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據山海經云羣鳥所

集澤有兩處一方百里方千里即此大曠原也）一萬四千里乃還東南

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

數三萬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

廟（告行反禮書大傳曰反必告廟也）乙酉天子口六師之人于

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口羝之隊以西

北升于盟門九河之隥（盟門山今在河北尸子曰河出于盟門之上）

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桑山之上乃奏廣樂三

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今京兆鄭縣也紀年穆王

元年築祇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者）

穆天子傳卷四

穆天子傳卷之五

晉郭璞註　明范欽訂

古文

寳處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澤今平陽濩澤縣是也音濩特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鄭有圃田因云圃鄭謁告也留昆歸玉百枚留昆國見紀年陖翟致賂陖翟陖姓國也音峻良馬百駟傳曰文馬百駟歸畢之寳畢國名言獲獻取此寳也以詰其成成謂平也詰猶責也陖子舄胡□東狄夷狄有德者稱子喚胡名見許男于洧上男爵也許國今許昌縣洧

水之所在洧羽美反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禮男執蒲璧許男欲崇謙故執羔也許男不敢辭奉命玉還取東帛加璧□毛公舉幣玉毛公即毛班也是日也天子飲許男于洧上天子曰朕非許邦而恤百姓□也咎氏宴飲毋有禮禮天子稱異姓諸侯爲伯男樂者私會不欲崇禮敬也昔子曰伯男無下拜字亦作男答猶男也許男不敢辭升坐于出尊禮記曰反坫出尊將兩君爲好既獻反爵坫上出尊蓋此之類也坐之於尊邊使爲酒尊飲以盡獻酳也乃用宴樂言由宴也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稱駿者名馬也許男降再拜空首空首頭至于地周禮三曰空拜乃升平

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癸亥天子乘鳥舟龍卒浮于大沼沼池龍下有舟字舟皆以龍鳥爲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制者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諸侯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畫規度以爲苑圃地而虞守之也東至于房房子屬趙國地有贊山西至于□丘南至于桑野北盡經林煑□之藪南北五十□十虞東虞曰兎臺西虞曰欒丘欒今河南陽翟縣音擽南虞曰□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來虞所□辰天子次于軍丘以

畋于藪□甲寅天子作居范宮范觀宮之名也以觀桑者桑采桑也詩曰桑者閒閒兮乃飲于桑中桑林之中天子命桑虞主桑者也出□桑者用禁暴人不得令妄斫伐桑木仲夏甲申天子□所庚寅天子西遊乃宿于祭祭祭公邑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𡇲天之詩詩頌有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祭公以此規諫也敹天子命歌南山有𣞤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以答祭公之言然皆古字難曉所以未詳乃紹宴樂紹繼也丁酉天子作臺以爲西居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甲辰浮于滎水今滎陽滎澤是乃奏廣樂季夏

庚口休于范宮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今之畜鶴孔雀馴者亦能應節鼓舞)還宿于雀梁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口來虞人次御(以次侍御備有所問)孟冬鳥至(鳥來翔也)王目口弋(下云王目諸侯)(婕姓姓女姪是婦官也之蒙)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于深雚(雚葦)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庖人主飲食者)戊戌天子西遊射于中口方落草木鮮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爲百姓材(以供人之材用掠謂剗伐之)是日也天子北入于剛(剛鄭)

(邑也音丙)與井公博三日而決(井公賢人而隱於博故穆王就之遊戲也)辛丑塞(或不如故違爲塞也)至于臺乃大暑除天子居于臺以聽天下之(因以避暑)遠方口之數而衆從之是以選扐(音勒)乃載之神人口之能數也(有道數也)乃左右望之(占候也)天子樂之(愛其術也)命爲口而時口焉口其名曰口公去乘人口猶口有虎在乎葭中(葭少)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此之謂也)天子命之爲柙(柙檻也論語曰虎兕出於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

牢(因以名其地也今滎陽成皐縣是)天子賜奔戎畋馬十駟(爾雅曰畋獵齊足尚疾也)歸之太牢(牛羊豕爲太牢)奔戎再拜䭫首丙辰天子北遊于林中乃大受命而歸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口蠹書于羽林(謂暴書中蠹蟲因云蠹書也)季秋口乃宿于房畢人告戎(告戎難也)曰陖翟來侵天子使孟念如畢討戎(念音念)(郵)霍侯舊告薨(霍國今在平陽永安縣西南有城)天子臨于軍丘狩于藪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射于麗虎讀書于藸丘(君舉必書藸音猪)口獻酒于天子乃

奏廣樂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爲黃蛇(周禮曰靈鼓四面共)(鼓所謂鼓妖也)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從失鼓而擊鼓也鼓在地)(下鳥道從也韓非日道南方來也)乃樹之桐(因此樹梧桐桐亦皆木也)以爲鼓則神且鳴則利於戎(宜以攻戎)以爲琴則利口于黃澤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洛水之回曲地名也)廢口使宮樂謠(宮樂與樂者)曰黃之池其馬歕沙(歕鵝也普問切)皇人威儀(威儀也)黃之澤其馬歕玉(皆謠辭)皇人受穀(穀生也)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口室之丘以觀夏后啓之所居(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啓母在此山化爲石而子啓亦登仙故其上有此)

磬石也皆見歸藏及淮南子乃口于啓室以賵入啓室中天子筮獵
苹澤音餅其卦遇訟☰☵坎下乾上逢公占之曰訟之繇
繇文辭音由藪澤蒼蒼其中口宜其正公戎事則從
水性平而天無私兵不曲撓則戎事集也祭祀則憙畋獵則獲口飲
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絺紵三十篋絺葛精者逢公
再拜稽首賜筮史狐口有陰雨夢神有事有事祭也
是謂重陰因以說也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
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哀猶憫也曰我徂黃
竹口員閟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九城之道里也左傳曰經啓九

道嗟我公侯百辟冢卿辟君冢卿冢宰皇我萬民皇正也
旦夕勿忘恒念之也我徂黃竹口員閟寒帝收九行
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令無困也
有皎者鴼鴼鳥名皎白皃音略翩翩其飛言得意也嗟我公侯
口勿則遷自侯以下似當云百辟冢卿皇我萬民口勿則遷居樂甚寡
言守一君少樂不如遷土居無求安禮樂其民言當以禮樂化其人也
天子曰余一人則淫淫于遊樂不皇萬民口登乃宿
于黃竹天子夢羿射于塗山羿有窮氏帝嚳射者祭公占
之疏口之口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

山口天子西征升九阿疑今西安縣十里九坂也南宿于丹
黃戊寅天子西升于陽口過于靈口井公博穆王
往反飄從井公博遊明其有道德人也乃駕鹿以遊于山上爲之
石主而口寶軨即軨坂也今杜河東大陽縣傳曰入于寶軨嶺軨二音乃
次于涅水之陽今之涅津也在河東河北縣音項脰之脰吉日丁亥
天子入于南鄭

穆天子傳卷之五

穆天子傳卷之六

晉郭璞註 明范欽訂

古文

之虛皇帝之閭乃□先王九觀以詔後世 此復是壘名山有所銘勒封建也殘缺字多不可推考耳 巳巳天子□征舍于菹臺辛未紐菹之獸 管子曰菹菜之壤今吳人呼田澤草草地爲菹音罝 於是白鹿一牾棄逸出走 言突圍出牾觸也或曰所獨鹿迸觸也 天子乘渠黃之乘□爲 自此已上疑說逐得鹿之狀 天子丘之 丘謂爲之名體方言耳 是曰五鹿官人之□是丘□其皮

是曰□皮□其脯是曰□脯天子飲于漯水之上 漯水今濟陰漯陰縣音沓 官人膳鹿獻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 自此以上皆因鹿以名所在地用紀之也今元城縣東郭有五鹿墟晉文公所乞食於野人處者也 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漯□乃西飲于草中 草地之中 大奏廣樂 大謂盛作之也 是曰樂人 亦以紀之 甲戌天子西北□姬姓也盛柏之子也 盛國名疑上說姬事公羊傳曰盛者何盛也者爲諱之盛諱滅同姓者 天子賜之上姬之長 今盛柏爲姬姓之長位位在上也 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 爲盛姬築臺也 是曰重璧之臺 言臺狀如壘璧 戊寅天子東征

于澤中逢寒疾 言盛姬在此遇風寒得疾 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澤曰寒氏 以名澤也 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 傳之速也傳曰何其給也 是曰壺輪 壺器名輪音鑰遙也與鑰同 天子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 上疑說盛姬死也 是曰哀次 哭泣之次位 天子乃殯盛姬于穀丘之廟 先王之廟有在此者漢氏亦所在有廟爲 壬寅天子命哭 令群臣大臨也 啓爲主 爲之喪主即下伊扈也上啓疑爲闕殯出棺也 祭文賓喪 賓贊禮也 天子王女叔姓爲主 叔姓穆王之女也音雍姓 天子□賓之命終喪禮 令特喪終禮也 於是殤

祀而哭 殤未成人盛姬年小也 內史執策所 以書贈賵之事內史主冊命者 官人□丌職曾祝敷筵席設几 敷猶鋪也周禮曰喪事仍几 盛饋具 饋具奠也 肺鹽羹 肉也書以音行 胾 大臠 脯棗醢 粥清也稻青 醢 肉醬也 魚腊 乾魚 糗 寒粥也 韭 韭菹 百物 言備有也 乃陳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 敦飲器音堆 器 雜器皿也 曾祝祭食 禮雖實祭皆祭食示有所先也 進肺鹽祭酒 以肺換鹽中以祭所謂振祭也以禮以肺見少牢饋食也 乃獻喪主伊扈伊扈拜受□祭女又獻女主叔姓叔姓拜受祭□祝報祭觴大師 樂官 乃哭即位 就喪位也 畢哭內史□

策而哭策上宜作讀既夕禮曰主人之史請讀賵是也曾祝捧饋而哭
捧兩手特也御者口祈而哭侍御者禮曰御者入浴抗者觴夕
而哭抗猶舉也禮記曰小臣四人抗衾也佐者承斗而哭佐歛者也斗斛
水杓也佐者佐歛食者衣裳佩口而哭樂口人陳琴瑟
口竽簧竽上宜作笙笙亦竽屬籥如笛三孔筱今戲吏所吹者筦筦如併兩笛音
管而哭百口衆官人各口其職事以哭百衆猶百族也
曰士女錯踊九口乃終錯互也哭則三踊三哭而九踊所謂成踊者也
喪主伊扈哭出造舍倚廬也父兄宗姓及在位者
從之佐者哭佐歛者也且徹饋及壺鼎俎豆皆佐者主爲之
衆宮人各口其職皆哭而出事畢井利口事後出
而收井利所以獨後出者典喪祭器物收歛也或曰井利稽慢出不及畢故收縛之
癸卯大哭殤祀而載載祖載也甲辰天子南葬盛姬
於樂池之南即玄池也天子乃命盛姬口之喪視皇
后之葬法視猶比也亦不邦後於諸侯疑字錯誤所未詳也河
濟之間共事供給事也韋穀黃城三邦之事輦喪輦謂
挽輴車發三國之衆以示榮侈七萃之士抗者即車舉棺以就車曾
祝先喪導也大匠御棺爲棺御也周禮曰喪祝爲御禮記曰諸侯御柩以綍
綍謂在前爲行止之節日月之旗七星之文言旗上畫日月及北斗星

也禮記曰日月爲旗常以通名鼓鍾以葬龍旗以口鳥以建鼓
獸以建鍾龍以建旗曰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
間畢有鍾旗口百物喪器井利典之列于喪行
靡有不備行行伍擊鼓以行喪舉旗以勸之令盡哀也
擊鐘以止哭彌旗以節之爲節音節彌猶低也曰口祀大
哭九而終喪出于門喪主即位就哭位也周室父兄
子孫倍之倍倍列位也諸侯屬子宗屬羣子王吏倍之外
官王屬七萃之士倍之外官所主在外者姬姓子弟倍
之盛姬之族屬也執職之人倍之執職猶執事也百官衆人倍
之哭者七倍之列七重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百以
爲一倍萃衆也女主即位嬖人羣女倍之嬖女王所幸愛者王
臣姬姓之女倍之疑同姓之女爲大夫之妻者所謂內宗也宮官人
倍之宮官爲內也宮賢庶妾倍之庶妾衆散妾也哭者五倍
踊者次從以次相從曰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鐘止哭
曰匠人哭于車上御棺不得下也曾祝哭于喪前七萃
之士哭於喪所曰小哭錯踊三踊而行五里而
次大猶止也曰喪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璧之
臺三十里爲舍也傳曰避君三舍乃休休駐也天子乃周姑繇之

水以圜喪車決水周繞之也轉書過圜音圓是曰圜車以號水也曰
殤祀之於此復祭孟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弔曹國今濟陰定
陶縣是也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
不豫辭疾也尚書曰武王不豫邢侯曹侯乃弔太子太子哭出
廟門以迎邢侯曹侯不進再拜勞之問勞之也侯不答拜
謙不敢與太子抗禮邢侯謁哭于廟謁告也太子先哭而入
西向即位內史賓侯儐相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
厝踊三而止與太子抗禮太子送邢侯至廟門之外
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廟弔入哭太子

送之亦如邢侯之禮雖弔異而禮同壬子天子具官見邢
侯曹侯具官備禮相見天子還返將歸邢侯曹侯執見拜天
子之武一義所未聞天子見之乃遣邢侯曹侯歸于
其邦王官執禮共于二侯如故言不以喪廢禮曰天子
出憲憲命以或䢔賵此以上似說賵事衣物曰䢔音遂癸丑大哭
而口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舍于大次曰喪
三日于大次停三日也殤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
備送葬之物俱備壬戌葬史錄繇鼓鐘以赤下棺之也七
萃之士口士女錯踊九口喪下下謂入上昧爽天子

使嬖人所愛幸者贈用文錦明衣九領謂之明衣言神明之衣
喪宗伊扈贈用變裳宗亦主變裳衰名也女主叔㛢贈用
茵組茵褥百嬖人官師畢贈言盡有禭賵也官師群士號也禮記曰官
師廟井利乃藏藏之於墓所報哭于大次報猶反也大夫有次
神女也祥祠口祝喪罷哭辭于遠人辭謝遣歸為盛姬
謚曰哀淑人恭人短折曰哀天子丘人為丘作名是曰淑人
之丘乙丑天子東征舍于五鹿叔㛢思哭思哭盛姬
是曰女㛢之丘因以名五鹿也丁卯天子東征釣于漯
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巳巳天子東征食馬于

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馬主未詳所云癸酉天子
南征至于菹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
國名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經云尋
木長千里生海邊謂此木類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
乃致父兄子第王臣姬口祥祠畢哭上云王臣姬姓之女
疑此亦同也終喪于囂氏服闋巳卯天子西濟于河囂
氏之遂庚辰舍于茅尺地名於是禋祀除喪始樂
素服而歸哀未忘也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
於野王今河內縣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隥疑此太行

山也而降休于兩栢之下（有兩栢也）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葽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言思之有益者莫忘更求新人）天子哀之乃又流涕（閔此言念更增感也）是日輟己未乙酉天子西絕鈃隥（鈃山之坂一云癸巳遊于井鈃之山吉日癸巳）乃遂西南戊子至于盬（盬鹽池今在河東解縣盬音古）己丑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今軨橋西南縣絕中央有兩道）乃宿于虞（虞國名今太陽縣）庚申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

穆天子傳卷之六 終

漢武故事一卷

（漢）班固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漢武故事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漢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書，隋志著錄傳記類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讀書志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唐初去齊梁未遠，當有所考也。所言亦多與史記漢書相出入，而雜以妖妄之語。然如藝文類聚三輔黃圖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甲帳珠簾王母青雀茂陵玉椀諸事，稱出漢武故事者，乃皆無之。又李善註文選西征賦，引漢武故事二條，其一爲柏谷亭事，此本亦無之。其一爲衛子夫事，此本雖有之而文反略於善註。考隋志載此書二卷，諸家著錄並同。錢曾讀書敏求記亦倘作二卷，稱所藏凡二本，一是錫山秦汝操繡石書堂本，一是陳文燭晦伯家本，又與秦本互異，今兩存之云云。兩本今皆未見。此本爲明吳琯古今逸史所刻，併爲一卷，僅寥寥七八頁，蓋已經刊削，又非兩家之本。以其六朝舊帙，姑存備古書之一種云爾。

漢武故事

漢扶風班　固　著
明新安吳　琯　校

漢景帝王皇后槐里王仲女也名姝兒母臧氏臧荼孫也初爲仲妻生一男兩女其一女卽后也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二男后少孤始嫁與金王孫生一男矣相工姚翁善相人千百弗失見后而嘆曰天下貴人也當生天子田氏乃奪后歸納太子宮得幸有娠夢日入懷景帝亦夢高祖謂巳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爲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爲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

日旦生於猗蘭殿年四歲立爲膠東王少而聰明有智術與宮人諸兄弟戲善徵其意而應之大小皆得其歡心及在上前恭敬應對有若成人太后下及侍衛咸異之是時薄皇后無子立栗姬子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婚栗姬妬寵少衰王夫人因令告栗姬曰長公主前納美人得幸於上子何不私謁長公主結之乎時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也故栗姬怒不聽因謝長公主不許婚長公主亦怒王夫人因厚事之長公主更欲與王夫人男婚上未許後長主還宮膠東王數歲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

得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皇后既廢栗姬次應立而長主伺其短輒微白之上嘗與栗姬語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銜之未發也長主日譖之因譽王夫人男之美王夫人陰告長主使大臣請立栗姬爲后上以爲栗姬諷之遂發怒誅大臣廢太子爲王栗姬自殺遂立王夫人爲后膠東王爲太子時年七歲上曰彘者徹也因改名徹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

殺陳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棄市議者稱善太子年十四卽位改號建元長主伐其功求欲無厭上患之皇后寵亦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卽位先爲明堂太皇太后巳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婦人性易悅深慎之上納太皇戒復與長主和皇后寵幸如初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上始親政事好祀鬼神謀議征伐長主自伐滋甚每有所求上不復與長主怨望愈出醜言

上怒欲廢皇后曰微長公主弗及此忘德弗祥且容之乃止然皇后寵遂衰驕妬滋甚女巫楚服自言有術能令上意回晝夜祭祀合藥服之巫著男子衣冠幘帶素與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治侍御巫與后諸妖蠱呪咀女而男淫皆伏辜廢皇后處長門宮后雖廢供養如法長門無異其宮也長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主家見所幸董偃上爲之起偃能自媚於上貴寵聞於天下甞宴飲宣室引公主及偃東方朔司馬相如等竝諫上不聽偃既富於財淫於他色與主漸疎主怒因閉於內不復聽交游上聞之

賜偃死後卒與公主合葬元朔元年立衛子夫爲皇后初上幸平陽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喜動起更衣子夫因侍尚衣軒中遂得幸上見其美髮悅之遂納於宮中時宮女數千皆以次幸子夫新入在籍末歲餘不得見上擇宮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泣涕請出上曰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三女後生男卽戾太子也淮南王安招方術之士皆謂神仙上聞而喜女事於是方士自燕齊至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年二百餘歲色若童

子拜爲文成將軍歲餘術未驗上漸厭倦會所幸李夫人死上甚思悼之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燭陳酒食令上居他帳中遙見李夫人不得就視也上愈益想之乃作賦曰美聯娟以修嫮兮命天絕而弗長飾莊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悶感兮處幽隱而懷傷稅餘馬於上椒兮掩修夜之不陽云云少翁者諸方皆驗唯祭太乙積年無應上怒誅之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籍貲從關東還逢於渭亭謂使者曰爲我謝上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上好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蓬山方將共事不相怨也

於是上大悔復徵諸方士上常輕服爲微行時丞相公孫弘數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況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誄弘嘗諫伐匈奴爲之少止弘卒乃大發卒數十萬遣霍去病討匈奴折蘭過居延獲祭天金人於上林鑿昆明池又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子也先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宛若姒之名也祀之遂闐通也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遂祠

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於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淸㓗故齋戒祈福今規欲爲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爲禱於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不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曉其術年百餘歲貌有少容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亾去自柏臺燒後神稍衰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三子與朔同

日死時人疑化去未必也自後貴人公主慕其術專爲淫亂大者抵罪或夭死無復驗云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東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人不對因指謂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也短人謂上曰王母使人來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靜不宜躁擾言終弗見上愈恨召朔問其道朔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宮女希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朔與行道女子竝年百歲而死惟一女子長陵

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更迎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或傳世淫之陳盛父子皆與之行道京中好淫亂者爭就之翟丞相奏壞風俗請戮尤亂甚者今上弗聽乃徙女子于燉煌後遂入胡不知所終樂成侯上書言方士欒大膠東人故嘗與文成侯同師上召見大悅大乃敢爲大言處之無疑上乃封爲樂通侯賜甲第僮奴千人乘輿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女公主妻之送金千斤更號當利公主連年妖妄滋甚而不効上

怒收大腰斬之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總籍凡諸宮美女萬有八千建章未央長安三宮皆輦道相屬幸使宮者婦人分屬或以爲僕射大者領四五百小者領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輒注其籍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宮人既多極被幸者數年一再遇挾婦人媚術者甚衆選二百人常從幸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充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黛綠侍尚衣軒者亦如之嘗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悅其

應有子者皆記其時日賜金千斤孕者拜爵爲容華充侍衣之屬上廵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其下當有奇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有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皆拳上令開其手數十人劈之莫能舒上於是自披手手卽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解黄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娠十四月而産是爲昭帝焉從上至甘泉因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當死今必死於此不可得歸矣願陛下自愛宮中多巫蠱氣必傷聖體幸愼之言終而卒旣殯尸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空棺無尸惟衣履存上乃爲起通靈臺於甘泉上年六十餘髮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穀希復幸女子矣每見羣臣自嘆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藥而體更瘠瘦二三年中慘慘不樂行幸五柞宮謂霍光曰朕告老矣公可立鉤弋子公善輔之光泣頓首曰陛下尚康豫豈有此耶上曰吾病甚公不知耳三月丙寅上晝臥不覺顏色不異而身已無氣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喪殯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常所幸御葬畢悉出

茂陵園自婕妤已下上幸之如平生旁人弗見也光聞之乃更出宮人增爲五百人因是遂絕

漢武故事終